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认知语言学导论 第二版

〔德〕 弗里德里希·温格瑞尔
汉斯-尤格·施密特 著
彭利贞 许国萍 赵 微 译

西·方·语·言·学·经·典·教·材

复旦大学出版社

认知语言学导论 第二版

〔德〕 弗里德里希·温格瑞尔
汉斯－尤格·施密特 著

彭利贞 许国萍 赵 微 译

熊学亮 刘翼斌 赵旻燕 审校

西·方·语·言·学·经·典·教·材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知语言学导论.第二版/〔德〕弗里德里希·温格瑞尔,〔德〕汉斯-尤格·施密特著;彭利贞,许国萍,赵微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4

书名原文: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Second Edition

ISBN 978-7-309-06314-1

Ⅰ.认… Ⅱ.①温…②汉…③彭…④许…⑤赵… Ⅲ.认知科学:语言学 Ⅳ.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3986 号

©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6

This translation of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Second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09-148

认知语言学导论第二版

〔德〕弗里德里希·温格瑞尔 〔德〕汉斯-尤格·施密特 著

彭利贞 许国萍 赵 微 译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韩结根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4.125
字　　数 393 千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9-06314-1/H·1251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PREFACE

戴耀晶

大概从2002年开始，我们用温格瑞尔和施密特的《认知语言学导论》(第一版，1996)给博士生做“语言学名著选读”这门课程的阅读材料。在准备课堂讨论的过程中，2002级听课的几位博士研究生非常认真，有些同学几乎把整章逐字逐句对译过来进行介绍，因此也就提议把全书翻译过来。后来恰好复旦大学出版社有一个出版“西方语言学经典教材系列”丛书的计划，我把本书的译稿推荐给丛书编辑委员会，纳入了出版计划。几位主要译者把第一版译稿交给出版社后，出版社因该书的第二版即将面世，要求译者根据第二版重译。历时数载，几易其稿，好事多磨，便有了现在读者见到的这个《认知语言学导论》(第二版，2006)中文译本。

《认知语言学导论》是认知语言学教科书中较早出现、流行较广的一种，该书的第一版2001年在中国大陆就有了由陈治安先生和文旭先生导读、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引进的原版；与第一版时隔整整10年的第二版，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不只是内容和参考文献的一般意义上的更新”，而是反映了认知语言学的最新发展。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第二版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篇幅从原来的6章扩大到7章。明显的改变有：增加了现在的第六章“整合和关联”，主要讨论

以整合为主要机制的语言在线处理和关联理论;第五章增加了第四节“构式语法”,介绍了构式语法研究的新进展,题目也由原来的“框架和注意理论”变成了现在的“框架及构式”;第二章的内容也作了较多的调整,对概念层级中的整体-部分关系作了更深入的探讨。第七章(第一版的第六章)的篇幅几乎增加了一倍,特别是讨论象似性和认知语言学在外语教学中的运用部分,增加了很多新材料和新见解。与第一版相比,现在译出的第二版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认知语言学的各个方面,是现在能见到的比较全面的认知语言学教科书。两位作者本身就多年从事认知语言学研究,本书不但全面地反映了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概貌,而且不乏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创见。

本书的作者认为,经验观、凸显观和注意观这三种互锁的研究方法形成了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区域,在新版中加入以整合为主的语言在线处理和关联理论,是为了把认知语言学跟认知心理学和语用理论联系起来。本书从经验观、凸显观和注意观这个总体框架来安排全书内容:第一章到第三章主要在经验观的框架下讨论了认知范畴、原型、范畴层次、概念隐喻与转喻等重要概念;第四章在凸显观的范围内讨论框架及与之相关的构式;第五章讨论了注意观的解释潜力;第六章讨论了以整合为核心的语言在线(或曰“即时”)处理,并与关联理论的一些信条联系起来。第七章讨论认知理论在象似性、语法化、词汇演变中的解释力及其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如果要问最后两章与三种研究方法的关系,大概可以认为是对经验观、凸显观和注意观的综合运用。下面是本书讨论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讨论了认知范畴的特点。作者认为,早期对认知范畴的心理学研究产生了范畴化的原型模式,所有范畴都定位于在概念上凸出的原型,原型在范畴形成中起着关键作用。认知范畴边界模糊,

而在原型和边界之间，认知范畴内部成员之间存在典型性等级差异。与范畴内部结构有关的是属性、家族相似性和完形这几个概念：认知范畴的原型成员拥有最多范畴中其他成员的共有属性，而拥有最少与相邻范畴的成员同现的属性；认知范畴的原型成员与差样本之间靠家族相似性相联系；而完形感知在范畴化和合格性等级划分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原型与认知范畴不是静态的，它们会因语境的不同而产生变化，而且受制于我们储存于头脑中的文化模式之类的认知模式。

第二章讨论了范畴化中的物体、行为、事件和关系范畴的基本层次、上位、下位范畴及概念层级。作者认为，民间分类法、心理学背景、实验证据、与原型范畴的共生关系诸方面都能证明基本层次范畴的重要地位，基本层次范畴是分类层级的基点。上位范畴的功能在于汇集，下位范畴的功能在于突出。基本层次、下位范畴和上位范畴组成了类属层级这种概念层级，这种概念层级是科学分类的基础，但认知语言学更关注的类属层级则源自日常生活中的范畴化的经验，这种允许缺层和可选的层级路径存在的层级既不完整也不缺乏一致性。部分-整体层级（或分体层级）以我们的基本体验为基础，从这种意义上说，部分-整体关系就显得更为重要。但是，类属关系和部分-整体关系这两种层级在语言的复合词构词中都有反映。

在物体范畴之外，本书还讨论了行为、事件、特征和关系范畴。作者认为，行为范畴可处理为原型范畴，它也存在基本层次和层级，但其上位范畴和下位范畴没有基本层次范畴发展得那么完全，而其下位范畴也常表现为行为的不同组成部分，而不是行为的次类。事件范畴虽然是从属的，但许多事件还是表现出基本层次范畴的特征，而在事件范畴的范畴化中，部分（或阶段）与整体关系则显得更为重

要；至于特征、位置关系和静态关系，虽然有按原型范畴分析的可能，但以意象图式概念来解释似更为合理。

第三章讨论了隐喻与转喻这两个重要概念。在认知语言学家那里，隐喻和转喻不只是修辞手段，而是重要的概念工具和认知过程。隐喻是概念映射范围之内的从源概念到目标概念的映射，转喻则是单个认知模型内的映射；它们对抽象范畴特别是情感范畴的认知内容和结构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作为思维方式，隐喻和转喻除了构造某些抽象词语的概念外，在处理更复杂的、更普遍的问题上也发挥作用。隐喻的范畴结构能力不限于词汇范畴，它还同样影响我们对复杂的科学、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理解；转喻也是这样，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它对于人类思维的重要性。

第四章集中讨论了心理学上的主体与背景原则在介词、小句及言语事件分析中的作用。作者认为，按照主体与背景分离原则，可以用“射体”、“界标”、“路径”、“中心图式”和“扩展”这些术语来对介词进行描写；在一个动词性关系中，动作链和心理互动中包括的施事、受事、工具、感事与被感这些原型角色，也都可以并且通常被选作主体或背景；Langacker 用认知域、侧面与基底、侧显、舞台隐喻、总括扫描与次第扫描、互动网络、视角配置等概念对词类的选择和联系、小句及言语事件中分析，其基础也是对图像与背景对比的多重运用。

第五章讨论的是框架和构式。根据 Fillmore、Talmy 和 Slobin 等人的研究成果，作者认为框架是一种认知模型，是我们所具有的关于某一情境（如买、卖）的知识的集合。加入顺序视角，就从简单框架得到所谓的脚本，也就是为经常发生的事件序列所特别设计的知识结构。作者认为，我们说话或听话时，无意识地填入了取自框架和脚本的大量信息。不提供这些信息，我们肯定连最简单的话语片断也

无法理解。脚本(还有框架)确保我们做出正确推理,这在面对面的交谈中显得非常重要。因为说话双方在描述一个事件而省略一些细节或整个过程时,说话人常常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听话人的脚本知识。

对位移事件和致使(或因果)事件框架的分析表明,根据我们的注意指向,我们可以选择并突出框架不同的方面,并因而形成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尽管框架的基本类型可能是全人类所共有的,但对英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例子分析表明,框架的成分在不同语言中会用不同手段表达。

与事件框架有密切联系的是构式这个概念,关于这个概念,作者主要介绍了 Fillmore 和 Goldberg 的观点,以动词、名词构式及句法习语为例进行了说明。他们认为,构式基于经验,有自身的意义,是形式和意义的配对,构式像框架、甚至像单个概念一样,储存于长期记忆中,或者也可以说,构式是框架的具体化的变体、或者甚至是框架的组成部分。

第六章讨论整合与关联。作者先以 Fauconnier 和 Turner 的概念整合理论为代表,讨论了在线认知处理的分析。在语言动态的在线(或"即时")处理中,隐喻及转喻存在不足之处,而概念整合则可弥补这些方面的不足。整合与在即时处理时建立的心理空间一起运作,典型的概念整合涉及从两个输入空间向第三个空间(即整合空间)的投射。这个运作包括了组合、完善和细化这三个认知过程。它的核心是压缩。压缩的过程一般会涉及几种重要关系,包括意象图式(部分-整体),基本的相互关系(原因-结果),时空以及其他一些关系。这个过程也被一组原则所控制,包括拓扑学原则、融合原则、开包原则、关联原则和人文尺度原则。概念整合理论的多功能性,不仅表现为可用它来分析大量的词汇、语法和语用现象,还可以用来分析

广告、谜语和笑话。

作者花了一节的篇幅有选择地或者说简化地介绍了 Sperber 和 Wilson 的关联理论中“看似与认知语言学思想类似的及作者认为认知语言学可能从中获益的一些方面”。他们把整合理论和其他一些认知原理与 Sperber 和 Wilson 的关联理论的一些信条联系起来进行了对比分析，例如就概念整合与关联而言，作者认为关联理论偏向于逻辑推断，是典型的哲学取向的语用学成果，而概念整合理论则拥有更丰富、更多元的认知观，但也更朦胧、更直观；概念整合赞成认知的整体观，而关联理论则提出了一个独立的推论模块。作者最后提出了认知语言学与关联理论“是否能从一种彼此更密切合作中得益”的问题，留给读者思考，但作者在结语部分相信“有认知头脑的语用学和认知思维之间观念上的交流将会产生丰富的成果”。

第七章首先讨论了象似性、词汇演变和语法化，然后讨论了认知语言学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作者指出，认知语言学把象似性理解为语言(还有视觉的、听觉的)层面和概念化层面之间的关系，许多形态现象、句法结构甚至文本，都可利用象似顺序、象似邻近、象似量原则进行解释。在讨论词汇演变时，作者认为，认知理论对词汇演变提出了新的解释。作者在讨论语法化时认为，认知理论不仅有助于解释个别语法形式的发展，而且似乎也能为全部的语法化过程提供一个统一的框架。例如，利用隐喻和转喻可解释英语实义动词 go 如何演变成表达将来时的助动词，又如，利用命题图式也可给时、体成分的语法化提供一个解释框架。

一种语言学理论是否“有用”，语言教学的检验常常是一个方面。大概也因为这个，本章最后一节也讨论认知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影响。作者认为，注重认知语言学成果的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可以从三个方

面来建立富有成效的学习范式，即以交际的，最终是跨文化的能力为学习目标，以行为取向和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方法及策略，经由原型、基本层次、主体和背景、完形等习得外语的认知体验途径。例如，原型、基本层次、概念层级、隐喻等证明了外语学习中词汇场的使用的正确性；完形法对一些语法领域的教学很有用，如名词小类划分、不定式补足语和动名词补足语的意义描写，等等。

作者在结语部分作了一些“展望”式的讨论，概述了把语言学理论建设置于更稳固的心理学及神经学的基础之上的一些新的尝试。

从以上的内容概述可以看出，本书的确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和内容，它有认知语言学理论的一般介绍，也有对一些重要专题的深入探讨，更重要的是还有不少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与创见，是一本内容广泛而又不乏深度的认知语言学著作。每一节后都配有练习、每一章后都有针对讨论中涉及的问题的延伸阅读的建议，使得这部著作更具有教材的实用性。

如果以 1989 年的第一次国际认知语言学会议作为认知语言学成熟的标志，到现在还不到 20 年。而从最早的认知语言学经典著作出版到现在，也还不到 30 年的时间。说到认知语言学出现的意义，本书作者在第一版的结语里说，“认知语言学家提出的大多数问题并非都是新的，因为新的理论发展起来时，语言研究的对象，也就是语言本身，并没有产生变化。然而，认知语言学的出现，可能为语言学家一直在追问的许多基本问题提供了一个前途无量的新视角”；在第二版的结语里，本书作者更进一步说，“语言的认知理论正得到广泛运用、并将一直影响语言学家的语言理论建设”。这些年认知语言学理论在中国大陆的传播，似乎成了本书作者这些话最好的脚注。

几位译者对认知语言学也有浓厚的兴趣，在学习和钻研的过程

中把这本《认知语言学导论》的第一版翻译出来，现在又应出版社要求改译出了第二版。译稿经过多次修改，又有熊学亮教授等英语专家把关审校，相信译文质量当属上乘。虽然语言学工作者近年来外语水平有普遍的提高，但我认为把好的语言学原著翻译过来，对于语言学的借鉴和提高仍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这方面的工作，与我们的邻居日本或韩国相比，我们做得不够。据我所知，日本、韩国早已经有了本书的日文和韩文译本，其他一些重要的语言学文献也有类似的情况。这大概因为从某方面来说，译著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从这一点来说，几个译者也为中国语言学界做了一件好事。

原书好，译稿亦为上品，读者当有同感。是为序。

2008年8月于复旦大学

第二版前言

FOREWORD

本书新版不只是一般的内容和参考文献的更新。为了反映认知语言学的最新发展，我们作了一些大的修改，引进了一些新的话题，章数也从原来的6章扩大到7章。

对概念的范畴化的说明作了更多变动。就个别范畴而言，语境依赖这一概念得到了加强。对认知模型和认知层级的阐述，强调了与类属关系相对的部分-整体联系。

现在的第三章对以“映射范围”这个概念为基础的隐喻和转喻所起的作用进行新的描写。总的来说，更突出了转喻，以适应最新的研究；作为补充，在论“作为思维方式的隐喻”之外增加了一节“用转喻思维”。

第五章包括了论“构式语法”的一节，插入新的第六章，详细介绍了作为一种在线处理策略的整合理论。这一章包括了许多对词汇、语法现象及广告、谜语及笑话的详细分析。这一章最后一节考察了一下“关联理论”，探讨了它促进认知语言学理论的潜力。

本书最后一章的篇幅几乎增加了一倍，四节中，论象似性和论外语教学中的认知语言学这两节扩充了很多，现在包含大量新材料和

创见。

第一版的结语修改成了“展望”，概述了把语言学理论建设置于更稳固的心理学及神经学基础之上的一些新的尝试。

我们十分感激 Maura Bresnan-Enders、Kirsten Buchholz、Eva Drewelow、Sandra Handl、Susanne Handl、Nick Jacob-Flynn 和 Anne-Kristin Siebenborn 在检查及校对底稿和编制索引等方面提供的无价的帮助。因为第一版的文本仍是本书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还要再次感谢 Ingrid Fandrych、Wolfgang Falkner、Nick Jacob-Flynn、Geoffrey Leech、Len Lipka、Andreas Mahler、Arthur Mettinger 和 Kieran O'Rourke 对第一版顺利出版所作出的贡献。

F. Ungerer 和 H.-J. Schmid

2006 年夏于罗斯托克和慕尼黑

出版商的致谢

出版商感谢下列机构和人士对复制版权材料的许可：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B. V.:“Smith Brothers”的图例，源自 Sharon L. Armstrong、Lila R. Gleitman 和 Henry Gleitman (1983)的 269 页“What some concepts might not be”，*Cognition* 13 卷。

乔治顿大学出版社：本书的图 1.4(重复为图 1.9)，1.5、1.6，源自 William Labov “The Boundaries of Words and Their Meanings”的图 5 和图 7，Charles-James N. Bailey 和 Roger W. Shuy 编，*New Ways of Analyzing Variation in English* (1973)的 354 和 356 页。

美国语言学会和作者 Ronald W. Langacker：本书的图 4.20，改编自发表于 *Language* 63 卷(1987)69 页上的“Nouns and Verbs”中的图表。

Pearson 教育出版公司：“平房”和“典型的英国农舍”这两幅图例(本书的图 1.12)，源自《朗文当代英语词典》(LDOCE)第二版。

Max Niemeyer Verlag GmbH & Co. KG：本书图 1.10，源自 H.-J. Schmid 的 *Cottage and Co.*，*start vs. Begin. Die Kategorisierung als Grundprinzip einer differenzierten Bedeutungbeschreibung*（1993）中的图 4.10、4.11 和 4.9（151 和 152 页）；本书的图 1.17，源自 Leonard Lipka 的“Prototype semantics or feature semantics：an alternative?”292 页的（12），W. Lorscher 和 R. Schulze 主编，*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in performance. Study in liguistics，literary criticism，a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To honour Werner Hullen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ixtieth birthday*（1987）。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本书图 4.21 改编自 Ronald W. Langacker 的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Volume I：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1987）的图 3.11（144 页）和图 7.1 及 7.2（245 页）的组合。

印刷体例

认知范畴，概念	楷体
认知及文化模型	如：鸟(BIRD)，车(VEHICLE)，爱(LOVE)，在沙滩上(ON THE BEACH)
属性	双引号 如："有汁的"(juicy)，"有腿"(has legs)
范畴成员	＞＜号 如：＞知更鸟＜(＞ROBIN＜)，＞鹦鹉＜(＞PARROT＜)
意象图式	双引号 如："内-外"(in-out)，"部分-整体"(part-whole)
隐喻/转喻	＋号 如：＋怒气是热＋(＋ANGER IS HEAT＋)，＋生产者代表产品＋(＋PRODUCER FOR PRODUCT＋)
基本相互关系	双引号及＜＞号 如："原因＜＞结果"(cause＜＞effect)，"行为＜＞位移"(action-motion)
框架	[ ]号 如：[商务事件]([COMMERCIAL EVENT])
认知单位	楷体 如：组(group)
原文斜体	楷体

目录

CONTENTS

序……………………………………………………………… 戴耀晶 1
第二版前言………………………………………………………… 1
出版商的致谢……………………………………………………… 1
印刷体例…………………………………………………………… 1

绪论………………………………………………………………… 1

第一章 原型和范畴……………………………………………… 7
1.1 颜色、正方形、鸟和杯子：对词汇范畴的早期经验主义研究 …………………………………………………… 7
1.2 范畴的内部结构：原型、属性、家族相似性和完形 ……… 26
1.3 语境依赖与文化模型……………………………………… 48

第二章 范畴化层次 ……………………………………………… 69
2.1 生物体和具体物体的基本层次范畴……………………… 69
2.2 上位范畴和下位范畴……………………………………… 83
2.3 概念层级…………………………………………………… 92
2.4 范畴化和复合词形式 ……………………………………… 100
2.5 基本层次范畴和基本经验：行为、事件、特性、状态和

处所 …… 111

第三章 概念的隐喻与转喻 …… 125
3.1 隐喻和转喻：从言语修辞格到概念系统 …… 125
3.2 隐喻，转喻和情感范畴结构 …… 149
3.3 作为思维方式的隐喻：来自科学和政治的例证 …… 163
3.4 用转喻思维：潜力与限制 …… 174

第四章 主体与背景 …… 185
4.1 主体与背景，射体与界标：早期对于介词的研究 …… 185
4.2 主体，背景及两个隐喻：简单小句句型的认知解释 …… 198
4.3 其他类型的凸显及认知处理 …… 215

第五章 框架及构式 …… 232
5.1 框架与脚本 …… 232
5.2 事件框架和开启注意力视窗 …… 244
5.3 特定语言框架及其在叙述文本中的使用 …… 259
5.4 构式语法 …… 275

第六章 整合和关联 …… 291
6.1 隐喻，转喻和概念整合 …… 291
6.2 语言分析与描写中的概念整合 …… 304
6.3 广告文本、谜语和笑话中的概念整合 …… 319
6.4 关联：一种认知-语用现象 …… 328

第七章　认知语言学的其他问题 …… 341
7.1　象似性 …… 341
7.2　词汇演变和原型性 …… 356
7.3　语法化的认知方面 …… 365
7.4　对外语教学的影响 …… 374

结语 …… 391

参考文献 …… 395
人名索引 …… 422
主题词索引 …… 426
译后记 …… 432

绪　论

如果有人对你说“Our car has broken down”(“我们的汽车坏了”),你的反应可能只是觉得可惜。然而,对语言学家来说,就是对这么一句简单的话,也要求作出详细的解释。就这个句子的意义与语法而言,传统的描写可能试图解释所用词语的意义,可能分析小句类型(在这儿是主语与动词或谓语的简单组合),并且,接下来还可能讨论现在完成时的用法。

另一种方法是要求语言使用者描写在他们造词、造句和理解词、句的时候他们的头脑中发生了什么。实验显示,人们不仅会说,车有箱子似的形状,有轮子、门、窗,由引擎驱动,装有方向盘、加速器和刹车,有驾驶员和乘客的座位。还很有可能提到汽车舒适、快捷,给人以灵活性、独立性,也许还有社会地位。有的人可能把 *car*(小汽车)这一概念与初恋相联系,或者,如果他们曾遇上车祸,则与受伤联系起来。

加上这些属性时,人们也就把自己的联想与印象也包括了进来,而这些都是他们经验的组成部分。如果把最后两项(“初恋”和“受伤”)看作是纯粹个人、主观的经验,那么,像“舒适”、“快速”、“灵活性”和“独立性”这些属性似乎可以看作是我们对汽车的共同经验的组成部分。这些从普通百姓那儿收集来的属性,似乎共同反映了我们感知周围世界并与之互动的方式。我们关于车的广泛而多样的经验,用来识别和命名我们第一次遇到的像车的物体时也是很有用的。例如,我们会毫不犹豫地用 *car*(小汽车)这个词来指只有三个轮子的交通工具或样子古怪的越野吉普,因为我们可以把它们与我们已储存于头脑中的典型汽车的观念进行对照。换言之,有一种重视我

们对这个世界的体验的描写方法——或者更专业地说，有一种对词和其他语言结构的**经验观**(experiential view)——似乎给词义提供了丰富而相当自然的描写，而这正是本书介绍的认知语言学理论的目标之一。

意义的经验面不仅仅出现在实验和对个人的访谈之中。我们对世界共有的经验也储存于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中，所以这种经验也可以从我们表达观念的方式中收集。然而，为了打开这个矿藏，我们必须超出小句句型的"逻辑"并考察比喻性的语言，特别是隐喻。请再看一下我们开头的例子 *Our car has broken down*（我们的汽车坏了），汽车坏了，显然不会真的像一把椅子散架那样分崩离析、支离破碎。尽管如此，这一表达的概念背景还是足够清楚的。因为，关于汽车及汽车是如何运转的，大多数人并不懂得太多，所以，我们就用有关椅子或其他同样熟悉的物体的散架的知识，来理解汽车的引擎突然停止运转时所发生的事情。

这种对熟悉的物体和事件的经验的转移，在涉及像感情这样的抽象范畴时甚至更为重要。想像一下，有人描写车主对他的汽车抛锚的反应时，用了这些词：*Dad exploded*（爸爸气炸了）。为了完全理解这句话和 *anger*（愤怒）所表达的概念，我们会唤起关于煤气炉、鞭炮甚至炸弹实际爆炸的知识。这意味着我们将利用关于自己周围的具体世界的经验。只要想一想隐喻背后的大量的观感、印象和联想，也就难怪它们是除实验和访谈之外语言经验观的第二个主要基础了。

语言话语的另一重要方面涉及所表达信息的选择与配置。例如，考虑一下 *The car crashed into the tree*（汽车撞到树上）这个句子，它可能描写了导致汽车抛锚的环境。当你想像这个例子刻画的事故情境时，你可能会同意，这个句子听起来是以一种比较自然的方式来描写那个情境的。比较而言，像 *The tree was hit by the car*（树被汽车撞了）这种描写事故的方式看起来就有些奇怪而不自然。原因在于移动的汽车是整个情境中最引人注目和凸显的因素，所以我们会用 *the car*（小汽车）这个名词短语来作句子的开头。这个解释

认为，小句主语的选择是由情境中涉及的成分所负载的凸显性的不同程度决定的。这种凸显性不仅体现在对与宾语和状语相对的小句主语的选择上，而且这种可以称之为语言结构的**凸显观**(prominence view)的思想还应用到其他许多方面。

凸显观为如何选择和配置小句中的信息提供了一种解释。还有一种理论，它以下面这种假设为基础：我们实际上所表达的，反映了一个事件中哪些部分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所以这种理论可以叫做**注意观**(attentional view)。再一次回过头来看一下那个交通事故，对于这个事件，我们头脑中回忆起来的事件可能是：汽车如何开始突然转向，如何滑向路的另一边并轰然窜到路边上；而 *The car crashed into the tree*(汽车撞到树上)这个句子只选择了这个事件的一小部分。尽管汽车撞上树之前，上面提到的所有事情都发生过，却没有提及。因为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汽车路径最后结束的关键点上，即汽车撞到树上，它导致汽车严重受损，还很可能使乘客受伤。按照注意力分配原理来分析这个句子，注意观解释了为什么在句子中表达了事件的一个阶段，而其他阶段却没有表达。

经验观、凸显观和注意观是根据语言与我们周围世界的关系来处理语言的三种互锁的途径，它们共同描述了认知语言学的核心领域。还有一个方面越来越引起认知语言学家注意，它与**认知输入的心智处理**(mental processing of cognitive input)，特别与我们的概念化的在线处理有关。再从交通工具领域加上一个例子，看一句某知名汽车品牌的广告宣传标语：*Unleash a Jaguar*(放开美洲虎)。这个广告利用该品牌名称的来源，把来源于汽车与野生动物这两个概念领域的印象结合到了一起，把它们合并成了一条强有力的信息，暗示着这样一种车的形象：它迫不及待地等待着顾客，等待着获得自由，等待着让它表现自己的力量、速度与野性。尽管野生动物领域与汽车领域之间的关系并非真的很清楚，更不用说永久固定，但这种情况还是出现了。从专业的角度来说，*Unleash a Jaguar*(放开美洲虎)这一表达引领读者同时建立两个“心理空间”：一个是“汽车”空间，它包含了强有力的引擎、最高的速度、迷人的设计之类的联想；一

个是“野生动物”空间，包括了一般因美洲虎而产生的狂野、奔跑的速度和柔韧优雅之类的联想。要想理解这句口号传递的信息，读者不得不经历把这两个心理空间进行**概念整合**(conceptually blending)的过程，这个过程产生了“像野生动物的汽车”这一整合的概念。关于它的意义，这个概念整合有点儿模糊，而且是开放性的，而这种模糊性与开放性正是广告和许多其他文本类型加以利用的。

如果这些例子及其分析为你提供了对认知语言学的初步印象，现在你也许应该深入本书的各章找到更多对于所提问题的解释。这个绪言的剩下部分主要针对那些对认知语言学已经比较熟悉而且想了解本书讨论的论题及其研究背景的简明概况的读者。

本书分七章。第一章将通过考察早期对认知范畴的心理学研究(大部分是 Eleanor Rosch 从事的)来探讨经验观。早期对认知范畴的心理学研究产生了范畴化的原型模型。我们将讨论属性、家族相似性和完形。与人们假设的相反，原型与认知范畴不是静态的，它们会随某个词使用的语境的不同而产生变化，而且依赖于我们储存于头脑中的认知及文化模型。

第二章集中讨论处于支配地位的范畴化的“中间”层次，即所谓的基本层次。据称，像 DOG(狗)、RABBIT(兔子)、KNIFE(刀)这类物体与生物体的基本层次范畴，比 ANIMAL(动物)或 CUTLERY(餐具)之类的上位范畴和 GREYHOUND(灰狗)或 PENKNIFE(小刀)之类的下位范畴都更重要；但也会表明，像 TABLE-KITCHEN-HOUSE-TOWN(餐桌-厨房-房子-城镇)这样的部分-整体关系，对我们的心理词汇的组织来说，与传统上关注的类属层级(GREYHOUND-DOG-ANIMAL(灰狗-狗-动物))同样重要。基本层次范畴这一概念可以从生物和物体转到动作领域。至于对特性的描写，它与另一认知概念，即植根于我们的身体经验的意象图式有竞争关系。

第三章还是在经验观的框架之内，一开始，讨论隐喻的概念潜能(这首先由 Lakoff 和 Johnson 提出来的，并已经用汽车抛锚为例作过说明)。隐喻是一种认知过程，它被认为是概念映射范围控制之下

的从源概念到目标概念的一种映射。概念隐喻与转喻一起对抽象范畴特别是情感范畴的认知内容和结构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这种观点意味着隐喻和转喻不再被看作是言语的装饰性影像（如在传统的文体学中那样），而应该理解为一种重要的概念工具。隐喻的范畴构建能力不限于词汇范畴，它还同样影响我们对复杂的科学、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理解；转喻也是这样，它对于人类思维根本的重要性已经被逐渐认识到。

第四章专门讨论凸显观。处于这种理论的中心是主体/背景分离原则，这一原则来源于完形心理学家对视觉感知的研究成果。这一原则首先用来分析表现于 *out*（在……外）或 *over*（在……上）之类介词中的位置关系。后来，它被推广用来描写其他句法关系，特别是相对于宾语的主语凸显性。本章结尾粗略地刻画了 Langacker 的认知处理观，我们会发现，这种观点的基础是对主体/背景对比的多样运用。

第五章将论证注意观的潜力。这一章的讨论（很多是来自 Fillmore、Talmy 和 Slobin 的想法）从“框架”概念开始。从根本上说，框架是我们所具有的关于某一情境（如买、卖）的知识的集合。根据我们的注意指向，我们可以选择并突出框架不同的方面，并因而形成不同的语言表达。尽管框架的基本类型，如“位移事件—框架”，可能是全人类所共有的，但是，它们在不同的语言中却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这一点将用英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例子来证明。作为有意义的语言成分，与事件框架有密切联系的是构式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主要根据 Fillmore 和 Goldberg 的说法，以动词、名词构式及句法习语为例进行说明。

第六章以 Fauconnier 和 Turner 的概念整合理论为代表，讨论了在线认知处理的分析。为了检验这种理论的多功能性，它被广泛地运用于词汇、语法和语用现象，还运用于广告、谜语和笑话。比如说，它解释了我们如何通过连接和整合广告标题和图画激活的心理空间，把一个广告标题表达的信息与图画的信息结合到一起。最后，把整合理论和其他认知原则与 Sperber 和 Wilson 的关联理论的一

些信条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则被描写为一种能激发认知语言学思想的认知语用理论。

第七章把本不发端于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一些问题归到一起。尽管其中的三个问题，即象似性、词汇演化和语法化在语言学中可追溯到悠久的传统，但被置于认知基础之上对它们的研究则大有裨益。最后一节讨论认知理论对外语学习的潜在促进作用，集中讨论基本层次范畴、隐喻和转喻、主体和背景以及完形在促进语言学习过程中的认知习得的潜力。

回到如何理解“认知语言学”这个宏观问题，本书将把注意力集中在语言中的经验层面、凸显原则和注意力分配上。我们之所以把认知在线处理包括进来，目的是要强调认知语言学同心理语言学理论和语用学理论之间的联系。

第一章

原型和范畴

1.1 颜色、正方形、鸟和杯子：对词汇范畴的早期经验主义研究

世界由无限多样的物体组成，这些物体有着不同的质地、形状和颜色。我们是如何把这种多样性变成易于组织的词义的？为什么我们甚至可以在它们之间（如在“红”与“橙”或“绿”与“蓝”这些颜色之间）似乎没有清晰的分界线的情况下，也能做到这一点？实验心理学表明，我们是用焦点或原型色作为定位点的，实验心理学对表示形状、动物、植物和人造物的范畴也作了类似的观察。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动，发现自己被各种各样现象包围着。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生物体和物体：人、动物、植物、日常生活中所有种类的人造物品，如书、椅子、汽车和房子。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不难识别它们，也不难对它们进行分类并给予它们合适的类别名称。然而，对于其他种类的实体，比如生物体的一些组成部分，要识别它们、对它们进行分类并进而给它们命名，就不是那么容易。人类与动物的膝盖、脚踝、脚，树的树干、大枝、小枝就属于此类实体。膝盖骨属于膝盖，而树干则包括从地面长出的部分，这可能是显而易见的。可是膝盖到哪一点结束，而大腿又从哪儿开始？树干从何处过渡为树梢，大枝从何处过渡为小枝？类似的问题同样出现在地形地貌的名字和表示天气现象的词上。谁能说得清楚，山谷在哪一特定的点

上不再成为山谷，而成为山坡或者成为山？谁又能令人信服地确定毛毛细雨变成雨、雨变成雪的那个点及薄雾和雾的开始点与结束点？

当我们就提到的两类实体进行对比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区别在于它们的边界。书、桌子、小汽车、房子是界线分明的物体。相反，膝盖、树干、山谷和薄雾这些实体的边界则远非那么清晰，这些实体的边界是含糊的。这种含糊性困扰着那些关注词义与语言之外的现实之间关系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并已经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关于含糊性的理论①。[1] 然而，尽管它们存在含糊性，我们还是有这样的印象，即这些实体的边界在现实中是存在的。膝盖骨不可能包含在大腿里边，而山顶也永远不会是山谷的一部分。所以，看来是现实提供的边界支配着我们的分类。

然而，世界上存在着与此不同的现象。一些物理特性如长度、宽度、高度、温度、颜色，所有这些物理特性都是在两端之间不间断地扩展延伸的等级。我们是如何知道何处是冷水、温水和热水之间的分界线的？我们又是怎么能把英语中可找到的主要颜色词分派给我们显然可以识别的 7 500 000 种颜色（见 Brown 和 Lenneberg 1954：457）的？温度等级和颜色的连续统一体并没有提供可以跟书、小汽车甚至膝盖或山谷的边界相提并论的自然分界。

所以，对温度和颜色的分类只能看作是一种心理过程，而物理特性，特别是颜色已经成为处在认知语言学核心的词义的心理和概念观的出发点，也就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了。这种分类的心理过程（随着讨论的深入，其复杂性会变得更明显）现在一般被称为**范畴化**（categorization），范畴化的结果则是**认知范畴**（cognitive categories），如颜色范畴 RED（红色），YELLOW（黄色），GREEN（绿色）和 BLUE（蓝色），等等（另一个广泛使用的术语则是“概念”）。

是什么原则在支配范畴化的心理过程，更确切地说，是什么原则在支配颜色范畴化的心理过程？有一种解释是，颜色范畴完全是任意的。长期以来，这一领域的大部分学者都相信这一点。在 20 世纪

[1] 在每一章的后面给出了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五六十年代，人类学家调查了颜色命名的跨语言差异，并发现颜色词在不同的语言中存在着巨大的差异（Brown 和 Lenneberg 1954；Lenneberg 1967）。这被认为是颜色范畴任意性的证据。更宽泛地说，它被认为支持了语言的相对主义，其中最强势的观点是由 Whorf 提出来的，它认为，不同的语言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划分现实[②]。

第二种解释可能是，颜色连续统是由以参照点为导向的系统来构建的。而且，人类学家 Brent Berlin 和 Paul Kay（1969）的确找到了证据，证明在颜色的范畴化中我们依靠的是所谓的**焦点色**（focal colours）。Berlin 和 Kay 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建立一个可以看作是具有普遍性的焦点色层级来反驳相对主义的假设。为了支持普遍主义的观点，他们调查了 98 种语言，其中对 20 种进行口语测试，对其他语言的调查则以语法和其他书面材料为基础。回过头来看，他们的实际上并非总是无懈可击的在类型学上的发现，已经失去了一些魅力。然而，焦点色这个从实验中来的概念，现在看来是通向范畴化原型模型之路的最重要的一步。所以我们将只把对 Berlin 和 Kay 所做工作的说明限于与原型模型有关的一些方面，而舍弃类型学上的详细论述[③]。

焦点色

像他们之前的研究者一样，Berlin 和 Kay 是用 Munsell 公司提供的所谓的 Munsell 色卡进行研究的。这些色卡从与我们对不同颜色感知有关的三个维度进行标准化，这三个维度是色度、亮度和饱和度，其中主要对前二者进行测试。不使用染色布片，而使用这种标准化的颜色样本，其好处在于，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试验变得更加客观，因为别的学者也可以重复他们的试验，而且可以比较不同试验的结果。Berlin 和 Kay 所使用的色卡组由 329 片色卡组成，其中 320 片代表 40 种不同的颜色，或更确切地说，是 40 种色度，每一种色度分为 8 个层次的亮度。剩下的 9 片色卡是白色、黑色和 7 个层次的灰色。这些色卡以图 1.1 所示的方式排列在一张卡片上。图中纵轴排

列了同一色度的不同亮度。横轴上的色卡则以这样的方式有序排列：色度从红开始，通过黄-红向黄、绿-黄到绿和别的色度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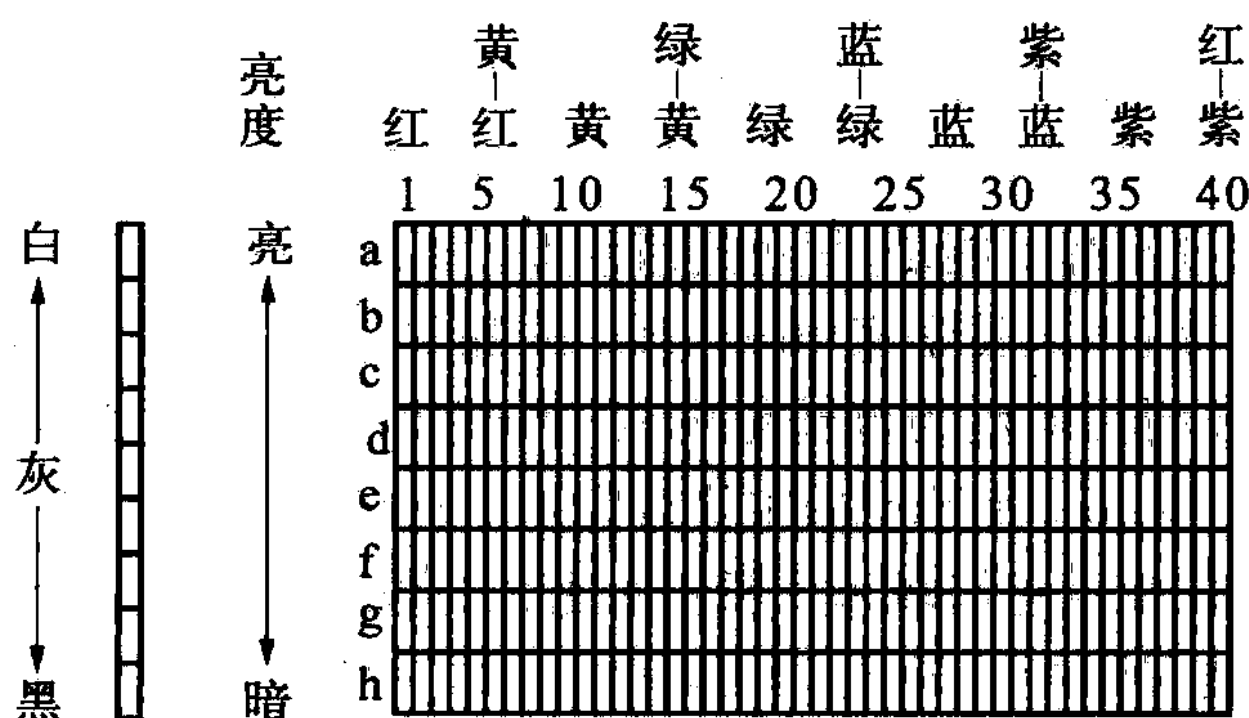


图 1.1 Berlin 和 Kay 所使用的 Munsell 色卡的排列(数字与文字是加上去的)

依靠色卡的帮助，Berlin 和 Kay 着手试验所 选 20 种语言的说话人是如何对颜色进行范畴化的。在试验中，他们对总的颜色词汇不是太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符合如下标准的一组特别的颜色词语：这些词语应该只包含源自母语的一个词(与绿蓝(*greenish-blue*)和青绿(*turquoise*)这种词相反)；这些词语不应该只用于非常有限的一类事物(如与英语、德语中的金黄(*blond*)相反)；这些词应该很容易地出现在脑子里并为所有或至少是某种语言的大多数使用者所熟悉(比如，与朱红(*vermilion*)、洋红(*magenta*)或靛蓝(*indigo*)相反)。满足了这些标准的颜色词语被称为**基本颜色词语**(basic colour terms)。在实验的第一步中，Berlin 和 Kay 收集了这 20 种语言的基本颜色词语。这是通过一种叫“口头诱导试验”的方法而取得的，也就是要求各种语言的说话人对颜色进行命名，“口头诱导试验”只是一种更复杂的说法而已。实验的第二步是，向这些说话人出示色卡，并要他们指出：

1. 所有在任何条件下[他们] 都称之为 x 的色卡。
2. x 最好的，最典型的样本。

(Berlin 和 Kay 1969：7)

他们所提的问题表明，与他们之前的 Lenneberg 和其他人类学家不同，Berlin 和 Kay 不仅对颜色范畴的外延感兴趣，而且对它们的最好样本也感兴趣。人们也许甚至可以说，后来所称为“原型”的东西在他们第二个问题的措辞中已露端倪。

Berlin 和 Kay 发现的结果是什么？在对颜色进行范畴化时，人们依靠颜色空间中的某些点来定位。例如，当操英语的人被问到“红”色的最好样本时，他们一致指向标为“红”色的较低，也就是较暗区域中的色卡（图 1.1 中的 f3 和 g3，当然，在试验中，色卡上是不给出颜色词语的）。至于黄色，被试一致选择了在“黄色”标签之下的第二等亮度的色卡（图 1.1 中的 b9）。这些被全部或大多数操英语的人认为是一些最好的样本的色卡（或者颜色空间中的区域），被 Berlin 和 Kay 称为“焦点”（foci）。

他们也为其他 19 种语言找到了焦点（foci）或焦点颜色。当对这些不同语言中的焦点颜色进行对比的时候，结果令人大吃一惊。不但说同一种语言的人拥有同样的焦点色，而且说不同语言的人拥有的焦点色也非常一致。只要是一种具有与英语的颜色词语大致相应的颜色词语的语言，它们的焦点都处于同样的区域。而且，甚至那些基本颜色词的数量比英语少的语言，这些数量上较少的范畴的最好样本也与像英语这样“更丰富”的语言中的各个焦点颜色相吻合。

总之，有非常确凿的证据表明，颜色范畴不是任意的，而是固定在焦点颜色上的。颜色范畴的边界在不同的语言之间，甚至在一种语言的不同的说话人之间发生变化，而焦点颜色则为不同的说话人，甚至是不同的语言社团所共有。

大凡重要的科学发现总是这样，焦点色的发现不仅帮助解决了一个问题，而且提出许多新的问题。焦点色将被看作是语言现象还是心理现象？如果假定它是后者，那么它们的心理学地位又是怎样的？最后，“焦点”（foci，聚焦之点）是只限于颜色还是在其他领域中也能找到？这些问题都将在以下各小节中进行讨论。

焦点颜色的心理学背景

从心理学的立场上看，对自然现象的范畴化是相当复杂的操作，它包括如下过程[4]：

(1) *刺激的选择*　在大量的为我们的感官系统（视、听、触、嗅）所感知的刺激中，只有很少的刺激为我们的认知处理所选择，也就是说，这些刺激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2) *鉴别和分类*　这是通过对比所选择的刺激和储存于我们的记忆中的相关知识来达到的。

(3) *命名*　大部分认知范畴都被给予名称，尽管还有一些范畴没有贴上标签，如“节食中吃的东西”，“装入手提箱中的东西”。

(Barslou 1987：102)

Eleanor Rosch 调查了这些方面的大部分，她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开始探讨焦点颜色的心理学背景[5]。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她首要的目标是去发现焦点色是植根于语言还是植根于前语言认知。她的想法是，如果可以证明焦点色在范畴化的认知过程中是凸显的，那么也就能确定焦点色的认知地位。

从三个最基本的认知过程出发，Rosch 首先检验了焦点色在感知上是不是显著的。为了消除纯粹基于语言的范畴化的影响，她要求被试尽可能少拥有已经储存的颜色名称和有关的颜色范畴的知识。所以她决定以学前儿童和其文化未西化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Dani 人作为实验对象。先前的研究已经表明，相对于说英语的人可以有的 11 个基本颜色词语，Dugum Dani 这种 Dani 人说的语言只有两个基本颜色词语（Heider 1971）。像儿童一样，Dani 人也就特别适合于作为颜色范畴化的实验中未被污染的被试。操英语的成人，被认为已经具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整个基本颜色词语系统，这些人只在一些试验中用作对照组。

Rosch 的第一个实验（Heider 1971），是用来试验注意力的激起（或刺激选择）的，被伪装成一个叫做“给我看颜色”的游戏。她给 3

岁的孩子一排色卡，这排色卡包括一种(像 Berlin 和 Kay 发现的)焦点色和同一色度但不同亮度层次的 7 个其他色卡。孩子们被告知，他们应该给实验者出示他们喜欢的任何颜色。这个实验背后的道理是，焦点色比其他颜色更易于吸引孩子的注意。事实上，其结果是孩子们选取焦点色卡的频率的确比选取非焦点色卡的频率高得多。焦点色卡中黄、橙、绿占有特别强的优势；在 24 个孩子中，分别有 22、21、11 个从颜色排列中选取那种焦点色卡。对另外 5 个色度，数目虽然小些，但统计学上仍然是显著的。

Rosch 以儿童做的第二个实验是颜色匹配实验。这次的被试是 4 岁的孩子，每次以随机的顺序给一块焦点和非焦点色卡，要求指出在一排色卡中的同一颜色，这种色卡的排列与那些以前实验中使用的是相同的。正像实验的假设所预期的那样，焦点颜色的匹配比非焦点颜色的匹配要准确得多，这又一次证明了焦点色感知上的显著性。就认知过程而言，这第二个试验包含了鉴别与分类；试验的色卡和一个或几个可能的目标色卡必须得到鉴别和分类，这样才能对它们进行对比。对比的前提是，收集起来的关于色卡的资料被临时储存于某处，而这就是记忆起作用的所在。

匹配操作的情境中，试验项目和目标项目都同时被展现出来，这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算是例外。一般来说，我们面对一个项目(也就是必须得到鉴别和分类的颜色)却必须完全依靠储存于记忆中的资料来进行对比。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焦点颜色是否在记忆中也是显著的，它们是否比别的颜色更准确地得到识别、更易于学得、更易于回想起来。Rosch 用特别的记忆试验来调查这几个方面：识别任务用于试验短时记忆，学习任务的目的则在于试验长期记忆(Heider 1972)。

识别任务与上文讨论过的匹配任务相似，但要求被试更集中注意力。因为这个任务对于儿童来说太难了，所以 Rosch 使用了 Dani 人被试，就像已经提及的那样，他们只有两个基本颜色词语。同样的试验还用于一个由美国人组成的对照组。随机给 Dani 人和操英语的被试看 8 张焦点颜色卡片和 8 张非焦点颜色卡片，每张看 5 秒钟。

每一次单独的展示后，接着是 30 秒钟的间隔时间，然后要求被试指出在 Berlin 和 Kay 那种色卡上与之吻合的色卡。两组被试对焦点色的匹配准确率都大大高于非焦点色的匹配准确率。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短时记忆中，焦点色比非焦点色可以得到更准确的记忆。另一个实验结果是，操英语的那组被试在焦点色和非焦点色的匹配准确率上都比 Dani 人要高，其原因可能是，操英语的人拥有更大的基本颜色词语的集合，这有助于颜色认知。

第二个实验包括一个学习任务，以试验在长期记忆中对先前不知道的颜色名称的记忆情况。这个实验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因为 Dani 人只有有限的两个基本颜色词语，所以可以在控制的条件下教给 Dani 人更多的颜色词。试验开始前，Dani 人被告知，实验员将教给他们一种新的语言。学习完成后，他们的帮助会得到报酬。实验开始时，以任意的顺序排出 16 张色卡（也是 8 张焦点颜色和 8 张非焦点颜色），然后告诉 Dani 人每张色卡的名称（所用的名称是 Dani 氏族的名称）。第一次摆出这些卡片后，这些卡片被收进一个包里，打乱，然后一张一张地展示给 Dani 人，要求他们给每一种颜色取一个名字。他们每一次回答正确都会得到表扬，答错的时候，则会告以正确的名字。这种程序一天重复 5 次，直到 Dani 人能得出所有 16 个正确答案，学习过程才被认为是完成了。这个平均持续 3 天半的整个学习过程被保留了详细的记录。因为所有正确与不正确的答案都被计算在内，所以，这种记录提供了对焦点色与非焦点色记忆的容易度的衡量手段。在他们第一轮完全正确回答以前，Dani 人对非焦点色的每种颜色给出了 9.9 个不正确的答案，而对焦点颜色，同样的错误平均数只有 7.3。即使先前没有颜色名称的知识，Dani 人把焦点色与其名称联系起来也比把非焦点色与其名称联系起来要快。

除感知和记忆任务之外，命名是提到的范畴化第三个因素。考虑到焦点色的显著性，我们可以预期如下结果：首先，对焦点色的命名比对非焦点色的命名要快；其次，儿童习得焦点色的名称比习得非焦点色的名称更早。Rosch 提供的实验证据再次表明，这两种假设

都是正确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 Rosch 的发现：

• 焦点色在感知上比非焦点色显著。焦点色比非焦点色更经常吸引 3 岁孩子的注意，在匹配其他给出的颜色时，4 岁的孩子用焦点色比用非焦点色匹配得更精确。

• 焦点色在短时记忆中得到更准确的记忆，并且在长期记忆中更容易保留。

• 在颜色命名任务中，焦点色的名称能被更快地给出并为孩子更早习得。

总之，焦点色看起来具有特殊的感知-认知的显著性；这种显著性可能独立于语言之外，并反映了人类感知机制的生理学上的某些方面（Kay 和 McDaniel 1978）。这些研究结果鼓励 Rosch 把焦点——或者，像她现在所说的，**原型（prototypes）**——发展到颜色范围之外，比如进入形状、生命体、物体的领域。

原型形状

我们以一个小小的实验来开始我们的讨论，这个实验的基础是图 1.2 中的最上一排（第一组）中的图画。想像一下，有人要求你向某个不准看这一排图画的人描述你在图画中之所见。可能你多半会这样进行："有一排小图画，画的是正方形及其一些变形。第一个图是正确的正方形。第二个正方形在右手边有一个缺口。在第三个正方形的右边有一处凹陷。第四个正方形……"

这种描述完全符合完形心理学（一个心理学学派，在 1.2 节中我们将详细讨论）中提出来的"好形状"这一概念。在几何形状中，这些好形状，也就是正方形、圆形、等边三角形，被认为在感知上是显著的。

这样，在一个像上文描述的情境中，人们将选出正方形作为说明其他图画特点的参照点，那是再自然也不过了。所以，与颜色领域中的焦点色相似，在几何形状这一领域，正方形和其他好形状也就成了"自然"原型的首选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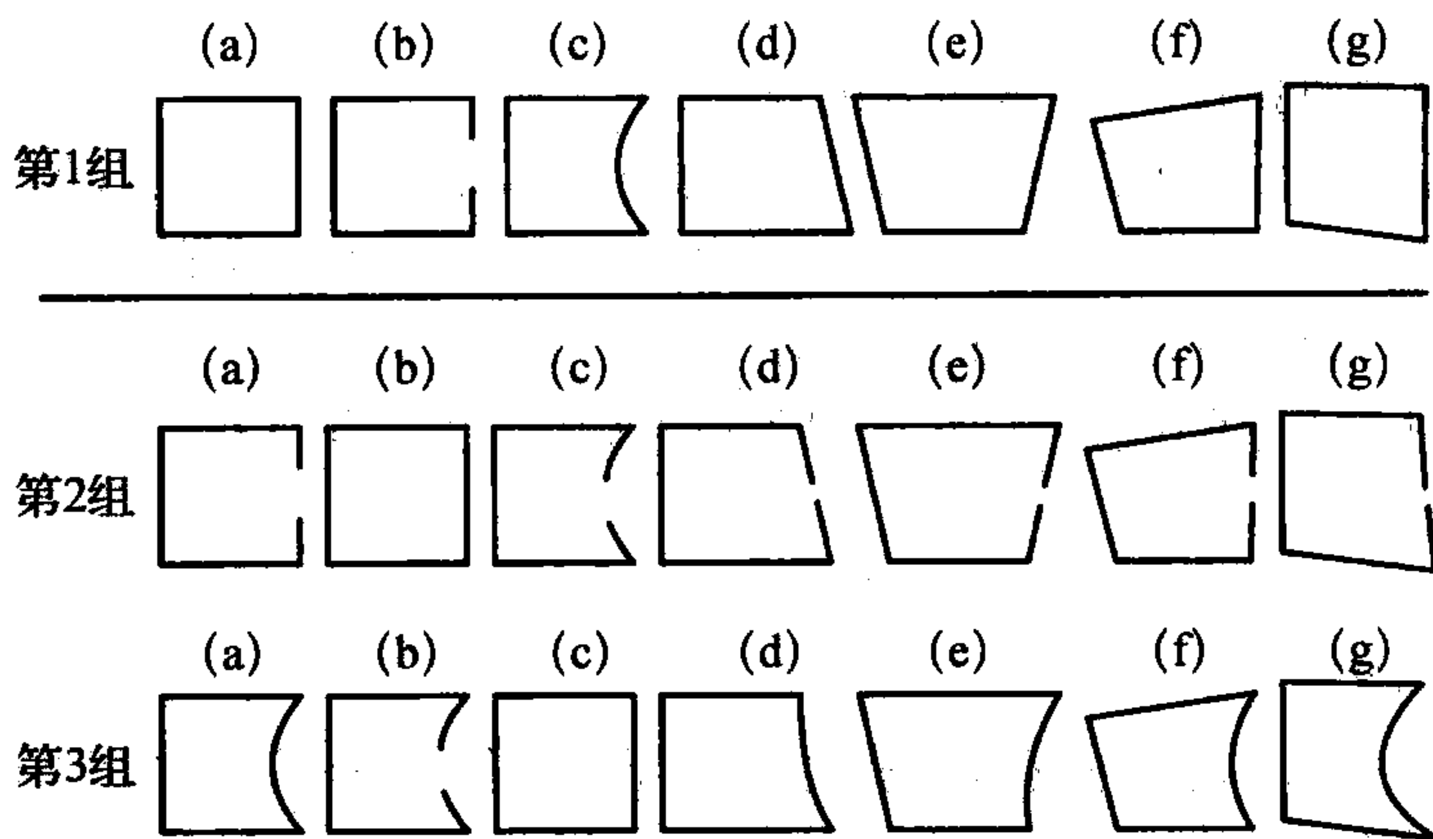


图 1.2 Rosch 用于原型实验中的形状(Rosch 1973)(第 2 组和第 3 组根据 Rosch 的描写作了重构,字母是现在加上去的)

Rosch(1973)试图以图 1.2 展示的这种线条画来证实形状领域中的原型概念。在实际的实验之前,就像颜色实验一样,她必须确保 Dani 人没有可以随意使用的范畴名称或者甚至没有约定俗成的解释把他们导向可能的原型。这一点在一个领航员研究中得到证实,这种研究使用上文所展示的描写方法:一个被试向另一个坐在屏幕后边的并且不能看见那些线条图画的被试解释这些线条图画。不像受过教育的西方的语言使用者,Dani 人不谈论正方形及其变体,而使用诸如"那是一头猪"或者"这是一个破篱笆"之类的表达方式来描述这些图画。

在实际的实验中,Rosch 对比了第 1 组(有原型的一组)和从第 1 组的变体中衍化而来的其他各组。图 1.2 中的第 2 组和第 3 组展示了 6 组可能的变化组中的两组。第 2 组基于缺口原则(在右手边的缺口)。鉴于这个缺口原则,第 2 组中以(b)形式出现的原型的确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特例,因为它表现的是缺口的不存在。第 3 组是基于凹陷原则的,正方形又一次仅仅成了这个组的边缘成员。

就像在以前的颜色学习实验中那样,Dani 人必须学习也是借自 Dani 氏族的名称。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把各组图画与名称联系起来。

实验的结果完全证实了 Rosch 的假设：不管原型出现在自然范畴中(第 1 组)还是在其他某一组(对于这一组的规则来说，是一种边缘体现)中，它总是能和一个名称对上号并被判定为最好样本。

结合此前的颜色实验的发现，这些结果表明，原型在范畴的形成与学习的各个阶段都起着关键作用。

原型生物体与物体

原型最终要依靠到现在为止得到验证的范畴(颜色、形状)的感知特性，所以原型如果不是例外的现象也是非常有限的。在这一点上还存在争议。问题在于原型这一概念是否可以扩展到那些感知上不那么明显的实体上。诚然，红色与正方形都存在好样本与差样本。那么，狗、小汽车、房子是否也存在好样本与差样本呢？对 Rosch 和她的被试来说，是的。在一系列的实验中(Rosch 1973，1975 改进版)她给被试(这一次是一些美国大学生)发出如下实验指令：

> 这一研究与我们用词指称范畴时脑子里出现的东西有关系。我们以“红”这个词为例。闭上眼睛，想像一下真正的红。现在想像一种橘红……想像一种紫红。尽管你可能还是用“红”这个词来命名橘红和紫红，它们却不是像那明显的“真”红那样的红(像“红”指称的实例那样明显)的好样本。简而言之，有的红比别的红更红。对于其他种类的范畴情况也是这样。就说狗吧。你们大家都有一些什么是“真正的”狗，什么是“更像狗的狗”的概念。对我来说，猎狗或德国牧羊犬是很像狗的狗，而北京哈巴狗则是不太像狗的狗。注意，这种判断与你喜欢该物的程度没有关系。[……]
>
> (Rosch 1975：198)

剩下的指令要求学生们判断范畴成员的**合格性**(goodness)(或者**典型性**(typicality))，也就是说，决定 BIRD(鸟)这个范畴中，麻雀、鹦鹉、企鹅和另外大约 50 个候选对象作为一个成员在多大程度上是

合格的。合格性等级划分为7点刻度(1点表示很好的样本,7点表示极差的样本)。一共试验了10个范畴,除了BIRD(鸟)之外,还有FRIUT(水果)、VEHICLE(交通工具),SPORT(运动),TOOL(工具),TOY(玩具),FURNITURE(家具),WEAPON(武器)和CLOTHING(衣服)。

不可否认,Rosch的实验指令显示了对原型性概念的导向("……有的红比别的红更红。对于其他种类的范畴情况也是这样")。但这应该不会太多地影响实验结果。正像Rosch所强调的那样,这种等级划分实验容易为学生被试所接受,并且他们在什么是范畴的好样本和差样本上存在着高度的一致。为了对实验的结果有一个印象,图1.3列举了这10个范畴中五个范畴的最好的、近于中等的和最差的样本。

这种合格性等级在使用了"预供信息"技术的匹配实验中(Rosch 1975)也得到了证实。在其中的一个实验中,被试从一个屏幕上看到名称或图画的配对。当项目的同一名称或图画配对出现在屏幕上时,被试必须摁一下"同一"键(比如,一个类似鹰—鹰这种词的序列或者两张同一只鹰的图画);以此来测定内容的出现与被试作出反应之间的时间(范围介于500毫秒到1 000毫秒之间)。屏幕上内容出现前两秒钟,把范畴的名称(在这个实例中是鸟)作为预备信息提供给被试,这样,被试"预供"了范畴名称(还有一个对照组进行非预供信息的实验)。这个实验的假设是:范畴名称的预备知识会影响执行匹配任务的速度,并且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好样本与差样本的匹配。信息预供的确有双重效果,很好地证明了合格性等级。预供信息的被试对于已经列入好样本(词和图画)项目的同一配对作出的反应更快。相反,当涉及差样本时,信息预供却降低了反应的速度。信息预供对合格性等级居中的样本配对的反应没有明显的影响。如果我们此刻还没有在对范畴认知表征的思考中迷失,那么,我们仍然可以支持Rosch的观点:由预供的范畴名称唤起的预备信息最容易应用到好样本;麻雀、橙子、小汽车(美国英语中的automobile)与BIRD(鸟)、FRUIT(水果)和VEHICLE(交通工具)这些范畴名称所

等级	范畴				
	鸟	水果	交通工具	家具	武器
顶级 8 个					
1	知更鸟	橙子	汽车	椅子	枪
2	麻雀	苹果	货车	沙发	手枪
3	松鸦	香蕉	卡车	长沙发	左轮
4	蓝鹂	桃子	小汽车	桌子	机枪
5	金丝雀	梨	巴士	轻便椅	来复枪
6	黑鹂	杏	的士	碗橱	弹簧刀
7	鸽子	橘子	吉普	摇椅	刀
8	云雀	李子	急救车	咖啡桌	匕首
…	……	……	……	……	……
中间等级					
26★	鹰	胡柚	地铁	灯	鞭子
27	渡鸦	木瓜	拖车	圆凳	雪镐
28	金翅	树蜜	马车	蒲团	弹弓
29	鹦鹉	无花果	轮椅	抽屉	拳头
30	矶鹬	芒果	游艇	钢琴	斧头
…	……	……	……	……	……
最末 5 个					
51★	鸵鸟	坚果	滑雪板	画儿	脚
52	山雀	葫芦	滑板	柜橱	小汽车
53	鹌鹑	橄榄	独轮车	花瓶	玻璃
54	企鹅	泡菜	滑水板	扇子	改锥
55	蝙蝠	西葫芦	电梯	电话	鞋

★因为列举的项目总数在 50 和 60 之间变化，中间和最低等级的编号与原来所有的范畴等级并不一致。

图 1.3 从 Rosch 的样本合格性等级实验中选出的一些样本（Rosch 1975）

唤起的预期完全吻合。然而，这种预备信息对差样本同一配对却是没有帮助的。事实上，当被试面对企鹅、橄榄、独轮车这些至多只能放在 BIRD（鸟）、FRUIT（水果）和 VEHICLE（交通工具）这些范畴边缘的配对时，带有范畴名称的信息预供反而会迷惑实验中的被试。

好样本、差样本和范畴边界

正如颜色、形状、鸟和交通工具的范畴化所表明的那样，范畴成员身份区分，并非如长期以来哲学家与语言学家所假定的那样，非此即彼。相反，正如为实验中的样本合格性等级划分、识别、匹配和学习任务所证实的那样，范畴成员身份包含了不同程度的典型性。

Rosch 主要想证明范畴是围绕原型形成的，原型起着参照点的作用。至于范畴的边界，Rosch 留给我们的印象是，在范畴边缘之外的某一个不确定的点上或区域上，范畴以某种方式淡出，以至于无。这并非以某种幼稚的方式谈论范畴时的想法。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倾向于把范畴想像成一些箱子、抽屉或某类有围墙的院子——当然是一些有边界的事物。就范畴 BIRD（鸟）而言，即使可能需要一点儿动物学知识，确定边界的位置似乎还是非常容易的。

然而，当我们跟着哲学家 Max Black 来思考他发明的想像中的"椅子博物馆"时，我们的这种信心就会随之渐渐减弱。按照 Black 的说法，这个博物馆包括：

> 一系列质地差别极不明显"椅子"。在包括也许是上千个展品长列的一端，可能是一把 Chippendale 牌椅子，而另一端，是一小块没有明显特征的木头。任何"正常"的参观者在观察这个系列时都会发现要在椅子与非椅子之间"划一条界线"是极端困难的。
>
> (Black 1949：32)

Black 对他的椅子博物馆的解释表明，聚集在一起的椅子可以并且应该看作是一个在椅子与非椅子之间存在一种过渡地带而不存

在明确边界的连续统一体。这种观点与我们本章开头时的观察好像是相冲突的。本章的开头认为,像房子、书、椅子这些具体事物的边界是得到明确的界定的,而且很容易识别,而模糊边界与过渡地带只限于像膝盖、雾和山谷这类项目以及像长度、温度和颜色这类阶(scale)。

在这儿,我们必须谨慎,不要混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边界和过渡地带。一种过渡地带来自这种观察:有的具体实体在现实中没有明确的边界——膝盖及身体的其他部分,这也适用于雾、雪和类似的天气现象及像山谷或山这种地貌。然而,在 Black 的椅子博物馆中,参观者面对的却是一种不同的过渡带,因为博物馆中的每件展品都是有绝对明确界限的实体。在椅子博物馆中,相互融合的不是实体而是实体的范畴,而这些范畴则是认知分类的结果。因此,模糊的不是实体的边界而是这些认知范畴(在这儿是椅子与非椅子)的边界。为了区别这两类不同的模糊,我们将把术语"含糊实体"(vague entity)和"含糊性"(vagueness)限用于第一类(膝盖、雾、山谷)而把术语"模糊范畴边界"(fuzzy category boundaries)和"**模糊**"(**fuzziness**)限用于第二类,也就是 CHAIR(椅子)等等的范畴边界。

然而,因为事实上存在着含糊性(vagueness)和模糊性(fuzziness)的重合,这个问题甚至更复杂。这对于第二类实体就是这样,正如哲学家 Willard Quine 所观察的那样,他发现 MOUNTAIN(山脉)这个范畴:

> 在包括了多少地带以后才能算是毋庸置疑的山脉这一点上是含糊的,而在高到多大程度的高地可算作是山的范围这一点上也是模糊的。 (Quine 1960: 126)

换言之,山这类实体之所以是含糊的,是因为作为单个的实体,它们的边界是没有明确界限的;而认知范畴 MOUNTAIN(山)(或者 KNEE(膝盖)、FOG(雾))之所以是模糊的,原因在于它也没有明确的边界。

总之,我们可以说,我们对范畴化的认知背景更深入的理解大大改变了我们原来把实体三分的看法,那种基于一种"朴素的现实主

义"[6]的看法把实体分为三类：（一）边界明确的生物体和物体、（二）有含糊边界的实体和（三）按阶（scale）区分的实体。从认知的角度看，这些区分和由此而引发的对含糊性的讨论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所有种类的实体和像颜色这种自然现象是根据原型范畴在概念上进行组织的，而原型范畴的边界不像是明确的，而是模糊的。

范畴边界的模糊性质，这种在直觉上似乎令人信服的概念，怎么才能进行实证研究？这就是 William Labov 用杯子和类似杯子的容器所做的一系列实验中的任务（Labov 1973，1978）[7]。从 Black 关于椅子博物馆的解释出发，Labov 得出了如下结论：

> 含糊性（vagueness）[也就是我们术语中的模糊（fuzziness）]的主观方面可以认为是这个词语在是否指称上缺乏确定性；这也可能转变为一个特定的说话人实例实际上使用这个词的一致性。 (Labov 1973：353)

如果在一个实验中所有的被试都把一个对象叫做椅子，那么一致性是100%。如果一半的被试对某一对象是否仍然是椅子有所怀疑并因此不把它叫做椅子，那么，一致性的值就下降到50%。如果几乎没有被试认为一个对象是椅子并拒绝把它叫做椅子，那么一致性值则将接近于零。Labov 实验的实际试验过程非常简单：给被试出示如收集在图 1.4 中的杯子与其他容器的线条画。这些画一个一个地展示并要求被试对它们进行命名（在分析中忽略了被试提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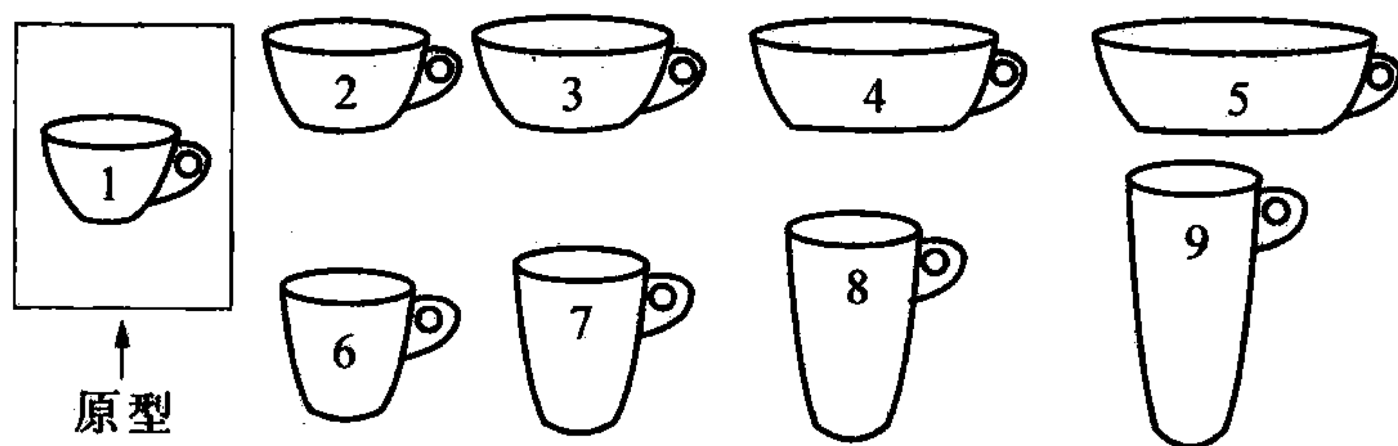


图 1.4 Labov（1973：354）使用的一些类似杯子的物体的图形（第 5 号是重画的；在那个实验中也用了无柄或带两柄的变化图形）

额外的描写性细节）。

命名任务的结果按一致性进行分析并表现为“一致性曲线”。图1.5表现的是对出现在图1.4上排的容器的一致性图表。正如用杯子命名的曲线图所表示的那样，对于1号容器的一致性是100%，但向5号容器递减。图1.5还包含了一条用碗命名的互补曲线。这条曲线说明，Black的椅子博物馆是相当非现实的，因为他只对比了椅子和非椅子。相反，Labov的实验表明，在实验室和日常的范畴化情境中，我们一般不只是在两个范畴“X”和“非X”之间作出区分，而是可以随意使用两个或几个名称使我们能够在相邻的范畴之间作出选择，在这个实例中就是CUP（杯子）、BOWL（碗）、MUG（茶缸）和VASE（花瓶）等。所以，把模糊的范畴边界看作是相邻范畴间的边缘地带，比把它看作是向概念真空的过渡，更为现实。图1.5显示，随着对4号和5号容器的杯子一致性值的急剧下降，用碗命名的一致性慢慢开始上升。“模糊边界”这一术语正是用在这种两个范畴之间的边缘地带上显得特别贴切。Labov的实验因此可以看作是对范畴边界的模糊性的第一个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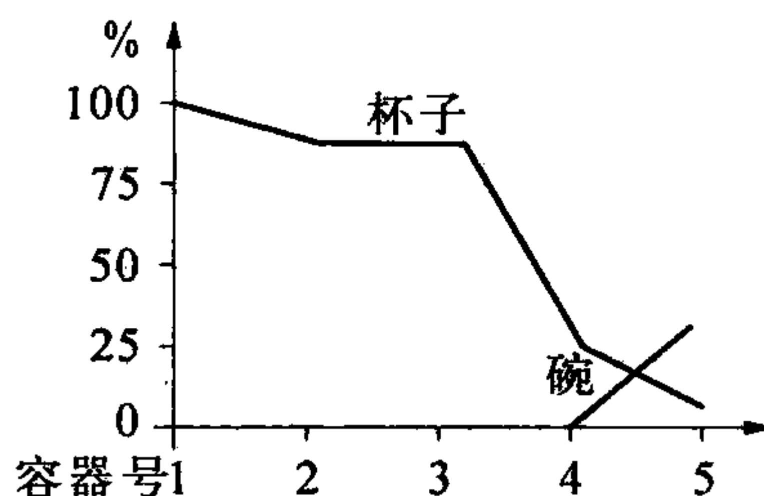


图 1.5 中性语境下的一致性曲线
（引自 Labov 1973）

然而，当我们全面考虑Labov所做的所有实验时，这种模糊性表现出一个新的方面。在（到现在我们一直在集中讨论的）第一个实验中，被试面对的只是图画而没有给予任何背景知识（Labov把这叫做“中性语境”）。在接下来的三个实验中，要求被试想像如下三个场景中的一个场景：(a) 喝咖啡情境，(b) 对象盛有土豆泥的餐桌情境（“食物语境”），(c) 对象竖立在架子上，里边插着折下的花的场景。在后来的实验中，也引入了像瓷器和玻璃这种不同的原料。

把这些变项包括进来的结果是范畴边界的巨大变化。只举一个例子，在食物语境中，3号容器对大多数被试来说就不再是杯子了。

就如图 1.6 所示，尽管它的形状保持不变，但有一半的被试把它叫做碗，对于 4 号容器，这种向碗的转变甚至更为引人注目。Labov 的实验以这种方式表明，范畴边界的模糊性是多方面的，其中语境依赖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这一问题在 1.3 节中将继续讨论；Labov 实验的另一个方面，即他对像宽度、深度和形状度量属性的谨慎地控制的使用，将在下一节中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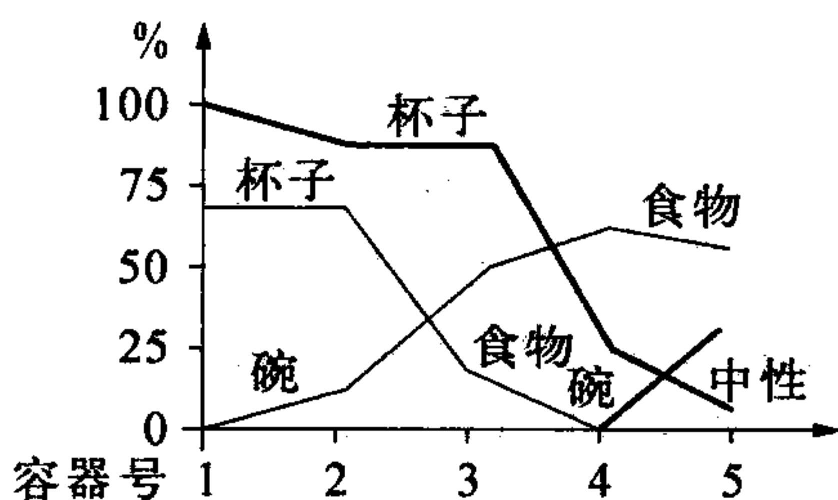


图 1.6　中性和食物语境的一致性曲线(Labov 1973)

现在我们把 Labov 的发现结果与在前几小节中已经出现的关于认知范畴性质的一些观点联系起来：

• 范畴表现的并不是对世界上的现象任意的区分，而应被看作是基于人类思维的认知能力的。

• 不但颜色、形状，而且生物体和实体范畴，都定位于在概念上显著的原型，原型在范畴形成中起着关键作用。

• 认知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也就是说，相邻范畴不是由明确的边界分开的，而是相互渗透的。

• 在原型和边界之间，认知范畴包含的成员，在典型性上可以从好样本到差样本的范围内划分等级。

如果我们承认认知范畴包含原型、好样本和差样本，并且有模糊边界，这表明范畴的内部结构的确是相当复杂的，而且值得我们更详细地考察。

我们以谨慎的措辞来为本节作一小结。认知范畴，正如我们在这节已经讨论的那样，是作为心理概念储存在我们的大脑中的，并以语言中的词来表示，所以人们会认为它们等同于这些词的词义。然而，如果我们考虑一下，颜色词语不仅指称颜色，而且也可以表示政党；鸟不光指有翅膀的生物，而且至少偶尔也指美女；椅子可以指称会议的主席；杯子和碗也可以是体育比赛的奖品，那么，范畴(或曰概念)与词之

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就很清楚了。事实上，一个词指几个范畴是很正常的，或者以通常的语言学术语来说，词是多义的[8]。正像以后的章节(特别是第3、4章)将会表明的那样，认知语言学不但关注各个单个范畴的探索，而且它也讨论以一个同样的词表示的范畴之间的关系。

练习

1. 列举英语(或你的母语)中的基本颜色词语，检查哪些颜色词语只包含一个单词并可自由地应用于不同种类的物体与生物体。用基本颜色词语作为参照点，描写毛衣、T恤衫等的颜色。

2. 选出范畴T-Shirt(T恤衫)、LONG-SLEEVE(T-SHIRT)(长袖(T恤衫))、SWEATER(毛衣)和JUMPER(套头衫)的典型成员。你能想出表现这些相邻范畴之间边界模糊性的衣物吗?

3. 画出原型样本和BOTTLE(瓶子)、GLASS(玻璃瓶)、VASE(花瓶)和BOWL(碗)这些范畴之间的边界线上物体的图画，用它们作为刺激物跟你的朋友或家里人做命名实验。

4. 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那样，物体的含糊与范畴的模糊必须分开。看一看下面的样本并讨论它们中那些包含模糊(fuzziness)或者含糊(vagueness)或者两个方面都包含了：

mountain(山)、*hill*(小山)、*summit*(山顶)、*plateau*(高原)、*valley*(山谷)

tree(树)、*shrub*(灌木)、*flower*(花)

hedge(树篱笆)、*bush*(灌木丛)、*forest*(林子)、*park*(公园)

street(街)、*road*(路)、*avenue*(大道)、*drive*(私人车道)、*highway*(高速公路)

river(河)、*stream*(小河)、*brook*(小溪)、*torrent*(急流)、*firth*(入海口)、*estuary*(河口)、*spring*(泉)

5. 范畴原型的名称会在那些边缘样本之前出现在脑子里。以两个非正式实验来检验这一假设：请一组朋友尽可能快地说出5种

狗、鸟、树和小汽车；将被试提到的项目列出来，添加一些其他合适的项目，并将这张扩展的列表给第二组看，要求列出样本合格性等级。比较结果，讨论两个测试差异的原因。

1.2 范畴的内部结构：原型、属性、家族相似性和完形

如果认知范畴是由原型和边缘成员、由好样本与差样本组成的，那么，它们是如何区别，又是如何互相联系的呢？属性的列举与分析似乎提供了分析范畴内部结构的这些方面的好方法，而家族相似性这个概念作为一种理论上的解释也很有用。范畴化中生物体与实物的"完形"这一富有吸引力却研究得相对没那么完备的因素也将提出来进行讨论。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认知范畴被贴上词的标签，而词则排列在词典中。所以，从词典的词条中寻找关于范畴内容的信息也就再自然也不过了。下面是词典中对几种鸟的定义的几个例子：

知更鸟　一种小而棕色的欧洲鸟，胸部红色。（《牛津现代高级英语词典》(OALD)）

鹦鹉　一种热带鸟，喙弯曲，羽毛色彩鲜艳，可以教会模仿人类说话。（《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第四版(LDOCE4)）

鸵鸟　鸵鸟是一种很大的非洲鸟，不会飞。腿长，颈长，头小，羽毛大而软。（柯林斯伯明翰大学国际语料库(COBUILD)）

从范畴化的角度看，这些词典里的定义提供了两类信息。首先，它们提供了包含知更鸟、鹦鹉和鸵鸟的范畴的名称（在这个实例中是鸟）。这个范畴的名称又反过来表明了大部分鸟共有的属性：有羽毛、两腿、两翅膀、一喙，下蛋。词典的词条主体列举了讨论中的特定项目的特性。这样，知更鸟的特征就描写为：小个儿、棕色、胸部羽毛红色。这些特性明确地把知更鸟与BIRD(鸟)这个范畴中如鹦鹉和鸵鸟这些其他成员区别开来。所以，知更鸟、鹦鹉和鸵鸟既有用以把它们联系成

一个同一范畴的特性，也有把它们相互区别开来特性。把共有的与区别的特性集合起来，似乎提供了一种描写范畴内部结构的可行途径。

然而，还存在一些问题。词典中的定义是为实用目的而写的，而并没有考虑系统的语言与认知的分析。词典学家无妨忽略一些不言自明的当然特性，或者，他们可以用限定表达或“迂回”（“hedges”，译注：指限定或者补救的手段），比如通常（鹦鹉“通常”有色彩鲜艳的羽毛）来修改他们的定义。一种更系统的语言学方法不仅必须填补这种定义上的空缺，如给知更鸟的定义加上：它唧唧而鸣；给鸵鸟的定义加上：它跑得很快。而且，语言学的分析还必须明确特性（property）或（用更技术化的术语）**属性**（attribute）这个概念。

关于在词典词条中使用的属性，从“特点”或“典型的方面”这种相当含糊的意义上来理解它们也许是相当充分了。但站在一个理论性更高的立场上来看，必须再问一个问题：把属性看作是必要的还是非必要的？这一区别首先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他对比了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偶然属性”。本质属性的概念产生了所谓的“范畴观”或者“正统观”，这是一种为结构主义和转换生成语言学家所坚决捍卫的立场[9]。根据这一观点，范畴是由必要和充分条件的有限集合来定义的。这些条件被认为是边界明确、具有“离散”的特征（或者**本质特征**（essential features），我们也会这样称呼它们），这些特征可以出现或不出现。就 BIRD（鸟）这个范畴而言，这就意味着一种生物只有有两只翅膀和两条腿、一个喙、有羽毛并下蛋（这些是必要条件），它才能是鸟。另一方面，如果一种生物具有所有这些本质特征，这也足以把它归为鸟类。

这种对属性与范畴化的僵化观点，应用于我们在 1.1 节中介绍的包含好样本、差样本并带有模糊边界的认知范畴时，必然会陷入困境。要处理这些经验原型范畴，我们需要一种与正统观提供的大不相同的属性概念。下面对鸟属性的讨论将举例说明这个问题。

属性、好鸟与差鸟：一个实例

我们的起点是收集到的>ROBIN<（>知更鸟<）属性清单，在

Rosch(1975;见图 1.3)的实验中,知更鸟列为 BIRD(鸟)范畴最好的样本。这样做的想法是,这个清单是可以得到的最接近 BIRD(鸟)的"原型的"属性清单,从而它很适合于用来与那些合格性更低的范畴成员进行对比:

1. "下蛋"
2. "有两翼与两腿"
3. "有喙"
4. "有羽毛"
5. "会飞"
6. "有瘦而短的腿"
7. "小而重量轻"
8. "有短尾"
9. "啾唧/唱歌"
10. "有红色的胸"

这个清单基于词典对*知更鸟*与*鸟*的定义,但也为从实验中被试收集的属性所证实(Hampton 1979)。更确切地说,这儿列举的是词典编纂者和普通人(被试)认为在谈及知更鸟时值得提及的属性。这种清单将永远不会穷尽(例如,我们的描写就没有提及知更鸟吃何种食物),而且清单中的项目往往是交叉的(在我们的实例中,2 号和 6 号,二者都指鸟的腿,而 4 号和 10 号,二者又都指鸟的羽毛)。然而,尽管这些缺点对出身正统的语言学家来说可能是难以理解的,这些属性似乎还是暂时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主义方法,以此来描写对知更鸟范畴化时使用的特性。

如果我们试着把收集到的知更鸟的属性用于 BIRD(鸟)范畴的中处于 Rosh 等级实验中得分高的其他成员,比如,＞SPARROW＜(＞麻雀＜),＞CANARY＜(＞金丝雀＜)和＞DOVE＜(＞鸽子＜),我们发现,除红胸外,麻雀与金丝雀拥有全部我们为知更鸟收集的属性。鸽子不啾唧或者唱歌,并在个头与体重上超过其他三种鸟。要不然,就共有所列属性了。所以,至少"下蛋"、"有喙"、"啾唧/唱歌"这几个属性,以及所有与翅膀、羽毛和飞的能力有关的属性,最后,"瘦而短的腿"和"短尾",都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与 BIRD(鸟)范畴中的中心位置有关系。

现在举一个没有那么合格的鸟的例子,比如＞PARROT＜(＞鹦鹉＜)。如果我们再检查一下我们的清单,鹦鹉在如下几点上与知更鸟相像:下蛋,有喙,两只翅膀,两条腿,有羽毛,能飞。然而,与

知更鸟相比，鹦鹉有相当粗壮的腿，大多数鹦鹉比知更鸟大得多且有相当长的尾巴。并且鹦鹉当然不啾唧或唱歌。

最后，当我们考虑＞OSTRICH＜（＞鸵鸟＜）（当然，它被列为BIRD（鸟）范畴的差样本）的属性时，我们发现，在我们短短的清单中，它所共有的属性只有下蛋，有两腿和羽毛，它还有某种喙。

总之，似乎存在一组表征"鸟性"重要方面的属性。这些属性在本质上往往相互联系，也就是说它们同现。一种有翅膀和羽毛的生物比一种有皮毛与四腿的生物更有可能会飞。满足了这些属性的鸟类在范畴中有特别凸显的位置。鸟范畴的中间样本和差样本与那些原型样本之间的不同在于如下这两个方面：或者在一个或多个属性上稍稍偏离了一般标准（如鹦鹉的腿和尾）；或者有些属性完全缺失（比如，鸵鸟不会飞）。

属性的分布表示为矩阵图 1.7，加号表示属性显现，减号表示属性缺失，加号/减号表示与属性预期形式或大或小的偏离。因而，这个矩阵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属性的"是/否"表现形式（与正统观相对应）不能充分地表示鸟的属性而且必须修正以包括对属性的中间判断。

属性	范畴成员				
	＞知更鸟＜	＞麻雀＜	＞鸽子＜	＞鹦鹉＜	＞鸵鸟＜
下蛋	+	+	+	+	+
有喙	+	+	+	+	+
有两翼和两腿	+	+	+	+	+/−
有羽毛	+	+	+	+	+
小而重量轻	+	+	+/−	+/−	−
会飞	+	+	+	+	−
啾唧/唱歌	+	+	+	+/−	−
有瘦而短的腿	+	+	+	+/−	−
短尾	+	+	+	+/−	−
红胸	+	−	−	−	−

图 1.7　样本合格性和 BIRD（鸟）范畴中的属性分布

尽管乍看之下可能不明显，但“偏离”与“缺失”的属性还是可以看作是不同的问题并在认知研究中以不同方式有所提及。因为属性的缺失(像在＞鸵鸟＜这个实例中)看起来是更为严重的问题，它将首先得到处理，而偏离的属性(正如我们对＞鹦鹉＜的观察)将在以后讨论。

家族相似性原则

鸵鸟这一例子的矛盾之处在于，尽管它与像知更鸟这种原型鸟只共有很少的几个属性，我们还是乐于把它叫做鸟。但正如上文中词典定义所表明的，用来描写＞鸵鸟＜的属性并不缺乏，这些属性中，有的(“很高”，“跑得很快”)似乎与我们关于鸟的观念不相容，而有的不相容性则少些。拿“长脖子”来说，你会发现此属性除适用于鸵鸟之外，还适用于红鹳和白鹳(尽管不适用于知更鸟)。或者就“大而软的羽毛”这一属性而言，它也许让你想到天鹅，而另一些词典提供的别的关于这一属性的说法，也就是“装饰性的羽毛”，则意味着与孔雀，也许甚至与鹦鹉(虽然不是与麻雀)之间的联系。

然而，正像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他被广泛引用的关于范畴 GAME(游戏/比赛)章节所表明的那样，在别的范畴中，项目之间甚至更不相似：

> 例如考虑一下我们称之为“games”的事件。我的意思是棋盘游戏(board-games)、纸牌游戏(card-games)、球赛(ball-games)、奥林匹克比赛(Olympic games)等等。它们全部有什么相同之处吗？——别说：“一定有某些共同之处，不然我们就不把它们都叫做‘games’”——只看一看并寻找对它们全部来说是否有任何共同的东西。——因为，如果你看它们，你不会看见它们全部都共同的东西，而只会看到相似性，看到相互关系和它们的整个系列。重复一下：别想，只看！——例如，在棋盘游戏中，用它们各种各样的相互关系。现在转到纸牌游戏，在这

> 儿，你发现许多与第一组的对应，但很多共同的特性消失，一些别的特性出现了。当我们再转到球赛，保留许多共同的特性，但很多特性又丢了。——它们全都“有趣”吗？那么比较一下国际象棋和圈叉棋。是否总是有输赢，或者总是对抗比赛？那么考虑一下单人玩的牌戏(patience)。球赛是有输赢的，但当一个儿童把球扔到墙上再把它接住，输赢这个特征就消失了。看一看靠技巧与运气来玩儿的部分；再看一看下棋的技巧与网球技巧之间的区别。现在思考一下骑骏马(ring-a-ring-a-roses)这类游戏，出现在这儿的是娱乐成分，但有多少别的特征消失了啊！我们也能以同样的方式检查许多许多别组游戏；我们看到相似性是如何出现与消失的。
>
> (维特根斯坦 1958：66 以次)

维特根斯坦的结论是：各种游戏是由交叉的相似性网络联结起来的，他把这叫做**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在某种更抽象的层次上，家族相似性原则已经被定义为一个按下面这种分布方式排列的项目集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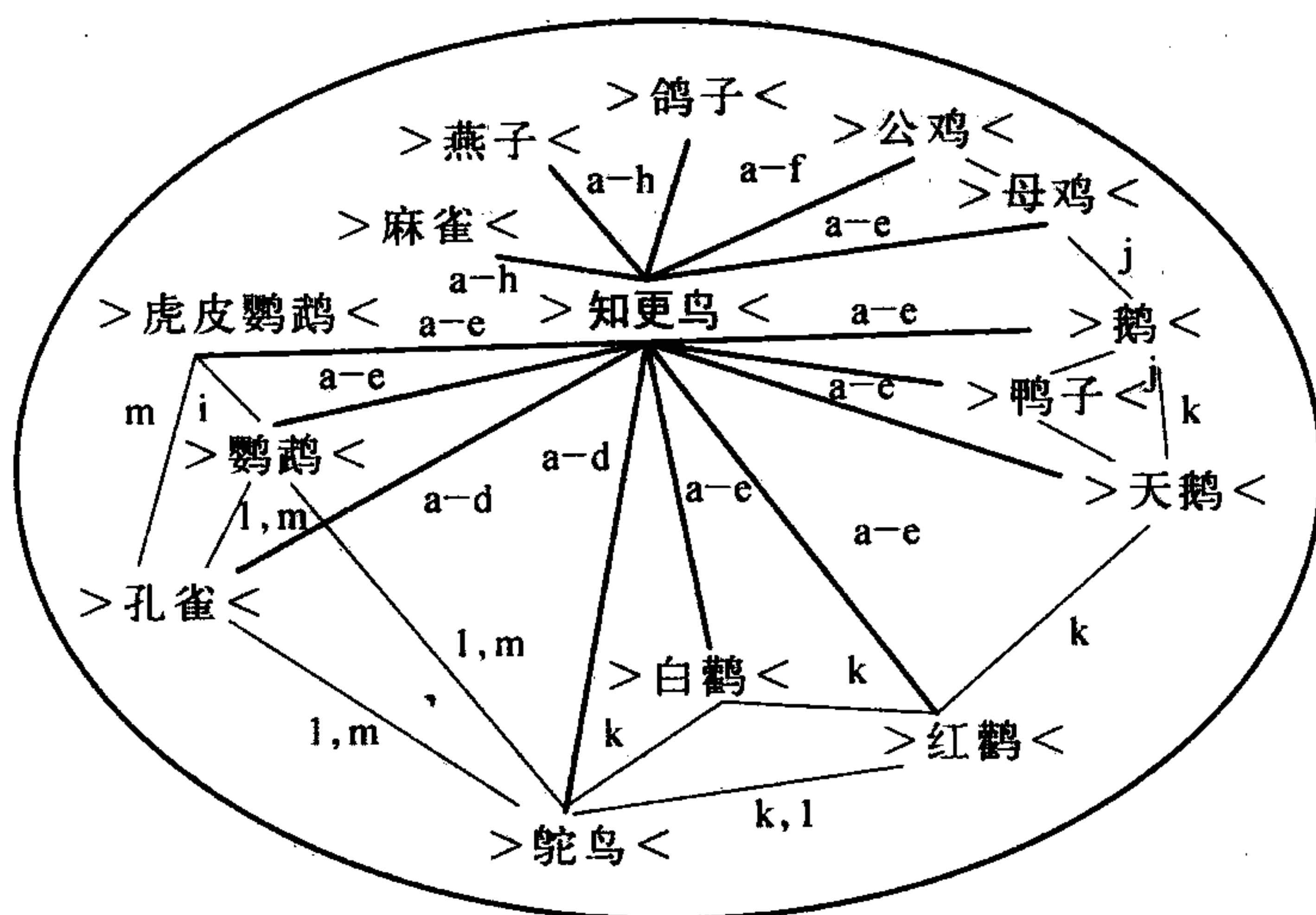
项目	属性	交叉的相似性
1	AB	A B
2	BC	B C
3	CD	C D
4	DE	D E

用 Rosch 和 Mervis (1975：575)的话来说，“每个项目与一个或多个其他项目，有至少一个，也可能是几个共有的成分，但是没有，或者很少几个成分是为全部项目所共有的。”

维特根斯坦的解释和 Rosch 及 Mervis 提出的定义，二者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那就是为了表明家族相似性原则开辟了一条不同于正统观的道路，因为正统观认为属性必须为全部范畴成员所共有，属性必须是“全范畴的”。这在对像 GAME(游戏/比赛)(维特根斯坦的例子)和 FURNITURE(家具)、VEHICLE(交通工具)、FRUIT

(水果)等 Rosch 和 Mervis(1975)研究过的“上位范畴”的分析中可以得到最深刻的说明。就如我们将在后面的 2.2 节中看到的那样，上位范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家族相似性是不足为奇的。

当我们考虑像 BIRD(鸟)或者别的更具体的范畴如 CAR(汽车)、TRUCK(卡车)、AIRPLANE(飞机)、CHAIR(椅子)、TABLE(桌子)和 LAMP(灯)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正像我们在 BIRD(鸟)这一实例中所观察到的那样，甚至像＞鸵鸟＜这种非常差的范畴样本(我们还可以加上＞企鹅＜)也有一些与所有其他范畴成员共同的重要属性。当然，＞知更鸟＜和＞麻雀＜这种好样本完全拥有整个属性集束，所以它们的属性中只有一些是依赖家族相似性原则的。这种情况在图 1.8 中得到说明，在这儿，属性是用线条表示的。



全范畴属性选
(a) 下蛋
(b) 有喙
(c) 有两翼和两腿
(d) 有羽毛

家族相似性属性选
(e) 会飞
(f) 小而体重轻
(g) 啾唧/唱歌
(h) 腿瘦/短
(i) 养在笼中
(j) 饲养以使用其肉、蛋、毛
(k) 长颈
(l) 有装饰性羽毛
(m) 有醒目的颜色

图 1.8 鸟范畴的共同属性选与家族相似性选

正像鸟的情况那样，CAR（小汽车）和 CHAIR（椅子）这种范畴的成员（也就是各种汽车和椅子）比上位范畴 VEHICLE（交通工具）和 FURNITURER（家具）的成员（也就是各种交通工具和各种家具）共同拥有多得多的属性。本书的 2.1 节将为此提供解释。

然而，不管家族相似性的重要性在不同个体范畴上产生多大变化，都不影响其中原则的解释力。关键在于家族相似性可以解释：为什么即使属性不是为全部范畴成员所共有，也就是说即使根据正统观它们不是本质属性，这些属性也参与到范畴的内部结构。鸵鸟之所以是鸟，不只因为它有羽毛、下蛋，像知更鸟（在图 1.8 中以粗线条表示）；范畴成员身份也为这种事实所支持，即鸵鸟有像红鹳的长颈，像孔雀的装饰性羽毛（见图 1.8 中的细线）。这样，在确定范畴成员在范畴中的位置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考虑为该项目提出的任何可感觉到的属性。这是 Rosch 及其同事所作的属性列举实验和基于这些实验的典型性等级的理论背景。

属性列举及属性基础上的典型性等级

假如我们似乎轻而易举就能想起熟悉的物体和生物体的属性，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相当简单的实验过程收集那些属性，而此实验过程可以很容易地应用于大量的被试。在 Rosch 和 Mervis (1975)所作的属性列举实验中，他们给每个被试（400 个美国心理学学生）6 张在顶端写有实验项目的纸。被试用 1 分半钟时间写下所有他们能想到的属性。为了去掉某一项目的那些明显假的或者错误的属性或意义上太空泛的答案，两名检查员对这些属性清单进行了检查。

使用的试验项目选自图 1.3 描写的在样本合格性等级中得到的清单，包括由 20 个不同等级范畴成员组成的集合，FRUNITURE（家具）、VEHICLE（交通工具）、FRUIT（水果）、WEAPON（武器）、VEGETABLE（蔬菜）和 CLOTHING（衣服）这些范畴每个范畴为一个集合。从＞椅子＜到＞电话＜（家具），从＞小汽车＜到＞电梯＜

(交通工具),从＞橙子＜到＞橄榄＜(水果),一共试验了 120 个项目。

这个实验有两个目的:证明家族相似性(见上文)这一概念;对 Rosch 和 Mervis 来说更重要的是,提供基于属性的典型性等级(比起 Rosch 和 Mervis 自己的术语"家族相似性尺度"来,这个中性术语更合适)。然后,这些典型性等级可以用来证实早先的样本合格性等级。

属性基础上的等级是如何计算的?撇开数学上的细节,可以区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对属性进行"称量",也就是说,确定 20 个被测试的范畴成员中有多少成员列举了每一个属性。如果一个属性为全部范畴成员所共有,那么给它 20 分的最高分(如在交通工具实例中的"运输手段"这一属性)。一个属性只为一个范畴成员列出(试想一下"安装在建筑物内"这一属性只适合于＞LIFT＜(＞电梯＜)或＞ELEVATOR＜(＞电梯)＜)时只得 1 分。适用于几个但不是全部范畴成员的属性被给予中等得分。得到的结果就是称量过的属性清单。

在第二步中,把为每一个范畴成员列举出的所有属性的分量累加起来并排成等级排序(实际的过程要更复杂一些)[10]。有许多具有共有所以也是分量重的属性的范畴成员,像 FRUIT 这个范畴中的＞橙子＜或者＞苹果＜,在总体上获得很高的等级;而像＞橄榄＜这种与别的范畴成员只共有很少几个(如果有的话)属性的范畴成员则得分很低。对比一下属性基础上的等级排序与样本合格性等级,这两类等级显示出高度的相关性。

这种相关性可以从两个方面用来证实原型范畴的概念。一方面,范畴由好成员与差成员组成这一假设再也不只是依靠对样本合格性等级的直觉判断,现在,这一假设还能与大量的属性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好样本与差样本这一概念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属性在范畴成员中分布得那么不均匀。好样本与同一范畴中的其他成员有许多共同的属性,而差样本或边缘样本与同一范畴的其他成员只共有很少的属性。

但是，正如我们从这一节开头讨论的那些词典词条定义中所知道的那样，属性的范畴内联系只表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区别性属性的问题，即一个范畴的成员，不管是好样本还是差样本，是否与其他相邻范畴的成员拥有共同的属性。这一点在进一步的属性列举实验中得到检验。在这个实验中，CAR(小汽车)这一范畴中的好样本与差样本和TRUCK(卡车)、BUS(巴士)和MOTORCYCLE(摩托车)这些范畴中的成员进行对比。结果显示，不同范畴的好样本之间的属性交叉区最小，而不同范畴的差样本或边缘样本之间的属性交叉区却大得多。换言之，原型小汽车，比如一辆轿车跟原型卡车共有的属性，比一辆客货两用轿车跟原型卡车共有的属性要少；一辆轿车跟原型摩托车共有的属性，比一辆三轮车跟原型摩托车共有的属性少。

考虑问题的两面，我们可以把原型范畴的属性结构小结如下：

- 认知范畴的原型成员拥有最多的与这一范畴的其他成员共同的属性，而拥有最少的与相邻范畴的成员同现的属性。这意味着就属性而言，原型成员与其他范畴中的原型成员的区别最大。

- 差样本(或曰边缘范畴成员)跟范畴中的其他成员只共有很少量的属性，却又拥有同时也属于别的范畴的属性，当然，这只是“范畴边界是模糊的”的另一种说法。

属性和维度

回顾图1.7那个鸟属性矩阵，Rosch和Mervis显然确已解决了当研究>鸵鸟<及鸟范畴的其他差样本时出现的属性“缺失”问题。但这还留给我们“偏离”的实例，也就是其属性不符合预期标准的那些范畴成员。这种“偏离实例”大部分包含与**维度**(dimensions)有关的属性，如“大小”、“重量”、“(尾巴的)长度”和“(腿的)粗细”。这把我们带回到Labov的杯子和碗的讨论中，这些杯子与碗我们在1.1节讨论模糊范畴边界时已经讨论过。在为他的实验选取那些杯子及像杯子的容器时，Labov可以依靠“宽度”、“高度/深度”和“形状”，也就是

依靠那些被广泛接受的维度类型的"逻辑"特性，而不必陷自己于变化无常的经验主义属性列举。在这个方面，他比 Rosch 和 Mervis 更认同那些传统的语言学家。维度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在控制的条件下可以改变它们，而这种变化也可以容易而明确地以线条画表现出来。这可以在图 1.4 中得到说明，为方便起见，在这儿重复为图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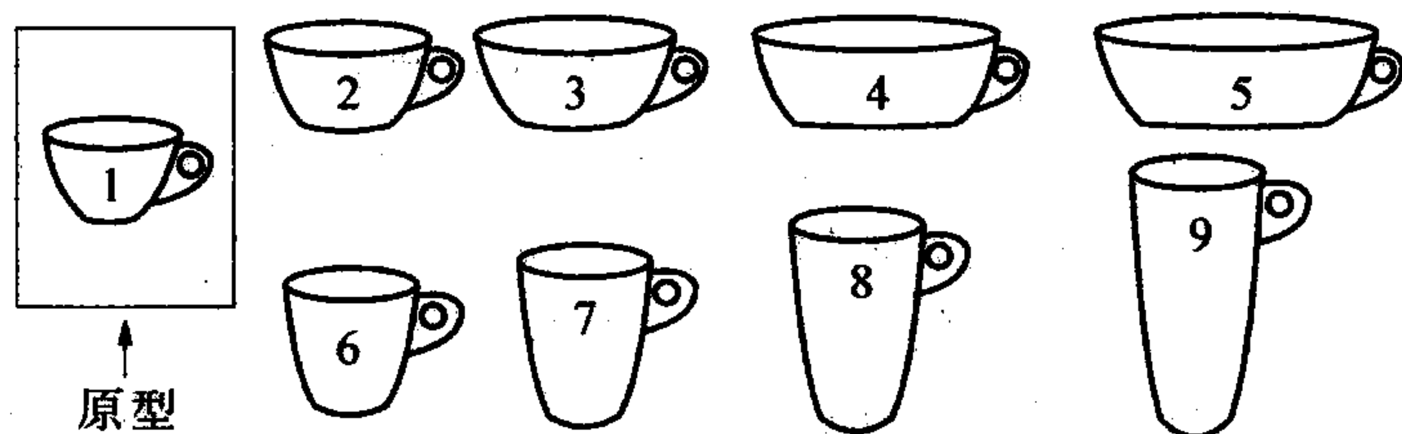


图 1.9　Labov(1973：354)使用的像杯子的物体的图画选(5 号图是重画的)

图中维度的变化基于 1 号这个"原型的"杯子。在上一排，容器的高度(或曰深度)保持不变而宽度却从一个容器到另一个容器系统性地逐渐扩大。相反地，在第二排中，容器的宽度是相同的，却从左到右变得越来越深。Labov 使用的度量变化还涉及容器的形状，包括圆柱体和截去顶端的圆锥体等(在图 1.9 里未加以表现)。另外，他还使用"语境"或"功能"("中性/咖啡/食物/鲜花语境")、"质料"(玻璃、瓷器)和"柄的有/无"这些属性，初看起来，它们都是"非度量"属性。

为使这些各种各样的属性跟维度统一起来，Labov 把他实验容器的特定宽度/高度比例定义为宽和高维度上离散的值。以同样的方法，与语境、质料和手柄有关的属性也被解释为维度上的值：把中性、咖啡、食物和鲜花语境定义为"语境"这一维度上的值；把玻璃、瓷器定义为"质料"这一维度上的值；把手柄的有无定义为"手柄"这一维度上的两个值。

在实际的实验结果中，也就是在对特定容器使用杯子或者碗或茶缸时，这些属性值是如何显示出来的呢？按照 Labov 的说法，这

些词的使用反映了实验被试对"已称量过的"接受度判断。这些判断在这种意义下得到称量：即有关属性的不同值引导被试为实验中的容器选择不同的名称。如果"原型的"杯子(1 号容器)被全部被试叫做杯子，这一判断可以与这一事实相联系：即 1 号容器表现了中性语境中理想的宽度/高度比例。2 号容器依然压倒多数地被称为杯子，因为它表现了非常相似的宽度/高度比例。与此相反，4 号容器被评定为杯子的边缘实例，因为它的宽度/高度比例明显不同于理想的值。如果杯子这个词的使用在咖啡语境中为被试所扩大而在食物语境中被缩小，那是因为宽度/高度比例与"语境"维度上各自值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这种三向相关性还可以表示为一致性曲线(如图 1.5 和 1.6 所示)，而更复杂的互动只能由数学公式和概率计算来把握，这已超出了本导论的范围(见阅读注解 7)。

尽管如此，Labov 的目的和所使用的方法本应该变得非常清楚。从那些至少理论上可以看作是维度值的属性出发，他克服了逻辑观离散属性的内在限制，而这也似乎是他比 Rosch 和 Mervis 更进一步的地方。在称量过程中，度量值因而互相联系起来，而在这儿他的方法也与 Rosch 和 Mervis 的操作程序最为接近。

范畴内部结构和完形

在对比属性基础上的典型性等级和样本合格性等级(即直接典型性等级)的时候，我们认为后者的基础是直觉。但是，问题在于这种直觉可能是从什么衍生出来的。它是否可能依靠某种内部的属性基础上的等级呢？从"朴素"的观点上来看，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当我们面对一只动物时，我们几乎不会通过估量特定的属性来开始对它进行范畴化，除非它有像斑马的条纹或大象的牙这种显著得让我们感到惊讶的属性。对于大多数生物体和实物来说，特别是那些我们熟悉的，我们好像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对它们进行范畴化的。我们只是从整体上来把握它，进而对它的典型性进行初步评价，因而，后

来才可能考虑特定的属性。

问题在于，这个看似有理的想法，似乎没有可能在控制的实验情境中进行研究，或者说得更直截了当些，好像不可能以实验来排除人们是在一个属性接着一个属性的基础之上来对项目进行范畴化并评价其合格性的。再一次回到 Labov 的命名实验，这种假设的确是言之成理的：那就是被试的判断根据的是杯子或碗的总体印象而不是对宽度/高度比例、质料和语境的内部计算，但也不能排除这种情况。到现在为止，我们不得不满足于不太正式的实验采访的结果。

此种采访中的一些是在房子的范畴化这一语境中进行的（Schmid 1993：121 以次）。这些采访的起点是 Labov 的诱导物体图画范畴名称的方法，把这一方法用于图 1.10 中的建筑物。这个实验的采访部分的目的是收集范畴化过程是怎样进行以及被试是如何体验这一过程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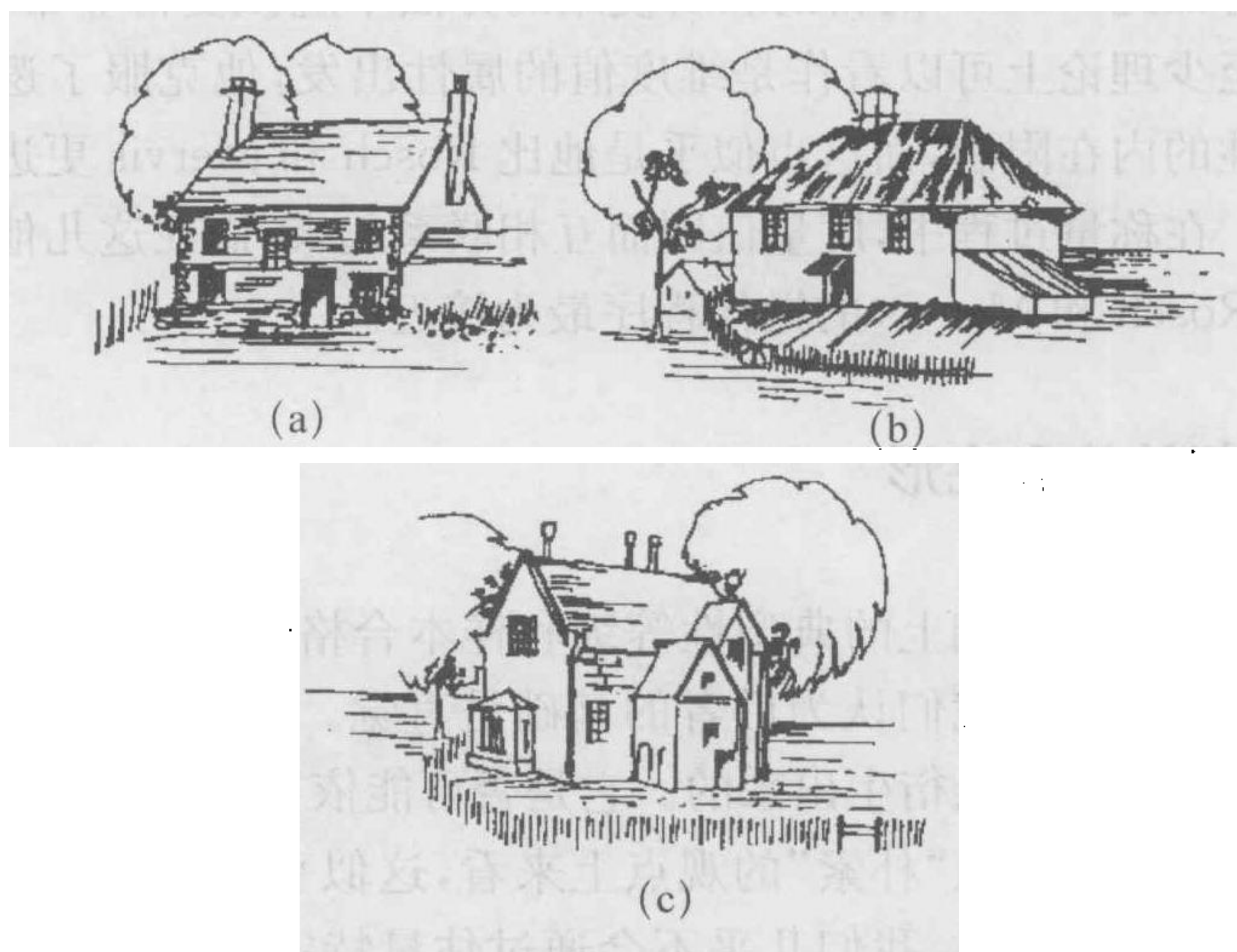


图 1.10　用于范畴化任务的房子样本
（Schmid 1993：151 以次）

被试看一眼这些图画（混入别的图画，一张一张地展示）之后，说出这些建筑的名称。在这一阶段，图(a)和图(b)相当易于范畴化为农

舍，而图(c)被指定为邻近范畴，称为乡村住房或别墅。正像对 Labov 的杯子与碗一样，被试中也不存在完全一致的意见。12 个被试中有 10 个不把图(c)叫做农舍，而只有 2 个把它叫做农舍。当要求说明作出他们范畴化决定的原因时，被试们解释说，他们是根据对图画的总体印象来判断的。这可能表明，有一种内部的样本合格性等级已经在总体的第一印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只有在进一步的思考之后，被试才能明确指出某种独特属性可能引导他们选择所选的名称。选择农舍，对于图(a)而言，似乎是受了质料("石头造的")和其简单却又坚固的结构的影响，而对于图(b)来说，则是受了其茅草屋顶的影响。对于(c)这一建筑物，它异常的宽度/高度比例("太大")和众多的延伸部分，可能帮助大多数被试排除了将农舍作为它合适的名称。

就这些采访现有结果来看，它们证实了最初的假设：范畴化和合格性等级划分可能确实包括了两个阶段：第一步，将物体作为整体的感知(所谓的**整体感知(cholistic perception)**)；(可选的)第二步，对感知到的整体进行某种分解，把它分解成独特的特性或属性[11]。

"感知到的整体"的观念接近完形心理学家提出来的**完形(gestalt)**概念[12]，所以参考一些这些心理学家的发现成果也许是有益的。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完形感知可以回溯到"感知组织的完形律"或"完形原则"，这通常是用线条图和点图案来说明的。这些原则中最重要的是：

- "邻近原则"：个体成分之间的距离小将被感知为它们互相有某种联系。
- "相似原则"：相似的个体成分往往感知为同一个片断。
- "封闭原则"：感知组织往往定位于封闭的图像。
- "连续原则"：若成分之间几乎没有断点，它们将被感知为整体。

个体成分的构造越符合这些规则，越有可能成为外形清晰而没有争议的组织(完形心理学家把它叫做"完整性"(Prägnanz))，也就越适合于完形感知。表现出高度的完整性的样本叫做"好完形"或"好形式"。其中有圆形、方形和等边三角形，它们在 1.1 节我们对形

状的讨论中已经出现过，在那儿，它们是以形状范畴的原型出现的。

然而，尽管形状很重要而使得人们有时候不很精确地把它和完形等同起来，它也只是生物体和物体完形的一个方面。问题在于，完形规则是否不仅对点图和几何形状有效，而且也能应用到复杂得多的生物体与物体外形。

物体的组成部分好像在给物体提供完形时起了中心作用[13]。再审视一下图 1.10 中的(a)和(b)两座农舍，它们由墙、窗、门、屋顶和烟囱组成，这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当我们第一眼看这些图画时，这些农舍在视觉上没有被“拆分”为这些部分，而是作为一个综合整体来感知的。因为这些组成部分是按照完形的邻近原则(所有部分连接在一起)、相似原则(同样的窗子)、封闭原则(所有部分都包含在一个整体轮廓之内)和连续性原则(所有的线条都没有断开)组织的，所以，这种整体视觉感知是可能的。

同样，如果你观察一下此刻目光所及的一些日常用品，可能是椅子、桌子、书架，你会认识到，那些显著的部分对整体作了重要的贡献，而不是首先被看作是一个个单独的部分。其他感知方面如物体的总体比例、质料和颜色跟总体形状及各部分相互作用，以形成完形的整体印象。

在证明了物体是作为完整整体感知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问自己：是什么使得一个完形比另一个完形对范畴来说更具有原型性。在这儿人们进入了一个新领域，因为除了几何形状中的那些好形状之外，这个问题并不是完形心理学家所真正关心的。我们认为，物体的各部分又一次在确立原型的完形中起了重要作用。部分不但促成了物体总体形状的形成，而且与物体的功能相联系，而这种功能对大多数人造物品来说都是该物体存在的理由。同样，一个物体大多数组成部分存在的理由在于该物体所能满足的特殊用途。

以椅子为例，一把椅子的功能相关部分是腿儿、座位和靠背。现在，我们的假设是：椅子的原型完形主要依靠这三个功能部分以最佳功能比例的存在。请看图 1.11 所示的椅子图，图(a)最好地表现原型椅子的完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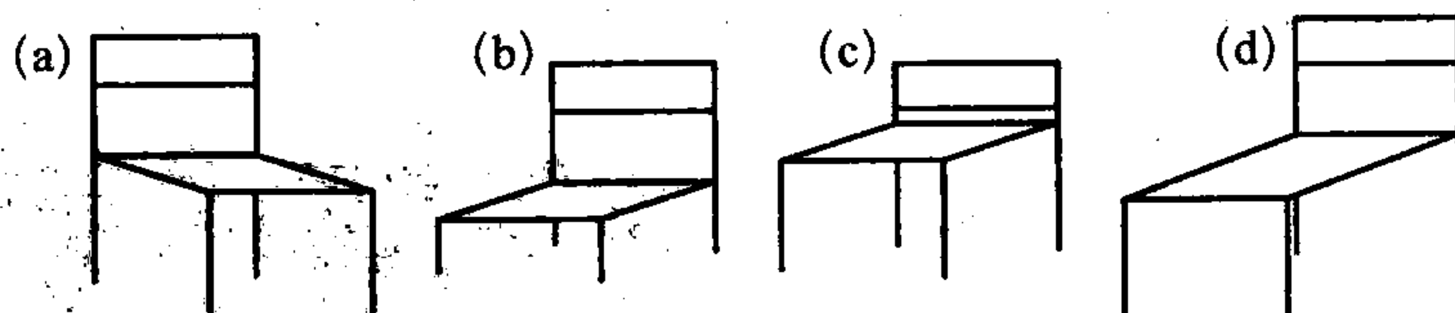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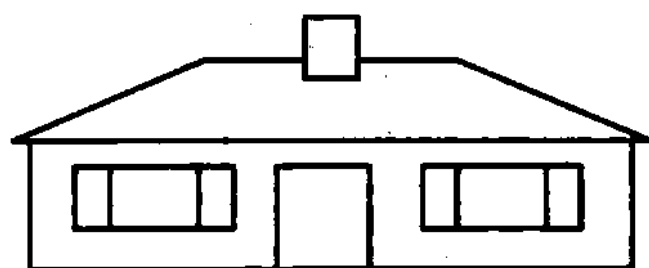
图 1.11 原型的椅子完形和其他椅子

如果我们把鸟的"功能"理解为某种形式的有机生命演示，那么，类似的解释也可以用来说明像鸟这种生物体的完形。这种生命的原型模式会具有这样的特征：在树上和灌木丛上生活的能力，飞的能力，找食坚果、种子和虫子等的能力。设想一下组成部分的功能设计，我们可以从原型完形中预期喙、腿，尤其是翅膀这些组成部分有适当的形式：腿应该有爪子以让鸟抓住树枝，喙应该突出而尖锐以帮助鸟啄食食物，而翅膀的形状也应该符合空气动力学。甚而更重要的是，这些组成部分必须有适当的比例（相对于翅膀以外身体部分的大翅膀，等等）。这可以看作是本节开始（见图1.7）的矩阵中所列属性的翻版。关键的区别是这些功能上平衡的组成部分都整合成一个完形，并作为一个整体来感知。

所有这一切都可能表明，对实物和生物体而言，原型完形尽管是作为一个整体来感知的，但是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向相关的并且主要是视觉上的关键部分的简化。这一观点可以从如下经验中得到证实：简化的图解非常容易把握和范畴化，这种图解近几年越来越多地用于词典中[14]（用于交通信号的图标则更为复杂，因为在这儿这些图画是作为交通工具用来起指示作用的，所以不作讨论）。

我们将坚持这样的立场：即使对实物和生物体而言，简图的有效性也不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应视被图解的词汇范畴的种类而定。请看图 1.12 中选自同一部词典（《朗文当代英语词典》(LDOCE2)第二版，1987）的平房图和农舍图。平房简化为功能组成部分（有墙、屋顶、窗户、门的一层建筑），并仍能容易地识别。相反，农舍的图示则包含了丰富的细节，而这对于易于识别来说好像是必需的，所以事实

上它也比图 1.10 中那些更简单朴素的农舍图更容易范畴化。



平房



典型的英国农舍

图 1.12　平房和农舍：简化的样本与“丰富”的词典图例
（自《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第二版(LDOCE2)，1987）

从这一点可以推断：尽管一所房子完整的比例协调的组成部分可能是很重要的，但是，农舍的原型完形包含的不止是这些。农舍的功能包括这些概念：带来温暖与舒适、处于自然的乡野环境中。换言之，各种与感情和态度有关的特性都包括在内。同样，一幅英国小酒馆的线条画（而且，顺便提一下，没有一部大词典提供了这种线条画）是很难想像出来的；小酒馆的完形特性简直是太丰富了。

或者举另一个简单的例子：玩具熊。要接近玩具熊的原型完形，只给出与其自然模型（棕熊）一致的轮廓图当然是不够的。还有必要指出其柔软性（某种让我们超出视觉完形特征而到达触觉完形特征的东西），而且，也许最重要的是，还有必要指出玩具熊应该是由孩子抱着的，这样才能使对于玩具熊的功能的一般印象完整起来。

这表明，甚至在实物领域，我们面对的也不只是一种完形原型（“简化类型”），还得考虑到某些词汇范畴需要更丰富的视觉表现，而且这又反过来暗示更丰富的潜在的完形原型。当我们考虑到，对于许多词汇范畴（那些笼统地称为“抽象”范畴的词汇范畴）来说，完形感知很大程度上被排斥，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

在此小结一下，我们的完形讨论主要表明如下两点：

• 完形感知似乎的确在范畴化和合格性等级划分中起着重要作用。就论及的范畴而言，完形感知跟研究属性和家族相似性、跟计算属性基础上的典型性等级同样重要。

• 完形在对物体与生物体的范畴化中的作用不必完全归于直

觉，它可以通过选用完形心理学规则并通过考虑像组成部分和功能这种附加方面来研究。

任何对完形特性的研究，哪怕是这儿尝试的初步刻画，也是与心理表现与处理的问题有着紧密联系的，正如好样本和差样本、属性和原型性概念总体来说不能孤立于它们的认知背景一样。这样，一些关于范畴和范畴化中的概念的认知地位的更宽泛评论似乎比较适合作为本节的总结。

范畴、原型、属性和完形的认知地位

对语言学家来说，范畴化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一般潜存于词的使用和语言使用之中。因为语言的产生和理解无疑包括认知过程，因而范畴化一定是发生在我们心智中的某种东西，而由此而来的范畴则可以理解为储存于我们心智之中的心理概念。它们在一起组成所谓的“心理词库”[15]。不幸的是，我们无法直接进入认知现象，所以，关于心理词库各种范畴的种种说法都只能有这种地位：一种或多或少有事实根据的假设。哲学的观点、对人类感觉器官的生理学研究和以语言和其他人类行为为基础的实验证据都可以证明这种假设。

为了避免误解，有两点应该注意。第一，关于认知范畴化假设的数量在理论上是无限的，一定不要把这些假设限定在本节将要讨论的两种范式之内。第二，这些假定的范畴范式不必不加区分地应用到人类范畴化的整个领域，而是可以专用于某些范围和方面。

先说范畴化的“正统模式”，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假说。这个假说认为，范畴是有清晰边界的均质单位，所有成员都可以用数量有限的本质特征来描述其特性（正如前文所讨论的，是一个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的集合）。这一美妙的简单模型常常伴随着这样的哲学假想：这种范畴反映了“真实”世界中的生物体与物体的构造，甚至是由其预先确定了的。问题是这种假说不符合生理学家与心理学家收集的

证据。

与正统模式相反，范畴化的经验原型假说认为，范畴不是均质的，而有一个原型、好样本、差样本和模糊边界。范畴成员并非共有同样的离散属性，但可以通过家族相似性联系起来。就颜色和形状而言，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证据都证实了原型理论。正像在 1.1 节中所表明的那样，颜色范畴和焦点色似乎基于人类感知器官的本性。它们的原型结构也为心理学实验所证实。就生物体与实物而言，只能得到这第二种证据。这个对正统范式和原型范式的简要概述已经表明，采取一种严格的认知观的确是有益的，这种认知观认为范畴化是语言理解与生成的心理过程的基础。这种观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起点，我们现在因而可以更深入地研究并检查原型假说的主要元素：原型、范畴成员身份和典型性、属性、家族相似性和完形概念。

原型

理解原型这一概念，基本上有两种途径。原型可以从范畴化实验中推演出来。例如，范畴的一些成员在联想实验中首先出现在大脑中并在确认任务实验中更快地识别为范畴成员。如果人们把这些成员当作各个范畴的原型，也就引出了像这样的定义："范畴的最好样本"、"显著样本"、"范畴成员身份最清晰实例"、"一个类别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事物"或者"中心和典型成员"（见 Rosch 1978；Lakoff 1986； Brown 1990；Tversky 1990）。

但是，这并不是我们赞同的原型概念。相反，我们认为，如果人们持严格的范畴认知观，就应该把原型定义为一种心理表征，定义为某种认知参照点。从这种真正的认知方式来考虑原型，还不能穷尽心理表征的种类，这样，根据它们适用的范畴，定义的范围可以从"意象"或者"图式"这种更具体的概念到 "范畴表征"或"理想"这种更抽象的概念（来自 Rosch 和 Mervis 1975；Coleman 和 Kay 1981；Lakoff 1986 的定义）。

范畴成员身份和典型性

不同于正统假说中假定的均质范畴，认知原型范畴通常由好成员与差成员组成，并且还包括其范畴成员身份不确定的边缘样本[16]。这不但适用于已经得到证明的原型范畴实例，如那些颜色范畴或者CUP(杯子)、BOWL(碗)、MUG(茶缸)和CHAIR(椅子)，而且还适用于BIRD(鸟)这类范畴，而这类范畴的范畴成员身份的基础确实是像“下蛋”这种离散属性。但是，普通的语言使用者是否拥有用来判定企鹅是否下蛋的百科知识？如果他们没有这类知识，企鹅是否为鸟这一问题只得存疑。而＞企鹅＜将成为BIRD(鸟)这一原型范畴的可疑成员。

即使对明显地离散的均质范畴的最主要实例，如ODD NUMBER(奇数)、SQUAREC(正方形)和亲属关系范畴(MOTHER(母亲)、UNCLE(叔叔)等)来说，也不能把原型结构完全排除在外。实验表明，(Armstrong 等 1983;Fehr 和 Russel 1984)被试事实上的确区分奇数和正方形的好样本与差样本，对MOTHER(母亲)(Lakoff 1987)和其他亲属关系词语也显出类似的反应。

然而，这只适用于“日常”范畴化。在数学和科学的语境中，正统观获得了应有的承认。在这种语境中，可以通过定义把ODD NUMBER(奇数)、SQUARE(正方形)、亲属关系范畴，以及甚至是BIRD(鸟)范畴确立为边界清晰而均质的范畴。换言之，只要还存在需要精确而严格定义的需求，如在科学分类和法律领域，范畴化的正统范式还有广阔的应用空间。而且，这种科学中的离散范畴与日常原型范畴没有理由不应该共存于心理词库中并甚至于互相影响。

属性和家族相似性

Rosch和其他学者从被试那儿收集的属性是一些提供范畴成员信息的陈述。在这种意义上，属性是范畴结构的经验主义研究的主

要部分。

当我们对个体范畴成员的属性清单进行对比时，这种对比被认为是反映了范畴成员之间的相似关系。这种相似关系可以包括全部范畴成员（“全范畴属性”）或者可以只在一些成员之间建立联系。就后一种情况而言，范畴一致性来自家族相似性。

因为范畴的好样本与差样本之间的相似关系是原型结构假说的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它们也是范畴的心理表征的组成部分。但是，以经验主义方法收集的属性却不一定了。因为这些属性是从实验被试那儿诱导出来的，并且这些属性可能是残缺不全而相互交叉的。因此最好把属性看作是一种描写工具而不是范畴心理表征的组成部分。当属性被视为维度之值时，这种谨慎的立场就显得更加明智。因为“大小”、“宽度”、“形状”这些维度可能是具有逻辑头脑的学者强加给属性之上的，所以不一定反映了我们思考周围世界物体的自然方式。

完形

完形这一概念原来是由完形心理学家设想出来的，它被认为是一种对整体感知的解释。我们已经指出了完形与原型范畴概念之间的联系。如果完形是根据完形规则构成的，并且包括一个项目功能上比例均衡的功能部分，那么这个完形就可以认为是“原型完形”。这跟把原型定义为“意象”是一致的，这在上文已经提及。事实上，就那些视觉感知显得很重要的生物体与实物而言，原型完形大大地提高了原型发挥模型或认知参照点作用的能力。

正是在这里，我们认为，应该把范畴化的心理学问题放下，进入下一节去考察一些影响原型和原型范畴形成的社会学上的，或更宽泛的、文化上的因素。

练习

1. 收集下列范畴的属性并区别客观属性和主观联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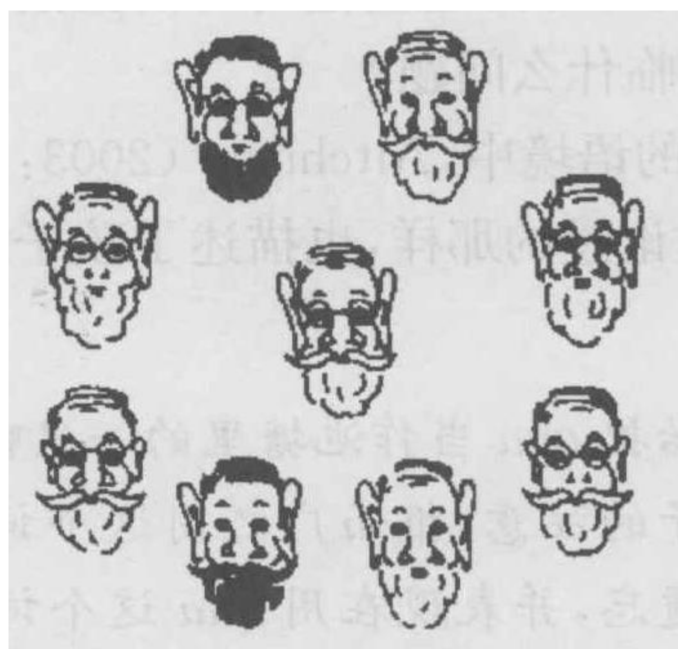
MAN(男人)、WOMAN(女人)、BOY(男孩)、GIRL(女孩)

MANSIDN(大厦)、PALACE(宫殿)、COTTAGE(农舍)、CASTLE(城堡)

BICYCLE(自行车)、MOTORBIKE(摩托车)、CAR(汽车)、VAN(篷车)、LORRY(货车)

JEANS(牛仔裤)、LEGGINGS(绑腿)、TUXEDO(男士无尾半正式晚礼服)、TAILCOAT(燕尾服)、MINISKIRT(超短裙)

2. 看 Armstrong 等(1983: 269)设计的"史密斯兄弟"图。



此图是以何种方式来说明家族相似性原则的？哪些属性是全部兄弟所共有的？

3. 看一看 Wierzbicka(1985: 19 - 36)是如何解释 CUP(杯子)和 MUG(茶缸)的区别的，并说一说你认为她的说法是否说得通。Wierzbicka 认为意义的不同可以归结为对各个物体有目的的使用的不同；用这一观点来说明这些范畴：VASE(花瓶)、BOWL(碗)和 PLATE(盘子)。

4. 讨论作为 GAME(游戏/比赛)的全范畴属性地位的候选对象的"娱乐"、"除了游戏/比赛(game)之外没有别的目的"、"不确定的结果"和"由规则支配"之类的属性。想一想是否还有其他可能性并讨论可能的反例。

5. 图标并不只是线条画。观察交通标志和一些在火车站、公共汽车站或机场里的标志，并解释一下它们是否利用了完形感知。它

们传递了什么附加信息？

6. 请一位或两位朋友画出小汽车、公共汽车、电话、书、瓶子、树、房子和教堂的简图。说一说完形心理规则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这些图画。观察这些对象的视角和有利的位置是否起作用呢？

7. 就 MURDER（谋杀）、MANSLAUGHTER（杀害）；VANDALISH（蓄意破坏）、LOOTING（抢劫）；ASSAULT（攻击）、ASSAULT AND BATTERY（人身攻击）；NEGLIGENCE（玩忽）、GROSS NEGLIGENCE（重大过失）这种法律范畴而言，说一说范畴化的正统观与原型模型对待这些范畴时的区别，当法官必须处理不明确的案例时，他面临什么问题？

8. 在词义习得的语境中，Aitchison（2003：193）像俄罗斯心理学家 Vygotsky 所讨论过的那样，也描述了孩子对 qua（"quack"）这个词的使用情况：

> 孩子一开始把 *qua* 当作池塘里的一只鸭子。然后液体这一因素引起了孩子的注意，推而广之用这个词来指一杯牛奶。但是鸭子并未被遗忘，并表现在用 *qua* 这个词来指一枚印有鹰的硬币。但是后来孩子似乎又不管意义中与鸟有关的部分而只注意硬币的圆的形状，所以又把 *qua* 这个词用来指玩具熊的眼睛。

讨论一下用家族相似性原则可以如何解释这个孩子收集到 QUA 这个范畴中的奇特组合。

1.3 语境依赖与文化模型

> 认知范畴的原型不是固定的，引入特定的语境，它们就可能发生变化；范畴边界也是这样。推而广之，范畴的整个内部结构似乎都依赖语境，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依赖我们的社会与文化知识，人们认为，我们的社会与文化知识被组织进了认知和文化模型。

请读一下这个句子：*He opened the door to face a pretty young woman with a dog in her arms*（他打开门跟一位手里抱着一

只狗的美丽少妇打了个照面)，首先跳入你脑海的是哪种狗？会是德国狼狗还是牧羊犬(这两种狗可能是样本合格性等级中的原型狗)？或者你更倾向于认为是哈巴狗或其他种类的小个儿宠物狗？这些都是可能的选择。这个例子看起来也许是无关宏旨的，但对原型理论来说却有深远的意义。这说明原型远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是认知范畴固定的参照点，而是有随着语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的倾向。

原型和整个范畴内部结构的语境依赖

先从宠物狗这个例句说开去，我们通过一个小小的实验，把这个例句和与狗有关的其他例句作一番比较。请一个一个地念如下四个句子，在每个例句之后稍停片刻，看一看这个句子给你提示的是哪种狗：

1. The hunter took his gun, left the lodge and called his dog.(猎人拿起枪，离开小屋并叫上他的狗。)

2. Right from the start of the race the dogs began chasing the rabbit.(比赛一开始狗就开始追兔子。)

3. She took her dog to the salon to have its curls reset.(她把狗带到美容院给它打理卷毛。)

4. The policemen lined up with the dogs to face the rioters.(警察们带着狗排成一列面对暴徒。)

我们可以谨慎地假设，对 4 个句子中的每一句，你都将形成句中所表示的狗的不同意象。在例(1)的打猎语境中，最有可能的狗也许是某种猎狗；在例(2)的赛狗语境中，首先进入我们脑子里的当然是一只灰狗；就例(3)和例(4)而言，你可能会分别想像到卷毛小狗和德国狼狗。这些例子说明，什么最有可能成为某个范畴的成员，要依语境而定。因为我们可能预期原型是我们的第一选择，我们这个小实验说明，依靠语境，原型会变化。这样产生的"语境依赖"的范畴可能完全不同于在样本合格性等级实验中得出的非语境化的原型。

然而，就这些例子而言，不仅仅是原型变化这么简单。我们假定，在样本合格性试验中，＞ALSATIAN＜(＞德国狼狗＜)在等级

上列为原型狗，＞GREYHOUND＜（＞灰狗＜）、＞SETTER＜（＞塞特猎狗＜）、＞POODLE＜（＞小卷毛狗＜）只是稍微没那么称得上原型。因为＞PEKINESE＜（＞哈巴狗＜）个儿小，脸儿平板、有某种“非狗的”举止，所以它可能是较边缘的狗。以这个范畴结构作为出发点，似乎很清楚的是上述句子不仅仅变换了原型。在一些实例中，语境依赖范畴的范畴结构比非语境化范畴的范畴结构要贫乏得多。例如，例句（2）与例句（3）的语境依赖的原型分别是＞GREYHOUND＜（＞灰狗＜）和＞POODLE＜（＞小卷毛狗＜）；就各种实际用途而言，几乎不可能是其他种类的狗，所以其他种类的狗只能是这一语境依赖范畴的极为边缘的成员。

与此相反，在例句（1）中，DOG（狗）的内部范畴结构依然保持了更广的范围。人们当然可以想像出用作猎狗的德国狼狗或塞特猎狗。尽管如此，它们显然还是（HUNTING）DOG（（猎）狗）这个语境依赖范畴中不如猎狗（retrievers）那么典型的成员。所以，样本合格性的不同等级原则在这一实例中依然有效，例（3）和例（4）的情形也一样。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语境依赖的范畴结构与在非语境化的样本合格性等级划分中得出的结构是不同的。总而言之，语境不但决定了范畴原型的选择，而且引起了其他范畴成员位置的调整。怎样才能使这一现象得到解释[17]？

有一个办法是用属性作为解释工具。正如 1.2 节所示，重要属性可用来解释范畴的典型性结构。从属性的角度来看，语境好像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语境改变与某种范畴有关的属性的重要性。那些在样本合格性等级划分和属性基础上的典型性等级划分中显得很关键的狗范畴属性（如，“吠”、“有四条腿”、“高兴时摇尾巴”、“喜欢追猫”，等等），在特定的语境中明显地失去其重要性；第二，语境可以强调本不凸显的属性，甚至引入在非语境化的属性列举实验中根本不会提及的新属性。在猎狗这一语境中，像“拾回猎物”或者“指出被猎野兽的位置”这种属性的重要性增加了。在赛狗这一语境中，“有长而细的腿”、“跑得快”、“有耐力”和其他一些属性则变得至关重要。新属性的引入和对现存属性重要性的重新评估，完全改变了范畴成

员的属性清单。其结果就是，那些原先的边缘样本被赋予更重要的属性而成为好样本甚至成为原型，而原已确定的好样本则降格为边缘成员。

语境、情境与认知模型

在认识到语境可以完全改组范畴结构中成员的位置关系之后，我们必然会提出语境是什么这一问题。这是一个相当难以理解的概念，却又是在语言学中用得最为广泛的术语之一，我们怎样才能把握它？

具有不同背景与怀着各种目的学者以很多方式给“语境”下过定义。从纯语言学的观点上看，语境被看作是一个词或句子之前和之后的语言材料。语言哲学家和语用学家，如最值得注意的 Searle (1979：125)，则把语境定义为理解一句话所必需的背景假设的集合。在话语取向的语言研究方法中，则把语境与一句话置于其中的情境联系起来。发端于人类学家 Malinowski 的研究，“语境”这一术语更是扩展到包括所谓的“文化语境”。Malinowski 早在 1923 年就论证过，“情境语境”与“文化语境”对一句话或语篇的正确理解都是必要的(Halliday 和 Hasan 1989：5 以次)。

对认知语言学家来说，重要的是应该把“语境”这一概念看作是心理现象。Langacker 就强调这一要求，例如，他把认知域这一他的中心概念定义为“语义单位特征描述的语境”(1987a：147)[13]。我们将在第 4 章讨论这种对“语境”非常全面的解释及 Langacker 理论中的其他基本原则。在这一节中，我们将试图提出一种更好把握但依然是认知的关于“语境”这个概念的看法。

要做到这一点，把“语境”(context)与“情境”(situation)及其他一些有关的概念区分开来是有益的。图 1.13 以例句“这个男孩正在用他的桶和铲子建一座沙城堡。”(*The boy was building a sandcastle with his bucket and his spade.*)解释了我们对“语境”与“情境”这两个概念进行有意义的术语区分的建议。这个图表明，我

们将把“语境”归入心理现象领域，而“情境”则用来指“真实世界”中事件的某种状态（考虑到哲学家对究竟是否存在“真实世界”这种事物这一点的长期争论，加在真实世界上的引号是必要的。见阅读注释⑥）。

如图 1.13 所示，我们把**情境(situation)**这一术语定义为真实世界中物体的互动。在上文那个句子描写的示范性情境中，情境由四种物体组成，也就是一个男孩、一个沙城堡、一只水桶、一把铲子，它们通过男孩的活动而互动。听者或读者处理这个句子时，这些词会唤起相应的认知范畴，或更简单点儿说，是我们所具有的关于这个真实世界的物体的心理概念。另外，也形成了概念间互动的认知表征，正是因为这种认知表征，我们还会使用**语境(context)**这一术语。在图 1.13 中，我们把例句的语境特点粗略地刻画为“正在建一座沙城堡”。应该强调的是，跟大多数语用的和/或社会语言学的语境研究相反，我们的概念关注的焦点不是在其中造出话语(utterance)的言语事件，而是该话语描述的情境的认知表征[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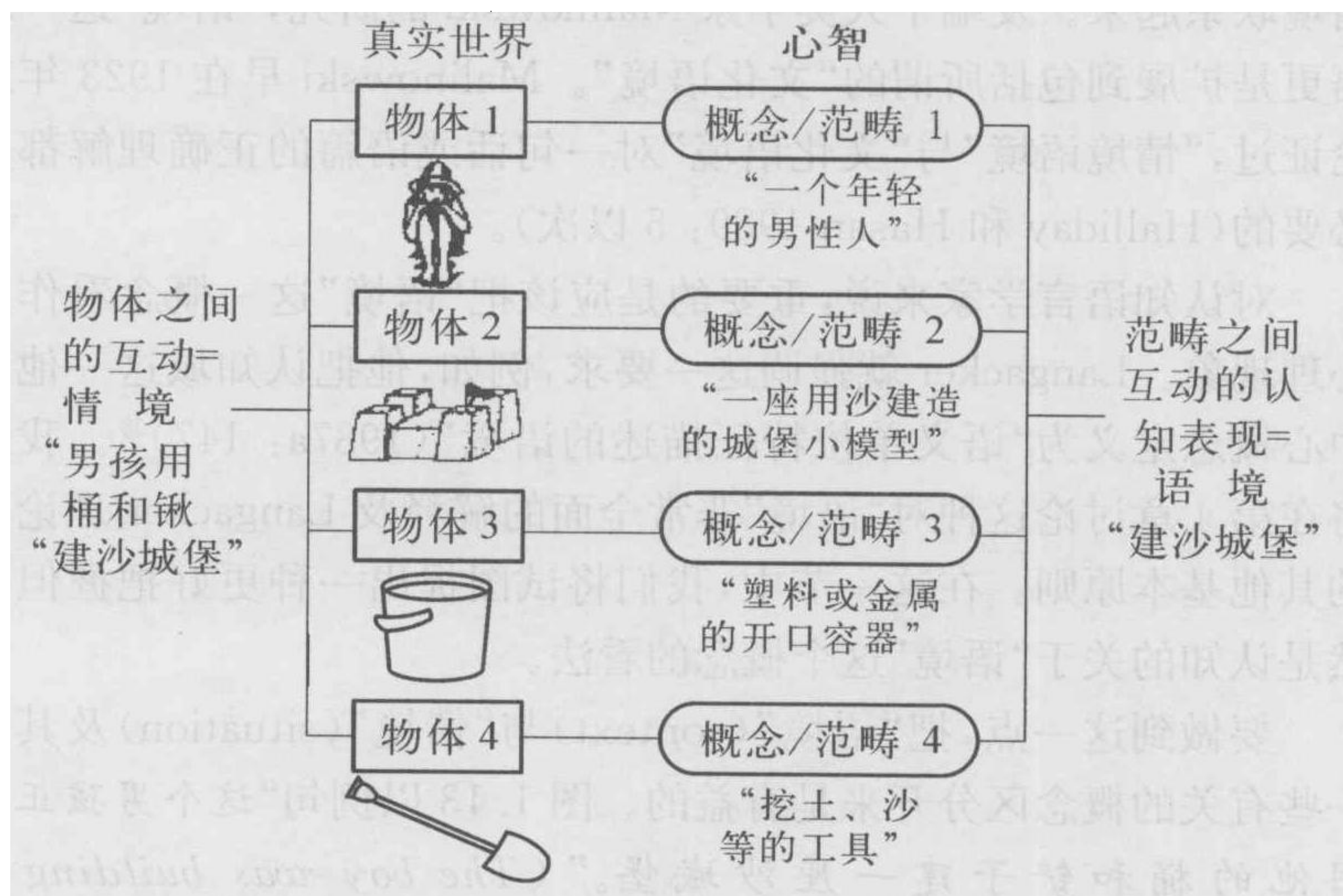


图 1.13 “男孩正用水桶和铲子建一座沙城堡。”这个句子的“情境”与“语境”图示

当然，这种认知表征，或者说语境，并不会一直是孤立的心理体验，而是至少会以两种方式与储存于长期记忆中的有关知识直接地联系起来。一方面，再次提取关于有关范畴的特定语境知识[20]。这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把>PLASTIC BUCKET<(>塑料桶<)选为BUCKET(水桶)这一依赖语境的范畴的最典型成员，而把>CHILDREN'S SPADE<(>孩子的铲子<)选为SPADE(铲子)这一语境依赖范畴的最典型成员。

另一方面，当前处于活动状态的语境从长期记忆中唤起与之有着某种关系的其他语境。就我们的例子而言，除了上文的句子所表达的以外，还可能唤起关于沙与沙城堡其他方面的经验。与此有关的范畴，如WATER(水)、HANDS(手)、SHELL(贝壳)、TURRET(塔楼)或者MOAT(护城河)，以及像“挖沙”或者“塑造塔楼”这种所有那些范畴间的频繁互动，都是这类关联语境很好的候选对象。

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现象，我们已经体验并储存了大量的相互联系的语境，这是经得起推敲的。认知范畴不仅依靠它置身于其中的直接语境，而且依赖与直接语境相联系的整个语境集束。所以，拥有一个涵盖属于某一领域的所有储存起来的认知表征的术语，是相当有用的。我们将用**认知模型**(**cognitive model**)这个术语来指称这些知识基础；其他有关的术语，如“框架”或者“脚本”，将在第5章中再次论及[21]。

图1.14表示的是“建筑沙城堡”这一语境有可能置于其中的两个认知模型(ON THE BEACH(在沙滩上)和ON THE SANDPIT(在沙坑里))中的一个。考察一下这个例子，认知模型的两个重要的特性就立即会变得很清楚。第一，正像图1.14中“其他语境”所表示的那样，认知模型基本上是无限的。这一特征的实际后果就是，一个认知域的认知模型非常难以描写，而且对认知模型的描写永远是不彻底的，却总是有很高的选择性。

第二，正像为认知模型建立基础的语境那样，认知模型本身也不是孤立的认知实体，而是相互联系的。就我们的例子而言，可以这样认为，人(PEOPLE)、海(SEA)、沙(SAND)这些范畴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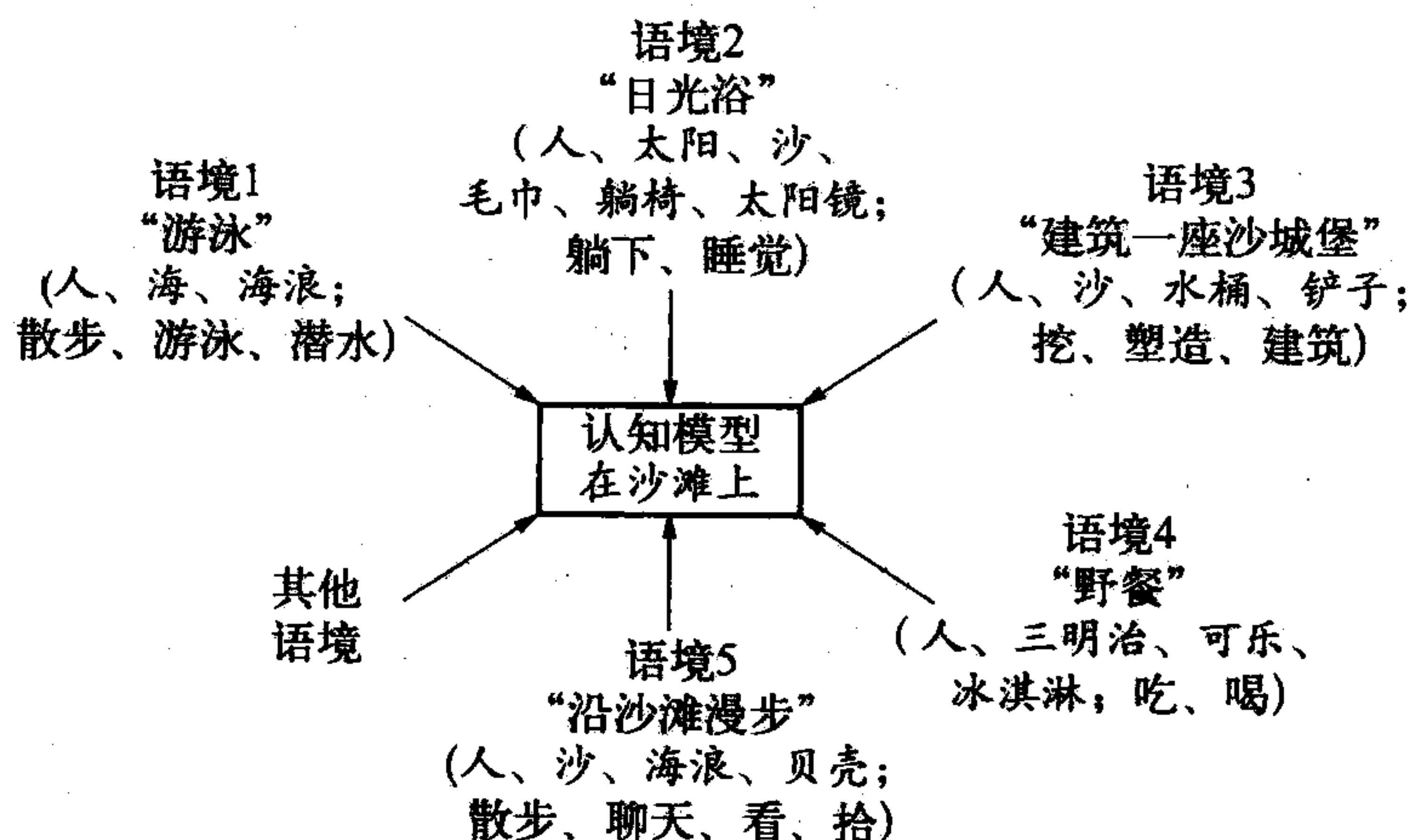


图 1.14　认知模型 ON THE BEACH 的图示
（括号中表示主要范畴和它们相互作用的方式）

其他不断出现在不同的语境中的范畴组成了 ON THE BEACH（在沙滩上）这一认知模型。因此，人、海和沙的认知模型与在沙滩上的模型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与强调所谓“连接主义者”结构的心智理论相一致，人们可以认为，认知模型联合起来建立了网络[22]。这种趋势用图示可以得到最好解释。图 1.15 提出了一个网络的想法，这个网络包含通过多向联结相互联系的各种认知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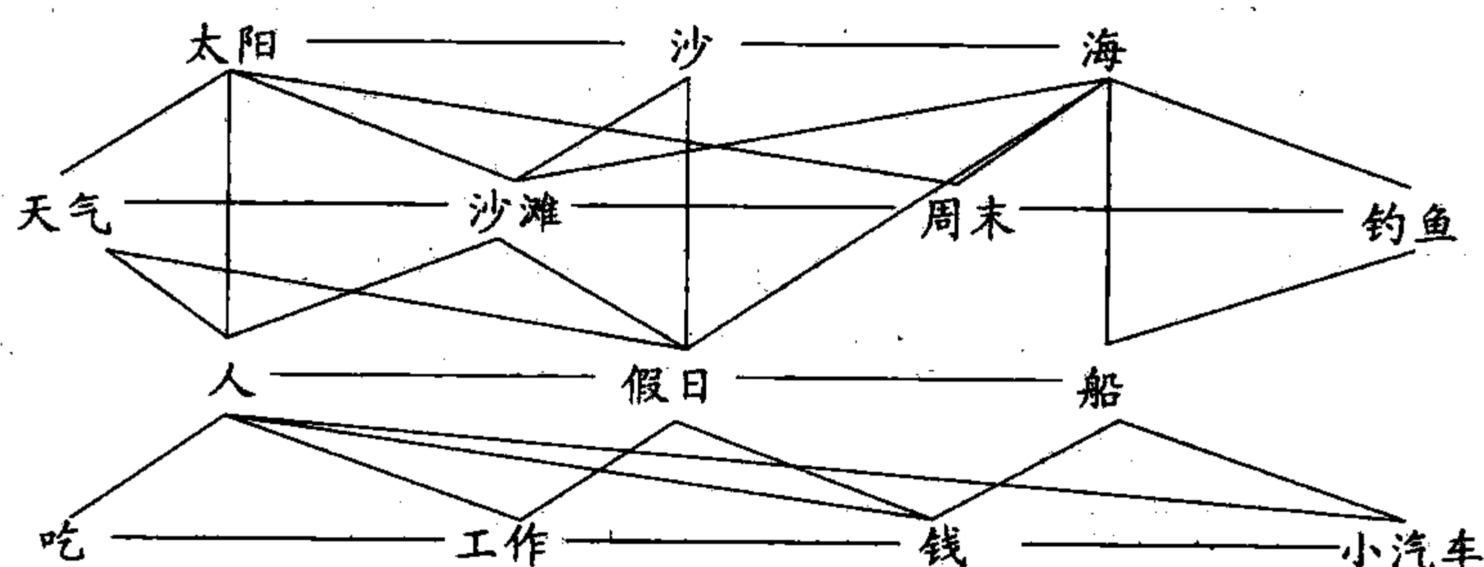


图 1.15　认知模型网络例示

至此，认知模型的两个方面，即它们的不可穷尽性和建立网络的倾向性，已经从我们提供的具有代表性的图示中显现出来了。认知模型还有第三个特点，尽管不是那么明显，却也不应该忽视，也就是认知模型是无处不在这一事实。在每一次范畴化活动中，我们都或多或少有意识地提及一个或几个我们已经储存的认知模型。只有当我们遇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物体与情境时，在这种极个别的情况下，才会得不到适当的认知模型，但即使这个时候，我们也可能会试图回想起类似的经验并立即形成一个认知模型。设想一下一个到英国的外国游客平生头一回去看一场板球比赛。在这种情境中他没有可用的认知模型，所以他不会懂得球场上正在发生什么。尽管如此，这个游客也会试着把他所看见的跟类似的可能是关于一般比赛或关于他的垒球知识的认知模型联系起来。

那么，很显然，我们既不能避开认知模型的影响，也不能在没有它们的情况下进行我们的活动。即使在样本合格性等级划分这种相当人为的情境之中，要求被试划分等级的这种场合的认知模型也在起作用。所以，说这种实验是发生在一个未语境化的真空里，那将会出现误导。这些实验性情境产生的是非常中性的语境或者零语境，可以比作这类句子：*When she looked out of the window she saw a ...*（朝窗外看时，她看见一个……）或者 *She thought of the ...*（她想这个……）"没有认知模型的语言"这种意义上的未语境化语言显然是不可思议的。

文化模型

认知模型，正像该术语所表明的那样，表现了一种对关于某一领域储存知识的认知的、基本上是心理学上的看法。因为心理状态总是私人和个体的体验，所以对这种认知模型的描写必须包含非常高度的理想化。换言之，对认知模型的描写是基于这样的假设的：很多人对沙城堡与沙滩这种事物有着大致相似的基本知识。

然而，正如板球这个例子所表明的那样，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部分。认知模型当然不是普遍性的，而是由人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决

定的。文化给我们必须体验以便能形成认知模型的所有情境提供了背景。一个俄国人或德国人可能没有形成关于板球的认知模型，仅仅是因为进行那种比赛不是他们自己国家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特定领域的认知模型归根到底由所谓的**文化模型(cultural models)**决定。反之，文化模型可看作是属于一个社团或亚社团的所有人共有的认知模型。

认知模型和文化模型本质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认知模型"这一术语强调这些认知实体的心理性质并考虑到了个体间的差异，而"文化模型"这一术语则强调了其为许多人集体共有的统一性的一面。尽管"认知模型"与认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相联系而"文化模型"则属于社会语言学和人类学视角的语言学，但是，所有这些领域的学者，都应该而且通常会注意到他们研究对象的这两个方面。

我们以前提及的 Malinowski 的"文化语境"已经表明，把文化方面加入语言研究其实并不是最近的发明。然而，尽管文化背景长期以来就是社会语言学家和人类语言学家研究的重要部分，却只有少数语义学家不厌其烦地处理过这种问题[8]。下面我们讨论三个范畴样本，就这三个范畴样本而言，文化模型与对认知范畴及其结构的正确理解是密不可分的。

第一个例子是 FIRST MEAL OF THE DAY(一天中的第一餐)这个范畴的英国原型和法国原型。图 1.16 列举了这两个国家这一餐的原型属性。图 1.16 中的两个清单显示出这个范畴的法国原型和英国原型有多大的不同。法国的＞PETIT DEJEUNER＜(＞早餐＜)相当简单，只有一大碗咖啡和羊角面包，而英国的＞ENGLISH BREAKFAST＜(＞英国早餐＜)则包含各种各样的食品与饮料。因为法国的早餐用不着那么多杯盘、餐具和用餐的气氛，所以法国的宾馆并不提供早餐厅，而是用托盘把早餐端到卧室，或者请你到附近的咖啡馆或酒吧去用咖啡和羊角面包。相反，英国的早餐从不端到卧室，而是有早餐厅。此处的关键之处在于，两种早餐这么不同的原因反映了关于一天中各顿饭的作用和相互关系的不同文化模型。按照法国的 MEALS OF THE DAY(一日各餐)模型，早餐是次要的，因为他们认为中饭更实在而且接着有另一顿丰盛的晚餐。

相反,英国关于这一点的文化模型的基础是丰盛的第一餐和最后一餐,而中饭或午餐则是相当微不足道的。

>PETIT DEJEUNER<	>ENGLISH BREAKFAST<
(>早餐<)	(>英国早餐<)
组成成分:	组成成分:
咖啡	谷类和牛奶
羊角面包	茶或咖啡,橙汁
	烤面包片、黄油、果酱
	咸肉、鸡蛋、烘豆、香肠、土豆
供应于床边或当地的咖啡馆或酒吧	供应于早餐厅
不包括在房费内	包括在房费内

图 1.16 范畴 FIRST MEAL OF THE DAY(一天中的第一餐)在英语和法国的原型属性

这个例子还说明,文化模型不是静止而是变化着的。事实上,我们已经描写过的英国原型(早餐)在宾馆或 B&B(提供床位和早餐的旅馆)中可能还这样做,但再也不能认为这还是标准的日常家庭生活中的早餐。相反,许多以前提供以法国原型为模型的“欧陆早餐”(虽然通常把羊角面包换成别的东西)的大陆宾馆,现在也提供有着许多英国早餐特点的“自助早餐”。

当我们拿欧洲国家和日本或者中国的文化进行对比时,文化模型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范畴结构的影响就变得更加明显。看看图 1.17 所画的物体。(a)和(b)代表的是欧洲传统的桌子,人们使用时,或者站着或者坐在椅子上。相反,以前在中国和日本写字是席地盘腿而坐或跪坐的。在这种传统的书写文化模型中,图 1.17 中物体(c)是桌子范畴的原型,而物体(a)和(b)将是相当边缘的范畴成员。然而,在现代交流的影响下,这种文化模型也正在发生变化。电脑和电信设备正消除传统的日本和中国文化中的书写模型,以使类似桌子这类范畴适应“国际”的商业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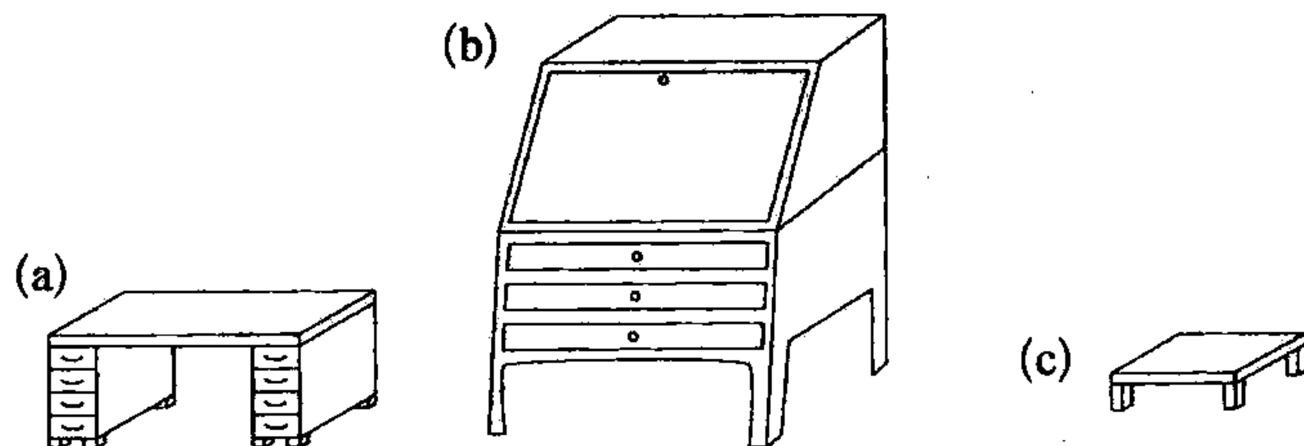


图 1.17　桌子范畴的欧洲原型和传统日本原型图示
（想法基于 Lipka 1987：292，但有扩展）

下面这最后一个例子也许更有意思，因为它证明，即使在使用同一种语言和同样一些词的时候，也必须考虑到不同的文化模型。这种情况在像英语这种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使用的语言中相当常见。运用 Rosch 的样本合格性等级划分方法（参见 1.1 节和 1.2 节），Schmid 和 Kopatsch（待刊）表明，存在于尼日利亚北部的学生所说的英语日常用词中的概念结构与从美国两所大学得出的概念结构有天壤之别。英语是尼日利亚的官方语言，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所有人都把它用作第二或第三语言。FOOD（食物）是调查过的范畴之一。在这个实验中访问了尼日利亚北部的 Maiduguri 大学的 75 个尼日利亚学生和 California 的 Santa Barbara、Massachusetts 的 Lexington 的两所美国大学的 74 名学生。在实验中，要求被试根据一个由 48 个项目的食物组成的清单划出典型性等级。这个清单中的食物项目，不仅包括 *meat*（肉）、*bread*（面包）、*beans*（豆）或者 *pizza*（比萨饼）、*chips*（薯片），还包括 *millet*（小米）、*yam*（山药：一种类似于土豆的块茎）、*cassava*（木薯粉：用一种热带植物制的粉）和 *colanut*（可乐豆：可乐树的种子，含咖啡因，在庆祝活动中具有重要的文化作用）。选出的部分结果见图 1.18。

尽管可以找到一些对应——比如鸡和肉有差不多的等级——但是，两份清单还是代表了遍存于两种文化中的截然不同的 FOOD（食物）认知模型的特点。那些在清单中领先的原型项目，读起来像每周餐饮计划，最突出地代表了美国餐桌特点的，有鸡、鱼、面包、比萨饼、

排名	尼日利亚	排名	美国
1	豆类	1	鸡
2	大米	2	鱼
3	山药	3	面包
4	鸡	4	比萨饼
5	肉	5	沙拉
6	木薯粉	6	肉
7	通心粉	7	苹果
8	玉米	8	橙子
9	鸡蛋	9	香蕉
10	鱼	10	土豆
11	香蕉	11	大米
12	小麦	12	饼干
13	薯片	13	香肠
14	土豆	14	鸡蛋
15	小米	15	馅饼
16	面包	16	奶酪
17	沙拉	17	豆类
18	苹果	18	薯片
19	粥	19	烤面包
20	花生	20	西红柿
…		…	
27	橙子	26	山药
…		…	
35	香肠	33	玉米
36	西红柿	…	
37	烤面包	39	小麦
…		40	木薯粉
41	比萨饼	…	
		47	小米

图 1.18 尼日利亚和美国学生列出的 FOOD(食物)范畴样本合格性等级的部分结果(自 Schmid 和 Kopatsch,待刊)

沙拉和肉，而代表尼日利亚人餐桌特点的，却是豆类、大米、山药、鸡、肉和木薯粉。苹果、橙子和香肠这类普通的西方项目，美国学生把它们排在靠前的位置，在尼日利亚清单中却更低，而尼日利亚人的主要食物，特别是小米、玉米，——在美国英语中无疑不是非常普通的词项——和小麦这类基本的粮食在美国人的列表中则远远靠后，说明了美国与尼日利亚不同生活环境的巨大差异。

总之，这些例子说明，一种文化的成员所共有的认知模型相似，而不同于储存于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们头脑中的认知模型。这些例子还表明，文化模型对范畴的概念结构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不但在对（传统的）日本或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这种遥远的文化进行对比时是这样，而且也适用于英语的母语变种（如美国英语）和新英语（如尼日利亚英语）之间的关系。事实上，甚至英语的不同母语变种也受文化模型的影响：一项基于因特网的属性列举实验完全证明了这种假设：在美国，BUS（公共汽车）得出了"黄色"、"学校"和"小孩/孩子"这类属性，而在英国，"红色"、"公共交通"和"工作"这些属性则更凸显，从而产生了BUS（公共汽车）的不同的概念化[1]。

朴素模型和专家模型

因为是以我们对周围现象的日常经验为基础的，文化模型可能包含从严格科学意义上来说是有疑问甚至是不准确的假设。例如，狗摇尾巴表示"我很快乐"，而咆哮则意味着"我很生气"，这是我们关于"狗"的文化模型的组成部分。而当猫呼噜作响时被认为是在自得其乐。对动物学家或生物学家来说，所有这些信条都是非常可疑的，因为谁也不知道动物是否真的有人类意义上的感情。在他们的以严格的科学事实和逻辑规则为基础的专家模型中，这类假设是站不住脚的。而在另一方面，朴素的文化模型是以不正规的观察、传统的信条、甚至是以迷信为基础的，并因此也被称为"民间模型"。

---

〔1〕 我们的这些成果受惠于 Elisabeth Friedrich，Bayreuth。

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科学地建立的专家模型和外行的朴素模型之间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分歧就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以移动这一物理现象的朴素模型为例来考察。McCloskey(1983)进行了一些实验和访谈，以诱导出流行于美国的关于移动的文化模型。他请被试想像有一架在恒定高度匀速飞行的飞机。另外，被试应该假设在飞行过程中的某一点有一个大金属球从飞机上掉下来，而飞机则按同样的速度、高度、方向继续飞行。被试的任务是画出金属球从掉落到触及地面的轨迹，风和空气的阻力忽略不计。金属球最后与飞机的位置关系也应该表示出来。在你继续读下去之前，你也许应该自己试着完成这个任务，也就是你自己画出飞机和金属球的轨迹。

现在，把你画出的轨迹与对这个问题的科学上的正确答案对比一下。物理学家告诉我们，金属球将以抛物线降落并正好在飞机同一时间到达的下面的那个点上触及地面。金属球之所以划出这种轨迹，是因为它在获得均匀的垂直加速度的同时，将继续以跟飞机一样的速度水平移动。

如果你画的轨迹与科学解释不吻合，你和在被试中占60%的多数是一样的，因为，在McCloskey的实验中，只有不到40%的被试作出了在科学上正确的回答。大多数被试认为金属球会走不同的路线(比如，它会直线掉下或以斜线降落)，这揭示了一种不同于通行于物理学的专家模型的关于移动的朴素文化模型。

这个实验所表明的是，大多数人所持有的文化模型，不一定，并且也常常不与专家拥有的客观上可以证明的科学知识相一致。如果我们认为文化模型的基础是一个社会或社团的集体经验，那么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过日常生活，外行不需要科学上正确的模型，而只需要功能上有效的模型。这就意味着只要一个模型符合我们的感知并能作出功能上正确的预测，那么，即使它可能在技术上是不准确的，也可能广泛流行。

另一个很有启发性的例子是Kempton(1987)提供的。她在通过访谈和行为记录研究关于家庭取暖调节或者自动调温器的美国文化模型时，发现两个相互冲突的理论。

一是反馈理论，认为自动调温器感应温度并打开、关上取暖炉以保持稳定的温度。另一种，我把它叫做阀门理论，认为自动调温器控制热量。也就是说，就像煤气炉或水阀，调得越高的也就产生越大的流量。

(Kempton 1987：224)

反馈理论在技术上是正确的，而阀门理论却错了。关于这两理论特别有意思的是，即使阀门理论错了，它还是能让我们对一座房子里的温度控制作出正确的预测，所以外行也就没有任何理由不赞同这一理论。

这样一来，情况似乎是这样的：许多朴素的文化模型，特别是在科学与技术领域，从科学观点上看是不准确的，而就其功能预测而言却又通常是正确的。在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模型的准确性问题并不是那么重要。例如，尽管我们可以为所有的领域找到具有特别精确的认知模型的专家，而对于沙城堡、沙滩、桌子和早餐这些我们在这一节中为举例说明的目的而选出的文化模型，去谈论正确或不准确的模型将是不合适的。重要的是，"普通"的日常经验并不遵循为科学研究设置的教条和形式逻辑的规则，在其背后却有别的，更纯粹认知的规则，其中的有些规则我们将在下面的第 3 章和第 4 章讨论。

我们对在这儿已经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一小结来结束本节的讨论：

• 认知范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会引起范畴原型、边界和整个范畴结构发生变化。

• 除了范畴在其中使用的实际语境之外，范畴的内部结构还由处理语言时总是出现的认知与文化模型决定。

• 对于一个与众不同的语境依赖范畴观来说，区分一些术语似乎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已经把下列术语定义为

— 情境：真实世界中物体的相互作用；

— 语境：认知范畴(或者概念)之间相互作用的认知表征；

— 认知模型：个体对特定领域经验过并且储存起来的语境的

总和；

— 文化模型：一种对认知模型的看法，强调这些认知模型主观间地(intersubjectively)为一个社会或一个社团的成员所共有。

• “朴素”的文化模型，特别是对于那些技术领域来说，不必合乎专家的科学上精确的知识，却可以建立在公共经验的基础上，严格地说，甚至可以建立在“错误”的假设的基础之上。尽管如此，只要这些朴素文化模型作出的功能预测是正确的，它们就能为一个社会的大多数外行所共有。

练习

1. 在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中，言语事件的参与者常常被看作是更广的“情境语境”的组成部分。联系本章提出的语境概念，讨论一下这种“语境”概念。

2. 像CAR(小汽车)这种物体范畴的特点可以刻画为跟它们的形状、大小、质料、组成部分、功能相关的属性，还有它们引起的联想与感情。讨论一下当语境(比如从一般交通语境到赛车语境)改变时，这些属性中哪一种更容易改变其“分量”。

3. 重复1.1节练习5中的两步试验。在联想和样本合格性等级划分任务之前，给出这样的特殊语境：*The estate agent climbed out of his ...* (*Jaguar*, *Rolls Royce*, *BMW*, *Mercedes*, *etc.*)(房地产经纪人从他的……(美洲虎、劳斯莱斯、宝马、马自达，等)钻了出来。)或者 *The children loved to climb the ...* (*apple tree*, *pear tree*, *cherry tree*, *ect.*) *in the orchard* (这些孩子喜欢在果园里爬……(苹果树、梨树、樱桃树，等等))

4. 爱斯基摩人有很多词用来表示不同种类的雪，阿波利津人(澳大利亚土著)有很多词用来表示不同种类的沙，在阿拉伯语中你则必须对包含在西方的CAMEL(骆驼)这一范畴中的一系列词作出选择(参照Lyons 1981：67)。你能否依靠“文化模型”这一概念的帮助来解释这一现象？

5. 比较 BACHELOR(单身汉)这一文化模型和它显而易见的对应者 SPINSTER(老处女)。讨论类似的例子：GENTLEMAN-LADY(绅士—太太)、MASTER-MISTRESS(主人—女主人)和 BOY-GIRL(男孩—女孩)。

6. 当要求尼日利亚和美国学生列举 TOMATO(西红柿)的属性时，产生了下面的调查结果(Schmid & Kopatsch，待刊)：

尼日利亚被试："用来炖肉、做汤"61%；"(成熟时)红色"54%；"在农场/花园里种植/生长"50%；"圆形"29%；"叶子"29%；"水果"25%；"根"18%；"一种蔬菜"18%。

美国被试："(成熟时)红色"88%；"水果"72%；"蔬菜"60%；"沙拉"55%；"(未成熟时)绿色"49%；"种子"49%；"酱"45%；"多汁"45%；"圆形"45%；"意大利通心粉/意大利面条"28%；"比萨饼"19%；"汤"17%；"植物"17%；"三明治"15%；"切片"15%。

根据先前提到的文化模型你从这些结果中可以得到什么结论？

7. 问一下你的朋友和家里人，他们是怎样设想个人电脑的部件执行的各种程序的，并从他们的回答中得出朴素文化模型。如果你正好是这方面的专家，比较一下朴素模型与专家模型。

8. 可以认为，只要朴素文化模型作出正确的预测，就被认为是有效的。找出语言中反映这种错误或过时的朴素模型的例子，如 *the sun rises in the east* (太阳从东方升起)(当然是地球转动)或者 *the apple fell to the ground* (苹果掉到地上)(它是被地心引力所吸引)。讨论所谓的俗语源学的例子，如把 *asparagus*(芦笋)说成 *sparrow-grass*，把 *chausée*(公路)说成 *causeway*，把 *cucumber*(黄瓜)说成 *cowcumber*，还有这些复合词：*crayfish*(小龙虾)、*starfish*(海星)、*jellyfish*(水母)。

建议进一步阅读

1.1 节

对早期范畴化研究的全面评述，见 Lakoff(1987：第 2 章)和 Taylor(2003：

第 3 章第 2 节)。Kleiber(1998)讨论了原型理论的发展,但是在相当抽象的层次上讨论的。Rosch(1978)中有关于 Rosch 对这个领域重要贡献的最简要的说明。Rosch (1988)是从她自己的观点出发对早期原型理论的非正式回顾,无疑值得一读。Cruse(2000: 130 - 140)、Croft 和 Cruse(2004: 74 - 91)提供了对范畴化的最新的简要说明及对原型理论的批评。Geeraerts(1997)考察了原型理论在解释意义的历时演变时的作用。

① Ullmann (1962: 116 - 128)以许多不同语言的例子讨论了含糊(vagueness)的来源。Quine (1960: 125f)从哲学角度就含糊(vagueness)提出了一些有趣的思想。从认知角度讨论这一问题的更近发表的著作有 Geeraerts (1993) 和 Tuggy (1993)。对模糊这一概念的批评,见 Croft 和 Cruse (2004: 93 - 95)。

② Lakoff (1987: 第 18 章)较详细地讨论了 Whorf 和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者理论的更广的哲学含义见 Putnam (1981: 103 - 126, 特别是 119 - 124)。认知语言学家对 Whorf 理论的进一步的兴趣,见 Niemeier 编的论文集和 Dirven (2000)、Pütz(2000)。

③ Berlin 和 Kay(1969: 1 - 5, 14 以次;数次重印)的引言部分当然值得一读。对 Berlin 和 Kay(1969)各种反应的简明概述见 Taylor(2003: 9 以次)。Kay 和 McDaniel(1978)提出了支持 Berlin 和 Kay 的部分观点的神经心理学数据。关于基本颜色语汇的演变,亦见 Kay(1999)。

④ Smith 和 Medin (1981)提供了对各种范畴化理论的研究。Clark 和 Clark(1977)虽然不是最新的心理语言学课本,但对范畴化的基础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方面仍然是有用的。Medin、Ross 和 Markmen(2001, 第 10 章)对原型理论持批评的态度,在我们这一章作了介绍。Aitchison(2003)则专注于范畴在“心理词库”的储存。

⑤ 直到 1972 年, E. Rosch 用她以前的名字 Heider 发表著作。所以 Heider(1971, 1972)与 Heider 和 Oliver(1972)和参考书目中 Rosch 名下的论著出自同一作者之手。

⑥ 想知道现实主义、唯名论和概念论的最初观点,也就是关于世界状况的理论, Lyons(1977: 109 以次)是很有帮助的。现实主义者-概念主义者模型的讨论, Johnson (1987: 第 8 章)、Lakoff(1987: 第 16 章)和 Lakoff 及 Johnson (1999, 第 6 章、第 7 章)提供了在认知语言学范式之下进一步思考的基础,这几章有些部分都以 Putnam(1981: 特别是第 3 章)为基础,相当精彩却也相当不

易读。

⑦ 作为后来的文章，Labov(1978)更为全面；但是，这些进展主要关注模糊性形式化中的数学技术。

⑧ 在结构主义传统中讨论多义词及其与同音词的区别问题，见 Lyons(1977：550 以次)、Leech(1981：227 以次)、Lipka(2002：152－157)。从原型角度对多义词作词典编辑上的处理，见 Geeraerts(1990)。

1.2 节

⑨ 对范畴的正统观的心理学角度的说明，见 Smith and Medin(1981：第 3 章)；语言学和哲学的角度的描写，见 Lakoff(1987：第 11 章)。Lakoff(1987)也有一章(第 9 章)讨论“正统观的捍卫者”，事实上则起到了捍卫他自己的范畴原型观的作用。关于“本质特征”这一概念，Katzt 和 Postal(1964：第 2 章)则是这方面的杰作。Wierzbicka(1985)大大地扩展了本质特征这一概念，并对生命体和日常物品作出了有趣但非常详细的特征定义。Lipka(2002：114－134)作了简明的介绍，也综合了非必要特征。Croft 和 Cruse(2004：76－82)也有一个简短的概述。

⑩ 对使用的统计学方法的详细说明见 Rosch 和 Mervis(1975)和 Rosch 等(1976)。这些文章也很有意思，因为“信号有效性”这一统计学概念被引入用来衡量我们所说的属性基础上的等级划分。Smith & Medin (1981：78 以次)和 Geeraerts (1988a)中有一些解释性说明。

⑪ 用 UNCLE(叔叔)这一范畴来说明相似的范畴化观点，见 Langacker(1987a：19 以次)。

⑫ 关于完形心理学的主要内容的大部分著作，仍可以找到 Wertheimer、Köhler 和 Koffkar 的重印本。“完形”(gestalt)、“完整性”(Prägnanz)和“完形规则”的最早来源，见 Koffka(1935；2002 年重版)；Köhler 重版于 1990 年代(Köhler 1992)，而 Wertheimer 则是最近出版的一本书(King 和 Wertheimer 2005)的主题。完形心理学的更具理论色彩方面的最新研究，见 Gordon(2004，第 2 章)。

⑬ 部分-整体关系的其他意义将在 2.3 和 3.1 中讨论。参考文献见第 2 章的阅读注释 11 和第 3 章的阅读注释 9。

⑭ Stein(1991)和 Lipka(1995)讨论过词典中的图示说明，但他们是从词典编辑学的角度而不是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上来讨论的。对用“模板”来进行形状感知的心理学研究的说明，见 Smith 和 Medin(1981：第 6 章)、Medin 和 Ross

及 Markman (2001：104－108)。

⑮ Atchison(2003)对心理词库实证性和理论性的研究方法的概观令人大开眼界，它主要的基础是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著作。从心理学观点来进行的批评性讨论，见 Smith(1978)。

⑯ 关于如何解释典型性效果的意见随着原型模型的发展而改变。Rosch后来的观点，见 Rosch(1978)和(1988)。对这个问题更广泛的讨论，见 Lakoff (1987：40 以次和第 9 章)和 Kleiber(1998)。这些文本和 Croft & Cruse (2004：79 以次)，包括了对样本合格性和范畴成员身份等级之间区别的讨论，这与本书的框架无关，因为我们主要依靠以日常民间模型为基础的认知范畴，而不是科学的分类。Geeraerts 认为，原型性本身应该看作是原型概念(1988a)并讨论了原型性的潜在来源(1988b)。

1.3 节

正如在文中提到的那样，语境概念在不同的学科都有悠久的研究传统。Schmid (2003)有一个非常简要的概述。Bouquet 等(1999)和 Akman 等(2001)是两本新的讨论语境的跨学科的论文集。

⑰ 原型和范畴结构的语境依赖的实证检验，见 Roth 和 Shoben(1983)，他们研究了像 *The bird walked across the barnyard*(鸟走过谷仓前的院子)这类句子对 BIRD(鸟)这一范畴的内部结构的影响。

⑱ 把语境看作"当前语篇空间"的一部分的不同观点，见 Langacker (2001：144)。

⑲ 就我们所知，与我们对术语"语境"和"情境"的观念最近似的是 van Dijk (1981：222、269 及其他各处)，他强调认知语境的选择性和具有抽象能力的性质。他的更新的关于语境的认知主义者和主观主义者的观点，见 van Dijk (1999：142)。

⑳ Barsalou(1982)试图为范畴中语境依赖和语境独立信息之间的区别提供实验支持。

㉑ Dirven、Frank 和 Pütz(2003)是最新的讨论语言和思维中的认知模型及其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论文集。大致符合我们的"认知模型"概念的观点，见：Johnson(1987：特别是 28 等、101 以次)论"意象图式"；Lakoff(1987：68 以次、118 以次)论"理想的认知模型"；Gentner 和 Steven (1983)与 Johnson-Laird (1983)论"心理模型"；Holland 及 Quinn (1987) 论"文化"和"民间模型"。Langacker 的"认知域"概念将在第 4 章 4.3 节中讨论，"框架"这一概念将在第 5

章 5.1 节中讨论。

㉒ Bechtel 和 Abrahamsen(2002)提供了很好的心理的连接主义理论的介绍。

㉓ 对通行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文化模型之间的差别感兴趣的说德语的读者,Leisi(1985: 87 以次)是非常有趣而易读的资料。他讨论了 ACADEMIC FIELD (学术界)、HOUSEHOLD ITEMS (家庭用品)、FOOD(食物)、SPORTS (体育运动)这些领域的英国模型。

第二章

范畴化层次

2.1 生物体和具体物体的基本层次范畴

科学分类因其复杂性和严格性也许是富有魅力，但它们是否真的适合于人类范畴化呢？所谓的民间分类法认为，我们以中心部分为起点得到不同的分类层级，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狗和汽车这样的基本层次范畴上，而分类的层级也以这种基本层次范畴作为基点。

让我们重新看一下第一章开头所刻画的对这个世界的朴素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总体上说，我们周围都是些容易识别的生物体和物体，如狗、树、房屋、汽车，等等。但是对这些实体进行范畴化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会在具有在普遍性上程度不同的范畴之间作出选择。因此我们会把舒展身子躺在壁炉前小地毯上的生物看作"狗"、"小猎犬"、"苏格兰小猎犬"，或者，从更具理论色彩的角度上，把它看作"哺乳动物"或"动物"。显然，所有这些认知范畴都是以一种上下位层级关系联系起来的。狗被看作是小猎犬的上位概念，小猎犬又是苏格兰小猎犬和斗牛犬的上位概念；在另一个方向上，狗被认为是哺乳动物的下位概念，哺乳动物又是动物的下位概念。

存在于这种等级结构中的原则，是**种类包含**(class inclusion)概念，它认为，上位类包括下位层次的所有项目。"动物"这个类不仅包括哺乳动物，还包括鸟类和爬行类动物。在下一个层次里，"哺乳动物"类不仅包括狗，还包括猫、牛、狮、象、鼠。在更下一层，

“狗”类包括小猎犬、斗牛犬、阿尔萨斯狗、狮子狗等其他多种狗。如果从下往上看，种类包含看起来像是一种**类属关系(type-of relationship)**：小猎犬是一种狗，狗是一种哺乳动物，哺乳动物是一种动物。类似的层级也同样适用于交通工具这种人造物体，它包括汽车、货车、自行车、雪橇及其各自的下位分类。总之，世界上的所有具体实体似乎都可以按照种类包含原则进行层级排列。从层级观念出发，许多科学领域中发展出来的详细的分类(或**分类法 taxonomies**)都是基本的人类范畴化能力的扩展。

科学分类

科学分类法的最好的实例是以 18 世纪中期瑞典植物学家 Linnaeus(Carl von Linné)的建议为基础的植物和动物的分类。Linnaeus 原有的设想已经得到相当大的发展，今天已形成一个非常复杂的，具有 13 个主要的普遍性层次的系统(请看图 2.2 中的列举)[①]。

范围更广，并且与我们语言学所关注的问题关系更近的，是 Mark Roget 在他初版于 1852 年，现在还在广泛使用的《英语词和短语辞典》里提出的分类法。这位具有广泛的科学兴趣的物理学家兼作家，以一种科学的严谨性来实现把人类的知识组织起来的古老的梦想。世界的知识被分为六个“类”，这些类又严格地依次分成门、目和更下位的类。这种体系的局部，图示于图 2.1，他的想法具有里程碑意义[②]。

这些分类法具有这样的共同点，那就是，除了它们的种类包含的观点外，它们至少在两个方面似乎不符合人类的心理。首先，科学分类法包含的层次简直太多了。一般来讲，建立这种科学分类法的唯一目的，在于将现有的“物体”，即世界上发现的两百多万种动物和植物，或一种语言的数十万个词语进行分类。如果在分类过程中需要扩大分类框架，就会引进新的层次和下位层次，而不管这个分类法会变得多么庞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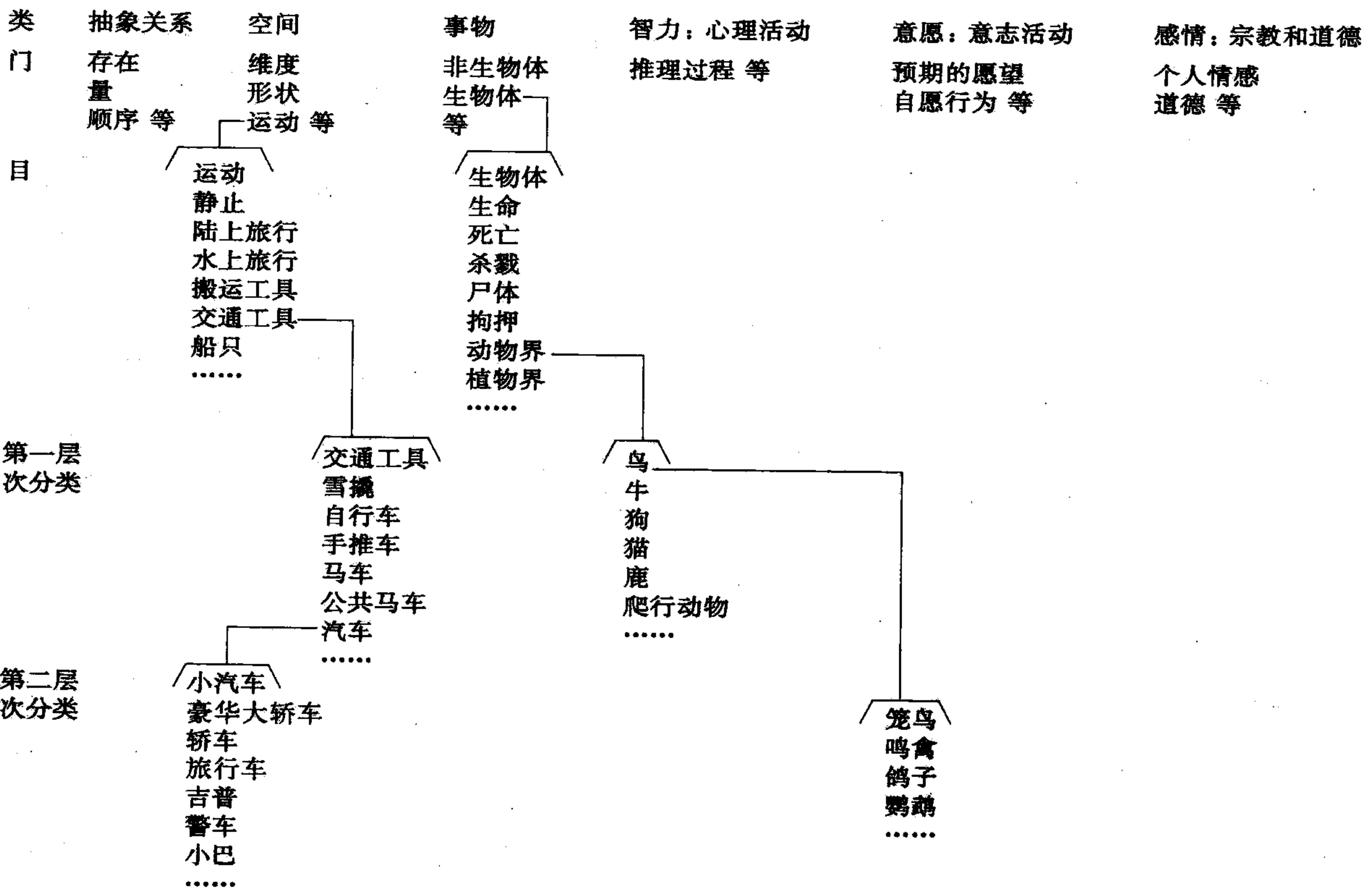


图 2.1　Roget 的分类系统节选(根据 Betty Kirkpatrick 1987 改编)

科学分类除了太复杂以外，还没有考虑到我们总是与世界上我们周围的生物体和物体接触和融合这种事实。这种互动的结果是，生物体和物体在我们的眼里得到评价并赋以不同程度的重要性。与这种主观判断相反，科学分类追求尽可能的客观；它们并不对被分类的一个项目或某一分类层次有所偏好。再看一下图 2.1，会发现汽车是如何跟手推车和雪橇一起多多少少是藏在了第四层次中的某一处的。至于动物，所有重要种类都是“动物”下位类，而动物又与“尸体”、“内脏”排列在一起。如果要说的确有某一层次比其他层次引起更多的注意的话，那可能是最高层次和最低层次，因为这两个层次位于层级边界最显著的位置上。

但是，对认知范畴及其名称的用法和习得的观察似乎表明，中间层次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说到底，就壁炉前小地毯上的生物来说，最自然选择的认知范畴可能是 DOG（狗），而不是 SCOTCH TERRIER（苏格兰小猎犬）或者 ANIMAL（动物），更不用说 MAMMAL（哺乳动物）了。人们描写交通事故时，可能这样开场：“两辆车（cars）相撞。”而不会说“两个交通工具”，或“一辆旅行车和一辆吉普车”。这表明，在中性语境，或者在谈话中引入新项目时，说话人总是优先选择狗和车这样的范畴名称。此外，孩子最先学的，也是狗、猪、汽车、卡车等中间层次的范畴名称，在层级中，这些名称通常也是最短的，使用也最频繁（Brown 1958，1965）。这些词汇上的证据似乎让分类应该客观这种观点失效了。

总之，科学分类似乎既不以心理为依据，也不以心理为导向。问题是，与主观有关的把我们的世界知识组织起来的其他方法会是什么样的。这种方法必须说明普通的人类心理能力及其极限，必须符合人类的经验、基本需求和兴趣。但是因为逻辑分类法对现代西方思想一直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所以，受西方传统教育的任何一个人都难以想像到这样一种方法。因此，为了对“自然”层级结构有一个公正的认知评价，我们必须（正如在第一章中的焦点色和原型的例子那样）离开西方文化的范围来研究“前科学”社会中的分类法。

Tzeltal 人的植物分类：民间分类实例研究

现有的最详细的非科学分类报告是关于 Tzeltal 人的植物分类的描写。Tzeltal 人是南墨西哥说玛雅语的一个族群。这种分类法是 Brent Berlin 与植物学者 Dennis Breedlove 和 Peter Raven 提供的[③]。他们的研究课题(Berlin 等 1974)的主要目的是分析 Tzeltal 人为了对他们生活环境中的植物的分类和命名而使用的"民间分类法"，讨论这种分类法与西方科学分类有着怎么样的关系。图 2.2 表现了他们分类的一些结果。除了明显地降低了分类上的复杂性以外(在科学分类的 13 个主要层次当中，在 Tzetal 植物分类中只保留了 5 个)，图 2.2 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所谓的**属层次(generic level)**的多数地位，这个层次总共至少包含了 471 个范畴。相反，上位范畴，即所谓"生命形式"(第二层次)项目的数量却少得可怜，仅包含了 4 种植物的名称。在更下位的层次里，尽管"种"层次(第四层次)的成员身份比在属层次上受到更多的限制，却也相对而言较好地得到了体现，而变种层次(第五层次)上的次类则又是微不足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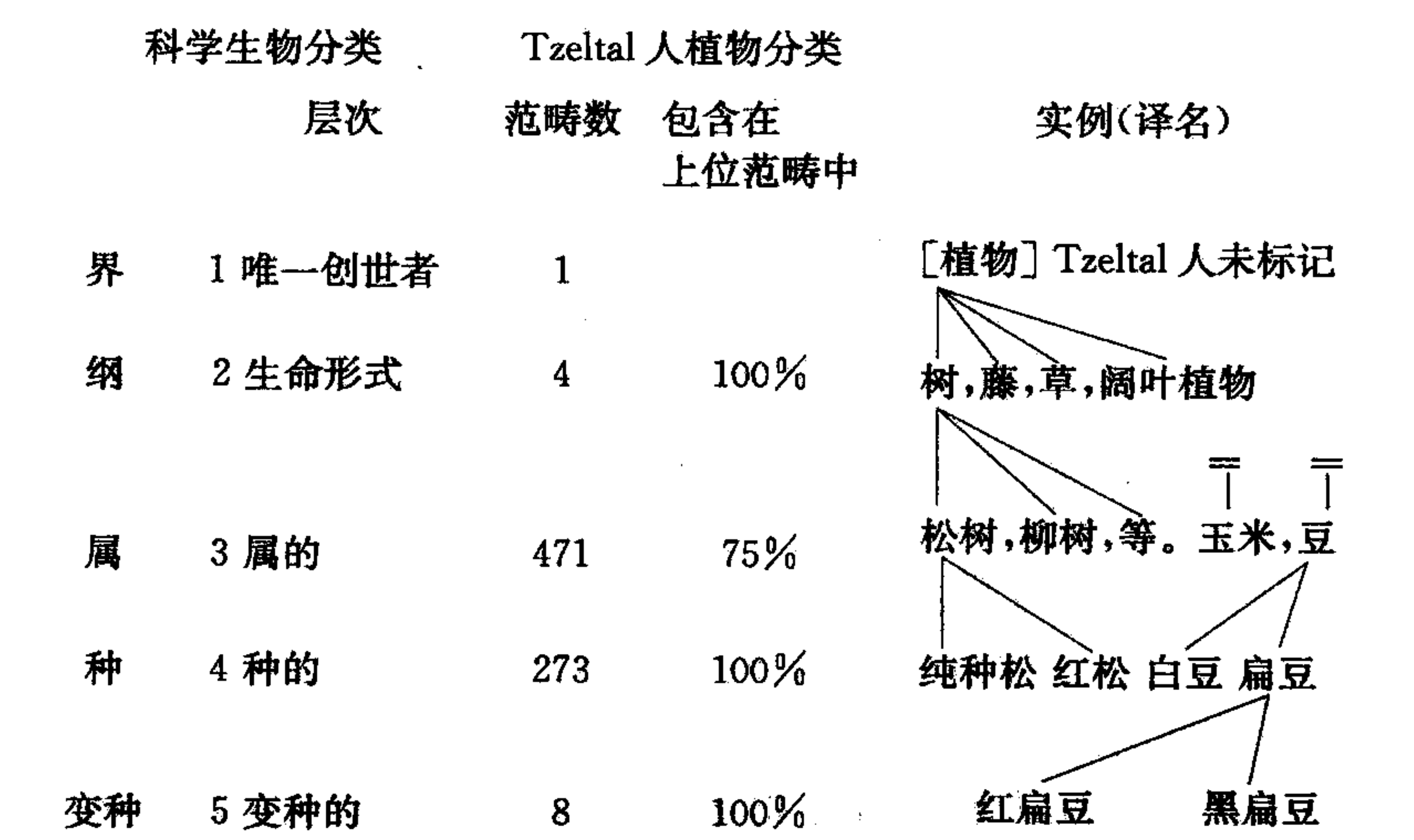


图 2.2　Tzeltal 人植物分类(局部)

属层次范畴在数量上的多数地位得到了它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重要性的支持。属层次上的认知范畴不但数量最多，而且即使有更高或更低层次的范畴可供选择，它们也是 Tzeltal 人最常选择的范畴，这意味着它们的名称首先出现在脑子里。因此，某种松树更可能被称为"松树"而不被称为"树"或"红松"(就松树而言，Tzeltal 语的确如此，而英语则不一定，正如我们会看到的那样。)还有，属层次范畴的 Tzeltal 语名称往往是很短而不可再分析的词位(lexeme)，而更低的层次的名称一般由形容词＋属名称组成，我们的英语翻译也是这样。比较一下"松树"和"红松"，或更复杂的例子，如，"豆"(属)、"扁豆"(种)和"黑扁豆"(变种)。所有这些发现都在很大程度上证明我们以前关于在西方文化里中间层次在等级上具有突出地位的说法。因此，来自英语和 Tzeltal 语的证据证明了在分类法中属层次或中间层次的特殊地位。

调查一下在 Tzeltal 人的植物分类中属层次在文化上的重要性，来检验一下这种分类法是如何把握种类包含原则(或类属关系)，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这种种类包含原则似乎体现了科学的层级概念之本质。如图 2.2 所示，在各自的上位范畴里，范畴包含的程度为 100%，但属层次则是个显著的例外，其范畴包含程度只有 75%。这意味着 Tzeltal 语四分之三的属层次项目与生命形式明显有关。对 Berlin 等人而言，这证明种类包含原则也适用于民间分类法，而且这种判断此后被许多研究者心照不宣地接受下来。但是，剩下 25%的"不听话的实例"并不只是由两种可能的生命形式之间的边界上的实例组成的。属层次的 97 个范畴，或者说 20%被发现是"非隶属类的"，这说明在 Tzeltal 人的眼里它们与任何上位层次的生命形式都没有关系。这些"例外"因为具有"经济重要性"和"文化重要性"，在事实上成了这种分类法中最有趣的部分(Berlin 等 1974：24，96)。比如说，这些实例中就有玉米和豆，当然，它们也正是 Tzeltal 人食谱中两个基本的成分。

从这些观察结果中可以得出的结论，在我们的属层次特征集上增加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如 CORN(玉米)和 BEAN(豆)这种

范畴所表明的那样，属层次之所以突显，最重要的似乎是因为它具有文化上的重要性；这种突显有时候甚至是植根于生物学上的需要。换句话说，属层次的范畴表征了偏好的认知视角。它们似乎满足了“基本”的认知需求，因为它们指明了人类兴趣焦点之所在。根据属层次范畴在等级里的位置，可以说属层次范畴具有“分类的中心地位”特征（请不要把这种中心特征与原型的范畴内中心混淆起来）。

概括地说，对一种民间分类法的人类学研究产生了许多有趣的文化和语言上的发现，这些发现意味着属层次具有经验上的首要和中心地位：

· 民间分类法将焦点置于属层次上，这是因为属层次在文化上常常是突出的，并且有时候直接植根于基本的生物学上的需要。

· 属范畴的名称在人类互动中易得：这些名称在命名情境时最先出现在脑子里，它的形态结构也是简单的。

· 非属层次似乎具有从属的地位，这是因为它们没有得到完全的发展，在这一层次上没有必要进一步分类。

基本层次范畴：心理因素

如何才能证明我们关于属层次的中心地位符合“我们的基本认知需要”的观点？Berlin 等学者的人类学证据虽然可能是完备而详尽的，但它毕竟只源于单个民间分类法的个案研究。因此我们有必要回顾属层次（或者心理学上所谓的**基本层次（basic level）**）的心理学背景，并考察一下相关的实验结果。

如果总结一下 Roger Brown 和 Paul Kay 的早期解释，追根溯源，基本层次的重要性和中心地位可能主要涉及三个因素（Brown 1958，1965；Kay 1971）。

第一，属层次或基本层次是我们感知世界上的生物体和物体之间最明显差异之所在。我们先看看范畴的较低层次和较高层次，这一点就会更清楚。ALSATIAN（阿尔萨斯狗）、COLLIE（牧羊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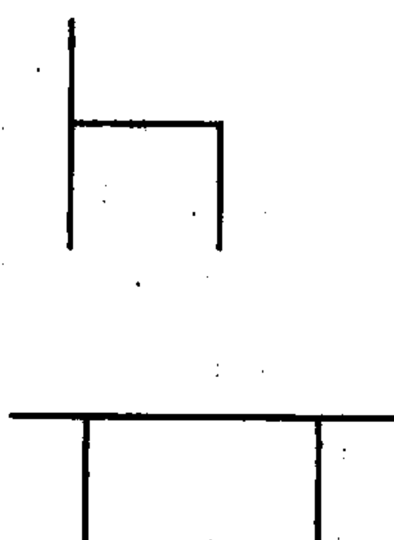
GREYHOUND(灰狗)这些下位层次范畴,每个都包括与相邻范畴中的项目非常相像的范畴项目。例如,阿尔萨斯狗、牧羊狗、灰狗中所有的狗在高兴的时候都要摆尾巴,都吠叫,也都喜欢追赶猫和邮递员。因此区分这种范畴,可能看起来近乎迂腐。而另一方面,上位范畴 ANIMAL(动物)包括迥然不同的许多项目(大象、老鼠、鲸鱼),它们之间的相似性的确很少。在这种背景下,则 DOG(狗)这种基本层次范畴似乎找到了一种折中方案。每一种狗显示出与其他种类的狗大量的相似性,但是所有的狗都因那些看似"狗性"的特征(吠叫、摇尾之类)而与猫、狮子等区别开来。换句话说,认知范畴 DOG(狗)和基本层次在总体上通常"符合自然中最显著的离散性"(Kay 1971: 8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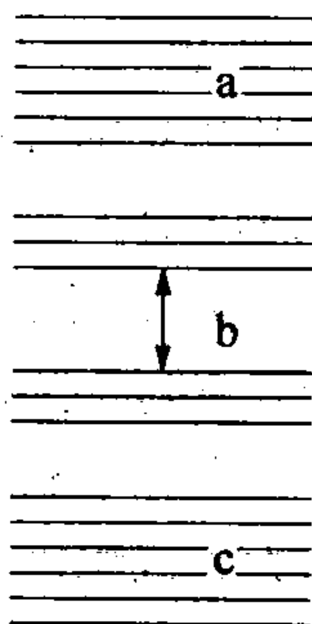
从属性上考虑,有可能作出更专业的解释;这些属性,正如 1.2 节所表明的那样,可以理解为表现了相似性关系。考虑到这一点,基本层次范畴在内部相似性和外部区别性之间达到理想的平衡这种主张,现在就可以换一种说法,而用属性来说明:基本层次是这样一种层次,在这个层次上,可得到最多的分类所需的自然地相互联系的属性集束(例如,所有表示"狗性"和"椅子特性"的属性)。这些属性集可以说被指派给某一认知范畴(如,DOG(狗)和 CHAIR(椅子))中的成员,并根据这些成员的样本合格性地位,与现实世界中像狗的生物和像椅子的物体对号入座;同时,这些属性集束把这些范畴与其他范畴区别开来。对照一下图 2.3,图中基本层次范畴 CHAIR(椅子)和 TABLE(桌子)所具有的属性,都用线条图式化地表现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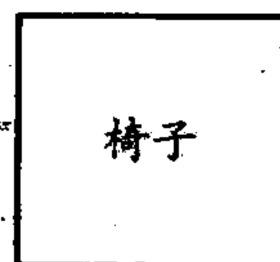
如图 2.3 所示,两个认知范畴都各自拥有一个很大的属性集束,这些属性集束各自适用于大多数椅子和桌子。因此,所有种类的椅子(厨房椅子、客厅椅子、花园椅子)都会符合"有座位、有靠背、用于就座"这些属性。只有某些属性会为两个范畴所共有,例如"有腿"、"木制"(在图中这种属性以箭头连接),而大部分属性不是这样,这也反映了我们区分椅子和桌子时容易的程度。

然而,因为属性传达信息,另一种看法似乎也是可能的。如相关

"真实"世界中的具体物体　　　　认知范畴









(a) 个性
"有座位"
"有靠背"
"用于就座"
等等。

(b) 共有属性
"有腿儿"
"木制或金属制"
"桌/椅配合使用"

(c) 个性
"有平面"
"在上边写东西"
"在上边吃东西"
等等。

图 2.3　基本层次范畴 CHAIR(椅子)和 TABLE(桌子)的属性图示

性概念所暗示的那样,在基本层次上可得到的属性集束已被预先分类,并且已经被很方便地连接起来,因而更易于理解。因此,可以这样说,基本层次是以最小的认知努力而能取得关于一个项目的最大量信息的地方。这种原则被称为**认知经济性**(cognitive economy)原则,这一原则有可能完美地解释为什么基本层次特别适合于满足我们的认知需要[④]。

另两个被认为与基本层次的优先地位有关的因素,则可以更简要地作出说明。一是共同的整体形状,它被整体地感知,并被看作是完形感知的一种重要的指标(请看第一章 1.2 节)。如果在基本层次上对生物体和物体进行范畴化,所有范畴成员(例如范畴 DOG(狗)中的所有成员)显然都拥有一个特定的形状。这种形状不但把所有种类的狗统一起来,并且也把它同别的基本层次范畴的成员如 ELEPHANT(大象)、MOUSE(老鼠)、WHALE(鲸鱼)区别开来。如果我们开始考虑上位层次,即 MAMMAL(哺乳动物)、REPTILE(爬行动物)、INSECT(昆虫)层次上的生物体和物体,就不存在这个

范畴的共同形状。以 MAMMAL(哺乳动物)为例,它没有适用于狗、大象、老鼠、鲸鱼的共同形状。由于哺乳动物这个范畴的成员不存在共同形状,当然就不能用以把哺乳动物与爬行动物和昆虫区别开来。相反,下位层次即 ALSATIAN(阿尔萨斯狗)、TERRIER(小猎犬)这样的种层次上的范畴,正像基本层次范畴一样,的确拥有共同的区别性形状,并且这种形状为所有阿尔萨斯狗或所有小猎犬所共有。但是这种形状在区分阿尔萨斯狗和小猎犬时帮助较小,因为二者都是狗,其形状的差异不像狗与大象或鲸鱼之间的形状差异那么大。

第三个有关的因素与行为有关,更确切地说是与我们跟生物体和物体产生互动时所进行的动作有关。正如 Brown 提出的那样,生物体和物体只有在基本层次上才为真正带有区别特征的行为所标记。猫可以被抚摸,花可以闻到其气味,球可以滚动、弹跳;而我们很难想像各种不一样的猫以各不相同的方式被抚摸,或所有动物像猫一样被抚摸。

基本层次范畴的实验证据

对这些心理学假设的实验研究,又是由 Rosch 及其同事(Rosch 等人 1976)进行的,所有三个因素对基本层次范畴的重要性都得到了证实。

第一个方面,即相似性和区别性在基本层次范畴里达到了平衡。这在属性列举实验中得到了证实。这种实验与原型研究所进行的实验相似(请看第一章 2.1 节),只是角度不同。这个实验的目的在于测量相联系的属性集束(被认为反映了相似性和区别性;见上文)的大小,并显示这些属性集束的大小与范畴化的其他层次上的集束的大小是不同的。实验要求被试列举 APPLE(苹果)、PEACH(梨子)、GRAPE(葡萄)这种基本层次和上位范畴(此处是 FRUIT(水果))及下位范畴(如,DELICIOUS APPLE(好吃的水果)、MACINTOSH APPLE(麦金托什苹果))的属性。基本层次范畴(APPLE(苹果)、PEACH(梨子)等)平均共有 8 个属性,而上位范畴 FRUIT(水果)只

有 3 个。CAR(汽车)、BUS(公共汽车)、TRUCK(卡车)(基本层次)的属性总数是 12 个,而 VEHICLE(交通工具)(上位范畴)只有一个共同属性。其他实验过的人工制品(TOOL(工具)、FURNITURE(家具)、CLOTHING(衣着)、MUSICAL INSTRUMENT(乐器))也获得类似的纪录。下位范畴(DELICIOUS APPLE(好吃的水果)、JEEP(吉普车)等)的属性总数略高于基本层次范畴,这一结果将在 2.2 节讨论。

然而,这些结果的确偏离了生物学范畴。在生物学范畴里,据 Berlin 等人的意见, TREE(树)、FISH(鱼)、BIRD(鸟)被选为上位范畴。正如结果所示,这些范畴的属性总数与 MAPLE(枫树)、BIRCH(白桦树)、BASS(鲈鱼)、TROUT(鳟鱼)、EAGLE(鹰)、SPARROW(麻雀) 等设想的基本层次范畴的属性平均总数一样高,因此 TREE(树)、FISH(鱼)、BIRD(鸟)应该被看作是真正的基本层次范畴。在讨论过文化模型(第一章 1.3 节)之后,这就不足为奇了。这完全表明,文化模型不仅影响原型选择,而且对基本层次视角的选择也同样重要。城市化的美国心理学学生,不生活在森林里,也不用区分枫树、宽叶桦、栎树、松树等等;而 Tzeltal 人则过着农耕生活,与他们的自然环境有更密切的联系;城市化的美国心理学学生与 Tzeltal 人就会有不同的视角。

第二个因素,即共同完整形状,则以两种方式处理。有一个实验是以对比范畴成员的轮廓图为基础的。表示基本层次范畴 CAR(小汽车)的,是>SPORTS CAR(跑车)<、>SALOON(轿车)<、>ESTATE CAR(旅行轿车)<等的轮廓图,而代表上位范畴 VEHICLE(交通工具)的,则是>CAR(小汽车)<、> BUS(公共汽车)<、>MOTORCYCLE(摩托车)<等的轮廓图。这些轮廓图来自随意选出的图画,这些图画的大小和正则定位(小汽车的侧面等)是经过标准化的。将这种标准化的轮廓图并列起来,我们会发现各种小汽车的形状之间的重合自然比小汽车、公共汽车、摩托车的轮廓图之间的重合大得多。这证明,为基本层次范畴制作一个共同的总体形状,并设想一个内在的共同完形是容易的。而这对上位范畴而言则大不一样。至于下位范畴,如 SPORTS CAR(跑车),它的范畴成

员，如>JAGUAR(美洲虎)<、>PORSCHE(保时捷)< 的轮廓图之间的重合则大得多，这一点也与实验假设一致(亦可参看 2.2 节)。

在与此有关的实验，即一个识别实验中，向被试展示基本层次范畴的重合的轮廓图(例如，从跑车和旅行轿车的轮廓图中计算出来的 CAR(小汽车)的图形)，和相似的上位范畴的组合轮廓图(例如，把小汽车和摩托车的轮廓组合成 VEHICLE(交通工具)的形状)。同样，基本层次范畴重合的图形很容易识别，而上位范畴的组合图形则不然。

研究第三个因素，即动作时，实验要求被试想像并描述在与某些生物体和物体发生互动时，他们很可能做出的肌肉活动。图 2.4 提

对上位范畴的动作	家具		衣着	
	眼睛：	扫视	眼睛：	扫视
			双手：	抓
对基本层次范畴其他的动作	椅子		裤子	
	头：	转动	双手：	抓
	身体：	转动，向后转	胳膊：	伸
	膝：	弯	背：	弯
	胳膊：	伸-接触	双脚：	立定
	腰：	弯	膝：	弯
	屁股：	接触	腿：	提起，伸
	身体-腿：	放松	脚：	提起，伸
	背-躯干：	伸直，后靠	双手：	举起，伸
			膝：	弯
			腿：	提起，伸
			双手：	伸，举起
			手指：	抓
			肘：	弯
			胳膊：	拉
对下位范畴的其他的动作	起居室椅子		李维斯牛仔裤	
	＋身体：	下沉	＋脚趾：	伸
			＋屁股：	扭动

图 2.4　对所选物体范畴的典型动作 (Rosch 等 1976：附录Ⅱ)

供了两个例子，表明动作在基本层次即 CHAIR（椅子）和 PANTS（裤子）这种层次上最丰富。在这个层次上，坐下与穿上裤子这些动作可以非常详细地从被试那儿提取出来。相反，被认为是由所有种类的家具和衣着刺激而出现的人类仅有的反应，即对 FURNITURE（家具）的“眼睛扫视”和对 CLOTHING（衣着）的“眼睛扫视”及“手抓”，则是想像得到的最普遍的接触形式。在下位层次里，则没有对基本层次范畴之外的描写，尽管我们有趣地注意到，为 LIVING ROOM CHAIR（起居室椅子）或 LEVIS（李维斯牛仔裤）列举的动作恰恰是这些项目的广告中会强调的活动。

基本层次和原型范畴的共生关系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用于研究基本层次的一些实验与原型研究的实验很相似。首先，两条研究路线并排进行，却常常有不同的目的，要理清并认识原型结构和基本层次概念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并非易事，这种关系其实是以如下两个互相依存的原则为基础的共生关系[5]：

1. 原型范畴在基本层次上发展得最完全。

2. 基本层次范畴之所以具有它们所具备的功能，是因为它们是像原型范畴那样构造的。

解释第一个原则，回顾一下刚才讨论过的基本层次范畴的两个方面应该是有意义的：

- 基本层次给世界上的物体和生物体提供了数量最多的可理解的有关信息（例如，像鸟的动物的信息）。或者，说得更专业一点，基本层次提供了数量最多的相互联系的属性集束。这些属性在原型里以最完备的形式积累起来（如鸟例中的>知更鸟<），并且以范畴名称表示出来（如鸟）。

- 基本层次由于形状有很大的重合，因此它允许有可靠的完形感知，而这种完形感知对原型样本（如>知更鸟<）而言尤其容易。

能最好地说明第二个原则的，是原型使基本层次范畴的功能最

大化这一观点(Rosch 1977, 1978)。细而言之,就是:

• 原型使基本层次范畴的区别性最大化,因为原型不仅抽取了数量最大的范畴内共享属性,而且还抽取了最多不与其他范畴共有的属性(例如,在所有的鸟当中,知更鸟与其他种类的动物的共有属性最少)。

• 原型使完形感知最大化,因为原型的完形整合了所有功能上的重要部分。

总之,带有原型的基本层次范畴似乎只是工具,一种完成对这个世界上我们周围的具体物体和生物体进行范畴化这种困难任务时必需的工具。从将在本书中阐明的范畴化这种更广的语境看,基本层次范畴是**基本经验**中的关键部分,它们支配着我们与我们周围世界的互动。

练习

1. 在 Tzeltal 人的植物和动物分类中,松树、柳树、玉米和豆,兔子、松鼠、臭鼬和囊地鼠代表了基本或属层次。这在你的英语方言或你的母语(如果不是英语)中也一样吗?

2. 对比 Longman Lexicon(LLCE,1981)的 A 部分(生命和生物)、M 部分(动作、位置、旅行、交通)和 Roget's Thesaurus 中的相应部分,并按日常(或者通俗)分类法进行讨论。

3. 就像 Rosch 就椅子和裤子(见图 2.4)所示,当我们对这些物体在基本层次上进行范畴化时,我们可以说出最多的典型动作。看一看这对于自行车、赛车、机动脚踏两用车和交通工具,凿子、锤子、锯子、圆锯和工具,是不是也是一样。

4. Rosch 在做基本层次实验时发现,对从前的飞机技工来说,基本层次范畴从范畴 PLANE(飞机)变成了更具体的范畴。讨论一下语言使用者个人,地理和社会背景对他在选择植物、动物及专业用具的基本层次范畴时的影响。请利用第一章 1.3 节中关于语境、认知和文化模型的有关内容。

5. 讨论：你是否认为认知经济性只在对日常范畴化（或民间分类）重要而对科学分类和计算机信息处理却不重要。

2.2 上位范畴和下位范畴

如果基本层次范畴在许多方面是特殊的，那么其他类型的认知范畴跟它有何不同？其他范畴是仅仅被看作是稍逊一筹，还是它们具有需要独特配备才能产生的特殊功能，并且这种特殊功能决定了其范畴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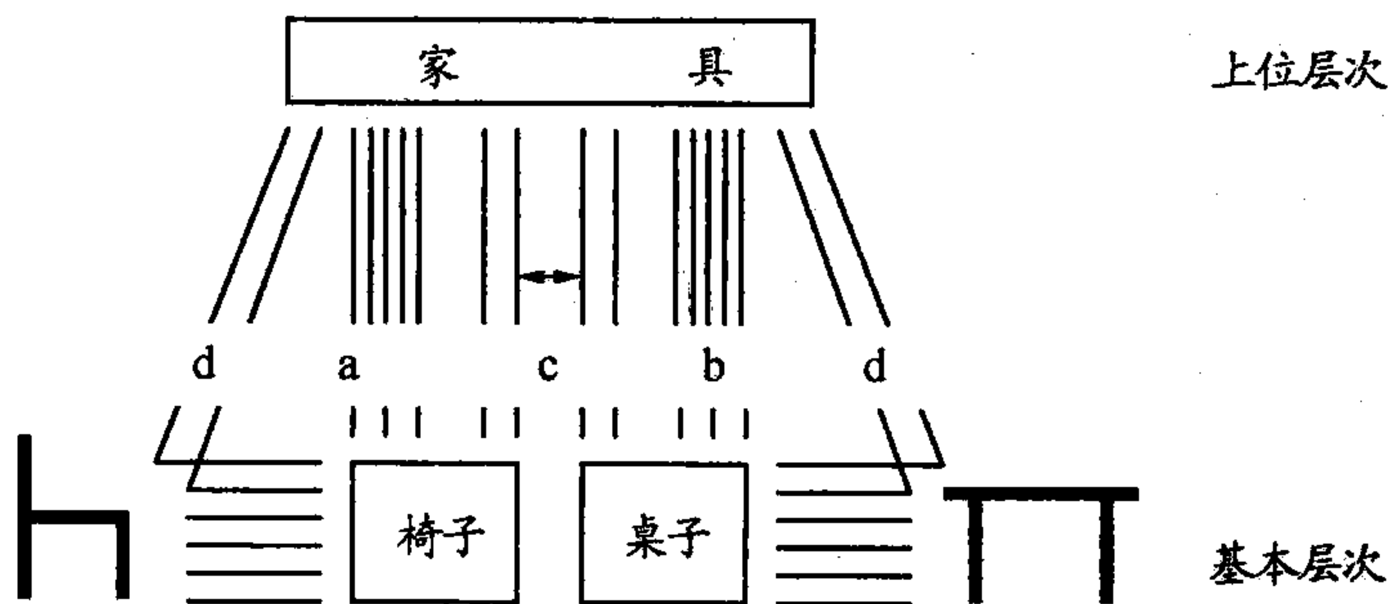
早期研究者为研究原型选择认知范畴的时候，他们把基本层次范畴同其他类型的范畴区分开来，并非是有意识的。他们很自然地选择了那些说明他们心中原型结构的个体效果时能预示最佳结果的范畴。正如第一章所示，范畴的完形特征和范畴界限的模糊性用杯子和碗这种基本层次范畴可以得到最好的说明。一般处于上位层次的水果、家具、交通工具这些认知范畴则适于说明样本合格性等级和家族相似性的属性列举。但是，当基本层次范畴与上一节的上位（和下位）范畴作对比的时候，显然只有在基本层次上才能发现理想的原型结构。从这个角度上看，上位范畴有许多不足之处[6]。

上位范畴结构和寄生范畴概念

首先，上位范畴最明显的缺点是，它没有共同整体形状，因此也就没有适用于所有成员的共同的内在完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范畴化为水果、家具或者交通工具的物体就不能作为整体来处理。如果要求你拿出这种范畴的图画，你会做什么呢？为了说明水果，你可能会画出橙子、香蕉；而为了说明家具，则有可能画出椅子、桌子和床；为了说明交通工具，则可能画出公共汽车和摩托车。换句话说，你会从基本层次范畴包含的完形特征那儿“借”来上位范畴的完形特征——这是将被称作**寄生范畴化**（parasitic categorization）的第一种

情形[7]。

寄生范畴化原则同样反映在范畴化实验中使用属性的方式上。正如1.2节和2.1节所谈到的那样，被试一般只为上位范畴列举很少的几个全范畴属性。实际上，就家具而言，Rosch的被试没有提出任何一个共有的属性。最可能的理由是，由于家具可得到的共有属性太宽泛而不引人注目，因此被试觉得它们不值一提——想想看“能移动的大件物体”或“使家或公寓变得适于居住的物体”这种共有属性吧。除了全范畴属性以外，被试提供了上位范畴的成员，也就是基本层次范畴的名称以及这些基本层次范畴的属性。就家具而言，这意味着被试会说出基本层次范畴椅子、桌子、床等的名称，而且从这些认知范畴的属性清单中给家具加上一些属性，如椅子的“有腿”、“有靠背”、“用于就坐”等属性。这种情况图示为图2.5。



(a) 椅子的属性，“有座位”“有靠背”“用于就坐”等。
(b) 桌子的属性“有上平面”“用于在上边写”“用于在上边吃”等。
(c) 椅子和桌子共有属性“有腿儿”“木制或金属制”，等。
(d) 家具的属性“大的可移动物体”“使房子适于生活”，等。

图2.5　上位范畴家具属性图示

如果对上位范畴家具和基本层次范畴椅子、桌子进行比较，它们在属性和范畴化上的差异确实很明显。椅子、桌子在范畴化属性上很大程度上是自足的(正如图2.3所示)，相反，只有少数几个属性是直接来自上位范畴家具的(例如，“可移动的大件物体”或

“使房间适于居住”)，正如图 2.5 的会合属性线所示，即使是这些属性也是与椅子、桌子所共有的。大量的属性借自基本层次范畴椅子、桌子丰富的属性清单——这是寄生范畴化的一个很显然的情形。

然而，我们为什么没认识到我们是从基本层次范畴，并且事实上是从相当多样的基本层次范畴，如椅子、桌子、沙发、架子、柜子那儿为上位范畴家具提取属性呢？这似乎应主要归因于可以在范畴成员之间观察得到的家族相似性。当我们在第一章 1.2 节里引入家族相似性概念时，这个概念是用来证明差样本的范畴成员身份的，例如用这个概念解释企鹅和鸵鸟为什么可称之为鸟，笔记本电脑和咖啡机为什么可看作是家具(相当边缘)的项目。如果以家具等的上位范畴为出发点，家族相似性会以不同面貌出现。

如果再一次看看从成员范畴那儿借来的家具的属性，我们发现的确存在相当多的重合交叉之处。椅子、桌子似乎共有“有腿”，“木制、金属制或塑料制”等属性(在图 2.5 中表现为用双向箭头连接的中间两组垂直的属性集束)。家具所具有的其他属性将为椅子和沙发、沙发和床、桌子和架子、架子和柜子所共享。这种重合交叉的结果是，在描写家具的时候，我们从不觉得我们只是从各个基本层次范畴如椅子、桌子、床那里借来孤立的属性。我们反而有这样的印象：借来的每一个属性都与很多家具有关，尽管这个属性实际上只适用于两个或三个成员范畴。

家族相似性原则的这种影响，对玩具这种上位范畴甚至更为重要，对于玩具，我们只能找到唯一的一个全范畴属性(我们的认为是“用于玩耍”)。Wittgenstein 的范畴 GAME(游戏)这个极端的例子就更不用说了，在这个实例中，甚至难以找到一个全范畴的属性。(经常的联想是“以基本上快乐的方式消磨时间”、“休闲活动”、“有趣”，等等)。很明显，可用于描写上位范畴的属性主要基于各种玩具和游戏之间的家族相似性，这些玩具、游戏都是基本层次范畴，而这些基本层次范畴都是被寄生范畴化激活的。

为了有一个完整的印象，人们还可以指出上位范畴的非基本地位也反映在语言上。上位范畴的许多词汇不是简单的单音节词，例如 FURNITURE（家具）、VEHICLE（交通工具）、MUSICAL INSTRUMENT（乐器）就不是简单的单音节词，而这类单音节词在基本层次范畴词汇中则占多数。此外，一般来讲，比之各自的基本层次词语，上位词不是最先出现在脑子里的，而儿童也在习得基本层次词语以后才学到它们。

下位范畴：范畴结构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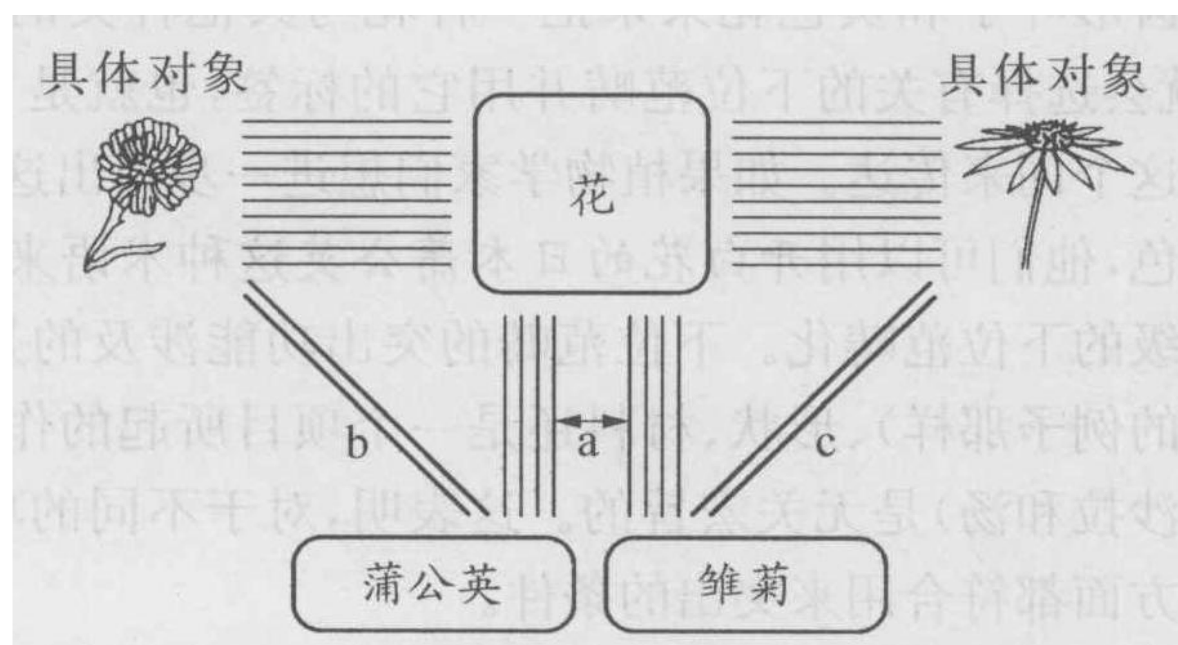
除了基本层次范畴以外，最常见的词汇范畴类型不是上位范畴，而是下位范畴。狗、花、汽车、小船、床、桌子都有很多种，它们都可以理解为认知范畴。有时，这些下位范畴的结构和基本层次范畴的结构很像。POODLE（卷毛狗）、TERRIER（小猎犬）、ROSE（玫瑰）之类的范畴具有可识别的完形，它们围绕原型组成，存在好成员和差成员，能汇集丰富的属性清单，并用简单的词表示。但是当我们随着 Brown（1990）并涉及下位范畴更极端的例子时，下位范畴与基本层次范畴之间的差异就变得更明显了。

还是讨论花，但把 ROSE（玫瑰）换成 DANDELION（蒲公英）或 DAISY（雏菊），我们还是有一个相当清晰的完形感知，包括对完整形状、锯齿形的叶子、蒲公英黄色的花、或者雏菊典型的黄色的花盘和白色花边之间对比的整体印象。当我们开始寻找蒲公英和雏菊的原型的时候，这些范畴和玫瑰这类范畴的差异变得明显起来。一个普通的语言使用者，既非生物学家也非辞典编纂者，他是怎样选出完美的蒲公英和雏菊的呢？他又是如何描写这种完美的样本与差的样本之间的差异的呢？的确，一般的语言使用者几乎不会试图去区分原型的蒲公英和雏菊和它们较不原型的范畴成员，不管是根据个体样本还是根据变种。从自然物种转到人造物体，比如硬币，我们发现 DIME（10 美分）和 QUERTER（25 美分）这种下位范畴也不产生能易于跟那些更边缘的样本区别开来的原型。所有 10 美分硬币和

25 美分硬币非常相像，都同样可以看作是这个范畴的好样本。其原因不是蒲公英、雏菊、10 美分、25 美分的现实样本在事实上完全相同。通过仔细检查可能出现的在(蒲公英和雏菊的)外形和颜色以及(10 美分和 25 美分的)新旧和光泽上的差异，跟日常的范畴化完全无关，并且也不影响我们的整体感知。

问题是，对下位范畴的细节的这种明显的漠视是如何与 Rosch 的发现保持一致的。Rosch 发现，被试在为这些范畴编制冗长的属性清单时没有困难，而且这些清单甚至比提供给基本层次范畴的属性清单更加详细。

正像 Rosch 自己观察到的那样，这些属性中只有一些属性对讨论中的下位范畴来说是特有的，而大多数属性与各自的基本范畴的属性一样。就这些花的范畴而言，这意味着，蒲公英叶子的锯齿形状与雏菊黄色花盘和白色花边之间的对比就将列入少数几个特有属性当中。其他所有可以提及的关于花、茎、叶的内容，即 DANDELION(蒲公英)和 DAISY(雏菊)的所有其他属性都是从基本层次范畴 FLOWER(花)那里借来的；这又可以看作是寄生范畴化的一例。请对照一下图 2.6。



(a) 共有属性，“有茎”“有花朵”“有叶子”等。
(b) 特有属性，“有锯齿形叶子”“有黄色花朵”
(c) 特有属性“有黄色花盘”“有白色花边”

图 2.6 下位范畴蒲公英和雏菊的属性图示

此图应该与图 2.5 结合起来看，图 2.5 说明了上位范畴的范畴化。两种情况的大多数范畴化是通过基本层次范畴进行的，而直接范畴化(用粗线表示)只局限于几个属性。但是直接范畴化可用的属性质量则有关键的区别。就上位范畴而言，这是一组**普遍**(**general**)属性，这组属性也为所有的各个基本层次范畴所共有(例如，“大而可移动的物体”和“使房子适合于居住”这些属性为椅子、桌子和许多其他家具项目所共有)。相反，为下位范畴的直接范畴化所具有的属性是**特有的**(**specific**)，也就是说，这些属性限定了拟议中的范畴，它们一般不为其他范畴所共有：锯齿形叶子是蒲公英的特有的属性，而不是 DAISY(雏菊)、ROSE(玫瑰)、TULIP(郁金香)属性清单的组成部分。

非基本范畴的功能

下位范畴的特殊属性和上位范畴的一般属性分别是解释这两种非基本范畴的认知功能的很好的出发点。我们使用下位范畴的原因在于我们想强调或“**凸显**”(**highlight**)它们具有的特殊属性。如果我们想用锯齿形叶子和黄色花朵来把一种花与其他种类的花区别开来，我们就会选择有关的下位范畴并用它的标签，也就是 *dandelion*(蒲公英)这个词来传达。如果植物学家们想进一步指出这种花朵的特殊的颜色，他们可以用开白花的日本蒲公英这种术语来表示一种更细微分级的下位范畴化。下位范畴的突出功能涉及的是颜色(就像我们举的例子那样)、形状、材料还是一个项目所起的作用(如，蒲公英用于沙拉和汤)是无关宏旨的。这表明，对于不同的项目来说，所有这些方面都符合用来突出的条件。

对上位范畴来说，并不因为一个属性(这个属性为一组基本层次项目如椅子、桌子、床，等等，或者小汽车、公共汽车、有篷货车、卡车等等所共有)的普遍性特征就认为该属性肯定能成功地突出。显然，只能有某些“普遍”的属性被判定为**突出**(**salient**)到足以被凸显，而另一些属性则不是。要收集 BUS(公共汽车)的属性，人们不会只提

到用它来将人和东西运到各处；人们可能会加上公共汽车有像箱子的形状，有轮子、门、窗户、座位，装许多人。人们可能甚至想强调，只要大小适当，它被儿童用来玩。如果研究语言上的证据，我们会发现所有这些属性都很容易表达为句子或小句（事实上刚这样做过），但是只有其中几个属性事实上产生了可以自由使用的特定上位词项。与图 2.7 对照一下。在该图中，选出的属性以双引号表示，可能以此为基础的上位范畴以粗体表示，实际上的语言表达以楷体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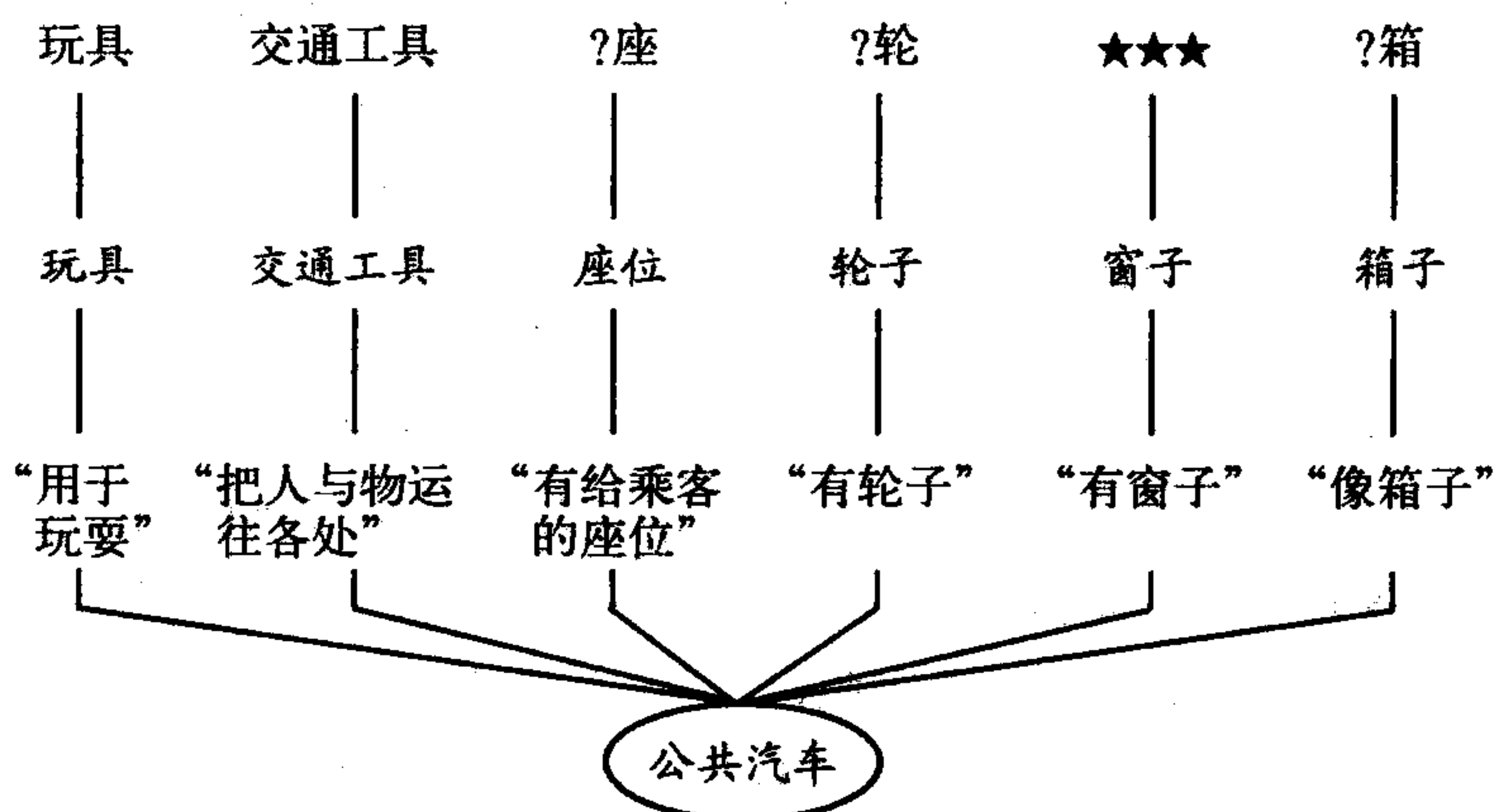


图 2.7 基本层次范畴公共汽车的突出属性

正如图 2.7 所示，只有“把人和物运往各处”、“用于玩耍”这两个属性生成了可自由使用的词汇，即 *vehicle*（交通工具）和 *toy*（玩具）。*seater*（座）和 *wheeler*（轮）只能用在某些搭配中，如 *a 30 - seater*（一辆三十座）或 *a 6 - wheeler*（一辆六轮）（似乎多用于货车或卡车），而★*windower*（窗户的）作为词汇项目是不被接受的，*box*（箱子）也难以理解为 *bus*（公共汽车）的上位概念。只有 *vehicle*（交通工具）和 *toy*（玩具）（及数量复合词中的 seater（座））被立为词项，其原因似乎在于它们内在的认知范畴获得了属性的支持，而这些属性可能被认为是人造物品的最突显的品质：即它们的功能或使用目的。将公共汽车称为 *vehicle*（交通工具），我们自然而然地强调它将人和物运到

各处的功能。把它叫做 *50-seatert*（五十座），我们强调的是公共汽车能运送很多人。用 *toy*（玩具）指称公共汽车，此时我们强调的是一种特定但又非常不同的功能。功能以外的其他显著到足以支持上位认知范畴名称的属性，还包括（TEXTILES（纺织品）、MINERALS（矿物）、EARTHENWARE（陶器）的）"原料"、（ANCESTORS（祖先）的）"起源"、（RELATIVES（亲戚）、IN-LAWS（姻亲）的）"关系"。

但是强调属性不是上位范畴唯一的功能。与此密切联系的是一种第二功能。看看图 2.8，这第二个功能就变得更为明显。该图显示了 VEHICLE（交通工具）、TOY（玩具）这种上位范畴和有关的基本层次范畴之间的属性联系。VEHICLE（交通工具）通过"把人与物运往各处"这个属性与 CAR（小汽车）、BUS（公共汽车）、MOTORBIKE（摩托车）联系起来（反过来，CAR（小汽车）、BUS（公共汽车）、MOTORBIKE（摩托车）则可以看作是交通工具的种类），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乍一看 TOY（玩具）生出的广泛联系，也许是令人吃惊的：有关的基本层次范畴不仅包括 CAR（小汽车）、BUS（公共汽车），还包括 BALL（球）、SWING（秋千），而这种列举可以几乎无限地扩大，尽管如此，CAR（小汽车）、BUS（公共汽车）、SWING（秋千）和 BALL（球）也都可以看作与上位范畴 TOY（玩具）存在类属关系。正是在 TOY（玩具）这种范畴身上，上位范畴的这种我们称之为**汇集功能**（collecting function）的巨大潜力变得真正明显起来：这种能力把大量范畴汇集在一个标签之下，并使得整个可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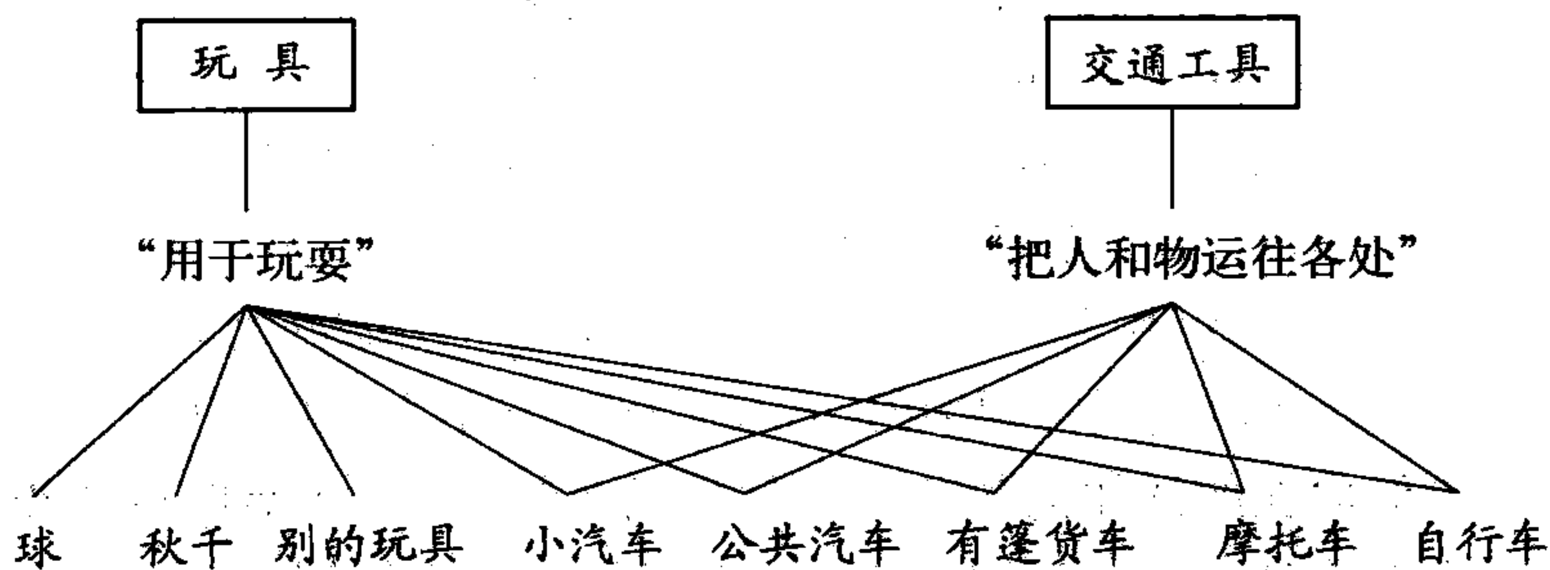


图 2.8 上位范畴玩具和交通工具的汇集功能

范畴的集合易于把握。这种潜在能力已经用于科学的目的，而把众多项目汇集到一个共同的名目也已经成为科学工作的一个关键部分，这就一点也不足为奇了。类属关系的跨更多层次的扩展导致了外延科学分类法的建立。详细的生物学分类或 Roget 的把词汇范畴组织成一个多层次的分类系统的尝试，就是这种例子。2.1 节介绍这些科学分类法时，我们发现，这些分类法与 Tzeltal 人用于植物分类的民间分类法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现在可以根据上位范畴的突出和汇集功能来解释。

练习

1. 请你的同学为下列范畴列举属性：

桌子、床、灯；
刀子、叉子、勺子；
耳环、手镯、项链；
家具；餐具；珠宝；
厨房用椅、餐椅、扶手椅、柳条椅；
切面包刀、小折刀、折刀、拆信刀、切肉刀；
耳环、鼻环、婚戒、钻戒、图章戒指

并检验一下你的属性列举是否支持 Rosch 关于基本层次范畴、上位范畴和下位范畴属性清单的研究结果。

2. 把 BOOK(书)、JOURNAL(杂志)、NEWSPAPER(报纸)、E-MAIL(电子邮件)、WEBSITE(网址)看作基本层次范畴，说出与这些范畴相关的下位范畴和上位范畴。哪些可能的上位范畴已经提升为英语的词项？哪些维度(形状、颜色、材料、来源、功能)被突显了？

3. 对比一下一个科学文献的样本与童话或儿童故事样本中的基本层次词、上位层次词和下位层次词的比例。

4. “寄生范畴化概念”的基础是这种观点：上位范畴从基本层次范畴那儿“借来”属性。或者你也可以说，基本层次范畴提供了属

性，然后"转"到各自的上位范畴那儿。你觉得哪种说法更有说服力？

5. 寄生范畴化概念在水果、蔬菜、化妆品、文具、电器、行李、机动车和行人统计图表中是如何反映出来的？

2.3 概念层级

基本、下位和上位范畴是类属层级的建筑材料。然而，存在来自部分–整体关系的竞争。如果我们不把焦点集中在科学层级上，而是集中在日常语言使用中观察到的民间层级，那么，部分–整体就变得重要起来。

在2.1节中讨论Tzeltal植物分类时，我们发现，基本层次范畴PINE（松树）和WILLOW（柳树）以及其他类的树有一个上位范畴TREE（树），而CORN（玉米）和BEAN（豆）却没有这样的上位范畴。显然，突显他们知道的所有的树共有的一个或几个突出特性，例如"由树干、树枝、大叶或针叶组成"，"提供树荫"，"用作木柴"等，这对Tzeltal人来说是很方便的。与此相反，CORN（玉米）和BEAN（豆）在田里栽培，并用作食物这种事实，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未西化的农耕Tzeltal族群的文化模型中，这些事实并无必要强调。而且，因为只包含很少的几个项目，因此也没有理由把它们收集到一个特定的上位范畴里。

当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工业化社会和以它为基础的文化模型的时候，当我们调查可用的种类几乎无限的食物项目的时候，情况就变了。在这种环境里，诸如VEGETABLES（蔬菜）、FRUIT（水果）、CEREAL（谷物）甚至FOOD（食物）等多种上位范畴，看起来确实很有用。想像一下，如果食物项目不是按照这些上位范畴安排，我们的超市就会出现混乱。这对于诸如STATIONERY（文具）、TOILETRIES（化妆品）、CLOTHING（衣着）、ELECTRICAL APPLIANCES（电器）等非食物范畴，情况也是一样。如果没有这些带有语言标签的记号，人们怎么能在更大的百货公司找到他们要的

东西呢？这一点说明了上位范畴的汇集功能，而它们的突显功能则在给每一件商品，尤其是给新产品贴标签时发挥了作用。无论是最近引进的外国水果品种，还是新品种的半加工菜，都常有必要分清其使用目的或功能，而在这些方面，上位范畴标签至少提供了第一线索。

但是，尽管在我们的文化模型里，为了应付不断扩大的商品和服务的范围，大量的上位范畴可能是必要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普通的语言使用者在使用上位范畴的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跟科学家那样保持一致。这在建立多层次等级的时候尤其是这样。科学分类的目标在于提供一个完整的分类层次体系，而经验的日常范畴化则很可能倾向于跳过一些层次，即使如此，从逻辑的观点看，这些层次仍有意义，并已经词汇化了。

上位范畴 MAMMAL（哺乳动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毋庸置疑，它强调了“产自母体的子宫”、“喂以来自母亲身体的乳汁”这些重要属性。诚然，不仅科学话语中使用哺乳动物，当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属性上时，日常会话当中也使用哺乳动物。但是，像一个规则，语言使用者会把 ANIMAL（动物）而不是 MAMMAL（哺乳动物）看作 DOG（狗）和 CAT（猫）的直接上位范畴。同样，通常也不把 INSECT（昆虫）看作是 BEETLE（甲虫）的自然上位范畴，尽管可能更容易把它接受为 FLY（苍蝇）、MOSQUITO（蚊子）、WASP（黄蜂）、BEE（蜜蜂）的上位范畴。如果考虑到对很多语言使用者而言，BIRD（鸟）和 FISH（鱼）不是 ANIMAL（动物）的下位范畴，问题就变得更复杂；所以，如果我们要寻找一个上位范畴，就不得不选择 CREATURE（生物），而这又引起了另一个问题。因为 CREATURE（生物）对许多语言使用者会产生圣经的联想（“上帝的创造物”），或者说，它至少突出创造性的一面，却牺牲了“动物性”的其他方面。如果要找到更具有概括性的上位范畴，我们必须一直找到 LIVING BEING（生命），但显然这是一个也包括植物的范畴。因此，我们可以下结论说，对 MAMMAL（哺乳动物）、BIRD（鸟）、FISH（鱼）、REPTILE（爬行动物）、INSECT（昆虫）来讲，没有令人满意的上位范畴。或者换句话说，在英语里，没有一个综合标记的范畴可用来表

示相对于植物的“动物”[8]。

但是，当我们使用合成词 *higher animal*（高等动物）和 *lower animal*（低等动物）并考虑各自的范畴时，*animal*（动物）这种更宽泛的意义就变得可用。HIGHER ANIMAL（高等动物）大致上与前文的 ANIMAL（动物）这个狭义的概念相等，并主要指哺乳动物；而 LOWER ANIMAL（低等动物）则包括 INSECT（昆虫）和 REPTILE（爬行动物）。但还剩下 BIRD（鸟）和 FISH（鱼），这两个还是无法确切地与 HIGHER ANIMAL（高等动物）或 LOWER ANIMAL（低等动物）联系起来。图2.9就是对这种相当混乱的情况进行刻画的一个尝试。在图中，中性的日常范畴化的上位范畴用粗体字印刷，并以粗线条连接到基本层次范畴。其他上位范畴放在括号里，以一般线条连接到各自的范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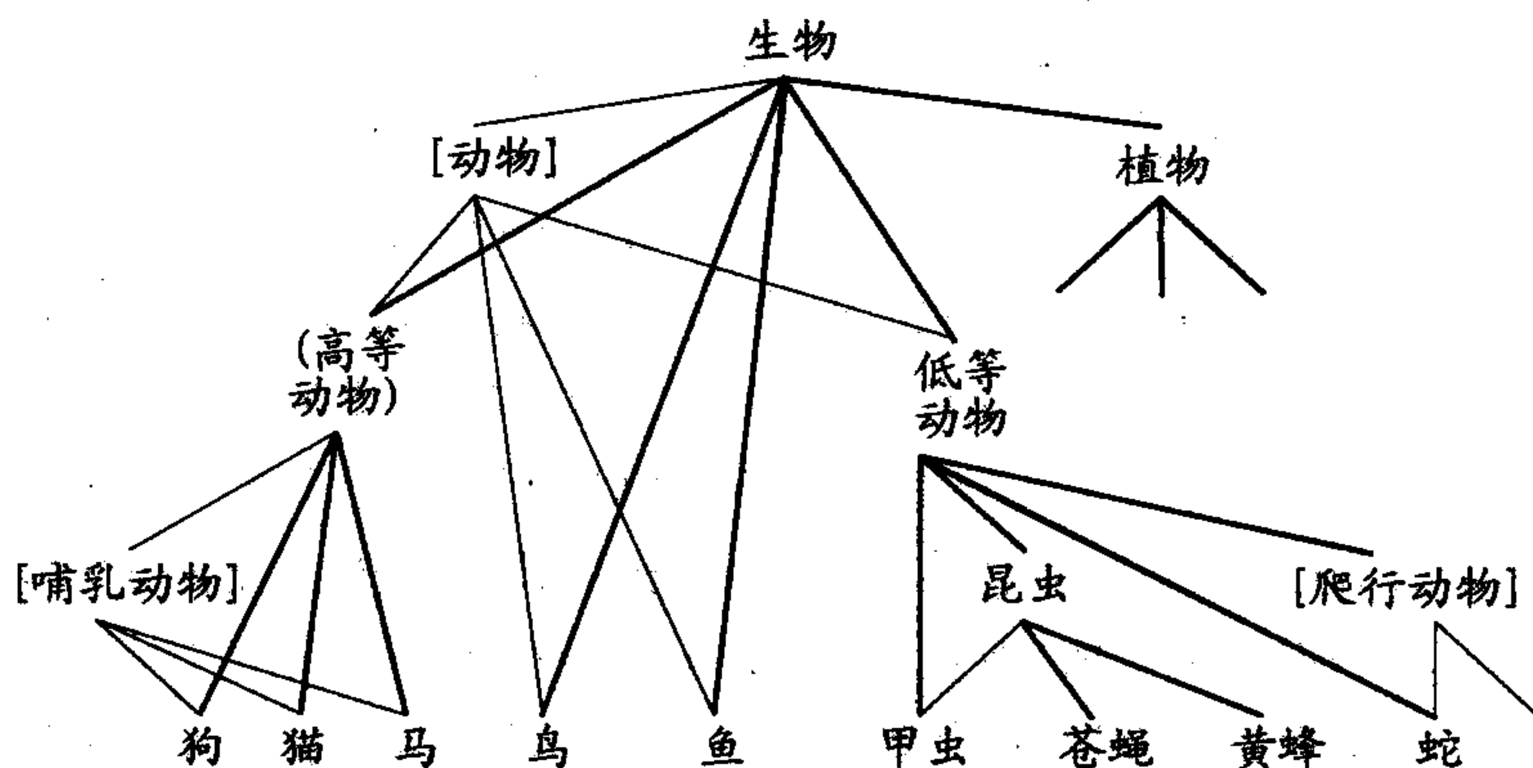


图 2.9 英语中生命的上位范畴的认知观点

看看图表，人们可能很容易得出这样的印象：这种分类确实是最不令人满意的。如果我们从一种纯逻辑的观点来处理这个问题，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考虑普通语言使用者的认知需要，人们将会懂得，用一个上位范畴 ANIMAL（动物）（或 HIGHER ANIMAL（高等动物））来指与人类关系似乎最密切的狗、猫、马这些有生物是有好处的，而如果能把昆虫和爬行动物以一种相当概括的

方式放在 LOWER ANIMAL(低等动物)下面,也是很有益的。鸟和鱼可能的确占有较大的家畜和低等动物之间的中间位置,它们不像其他动物那样,需要一个直接的上位范畴。

概括一下普通的语言使用者所应用的词汇层级的认知观,人们可以说,这些“民间分类法”的特征是:有缺层、非一致性、有可选路径(即为 DOG(狗)和 CAT(猫)提供了 MAMMEL(哺乳动物)和 ANIMAL(动物)这两种上位范畴)。令人放心的是,在上位词项的定义和最近的辞书类词典的层级框架上,这种情况都得到了注重实用的词典编纂家的经验的全面支持[9]。在严格分类的传统下受过教育的词典编辑和语言学家通常可能更会持怀疑态度,但即使是他们也该释然于这样的事实:尽管词汇的民间分类法和逻辑层级之间有明显的差异,但是二者能在更宽的认知框架中得到调和。

类属层级 VS 部分-整体层级

当我们考虑一种在我们这个周围的世界无处不在、而在先前的认知研究中有点儿被忽视的关系,即部分-整体关系时,概念层级这一概念就甚至变得更加复杂[10]。没有人会否认,在手指与手、手与手臂、手臂与身体之间存在一种密切的联系,这种关系对其他身体部位也一样。同样,轮胎与轮子、轮子与小汽车(及汽车的其他部件)只是人工制品的众多的部分与整体关系中的一种。这表明,部分-整体关系是直接以事物间看得见的联系为基础的;它们可以描写为空间的邻近关系(即,靠近)和现实世界中单个物体间的邻近关系,这也就是它们看起来比类属关系更接近于具体的实体的原因(Cruse 1986: 178)。认知语言学关于部分-整体关系的观点强调,这些关系是以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及其部位的熟悉程度为基础的,而这显然是一种基本经验[11]。像其他基本经验一样,在这些经验中,基本层次范畴、部分-整体关系可能因此具有很高的认知可及度,这反映在短暂的处理时间和直观的完形感知中。而在完形感知中,整体及其部分的概念(躯体与四肢,或者,椅子和腿儿、座位、靠背,等)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见 1.1 节)。

不同于类似于 VEHICLE（交通工具）和 MUSICAL INSTRUMENT（乐器）的许多分类学上的上位范畴，BODY（躯体）、CAR（小汽车）、HOUSE（房子）这类部分-整体的“上位范畴”本身不是上位范畴，而是如果需要则可以激活为上位范畴的基本层次范畴。如果人们想到客厅、卧室和厨房，自然会把这些部分范畴与它们共同的“整体”，即房子这一范畴联系起来。至于上位范畴房子的认知功能，它不突显它的“成员”的一个或几个属性，就如类的上位范畴（房间之于客厅、卧室、厨房，等）的特点一样。它的长处在于其聚集功能，聚集功能这一概念是说：房子这个范畴被认为是由客厅、卧室等组成的，同样的聚集功能是通过厨房聚集炊具、冰箱、饭桌，或者通过城镇聚集房子、商店和街道来实现的。类的上位范畴以概念化了的相似关系为基础汇集（*collect*）事物，而部分-整体范畴则是以事物的概念化了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同现关系为基础聚集（*assemble*）事物。我们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讨论部分-整体层级或**分体层级（partonomics）**⑫。[1] 正像开头时的那个身体的例子所示，我们不难将手指-手这种部分-整体关系延长为更长的“链”（手指-手-手臂-躯体），这些组合已经被称作“链”（Croft 和 Cruse 2004：154），以此来强调这样的事实：链的连接物并非自动地属于范畴化中的不同的分类层级。

部分-整体与类属关系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在概念层级上对事件进行范畴化的方法。说话人可以根据他们在特定说话场合的需要来对这两种方法进行选择。图 2.10 说明了这种厨房、房子、城镇和有关范畴之间概念上的互动关系。例如，随着说话场合的变化，厨房这一范畴既可以概念化为一种房间，也可以概念化为房子的一部分。就是以这几个选来图解的少量项目，该图也显示了相互联系的范畴形成的网络是多么复杂。在图 2.10 中，类属之间的连接是用虚线表示的，因为它们似乎不是部分-整体连接那样的基本联系。的确有许

[1] 我们避免使用“meronomy”（分体关系）这一术语，是因为它很容易与第三章讨论的“metonymy”（转喻）混淆。“Partonomy”用来指层级，而各个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被称为“partonymic”。

多例子，它们的类属关系是建立在可能更难深入理解的范畴间相似性的基础之上的：只要想一想隐藏起来的把大象、老鼠和鲸结合成哺乳动物这个范畴的相似性，这一点就清楚了。因此，儿童难于理解类属关系，并长期拒绝接受马既是一匹马同时也是一个动物这种说法，也就一点也不足为奇了（Aitchison 2003：196 以次）；相反，至少那些有农村背景的儿童，却能轻而易举地列举并因而在心里对在农场周围发现的动物进行归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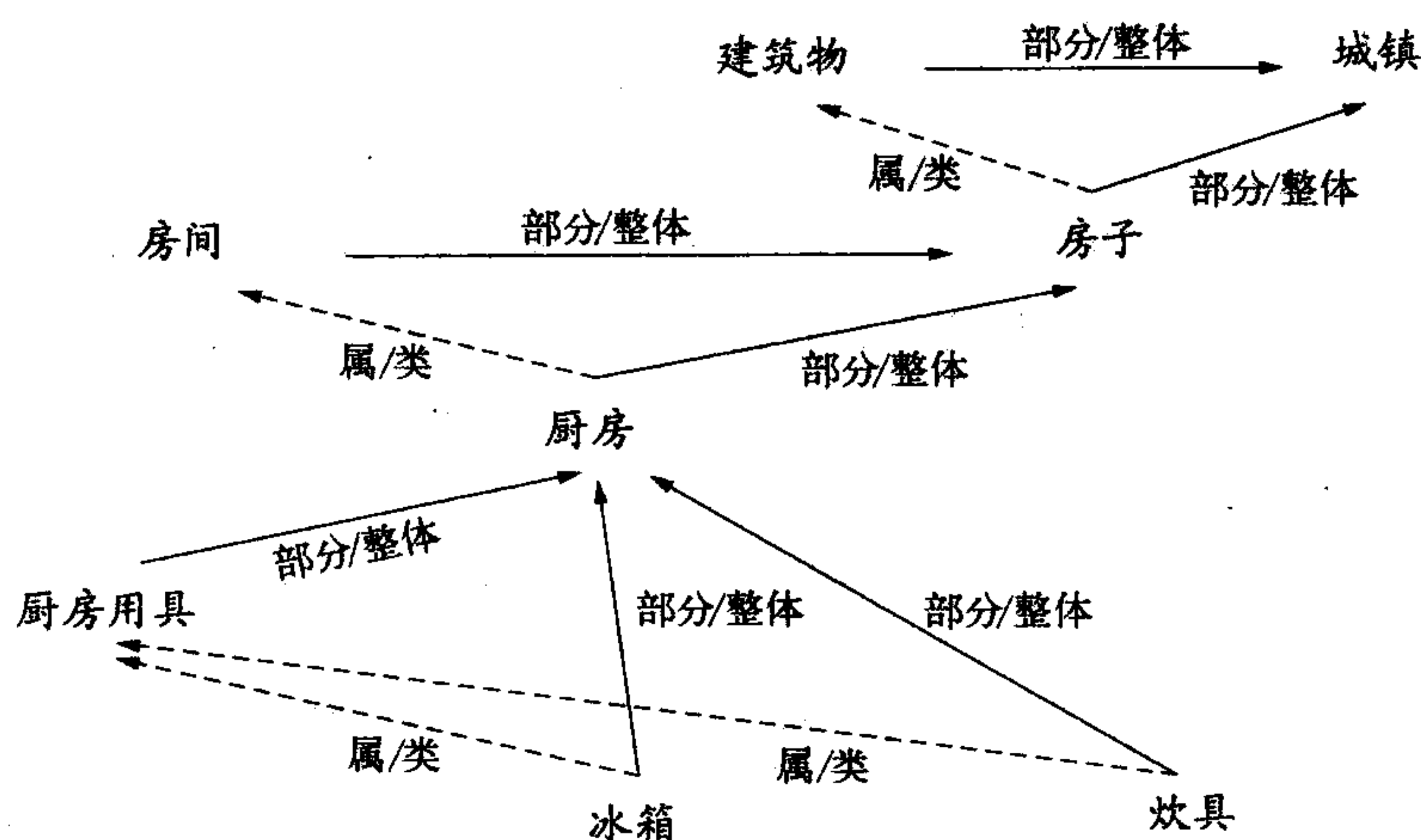


图 2.10 厨房、房子和城镇等范畴的类属（属/类）和部分-整体（部分/整体）关系

考虑到分体关系在基本经验中的基础，部分-整体关系似乎也激发了我们对许多较不具体的关系的理解，也就不奇怪了。这些较不具体化的关系包括前文已经说明的准分体关系的处所联系（例如，城镇—房子/商店/街道）及更加随意的联想（正如图 2.11 所示），在这里，“是……的部分”或多或少带有比喻意义。与 BODY（躯体）、CAR（小汽车）或者 House（房子）相比，只有 SHOPPING（购物）的分体层级提供了一组具体性较突出的范畴（商店、顾客、货物、计算器、现金、收款台，等等）。与此相反，归到 TRAFFIC（交通）和 DEMOCRACY（民主）之下的分体层级却相当抽象，而且只有少数几个项目可以进行直接完形感

知。然而，TRAFFIC（交通）、PUBLIC TRANSPORT（公共交通）、DEMOCRACY（民主）或 ELECTION（选举）这类范畴的结构可以认为是以部分-整体经验为基础的，这类范畴似乎在日常生活的概念化中，比 MOTION（运动）或者 ACTIVITY（行为）和 HUMAN RIGHT（人权）或者 POLITICAL SYSTEM（政治体制）这类有点专业性的范畴起了更重要的作用，而这两种专业性的范畴可以分别认为是 TRAFFIC（交通）和 DEMOCRACY（民主）这两个认知域的类属关系上的上位范畴。这种情况缘于分体层级的上位范畴的聚集潜力，这种潜力常外在地反映为这些上位范畴不可数的语法特点。尽管它们不允许对某个范畴的实例进行量化，但是，TRAFFIC（交通）和 DEMOCRACY（民主）（或者 TELEVISION（电视）、SPORTS（体育运动）、RECREATION（娱乐），等等）这类不可数的项目也适于吸引与这些范畴相联系的任何事物。以这种方式，部分-整体联系在建立认知模型和把它们聚集起来的网络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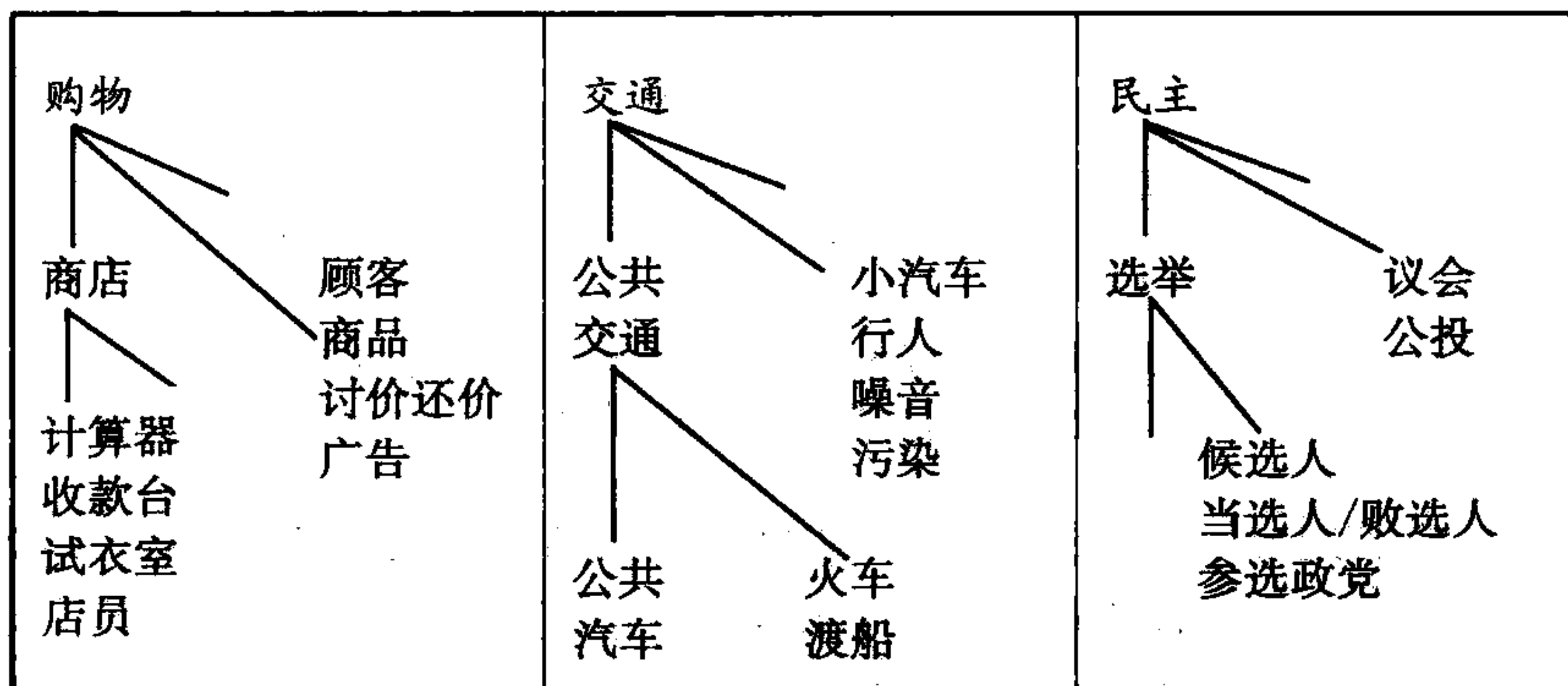


图 2.11 从部分-整体联系到随意联想：范畴购物、交通、民主

最后，就像将在 3.1 节表明的那样，部分-整体联系是转喻必不可少的基础。一个像 the university needs more clever heads（这个大学需要更多聪明的脑袋）这样的表达，显然是以脑袋是身体的一部分这种关系为基础的；在这里，部分用来“代”整体。

总之，我们已经区分了建立概念层级的两种途径：一种以种类

包含中的类属关系为基础，另一种以部分-整体原则和相似关系为基础。它们的特点可以表述如下：

• 类属关系可以用来形成范围广大而严格的科学分类，这种分类严格地以一个或几个突出的属性为基础。

• 认知语言学更关注源自日常生活范畴化中的经验的类属层级（即民间分类法），这种层级也依赖于突出的属性，但既不完整也不完全保持一致，因此允许缺层和可选的层级路径存在。

• 部分-整体层级（或分体层级）是建立在现实世界中的实体间的邻近和连通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从理论上说，这种层级可以追溯到我们自己基本的身体经验。这种联系可以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真实的连接，也可以是成分间的随意的联想。分体层级似乎提供了一个建立认知模型的主要结构原则（见 1.3 节）并在转喻的解释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练习

1. 查阅黄页指南，看一看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是如何根据上位范畴进行分类的。在你附近的大商店看看那儿的商品是不是按照严格的逻辑顺序摆放的。

2. 为下列食物范畴画一个概念层级并考察层级中的缺层：SAUSAGE（香肠）、HAM（火腿）、BEEF（牛肉）、PORK（猪肉）、CHICKEN（鸡）、TURKEY（火鸡）、SALMON（鲑鱼）、TROUT（鳟鱼）、MEAT（肉）、POULTRY（家禽肉）、FISH（鱼）、FOOD（食物）和 MILK（牛奶）、YOGHURT（酸奶）、ORANGE JUICE（橙汁）、MINERAL WATER（矿泉水）、SOFT DRINK（饮料）、DRINK（饮品）。

3. 许多科学书籍和论文在他们的目录中使用由 4 或 5 位数组成的小数系统[1]，以达到严格的逻辑分类。找一本这类出版物，看看这种系统事实上对读者是否有帮助；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这种内容如何才能变得更易于“消化”。

---

[1] 译注：即 1.1.2.1 或 3.2.1.2.1

4. 请确定下列各项中，哪些应该看作类属关系上位范畴，哪些又应该看作部分-整体的上位范畴：CLOTHES（衣服）、HOLIDAY（假日）、HOUSE（房子）、MEALS（餐）、PARTY（聚会）、SPORTS（体育运动）、TELEVISION（电视）、TOOLS（工具）。说出它们的下位范畴。请解释一下为什么 ROOM（房间）、MEAL（餐）和 SPORTS（体育运动）既可以看作类属关系的上位范畴，也可以看作部分-整体关系的上位范畴。请找出表现出这种两可的其他上位范畴。

5. 简要刻画 1.3 节里提到的一些认知模型（例如：WEATHER（天气）、HOLIDAYS（假日）、FOOD（食物）、MEALS OF THE DAY（一日三餐）），收集作为这些认知模型的基础的范畴（如，天气这一认知模型的太阳、风、雨、雪）。确定哪些范畴是靠部分-整体联接联系起来的，这些联接的哪些地方解释起来更困难。创立一个包含前文提到的认知模型（或其他合适的认知模型）的网络并说明它们之间的概念联接。

2.4 范畴化和复合词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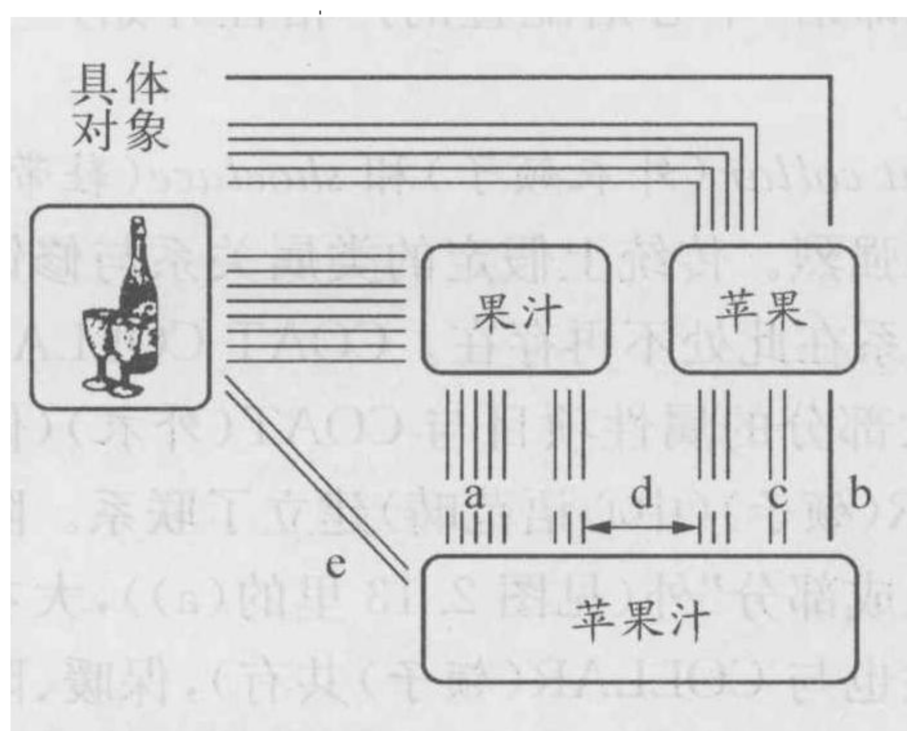
如果类属关系和部分-整体关系在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概念化中都是决定性的，那么，人们发现这两种关系在复合词形式中得到反映，即使对这些对象的形式化的分析也提出同一的修饰语-中心语结构，也就不足为奇了。

合成词中的类属与部分-整体关系

考察一下 *blackbird*（黑鸟）、*black bean*（黑豆）、*black hair*（黑头发）这类复合词形式，假定这些项目存在概念上的类属关系，并认为这些项目处于下位范畴的地位，似乎是说得过去的。在每个例子里，“名词性”范畴（BIRD（鸟）、BEAN（豆）或 HAIR（头发））可以看作是基本层次项目，支配着丰富的范畴结构，即原型、好样本与差样本及相当多的属性，而这些属性亦可用于下位范畴的概念化。相反，

形容词性成分对复合词的作用似乎只限于“黑色”这个属性⑬。如果一定要为它的范畴地位辩解的话（见后面的 2.5 节），那么，这种范畴结构也无疑比 BIRD（鸟）、BEAN（豆）、HAIR（头发）的范畴结构贫乏得多。这些发现完全符合已被认可的构词法分析，这种分析把 *blackbird*（黑鸟）这种复合词看作是第一个成分修饰第二个成分的修饰语-中心语结构⑭。

来看看 *apple juice*（苹果汁）这种名-名复合词，其构词法分析是一样的，但认知结构有点儿不同。在此，我们有理由假定，在这个类属关系中，涉及了两个发展完全的基本层次范畴，即 JUICE（果汁）和 APPLE（苹果）。对照一下图 2.12，该图说明了下位范畴 APPLE JUICE（苹果汁）的范畴化，是属性列举实验结果（Schmid & Ungerer 1998）的简化形式⑮。



(a) 借自果汁的属性：
“液体”，“无酒精”，“解渴”
“瓶装或纸盒装”
“用玻璃杯供应”等
(b) 突出的特有属性：
“用苹果制作”
(c) 借自苹果的属性：
“黄色或类似的颜色”，
“水果味的”等
(d) 借自果汁和苹果的属性：
“味甜或酸甜”，“有益于健康”，
“味道好”
(e) 非派生属性：
“与苏打水混合”，“自然浑浊”

图 2.12 下位范畴 APPLE JUICE（苹果汁）的属性（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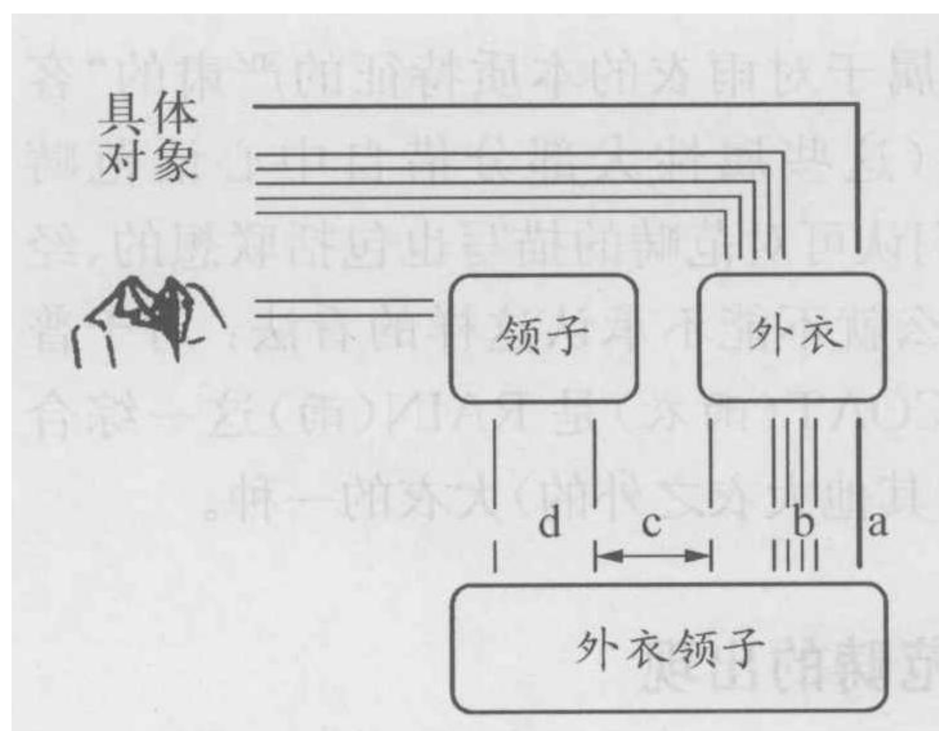
如图所示，被试为 APPLE JUICE（苹果汁）列出的大多数属性，也用来指中心词范畴 JUICE（果汁），其中就有“液体”，“无酒精”，“解渴”，“瓶装或纸盒装”，“用玻璃杯供应”（请看图 2.12 中的(a)）。这印证了这样的印象：APPLE JUICE（苹果汁）是从 JUICE（果汁）那儿借了这些属性，而它的范畴化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JUICE（果汁）。同样与我们的预期一致的是，与范畴 APPLE（苹果）的联系首

先是通过“用苹果制作”这一特有属性建立起来的(用粗线表示,请看(b))。

然而,这并不是把苹果汁和范畴苹果联系起来的唯一属性,被试还把“黄色或类黄色”,“水果味的”这些属性放在他们列举的APPLE JUICE(苹果汁)和APPLE(苹果)的属性清单上(请看(c))。此外,有三个属性,即“味甜或酸甜”,“有益于健康”,“味道好”(d),在所有的三个范畴的属性清单中都出现了,因此无法确定APPLE JUICE(苹果汁)是从JUICE(果汁)还是从APPLE(苹果)那儿接收了这些属性。这样,APPLE JUICE(苹果汁)这个下位范畴的属性中,可能有多至五个是来自苹果这个范畴的。这似乎表示,在对APPLE JUICE(苹果汁)进行范畴化的时候,我们对第一基本层次范畴APPLE(苹果)的利用比传统分析所假定的范围要宽得多,而且,这使人们对修饰语-中心语配置的严格性开始产生怀疑。

当我们转而分析类似*coat collar*(外衣领子)和*shoelace*(鞋带)的复合词时,这种怀疑会更加强烈。传统上假定的类属关系与修饰语-中心语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在此处不再存在。COAT COLLAR(外衣领子)的属性清单中,大部分的属性项目与COAT(外衣)(修饰语范畴)而不是与COLLAR(领子)(中心语范畴)建立了联系。除了突出的限定属性“外衣的组成部分”外(见图2.13里的(a)),大衣的领子用布料制作(这一属性也与COLLAR(领子)共有),保暖、防风、防雨、防雪,穿着于冬天(见(b))——所有这些属性都被看作是外衣和外衣领子二者的本质特性。与这些属性相比,COAT COLLAR(大衣领子)和COLLAR(领子)之间的联系只是提到材料(c),这当然也是与大衣所共有的;最显著的属性是,领子容易弄脏或沾上油污这一事实。这些属性联系的分布图示于图2.13。

我们将这一方法应用到SHOELACE(鞋带)上,人们可以希望得到相似的结果。同样,从源范畴SHOE(鞋子)派生出的属性比从源范畴LACE(带子)派生出的属性会更多,并且还有许多别的具有相似的属性分布的下位范畴,如,SHIRTSLEEVE(衬衫袖子)、



(a) 突出的特有属性：
"是大衣的部件"
(b) 借自大衣的属性：
"保暖"，
"防风"，
"防雨、雪"，
"穿着于冬天"
(c) 借自领子和外衣的属性；
"用布制作"
(d) 借自领子的属性：
"容易弄脏或容易沾上油污"等

图 2.13 下位范畴 COAT COLLAR(外衣领子)的属性联系(图示)

CHIARLEG(椅子腿儿)、LAMPSHADE(灯罩)。因为已经讨论过部分-整体关系在概念化中的作用，现在来解释这种结果也不再困难。*coat collar*(外衣领子)和 *shoelace*(鞋带)和 *shirtsleeve*(衬衫袖子)的属性清单所反映的只不过是这样的事实：这些范畴被看作是由复合词的第一个成分代表的整体的组成部分或附件，但复合词的第一个成分的概念重要性在语言使用者的头脑中压倒了类属关系(一种领子、一种带子、一种袖子)。从认知视角看，这种结果可以叫做**部分-整体复合词**(part-whole compounds)(相对于**类属复合词**(type-of compounds))。

事实上，第一个成分的这种概念压倒效应从这样一种复合词中也能观察得到，从逻辑的观点看，这种复合词并不是表现部分-整体关系，而是甚至被外行归入类属关系。如果这样，*raincoat*(雨衣)这个复合词就会被理解为受"防雨"这种属性来附加限定的外衣。然而，当要求被试说出 RAIN(雨)、COAT(外衣)、RAINCOAT(雨衣)(各个范畴的名称给不同的被试组)的属性时，结果表明，RAINCOAT(雨衣)和 RAIN(雨)有着多得多的共同点。正如属性清单所示，雨衣和雨一般来讲都与湿、水、暴雨和强风、冷而坏的天气有联系。从数量上来看，RAINCOAT(雨衣)和"修饰语"范畴 RAIN(雨)之间的属性重合，比 RAINCOAT(雨衣)和"中心语"范畴 COAT(外衣)之间的重合大得多。为 RAINCOAT(雨衣)和 RAIN

(雨)提出的一些属性,可能不属于对雨衣的本质特征的严肃的“客观”描写,如它的形状与面料(这些属性大部分借自中心语范畴 COAT(外衣))。但是如果我们认可对范畴的描写也包括联想的、经验的属性这种认知观的话,那么就不能不承认这样的看法:对于普通的语言使用者来说,RAINCOAT(雨衣)是 RAIN(雨)这一综合认知模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其他大衣之外的)大衣的一种。

来自复合词的新基本层次范畴的出现

除了已讨论的调查结果外,对 APPLE JUICE(苹果汁)这一范畴的分析还产生了另外一个有趣的结果:APPLE JUICE(苹果汁)这个范畴被认为有两个既不在 APPLE(苹果)的属性清单也不在 JUICE(果汁)属性清单中的属性(“自然浑浊”和“与苏打水混合”,见图2.12中的(e))[15]。即使这些非派生属性对 APPLE JUICE(苹果汁)来说可能是相当不典型的,但是也有许多其他复合词的情形并非如此。例如,就 WHEELCHAIR(轮椅)之类的项目而言,被试给这个范畴不只是列出了一些而实际上是列出了大量的属性,而这些属性都不是借自源范畴 WHEEL(轮子)和 CHAIR(椅子)的。

这些属性是从哪儿来的?有一个广泛接受而又基本上是认知的回答是,我们依靠了我们的“世界的知识”。这种解释尽管无可置疑,但远非真正令人满意。因为世界知识这一概念的确是非常宽泛的。但是我们再审视一下我们的例子,就会发现大多数属性本质上是相当具体的。有些属性与残疾有关,另外一些属性与医院有关,还有一些属性则将轮椅与引擎及车闸联系起来。显然,刚提及的领域也可以理解为认知范畴(INVALID(残疾人)、HOSPITAL(医院)、ENGINE(引擎)和 BRAKE(车闸)等);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在轮椅的范畴化中,在 WHEEL(轮子)和 CHAIR(椅子)以外,还涉及这些范畴(以及其他范畴)。换句话说,存在于 WHEELCHAIR(轮椅)这种复合词里的认知范畴,的确不仅依赖语言形式表示的两个范畴,还利用了大量的其他认知范畴。这一点表示为图 2.14,图中那些来自

这些额外源范畴的属性是用虚线表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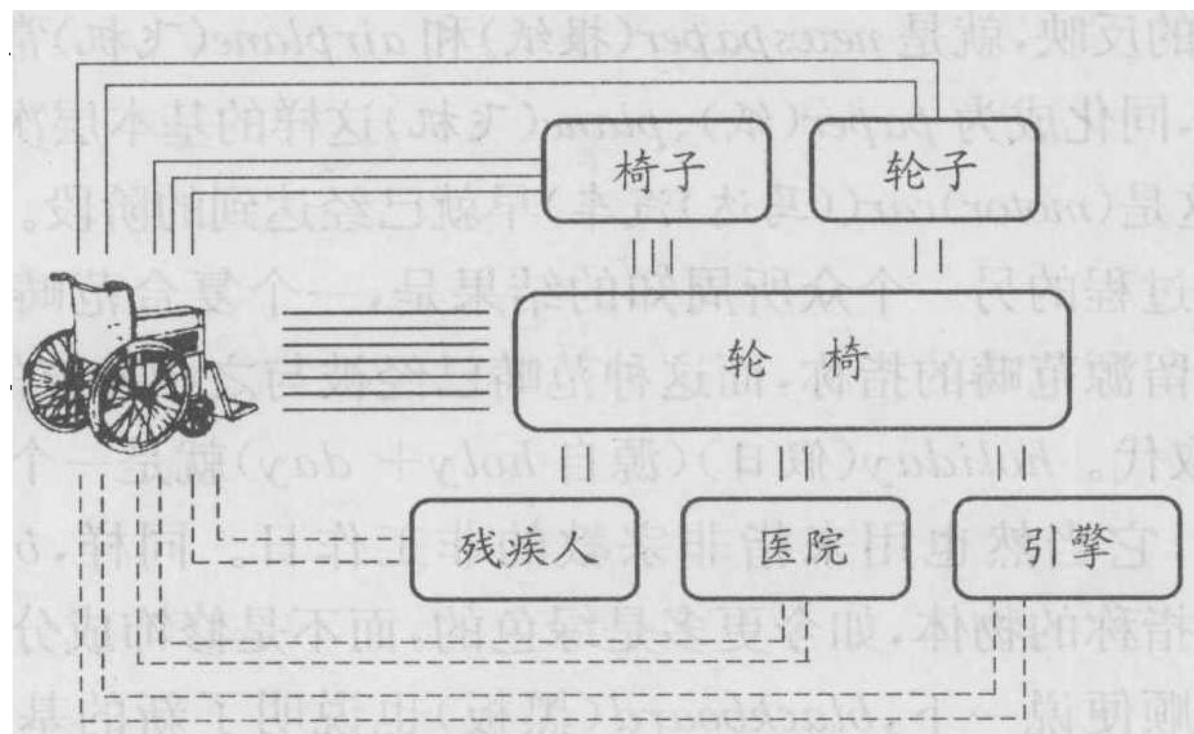


图 2.14 下位范畴 WHEELCHAIR(轮椅)的属性联系

正如更详细的观察所表明的那样,这些范畴的大多数不只是普通的人或物范畴。我们只要想一下 HOSPITAL(医院)和在它的范畴化中涉及的大量的人、物体和行为就可以了。正如在第一章 1.3 节所提出的那样,我们理应将 HOSPITAL(医院)看作是复杂的认知结构或认知模型,(从更轻的程度上说,INVALID(残疾人)和 ENGINE(引擎)也是这样),这样就更易于把它们和世界知识的一般概念联系起来。

如果我们认可(作为一种暂时的结果)额外的源范畴(或认知模型)所起的特殊作用,就可以将我们的解释推进一步。复合范畴的构建中涉及的源范畴越多,单个认知范畴所起的作用就越小,这好像是有道理的。在这个过程中,回到寄生范畴化中的所有这些多种多样的范畴,就变得越来越棘手。越来越多的属性令人觉得不再与源范畴有关,而只与复合范畴 WHEELCHAIR(轮椅)有关(这一点在图2.14中用连接 WHEELCHAIR(轮椅)和真实世界的物体的正常线条表示),而且,在这个过程的最后阶段,我们没有理由否认这种范畴的基本层次的地位。就 WHEELCHAIR(轮椅)而言,可能没有完全达到这个最后阶段。但是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在其他复合范畴身上,如 NEWSPAPER(报纸)和 AIRPLANE(飞机),二者现在一般都被公认为基本层次范畴,这一点表现为,被试显然不用考虑其他范畴,就能轻而

易举地为它们提供大量的属性。从下位层次到基本层次地位的变化在语言上的反映，就是 *newspaper*（报纸）和 *airplane*（飞机）常常脱落第一个成分，同化成为 *paper*（纸）、*plane*（飞机）这样的基本层次范畴的简单形式，这是（*motor*）*car*（（马达）汽车）早就已经达到的阶段。

这种过程的另一个众所周知的结果是，一个复合范畴的语言形式可以保留源范畴的指称，而这种范畴已经被与之相冲突的“非派生属性”所取代。*holiday*（假日）（源自 *holy*＋ *day*）就是一个这样的著名的例子，它当然也用来指非宗教的非工作日。同样，*blackboard*（黑板）所指称的物体，如今更多是绿色的，而不是修饰成分所表示的黑色的。顺便说一下，*blackboard*（黑板）也说明了新的基本层次复合词脱落第一个成分的倾向，如在 *Could you write these words on the board?*（你能把这些词写在黑板上吗？）这个句子中那样。

在这儿小结一下，我们可以说，与传统构词法分析和关于下位层次的严格的逻辑观相比，根据认知范畴和基于被试提出的对复合词属性的描写有几个优点。要点如下：

- 标准观假定一个基本中心语词项和严格限定的修饰语成分，这过于刻板。有许多复合词，甚至像 *apple juice*（苹果汁）这种模型实例，修饰语范畴提供的不只是用于限定属性；这些额外属性可能并非都是“客观的”特性，而往往是联想的、“经验”的。
- 基本项目，即概念上占支配地位的源范畴，不一定由复合词的第二个成分表达。根据所涉及范畴的突显性的不同，对应于第一个成分的认知范畴可能同样重要（*raincoat*（雨衣）说明了这一点），甚至是占支配地位的，特别是当合成词是基于部分-整体关系而不是基于类属关系的时候（就像在 *coat colloar*（外衣领子）、*shoelace*（鞋带）里那样）。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从认知视角上区分类属关系合成词和部分-整体关系合成词。
- 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所有的复合词都吸取额外属性。其中的很多属性可以追溯到额外的源范畴（或认知模型）。源范畴的总体数量增加得越多，由复合词的语言形式表达的认知范畴的重要性就变得越小。如果源范畴的数量多到难以全部把握，就与寄生范畴化无

关了，而源自源范畴的那些属性则被认为是属于复合范畴自己，而一种新的、自立的基本层次项目也就产生了。用 Langecker 的隐喻来说，成分范畴和额外范畴充当了一种脚手架，当不再需要时，它就被拆除了[17]。这种过程可在它的从 *apple juice*（苹果汁）和 *wheelchair*（轮椅）这种项目起，到（*motor*）*car*（（马达）汽车）和（*air*）*plane*（飞机）这种项目止的各个阶段上研究；这种过程对传统上所说的词汇化提供了清楚而具体的解释[18]。

也许我们应该加上一个总结性的评论，以揭示认知结构在语言中是如何表达的。从认知的角度看，复合过程在 *motel*（汽车旅馆）或 *heliport*（直升机机场）等混合词中能得到最好的反映，因为包含各种属性的两个认知范畴的交叉在这里可以象似地表达出来（Ungerer 1999：313 以次）。但是复合词比混合词多见，因为，比之混合词，复合词是更可靠的源范畴指示器。这就是为什么要表达下位范畴的时候，复合词是首选的理由。作为可接受的第二个选择，我们希望这些认知范畴中至少有一个用语言表达出来，这种选项将在下一节进行探讨。

“单纯”下位词之谜

在 2.2 节，我们描写过单纯的或看起来不能分析的下位词，如 *daisy*（雏菊）、*dandelion*（蒲公英）、*poodle*（卷毛狗）、*terrier*（小猎犬）、*quarter*（25 美分硬币）、*dime*（10 美分硬币），它们分别依赖基本层次范畴 FLOWER（花）、DOG（狗）、COIN（硬币），只是又加上一个或几个特有的属性。如果考虑到复合词以及其他许多合成形式都以两个源范畴为基础（暂时忽略与额外源范畴的关系）这一事实，而 *daisy*（雏菊）和其他例子却没有这种背景，这是很奇怪的。

在这儿简要地讨论一下这些词的词源应该是有益的。词源分析表明，*daisy*（雏菊）是从“day's eye”（白天的眼睛）衍生出来的，指的是像太阳的花盘，而 *dandelion*（蒲公英）则来自法语的“狮子的牙”，显然是指它的叶子的锯齿形状。换句话说，尽管因历史发展而变得模糊，但是这两个词还是表示了各自下位范畴的特有属性。它们不

是直接从修饰语范畴那儿汲取下位范畴的特有属性，而是提供一座隐喻桥梁，把下位范畴与几个源范畴连接起来（如，*daisy*（雏菊）中的 DAY（白天）和 EYE（眼睛）；*dandelion*（蒲公英）的 LION（狮子）和 TOOTH（牙））。这是许多花的下位范畴典型特征。再举两个例子，*buttercup*（毛茛）这个词表达了它与 *cup*（杯子）（指其形状）及 *butter*（黄油）（指其黄色）隐喻联系，而 *tulip*（郁金香）则是源自波斯语的 “turban”（“头巾”）一词（还是指其形状）。

再看看 *quarter*（25 美分硬币）和 *dime*（10 美分硬币），我们发现这二者指的都是一美元的分数（*dime* 源自拉丁语的 decimus，意为 “十分之一”），所以，通过建立一种转喻关系，与美元有关的价值就 “代表” 了那个硬币。就 *poodle*（卷毛狗）、*terrier*（小猎犬）而言，转喻则没有那么明显，但是词典告诉我们，*poodle*（卷毛狗）与水坑有关系，而 *terrier*（小猎犬）则与拉丁语的 terra（“土”）有关，因为在打猎的时候，小猎犬会把狐狸或獾赶进它们的地洞里。因此，大部分例子都利用了隐喻或转喻联系。这种隐喻或转喻联系在认知语言学中普遍的重要性将在第 3 章里讨论。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半。同样引人注意的是，FLOWER（花）、DOG（狗）、COIN（硬币）这种基本源范畴在语言形式上没有表示出来。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些源范畴对 DAISY（雏菊）和 DANDELION（蒲公英）等的认知识别与范畴化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更令人诧异了。一种可能的解释是，FLOWER（花）、DOG（狗）或者 COIN（硬币）这样的基本层次范畴在我们关于自然和钱的认知模型中是不言而喻的部分，所以不必显性地表示出来。我们转向更特殊的语境，即饭馆这个语境的时候，对认知模型的依赖，或更确切地说，对文化模型的依赖就变得更加明显起来。在饭馆语境中，像 APPLE JUICE（苹果汁）或 LIGHT BEER（淡啤）这种下位范畴被表示为 *two apples*（两杯苹果）或 *two lights*（两杯淡的）。这种情况也普遍存在于种种专家语境中，例如，艺术家、运动员、学生、教师，并由此组成了他们社团行话中的基本部分。

作为小结，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部分单纯或不可分析

的下义词，就其内在的认知范畴来说，实际上并不单纯，而是基于一个表示出来的修饰语范畴和一个未表示出来的隐性的中心语范畴。但是，也有例外。以 ROSE（玫瑰）这个范畴为例：它早被认为是一个源自希腊语的单纯词，它有易于识别的完形和丰富的属性清单，因此，即使在逻辑上这个认知范畴是 FLOWER（花）的下位概念，我们也试图承认它的基本层次地位。

为解决这种不一致性问题，我们必须想到认知的研究方法有两个基本的原则。第一，认知单位不是离散的。正如范畴之间没有清晰的边界，概念化的层次之间的过渡，最好也看作是渐进的。这一点在部分-整体关系层级的实例中尤为明显，它不能毫无疑问地归到不同层次，但它仍然适用于类属关系的民间分类法。QUERTER（25美分）或者 DANDELION（蒲公英）（或 BLACK BEAN（黑豆）、BLACKBIRD（黑鸟）这样的合成词）显然被看作是其基本层次范畴的下位范畴，而 POODLE（卷毛狗）、TERRIER（小猎犬）、DAISY（雏菊）可能就没那么明显，但是它们比 ROSE（玫瑰）这种接近或实际上就属于基本层次的范畴则还要更处于下位层次。

第二个原则把我们带回到 2.3 节中关于概念层级的讨论。我们发现，与科学等级不同，这种认知或民间分类法因为承认相互竞争的上位范畴，因而可能出现不一致；如 DOG（狗）的上位范畴可以是 ANIMAL（动物），也可以是 PET（宠物）。这原则也可适用于基本层次。普通的语言使用者好像完全能并列地使用几个相互竞争的基本层次范畴。DANDELION（蒲公英），也许还有 DAISY（雏菊）依赖 FLOWER（花）作为源范畴，但玫瑰则可以独立地范畴化（也可以充当各种玫瑰和类似于玫瑰的其他花的源范畴）。基本层次范畴之间相似的共存现象在其他领域里也可以观察得到，例如 BUILDING（建筑）和 HOUSE（房屋）之间、JEANS（牛仔裤）和 TROUSERS（裤子）、PLANE（飞机）和 JET（喷气式飞机）之间的共存[13]。在某些例子中，较新的范畴（JEANS（牛仔裤）、JET（喷气式飞机））可能最终取代作为基本层次范畴的其他范畴，这一点证明了替代引起词汇变化这一规律。但是，其他范畴，例如 FLOWER（花）、ROSE（玫瑰），正

像它们一直被同时使用一样，将继续被同时使用，如果这样做有希望产生一种比严格逻辑下位分类更经济的范畴化形式的话。

练习

1. 看看下面包含 *shoe* 这一成分的复合词，确定每一个例子中的复合词是以类属关系为基础（第二个成分占支配地位），还是以部分-整体关系为基础（第一个成分占支配地位）的：

ballet shoe	shoe hammer	shoe-shop
canvas shoe	shoe heel	shoe-tip
patent-leather shoe	shoe leather	shoemaker
peep-toe shoe	shoe-boy	
sling-back shoe		
town shoe		
walking shoe		

是否有类属关系复合词显示——就如 RAINCOAT（雨衣）一样）——第二个成分的支配地位在概念化过程中被超过。

2. 传统的构词分析中区分修饰语-中心语复合词和 *actor-manager*（演员经纪人）这种连结复合词（也叫做并列复合词）。根据本章提出的认知分析法对这种区分进行评论。

3. 正像 WHEELCHAIR（轮椅）一样，下列复合范畴不能只依靠标出的源范畴来说明其特征：ASHTRAY（烟灰缸）、BEER MAT（啤酒杯垫）、TEA POT（茶壶）、NUMBER PLATE（车号牌）、WALLPAPER（墙纸）、HORSE SHOE（马蹄铁）、SPARK PLUG（火花塞）。你可以给它们提出哪些额外属性？它们还能跟其他什么范畴或认知模型有关系？讨论一下这些复合词是否已经正在向基本层次范畴的地位靠近。

4. 我们在文中提到，许多花的名称与几个源范畴有关系，这种关系一般通过隐喻或转喻来建立（如 *daisy*<*day's eye*）。考察一下下列花的名称的词源并讨论其中涉及的认知过程：*bugloss*（牛舌

草)、*coltsfoot*(款冬))、*bluebell*(风信子)、*harebell*(蓝铃花)、*pink*(石竹花)和 *groundsel*(千里光)。

2.5 基本层次范畴和基本经验：行为、事件、特性、状态和处所

> 至此，我们关于范畴化的基本层次和其他层次的讨论还只限于物体和生物体。但是在第一章里介绍基本性这一概念时是与基本颜色词相联系的，而这种颜色词通常是以作形容词的形式出现的。这也是为什么问下面这种问题似乎是很自然的原因：高度、强度这类性质，特别是许多“动词”的行为对人类的范畴化而言是否也同样是基本的？

大多数人可能会直觉地认为，吃、喝、睡、走、谈等频繁发生的行为，跟苹果、狗、汽车这些我们所熟悉的物体同样是基本的，而且表现出同样多的变种。假如说，正如我们已经假定的那样，苹果、狗、汽车在心理上是由那些具有原型结构的基本层次范畴来表征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应该认为这些行为也是这样的认知范畴呢？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认知语言学家迟迟没有去证明这种直觉。第一次为行为范畴的原型结构提供证据的尝试，涉及的不是吃和睡，而是撒谎这种心理活动。这一研究的主持人 Coleman 和 Kay(1981)采用了 Labov 的方法，即用数量有限的给定维度来描写杯子和碗(见 1.1 和 1.2 节)的方法。他们给认知范畴 LIE(撒谎)选出的维度是：

(a) 事实上的假(一句话语或命题是假的)

(b) 信念的虚假(说话人相信这句话是假的)

(c) 欺骗的意图(说出一句话的时候，说话人有意去欺骗听话人)

Coleman 和 Kay 不是用 Labov 的杯子和碗线条图形，而是用虚构的故事来描写这三条标准的各种组合。有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无聊的宴会的。宴会结束时，有人只是为了礼貌才向女主人说“谢谢，宴会棒极了！”。这种陈述明显是假的(标准(a))，并且说话人也相信

是假的(标准(b)),但可能没有传达欺骗的意图(标准(c))。在另一个故事里,有个护士搞混了正要准备推进手术室的两个病人的病,并因此向医生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即使她说的话事实上是假的(标准(a)),但不认为说出了不真实的情况(b),也没有欺骗医生的意图(c)。这些故事与符合所有三种标准的原型实例形成对比,这个原型实例是,有一个孩子明目张胆地否认自己吃了蛋糕(实际上是她吃了)。

让被试听这些故事,并要求他们按照 7 个等级回答这个故事是不是一个谎言,如,确定/不是那么确定/等等。总的来说,Coleman 和 Kay 主张动词 *lie*(撒谎)的意义可以理解为一个认知范畴,这个认知范畴有满足所有三个标准的原型实例,也有不满足所有的三个标准的较不原型的实例。

第二个研究是 Verschueren(1985)对语言行为的调查,与我们直觉的看法更接近。但是作为一个基本行为的清单则不一定有说服力,因为它不仅包括 *speak*(说)、*write*(写)这类合适的候选成员,还包括相当成问题的项目,如 *answer*(回答)、*apologize*(道歉)、*ask*(问)、*congratulate*(祝贺)、*name*(命名)、*tell*(告诉)、*thank*(感谢)。其原因是 Verschueren 总体上调整了 Berlin 和 Kay 已经为基本颜色词建立的标准(简单的语言形式,不能用另一个基本项目来定义,广泛的运用,心理突显,为说这种语言的大多数人所知;见 1.1 节)。虽然他也提及 Rosch 对基本层次项目的研究,但是他并没有太多地利用她的研究成果。正如 2.1 节所示,她的研究成果给基本层次范畴的定义至少加上了三条重要标准:"丰富的相互联系的属性集束"、"构建为原型范畴"、"很强的完形感知潜力"。

即使这些标准不能确切地适用于 Verschueren 提及的大多数行为,但是把这些标准用到本节开头提及的吃、喝、睡、走等行为范畴,似乎是相当可行的。

行为范畴

首先看范畴 EAT(吃),我们可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它具有简单的

语言形式，为说英语的人所熟知，孩子也在很早的阶段就学到它。另外，我们不难收集很多几乎为这一认知范畴所独有的属性，如“从盘子里拿起食物”、“张开嘴巴”，“把食物放进嘴里”、“咬”、“嚼”、“咽”等。注意，因为这种范畴指一种行为，所以它的这些属性也一般指行为，而不是物体和特性。但是下面这条原则对行为范畴依然有效，即部分-整体关系在概念化中起关键作用。例如“咬”，“嚼”，“咽”这些阶段可以看作是“吃”这种更复杂的行为的组成部分[20]。至于原型性，则有可能把＞EATING A SANDWICH（吃三明治）＜或＞EATING AN APPLE（吃苹果）＜这种较原型的实例、与＞BEING SPOONED BY ANOTHER PERSON（让他人用匙子喂）＜这种较不原型的实例及＞SIPPING SOUP WITH A STRAW（用吸管吸汤）＜（例如牙科手术之后）这种相当边缘的实例区分开来。最后，吃这一行为可以作为一个综合的整体，即作为一个完形来感知，并的确能作为一个完形来范畴化和概念化，这样说完全是有道理的。

举第二个例子，KILL（杀）[21]，也似乎符合所有的三个标准：在依赖媒体的西方社会里，这个范畴的原型实例可能是＞SHOOTING DEAD（WITH A GUN）（（用枪）射死）＜，它也可以充当这一行为的完形意象的基础。被试可能列举的 KILL（杀）的属性包括：举起枪或相似的武器、瞄准、开枪以及电影里熟悉的其他行为，如搏斗、打、倒下、翻倒、流血。

考虑到 KILL（杀）这个例子令人不快的性质，读者也许会奇怪，为什么首先挑选了它。原因在于 KILL（杀）在 1960 年代就已经在语言学文献里确立为经典例子，那时，它被分析为包括这些语义元素：CAUSE（致使）、BECOME（变成）、NOT ALIVE（不活）[22]。因为这三个成分的发散性，这种分析从认知观点来看是非常有趣的。“not alive”（不活）这一属性当然会以某种形式，也许是以“dead”（死）的形式，出现在被试的属性清单里，而“cause”（致使）、“become”（变成）这种属性，我们会认为太抽象而难以命名。但是，这些属性使我们想起的是“用于玩耍”，“运输方式”这类非常宽泛的属性。这类属性可以从基本层次的物体范畴（例如 DOLL（娃娃）或 BUS（公共

汽车))中提取出来，并用以对上位范畴 TOY(玩具)和 VEHICLE(交通工具)进行概念化。换句话说，我们认为，可以把像 *cause*(致使)或 *become*(变成)这样的动词看作是表征了上位行为范畴，因为他们的主要功能是突显一种非常宽泛的属性，而这些属性则又是一系列基本层次行为范畴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假设，按照寄生范畴化原则，被试为了把更抽象的范畴 CAUSE(致使)概念化，就会回到 KILL(杀)、THROW(投)、PUT(放)这类基本层次的行为范畴上。Lakoff 和 Johnson(1980/2003：70)的研究证明了这种看法，他们认为，直接致使是由 *kill*（杀)、*throw*(投)这类动词表示的，这一点也符合如下假设：孩子是通过故意地扔出瓶子和丢下玩具来学习致使意义的。其他一些具有突出的普遍属性的上位行为范畴的候选对象还有 HAPPEN(发生)、BECOME(变成)、BEING(在、有、是)、STOP(停)。

在行为领域里可以找到基本层次范畴和上位范畴，似乎说得过去。较难断定的是，是否也存在表达类属关系(而且不是阶段-行为或部分-整体关系)的下位范畴。循着上一章确立的路线，承认类属关系的下位范畴将意味着我们要寻找在一个或几个特有属性(像 DANDELION 的(蒲公英)的属性“锯齿叶子”)上与基本层次范畴有区别的行为范畴。我们也会不出所料地发现，区分原型样本和较不原型的样本是很难的(我们发现，所有蒲公英看起来都相当像)。最后，我们会假定，许多下位范畴在语言上是以复合词或合成词来表示的，其中一个成分表示其特性，另一个成分则表示各自的基本层次项目(例如，APPLE JUICE(苹果汁)中的 APPLE(苹果)表示其特性，而 JUICE(果汁)指基本层次范畴。)

为了检验这个假设，图 2.15 从《朗文当代英语词典》中挑选了一些指各种行走的词(LLCE，1981)[⑧]。(对特性的描写有些部分来自《简明牛津当代英语词典》，COD 1999)。首先看语言形式，在这个清单中没有一个复合形式，这反映了英语中极少动词复合词这一事实。因此，哪些范畴可以充当特性化的源范畴，我们找不到语言线索。的确，从那些解释部分能提取的属性，或者很复杂（STRUT(昂首阔步)的 walk“in a proud way”(傲慢地行走))，或者相当含糊

(WANDER(漫步)是 walk"around without a fixed course"(到处走而没有固定的路线))。另一个问题是完形感知。比之不同类型的行走,可能更难以把跛行、迈步或者昂首阔步的好样本和差样本区别开来;与蒲公英的统一完形相比,跛行或昂首阔步这些行为的统一完形的确更加难以想像得出;而这种统一完形,我们发现是下位范畴的典型特点[24]。这样的结果是,比之物体和生物体下位范畴,这些行为范畴的下位地位就没有那么确定。LIMP(跛行)、AMBLE(缓行)、WANDER(漫步)之类的许多行为范畴似乎都拥有相当于 ROSE(玫瑰)的那种地位,这使得他们接近基本层次,而不是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来自严格意义上的下位范畴。

行走……	特　　性
limp (跛行)	"一跛一拐地、不平稳地、通常因为一条腿受过伤"
hobble (蹒跚)	"笨拙地、像是从一边摆向另一边"
amble (缓行)	"速度轻缓、像溜蹄的马走的样子"
stroll(漫步)	"慢悠悠地"
wander(漫步)	"到处走而没有固定的路线"
stride(迈步)	"大步"
strut(昂首阔步)	"样子傲慢,做作而挺立的步态"
march(前进)	"规则,特别是有力的步子"
pace(踱步)	"平稳的步子"
stamp(跺脚)	"重重地(把脚)往下推"

图 2.15　行为范畴 WALK(行走)的一些可能的下位范畴

这对建立层级有什么影响?当然,有可能将 STRIDE(大步行走)、WALK(走)、MOVE(移动)或 MUNCH(咀嚼)、EAT(吃)、CONSUME(消耗)分别安排在下位层次、基本层次、上位层次上,以此来建立一个行为层级,但是这些层级更可能是科学的建构,而且并不一定反映了普通的语言使用者的认知框架。此外,这种行为层级甚至比物体和生物体领域中的层级更不规则。

因此，关于行为范畴，我们只有这样的感觉：行为范畴包括一些可能以原型范畴来感知的基本行为，但是，当我们接触到上位范畴和下位范畴，并推而广之接触到行为范畴的词汇层级时，这种分析方法就变得没那么无可置疑。

行为、物体和生物体之间：事件范畴

当我们将 EAT(吃)和 DRINK(喝)之类的行为范畴与 BREAD(面包)、SOUP(汤)、TEA(茶)等相关物体范畴进行比较的时候，各自的属性清单之间的交叉重叠之多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基本层次食物范畴的名称会在 EAT(吃)的属性清单里发现，反过来，EAT(吃)等基本层次行为范畴的名称当然也处于基本层次食物范畴的较重要的属性之列。因此，在行为和物体的基本层次范畴之间似乎存在着很强的认知相互依赖性。

然而，行为和物体(或生物体)范畴不仅通过属性的互相予-取建立联系，而且也可能熔合成从属的却仍然是非常基本的自然范畴。这种**事件范畴**(event category)的好样本是 BREAKFAST(早餐)，这一范畴在第一章 1.3 节 MEALS(餐)的文化模型语境中提到过。在这里，我们对这个范畴感兴趣的不是它的文化背景，而只是它的内部结构。从这个角度看，范畴 BREAKFAST(早餐)把基本层次物体范畴(如 BREAD(面包)、BUTTER(黄油)、KNIFE(刀子)、SPOON(匙子)、CUP(杯子)、TABLE(桌子)、CHAIR(椅子))和基本层次行为范畴(如 EAT(吃)、DRINK(喝)、CUT(切)、SPREAD(涂))组合了起来，因此可以看作是复杂的基本层次范畴。这是 Rifkin(1985)(顺便说一下，他从框架概念出发，框架概念将在第五章讨论)[8]的主张。Rifkin 用属性列举实验表明，被试可以给 BREAKFAST(早餐)、LUNCH(午餐)、DINNER(晚餐)、PARTY(宴会)、SEEING A MOVIE(看电影)、WATCHING A TV SHOW(看电视)、TAKNG A BATH(洗澡)、BRUSHING ONE'S TEETH(刷牙)、TAKING A SHOWER(淋浴)、THEFT(偷)、RAPE(强奸)、MURDER(谋杀)这

种基本层次事件范畴提出大量的属性。至于有关的(类属关系)上位范畴 MEAL(餐)、ENTERTAINMENT(娱乐)、HYGIENIC ACTIVITY(卫生活动)和 CRIME(犯罪),它们的范畴结构则贫乏得多;而 QUICK BREAKFAST(简易早餐)、BIRTHDAY PARTY(生日聚会)、SHAMPOOING(洗发)、PICKPOCKETING(扒窃)之类的下位范畴则与基本层次范畴得出差不多数量的属性。

然而,我们从部分-整体关系的角度来处理事件范畴时,这种分类结构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如果把行为分成组成部分或不同阶段(就如我们对动词表示的行为所持的主张那样),并且认为行为范畴形成了事件范畴的组成成分,那么,MEAL(餐)与 STARTER(开味菜)、MAIN COURSE(主菜)及 DESSERT(甜点)之间、PARTY(聚会)与 WELCOMING(欢迎)、SMALL TALK(聊天)、BUFFET MEAL(冷餐)、DRINKING(喝)、DANCING(跳舞)及 FAREWELL(告别)之间的整体与部分关系在范畴化中比任何类属关系都显得更重要。事实上,我们在 2.3 节已经说明的情形特别适合事件范畴:正是这些部分-整体联接好像为事件范畴(或它们中的认知模型)提供了基础。

特征:基本层次范畴或基本经验?

把物体的"名词"领域和行为的"动词"领域放下,转而看看"形容词"的特征,特别是色彩词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固有的传统思想认为,形容词指的是物体和生物体的单一特性,而没有基本层次范畴的属性清单。另一方面,被试却能选择焦点颜色或原型颜色,并把它们与较边缘的颜色区别开来——而这也正是原型范畴这一认知概念的出发点(请看第一章的 1.1 节)。

对语言学家来说同样重要的是,颜色词渐变的典型性不能只靠直觉去体验,或者只用色调、亮度、饱和度等科学术语加以描写,它也以语言的形式反映在已有的多种颜色词语中。*crimson*(深红)、*purple*(紫)、*scarlet*(鲜红)、*vermilion*(朱红)之类的词都是指

RED(红)的可识别的色调;这样的例子还有 *cherry*(樱桃红)和复合词 *brick-red*(砖红)。正如最后两个例子所示,RED(红)的种类往往是作为某种物体的特征来识别的,例如樱桃的特征和红砖的特征。这种办法广泛地用于色谱的表示——对比一下 *chestnut*(栗色)、*olive*(橄榄色)、*lilac*(丁香紫),更不用说像 *amber*(琥珀色)、*aquamarinegy*(玉绿)、*turquoise*(绿松色)之类的大量从宝石衍生而来的颜色词了。这说明,颜色不是孤立地被范畴化,而是作为表示物体和生物体的范畴的特征来体验的。

特征的范畴结构依赖这些物体和生物体的程度,在 Dirven 和 Taylor(1988)研究过的 TALL(高)这个例子中变得更加明显。正如两位学者所看到的那样,TALL(高)的结构,是它与某些名词的搭配问题。正是在搭配的基础上,Rosch 的样本合格性等级排定程序才能应用到高度这种形容词性的特征上。通过让被试判断 TALLNESS(高度)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某个名词,Dirven 和 Taylor 得到了编制样本合格性等级清单所需的信息,图示为 2.16[26]。

好样本	一座摩天大楼 埃菲尔铁塔 一幢公寓 一个尖顶 一根电线杆 一座塔 一座路标塔 ……	没那么好或可疑样本	一座金字塔 人 一座教堂 …… 一个书架 一座桥 一只狗 ……	差样本	一扇门 一个房间 一朵云 …… 一只鸟 头发 一个孩子

图 2.16　物体和生物体就 TALLNESS(高度)而言的样本合格性等级(引自 Dirven 和 Taylor (1988: 397,表 3))。

毫无疑义,这些与 *tall*(高)搭配的合格性等级,对于理解形容词的搭配能力与限制是很有用的。较不确定的是,这种合格性等级是否能看作是对 Dirven 和 Taylor 的主张的有力证明。他们主张 TALLNESS(高度)是具有原型和丰富的认知结构的认知范畴。的确,人们可能认

为，当要求被试给名词短语 *a skyscraper*（一座摩天大楼）或 *a baby*（一个孩子）与形容词高的搭配合适性列出等级时，被试脑子里所有的不是 TALL（高）这个范畴的特定实例，而是 SKYSCRAPER（摩天大楼）和 BABY（孩子）这种范畴的实例。或者换一种说法：如果不再考虑与名词短语的搭配关系，那么还将剩下什么？不借助与之有关的物体，同样难以想像我们如何能想到颜色的许多属性，*tall*（高）、*long*（长）、*small*（小）等维度特征或 *smooth*（光滑）、*hot*（热）、*sweet*（甜）等物理特征。同样，我们为什么能指出这些特征的好样本与差样本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在心里描画出像高度这种特征的完形呢？

这样一来，问题就在于是否应该把“高”、“光滑”、“热”之类的特征看作是对应于物体、生物体范畴和行为范畴的认知范畴，或者说，特征是否表征了另一种认知体验。这种不同的解释将基于如下假设：特征包含单个的属性，或者包含至多是小簇的属性，这迫使我们想到传统的解释。在认知的语境里，重要的是这样理解这些特征：它们表征了认知现象，而这种认知现象则基于源自我们与物体、他人及我们自己的身体最直接互动的感官事件。举一些更显而易见的例子，如，我们可以建立“甜”、“酸”、“辣”和“咸”等特征与我们舌头上的各个生理感受器之间的联系，建立“温暖”、“冷”等特征和皮肤上感知温度的感受器官之间的联系，更不用提已研究过的基本层次颜色词与生理上的颜色感知之间的联系了（见第一章 1.1 节）。与感官事件的关系即使在别的情况下（如与维度特征有关时）可能不那么直接，但这个证据依然表明这些形容词性的特征可能同样反映了基本经验，这种基本经验可以与整体和部分的身体经验等量齐观，而我们的部分-整体关系观念似乎是建立在这种整体与部分的身体经验基础之上的。

静态和位置关系

因为与形容词性的特征领域有那么密切的关系，这是另一个似乎可以用范畴和基本经验来解释的领域。除了 *be*（是）、*exist*（存

在)、*resemble*(像)、*contain*(包含)这类带"静态"意义的动词外,语言中表达这种关系的最普遍的方式是使用介词和源于介词的副词。因为 *in*、*up*、*out*、*off* 之类的介词表现出强烈的意义增殖倾向,当认知语言学家在将原型模型转移到生物体和物体之外的领域时,这些介词成了他们偏爱的研究对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尤其是,举例来说,*up* 或 *over* 的各种意义之间的关系特别适于用来说明家族相似性概念(详细的讨论,请看 4.1 节)。

然而,面对介词固有的关系性质,我们不能确定是否有必要坚持用原型范畴来解释。当我们孤立于物体范畴来看介词时,它们的确不会使我们根据属性清单、典型性成分和完形来考虑它们。我们反倒会有这样的感觉:"上—下"、"里—外"、"前—后"、"左—右"之类的位置关系,反映了基本经验,就像我们为重要的形容词性特征提出的那样。这种解释与 Lakoff 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认为,这些位置关系应该看作基本**意象图式**(image schema),而这种意象图式是直接来自日常的身体经验的(Lakoff 1987: 267;又见 4.1 节)。

总结这章所讨论的问题,还是应该注意如下几点:

• 对于行为的范畴化来说,许多因物体和生物体范畴化而形成的描写手段似乎都可资利用。

— 把行为处理为原型范畴。

— 在这个层级中存在一个心理突显的行为范畴的基本层次;

— 层级的其他层次虽然也存在,但是发展得没基本层次那么完全,下位范畴往往表示行为的不同阶段或组成部分,而不是行为的次类。

• 事件表现了物体、生物体范畴与行为范畴的熔合,从这种意义上说,事件是从属的,尽管如此,许多事件还是表现出基本层次范畴的特征。类属关系层次是有可能的,但很多时候部分(或阶段)与整体关系在事件的概念化中似乎更为重要。

• 对于特征、位置关系和静态关系("高"、"在……下/在……上"、"属于",等等),按原型范畴分析只是一种可能性。对这些特征和关系的另一种解释是以意象图式概念为基础的。意象图式被认为

是一种既不相同又有联系的基本体验(见 3.1 和 4.1)。

练习

1. 在 Longman Lexicon 和 Roget's Thesaurus 中找出 EAT(吃)、DRINK(喝)、CLEAN(打扫)、COOK(烹饪)、READ(阅读)和 DRIVE(驾驶)这些基本行为范畴可能的下位范畴。考虑表示行为的阶段或次类的项目。

2. 问你的同学,下列基本事件范畴的个人完形意象和属性是什么:LECTURE(讲座)、TRAFFIC ACCIDENT(交通事故)、CONCERT(音乐会)、AUDITION(试听)、INTERVIEW(面谈)、CHURCH SERVICE(教堂服务)、EXAMINATION(考试)。

3. 考虑下列跟 *strong* 和 *weak* 的搭配:

a strong drink, strong beer, a strong man

a strong scent, a strong anaesthetic

a weak heart, a weak point, weak eye-sight

a weak dosis, a weak stomach, a weak man

是不是有可能把这些用法看作是 STRONG 和 WEAK 的原型范畴成员?或者,它们是否应该都是从一个单一的维度,如从表示基本体验的"强度"或"深度"派生出来的?

4. 根据一本语法书,编一张英语介词表,讨论一下为什么有的介词比另一些介词显得更基本。

进一步阅读建议

2.1 节

Lakoff (1987: 46 以次)和 Taylor (2003,第三章 3.3 节)为本节讨论的主要问题提供了一个合理但相当短的总结。较之原型概念,他们基本上都忽视了基本层次概念。Kleiber (1998: 第二章 II. II 节)更全面地研究了基本层次;Schmid(待刊)在突显和强调的概念之下考察了基本层次。Brown (1990)对认

知范畴的类型持一种更与众不同的观点，这种观点在 Ungerer (1994)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① Cain(1958)讨论了心理上的考虑是如何影响 Linnaeus 的分类的。Stuessy (1990)非常全面地讨论了现代植物分类法中的原则。

② McArthur (1986：第 18 章)详细地阐述了 Roget's Thesaurus 的历史和其他想把这个世界编入主题参考书的尝试。

③ Berlin 等人(1974)论 Tzeltal 人植物分类一书的纲要在更早的一篇文章(Berlin 等 1973)中更易理解。他们对 Tzeltal 人植物名称的说明得到了 Hunn (1977)对 Tzeltal 民间动物学研究的补充。还有一个较短的版本(Hunn 1977)，里边含有民间与科学分类之间关系的更全面的讨论。

④ Rosch(1978)把认知经济性概念引入范畴化理论中，很值得一读。这一问题在 Geeraerts (1988a)中有进一步的讨论。又见我们在 6.4 节中对认知经济性的评论。

⑤ 关于基本层次与原型之间关系的更多背景知识，见 Rosch 等(1976)，Mervis 和 Rosch(1981)及 Kleiber (1990：第 3 章 3.2 节)。Geeraerts 等(1994)提出了荷兰语中指称衣着项目的词的详细的实验研究结果，他们是根据"专名学"与"符号学的变体"来定义基本层次和原型性概念的。

2.2 节

对这一节主要观点的简明总结，见 Croft 和 Cruse(2004：84 - 87)。Wierzbicka(1985，第 4 章)全面而详细地讨论了不同类型的上位范畴，其中包括部分-整体关系的上位范畴，见下面的 2.3 节。

⑥ 在 Rosch (1977)和(1978)中可以找到早期的关于上位范畴特殊地位的参考资料。Cecil Brown(1990)为本章及下一章的开头部分提供了尽管是有点儿专业却不错的背景资料。

⑦ 对寄生范畴化概念的简明描写，见 Ungerer(1994)。

2.3 节

⑧ 为了对比，参见 Lyons(1977：291 以次)、Cruse (1986：145 以次)、Lipka (1992：151 以次)中的关于上下位词的更传统的观点。Lipka 和 Cruse 都强调 ANIMAL 的范围有限，但都认为 CREATURE 是一个没有问题的上位范畴。Taylor(2002，第 7 章)也持这种观点，他把层级整合到图式概念与实例中去了。

⑨ 见 McArthur 的 Longman Lexicon of Contemporary English，A30 节以次。

⑩ Rosch 和她的合作者是这样；但参见 Tversky 和 Hemenway(1984)、Tversky(1990)，他们报告了揭示在基本层次范畴化中那些描写物体组成部分的属性的重要性的有趣研究。

⑪ 关于意象图式，见 Johnson(1987：28 以次)和 Lakoff(1987：267 以次)、Turner(1993)、Lakoff 和 Johnson(1987：30－36)。关于意象图式的心理现实性，见 Gibbs 和 Colston(1995)。

⑫ Seto(1999)也使用部分-整体关系这一概念，他详细地讨论了部分-整体关系、分类法和隐喻之间的关系，还阐明了部分-整体转喻与 synecdoche(提喻)这一传统概念的关系。

2.4 节

⑬ Smith 等(1988)更详细地研究了这一方法，他们为合成词的认知解释提出了一个"选择修正模型"。从概念整合理论(从 6.1 到 6.3 讨论)的角度对合成性的批评，见 Sweetser(1999)和 Coulson(2001：38 以次)。

⑭ 因篇幅关系，构词法的分析在此只限于复合词，派生构词(后缀构词法和前缀构词法)的认知分析，见 Ungerer(2002)，这一领域的其他研究的综述，见 Ungerer(待刊(a))，全面的认知分析，见 Schmid(2005)。

⑮ Schmid 和 Ungerer(1998)更详细地阐述了复合词的属性列举实验，这个实验为这儿提出的词汇化的认知观提供了实验上的证明。

⑯ Murphy (1988)很好地介绍了非衍生属性问题，他的观点得到了最近 Springer 和 Murphy(1992)所报告的心理实验的证明。

⑰ Langacker 对合成词的全面的讨论，见 Langacker (1987a，第 12 章)。他的脚手架对砌砖的隐喻将在 3.3 节继续讨论。

⑱ 词汇化概念的讨论，见 Bauer(1983：42 以次)、Lipka (2002：94 以次)、Schmid(2005：73 以次)。Leech (1981：225)采用词汇意义的"化石化"隐喻并讨论了与此有关的例子 *wheelchair* 和 *pushchair*。

⑲ 请对照 Geeraerts 等(1994)对有关衣着的荷兰语词项的研究及 Schmid (1996c)对 jeans 和 trousers 的解释。

2.5 节

⑳ 对比 Cruse(1986：174)中关于行为和过程的组成部分的讨论。

㉑ 关于范畴 KILL 的认知讨论，见 Lakoff (1987：54 以次)。亦见 Fillmore (1982) 对 CLIMB 这个原型范畴的简短讨论，Taylor (2003：108 以次)后来接着对这一原型范畴进行过讨论，他提出了一个(有问题的)带几个原型的结构。

㉒ Lipka (2002：116 以次)全面地阐述了动词的语义基元。

㉓ 亦见 Aitchison (2003：107 以次)论 *walk* 和一些别的动词。

㉔ Ungerer (1994) 就 *tap* 之类的瞬间动词探讨了用统一完形作为下位范畴标准的可能性。

㉕ Rifkin (1985)一文中有很多关于上位和基本层次的事件范畴的实验资料。

㉖ 想知道在这种语境中哪些特征应该考虑的看法，见 Dixon (1977)对基本形容词的讨论和 Langacker(1987a：147 以次)对基本域的讨论。

第三章

概念的隐喻与转喻

3.1 隐喻和转喻：从言语修辞格到概念系统

传统上，隐喻和转喻被看成言语修辞格，也就是说，或多或少地被看成在修辞文体中使用的修辞手段。但是，像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山脚)或 talk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Paris(华盛顿和巴黎之间的对话)之类的表达方式表明这两种现象在日常生活语言中也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哲学家和认知语言学家证明隐喻和转喻是我们对世界进行概念化的有力的认知工具。

作为修辞格的隐喻和转喻

我们经常使用词语的比喻意义，这已经是常识。即使很小的孩子也很善于使用比喻的语言[①]。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这种语言现象的研究领域仅是属于文学家和个别对修辞或文体学感兴趣的语言学家的[②]。有鉴于此，用一些文学的例子开始对修辞语言的讨论也许比较合适。请看下面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摘录出来的五个关于词语 *eye*(眼睛)的例子(Kerrigan,1986)：

(1) So long as men can breathe or eyes can see,
So long lives this, and this gives life to thee. (18,13-14)
(只要一天有人类，或人有眼睛，
这诗将长存，并且赐给你生命。)

(2) Is it for fear to wet a widow's eye
That thou consum'st thyself in single life? (9,1-2)
(是否因为怕打湿你寡妇的眼,
你在独身生活里消磨你自己?)

(3) Sometimes too hot the eye of heaven shines,
And often is this gold complexion dimmed. (18,5-6)
(天空的眼睛有时照得太酷烈,
它那炳耀的金颜又常遭掩蔽。)

(4) Lo, in the orient when the gracious light
Lifts up his burning head, each under[1] eye
Doth homage to his new-appearing sight
Serving with looks his sacred majesty. (7,1-4)
(看,当普照万物的太阳从东方
抬起了火红的头,下界的眼睛
都对他初升的景象表示敬仰,
用目光来恭候他神圣的驾临。)

(5) Mine eye and heart are at a mortal war
How to divide the conquest of thy sight. (46,1-2)
(我的眼和我的心在作殊死战,
怎样去把你姣好的容貌分赃。)[2]

如果我们认为概念 EYE(眼睛)的属性清单中包括像"人和动物身体的一部分"、"位于头部"、"视觉器官"、"产生眼泪的地方"这些特征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把词语 *eye* (眼睛)的前两个实例理解为这个概念很典型的成员。但是对其他三个例子就没有把握这样说,因为这三个例子涉及词语 *eye* (眼睛)的比喻用法。

看看其他例子,我们就能推断出例(3)中的表达方式 *the eye of*

[1] 根据企鹅的评注,*under* 在这个语境中的意思既可以是"在……下面"(在地面上),也可以是"社会地位低"。
[2] 据梁宗岱译。

heaven(天空的眼睛)意指太阳。在例(4)中,我们假定眼睛代表某个举止特别恭敬的人,则大概可以理解眼睛"向某人表示敬意"这个意象。这两个例子分别是传统上称作"隐喻"和"转喻"的很典型的例子。例(5)同时包含了这两种修辞手法:词语 *eye*(眼睛)用来指人的整个视觉能力,与 *heart*(心)所代表的感情领域形成对比(二者都是转喻相当传统的例子);另外,视觉域和感情域被看作卷入战争的人或政党(即拟人化,一种常见的规约的隐喻类型)。

隐喻和转喻[1]这两种词语比喻用法的主要类型,怎样用更普通的词语描述其特征,二者又如何能相互区别?先看后一个问题,转喻被认为包含一种词表示的字面意义和它相应的比喻意义之间的**"邻接"**(即接近或邻近)**关系**(relation of "contiguity"),转喻联系着的一个成分**代表**(stand for)另一个成分。这种代表关系的典型例子表示为图 3.1③。

+PART FOR WHOLE+(*all hands on deck*)
+以部分表整体+(全体水手在甲板集合)
+WHOLE FOR PART+(*to fill up the car*)
+以整体表部分+(给汽车装满油)
+CONTAINER FOR CONTENT+(*I'll have a glass*)
+以容器表内容+(我要喝一杯)
+MATERIAL FOR OBJECT+(*a glass, an iron*)
+以材质表物体+(一个玻璃(杯),一个铁(熨斗))
+PRODUCER FOR PRODUCT+(*have a Löwenbräu, buy a Ford*)
+以生产者表产品+(喝一杯勒文布劳,买一辆福特)
+PLACE FOR INSTITUTION+(*talk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Moscow*)
+以地方表机构+(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对话)
+PLACE FOR EVENT+(*Watergate changed our politics*)
+以地方表事件+(水门改变了我们的政治)
+CONTROLLED FOR CONTROLLER+(*the buses are on strike*)
+以被控制者表控制者+(公共汽车在罢工)
+CAUSE FOR EFFECT+(*his native tongue is German*)
+以原因表结果+(他的母语是德语)

图 3.1　转喻中代表关系的类型

[1] 注意全书的隐喻和转喻都用两个"+"号之间的小号大写字母表示。

与之相对的是，传统上认为隐喻建立在表达方式的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之间的"相似"(similarity)或"对比"(comparison)概念基础上。更确切地说，隐喻被认为是一个三项模型，包括"本体"、"喻体"、"背景"这三个成分(Leech 1969：148)，或者用不那么专业的语言来说，是"被解释成分"，"解释成分"和"对比的基础"。这在图 3.2 中用例(3)的"天空的眼睛"这一隐喻作了说明。

The sun	is	the eye of heaven	(in respect of	shape, radiation, domination of face or sky, etc.)
太阳	是	天空的眼睛	(关于	形状，光的放射，在脸上或天空中的优势等)
X	is like	Y	in respect of	Z
X	像	Y	关于	Z
TENOR		VEHICLE		GROUND
本体		喻体		背景
'explained element'		'explaining element'		'base of comparison'
"被解释要素"		"解释要素"		"相似的基础"

图 3.2　隐喻的传统解释(按照 Leech 1969，附加的说明性解释)

从这种"对比"或"替代"的隐喻观点出发，I. A. Richards(1936)和 Max Black(1962，1993)提出了所谓的隐喻"互动理论"。他们坚持认为隐喻的本质在于隐喻表达方式和隐喻使用时的语境之间的互动。在我们这个例子中，互动可以描述为以隐喻方式使用的概念 *eye*(眼睛)和 *of heaven*(天空的)这一语境之间的语义冲突或张力，而这就使 *eye of heaven*(天空的眼睛)这个表达产生了"太阳"的意义④。

规约化隐喻

正如图 3.1 中转喻表达方式的例子所示，转喻和隐喻都并不仅

限于文学语言。实际上，日常语言充满了隐喻表达。在已经由 *eye*（眼睛）这个例子找开的领域里，我们发现多数指称人体部位的词语都有许多隐喻引申的用法。图 3.3 列出了指称人上半身部位词语的例子（其中有的也包含转喻成分）[⑤]。

head	of department, of state, of government, of a page, of a queue, of a flower, of a beer, of stairs, of a bed, of a tape recorder, of a syntactic construction
（头	部门的，国家的，政府的；纸页的，队伍的，花朵的，啤酒的，楼梯的，床的，录音机的，句法构式的）
face	of a mountain, of a building, of a watch
（面	山的，建筑物的，表的）
eye	of a potato, of a needle, of a hurricane, of a butterfly, in a flower, hooks and eyes
（眼	马铃薯的，针的，飓风的，蝴蝶的，花的，钮钩和钮环）
mouth	of a hole, of a tunnel, of a cave, of a river
（口	洞的，隧道的，洞穴的，河流的）
lips	of a cup, of a jug, of a crater, of a plate
（唇	杯子的，壶的，火山口的，碟子的）
nose	of an aircraft, of a tool, of a gun
（鼻	飞机的，工具的，枪的）
neck	of land, of the woods, of a shirt, bottle-neck
（颈	土地的，树林的，衬衫的，瓶颈）
shoulder	of a hill or mountain, of a bottle, of a road, of a jacket
（肩	小山或高山的，瓶子的，道路的，夹克的）
arm	of a chair, of the sea, of a tree, of a coat or jacket, of a recorder player
（臂	椅子的，海的，树的，长外套或夹克的，电唱机的）
hands	of a watch, of an altimeter/speedometer
（手	表的，高度计/速度计的）

图 3.3　身体部位的规约化隐喻
（集自 Wilkinson 1993 和《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第四版）

很多其他领域的例子也俯拾皆是，随着这一章的展开，有些我们将会进行讨论。所有这些例子所表明的是，隐喻和转喻不仅仅是文学中的言语修辞格，而且在日常语言中也很普遍。为了区分由诗人们想出来的更有创造力、表现力和出乎意料的隐喻与语言使用者通常甚至都意识不到的诸如 *head-of-department*（系主任）的这类隐喻，我们把后一种叫做规约化的、词汇化的或者“死”的隐喻。这些标签背后的逻辑是，通过和某一语言形式的频繁结合，一个词语的比喻意义在言语社团中变得如此确定（即规约化），以至于这个比喻意义当之无愧地作为该词的一种意义进入了词汇（即词汇化）。从认知的观点来看，这是极端的误导。用 Lakoff 和 Turner（1989：129）的话来说：

> 这种错误来源于一个基本的混淆：它假设我们认知中最活跃的、最积极的事物是那些我们意识到的事物。恰恰相反，最活跃的、最根深蒂固的、有效的、有力的是那些自动到无意识而无须费劲的事物。

从认知视角得出的结论是，真正最重要的隐喻是那些通过长期建立的规约关系而无意识地进入语言的隐喻。

作为认知工具的隐喻

回顾隐喻和转喻从传统观念到认知观念的发展，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正如 Black 在前认知语境下就已经认识到的，隐喻充当了“认知工具”（1962：37）。这意味着，隐喻不仅仅是一种利用语言手段表达思想、在风格上增加魅力的方法，而且是一种对事物进行**思维的方法**（a way of thingking）。同样，Lakoff 和 Johnson（1980/2003：7 以次）也认为，我们不仅是在语言上利用+TIME IS MONEY+（+时间就是金钱+）这个隐喻，而且我们确实也通过 MONEY（金钱）这个**源**（**source**）概念，对他们所说的**目标**（**target**）概念 TIME（时间）进行思考或概念化。换句话说，当我们使用下列英语短语时，我们在

两个似乎不属于同类性质的概念间建立起了联系：

You're *wasting* my time.　　（你在浪费我的时间。）
Can you *give* me a few minutes.（你能给我几分钟吗？）
How do you *spend* your time?　（你是怎么花你的时间的？）
We are *running out* of time.　（我们正在用完时间。）
Is that *worth* your time?　　（那值得你花时间吗？）

源概念和目标概念并非被孤立地理解，而是被认为是处于"认知模型"和"文化模型"之中（见 1.3 节）。这样，隐喻所转移的就不只是各个概念内在的属性，而是整个认知模型的结构、内部关系或逻辑。用一个源于制图学、后为数学家借用的隐喻来说，认知语言学家把这种转移叫做来源向目标的"映射"。意思就是，从认知视角看，隐喻是把源模型的结构映射到目标模型上。由于概念和认知模型之间的区别常常很模糊，后面我们将使用更为中立的术语"源概念"和"目标概念"[1]。

让我们再考察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隐喻概念（Lakoff 和 Turner 1989：1 以次）。人的生命周期被规约地概念化为从 *arriving in*（来到）这个世界开始，*going through life*（走过一生），在死的时候 *leaving*（离去）或 *departing*（离开）。这意味着我们用三段旅程来思考人生：当我们出生时我们经第一段旅程到达，我们整个生命是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二段旅程，死的时候我们踏上了最后一段旅程。第一和第三段旅程用**隐喻表达方式（metaphorical expressions）**在语言中得到了反映，例如 *the baby is on the way*（孩子在来的路上），*the baby has arrived*（孩子已经来了），*we bring babies into the world*（我们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he is still with us*（他还跟我们在一起），*they brought him back*（他们把他带回来了），*he is gone*（他走了），*he has departed*（他离开了），*he has passed away*（他过去了）。

[1] 认知文献里在这种语境中使用的术语"认知域"，在 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中也被确立为专门术语，因此我们在第四章还要保留使用。

然而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中间这段旅程，我们一生的旅程，我们可以用下面这些隐喻表达方式来描述(Lakoff 和 Turner 1989：3 以次)，例如：*She went through life with a good heart*(她带着一颗善良的心走过了一生)，*He knows where he is going in life*(他知道他一生要向哪儿去)，*I don't know which path to take*(我不知道该选哪条路)，*He made his way in life*(他获得了成功)，*He works his way around many obstacles*(他努力克服人生路上的很多障碍)。

回到隐喻的传统解释(图 3.2 中呈现的三要素系统)上来，我们发现，正如到此为止所表现的那样，这个认知方法把焦点集中在三要素中的两个要素：本体(或"被解释要素")和喻体(或"解释要素")，前者现在被看成是**目标概念**(target concept)，后者现在被看成是隐喻的**源概念**(source concept)。为了把传统体系的第三个要素(背景或"对比的基础")整合到认知观中，我们引入图 3.4 所示的**映射域**(mapping scope)概念，以进一步扩展这个描写工具[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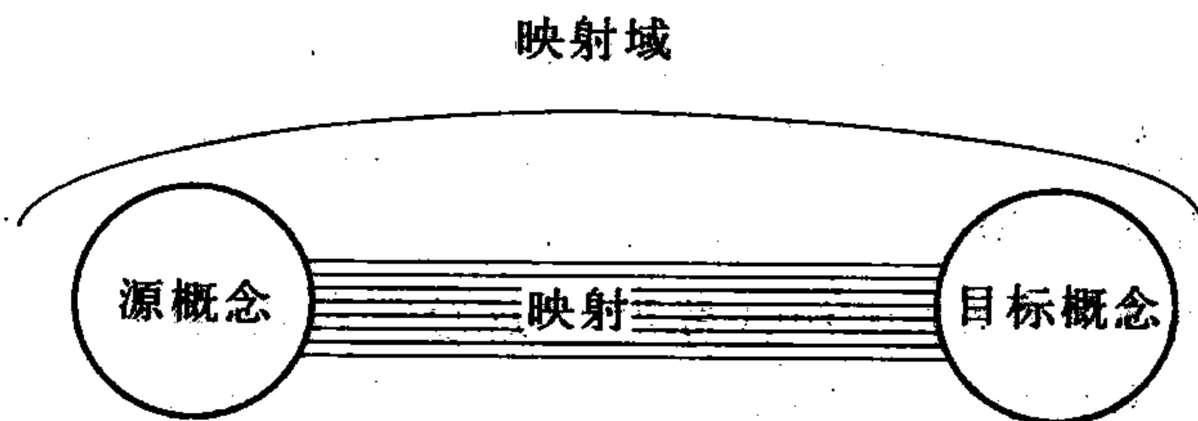


图 3.4　隐喻映射的基本成分：源概念，目标概念，映射和映射域

在我们看来，隐喻的映射域最好理解为一套限制，这套限制规定哪些对应有资格从源概念映射到选定的目标概念上。这些限制不仅有助于避免将任意一种特征从源概念转移到目标概念上，而且有助于激发可能的对应范围。隐喻的映射域本质上反映出我们处置所处世界的概念经验。更具体地说，我们可以区分映射域的三个主要成分：

· **意象图式**(image schemas)，它牢固地根植于我们的身体经验中。它们包括方向图式，如"in-out"(里-外)，"inside-outside"(里

边-外边)，"front-back"(前-后)，以及"inside-outside"(内部-外部)(或"container-contained"(容器-内容))图式，"part-whole"(部分-整体)(或"whole-part"(整体-部分))和"path"(路径)图式；意象图式最有可能是全人类共享的。(又见 2.5 节)

• **基本相互关系(basic correlations)**[7]，对它们我们不像对意象图式那样涉身体验，但是它引导我们理解所处世界中的事件和动作。这种基本相互关系的例子是可能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些关系，如"行为/变化与运动关联"(或简写为"行为/变化＜＞运动"[1])，"原因＜＞结果"，"目的＜＞目标"和"出现＜＞存在"；很可能它们具有和意象图式一样的普遍地位。

• **文化依存评价(culture-dependent evaluations)**，限于某一特定文化的成员。例如，在西方文化中，文化依存的评价包括"富有"，"年轻"，"愚蠢"或"美丽"(属于人的)；"强壮"，"威严"，"好斗"或"肮脏"(属于动物的)，"贵重"，"耐用"，"有用"或"易碎"(属于物体的)之类的评价性属性。

把这个概念应用于已经讨论过的隐喻，那么，＋人生是旅程＋(＋LIFE IS A JOURNEY＋)这一隐喻最适于在依靠意象图式"路径"的映射域内激活，并得到"变化＜＞运动"和"目的＜＞目标"这些相互关系的支持；相反，在以"inside-outside"(里边-外边)或"up-down"(上-下)这类意象图式或者"原因＜＞结果"这种相互关系为基础的映射域内就不那么适合。在 *You're wasting my time*(你在浪费我的时间)或者 *We are running out of time*(我们正在用完时间)中表达的＋时间就是金钱＋这一隐喻需要一个包含"时间是贵重商品"这种普遍评价的映射域；在这里，"金钱是邪恶的"这种道德家说的属性没那么有用。补充一个说明截然不同的文化差异的例子，猪在西方文化中特定的属性"肮脏"和"贪婪"确定 *John is a pig* 这个隐喻短语要理解为"他不整洁"或者"他吃相不佳"，而在其他文化中，猪可能和不同的属性相联系。比如在现代中国，词位猪具有和西方相似的内涵，但是它也用作对情人的情话，有几分简单而傻傻的可爱

[1] 符号＜＞表示"和……相互关系"。

意味。在这种文化中，隐喻+A PERSON IS A PIG+(+某人是头猪+)就具有和西方完全不同的意思，因为诸如“肮脏”、“贪婪”这类属性不被认为是它映射域的组成部分。

这表明，为了对一个隐喻进行无须费力的概念化，映射域必须牢固地确立在特定文化的成员的头脑中。然而，对于创新的文学隐喻，例如+WINTER IS FOOD+(+冬天是食物+)这个编造的例子，一般的(西方)读者可利用的映射域的确是非常模糊的。即使是对更有名的文学隐喻，如前面引用的莎士比亚的例子+SUN IS THE EYE OF HEAVEN+(+太阳是天空的眼睛+)，初学者也可能有问题，因为与诸如+TIME IS MONEY+(+时间就是金钱+)或+LIFE IS A JOURNEY+(+人生是旅程+)等固定的“日常”隐喻相比，它的映射域仍然不够牢固。换句话说，映射域的牢固程度可能存在很大的变化，从社会语用学角度看，这一点反映了一个隐喻在言语社团中已经达到的**规约化**(或社会认可)**程度**(**degree of conventionalization**)。

在初步概述了隐喻的认知语言学概念之后，似乎就有理由问一问什么是概念隐喻典型的目标概念和典型的源概念。图 3.5 汇集了

目标概念	源概念
life(生命)	journey(旅程)
death(死亡)	departure(离开)
lifetime(一生)	day(一天)
time(时间)	money(金钱)
anger(愤怒)	dangerous animal, container(危险的动物，容器)
love(爱)	war, valuable object(战争，贵重物品)
argument(论争)	journey, war, building, container(旅程，战争，建筑物，容器)
ideas(思想)	plants, building, container(植物，建筑物，容器)
understanding(理解)	seeing(看见)
communication(交际)	packing, sending, unpacking(包裹，邮寄，打开包裹)
world(世界)	theatre(剧场)

图 3.5 隐喻映射主要的源概念和目标概念

选出的在文献中讨论过的重要的源概念和目标概念。比较图中的两栏，我们发现左栏中的概念在性质上较为抽象，而右栏里的则更为具体。这似乎证明我们依赖具体世界的概念对抽象的现象概念化。为了证明这一主张，我们将更详尽地考察抽象概念 ARGUMENT（论争）和 IDEA（思想），二者都支配了大量的隐喻。

隐喻的结构能力 I：argument（论争）

我们是怎么对 ARGUMENT（论争）这一概念进行概念化的？用传统语义学的术语来说，我们可以区分出词语 *argument*（论争）的三个意义。除了"思想路线"以外，论争可以是"不同意或争吵"，最后是"支持或反对某事的理由"。但是，这些释义都远未抓住我们储存的与 ARGUMENT 这个概念有关的大量信息：论争通常经历的阶段；参与者富有特色的交谈方式；参与者所追求的目的；所提出理由的说服力。概念的这些方面在区分 *argument*（论争）的不同意义时也许不是非常有用。事实上，它们显示的是这些各不相同的意义被一个共有的概念结构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认知语言学家感兴趣的也正是这个结构。根据 Lakoff 和 Johnson（1980/2003），我们对概念 ARGUMENT 的概念化建立在下面四个相关的隐喻上：

+ AN ARGUMENT IS A JOURNEY+（+论争是旅程+）
+ AN ARGUMENT IS A BATTLE+（+论争是战斗+）
+ AN ARGUMENT IS A CONTAINER+（+论争是容器+）
+ AN ARGUMENT IS A BUILDING+（+论争是建筑物+）

现在我们要详细地考察这些隐喻。

+AN ARGUMENT IS A JOURNEY+（+论争是旅程+）

第一个隐喻主要用于对论争过程进行概念化。以这个隐喻为基础的表达方式有（Lakoff 和 Johnson 1980/2003：90）：

We have *set out* to prove that bats are birds.（我们已经开始证

明蝙蝠是鸟。)

When we get to the next point, we shall see that philosophy is dead.(等我们到下一观点时,我们将会看到哲学死了。)

So far, we've seen that no current theory will work.(至此,我们已看到没有一种现行理论起作用。)

This observation *points the way* to an elegant solution.(这项观察指出了一种精确的解决路线。)

We have *arrived at* a disturbing conclusion.(我们达成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

正如这些例子所显示的,为了理解论争的过程,我们创造了一个与我们拥有的关于旅行过程的详尽知识的结构性类比,而这个类比本来就受到以意象图式"路径"为基础的映射域的"监控"。(STARTING) POINT((出发)点)、LANDMARK(地标)、WAY(路)、PATH(路径)和 GOAL(目标)这类名词概念,SETTING OUT(出发)、MOVING ON(继续前进)、COVERING GROUND(走过一段距离)、FOLLOWING A ROAD(走某条路)、ARRIVING(抵达)这类行为概念,在给 JOURNEY(旅程)这个概念提供结构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概念都被映射到 ARGUMENT(论争)这一概念上。请对照下面的表达方式:

He *strayed from the line* of argument.(他偏离了论争的路线。)

Do you *follow* my argument?(你跟得上我的论证吗?)

Now we've *gone off in the wrong direction* again.(现在我们又走错方向了。)

I'm *lost*.(我迷路了。)

You're *going around in circles*.(你在兜圈子。)

+ AN ARGUMENT IS A BATTLE+(+论争是战斗+)

第二个概念不仅对结构的序列的概念化,而且对论争的强度或力量也特别有用,这就是 BATTLE(战斗)这个概念(Lakoff 和

Johnson 喜欢更一般的标签 WAR(战争))。就像战斗一样，论争可以分成几个阶段，特别是对手的初始位置，随后是进攻、撤退和反击等阶段，以及最终一方的胜利或者非常少见的双方休战。图 3.6 显示了 BATTLE(战斗)和 ARGUMENT(论争)之间的结构类比在语言表达方式中是如何体现的。

Initial positions of the opponents (对手的初始位置)	*They drew up their battle lines.* (他们排列成战斗队形。) *I braced myself for the onslaught.* (对这场猛攻我做好了准备。)
Attack(进攻)	She attacked every weak point in my argument. (她攻击我论证中的每一个弱点。) *He shot down all my arguments.* (他驳倒了我所有的论据。)
Defence(防御)	*They defended their position ferociously.* (他们拼命维护自己的立场。) *She produced several illustrations to buttress her argument.* (她提出几个实例来支持她自己的论点。)
Retreat (撤退)	*He withdrew his offensive remarks.* (他撤回了冒犯对方的言论。)
Counterattack(反击)	*I hit back at his criticism.* (我回击了他的批评。)
Victory/defeat /truce (胜利/失败/休战)	*O. K., you win.* (好吧，你赢了。) *He had to succumb to the force of her arguments.* (他不得不屈服于她论据的说服力。) *Let's call it a truce.* (让我们宣布休战吧。)

图 3.6　BATTLE(战斗)和 ARGUMENT(论争)这两个概念的结构类比以及语言实现(部分例子选自 Lakoff 和 Johnson 1980/2003)

+ AN ARGUMENT IS A BUILDING+ (+论争是建筑物+)

利用 BUILDING(建筑物)这一上位概念从诸如 HOUSE(房屋)，TOWN HALL(市政厅)和 CASTLE(城堡)等基本层次概念接收的属

性，这第三个隐喻可以把论争的内容、进展和质量放在一起考虑。

We've got a *framework* for a *solid* argument.（我们有一个坚固的论证框架。）

If you don't *support* your argument with *solid* facts, it's whole *structure will collapse*.（如果你不用可靠的事实支撑你的观点，它的整个结构就会崩溃。）

He is trying to *buttress* his argument with a lot of irrelevant facts, but it is still so *shaky* that it will easily *fall apart* under criticism.（他试图用一堆毫不相干的事实支撑他的论点，但它还是那么不可靠，在别人的批评之下很容易崩溃。）

We will show his argument to be without *foundation*.（我们将会证明他的论点毫无根据。）

With the *groundwork* you've got, you can *construct* a pretty *solid* argument.（凭你已有的基础，你可以构建一个相当牢固的论证。）

+ AN ARGUMENT IS A CONTAINER+（+论争是容器+）

最后，在对论争的内容方面概念化时，我们利用了+CONTAINER+（+容器+）隐喻，它在以意象图式"内部-外部"为基础的映射域内起作用。从这个角度看，这个隐喻主要关注词语 *argument*（论争）的最后一个意义（"支持或反对某事的理由"），论争被看作容纳物质的容器：

Your argument doesn't have much *content*.（你的论点没有多少内容。）

That argument has *holes in it*.（那个论点有漏洞。）

Your argument is *vacuous*.（你的论点很空洞。）

I'm tired of your *empty* arguments.（我厌倦了你空洞的论证。）

隐喻的结构能力Ⅱ：idea（思想）

Lakoff 和 Johnson 所给的例子表明，他们并不关心给

ARGUMENT(论争)的意义下定义或提供范畴结构。相反,他们的出发点是ARGUMENT(论争)这一概念,他们明确的目的是阐明人们是如何通过隐喻对这个概念进行概念化的。在对IDEA(思想)这一概念的分析中(Schmid 1993: 165以次;1996a: 111以次),则选择了一个互补的、归纳的方法。从语料库和《牛津英语辞典》中选取词语*idea*的实例,从这些实例出发,以分析概念IDEA的结构为目的,来考察隐喻表达方式。这样,就得出了下面三个主要的隐喻:

+THE MIND IS A CONTAINER FOR IDEAS+(+头脑是装思想的容器+)

+IDEAS ARE OBJECTS+(+思想是物体+)

+IDEAS ARE ANIMATE BEINGS OR PERSONS+(+思想是生物或人+)

第一个隐喻对我们理解IDEA(思想)这一概念非常重要,它还是+CONTAINER+(+容器+)这一隐喻的变体。搜集到的材料清楚地显示,我们把我们的头脑看作容纳思想的容器。这个隐喻常常和第二个隐喻结合在一起。第二个隐喻把思想当作物体,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作货物。在很大一部分隐喻表达方式中,思想被概念化为转运的货物。我们谈论*having*(有),*getting*(得到),*borrowing*(借)甚至*selling ideas*(出卖思想);某事或某人可以*giving us ideas*(给我们思想),我们可以*put ideas*(把思想放在)某处,比如说,*into other people's heads*(放进他人的头脑中)。

第二个隐喻,即+IDEAS ARE OBJECTS+(+思想是物体+),在空间的范围和形状,材料或物质等物体属性被表达出来时,也变得显而易见了。思想可以是:

big(大),little(小),slender(微弱),broad or sharp(宽广或尖锐);

rigid(僵硬),strong or faint(强大或无力);

bright(明亮),clear or hazy(清楚或模糊);

supported(得到支持),dropped(被抛弃),thrown out(被抛出),shelved or fixed(被搁置的或被固定)

第三个隐喻在 IDEAS 和 ANIMATE BEINGS(生物)或 PERSONS(人)之间建立了联系。在这两个认知域的基础上,人们可以说思想 *impoverished*(枯竭)或 *wild*(怪异);思想可以 *be adopted*(被采纳),*conceived*(被构想)或 *killed*(被扼杀);可以 *get about*(传开);思想可以被概念化为 *offspring*(子孙)或 *combatants*(斗士)。正如在+AN ARGUMENT IS A BATTLE+(+论争是战斗+)的讨论中这一点已经很清楚那样,思想也可以被 *attacked*(攻击)或 *surrendered*(放弃)。

概念类型,丰富映射和贫乏映射

让我们重述一下对 ARGUMENT(论争)和 IDEAS(思想)这两个例子的研究所揭示出来的要点。有证据有力地证明,抽象概念确实是基于或"根据"更为具体的源概念,尤其是基本层次概念。隐喻映射可能直接发生于基本层次和目标概念之间。或者,这种联系也通过 BUILDING(建筑物)这样的上位概念来建立。再看看+AN ARGUMENT IS A BUILDING+(+论争是建筑+)这一隐喻,就很容易明白像 HOUSE(房屋)、TOWN HALL(市政厅)和 CASTLE(城堡)等基本层次概念的突出属性是怎么用来构造 ARGUMENT 这种抽象概念的。相当常见的是,这类**特定隐喻**(**specific metaphors**)的源概念是个事件概念,这个事件概念自身也是由几个其他的基本物体或基本行为概念组成的。例如,+AN ARGUMENT IS A BATTLE+(+论争是战斗+)这一隐喻的源概念 BATTLE(战斗)就是基本层次物体概念(GUN(枪)、TANK(坦克)、BOMB(炸弹)等)和动作概念(FIGHT(打仗)、ATTACK(进攻)、SHOOT(射击)、DRIVE(驱赶))的结合。

但是,也有像+IDEAS ARE OBJECTS+(+思想是物体+),+IDEAS ARE PERSONS+(+思想是人+)和+IDEAS ARE CONTAINERS+(+思想是容器+)这样的隐喻,它们的源概念不是特定的基本层次概念或其上位概念。相反,这些隐喻的源概念是

我们所收集的关于在所处世界中遇到的物体、生物体和人的经验这种更为一般的概念经验的组合，这也是我们把这些隐喻叫做**一般隐喻**(generic metaphors)（不要与生物分类系统中的 *generic level*（*属层级*）用法混淆起来）的原因。比如，在这些一般经验中，物体可以被得到、放弃、搁置、掉下，容器可以被倒空、装满液体并溢出，生物体可以被培育或杀死，人可以被收养、拥抱或攻击。因为这些普遍概念对我们来说极为熟悉，所以正如对 IDEA（思想）这一概念的讨论所表明的那样，它们很自然地成为向抽象目标概念隐喻映射的来源。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勾画的是抽象目标概念通过特定隐喻和一般隐喻结合的隐喻构建。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隐喻对应被建立起来，特别是在具体源概念和目标概念之间的隐喻对应，而一般源概念和目标概念之间的对应可能少一点。正是这种**丰富映射**(rich mapping)强烈吸引了早期隐喻认知学者，以至于忽略了隐喻的其他类型。然而，正如 Ruiz de Mendoza Ibañez(2000：111－113)正确指出的那样，隐喻的联系有很多，尤其是和**具体目标概念**(concrete target concepts)的联系，着重于具体源概念的单一属性[8]。比如，这适用于 *John is a pig*（*约翰是头猪*）这个例子。如前文所示，隐喻映射被映射域限制在几个对应上，集中于“肮脏”，而“贪吃”等方面则起着补充的但是次要的作用。其他众所周知的例子，如 *crane*（*起重机*）作为一种建筑设备的用法中存在的动物隐喻，对应的数量比在理论论述中假设的要少得多，因为它的映射域受到相互关系“shape<>object”（形状<>物体）和“action<>motion”（动作<>运动）限制。这种**贫乏映射**(lean mapping)是充分的，因为目标概念自身的属性配备充足，保证了概念化的成功，而隐喻只被用来**突显**(highlight)一个或几个补充的属性（如在 *John is a pig*（*约翰是头猪*）中约翰的无礼举止，起重机的形状和活动）。贫乏映射也可能发生在一个一般源概念（如 PERSON（人）概念）和一个具体目标概念之间。这些例子——传统上叫做拟人(*personification*)——不只是在动物和物体都像人一样思考、谈话、行动的童话故事和儿童读物中才能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谈论计算机或汽车（以及跟它们说话）时，就好像他们也是人一样。

隐喻映射：小结

尽管图表有过分简化问题的倾向，但是图 3.7 还是提供了一份认知隐喻分析基本要素的总结概述。图中显示，隐喻所做的基本上就是在源概念和目标概念之间建立概念联系。这个图表还（直观地以及以文字说明）表明，隐喻的各个方面是如何相互关联的：特定的源概念对具体的目标概念和抽象的目标概念都有影响。然而在前一种情况中（如+A PERSON IS A PIG+（+某人是头猪+）），隐喻转移基本上限于一个单一对应（“贫乏映射”），而抽象目标概念，如 ARGUMENT（论争），IDEA（思想）或 ANGER（愤怒）等却从具体概念，如 BUILDING（建筑物）或 JOURNEY（旅程）等获得了大量的属性。这些抽象目标概念还得到了与更一般的源概念的联系的支持，例如一般的 OBJECT（物体）概念，如在 *Ideas can be sold*（思想可以出卖）（像物体一样）中，或者一般的 CONTAINER（容器）概念，如在 *Anger welled up in his body*（他体内不断冒出怒火）（像容器中的液体一样）中；这些隐喻可能在贫乏的映射和丰富的映射之间发生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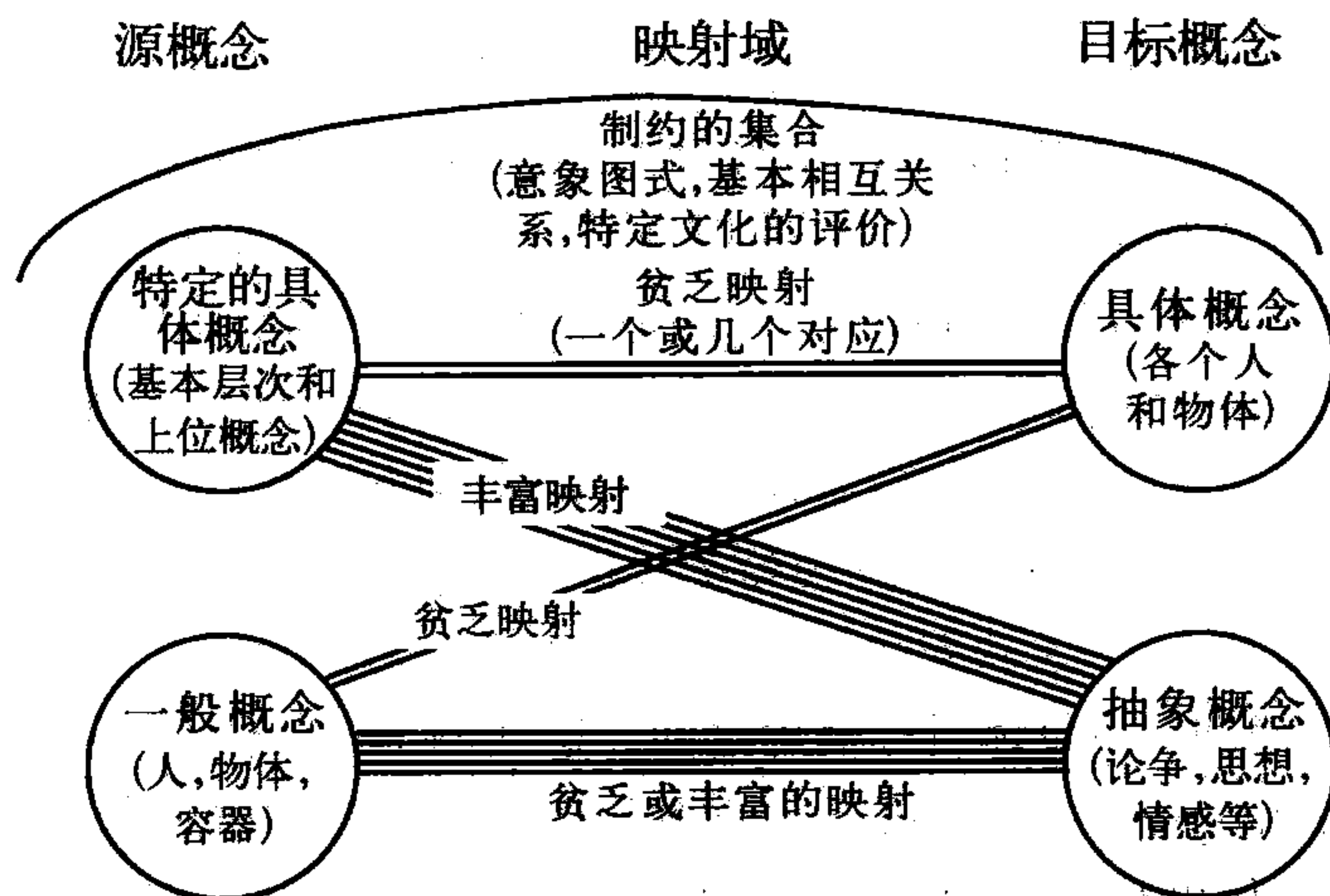


图 3.7　隐喻映射：概观

化。为了使这张图表完整，具体目标概念(如 TREE(树)，RIVER(河流)，CAR(汽车)这类动物概念，物体概念)可利用 PERSON(人)这个一般源概念实现拟人化；而这又是一个贫乏映射，而不是丰富映射。

不同的映射域也解释了概念隐喻为什么能实现不同的认知功能：

- 特定具体源概念和具体目标概念之间的贫乏映射主要用于**突显(highlight)**目标概念的个别特征(如在 *John is a pig* 中，John 肮脏这一属性)。
- 特定的具体源概念和抽象目标概念之间的丰富映射，加上来自一般概念的补充映射，主要用于为抽象目标概念(如 ARGUMENT(论争)，IDEA(思想)，情感概念)**提供一个具体的概念结构(supply a tangible conceptual structure)**。

作为认知工具的转喻

当我们转到比喻语言的认知观时，不知怎么忽略了转喻在我们对世界的概念化中所起的作用。为了恢复平衡，本节我们将集中讨论，作为认知工具，转喻与隐喻有哪些相似之处，又有何种区别。

首先应强调的是，认知语言学家在对隐喻的论述中提出的两个重要看法都适用于转喻(Lakoff 和 Turner1989：103)：二者本质上都是概念的，二者都可理解为映射过程。这意味着为隐喻选择的结构(源概念，目标概念，映射域)也可应用于转喻。源概念和目标概念是通过接近关系(部分-整体，整体-部分，以地方表人，以材质表物体等；见图 3.1)连接起来的实体的认知对等。为了看看映射的第三个方面如何动作，必须考虑下面几组句子，来理解转喻中的映射域这一概念：

(1a) All hands on deck.(全体水手在甲板集合。)

(1b) All heads on deck.

(2a) The university needs more clever heads. (大学需要更多聪明人。)

(2b) The university needs more hands.

(3a) The White House has launched a tax-cutting campaign. (白宫发起了一场减税运动。)

(3b) The greenhouse has launched a tax-cutting campaign.

这些例子阐明了映射域是如何通过提供一个合适的解释语境来决定转喻映射的合适性的(回想一下为隐喻介绍的映射域,它是规定源概念和目标概念之间的对应的一组限制)。在前两组句子中(1a/b和2a/b)运用了身体部位与整个身体或人之间这种典型的部分-整体关系,但只有(a)句中的转喻是成功的。在句(1a)中的成功,归因于这样的事实:即由关键词 *deck*(甲板)暗示的航行语境是全社会认可的,而且是与情景相关的。因为它包含了船上所要求的体力劳动的想法,所以"航行"为 HAND(手)和 BODY/PERSON(身体/人)之间的部分-整体联系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映射域。用 HAND(手)这一概念代表体力劳动似乎是很自然的;然而,如句(1b)所示,HEAD(头)和 PERSON(人)之间的转喻联系则并不同样适合航行这一语境。在句(2a/b)中,情况正好相反:映射域"大学"导致了(2a)中的 HEAD(头)和 BODY/PERSON(身体/人)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关注人类的智力,而(2b)中以 HAND(手)和它的体力为基础的联系则没有太大的意义。

这个分析也可以转到其他类型的转喻上,如例(3a/b)表明的,只有(3a)能使人联想起"美国政府"作为合适的映射域。在这个还包括了减税观念的映射域中,处所概念 WHITE HOUSE(白宫)很自然地暗示着和 PRESIDENT(总统)之间的空间联系。GREENHOUSE(温室)概念可能在园艺语境中看到,但并不真正地包括减税的观念,而这一点使人很难建立一个认可这一转喻联系的令人信服的映射域。

回顾一下提供给例(1)—(3)中句(a)表达的转喻的映射域,源概念和目标概念间的对应的数量在这里很显然不是决定性的——这种

联系一律简化为接近关系，常常是部分-整体关系，或者是其他基本关系，如以地方代表机构或者以原因代表结果。更为重要同时更多变的是被语言社团作为映射域而接受的百科知识的数量[9]。在“航行”、“园艺”、“大学”和“美国政府”的例子中，映射域在很大程度上似乎与1.3节及本章前几小节中讨论过的概念（或认知模型）地位相当——想一想BEACH（沙滩），MONEY（金钱），JOURNEY（旅程），BATTLE（战斗）或ARGUMENT（论争）这些实例。这样一来，转喻所有的三个方面（源概念，目标概念和映射域）就都是一个认知模型的组成部分，这就解释了认知语言学家们为什么主张把原型的转喻限制在单个的认知模型内，而不像隐喻一样，是从一个模型到另一个模型映射。

然而，映射域这个概念要比这更灵活。映射域不限于单个的描写清晰的认知模型，它也可以组成一个百科信息的松散集合，而这些百科信息则是与不同却相关的认知模型相联系的。例如，在 *the whole table was roaring with laughter*（满桌的人都呵呵大笑）中，当TABLE（桌子）这一概念成为PEOPLE SEATED AROUND THE TABLE（围坐桌边的人）这个目标概念的源概念时，映射域可以在DINNER PARTY（宴会）这种相当具体的认知模型和SOCIAL EVENT（社交事件）这一更为普遍的模型之间摇摆不定。理由是两个模型都提供了关于围桌而坐的人之间可能发生的宴饮交际关系的必要提示。与此相似，*the house of Windsor*（英国王室）中HOUSE（房屋）这个源概念的转喻用法因其映射域而变得很活跃，它的映射域与很多认知模型有联系，如ROYAL FAMILY（王室），MONARCHY（君主制），甚至ENGLISH HISTORY（英国历史）。尽管对于一心要简单划一地指派认知模型的语言学家来说，这可能令人沮丧，但是普通的语言使用者在处理这种比较模糊的映射域（可以与概念分类的“民间方法”相对照；见2.2节）时似乎没什么困难。

要圆满地结束转喻的讨论，有人可能还要提出规约化的问题。就隐喻而言，规约化限于映射域的巩固程度。确实，非规约化转喻的例

子是可能存在的，如例(4)所示(两例均源自 Barcelona2003：244)：

(4) We ate an excellent *Mary* yesterday.（昨天我们吃了一个美味的玛丽。）

(5) I have just bought a *Picasso*.（我刚买了一张毕加索。）

和例(5)相比，例(4)为什么被判定为转喻就很清楚了。“烤馅饼”这个映射域只适用于小的家庭圈子，而无法在更大的说话人社团中被公认，因此人们并不认为 MARY(玛丽)这个源概念代表了 EXCELLENT PIES(上品馅饼)这一目标概念；相反，“著名画家”这一映射域完全支持就毕加索而言的＋AUTHOR FOR WORK＋(＋作者代表作品＋)这个转喻。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玛丽的馅饼烤制会变得足够有名，从而证明这个转喻的合理性，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这与新创隐喻的命运不同，尤其是首先在文学和媒体中使用的新创隐喻，在那里新创隐喻的规约化前景要光明得多。

转喻映射：小结

包含转喻映射最终概述的图表(图 3.8)是按照与隐喻映射小结(图 3.7)相同的思路设计的。如图所示，转喻也理解为源概念和目标概念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公众认可的映射域内，而这个映射域在原型上对应于一个认知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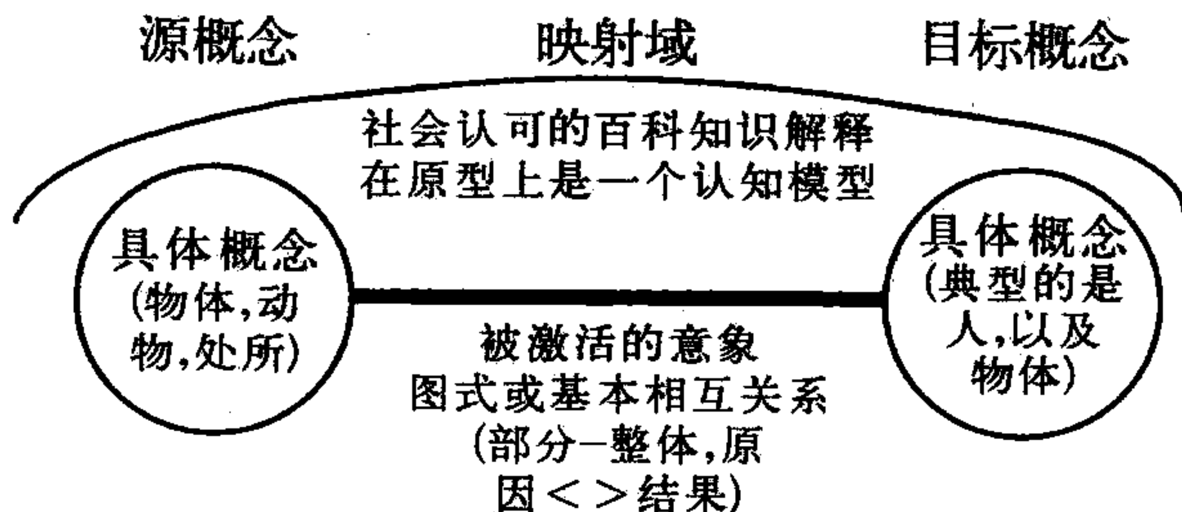


图 3.8　概念转喻映射：概述

和隐喻比较，转喻中源概念和目标概念的范围通常限于具体概念。转喻的对应直接以意象图式或基本相互关系（“部分-整体”，“内部-外部”，“原因-结果”）为依据，而它们只是作为映射域的组成部分，间接参与隐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转喻比隐喻更为基本。

此外，转喻也比隐喻更为直截了当：转喻的主要目的是指称一个实体，其原型就是人，这个实体被目标概念通过源概念来指称。简单的“代表”概念较贴切地表现了转喻的这种**指称功能**（referential function）（白宫“代表”或“使心理上达及”总统，桌子“代表”或“达及”围桌而坐的人等）。然而有的转喻，在用作表语时，其指称功能则让位于**突显功能**（highlighting function），如 *I'm all ears*（我正洗耳恭听）（在这个转喻中，“耳朵”强调的是人的听力这种特征），而且，不难看出这类转喻非常接近于＋A PERSON IS AN ANIMAL＋（＋人是野兽＋）这类贫乏映射的隐喻。这使得有人提出，隐喻和转喻应当看作认知操作的渐变群（cline）（Ruiz de Mendoza Ibañez 2000：115）。

除了这些过渡现象，隐喻和转喻的互动还有很多其他方式[10]。这对将在下一节讨论的情感概念来说尤其如此。

练习

1. 收集以下半身的身体部位（*leg*（腿），*foot*（脚），*toe*（脚趾）等）为源概念的规约化隐喻。指出：作为源概念，人体的哪些部位特别能产，并尝试解释为什么如此。

2. 根据 Quinn（1987），美国人用以对 MARRIAGE（婚姻）进行概念化的重要隐喻有：

＋MARRIAGE IS A MANUFACTURED PRODUCT＋（＋婚姻是人造制品＋）

如：*we want to work hard at making our marriage strong.*（我们想努力使我们的婚姻更牢固。）

＋MARRIAGE IS AN ONGOING JOURNEY＋（＋婚姻是正在进行的旅程＋）

如：*we went in a common direction*.（我们向同一方向前进。）

+MARRIAGE IS A DURABLE BOND BETWEEN TWO PEOPLE+（+婚姻是两个人之间持久的纽带+）

如：*they are tied to each other*.（他们被绑到了一起。）

找一找其他反映这些隐喻的语言表达方式。

3. 找出英语和另一种你了解的语言中说明隐喻+A WORD IS A COIN+（+词语是硬币+）的语言表达方式。

4. 讨论一下：在一些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如12，15，16，19，104和115），是如何通过隐喻对抽象概念TIME（时间）概念化的。在这儿，普遍存在的源概念是什么，可以为这些隐喻设想哪些映射域？

5. 试从一本词典中收集动物隐喻，如*He is a real pig*（他真是头猪）或者*She is a bitch*（她是条母狗），并用"源"和"目标概念"等观念加以解释。

6. 尽可能多地收集以基本颜色概念为源概念的转喻（例如*feel blue*（感到悲伤）或者*green with envy*（十分忌妒））。试找出以非基本颜色概念，如*crimson*（深红色），*scarlet*（鲜红色），*turquoise*（蓝绿色），*ochre*（赭色），*olive*（橄榄绿）为源概念的转喻。为什么说调查的结果证明基本颜色词语具有基本属性？要了解更多的例子及其分类的意见，参看Niemeier（1998）。

7. Aitchison（2003：169以次）写道，当要求一个小孩描述一种非洲发型时，他说："有很多蛇从他的头里面跑出来。"试编制几个类似的新创隐喻，并讨论涉及的源概念、目标概念及映射域。

8. 看一看下面使用HOUSE这个源概念的惯用法及其意义。分析使这些说法成立的隐喻映射和转喻映射，并讨论其合理的映射域：

to keep open house	"任何时候都宾至如归，对谁都热情好客。"
a rough house	"打闹，骚乱"
a full house	"剧院满座。"
a drink on the house	"喝酒，由酒吧老板付费。"
in the best houses	"处于上流社会。"

a house of cards　　“没有事实根据的想法，非常不切实际的思想。”

3.2　隐喻，转喻和情感范畴结构

我们都知道愤怒像什么样：人们怎么变得满脸通红，他们怎样开始发抖，他们怎样握紧拳头，怒气怎样在体内积聚直至爆发出来。若是恐惧，则完全是另一番情景：脸上失去血色，身体无法动弹，人们感到受折磨、被煎熬、不知所措。对认知语言学家来说，愤怒和恐惧的所有这些方面都在隐喻和转喻表达方式中得到了反映。

试图描写情感词语的意义远非易事。反映在词典里则是情感词语的定义往往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模糊性和循环性。结果是，将*anger*（愤怒）释为强烈的或激烈的不快或敌意。*Love*（爱）用喜爱来定义而*fondness*（喜爱）又被描述为喜欢或爱。

类似的令人沮丧的状况在心理学家中普遍存在，他们多少代以来都试图解决情感难以捉摸这一难题。他们在经验主义的研究中唯一能找到的确凿的立脚点就是情感对身体的影响。当要求心理实验中的被试描述在愤怒、悲哀或快乐时他们有何感觉时，他们总是把生理体验包括进去，如体温升高，脉搏频率变化，心悸或出汗、流泪。换句话说，他们在情感和生理症状之间建立了联系，生理症状则被看作讨论中的情感的原因，或者更经常地，被看作结果[①]。

情感和生理转喻

回到3.1节引入的概念隐喻和转喻框架，我们发现情感和生理症状的联系使我们想起某些转喻映射，特别是在+THE TONGUE STANDS FOR SPEECH+（+舌头代表言语+）或者+THE HAND STANDS FOR WRITING+（+手代表写+）这样的转喻中

观察到的原因-结果关系。这些相似性使得我们可以理解 Kövecses 和 Lakoff(Lakoff 1987：382)为什么要假设一个普遍的转喻：+THE PHISIOLOGICAL EFFECTS OF AN EMOTION STAND FOR THE EMOTION+(+某种情感的生理结果代表这种情感+)。图 3.9 列出了对与英语语言表达方式中的情感有关的各种身体症状的认识。收集到的这些例子取自词典和上面提到的心理实验中被试的陈述。因此，它们反映了对情感的生理结果的朴素观点或“民间理论”，但不一定是客观的科学的观察。

纵观图 3.9，我们可以挑出其中说明生理转喻的潜力和局限性的三个方面。首先，我们发现，确实存在着一些好像对描写情感的概念结构有用的身体症状，因为它们为某种特定的情感所独具：体温下降，出汗，口干，脸上失去血色之于 FEAR(恐惧)，挺直的体态之于 PRIDE(骄傲)，低垂的姿势之于 SADNESS(悲哀)，跳上跳下之于 JOY(快乐)。很显然，这些生理现象帮助我们对讨论中的情感概念化，尤其是像挺直的姿势相对于下垂的姿势这种因对立而形成对比的时候。其他的例子还有体温下降(对应于 FEAR(恐惧))，和体温上升(对应于 ANGER(愤怒)，JOY(快乐)，LOVE(爱))并列；或者脸色的苍白(又是典型的 FEAR(恐惧))，与脸、脖子部位的红甚至猩红(对应于 ANGER(愤怒))形成对比。

我们要关注的另外两点就不那么直截了当。就像 FEAR(恐惧)这个例子所表明的那样，一个情感概念可以吸引相互冲突的转喻，这就产生了问题：哪一个更可靠、更有代表性？我们是把 FEAR(恐惧)和身体的无法动弹联系在一起还是和逃跑联系在一起？我们的选择可能要视情景，也许视个人而定，或者它还可能是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无法动弹的状态是逃跑的前奏。不管怎样，都意味着这两个转喻可能在 FEAR(恐惧)的概念化中起着作用。

最后也可能是最严重的问题是，很多转喻不是仅适用于一种或几种紧密相关的情感，而是适用于很多相当不同的情感。ANGER(愤怒)，JOY(快乐)，LOVE(爱)都能引起体温上升(尽管对于 ANGER(愤怒)，这可能是燥热，而对于 JOY(快乐)，它体现的形式

生理结果(源)	情感(目标)	例　　子
体温升高	愤怒、快乐、爱	*Don't get hot under the collar.* (别发怒。)
体温下降	恐惧	*I was chilled to the bone.* (我骨头发冷。)
脸、脖子红	愤怒、快乐	*She was flushed with anger.* (她气得满脸通红。)
脸上失去血色	恐惧	*She turned pale/white as a sheet.* (她脸发白/白得像张纸。)
哭泣和眼泪	愤怒、悲哀、恐惧、快乐	*Tears welled up in her.* (她泪如泉涌。) She cried with joy. (她喜极而泣。)
出汗 口发干	恐惧 恐惧	*There were sweat beads on his forehead, his hands were damp, his mouth was dry.* (他额头冒汗,手心潮湿,嘴发干。)
脉搏和血压升高,心悸	愤怒、憎恶、恐惧、爱	*His heart pounded.* (他的心狂跳。) *He almost burst a blood vessel.* (他的血管差点儿爆掉。)
心跳减慢	恐惧	*You made my heart miss a beat.* (你使我的心脏漏跳一拍。)
挺直的体态,挺胸	骄傲	*He swelled with pride.* (他充满了骄傲。)
低垂的姿势	悲哀	*My heart sank.* (我的心沉了下去。)
无法动弹	恐惧	*She was paralysed with fear.* (她吓得不能动弹。)
逃跑	恐惧	*He ran for his life.* (他逃命去了。)
跳上跳下	快乐	*He was jumping for joy.* 他快乐得直跳。
拥抱	快乐、爱	*I could hug you all.* (我可以拥抱你们所有的人。)
全身发抖	愤怒、憎恶、恐惧、快乐、爱	She was quivering/excited/ keyed up/ *overstimulated.* (她在发抖/很兴奋/很紧张/受到过度刺激。)

图 3.9 情感的生理转喻选(据 Kövecses, Davitz 1969 和 Shaver 等 1987 多种出版物)

是舒适的温暖，而对于 LOVE（爱）则两种形式都有可能）；这三种情感都可能使人脸红。ANGER（愤怒）和 JOY（快乐），还有 SADNESS（悲哀）和 FEAR（恐惧）都能导致流泪，心跳和脉搏加速可以归因于 ANGER（愤怒），FEAR（恐惧），DISGUST（憎恶）和 LOVE（爱），全身发抖似乎可以由图 3.9 所列的所有主要的情感引起。这意味着转喻尽管可能有帮助，但它不能独自提供情感的概念结构。要实现这个目标，转喻必须依靠隐喻提供的概念潜力的支持。

转喻和隐喻的互动

这种互动的经典实例是以体温为基础的转喻与热隐喻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由 Kövecses 和 Lakoff（Lakoff 1987：382 以次）首次描述的[12]，这将在图 3.10 中以简化的方式加以说明。

由生理转喻引发的基本隐喻是＋ANGER IS HEAT＋（＋怒气是热＋），如果我们想像一下以火和热液等形式所表现的热，这个相当抽象的原则将容易理解得多。图 3.10 看起来很清楚，这两个隐喻的应用，第一个（＋ANGER IS FIRE＋（＋怒气是火＋））不如第二个发达（＋ ANGER IS THE HEAT OF A FLUID IN A CONTAINER＋（＋怒气是容器中液体的热＋））。虽然 FIRE（火）也是一个重要的、结合了许多动作和物体概念的基本层次事件概念，但是点燃、维持、熄灭等各个阶段，以及普通的火所涉及的燃料（木头、煤、油、气）似乎没有提供一个非常丰富的概念结构，以映射到 ANGER（愤怒）概念上[13]。

相反，第二个＋HEAT＋（＋热＋）隐喻，＋ANGER IS THE HEAT OF A FLUID IN A CONTAINER＋（＋怒气是容器中液体的热＋）有着丰富得多的概念背景。一个原因是它涉及更多的源概念，特别是像 BOIL（沸腾），RISE（上升），STEAM（蒸发），FUME（冒烟），BURST（爆裂），EXPLODE（爆炸）这样极富启发性的基本层次概念，多数被试都能对它们提出可观的属性清单。更重要的还是这个隐喻依靠着最重要的一般隐喻之一，即＋CONTAINER＋这一隐

喻，在这里则以+THE BODY IS A CONTAINER FOR EMOTION+(+身体是情感的容器+)这种形式出现。

这种强大的隐喻潜力产生的结果就是图 3.10 中列出的大量的衍生隐喻。结合上一节讨论过的转喻，ANGER 这一概念于是获得了非常丰富的概念结构。就 ANGER(愤怒)来说，一方面是隐喻，另一方面是转喻，它们的作用达到了相当的平衡。上文提到的生理结果因热隐喻及一系列其他隐喻而达到平衡，如：+ANGER IS AN ACTIVE ENEMY+(+怒气是个活跃的敌人+)(你跟它 *fight*(打斗)，*struggle*(搏斗)，*wrestle*(摔跤))；+ANGER IS A DANGEROUS AGGRESSIVE ANIMAL+(+怒气是一只危险而好斗的动物+)(怒气可以是 *ferocious*(凶猛的)和 *fierce*(狂暴的))；最后是+ANGER IS A NATURAL FORCE+(+怒气是一种自然之力+)(怒气 *overwhelms you*(压倒你)，*engulfs you*(吞噬你)和 *sweeps you*(席卷你))。

然而，也有隐喻和转喻不平衡的情况。概念 FEAR(恐惧)支配着大量的转喻(它是图 3.9 中所列的情感中拥有最多转喻的)，但似乎并没有吸引很多概念隐喻。除了刚刚提及的 ANGER(愤怒)的+NATURAL FORCE+(+自然之力+)隐喻外，Kövecses 还列出了+FEAR IS A VICIOUS OPPONENT OR TORMENTER+(+恐惧是邪恶的对手或克星+)(恐惧 *preys*(折磨你)和 *creeps up on you*(沾上你))和+FEAR IS A TRICKSTER+(+恐惧是骗子+)(*fear may deceive you*(恐惧可能欺骗你))。

另一个极端以 JOY(快乐)为代表。几乎没有什么身体表现是专门表示 JOY(快乐)的，结果它就没有什么生理转喻，但是大量的概念隐喻弥补了这种不足。JOY(快乐)可以作为贵重的商品(它 *received*(被接受)或 *bought*(被购买))，作为隐藏的物体(人可以 *searches*(寻找)或者 *strives for*(争取)它)，作为生活得很好且有着令人愉快的感觉的动物(*purring with delight*(高兴得发出咕噜声)，*wallowing in delight*(高兴得打滚))来体验。JOY 被比作光(*you radiate with joy*(你容光焕发))，JOY 是活力(*it is spry, lively, puts pep into your life*(它是充满生机的，活跃的，为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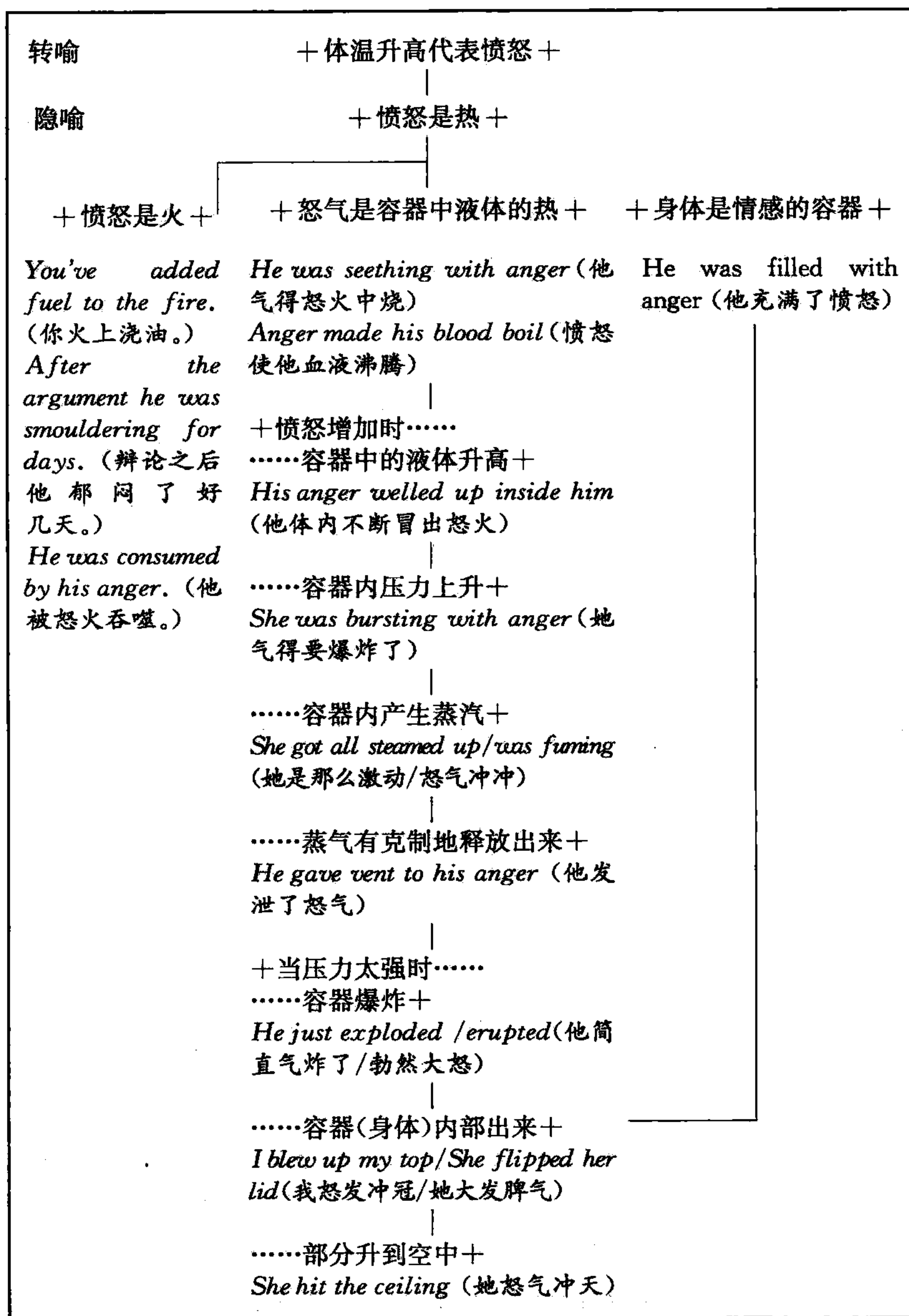


图 3.10 用于 ANGER(愤怒)的热转喻与热隐喻之间的联系(选自 Lakoff 1987：381 以次)

生命注入活力))。用更专业的术语来说，这些隐喻把广泛的包括事件、动作和物体的基本层次源概念映射到JOY(快乐)这一抽象情感上。另外，JOY(快乐)还利用了+CONTAINER+(+容器+)隐喻，但有一个重要差别是容器不爆炸，只溢出；容器爆炸是ANGER隐喻的典型。最后，在+JOY IS BEING LIFTED UP+(+快乐是正被升起+)这一隐喻中还利用了"up-down"("上-下")这一意象图式(*I'm six foot off the ground*, *I'm on cloud nine*, *she's walking on air*(字面意义：我离地6英尺；我在九重云上；她正在空中漫步。皆为"高兴至极"之意))。

LOVE(爱)这个概念甚至是一个更不平常的例子。转喻的数量也相对较少(当然，突出的是建立在性欲基础上的转喻)，但是在概念隐喻的数量方面，LOVE(爱)超过了所有其他的情感。其中很多隐喻和JOY(快乐)是共同的。此外，有大量隐喻很自然是建立在与性欲的转喻关系的基础之上的(+LOVE IS A NUTRIENT+(+爱是养料+)，+LOVE IS APPTIZING FOOD+(+爱是开胃食物+))，还有令人喜爱的和魔力、神的类比(+LOVE IS MAGIC+(+爱是魔力+)，+THE OBJECT OF LOVE IS A GODDESS+(+爱的对象就是女神+))，这种诗意的来源还是特别明显的。和JOY(快乐)相比，不同寻常的是LOVE(爱)不仅仅是由"积极"隐喻构成的，而且看来也吸引了大量"消极"的概念隐喻，其中有+LOVE IS WAR+(+爱是战争+)，+LOVE IS HUNTING+(+爱是捕猎+)，+LOVE IS DISEASE+(+爱是疾病+)。这一点也适用于+CONTAINER+(+容器+)隐喻，LOVE(爱)的特点不仅被认为是液体溢出容器，而且也被认为是容器的爆炸，而后者同时是ANGER概念的典型特点。尽管很容易看到在诗歌中这些消极的隐喻可能(实际上常常如此)用于渲染爱的主题，但是它们不太可能融合为一个单一概念的概念结构。问题在于LOVE这个概念是否由几个相互独立的范畴组成(如"GENTLE" ROMANTIC LOVE("温和的"浪漫的爱)和PASSIONATE LOVE(热烈的爱))，我们是否应该假设只有一个(也许是原型的)概念，它有几个变体。

在关于隐喻和转喻的互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的是，似乎有一条补偿原则在起作用，即隐喻和转喻相互交替使用。ANGER（愤怒）在隐喻和转喻这两种认知过程之间达到了平衡，而FEAR（恐惧）则主要依靠转喻，JOY（快乐）和LOVE（爱）的概念结构更多地依靠隐喻。

然而，尽管可以存在大量的关于LOVE（爱）和JOY（快乐）的隐喻，这些隐喻还是不能单独为这两种情感概念的任何一个提供清晰的概念结构，因此这些隐喻并不真正补偿JOY（快乐）和LOVE（爱）所缺乏的转喻。隐喻和转喻可以一起给这些情感概念提供一定的概念内容，但是它们不能用来严格区别不同的情感概念，就像属性可以用来帮助区分CHAIR（椅子）和TABLE（桌子）这种物体概念那样。

对于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许多其他情感概念，也必须表达类似的保留意见。当我们想到英语有大量的情感词语，而且可能有同等数量的情感范畴尚待考虑，问题就变得甚至更加棘手了。

情感词语和基本情感概念

Johnson-Laird和Oatley（1989）从不同的词典里收集了英语的情感词语，他们的语料不少于590项。为了对英语中丰富的情感词语有个认识，这里列出了由Wierzbicka（1986，1988）搜集、分析的和FEAR（恐惧）有关的词项表。

fear：afraid，scared，fright，frightened，terrified，petrified，horrified，dread，alarmed，panic，anguish，anxiety，worried，concerned，apprehension，shame，embarrassment

为了处理这一大堆情感词语及其中的情感，也许是受到反映在中世纪四情理论中的传统的启迪（Geeraerts和Grondelaers 1995），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长期以来试图区分基本的和较边缘的情感词语，以试图建立一个基本情感系统。Descartes等人提出的18世纪的看

法，其基础都是哲学论证；而较近的尝试则试图从神经兴奋模式，从脸部表情，以及从我们更关心的情感词汇推导出基本情感，等等[14]。

Johnson-Laird 和 Oatley(1989)采取的是语言学方法，他们的情感词表已经提及。他们的假设是某些情感词语在意义上是基本的，不可分析的，它们不能分解成属性或其他更基本的情感(这是 Langacker1989a：149 也支持的观点)。意思就是，像 JOY(快乐)或 ANGER(愤怒)这样的基本情感概念通常用作描写 EUPHORIA(欢快)，EXUBERANCE(生气勃勃)，FURY(暴怒)或 RAGE(狂怒)这类非基本情感概念的参照点，而不是相反。因此，鉴别基本情感的一个好办法就是考察一种语言中的情感词汇，并试着以属性来描写它的情感词语。这将滤除所有可分析的情感词语，因此经过这一过程而剩下的就必须看作是不可分析的或基本的。这个程序的结果在意料之中。由此形成的基本情感集合和最近其他一些提法非常相似，包含了(它的改进版；Johnson-Laird 和 Oatley 1992)图 3.11 中汇集的所有的基本情感。

消极情感	SADNESS(悲哀)		积极情感
		JOY/HAPPINESS (快乐/幸福)	
	ANGER(愤怒)		
	DISGUST/HATE (厌恶/憎恨)	DESIRE/LOVE (欲望/爱)	
	FEAR(恐惧)		

图 3.11 英语基本情感词语的提法(像 DISGUST/HATE 这种双标记，表示基本情感可以看作短暂的状态(DISGUST)或性情(HATE)，见 Ungerer 1995：187)

尽管基本情感的这个表似乎有理，但 Johnson-Laird 和 Oatley 关于基本情感事实上不可分析的主张不能搁置不论。就离散的、抽象的属性而言，这个主张可能是对的，Johnson-Laird 和 Oatley 也正是用这类属性，如强度，原因和目标-方向等来滤除非基本情感词语。

然而如果我们考虑转喻和隐喻的概念潜力，我们就不能真的认为基本情感词语就是不可分析的。我们已经看到，有前面几节，几乎只涉及基本情感的例子，这些概念通过转喻跟重要的身体功能相联系，另外，也通过隐喻跟大量基本层次概念相联系。这意味着大量的身体感觉和基本层次概念被映射到基本情感概念上，或者从另一角度来看，基本情感概念通过寄生范畴化大量借用基本经验。问题是如果在认知语境中我们拒绝把概念的不可分析性当作衡量情感基本性的准绳，那么我们如何界定它们的基本地位呢？在这一点上，再次回顾出现过的那组衡量物体和生物体的基本层次范畴的标准（2.1 节），可能有所帮助。如果我们不理会表示 JOY（快乐）的跳上跳下，表示 ANGER（愤怒）的爆炸或表示 SADNESS（悲哀）的低垂体态这样类似卡通的意象，那么作为标准之一的完形感知，就不得不被拒绝用于情感概念。第二个标准，大量存在的相互关联的属性集束，也不能像用于苹果或汽车这些具体物体时那样使用——理由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情感可观察到的属性稀少，而且常常是模糊的。因此我们大约剩下了三个标准：样本合格性等级，基本层次词语在形态上的简单特征以及它们最先出现于我们的头脑、孩子习得时早于相关词语这一发现。

从后两个标准出发，我们很容易从图 3.11 得出这样的结论：大部分基本情感词语，不论是名词（*anger*, *hate*, *fear*, *joy*, *love*）还是形容词（*sad*, *happy*），都有着简单的语言形式，而非基本情感词语常常不是这样——比较一下上表中的 *frightened*, *terrified*, *petrified*, *horrified*, *alarmed*, *anxiety*, *apprehension* 和 *embarrassment*。基本词语最先出现在我们头脑中，最先被孩子习得，这也是众所周知的。至于样本合格性等级，心理学实验至少间接地（因为有些实验不是针对基本情感，而是针对上位概念 EMOTION（情感）；Fehr 和 Russel 1984）证实了我们的直觉。结果是，基本情感的候选成员确实具有很多我们已发现的具体的基本层次概念的典型性质：它们都被看作原型的范畴成员，而其他情感，如上面列出的 FEAR（恐惧）的其他变体，则被认为是较边缘的成员。

基本情感并不一定支配可观察到的属性，但它们的确吸引了大量的概念转喻和隐喻：总而言之，可以把它们当作参照点，来引导我们通过难以捉摸的情感概念域。

既然有基本情感概念，把 EMOTION 这个更一般的概念看作它们的上位概念似乎也就很自然了。在与具体物体的类比中前进一小步，那么，这个主张就会是：EMOTION 这个概念的主要功能是选出并突显相关的基本层次概念的共有突出属性，或者，从另一角度来看，是依据这些属性来"汇集"基本层次概念。

为了证实这一主张，我们必须找出为所有主要情感所共有的特征以及那些突出到要用 *emotion*（情感）这个词表达的特征。我们已经知道，情感概念现在还没有可观察到的特征清单，只有大量的转喻和概念隐喻。我们从材料中筛选出大多数情感共有的并且可被视为等同于突出属性的条目，得到了汇集在图 3.12 中的列表。看这张图时，对认知语言学家来说，有趣的方面之一是＋CONTAINER＋（＋容器＋）隐喻也在共有特征之列。但是只有 CONTAINER（容器）更为一般的方面（其本身就已被理解为"一般"概念；见前文）似乎是所有情感共有的。如果我们考虑在容器中实行的行为，那么，各种基本情感存在显著的差别：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容器可以爆炸以表示 ANGER（愤怒），它可以随 JOY（快乐）渐渐溢出，我们还可以加上：在 SADNESS（悲哀）这一情形中，容器可以被排干。所以，为了把情感是某种充满我们的东西这一非常模糊的感觉概念化，我们不得不回到某个基本情感概念上，这是寄生范畴化的又一实例，这次是在上位概念 EMOTION 和基本情感概念之间寄生范畴化。

从整体上考察图 3.12 的转喻和隐喻，我们可以说它们都和情感的发展过程有关，包括外在来源，常常不可抵挡的发作，当它出现时它对我们的控制和（更暂时地）它的终结。这表明情感所共有的是一个包括几个阶段的序列，这个发现激励着心理学家和认知语言学家一步步去展开所谓的情感情节。

转喻	+身体的颤动代表情感+
隐喻	+情感突然由外部到来+ *The emotion strikes*, *casts*, *hits you* (情感打中,投中,击中了你) +情感是种自然之力+ *It overwhelms you*, *sweeps over you* (它压倒你,席卷你) +情感是活的生物体+ *It grows*, *wilts and dies* (它生长,枯萎,死亡) +出现即情感的存在+ *The emotion stays*, *goes away*, *comes back* (情感停留,逝去,回来) +情感是容器中的液体+ +身体/眼睛/心/其他器官是情感的容器+ *I am full of/filled with the emotion* (我充满/装满了感情)

图 3.12 支持概念 EMOTION(情感)的主要转喻和隐喻(集自 Kövecses 的出版物)

情感情节和原型性

从本书第一章开始,不应将认知范畴看作孤立而静止的单位这种观点,我们是一直坚持的。我们发现,范畴必须放在它们的概念语境中,以更大的认知模型为背景来考察,这些认知模型很显然有时就必须包括时间顺序(见 1.3 节)。这种调查研究的方法也是语言学家和人工智能学者所追求的,而且在这种研究方法中,他们提出了像"框架"、"脚本"、"故事"和"情节"这类概念。这些概念我们将在第五章进行详细的讨论。我们暂时只看一些给情感提出的情节,这也将圆满结束我们对情感概念的考察。

图 3.13 简洁地表现了 Kövecses 和 Lakoff 为 ANGER(愤怒)和 FEAR(恐惧)提出的情感情节。该图显示,情节中的原则是把情感概念放入一个更大的序列,包括情感的(第一阶段的)起因和(第五阶段的)结果。尽管这些扩展都有心理学上的情感理论的支持,但大多

数转喻和隐喻指的都是 Kövecses(1991: 40)所谓的情感的"本质",即第二阶段。而(第三、第四阶段的)控制或失控和核心的第二阶段联系更紧密,并可得出一些概念隐喻,至少 ANGER(愤怒)是这样。确实,如果我们再次检查图 3.10 提供的 ANGER(愤怒)的隐喻列表,就会发现它们的序列简洁明了地反映了从情节的第二阶段到第三、第四阶段的发展过程: ANGER(愤怒)加热了容器里的液体,液体升高,压力上升,产生了蒸汽(所有这些隐喻都属于第二阶段);然后气体有控制地释放(第三阶段);如果失败了,容器就会爆炸,碎片飞到空中(第四阶段)。总之,人们完全可以认为下边这种观点存在某种合理性: ANGER(愤怒)这个概念可以用有先后顺序的情节方式描写,在这个情节中,核心阶段得到隐喻的充分支持[15]。

	愤怒	恐惧
第一阶段:原因	犯事者冒犯自我	危险情况,包括死亡,身体或精神的痛苦
	冒犯事件惹怒自己	自我意识到危险
第二阶段:情感	愤怒存在 自我体验生理和行为的影响	恐惧存在 自我体验生理和行为的影响
第三阶段:试图控制	自我运用反作用力试图控制愤怒	自我努力不表现出恐惧/或不逃跑
第四阶段:失控	怒气的强度超过限度 愤怒控制了自我	恐惧的强度超过限度 自我失去对恐惧的控制
第五阶段:行为	应得的惩罚 自我采取行动反对犯事者	逃跑 自我逃离危险

图 3.13 ANGER(愤怒)和 FEAR(恐惧)的情节(基于 Lakoff 1987: 377 以次和 Kövecses 1990)

不过,这个观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只就 ANGER 而言,这种情节确实有说服力,对其他适用相似隐喻的消极情感,如 DISGUST/HATE

（憎恶/恨），也许也有说服力。而就 FEAR 来说，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逃跑这种作为结果的行为上，而忘记另一种可能，即因恐惧而感到不能动弹，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情节才能顺利展开。更成问题的还是像 JOY（快乐）这种积极情感概念。对此，Kövecses 认为控制出自阻止我们表现 JOY（快乐）的社会约束。至于 LOVE，即使 Kövecses 也承认，ROMANTIC LOVE（浪漫的爱）这种他宣称的“理想模型”，也既缺乏原因，也缺乏控制方面；因为失控是瞬间的、不可解释的。为了挽救情感情节的这个蓝图，他建立了“典型模型”（LOVE LEADING TO MARRIAGE（导致婚姻的爱））来替代 ROMANTIC LOVE（浪漫的爱），并声称“典型模型”包括了控制，而爱也被导向婚姻行为。这样看来，就 ANGER（愤怒）和其他消极情感而言，情节观点是一个相当有力的描写工具（尽管有局限）。然而，对 JOY（快乐）和 LOVE（爱）这样的积极情感来说，要给范畴结构赋予这样一种形式就要困难得多。Kövecses 和 Lakoff 提出的情节还存在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对各种情感概念具有的隐喻和转喻全都没有作出说明。

最后，更全面地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里对情感情节和原型性的讨论使得下面这点显而易见，即情感概念的结构远未清晰。不过，认知语言学家已经开辟了研究的新途径，这些研究途径到现在已经产生了下面的研究结果：

- 情感概念是由和生理结果的转喻联系构建的。
- 受这些转喻的触发，隐喻联系由具体的基本层次概念建立，这一点对情感的概念结构也有很重要的作用。
- 隐喻的作用对 JOY（快乐）和 LOVE（爱）等情感概念来说是本质的，它们较少得到生理转喻的支持。
- 有的情感概念，特别是消极情感概念，如 ANGER（愤怒）和 FEAR（恐惧），可以理解为情节，这种情态包括原因、实际的情感、控制、失控和结果行为等阶段。对 JOY（快乐）和 LOVE（爱）等积极情感而言，这类认知模型不那么令人信服。
- 语言学的和经验主义心理学的证据显示，大约有六种情感概念（SADNESS（悲哀），ANGER（愤怒），DISGUST/HATE（厌恶/憎

恨),FEAR(恐惧),JOY/HAPPINESS(快乐/幸福),和 DESIRE/LOVE(欲望/爱))可以看成是基本的,这种基本地位和具体的基本层次概念之间存在某种平行性。

练习

1. 本节的引言里以转喻和隐喻粗略地描述了 ANGER(愤怒)和 FEAR(恐惧)。试对 SADNESS(悲哀)和 DISGUST/HATE(厌恶/憎恨)做出类似的说明。你的描述符合图 3.13 中提出的情节吗?

2. 在 3.1 节的练习 1 中曾要求指出身体的哪些部位容易充当隐喻和转喻的源概念。现在把注意力集中到情感上,用源概念分析图 3.9 中列出的转喻。试找出身体的某些部分和方面更易成为情感的源概念的原因。

3. 如果你的母语不是英语,那么试找出你的语言和文化中的基本情感词语,并和这里论述的英语词语进行比较。

4. 研究下面的情感概念:PRIDE(骄傲),ADMIRATION(钦佩),GRATITUDE(感激),PITY(同情),EMBARRASSMENT(尴尬),SHAME(羞愧),GUILT(内疚)。你能发现这些概念和任何其他基本情感之间的紧密联系吗?试找出它们不够基本的原因。

5. 试在几本词典中查看情感词语的定义,如 *anger*(愤怒),*rage*(大怒),*hate*(憎恨),*disgust*(厌恶),*fear*(恐惧),*panic*(惊慌),*love*(爱),*affection*(友爱),并判断这些定义是否有益于描写这些情感。这些定义利用了转喻和隐喻吗?

3.3 作为思维方式的隐喻:来自科学和政治的例证

如果隐喻不仅是文体的修饰,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潜力只允许用于构造存在于某些抽象词语中的概念,而不能用于揭示我们处理世界上复杂的科学、政治和社

会问题的方式。因此，认知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已经一起来研究概念隐喻的这些更普遍的作用。

隐喻的意义很丰富，它们不仅把两个孤立项联系起来，而且把多元范畴或多元认知模型联系起来。只拣一个我们讨论过的较简单的例子(见 3.1 节)：+AN ARGUMENT IS A BUILDING+(+论争是建筑物+)这一隐喻以源概念(BUILDING(建筑物))为基础，这个源概念提供了确实的完形和大量的属性。建筑物有地基，由墙、窗和顶构成，通常构造坚固，能提供安全保护；但是它也可能装配马虎，这样墙可能开裂，整个结构也可能倒塌。建筑物的所有这些特点都能被映射到目标概念上，可以帮助我们对抽象概念“论争”进行概念化和解释。

这第二个方面，即隐喻的解释潜力，没能逃出总在寻找解释工具的语言学家的注意。

隐喻和语言现象描写

隐喻如何用于语言描写，一个显著的例子是 Langacker(1987a：452 以次)用的 +BUILDING BLOCK+(+砌块+)和 +SCAFFOLDING+(+脚手架+)隐喻，二者都是他关于复合词和合成表达方式分析(这是 2.3 节讨论过的一个话题)的组成部分。他的出发点是对+BUILDING BLOCK+(+砌块+)隐喻给予严厉的批评。在 Langacker 看来，这个隐喻“把合成表达方式的意义看作是以某种合适的方式，将几个部分的意义简单地堆积在一起组成的”(1987a：452))。+BUILDING BLOCK+(+砌块+)隐喻用于像 *apple juice*(苹果汁)或者 *wheelchair*(轮椅)(我们 2.3 节中的例子)这样的复合词，就意味着我们把词语 *apple* 和 *juice* 或者 *wheel* 和 *chair* 当作建筑材料，用它们构造复合词就像我们用砖或水泥或木块建造房子(或者可能是玩具房子)一样。块儿可能大可能小，可能并排放在一起，或者一块一块地叠加起来，可能被一层灰泥或钉子或螺

钉连接起来，但是不管我们偏爱哪一种办法，基本的解释信息还是这两个词语及其中的概念组成了该复合词。正如我们所见，就*wheelchair*（轮椅）来说，这完全没有说服力，因此，Langacker 不愿意接受＋BUILDING BLOCK＋（＋砌块＋）隐喻作为合成构词法的可靠解释，也就可以理解了。

然而，作为一位认知语言学家，他意识到这个隐喻是个强有力的解释工具，不能只因从组合性和可分析性上提供抽象的另一种解释就毁除它，这才是 Langacker 的真正目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提供了另一个隐喻，即＋SCAFFOLDING＋（＋脚手架＋）隐喻。这个隐喻表示，复合词的组成成分（如 *wheel* 和 *chair*）及其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手头的建造工作的脚手架。我们知道，WHEELCHAIR（轮椅）这个概念从其他源概念衍生了很多属性，以致于 WHEEL 和 CHAIR 的作用变得越来越不重要。NEWSPAPER（报纸）和 AIRPLANE（飞机）构词过程则达到了这样的阶段：脚手架已是多余的，可以撤掉。毋庸赘言，SCAFFOLDING（脚手架）概念在细节上也很丰富，很适合用于反对和取代砌块解释。

除了构词法，Langacker 还为句法过程提供了重要的隐喻，这将在 4.2 节讨论。这里我们将看看另一个在描述词汇范畴时至关重要的，因而称作家族相似性原则（1.2 节）的隐喻解释。不难发现，这条“原则”建立在＋THE MEMBER OF A CATEGORY ARE A FAMILY＋（＋范畴的成员是一个家族＋）这一隐喻的基础上，这既解释了它的力量又解释了它的模糊性。家族相似性原则这么强大有力，是因为 FAMILY（家族）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源概念，就人的范畴化来说也是一个很突出的概念。FAMILY 这一概念暗示了各种各样的相似性——那些与脸或身体的外表，相似的行为举止，相似的言语习惯等有关的相似性，但它也考虑到了家族成员个体之间或大或小的差别。这使得我们很容易把＋FAMILY＋（＋家族＋）这一隐喻看作范畴成员资格的刚性定义的柔性替代物。

家族相似性可能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它有几种不同的意思。它可以指某些范畴的成员显然没有一个共同的属性（这是

Wittgenstein 的观点），或者，它也可以指包括全范畴属性的家族成员之间丰富的全面关系（这是理解 Rosch 和 Mervis“家族相似性的标准”的基础）。如果我们想要更精确，就必须区分家族相似性的两种解释：一种是把家族相似性定义为 AB　BC　CD 类型间的关系（这里的 A，B，C 和 D 指属性），另一种是把它解释为∑属性$_{范畴}$（即范畴所有属性的总和）。

在认知语言学领域之外，我们发现很多其他的语言学方法都利用了解释性隐喻。结构主义的“分布”和“直接成分”概念都建立在（+ ELEMENTS DISTRIBUTED ARE OBJECTS SPREAD OUT +（+分布成分是分散的物体+），+ IMMIDIATE CONSTTUENTS ARE OBJECTS CLOSE TOGETHER +（+直接成分是紧邻的物体+））这些空间隐喻的基础之上；转换语法的隐喻概念有嵌入、套置、转换，等等；配价语法借用了先是适合于化学的隐喻，即+THE VALENCY OF AN ELEMENT IS THE STRENGTH OF AN OBJECT+（+一个成分的价是一个物体的浓度+）这一隐喻。正如我们认知语言学的例子一样，这些隐喻包含的解释还可以是另一种、通常也是更抽象的方法。

当我们转到可能被认为是源自语言描写的最强有力的隐喻，即+PREDICATE+（+谓语+）隐喻时，这一点就再也不确定了。这个隐喻将一个古老的源概念（*predicate* 意思是“它是对主语进行的陈述”，《牛津英语辞典》）从语法描述转移到逻辑和人工智能等相关学科。这个隐喻以最简单的方式利用了这样的事实，即在一个像 *Peter is working* 这样的句子中，谓语 *is working* 是对主语 *Peter* 的陈述。PREDICATE（谓语）和 SUBJECT（主语）这两个概念及其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当然可以把它们看成是语法的朴素民间模型的组成部分，就像在学校里教的那样。PREDICATE 和 SUBJECT 之间为人熟知而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这两个概念有可能充当源概念，来描写逻辑领域中假定存在于（逻辑）PREDICATE（谓词）和（逻辑）ARGUMENT（主目）这两个目标概念之间的更为抽象的关系。这时隐喻的模糊性和开放性可能非常有用，因为逻辑谓词不一定是动

词，而逻辑主目不一定是名词短语，但是二者代表着一种观察语言的更为抽象的方法。

正是由于这种抽象性，事实上就可能很难给逻辑谓词及其主目之间的关系找到另一种解释，而这种解释又能和＋PREDICATE＋（＋谓语＋）这一隐喻提供的信息具有同等的解释力。因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认识阶段，在这里，隐喻不仅仅是把一个抽象概念变得更具体，隐喻实际上似乎还构成了抽象概念。或者，像哲学家 Boyd 所说的，我们得出了一个观点，隐喻"构成了它所表达的理论，而不仅仅是注释性的"。（Boyd 1993：486）

科学中的隐喻：解释性的还是结构性的？

正如 Boyd 和其他人揭示的[16]，隐喻在科学中无处不在。其中很多主要是出于注释性（即解释性）目的而引入的。计算机科学中使用的大多数隐喻看起来尤其如此。很多人性化的程序都提供了一个显示屏，它和概念 OFFICE（办公室）建立了隐喻关系。屏幕是可以被清理干净的桌面，有文件归档用的文件夹，可以暂时保存文件的写字板，窗口可以打开和关闭，多余文件可以扔进垃圾桶。只有把程序功能的这些简单然而丰富的解释跟那些非隐喻的、常常用于专家程序里的缩写指令（例如 CLS 表示"clear screen"（清屏），MD 表示"make directory"（建立目录），Rd 表示"remove directory"（删除目录））相比较以后，＋COMPUTER WORK IS OFFICE WORK＋（＋计算机工作是办公室工作＋）这一隐喻的教学价值才变得真正明显起来。

除了建立在办公室语境基础上的隐喻，程序还利用动物和疾病隐喻。COMPUTER MOUSE（计算机鼠标）这个概念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该隐喻绝妙地把动物的外表和可能的活动都映射到跟踪球工具（它原先的名字）这一概念上，而实际上并没有解释它背后的抽象原理。

隐喻解释的另一领域是计算机程序故障。在这一方面最早的隐喻可能是＋BUG＋（＋臭虫＋）隐喻，当程序出错时我们很自然地就会使用这个隐喻。更为复杂，也更为骇人的是＋VIRUS＋（＋病毒

+)隐喻,它跟+WORM+(+蠕虫+)一起加入了计算机词汇。就+VIRUS+而言,人们把计算机出现故障与在人或动物体内引起感染的神秘的而看不见的病毒扩散联系起来。尽管普通的语言使用者对这种叫病毒的生物知之不多,但是他们对它于人或动物的可恶的影响可能有丰富(哪怕是间接的)经验,而这个源概念被映射到计算机病毒这个目标概念上。这种结果和我们遇到的+FAMILY+(+家族+)隐喻(它构成了家族相似性原则的基础)相似。隐喻解释也许终究是模糊的,但是它似乎满足了一般计算机使用者的概念需求,因此对他们来说,这些隐喻不仅仅实现了解释功能,而且对计算机故障的概念化来说还是结构性的。

当然,计算机科学家会寻找更精确的解释,而遇到外行时,也会把+VIRUS+(+病毒+)隐喻当作有用的工具。因此对他们来说,计算机领域的+VIRUS+(+病毒+)隐喻和其他隐喻是注释性的,而不是像 Boyd 所说是结构性的。但是正如 Kuhn(1993: 538)所说的,在有的自然科学领域中,隐喻似乎不仅对通俗模型,而且对科学模型而言,也是结构性的。他的例证是物理学家 Bohr 提出的由原子核和电子构成的原子轨道模型。通过把原子核、电子的排列与太阳、行星之间的互动进行比较,换句话说,也就是利用+THE ATOM IS A (MINIATURE) SOLAR SYSTEM+(+原子是(微型的)太阳系+)这一隐喻,起码可以很方便地解释这一模型。图 3.14 更详细地显示了隐喻对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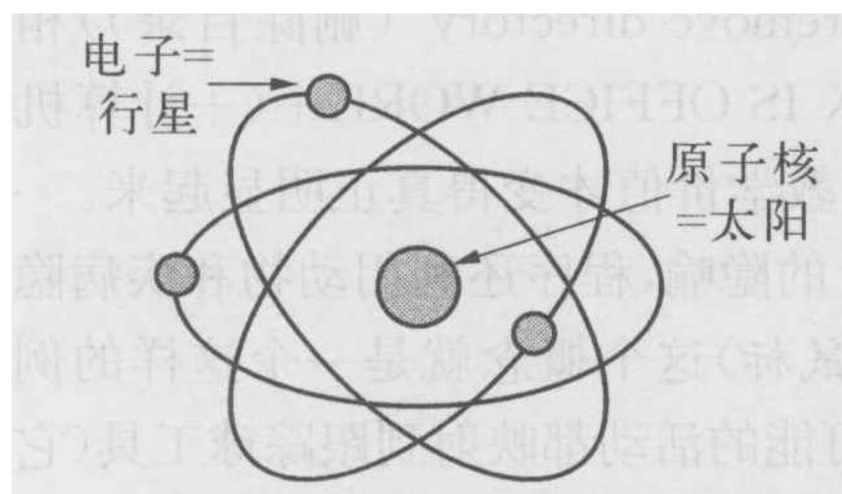


图 3.14 解释为+THE ATOM IS A (MINIATURE) SOLAR SYSTEM+(+原子是(微型的)太阳系+)这一隐喻的原子结构

对外行来说,这种情况可能类似于计算机科学中的+VIRUS+(+病毒+)隐喻。+SOLAR SYSTEM+(+太阳系+)隐喻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解释,可能对原子模型的通俗理论有重要作用,因此对非专家来说,它曾(也许仍然)既是解释性的又是结构性的。

和通俗的解释相对照，Bohr 对原子核和电子的科学定义借助了一些微小的带电的物质，它们被认为是在力学定律和电磁学原理之下相互作用。物理学家的任务是确定这些定律中的哪一个是适用的，并最终导致了量子理论的建立。但是，物理学家并不是非隐喻地工作；他们也利用了一个从根本上基于原子核、电子与小乒乓球或台球的类比的模型，因此这个模型看起来非常像图 3.14 呈现的那个模型。和外行的观点不同的是科学家不是把＋NUCLEUS AND ELECTRONS ARE PINGPONG BALLS＋（＋原子核和电子是乒乓球＋）这个质朴的隐喻用作对原子的一种解释。隐喻在这儿只是用作衡量原子核和电子特殊力学和电磁学表现的标准。就这个衡量功能而言，Kuhn 的看法是，＋PINGPONG BALL＋（＋乒乓球＋）隐喻不仅是个解释的工具，而且对来个理论来说也是结构性的。根据 Kuhn 的说法，更近的关于复合原子和分子的数学描述仍然依靠这个整合了隐喻成分的模型。

总而言之，隐喻的解释功能和结构功能在通俗的科学理论中可能被认为理所当然，然而，还有一些证据显示概念隐喻在更具理论性的科学方法中也可能具有结构功能。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当今核心的科学问题，如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是否不包含隐喻成分，或者直白地说，大爆炸理论是否没有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我们拥有的 EXPLOSION（爆炸）这个心智概念[17]。

Lakoff 和 Johnson（1999）是可能全心全意支持这种推测的两位认知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在他们雄心勃勃而发人深思的著作中，他们所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宣扬对许多传统哲学的隐喻解释，并描绘出代替这些传统哲学的“体现哲学”。对体现哲学来说，隐喻无疑是结构性的，隐喻和我们的基本经验一起，决定了我们的思维和哲学思想[18]。

政治中的概念隐喻

政治是一个我们预料到会使用隐喻表达方式的领域，比科学，甚

至哲学领域用得更多。确实，政治演讲是传统修辞学认可的种类之一，隐喻是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我们把 Boyd 关于解释性隐喻和结构性隐喻的区别从科学转移到政治时，要记住这种修辞学背景。

因为政治修辞的目的是说服，或者更直率地说，是操纵公众，所以，隐喻的解释能力常常不如隐喻的情感效果那么重要。为很多政治家所喜爱的那些隐喻确实把一个非常简单的解释和强烈的情感效果结合了起来。主要选择对象是与简单事件概念的隐喻联系，比如，WIND(风)这种自然力概念，这反映在大量的"wind-of-change"(变革的风)演讲中。另一个受欢迎的源概念是 ILLNESS(疾病)；+COUNTRY IS A PERSON THAT IS ILL+(+国家是一个病人+)这个隐喻，自从在莎士比亚的《理查德二世》中 Gaunt 的演讲里使用过以后，就成了政治家的惯用隐喻。过去数十年的例子是前劳动党领袖 Neil Kinnock 的演讲，他喜欢把+ILLNESS+(+疾病+)隐喻和+PART/WHOLE+(+部分/整体+)转喻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结合奇怪地适合很多欧洲国家现在的情况：

Ailments in a country gradually stain the whole country. (国家的小毛病逐渐影响整个国家。)

If limbs are severely damaged the whole body is disabled. If regions are left to rot the whole country is weakened. (如果肢体严重损坏，整个身体就残废了。如果某些地区任其腐败，整个国家就被削弱了。)

Unemployment is a contagious disease. It doesn't stop at the borders of economic regions. It infects the whole economic body. (失业是传染病。它不会在经济区的边界上止步。它传染整个经济体。)

There is no ... vaccine to inoculate the country against the spread of shut down. (没有……疫苗给国家接种，以阻止倒闭的扩散。)

正如收集了这些例子的 Wilson(1990：128 以次)所正确主张的

那样，我们也许不会受到这些隐喻中的孤立的例子的特别影响，但是如果它们多次重复，我们最终会接受它们的寓意。用认知术语来说，这意味着政治受众和民众通常确实易于屈从＋ILLNESS＋（＋疾病＋）这类强有力的隐喻，过些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些隐喻当成他们概念框架中结构性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当他们面对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时候。换句话说，就像计算机用户一样，普通投票人常常满足于那种以丰富却相当模糊的隐喻为基础的理论。

但是“专家”，即政治家会怎么样呢？他们是否也相信他们自己的隐喻？是否像科学中的定理那样，严格区分解释性的隐喻和基于非隐喻的事实分析之上的理论？这个问题肯定不会有一个唯一的答案。如果冷冰冰的精明的宣传家并不只是一个虚构（没什么理由假设他是），那么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为构造民众思想而设计的政治隐喻并不一定为它们的创造者所共有，在创造者的思维中也不充当结构性成分。

然而我们可以假设有很多政治家（还有行政官员和政治新闻记者）的思维事实上受到他们自己的或其他人的隐喻影响。这个问题的经典研究是 Lakoff(1992)关于用来证明 1991 年海湾战争正当的一些隐喻的分析[13]。他所发现的特别有趣同时也是高度危险的是：不仅外行的想法，而且专家们的论证也是由一套他称之为“专家隐喻”的概念隐喻构建的。

这个系统的核心是最先由普鲁士将军 Clausewitz 创造的＋WAR IS POLITICS PURSUED BY OTHER MEANS＋（＋战争是以其他手段继续的政治＋）这一隐喻以及与此紧密联系的隐喻＋POLITICS IS BUSINESS＋（＋政治是生意＋）。只要看看这些隐喻就很清楚它们的主要作用是把概念 WAR（战争）降低到两个非常正常，基本上无害的人类活动，即政治和商业的层次上。战争像政治一样，是一个阐明立场、寻找盟友、控制对手、取信于民的事；这也再次预设了兜售某人的思想、讨价还价、供货等概念以及做生意的其他方面。在更专业的层次上，＋POLITICS＋（＋政治＋）隐喻和＋BUSINESS＋（＋生意＋）隐喻熔合成＋WAR IS A COST/

BENEFIT ANALYSIS+(+战争是成本/利润分析+)这一隐喻,它引入了会计学和审慎的经济估算概念。这样创造出来的正常、无害和负责的印象被这些隐喻之外的很多其他隐喻进一步增强。他们的目的之一就是把强制执行经济制裁之类的问题行为转化为无罪的公平交易,把战争的风险转化为一场可由数学概率计算和博弈论控制的赌博。

依靠这些方便的隐喻,政治家和军事指挥官看不到,或者不想看到这些隐喻背后隐藏了什么:痛苦与死亡的现实,对伤者健康的长期影响,对老兵们的心理影响,环境影响,更不用提战争的道德方面了。另一个隐喻,表面上看来也是无害的,却同样很危险:即+THE STATE IS A (SINGLE) PERSON+(+国家是个(单个的)人+)这一隐喻。它展开了PERSON(人)(或HUMAN BEING(人类))这一内涵丰富的源概念:他健康,强壮,有家,有邻居,有朋友和敌人。这个隐喻掩盖了国家的内部差异,种族和宗教团体,政党和大企业所起的作用;换句话说,它使下面这种主张是正当的,即总是有高于一切的统一的国家利益,而对这种利益的追求常常以牺牲弱势的少数人为代价。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Lakoff试图把握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不同的世界观,拓宽了他的政治导向的认知分析的范围,(Lakoff 2002,2004)。他从STRICT FATHER(严父)和NURTURANT PARENT(慈父)这两个不同的家庭认知模型着手,收集了成组的隐喻来解释保守派和自由派的道德观,他发现这种道德观在保守派和自由派对重要的政治问题所采取的立场中得到了反映。结果,STRICT FATHER(严父)模型产生了诸如+MORALITY IS STRENGTH+(+道德是力量+),+MORAL AUTHORITY IS PARENTAL AUTHORITY+(+道德权威就是父母的权威+),+MORAL ACTION IS A MOVEMENT ALONG PERMISSIBLE PATHS+(+道德行为是沿着容许的道路的活动+)这类的隐喻,而NURTURANT PARENT(慈父)模型则得到了诸如+MORALITY IS EMPATHY+(道德是体谅),+MORALITY IS HAPPINESS+(+道

德是幸福+)和+MORALITY IS FAIR DISTRIBUTION+(+道德是公平的分配+)等隐喻的支持。尽管 Lakoff 强调他隐喻分析的客观性,但上述选择清楚地显示出他的偏爱所在,以及他对过去十年美国保守主义兴起的关注[20]。

对于到现在还同意我们对隐喻和转喻的"构建力量"的基本积极的说明的人来说,Lakoff 的看法可能是让人吃惊的。起初因对我们理解世界做出很大概念贡献而加以赞美的,现在被认为有点儿不确定,不仅产生了积极的,也产生了消极作用。就像隐喻令人愉快的积极方面一样,对隐喻的消极利用只不过是巩固了这样一种观点:隐喻是非常有力而自然的认知过程,它通过简单的、常常也是具体的概念帮助我们理解自然和社会中复杂的问题。

关于解释性和结构性隐喻的讨论,现总结为如下要点:

- 概念隐喻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帮助我们思考:作为解释性的或结构性的隐喻。解释性隐喻用来使外行更容易理解复杂的科学、政治和社会问题。结构性隐喻是对这些问题作理论阐述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 自然现象的通俗理论常依靠结构性隐喻,而科学的理论阐述则主要是非隐喻的,但也可使用一些隐喻成分。
- 在政治中,隐喻的解释功能常常服务于控制这一目的,这就意味着隐喻的选择常常首先要看它们的情感效果。
- 通俗的政治思维主要依靠结构性隐喻,这些隐喻往往是政治家和宣传家们有意创造和培养的。
- 政治的理论阐述也时常以结构性隐喻为基础,因为这些隐喻可能掩饰问题本应考虑的重要方面,因此影响可能是消极的和破坏性的。

练习

1. 识别下列用于构词法分析和(传统的)语法描写术语中的隐喻:

clipping(截略词), *blend*(截合词), *portmanteau word*(混合

词)，*question tag*（疑问尾句），*cleft sentence*（分裂句），*contact clause*（直接小句）(用于某些类型的关系小句)。

2. 收集科学中以隐喻为基础的解释，例如 *the heart is a pump*（心脏是个水泵），*mitochondria are the cell's power stations*（线粒体是细胞的发电站），*the DNA is the genetic code*（DNA 是遗传密码)，并讨论它们是主要用作解释性的拐杖(解释性隐喻)还是实际构成了所讨论的科学问题的基本原理(结构性隐喻)？

3. 考虑一下某些隐喻如何影响我们对技术和社会问题的处理方法，例如，我们对 TRAFFIC(交通)的不同看法取决于它是否建立在下面隐喻的基础上：是+TRAFFIC IS A RIVER+(+交通是河流+)，还是+TRAFFIC LINKS PLACES+(+交通连接各地+)这个隐喻，还是+TRAFFIC IS A DANGEROUS ANIMAL+(+交通是危险的动物+)。试找出其他例子来说明隐喻对我们思维方式的影响。

4. 找出例子，说明政治家如何通过使用无害的隐喻来诠释一种危险的或至少是消极的状况。在报纸和电视节目中寻找这种情况，并收集这样的隐喻。

5. 研究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中的隐喻，也许从肯尼迪的演说开始，并明确哪些隐喻是解释性的，哪些是结构性的。

3.4 用转喻思维：潜力与限制

> 因为转喻如同隐喻一样可以理解为认知工具，或者不那么专业地说，理解为思维方式，将转喻用于解释目的这个诱惑就非常大。然而，真正的概念转喻仅限于以小部分基本经验为基础的代表这一联系，并且只在合适的映射域内才有效，这似乎限制了转喻的解释潜力。

如同隐喻一样，转喻也被认为是一种认知方法，它存在于语言现象之中并成为语言现象产生的动因。然而，隐喻过程中被映射的丰富属性能形成可用于并保留很多文本中的主题，而转喻的潜力则比

较有限。如 3.1 节所示，只有建立支持合适的映射域的概念之间转喻联系（映射域从原型来说相当于一个认知模型；在映射域“美国政府”中以 WHITE HOUSE（白宫）代表 PRESIDENT（总统），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才能利用接近关系或者诸如“部分-整体”，“地方-人物或事件”，“原因-结果”，“容器-内容”等意象图式成功地产生代表关系。

当我们考察+ WHITE HOUSE +这类传统上已经认为是转喻的词汇例子之外的现象，并考虑近来将转喻应用于来自构词法和言语行为等各种领域的所有其他语言现象的尝试时[21]，我们就必须记住上述这点。

转喻和构词法

一种似乎真的可以追溯到转喻方法的构词法是领属复合词，如 *skinhead*（光头党）和 *paperback*（平装本）。在这里，有一种认知方法是将这个复合过程的结果看作是在描写一组实体的一种有趣的特征（即他们的头是光的或者只用纸，而不是布做书的封面材料）。用这个特别的特征指称整个人或整个物体的原因在于+SALIENT FEATURE FOR PERSON/OBJECT+（+以突出的特征表人/物体+）这一转喻，它可以理解为对“部分-整体”意象图式的运用。然而，要使转喻正确地发挥作用，仅有属性和人/物体之间的联系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人或物体必须是一个可识别的、为社会接受的概念成员，而这个概念充当了该转喻的映射域。* *brownhead* 或 * *brownhair*这种可能的、专用的转喻，只在特定的，而不是普遍的情境中起作用，因为不存在棕色头发的人的社会性群体（因而也没有认可的映射域）。而在另一个方面，光头党不仅因他们的光头而广为人知，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对其共同特征的社会定见（如他们有凶暴，好斗，种族主义倾向）。因此 SKINHEAD（光头党）这一概念是由一个代表某类人的突出特征激发的，因为“光头”这个属性和“人”这个概念都是以 SOCIAL GROUP（社会群体）认知模型为基础的映射域的

组成部分。用 PAPERBACK(平装本)这一概念代表 BOOK(书),是因为这两个概念都与关注印刷介质的映射域有关。另一个常用的转喻是+BODILY FEATURE FOR SPECIES+(+以身体特征表物种+)(如 REDBREAST(知更鸟),BLUETHROAT(蓝喉歌鸲),LONGHORN(长角牛)),对于这个转喻,充当映射域的是 ANIMAL(动物)这一认知模型。

转　　喻	映射域	例　　子
+施动者代表动作+	“亲属关系” “教学” “印刷媒介”	to *father* a child (抚养一个孩子) to *tutor* a student (教导一个学生) to *author* a new book (写一本新书)
+工具代表动作+	“冬季运动” “技艺”和 “自己做”	to *ski* down the hill (滑雪下山) to *hammer* the nail into the wall (把钉子锤进墙里) to *saw off* a branch (锯掉一根树枝)
+对象代表动作+	“家务杂事” “准备食物”、“烹调”或“调味品”	to *blanket* the bed (用毯子铺床) to *dust* the room (打扫房间) to *scale* the fish (刮去鱼鳞) to *pepper* the dish (在菜里加胡椒粉)
+身体部位代表动作+	“小心、体谅的行为” “粗暴、无情的社交行为”	to *tiptoe* into the room(踮着脚尖走进房间) to *elbow* s. o. out of the way(用肘把某人推开)

图 3.15　+PARTICIPANTS FOR ACTION+(+参与者代表动作+)这一转喻的例子,摘自 Radden 和 kövecses(1999: 37)及 Schmid(2005,第十章)

转喻还引起了另一个传统上被认为是构词法的语言方法，即类转法，即形式上同一的词出现在几个词类中，如 *mail*(N)-*mail*(V)(邮件(名词)-邮寄(动词))，*backup*(N)-*backup*(V)(备份(名词)-做备份(动词))。其中最大的一组可能是名词-动词类转，如 *author* (*a book*)(写(一本书))，*ski* (*down a hill*)(滑雪(下山))，*dust*(*the room*)(打扫(房间))以及列于图 3. 15 中的其他例子。正如图中所显示和Dirven(1999)首次提出的那样[②]，这种类转的基础似乎也是转喻的代表关系：即+AGENT FOR ACTION+(+施动者代表动作+)，+INSTRUMENT FOR ACTION+(+工具代表动作+)，+OBJECT FOR ACTION+(+对象代表动作+)，+BODY PART FOR ACTION+(身体部位代表动作)。这些转喻可以归入更为普遍的转喻+PARTICIPANTS FOR ACTION/EVENT+(+参与者代表动作/事件+)，它也是使用"部分-整体"关系的另一例子。它们能够很容易地发挥作用，是因为在每种情况中，激活的基本关系都创建了两个坚实地固定在熟悉的、情景相关的映射域内的概念之间的联系(见 3. 1 节)。通过比较下面几组的合适和不合适的映射域就可表明这一点：

(1a) Julia peppered the curry. — Julia dropped pepper on the curry.(朱莉娅在咖喱上加了胡椒粉。)

(1b) ? Julia peppered the table. — Julia dropped pepper on the table.(? 朱莉娅在桌子上加了胡椒粉。)

(2a) Sue has authored two novels. — Sue has written two novels. (苏写了两本小说。)

(2b) ? Sue has authored a computer program. — Sue has written a computer program. (? 苏写了一个计算机程序。)

(3a) He fathered a baby. — He is the father of the baby. (他抚养了一个婴儿。)

(3b) ? He fathered the project. — He is the father of the project. (? 他制订了这个方案。)

例(1a)和(1b)表明只是把胡椒粉撒在某处不允准 *pepper*(胡椒粉)这种物质有活动这种转喻意义。看来关键之处还在于，这个活动是调味品语境的组成部分，或者更宽泛地说，这个活动是“准备食物”这一映射域的组成部分。与此相似，动词 *author*(写作)只是在“印刷媒介”这个映射域中(但不一定在映射域“计算机工作”或“软件工程”中)与动词 *write*(写)同义时才适合于转喻用法。在(3a)中，亲属关系对允许 *father* 转喻用法的映射域来说似乎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尽管(3b)中也有可能用词语 *baby*(婴儿)隐喻地指称计划或者方案，但这自然地使人想起一个不同的映射域(使人想到父亲和商业语境的属性)。

跨几个映射域或在唯一可选的映射域内，不同认知模型的这种结合是可能的，并解释了诸如 *hammer the nail*(锤钉子)之类的例子，可以在专业手艺或者业余爱好者自己动手的能力等背景下对这些例子进行解释。而像 *tiptoeing into the room*(踮着脚尖走进房间)和 *elbowing s.o. out of the way*(用肘把某人推开)这种例子，它们的映射域就不再牢固地限于一个特定的认知模型(3.1 节已指出的一种可能性)。在这些转喻的映射域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特定行为方式的动机，在图 3.15 中暂标为“小心、体谅的行为”或“粗暴、无情的社交行为”。像 *heel*(脚后跟)(? *she heeled into the room*(? 她用脚后跟走进房间))这种例子的转喻类转不行，有一个原因是我们无法为那样的行走方式想出一个貌似合理的动机来充当合适的映射域。当然，话语语境可以提供这种允许特殊转喻的映射域，例如，如果某人说 *the doctor asked me to tiptoe and heel through the room because she wanted to see if my calf muscles were working properly*(医生让我踮着脚尖和脚后跟走过房间，因为她想看看我的腓肠肌活动是否正常。)

此处作个小结：类转可以理解为得到映射域支持的转喻，而映射域或者等同于一个认知模型，或者至少和一个或几个这样的模型相联系——所有这些变体都在图 3.15 中进行了阐释。

言语行为的转喻背景

回顾一下，到目前为止讨论的构词现象的例子仍然和简单词项或专名的转喻用法的普通用例（*hands on deck*（甲板上的水手），*White House*（白宫）代表 *president*（总统））颇为相似，因为这些构词现象都限于熟悉或易得的认知模型中“局部的”转喻应用。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 Thornburg 和 Panther 对像 *Can you pass me the salt?*（你能把盐递给我吗？）[8]这个经典例句的规约化间接言语行为的解释尝试。正如两位作者所主张的那样，这些言语行为要理解为＋ABILITY FOR ACTION＋（能力代表行为）这个转喻的实例，而这个转喻又被看作是更为一般的＋POTENTIALITY FOR ACTUALITY＋（＋可能性代表现实＋）这个转喻的具体化。毫无疑问，这个观察结果是正确的：正如 Searle（1975：174）已经指出的，我们可以用一个关于实行某个动作的能力的问句（*Can you pass the salt?*（你能把盐递过来吗？））来要求执行这个动作本身（“pass the salt”（“把盐递过来”））。然而还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真的可以说＋ABILITY FOR ACTION＋（能力代表行为）这种较抽象的关系满足了原型的概念转喻的条件。要证实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假设一个有点像“我们关于世界的经验”这种确实非常一般的映射域，可以说，它包括了行为和能力。第二个问题是，很难以转喻解释把其他言语行为的条件融合起来，其中有意向性和礼貌，而这些也都是值得考虑的。然而即使我们不知道是否要赞成言语行为的转喻解释这一影响深远的主张，但强调能力和行为之间的认知联系有助于增进对这种语用现象的理解，则是毫无疑问的。

这样，我们在本章认为，转喻看起来是语言现象中涉及的一种认知方法，在语言学的不同领域曾以不同方式加以对待。领属复合词（*skinhead*（光头党），*redbreast*（知更鸟）），名词-动词类转（*to author a book*（写一本书）），甚至规约化的言语行为，看起来也都至少可以

用转喻映射来描述。这个讨论所证实的是：任何转喻的成功都有赖于获得一个认知模型或者充当语言使用者可及的映射域的其他类型的概念背景（或者通过从长期记忆中取回，或者通过在话语情境中现时激活）。

练习

1. 下列领属复合词中涉及哪种代表关系：*greybeard*（老头儿），*redskin*（印第安人），*redbreast*（红胸鸟，欧鸲），*bluebell*（蓝铃花），*lazy-bones*（懒骨头），*five-finger*（海盘车），*laptop*（便携式计算机），*pick-up*（拾音器），*hide-out*（躲藏处），*drop-out*（退学者，逃避现实者）。说出这些词看起来能在其中发挥转喻功能的映射域。

2. 有人认为（Ungerer2002：551－554），下列表达方式中的标为斜体的词不应只看作派生词（*government*“统治的行为”< *govern* + *-ment*，*development*“开发的过程”< *develop* + *-ment*）。除派生外，这些词还涉及转喻，例如：*government*“统治的行为”代表“一群从事统治的人”，（*housing*）*development*（（住宅）开发）：“开发的过程”代表其结果，即住宅区。分析下面的例子并说出转喻联系：*management*（管理）的会议，第一 *detachment*（分遣队）*of the army*（陆军的），*US Administration*（美国政府），一份打印的 *announcement*（通告），这本书的 *introduction*（导言），一批珍贵的印象派画家的 *collection*（收藏品）。

3. 本书中类转的转喻解释限于名词-动词转换。看看将这个分析推广到动词-名词类转是否也有道理，如把名词（*tennis*）*coach*（（网球）教练）解释为对+ACTION FOR AGENT+（+行为代表施动者+）这一转喻的应用。

除了+ACTION FOR AGENT+（+行为代表施动者+）外，再考虑+ACTION FOR EVENT+（+行为代表事件+）、+ACTION FOR INSTRUMENT+（+行为代表工具+）、+ACTION FOR PLACE+（+行为代表处所+）这些转喻，并尝试将下列名词分派给这些转喻：

cheat(骗子)、*cover*(封面/盖子)、*divide*(分界线)、*drive-in*("免下车"餐馆)、*hit*(打击)、*laugh*(笑声)、*lay-by*(路侧停车带)、*retreat*(撤退)、*rise*(上升)、*shut-down*(停业)、*stand-in*(替身)、*swim*(游泳)、*turn*(转动)、*walk-out*(退席、罢工)、*wrap*(包裹)。

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3.1 节

要获得关于认知隐喻分析的第一印象,Lakoff 和 Johnson 开创性的著作 *Metaphors We Live By*(1983/2003)仍是首选。2003 版是原版的重印,加了一篇概括这一领域最近发展的后记。另一本同类著作是 Lakoff 和 Turner (1989)。Lakoff 理论的概括性介绍及对其成果的批评性述评,见 Croft 和 Cruse (2004: 194 - 204),不过这更适合有基础的学生。Kövecses(2002)提供了关于认知隐喻理论见解深刻而实用的介绍。对转喻的全面的评述,见 Barcelona (2003)。

① 有关儿童使用隐喻表达方式的能力、倾向等有趣的问题,见 Elbers (1988)和 Nerlich 等(2002)。

② 最早从语言学视角论述隐喻的,就我们所知是 Ullmann(1957,第一版 1951)和 Leech(1969)。

③ 在 Ullmann(1962: 218 以次),Lakoff 和 Johnson(1980/2003: 38 以次),Lipka(1988: 360 以次)中可以找到按所指的邻接关系给转喻下的定义以及收集的各种类型的转喻。

④ Gibb(1994,第六章)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对隐喻主要理论的概述。互动理论的应用可以在 Ullmann(1962)和 Lipka(1988),特别是 Leech(1969)中找到。至于文学话语处理中隐喻的作用,还可以看 Steen(1994,第二章)。

⑤ 要获得英语和其他语言中,更多源自身体部位的隐喻的信息,对照 Steen (1994)。Kövecses(2002,第十二和十三章)以及 Kövecses(2005)更为深入地研究了概念隐喻具普遍性还是文化相对性这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⑥ 尽管 mapping scope(映射域)是个新术语,但它接受并融合了早期隐喻研究的意见,且提供了获得更新成果的方便途径。对比 Lakoff 和 Johnson (1980/2003: 61 以次,117 以次)与 Lakoff 和 Turner(1989: 113 以次)中对隐喻基础的讨论。相关的还有 Lakoff 和 Johnson(1980/2003: 10 以次),Lakoff 和

Turner(1989：64 以次)，Croft(1993)中讨论的隐喻映射的视角变化、突显和隐藏的能力，以及 Brugman(1990)和 Lakoff(1990，1993)提出的恒定性假说。还可参看 Croft 和 Cruse(2004：204-206)论一个隐喻的“身世”，Stern(1999：9 以次)论隐喻映射中的语境条件。

⑦ 对比 Hampe(2005：55)的“经验相互关系”概念。认知语言学文献中其他与基本经验相互关系相似但在各自框架中起不同作用的概念有 Grady(1997，1999，Grady 和 Johnson 2002)的“基本隐喻”及 Fauconnier 和 Turner(2002)的一些“关键的关系”(见 6.1 节)。

⑧ 对单一对应隐喻和多元对应隐喻差别的细节，见 Ruiz de Mendoza Ibañez(2000)。

⑨ 就对转喻的初步理解来说，使用映射域这个限定的概念比假定高度抽象的认知域(例如“产生”，“引起”，“控制”，“建立”，“行为”或者“整个实体”；Kövecses 2002：147)，并以大量的一般限制(“人类支配非人类”，“具体支配抽象”，“好的完形支配差的完形”等)来监控成功的转喻产生似乎更有帮助。参看 Kövecses 和 Radden 1998(以及这些作者较近的出版物)以及 Barcelona(2000：12 以次；2003：243 以次)。

⑩ 隐喻和转喻的互动在过去几年得到了敏锐的调查研究。关于这个题目，重要的研究都包括在 Panther 和 Radden(1999)，Barcelona(2000)，Dirven 和 Pörings(2002)主编的几本书中。后者还包括了众所周知的较早著作的修订版，如 Jakobson 和 Halle(1956)关于隐喻极和转喻极的论文、Goossens(1990)和 Croft(1993)。简明的论述，见 Croft 和 Cruse(2004：216-220)。

3.2 节

本节主要以 Kövecses(1990，1991，1995)的著作和 Lakoff 对 ANGER(愤怒)的说明(Lakoff 1987：380 以次)为基础。除了有时候有重复以外，所有这些都很值得一读。亦见 Kövecses(2002，第二章)中的综述。

⑪ 对各种情感理论的简述，参见 Johnson-Laird 和 Oatley(1989)。和认知语言学关系更密切的是 Fehr 和 Russel(1984)以及 Shaver 等(1987)。Kövecses(2002)和(2005)提供了更近的研究状况的介绍。

⑫ 这个系统是专为英语设计的，生理结果的普遍性方面和容器隐喻的跨文化使用在 Kövecses(1995；2000，第八章)中有讨论，Wierzbicka(1986，1988)也在她的文化脚本的术语中讨论了这个问题；最近对文化脚本的介绍见 Goddard 和 Wierzbicka(2004)。

⑬ 鉴于本书的介绍性质，我们不打算说明 Lakoff 关于 ANGER(愤怒)隐喻源概念和目标概念之间本体的和认识的对应这个系统；见 Lakoff(1987：386以次)。

⑭ 对基本情感各种处理方法的简短(但未必批评的)综述，见 Ortony 等人(1988：25 以次)。另见 Johnson-Laird 和 Oatley(1989)，以及 Kövecses(2000，第一章)的总结。

⑮ Kövecses(2000，第五和第十章)提出的情节概念最新变种是以 Talmy 的力量动态理论(Talmy 2000/Ⅰ，第七章)为基础的，并使用了他的术语竞争者和对抗者来描写情感隐喻的功能，它把力量叫做情感的"主隐喻"。

3.3 节

⑯ 见 Boyd(1993)，Kuhn(1993)，亦见 Schön(1993)，他的"生成性隐喻"概念和 Boyd 的结构性隐喻非常相像。Gentner(1982)也考察了科学隐喻，除了其他例子，还讨论了下文描述的太阳系隐喻。另见 Gibbs 的"思维中的隐喻"综述章(Gibbs 1994，第四章)。

⑰ 对科学历史和科学教学中隐喻的作用的讨论，见 Gentner 和 Jeziorski(1993)及 Mayer(1993)。

⑱ 从语言学角度看，Lakoff 和 Johnson(1999)的第三章到第五章提供了用于分析中的概念工具的综述。第十章提供了一个对时间的隐喻概念详细的个案研究。第三部分哲学挑衅性最强，作者对从前苏格拉底思考者到乔姆斯基的哲学家都提出了全面的批判，并将他们自己以隐喻为基础的"体现哲学"与之并列。

⑲ Lakoff(1992)的论文是一篇严谨的著作，在一篇短的网络出版物(Lakoff 2003)中他将其应用到第二次海湾战争上。Lakoff(1992)也在这个领域引发了其他调查研究，其中有 Gibbs(1994，第四章)和 Sandikcioglu(2000)。比较 Musolff(2001)对报纸用于描写欧洲一体化进程的＋PATH＋(＋路径＋)和＋TRANSPORT＋(＋交通＋)隐喻的分析。

⑳ Lakoff(2002，第一版 1996)被分成了"客观的"第一块(第一到第四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包含与语言学相关的认知模型和隐喻的讨论，第二块(第五部分)中(就像他后来的著作中一样，见 Lakoff 2004)他则公开支持自由派立场。

3.4 节

㉑ 重要的著作是 Kövecses 和 Radden(1998)与 Radden 和 Kövecses(1999)；Kövecses(2002，第十一章)中有总结。

㉒ 因为 Dirven 使用这个方法阐述名词-动词类转能产性的认知解释，所以他不考虑+AGENT FOR ACTION+（+施动者代表动作+）这个转喻。更多详情，见 Dirven(1999)，限制性较少的方法和更多的例子，见 Schmid(2005，10.2 和 10.4 章节)。

㉓ Panther 和 Thornburg 在几种著作中都提倡这个方法：见 Panther 和 Thornburg (1997)，Panther 和 Thornburg(1999)和(2003)。另见 Gibbs(1999)。

第四章 主体与背景

4.1 主体与背景，射体与界标：早期对于介词的研究

当我们看所处环境中的一个物体时，我们将它作为从背景中凸显出来的一个主体来看待。在语言结构中这种凸显原则同样起作用。例如：在"书在桌上"之类的位置关系中"书"被概念化为主体。

在1.2节中，完形被描述为物体范畴化的基础。除了作为感知原则的邻近原则、封闭原则以及连续原则以外，完形心理学家对于我们的视觉及听觉输入是如何按照不同部分的凸显而组织起来的这一点十分感兴趣。从听感领域中举一个例子：在听钢琴音乐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意识到钢琴演奏的部分比管弦乐队的伴奏更为显著。在感知的视觉领域情况也很相似，我们观看一个人跳高时，目光跟随着跳高运动员的动作，而不是停留在横杆或地面上。本章将更细致地观察完形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是如何影响语言研究的。

主体/背景分离及位置关系

我们先细看一下图4.1中著名的人脸/花瓶的幻觉图画。你会注意到感知这个图的两种可能性（把它看作两张人脸或一个花瓶），但一次只能看见一种。而且，你可以在两种看图方式之间随意地转换，尤其是观看了较长时间之后。我们不能同时看见花瓶和人脸，这

背后隐藏着的就是一种被称为**主体/背景分离**(figure/ground segregation)的现象。这一术语首先由丹麦的心理学家Rubin在近一个世纪之前引入心理学,后来由完形心理学家将其融入更全面的感知组织框架中(参见1.2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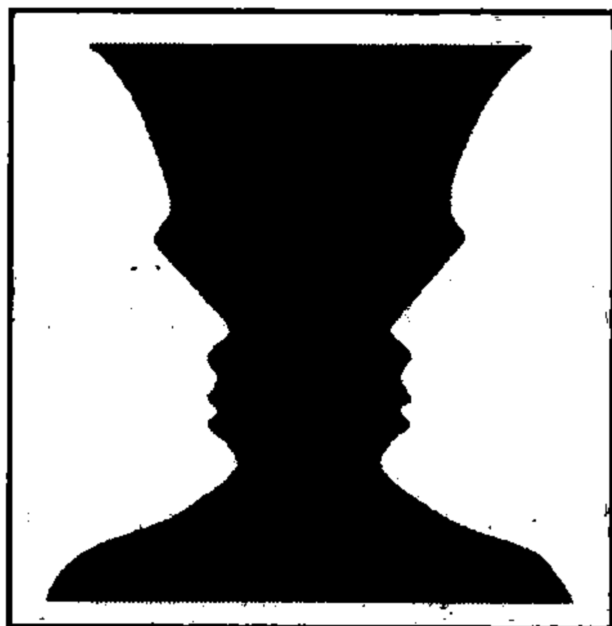


图4.1 人脸/花瓶幻觉
(根据Rubin)

检查我们更仔细地看图4.1时的视觉经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将之选作主体的事物应有一些特殊的属性。主体应有形状或外形,背景则无定形,而与主体共有的轮廓线也似乎是属于主体的。除了形状和轮廓之外,主体似乎还有其他的一些类物性,如结构及连贯性,而背景则是无结构、无形状、均匀的。主体似乎位于背景的前面,而背景则在其后或多或少地不断延伸。总之,主体被感知得比背景更突出,心理学研究表明主体更容易被识别和记忆,并与意义、情感及审美价值有关①。

虽然对于图4.1的进一步观察清楚地证实了此图**感知凸显**(perceptual prominence)的存在,但并未真正解释为何有时是两张人脸、而有时又是花瓶具有类主体性质。也就是说,去了解什么因素主宰了主体的选择,会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视觉系统的客观输入并没有变化,这种选择完全由观察者所决定;但说这只是个人的爱好或一时的奇思妙想,又似乎不太说得过去。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知道人脸/花瓶幻觉当然是一个性质非常特殊的例子,因为它允许所谓的"主体/背景的反转"。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大多数场景是不同的,因为它们都包含了特别的主体/背景分离。因此在图4.2所描画的场景中,会被选为主体的显著实体是书,而桌子则被给予背景的地位,除非作出特殊而相当不自然的努力来把桌子看作主体。

完形心理学家认为,整体性(Prägnanz)原则——我们在1.2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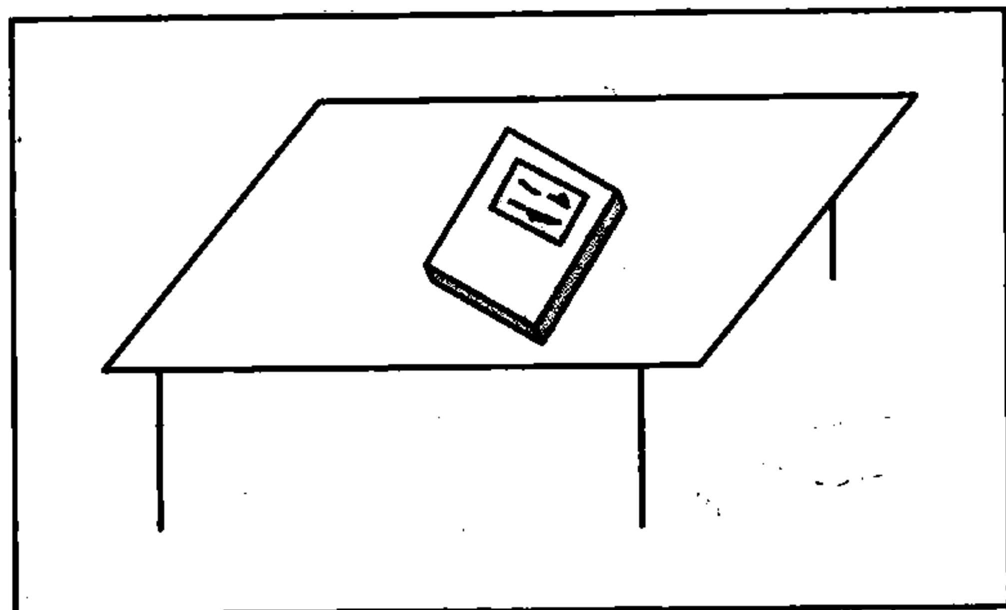


图 4.2 主体和背景：书和桌子

已经介绍过——在给一个视觉场景中的某些部分赋予主体地位时起着主要作用。与桌子不同，图 4.2 中的书容易满足封闭性（它的外部轮廓是封闭的）和连续性（它是个未被打断的整体）这样一些完形原则。此外，一块相对较小的黑色区域及均衡比例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并使书比桌子更可能成为主体的候选对象。最后，书看起来比桌子更容易移动（例如可以拿起来），这也决定了我们对主体的自然选择②。

当我们描述一个移动中的物体如图 4.3 中的气球时，这最后一点甚至更为重要。看这幅图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把气球看作主体，而把房子看作背景；气球因为被认为是正在移动着的物体，它看起来比房子显著得多。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思考一下主体/背景的选择及我们的例子中两个成分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用词语表达出来的是十分有趣的。在说明图 4.2 所描画的情形时，我们可能会说书在桌上（the book is *on* the table），因此也就描述了一种特定的主体和背景之间的位置关系。同样，我们也会说图 4.3 中的“气球是在房子上”（the balloon is *above* the house）；或者，当我们认为气球事实上一定是在移动时，我们也许会用“气球正飞越房子上空”（*The balloon is flying over the house*）来表述。这种气球和房子之间的关系应该将如图 4.4 所示的气球在不同时间的位置变化考虑在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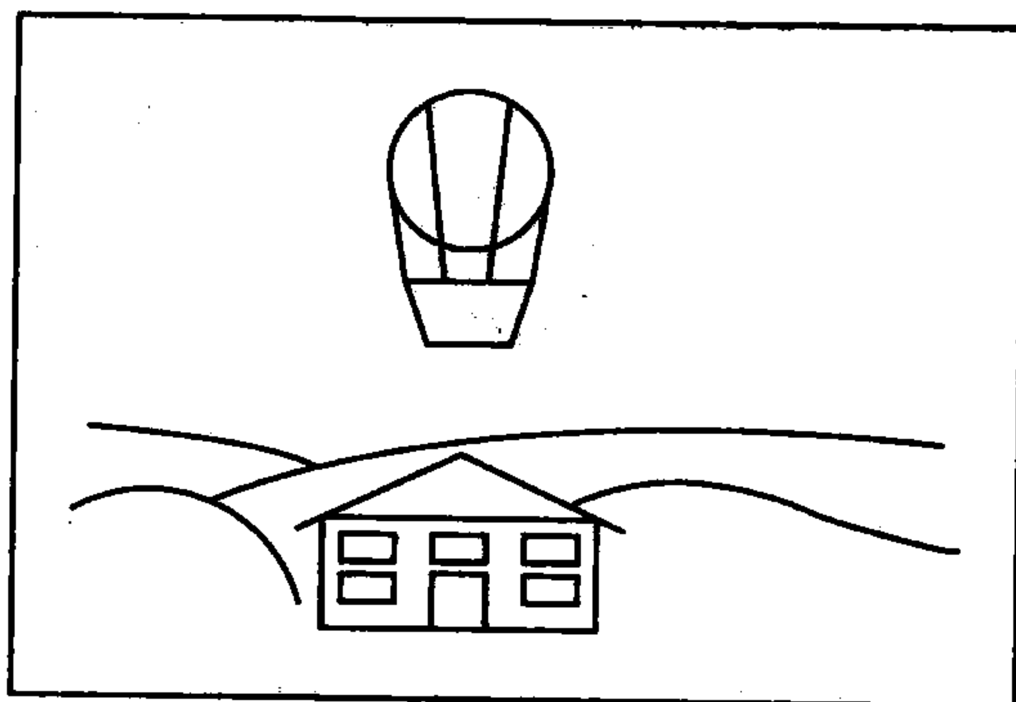


图 4.3　主体和背景：气球和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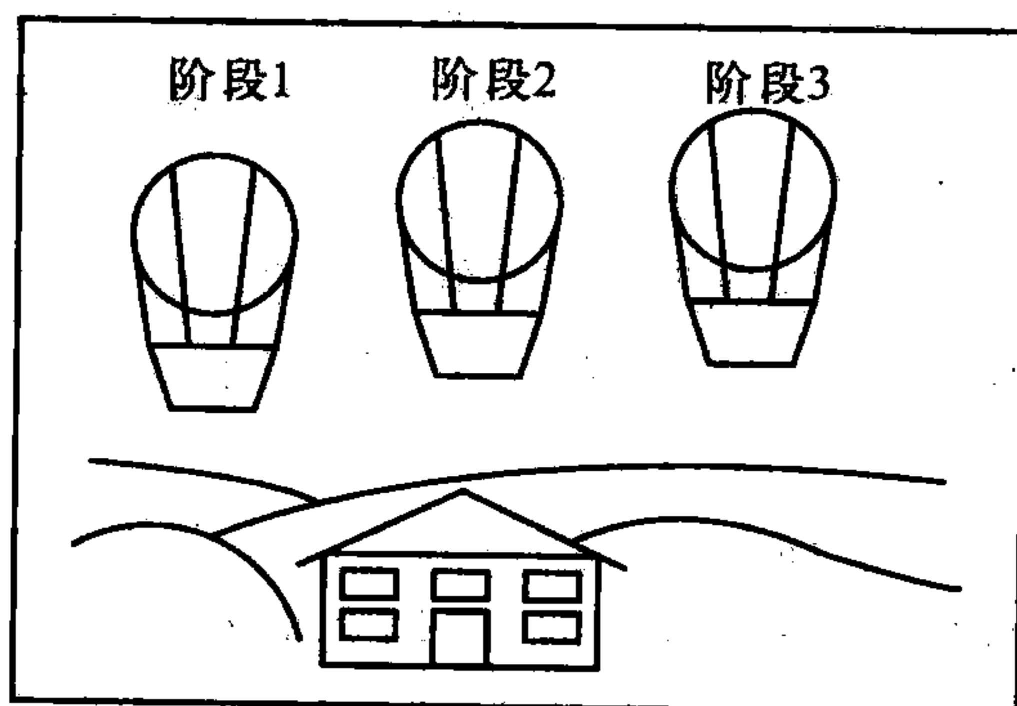


图 4.4　*The balloon is flying over the house.*
（气球正飞越房子上空）的视觉图

以上两个例子所表明的是，主体与背景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位置关系，通常由介词表达；或者从相反的角度来看，方位介词的意义可以理解为主体/背景的关系。正是第二种观点，即能用主体和背景来解释介词这样的语言形式，引起了认知语言学家的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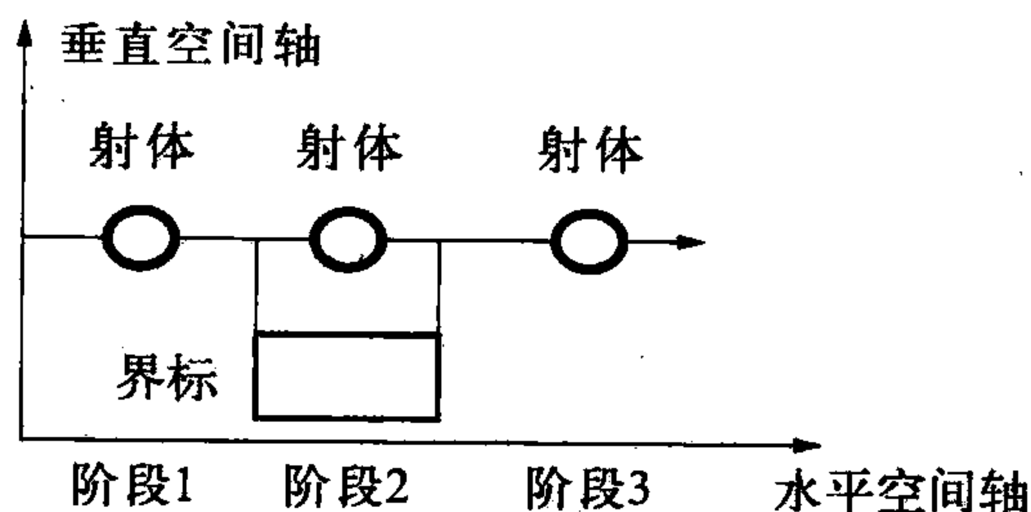
意象图式、射体、界标及路径：介词分析的一些基本概念

在更进一步地研究介词与主体/背景对立之间的关系之前，让我

们先回顾一下 2.4 节关于方位关系的讨论。在那儿，“over”（在……上）和“under”（在……下），“up”（向上）和“down”（向下），“in”（在……里）和“out”（在……外）这些方位关系被描写为**意象图式**(image schema)，即我们在与现实世界的身体互动中得到的简单而基本的认知结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对于周围世界的方位感。这些**方位意象图式**(orientational image schemas)比起特定的基本层次物体或生命体丰富的原型范畴来说无疑没有那么具体（参见 2.1 节）；然而，它们也未被理解为抽象原则，而是被看作一种心理图画，由此也就很自然地适合于图画表征[3]。

第一个恰当的例子存在于我们的例句“气球正飞越房子上空”(*The balloon is flying over the house.*)中的（图 4.5）“over”（在……上）这个意象图式的图画表征。当我们对比图 4.5 与图 4.4 时，图 4.5 显然更为抽象。气球（在上文中被视为主体）和房子（背景）现在由象征物表示。其原因是“over”（在……上）这个意象图式当然也可用于其他除了气球和房子之外的物体（如 *The bird is flying over the tree*（鸟正从树上飞过）和 *The kite is flying over the hill*（风筝正从山上飞过））。代表了主体的象征物（圆圈）出现了多次以表明它所表示的是一个具有动态性质的过程。每一个圆圈代表了这一过程中的不同时间阶段。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主体的移动经过了一个**路径**(path)。因为子弹或导弹的路径可以理解为弹道，主体可以叫做“射体”。背景的主要功用是作为定位的参照点，因此被叫做“界标”。这也就是说，“射体”和“界标”是更广泛运用的“主体”和“背景”概念的特殊表现。在认知语言学中，已经普遍使用“射体”和“界标”。因此**射体**(trajector)代表了主体或在任何关系结构中最凸显的成分（因此用粗线表示），而**界标**(landmark)则指关系中的另一个实体。

综览这些图表和解释，你也许会得到这种印象：这些表征仅仅是对我们的例句或一组关系密切的例句的图示。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所有的有关成分都可以用不同方式改变。正如下面几节所要说明的那样，射体和界标可以在大小和形状上出现变化，射体可以同界



The balloon is flying over the house.(气球从房子上飞过。)

图 4.5 "over"(在……上)的意象图式

标接触,甚至是界标的一部分。而重要的是这些变化都能从同一个射体和界标关系(如我们的例子"over"(在……上)这一关系)派生出来。也就是说,射体/界标方法有望提出一个揭示介词不同意义之间关系的介词的意义描写方法。这种对于介词不同意义的统一认知描写与早先的认为这些意义之间毫不相关的观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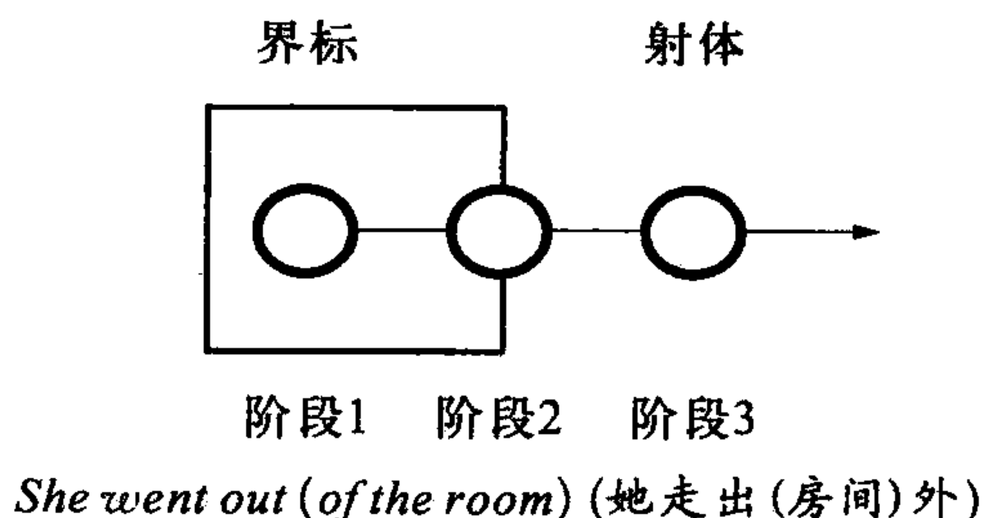
统一的描写需要一个起点、一个核心、一个可被认为是"中心"(我们努力避免使用"原型",因为原型包括了一个丰富的范畴结构,而这并不是意象图式的特点)的图式。接下来我们将看一下 Lakoff(1987)[④]总结的 Brugman(1981)的对"over"(在……上)的分析,及 Lindner(1982)对于"out"(在……外)及"up"(向上)在动词-小品词结构中的意义研究。

Over、*out* 及 *up*:中心图式(central schema)及一些细化/扩展

同 Brugman 和 Lakoff 一样,我们认为图 4.5 是"over"(在……上)的中心图式。它包含有射体:射体从界标上方的一端向另一端沿一定路径移动直至消失。如前所述,射体可能代表气球、飞机、鸟、风筝,而界标可能代表房子、墙、树、山头等等。另外有时界标也可以不确定,如在"*The plane flew over*(飞机从上空飞过)"这个句子中。这里将说话者或感知者的位置作为界标,因此"*The plane flew over*(飞机从上空飞过)"与"*The plane flew over me/us*(飞机从我/我们

上空飞过)”的语义是相近的。

让我们看一下介词 *out*(在……外)和 *up*(向上)的中心图式。图 4.6 提供了在“*She went out* (*of the room*)(她走出(房间)外)”中使用的“out”(在……外)的中心意象图式的图示。如图所示,第一阶段射体是包括在界标所占空间之内的,界标所代表的是房间或其他并不确定的物体,表示“她从我们所在的空间内出去”。单独地来看,这一起始阶段大体与介词 *in*(在……里)所表示的状态相对应,因而可以看作是“in”(在……里)的意象图式[5]。“out”(在……外)这一意象图式中特殊的方面是射体由包含于界标边界范围内的一个位置移动到一个两者完全分离的位置。这由图中射体的三个位置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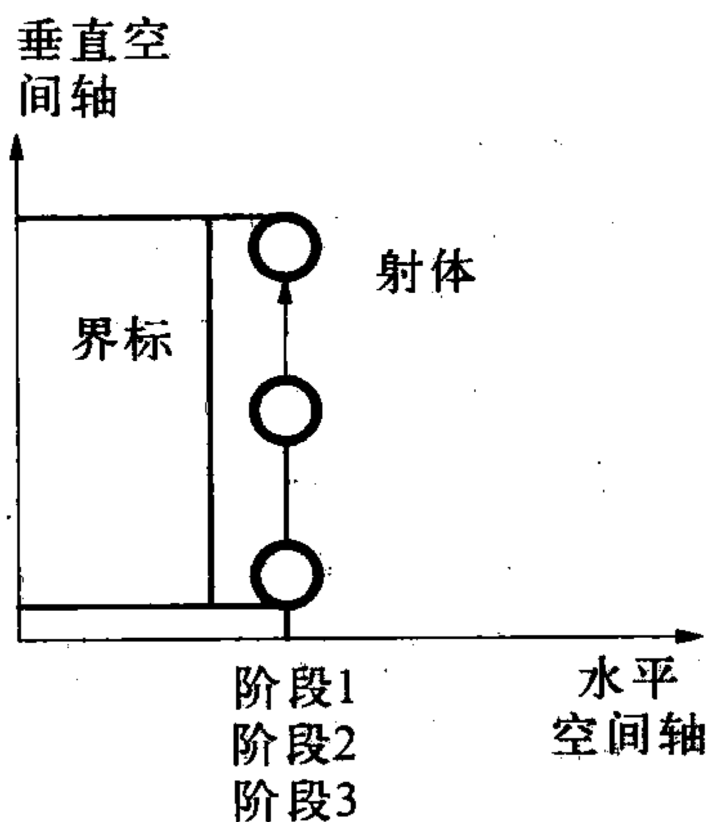


She went out (*of the room*) (她走出(房间)外)

图 4.6 “out”(在……外)的中心意象图式

与“over”(在……上)和“out”(在……外)相比,“up”(向上)的意象图式(见图 4.7)是相对较难的例子。在这里,射体的路径有一个垂直的方向,而界标仅就其垂直的延伸而与之相关。这也就是为何界标在图中只用垂直线表示的原因,即使在特定的“*The boy climbed up the wall*(男孩爬上墙)”中也是如此(毕竟在你爬墙时不会想到它的厚度,只会关心其与垂直的距离有关的垂直维度)。这种较抽象的界标概念比其他种类界标更难掌握与接受,但这使得更容易想像界标是不被确定的,就像在句子 *The rocket went up*(卫星飞上了天)中一样。

回过头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三个中心图式都表征了由三个成分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认知结构,即:



The boy climbed up the wall (男孩爬上墙)

图 4.7 “up”(向上)的中心图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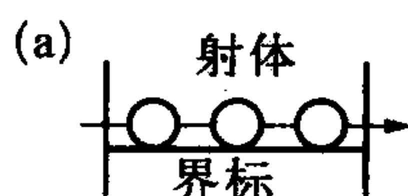
一个射体，其运动沿着
一个路径，而且被看作与之相关的是
一个界标

这三个成分之间的关系对于粗略区分以上三个介词的意义差异来说也许足够了。为了解释更特殊的意义或用法，射体、路径及界标所可能产生的变化也必须要考虑到。这些变化只是限定了图式的一些部分，而并未偏离其一般的结构，我们因而称之为**细化**(elaboration)。

图 4.8 说明了“over”(在……上)的意象图式的一些细化。变式(a)描述的是一种一般的情况，应用于射体和界标相接触的位移动词。变式(b)表明射体可以拥有与界标相类似的大小、形状，并且射体与界标十分接近，因而实际上是覆盖了界标。最后，变式(c)解释了一种通常认为是边缘的状态——射体同界标的融合。倾倒的篱笆(或者至少是其上端)是沿着路径运动的射体，并且同时也是作为位移参照点的界标。

图式表达　　图式的特点　　语言实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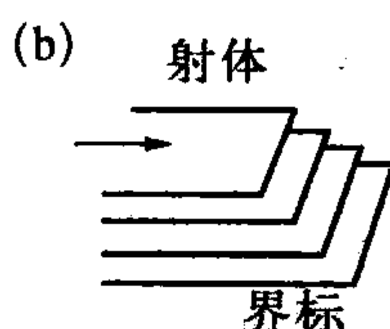
(a)



射体和界标接触

Sam drove over the bridge.
(Sam 开车过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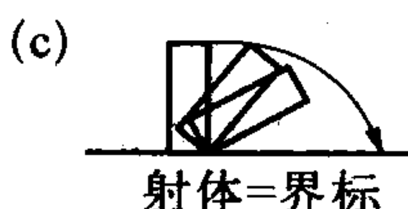
(b)



射体遮盖了界标

The city clouded over.
(城市上空乌云密布。)

(c)



射体和界标同一

The fence fell over.
(篱笆倒了。)

图 4.8　“over”(在……上)中心图式的细化
(依据 Lakoff 1987：419 以次)

图 4.9 包括了另一组细化，这次与“out”(在……外)的中心图式有关。它们的最主要共同点是变化主要与起始阶段有关，即与射体是如何被(或不被)界标并入有关。起始阶段与最后阶段相对立，因为正是在此对立中，“out”(在……外)明示了其自身含义；如果中间阶段并未添加任何重要信息的话。

将注意力集中于意象图式的选出的阶段，对“out”(在……外)的分析指出了我们理解介词使用的令人疑惑的另一面的途径：主要表示动态的介词如 *over*(在……上)、*out*(在……外)、*up*(向上)被用以表达至少表面上被认为是静态的含义。

比较以下例句：

1. Hang the painting over the chimney. (把画挂在烟囱上。)

图式表达	图式的特点	语言实例
(a) 界标 射体	初始阶段射体只有一部分在界标中	*Pluck the feather out.*（把毛拔出来。）
(b) 界标 射体	射体是界标的一部分	*Carve out the best piece of meat for yourself.*（为你自己切下最好的那片肉。）
(c) 界标 射体	射体是充当界标的群体中的一个成员	*He picked out two pieces of candy.*（他拿出两块糖。）
(d) 界标 射体	界标只有一个明确边界，其余则可无限伸展	*The dog dug the bone out.*（狗把骨头挖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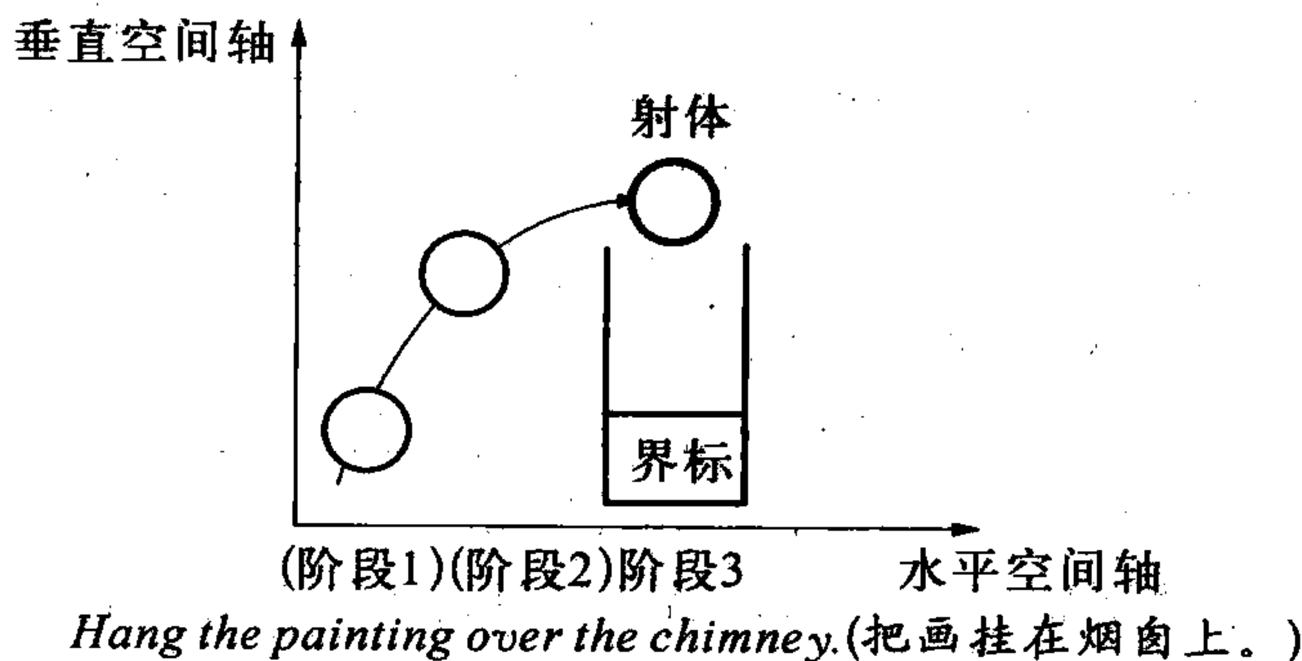
图 4.9 "out"（在……外）中心图式的细化
（依据 Lindner 1982：86 以次）

2. She stays out.（她留在外面。）
3. She lived three floors up.（她住在三层楼上。）

先分析第一个例句，句中所描述的画的位置可以很容易地被理解为将画移动到其位置上的过程的最后阶段。这一点表示为图 4.10。与之相似，句(2)和句(3)可被解释为"out"（在……外）、"up"（向上）图式中路径的最后阶段。参见图 4.11。

隐喻引申

就如目前情况所示，位置关系的一个相当一般的图式可从细化的角度用来解释介词各种各样的用法。但是还有很多介词意义与中心图式存在很多差异，因此也无法只根据图式来解释它们；要解释它



Hang the painting over the chimney.(把画挂在烟囱上。)

图 4.10　"over"(在……上)表面静止状态的图式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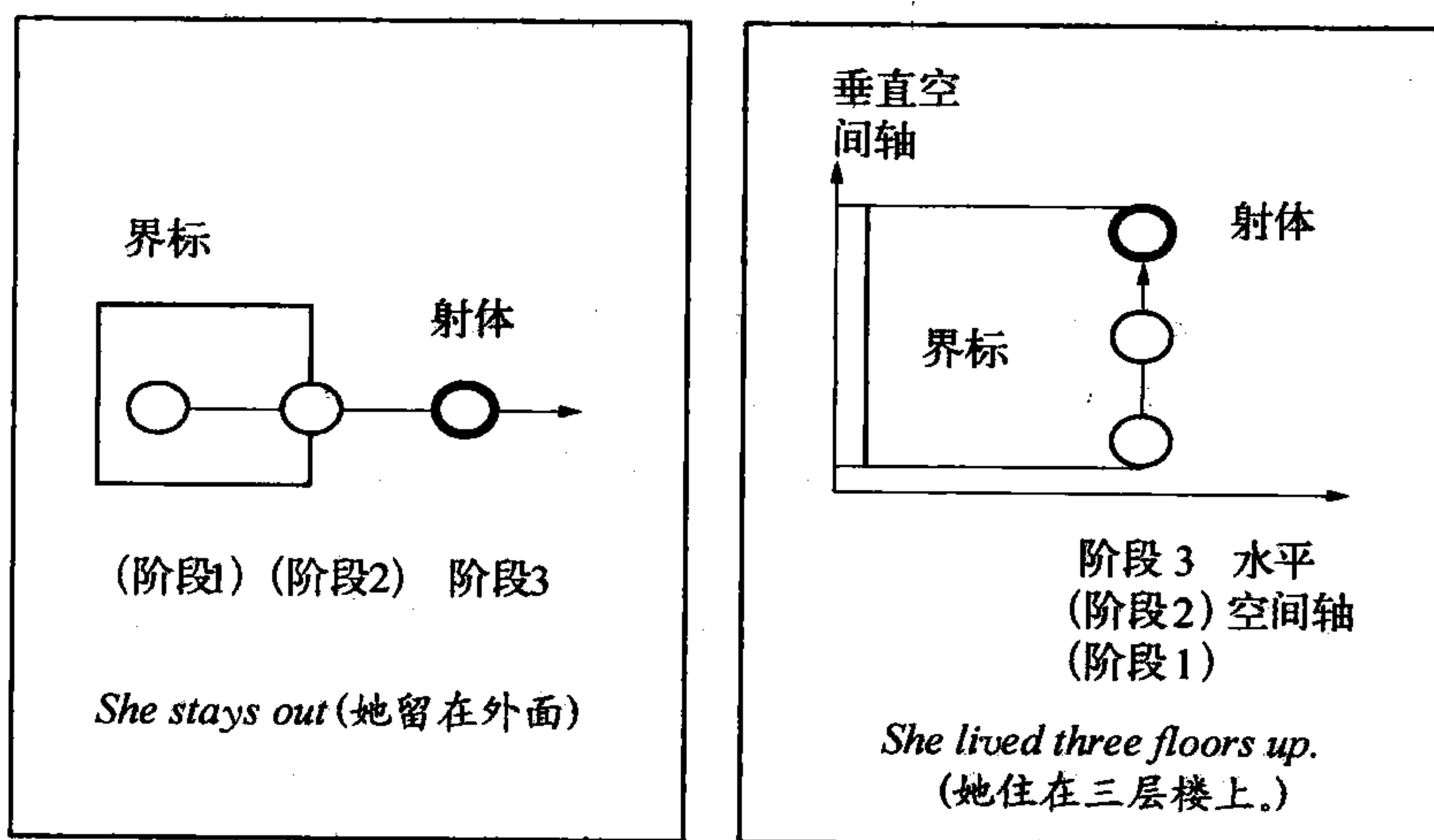


图 4.11　"out"(在……外)和"up"(向上)表面静止状态的图式表现

们，只能假定一个**隐喻引申**(metaphorical extension)。比如，如下从Lakoff(1987)中所选的这对例句就是如此——第二个例句已略作改动[⑥]。

She has a strange power over me.(她对我有一种奇怪的力量。)

The government was overthrown.(政府被颠覆了。)

以上两个句子中的"*over*(在……上)"都可以通过 + POWER

RELATIONGS ARE SPATIAL RELATIONS+(+权利关系是空间关系+)这一隐喻来解释。这种隐喻关联由基于"上-下"意象图式的映射域决定,这个意象图式认为,向上的运动和有权利的地位为"上",相反则为"向下"。从一个更明确的角度来看,这个隐喻也可以理解为+CONTROL IS UPWARD MOVEMENT / UPRIGHT POSITON+(+控制是向上的运动/竖立的状态+),也正是这个映射很明白地解释了第一个例句中的"over"(在……上)。对于第二个例句的解释则稍微复杂一些。正如Lakoff(1987: 439)所说:"在事件发生之前,政府有控制能力(隐喻上的竖立),之后失去了控制能力(从隐喻上说,它已经倒下了)。"人们也许可以把这个隐喻的另一变体也算在内,这个隐喻变体大致可描写为:+PROPER FUNCTIONING IS UPRIGHT POSITION+(+正常运作是直立状态+)。根据我们的日常经验,我们知道植物、动物、人和一些物体如书架、房子或者尖顶只能在它们处于直立状态的时候才能完满、有效地发挥各自的功用。躺倒在地,或者更糟的情况如四散开来则清楚地表明了一个生物或物体目前不能活动或严重受损,这也有助于产生由*overthrow the government*(颠覆政府)这一表达方式所激发的丰富意象。

另外的一个例子是,*Harry still hasn't got over his divorce*(Harry还没有从离婚中恢复过来)可以被看作是+LIFE IS A JOURNEY+(+生活是旅行+)隐喻的体现,正如3.1节所表明的那样,该隐喻将JOURNEY(旅行)这一事件概念的结构投射到LIFE(生活)这一抽象概念上,这个投射过程由以路径图式等为基础的映射域所控制。旅行的一个特性是旅行者的行程有时会被一些如河流、峡谷及山脉之类的障碍阻挡,这时旅行隐喻的更特殊的变体,即+PROBLEMS IN LIFE ARE OBSTACLES IN A JOURNEY+(+生活中的问题是旅行中的障碍+)开始起作用。如果人生的逆境、挫折及问题等被看作是生命旅行中像大山之类的垂直障碍,人们就要越过它们以继续生活下去(又如,也说*He is over the hill*(他越过了小山))。从对"over"(在……上)图式的补充角度来看(图4.5),这意味着Harry就是那个射体,他为了继续自己的路径(=旅行=

他的生活)，必须越过界标(＝障碍＝离婚)。

总之，本章中的讨论仅初步显示了主体/背景区分离中的凸显原则是如何在语言结构中起作用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仅限于与介词词义领域相关的一些例子，用“射体”和“界标”、“路径”、“中心图式”和“扩展”这些术语来进行描写。虽然介词的意义还和语言的词汇方面关系密切，我们现在还是会稍微更深入地探讨凸显在语法结构中的作用。

练习

1. 考虑一下由下面两组句子所描述的情景：

The pen is under the table.(钢笔在桌子底下。)

The table is over the pen.(桌子在钢笔上面。)

The lamppost is in front of the house.(路灯在房子前面。)

The house is behind the lamppost.(房子在路灯后面。)

如何运用主体和背景原则来解释以上两组句中只有第一句是这种情景的自然表达?

2. 正如本节所讨论的一样，“out”(在……外)的意象图式第一阶段可以被看作是意象图式“in”(在……里)。使用图 4.6(“out”(在……外)图式)来画出“in”(在……里)的意象图式。

看以下各句，其中哪些是描述了“in”(在……里)的中心图式，哪些表现了中心图式的细化? 以图 4.9 为参照画出细化的图表：

The lipstick is in my handbag.(口红在我手提包里。)

The flowers are in the vase.(花在花瓶里。)

There is a hole in your shirt.(你衬衫上有一个洞。)

Find the mistake in this sentence.(从这句话中找出错误来。)

3. 画出以下各句的意象图式：

I met John in the street.(我在街上遇到了 John。)

Salesman spend a lot of time on the road.(推销员在路上花很多时间。)

如何运用两个图中的界标差异来解释 *in the street*（在街上）和 *on the road*（在路上）使用的对立？

4. 以下是一些由 *up* 和动词性成分所组成的复合名词及其在《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第四版）中的定义：

upbringing："the way that your parents care for you and teach you to behave when you are growing up"（在你成长过程中你的父母照顾你以及教育你如何行动的方式）

upkeep："the process of keeping something in good condition"（使某物保持良好的状态的过程）

uproar："a lot of noise or angry protest about something"（抗议某事的吵闹声或愤怒）

upstart："someone who behaves as if they wer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y really are and shows a lack of respect towards people who are more experienced or older"（其行为表现他们得比实际更重要并缺少对更有经验或更年长的人尊重的人）

upturn："an increase in the level of something, especially in business activity."（某物在层次上的增长，尤其是在商务活动中）

这些不同的意义哪些肯定是从意象图式"up"（向上）中得来的？

5. 如图 4.7 所示，画出可被认为是与"up"（向上）相反的"down"（向下）的位置关系图。说明这个图式如何能与其他的图式合起来解释以下一些短语：*up and down*，*down and out*（"穷困潦倒"）和 *down under*（"在澳大利亚"）。

4.2 主体，背景及两个隐喻：简单小句句型的认知解释

如果主体/背景的区分只能用来解释介词意义，那它的重要性是有限的。然而它在语言学中还可以用到其他许多方面。这一节中我们将讨论到对它的另外一种应用——小句句型的描写，这将在下一节纳入更大的认知框架中。

传统语法主张，简单小句一般应由三个关键成分组成：主语、动词性成分（或谓语）、补足语（如宾语或状语）。以下各句说明了这种标准句型（句(4)和句(8)自 Langacker 1991）：

1. Susan resembles my sister.（Susan 像我的姐姐。）
2. Susan is peeling a banana.（Susan 正在剥香蕉。）
3. Susan loves bananas.（Susan 喜欢香蕉。）
4. The hammer breaks the glasses.（锤子敲碎了玻璃。）
5. Susan has a large library.（Susan 有一个大图书馆。）
6. Susan received the present.（Susan 收到了礼物。）
7. Susan swam the Channel.（Susan 游过英吉利海峡。）
8. The garden is swarming with bees.（花园里蜜蜂在嗡嗡地飞舞。）
9. There was a loud bang.（一声巨响。）

虽然这些句子都包含了以上所说的三个成分，但很容易看出，它们的差别实际上是很大的。主语指人、事物、地点，或者，它们是“空的”（如最后一句中的 *there*-主语）。人、事物、地点也可以成为补足语。有一个句子（如例(1)）的主语和宾语可以互换，而其他句子却不可以，而且，被动句的转换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传统语言学家和现代的一些语言学学派注意到了这些区别，并试图用通过划分不同的动词类别或格框架（此概念将在 5.1 节讨论），或将其中一些作为其他类型的转换来解释（如认为 *She swam the Channel*（她游过英吉利海峡）是从 *She swam across Channel*（她从英吉利海峡穿游过）衍生而来的）。

与这些方法截然不同的是由 Langacker（1990；1991，第 7、8 章）所建立的认知语法，这种语法认为：如果人们将这种主语—动词—补足语形式作为一种普遍的认知规则——主体/背景分离——的反映来理解，那么还是有可能为这些句法差异提供一个统一解释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在一个简单的及物句中，主语对应于主体，宾语对应于背景，而动词则表示了主体和背景之间的关系。

如以下这对句子所示，主体/背景原则在解释对称结构时是最为

可行的：

(a) Susan resembles my sister.（＝例(1)）

(b) My sister resembles Susan.（我的姐姐像 Susan。）

正如本章 4.1 节一开始所提到的人脸/花瓶幻觉一样，选择哪一个句子成分作为支配成分是由说话者决定的。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表示凸显办法就是把优先选定的成分放在主语位置；这就像决定把人脸/花瓶幻觉看作是两张脸还是一个花瓶一样。一旦决定用 Susan（句(a)）或句(b)中的 *my sister*（我的姐姐），在两种变例中被选定的主语是主体，它要比其他成分（背景）更凸显。这也就意味着句(a)中的 Susan 是以他人为参照而被评论，而句(b)则相反。虽然第二个成分没有主体那么凸显，但是它作为参照点也是重要的。

为了解释主语及补足语之间存在的凸显程度的不同，我们将分别使用**句法主体**(**syntactic figure**)和**句法背景**(**syntactic ground**)这些术语。（对于这种区分 Langacker 最喜欢的术语是"（小句）射体"和"（小句）界标"，但有时也会用一些其他术语。）

如同人脸/花瓶幻觉中的可转换的视觉情景一样，对称结构是很特殊的。句法主体的选择通常是由一些其他的认知原则所支配和限定的。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这些附加原则以及它们与主体/背景分离之间的互动。

角色原型

Langacker 解释小句结构所使用最著名的认知原则是**角色原型**(**role archetypes**)。任何对现代语言学有一点儿基础的人都会知道，这一概念背后所隐藏的内容并不新鲜。因为"施事"、"受事"、"工具"、"感事"这些角色原型将让人们想到，是根据"格"（或者"行为者"、"参与者"、"语义角色"、"论元角色"）来分析句子成分的，就像近 40 年来大多数语言学派一直宣扬的那样②。其中的两个角色，即施事与受事，实际上来自于传统语法。所有这些用角色或格

来进行句法分析的尝试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建立一个以语义为基础的角色清单，以达到对小句句型的非动词性成分进行适当的分类。这就产生了大量不同的角色清单，但仍未建立一个确定的列表。

对于 Langacker 来说，这并不奇怪。在他看来，角色不仅是一种语言构造，也是我们用以进行语言处理及非语言的心理处理的众多认知工具的组成部分。角色原型源自于我们与世界互动的经验。从这些经验中我们知道我们能够使物体或者其他人发生位移或身体的活动(对原型**施事**(agent)的一种近似的定义)。相反我们也感受到了物体或生物受外部物理影响而产生状态变化或被移动到其他位置。这就是**受事**(patient)的定义，在这一广义的定义中也包括了 Langacker 的一个单独的“移动者”角色。**工具**(instrument)的角色原型则定义为施事及受事之间的媒介，**感事**(experiencer)角色则指参与心理活动(包括情感活动)的人。和一般的认知范畴一样，角色原型并不是离散的范畴，而是渐变的现象。正如 Langacker 所说，它们“不像艺术馆中所排列的一排塑像，而类似于群山的一些最高峰”(1991：285)。

然而，从小句成分回溯到认知原型，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我们怎么会知道哪一个角色放在主语位置，哪一个角色又放在补足语位置呢？正如对以下例句的分析所显示的一样，在一定情况下，所有角色原型都可在主语位置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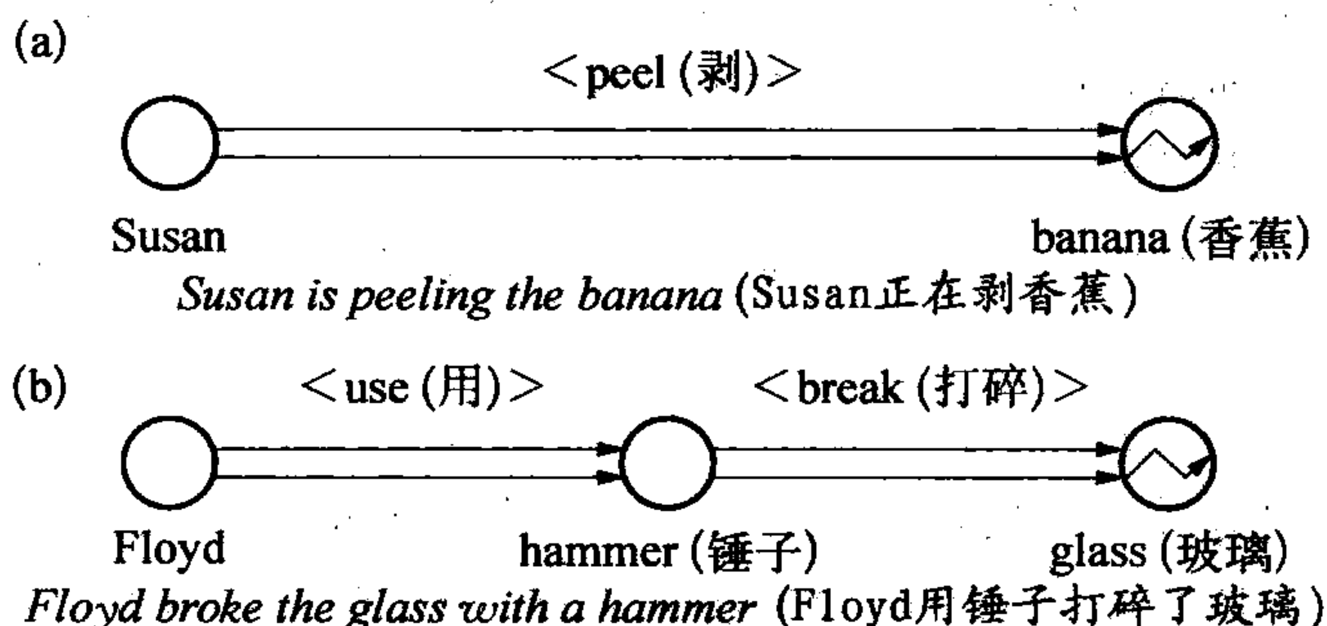
Susan is peeling a banana. (＝例(2))	主语＝施事
Susan loves bananas. (＝例(3))	主语＝感事
The hammer broke the glasses. (＝例(4))	主语＝工具
The glass broke. (玻璃碎了)	主语＝受事

这四种句型都是可以接受的，这是很明显的，虽然如此，但施事较之于其他的角色原型来说，更经常地被作为句法主体。问题是何以如此。Langacker 又一次给出了一个以我们对于人与物之间互动的经验为基础的解释。

动作链、能量流及台球隐喻

现实世界中的物体和生物之间一个最基本的互动方式是物理接触。在认知语言学中，对这些接触的研究产生了几个重要的理论，特别是 Talmy 的动力驱动概念[8]和 Langacker 的对句子结构解释的组成部分的能量传递概念。

理论上说，最简单的实例是下面这种两个实体(物体和生物)之间的互动：一个实体充满能量，它是能量的来源；第一个实体接触了第二个；能量被传递给第二个实体并被它消耗。图 4.12(a)说明了这种简单的互动，圆圈代表物体/生物，双箭头代表了实体之间的互动，曲线表示了能量被吸收的地方。



Susan is peeling the banana (Susan正在剥香蕉)

Floyd broke the glass with a hammer (Floyd用锤子打碎了玻璃)

图 4.12　动作链中的能量传递(部分依据 Langacker 1990)

如图 4.12(b)所示，包括了几个物理接触事件的更长互动是有可能的，事实上这些互动是规律(即使是一个像 *Susan is peeling a banana*(Susan 正在剥香蕉)这种二成分结构也可说成暗含了第三个未被表达出来的成分，即，用她的手)。这引发了 Langacker 讨论动作链。**动作链**(action chain)的特点是：有一个能量"头"，是一个作为能量来源的物体或生物，从这一源头开始，能量向第二个实体传递，这样继续下去直到最后一个只消耗剩余的能量而不发散能量的实体，这个成分被叫做动作链的"尾"。为了强调能量流概念，

Langacker 利用了河流的隐喻，使用了“上游”（头）和“下游”（指动作链中的其他成分）这两个术语。

虽然能量流概念本身已经是隐喻的了，Langacker 为了支持这一解释还是用了另一个甚至更为具体的隐喻，+BILLIARD BALL+（+台球+）隐喻。在被台球棒击发之后，白球被推向其他的球，如果这一物理接触有必需的力量，部分初始能量被传递到第二个球上，理论上第二个球会撞到第三个球，并将能量传递给它，如此继续下去。剩余的能量被软垫桌边冲吸收，或者，如果球击到了目标，就被台球桌的网袋所吸收。

+ENERGY FLOW+（+能量流+）和+BILLIARD BALL+（+台球+）隐喻又是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句法类型的呢？它们又是如何解释小句结构中角色原型与句法位置的配置呢？当表达出一个施事和受事的时候（如在 *Susan is peeling a banana*（Susan 在剥香蕉）中），施事对应于动作链的头，受事对应于尾，这似乎是相当明显的。既然施事是能量流的发起者，他或她在一定情景中就是最凸显的成分，因此被给予了句法主体即主语的地位。受事表现为句法背景或宾语。简言之，结果就是至少是在图 4.12(a)中的二成分结构中，施事、动作链的头、句法主体三者相重合；受事、动作链的尾、句法背景相一致。这就以认知术语解释了为何施事多做主语，而受事多做宾语。

现在当我们转到三成分动作链时（图 4.12(b)），也很容易把第一个成分看作施事，把最后一个成分看作受事。介于两者之间的表现工具的角色，充当能量传递的中间阶段。这一认知结构在语言上反映在句子 *Floyd broke the glass with a hammer*（Floyd 用锤子打碎了玻璃）中，施事被作为句法主体，之后是作为句法背景或宾语的受事以及工具（这里的认知顺序被倒过来了）。

然而正如 Langacker 所指出的，这个句子并不是这种动作链的唯一语言体现，其他视角也是可能的（参见 5.1 节）。比较一下图 4.13，这里包括了两个不同的视角。句(a)提供了一个动作链的全面观察，句(b)和(c)只表达了某一部分，表达的部分由图(b)和(c)中的

黑体部分来表示。特别的是，动作链的头没有以语言形式表达出来，也就是说句法主体或主语没有首选对象。图 4.13 说明了这一问题是如何解决的。主语的地位给了动作链中语言上表达出来的成分，是最远的“上游”成分。在图 4.13(b)是工具(锤子)，(c)中实际上则是动作链中的最后一个成分——受事(玻璃)，在图中主语地位由特粗圆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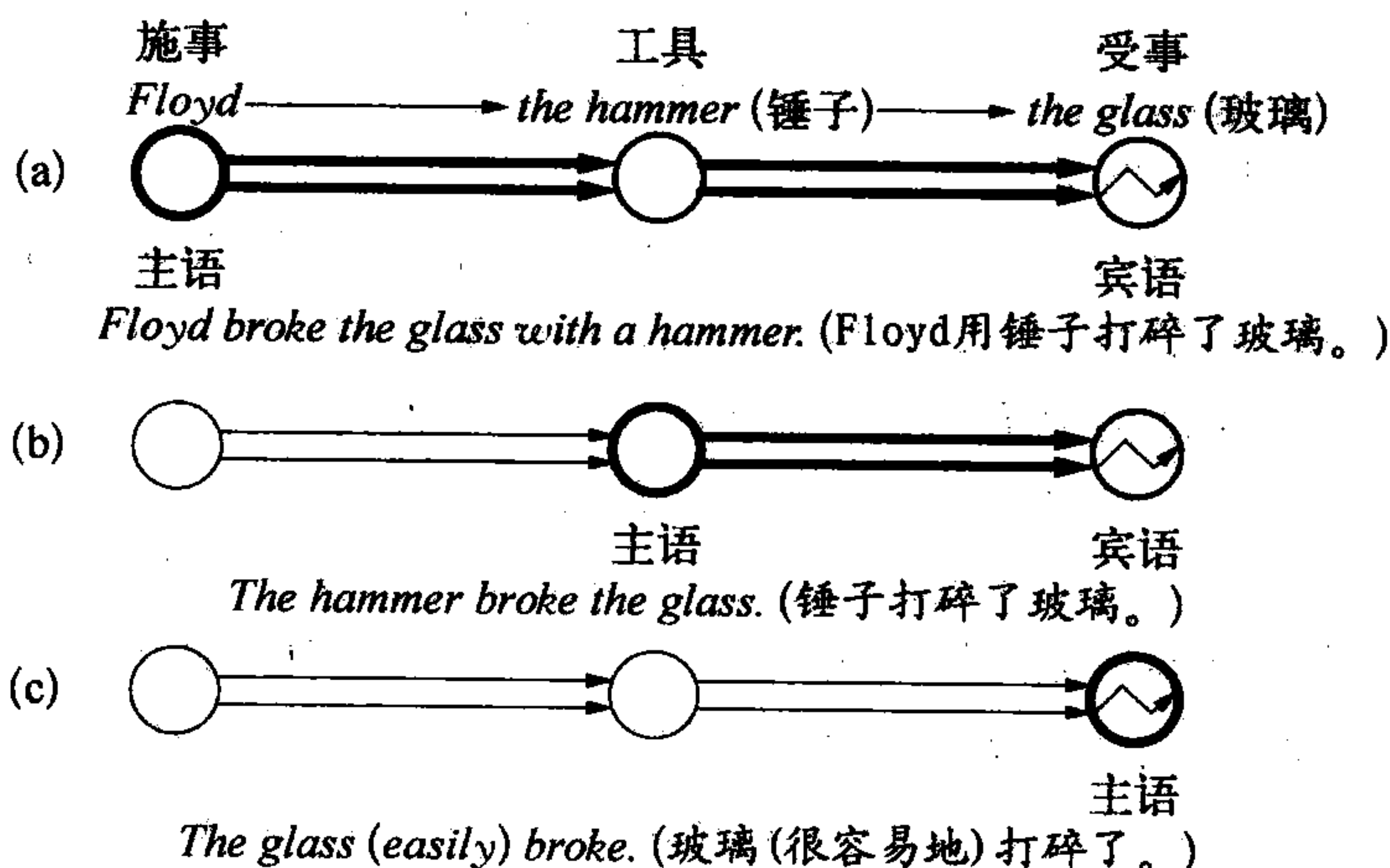


图 4.13 三成分动作链的语言体现(改编自 Langacker1990：221，合并了一些例子)

至于句法背景(或宾语)的选择，句(b)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像句(a)一样，受事也可在此位置出现(*The hammer broke the glass*(锤子打碎了玻璃)，宾语由粗圆表示)。这与句(c)不同，因为它仅限于单成分的动作链(玻璃)，并且正如我们所见，这一成分是句法主体。但同时它也代表了动作链的末尾，在这里能量被消耗，这是一个原型受事。这就意味着，没有能量继续消散，没有再与其他的物体建立物理接触，因此也无认知背景。这时不需要句法宾语，这就从认知上解释了为什么像 *The glass broke*(玻璃打碎了)这种句子是不及物的。

总结对于打碎-玻璃句子的分析，我们发现它产生了三个结果：证实了施事、动作链头与句法主体或主语之间的联系；从认知上解释

了由 Fillmore(1968：33)首先观察到的主语选择受控于“施事>工具>受事”层级。最后它将动词(如 *break*(打碎))的不及物用法结合到了主体/背景范式中。

然而,这些发现只对描述包含物理接触的具体情景的句子有效。我们仍然不知道这种主体/背景解释对其他种类主语—动词—补足语结构是否也有效,如表达心理活动的 *Susan loves bananas*(=例(3))或 *She remembered her first bike*(她记得她的第一辆自行车)这样的句子。

心理互动与小句句型

上面所引的两个例句并不表达物理接触,因而它们不能以动作链、能量传递与能量消耗来理解。相反,所发生的事件有心理的特点,并且其中的人也不产生物理能量,而是参与心理活动的一个有感觉的生物。对于这一角色原型,术语**感事**(experiencer)要比施事更适当。但和心理运作与动作链差异有关的主要是第二个成分。作为动作链尾的受事接受并消耗物理能量,而且发生一些变化,或至少是移动到另一个位置。与之不同,心理活动中的第二个实体并不被这种互动真正触及或改变。为了表示这一角色原型,Langacker 开始用术语“absolute”,后来用“theme”来替代。但在我们有限的讨论中,**被感**((the) experienced)会更有用一些,因为它表明了与感事之间的关系。图 4.14 图式化地说明了感事与被感之间的关系[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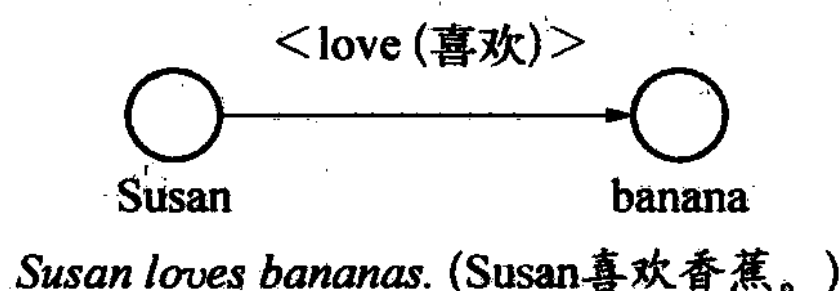


图 4.14 心理互动的认知表征

在此图中,两个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由一个单线箭头表示(这与表示动作链中强烈的能量联系的双线箭头不同)。这是为了表示,在某种意义上心理联系比动作链中的能量联系要“弱”,但仍很明显有方向性。它的源头是感事,因此标记为更凸显的活动发出者、这个心理互动中的主体,而被感则被标记为背景。这

一主体/背景分配真实地反映在主语、宾语选择上，这就意味着主体/背景解释对于表达心理活动的 *Susan loves bananas*（Susan 喜欢香蕉）这种句子也同样适用。

心理活动的一个有趣的变体是表示对物体占有的情景。如以下两例：

Susan has a fairly large library.（=例(5)）

Susan received the present.（=例(6)）

第一个例子中 Susan 和她的书之间的领有关系第一眼看上去似乎具有很具体的、物理的性质。但是更进一步观察领有的内涵，会发现关键的是 Susan 和其他人知道这种领有关系，并且她也能享有领有关系的好处。既然“知道”和“享用”都是心理活动而不是物理活动，因此将感事与被感的角色描述应用于此句似乎就是合理的。

至于第二个例子，本质上解释为心理活动，第一眼看上去可能不是那么令人信服，因为它涉及物品的物理转移。动词 *receive*（接受）与“给”这个观念密切相关，因此用动词 *give*（给）及两个宾语组成的句子表达最自然不过了，就像 *Aunt Emily gave Susan the present*（Emily 姑姑送给 Susan 礼物）这个句子一样。虽然这与动作动词相类似，*Susan received the present* 中的主语仍应被看作是感事而不是施事。当我们按图 4.15 将 *give*（给）和 *receive*（接受）的认知结构进行比较就会发现确实如此。这两个图表明，*give*（给）和 *receive*（接受）都包含了两个认知过程，即一个动作链和一个心理过程。先看“*give*”（给）[⑩]，动作链由施事开始（在我们的例句中是 *Aunt Emily*（Emily 姑姑））；施事将能量传到受事（*the present*（礼物）），使用了未说明的工具（如 Emily 姑姑的手）作为中介。感事（*Susan*）则发起了一个与被感相关的心理互动，被感与动作链中的受事相同。结果，感事（*Susan*）认识到会从给予这个动作中获益。

如果我们用主体/背景框架来评估 *Aunt Emily gave Susan the present*（Emily 姑姑送给 Susan 礼物）这个句子，我们会发现施事是主语最明显、最主要的候选项；第二个可选的是受事，这里表达为直

接宾语。这一凸显性分布与只有一个宾语的动作小句的主体/背景配置是一致的。为何如此？原因在于：感事(对应于间接宾语)被认为是外部附加成分，它不影响把施事选为主语，把受事选为直接宾语。

至于 *receive*(接受)(图 4.15(b))，认知结构很大程度上和 *give*(给)一致。虽然预设了一个相同的动作链，但并未用词语表达出来，而这就是其主要区别。用语言明确表达出来的是感事(*Susan*)与被感/受事(*the present*(礼物))之间的心理互动。主体和背景分布也像其他心理互动一样：感事充当句法主体或主语，而被感(也叫受事)则充当句法背景或宾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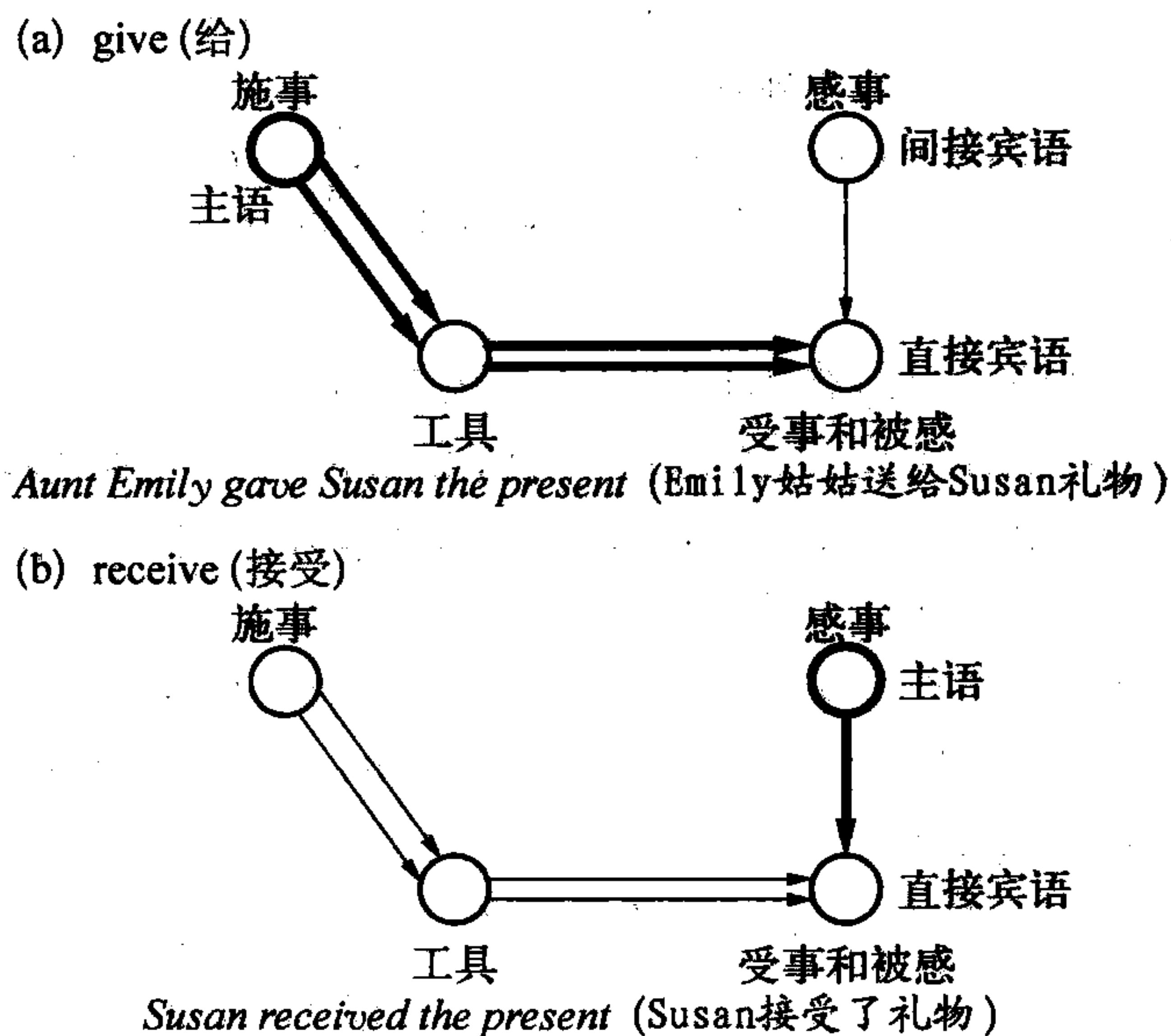


图 4.15 含有 *give*(给)和 *receive*(接受)小句型式的认知结构(改编自 Langacker1990;1991：327)

毫无疑问，Langacker 对于 *give*(给)和 *receive*(接受)范式的认知解释引人入胜，但同时也十分激进。其中一点是它暗示了对给予这种行为的完全新的评价。它不把接受者看作是把东西

从一个人向另一个人移动的物理行为的终点，而认为位移的物理方面仅限于行动者及被移动的事物，而接受者的作用则只是对这一物理行为的心理感知。如果我们要表达某物的确到达了由接受者所占据的空间位置，我们不得不使用带位置补足语的动词，如 *put/place the book in his hand*（将书放在他手中）（这一结构将在下节中讨论）。

与 *give*（给）相比，在 Langacker 看来，*receive*（接受）仅限于用来表达控制和拥有之类的心理操作，而并不涉及与被传递物体的物理接触。初看起来这个观点可能有点奇怪，但当我们考虑到下面的情况时可能会变得容易理解：接受者和被传递的物体之间的物理接触显然可以用动词 *take*（拿）来表示，这个词甚至可与 *give*（给）联合起来使用，就像下面的例子那样：

Aunt Emily gave Peter the present. *He took it* and thanked her excessively.（Emily 姑姑给了 Peter 礼物。他拿了它并非常感谢她。）

和 *give*（给）一样，带 *take*（拿）小句的基础也是一个动作链。接受者是施事，人的手是未说出的工具，交换的礼物是被移动的受事。唯一不同的只是运动的方向：用 *take*（拿）时，向着而不是背着施事移动。从动作链主体/背景分离来看，*give*（给）小句和 *take*（拿）小句中表达了同样的类型：施事作为句法主体或主语，而受事则是句法背景或（直接）宾语。它们不同的只是感事的角色。在 *give*（给）例中，感事当然是与施事不同的另一个人，而 *take*（拿）例中，施事和感事重合，尽管施事角色可能比感事角色更占优势。为了解释 *give*（给）和 *take*（拿）的不同，图 4.16 给出了 *take*（拿）的认知表达式。在这个图中，与动作链相比，心理活动没有那么显著，因而用感事与被感之间的虚线箭头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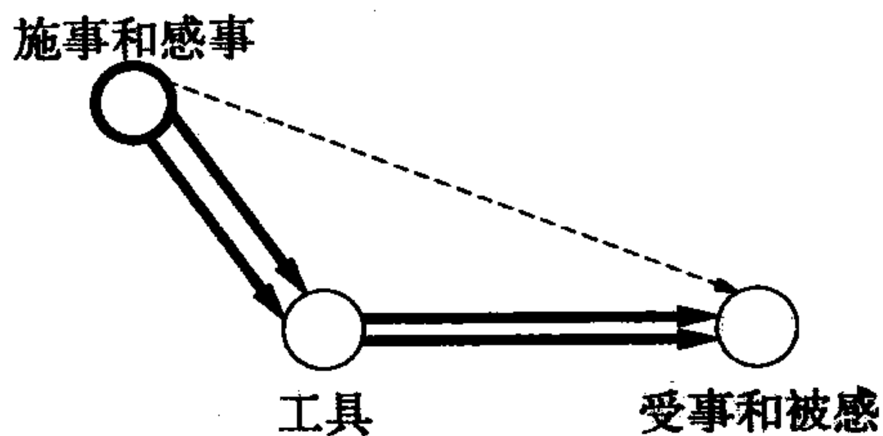


图 4.16　*take*（拿）小句型式的认知结构

参与者，场景及舞台隐喻

我们已经发现，动作链与心理互动包括了一些原型角色，诸如：施事、受事、工具、感事与被感。在一个动词性关系中，所有这些都可以并且通常被选作主体或背景。然而，真实世界情景的认知输入也包括了一些没有被选为主体的方面，但这些方面却作为我们会不严格地称之为“后景”(background)的组成部分存在于我们的脑子里。(在 Langacker 看来，这个“后景”由一大批的认知域构成，参见4.3 节)。

一方面，为了解释主体与背景之间，另一方面，解释主体与后景之间的关系，Langacker 使用了另一隐喻——＋STAGE＋(＋舞台＋)**隐喻**。这一隐喻在法国语言学家 Tesnière(1959，第 48 章)的著作中已经有所提及。根据这一隐喻，句中成分的组织与舞台上戏剧中所发生的情况有点相似。后景与戏剧的道具或布景的作用相似，凸显性留给了演员，他们在舞台上四处移动，演说、争斗、厮杀，或者拥抱。将＋舞台＋隐喻应用于普遍的认知知觉，我们就可以把一个事件的**场景**(setting)与事件中的**参与者**(participants)区分开来，前者是全面而相对稳定的，而后者是较小而可变的，并参与物理接触或心理互动。

当把这种参与者与场景的区别转换为语言表达时，这种区别就清楚地反映在小句结构上了。参与者由主语或者宾语表示，而场景则由状语表示，尤其是表示时间或空间的状语，就像在下面的例子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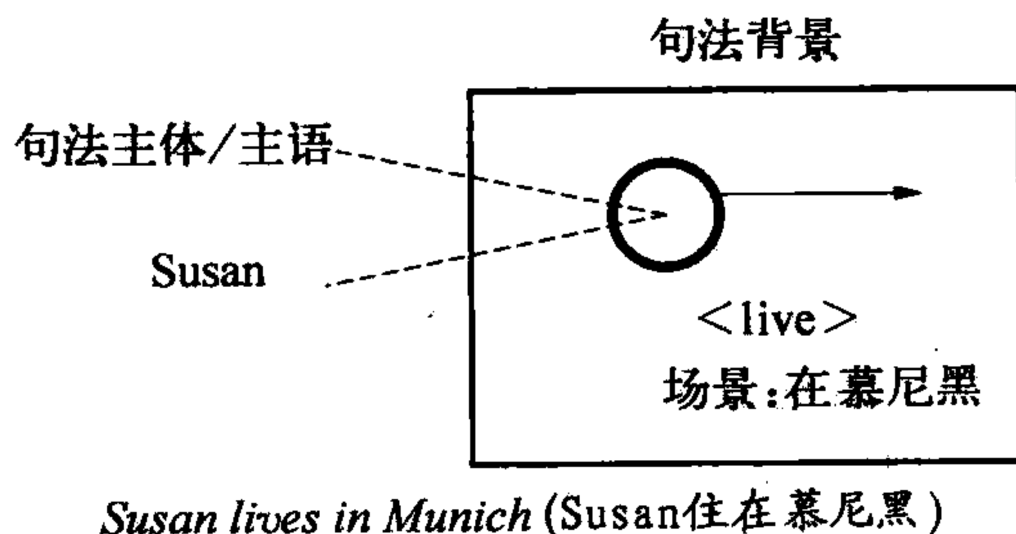
Susan was eating a banana in the kitchen at nine o'clock in the morning. (Susan 早上九点的时候在厨房吃香蕉。)

但是如果认为场景是均质的，那就错了，并与认知解释的要义大相径庭。从其定义上来看，凸显是一种渐变现象，它没有理由只与主体和背景的选择有关。实际上只要看一下位置场景，我们就能很容易地区分凸显的不同程度。对比如下两个句子[①]：

People drink beer in Munich.（人们在慕尼黑喝啤酒。）

Susan lives in Munich.（Susan 住在慕尼黑。）

第一句中地点状语 *in Munich*（在慕尼黑）是一个包含了两个参与者（施事 *people*（人们）和受事 *beer*（啤酒））的动作链的真实场景。而第二句中同样的状语不仅是一个一般的位置后景，而且是与作为句法主体的参与者 *Susan* 相关联的一个必要的部分。换句话说，这里的位置场景起到了可识背景的作用。然而 *in Munich*（在 Munich）不是一个参与者，因为与受事不同，它并没有状态或位置的变化。这种情景由图 4.17 表示。如图所示，代表句法主体的圆圈并未伴随一个代表背景的在空间上相分离的成分。这是前几个说明动作链和心理互动的图的结构。在图 4.17 中，圆圈被置于代表第二个成分的方框之内；它好像被"包含"于在个例子里表示场景的第二个成分中。如果我们以意象图式来理解句法，我们就可以说在 *Susan lives in Munich*（Susan 住在 Munich）这类句子中的句法关系表示了一种"be in"（在……里）图式或者容器图式，而不是动作链和心理互动中典型的"路径"图式。



Susan lives in Munich（Susan住在慕尼黑）

图 4.17　作为句法背景的场景

上一节已经提到了一个有关的、但是更复杂的情况。带 *put/place/set*（放、放置）（例如 *Susan put the banana into the basket*（Susan 把香蕉放进篮子里））的小句型式反映了具有施事-主语、受事-宾语的动作链，但同时也与具有特殊凸显的位置场景有关，这一方位场景必须作为凸显的第三个成分并入句型之内。如何根据句法

主体与背景来衡量场景凸出度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未解决，因此应进一步探讨。

我们已经看到，场景的凸显程度取决于句法类型的选择。为了进一步说明我们根据梯度来处理场景凸显性时得到了什么，请看以下这组例句：

a. Susan swam in the Channel. (Susan 在英吉利海峡中游泳。)

b. Susan swam across the Channel. (Susan 游过英吉利海峡。)

c. Susan swam the Channel. (=例(7)，Susan 在英吉利海峡中游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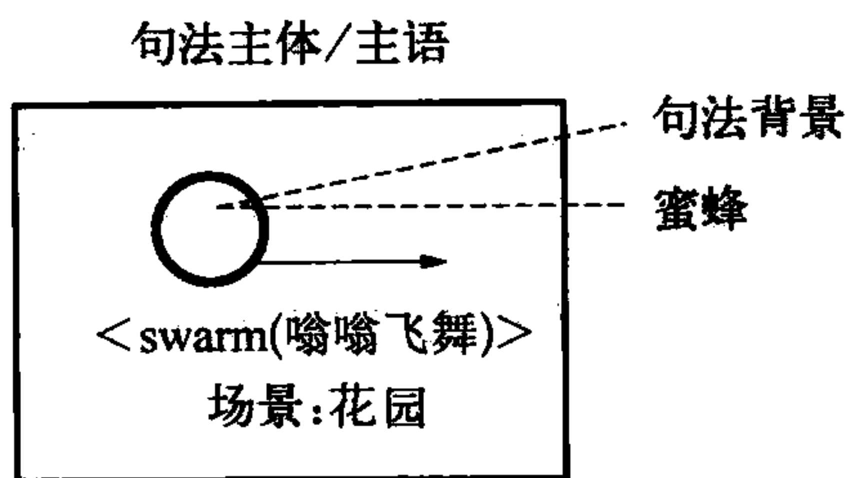
句(a)中施事及句法主体(*Susan*)发起了一个动作链，这一动作链中没有包括任何受事，但这一动作链发生于某个特定的场景中(*the Channel*(海峡))；在语言形式上表达为带非强制性状语的不及物结构。句(b)中场景更加具体，有两个边界，完全被施事/主体穿过。所有这些含义都是介词 *across*(穿越)表示的，结果是这个场景比句(a)中的场景更为凸显。最后的句子(c)中，这个介词丢了。认知解释远不认为这只是句(b)的形式变体，而认为 *the Channel*(海峡)获得了句法凸显，已经愈加不是单纯的场景了。场景被看作更像是在与施事-主语的互动中的一个参与者，例如是一个必须打败的敌人，这反映在名词短语类宾语用法中。

如果将场景提升到宾语的地位(正如我们目前所讨论的)看起来还很自然，那么认为场景可以作为主语出现就更大胆了。让我们看看下面的例句(Langacker1991：346 以次)：

The garden is swarming with bees. (=例(8))

在这个句子中，我们不难把句法主体或主语(*the garden*(花园))看作位置场景，而句法背景位置则由 *bees*(蜜蜂)占据。它的认知解释在图 4.18 中得到了证明。其基本原则又是句法主体和背景之间的容器-内容关系。这与图 4.17 所说明的 *Susan lives in Munich*(Susan 住在 Munich)这类句子结构相对应，但有一个关键的

不同之处，那就是参与者和场景的凸显已经被倒过来了（对比图4.18中相反的粗黑线与黑线）。场景（*the garden*（花园））在容器-内容关系中占有凸显地位，表达了类似“是飞舞行为的场景”的意义，其中涉及的蜜蜂则是句法背景。



The garden is swarming with bees（花园里蜜蜂在嗡嗡地飞舞）

图4.18 作为句法主体（主语）的场景（改自 Langacker1991：345）

“场景-主语”（正如 Langacker 所称呼的）这种例外可能出现，是因为它们不是参与者，它们的基础还是场景的一个可辨认方面。这与类似如下的例句不同：

There was a loud bang.（＝例（9））

There are at least five Asian takeaways in our town.（我们镇上至少有五个亚洲外卖餐饮店。）

这些大家熟知结构中的 *there* 成分，通常被解释为傀儡成分，或者解释为结构主语或形式主语。然而所有这些解释与“所有语法成分都有概念内涵”这个基本认知原则相矛盾。这也就是为什么 Langacker 同意别的对 *there* 构式的研究（如 Lakoff1987：462 以次），认为 *there* 被用来表达一种场景，尽管是一种抽象的或不确定的场景，而且这种场景充当主语。问题在于，作为主语，*there* 在句中应赋予最高的凸显度，而这与我们对于以上两个句子和类似用例的直觉是相反的。另一个看起来似乎是 Langacker 暂时解决了的问题是，*there* 构式中的动词形式与句法背景、而非 *there* 主语一致（看上面的第二个例子）。我们的结论是，对 *there* 句的这种解释的处理应

谨慎一点儿[12]。

附记：图式主语与原型主语

Langacker 试图将 *there* 确立为句法主体的努力，必须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语境中思考。原型概念对于认知语言学的巨大影响，鼓励学者们不仅将它用来解释词汇范畴的结构（参见第 1、2 章），而且也用来描述语法现象。结果，词类、句型、小句结构都用原型范式进行过分析，也收集了一些有说服力的特征来区分名词、陈述句和及物句等的最好样本与较差样本[13]。对于小句主语来说，结果是——并出乎意料——典型的主语是及物小句中的施事，所有其他主语都以某种方式偏离这一定义。

然而，尽管小句成分的典型分析满足于这种描写，但对于 Langacker 来说，这仅是其对于所有主语——典型的和非典型的——进行认知定义探索的起点。概括一下本节中他所进行的对于动作小句的讨论[14]，我们可以区分出以下主语概念：

- 主语是施事原型角色的实现（解释了及物行为小句中的施事主语）
- 主语是动作链中第一个被表达出的成分，即作为动作链特征的能量流的上游（加上行为小句中的工具及不及物受事主语）
- 主语是主动的参与者（加上心理活动中的主语）
- 主语是句法主体（加上场景中的显著成分）

这一结果就是（或是近似于）Langacker 所说的与纯粹的原型描写相对的主语**图式定义**（**schematic definition**）。这一图式性或普遍有效性概念——当然一直是科学与哲学的目标之一——渗透于 Langacker 整个思想中，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中看到的那样。

练习

1. 下列句子中，哪些是表达了动作链，哪些表达了心理互动，哪

些则将这两种认知结构连接在一起？

Dad opened the box with a knife.（爸爸用一把刀子打开了那个箱子。）

Little Sue wants a mountain bike.（小 Sue 想要一辆山地车。）

Jack brings along the most recent CDs.（Jack 随身携带最新的 CD 唱片。）

Tom sold his old Chevy to a friend.（Tom 把他的旧雪佛兰卖给了一个朋友。）

Diana was sipping her long drink.（Diana 正猛吸一口饮料。）

She was dreaming of her Italian boyfriend.（她正梦见意大利男朋友。）

Sorry, I have forgotten your name.（对不起，我忘记了你的名字。）

2. 正如已经提到的，我们可以认为所有动作链都至少包含有三个成分(施事，工具，受事)。考察下面的二成分结构，并试着找出可以加上的工具：

Susan is picking strawberries.（Susan 在摘草莓。）

Susan is reading a book.（Susan 在读书。）

Susan turns the key.（Susan 转动那把钥匙。）

Susan kicks the ball.（Susan 踢那个球。）

Susan sings a song.（Susan 唱一首歌。）

解释一下为什么在这些句子中工具没有被表达出来。

3. 为了描述动作链，Langacker 实际上提供了两个隐喻：+BILLIARD BALL+(+台球+)隐喻和可以被称之为+RIVER+(+河流+)的隐喻(这是他的能量流概念的基础)。你认为这两个隐喻中的哪一个更有用？

4. 小句句型并不只是表达了动作链和心理互动，它们还反映了一种“容器-内容”或“部分-整体”关系。试用这些意象图式来解释如下例句：

The bus holds 40 people.（这辆车可以载 40 个人。）

Our village consists of a church and three cottages.（我们村里有一座教堂和三所别墅。）

The area abounds with pubs.（这个地区到处都是酒吧。）

This anthology assembles a lot of unknown poems.（这部诗集里有很多不知名的诗。）

5. 出于语法研究的目的，动词通常被区分为动态和静态动词意义（或情状类型）。研究一下这种分类（如：在 Quirk 等 1985：200 以次，或者 Greenbaum 和 Quirk1992：55 以次），并且讨论它何处与 Langacker 动作链、心理互动及容器-内容结构区分相同。

4.3 其他类型的凸显及认知处理

紧随前面两节举隅性地讨论了主体/背景对比之后，本节的目标是结束这一研究并将其成果融入由 Langacker 建立的认知语法的框架。鉴于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理论，本节只讨论一些核心概念：认知单位、认知域和词类层面、小句及言语事件中的侧显。

从认知的观点来看，大多数的语言表达的基础都是对现实世界中物体或情景的感知。这种输入最初也许是一种知觉刺激的混乱的集合。在这种未加工的认知输入可以被“翻译”成语言表达之前，它们需要组织成更为具体的认知单位。如果我们试图研究这些翻译中的认知过程，最迫切的问题是：

- 认知单位是如何建立的？
- 这些认知单位是如何被翻译成存在于单词中的词汇范畴的？
- 当对一个更为复杂的情景进行概念化并用语言来表达时，这些词是怎样组合在一起的？

下面，我们将试着回答这三个问题，我们的说明以 Langacker 的框架为基础。

认知输入、认知单位及认知域[15]

即使人们认为——正如我们刚做的那样——一种情景的认知输入由大量不同的刺激组成，这种输入也会立即处于控制之中。在第1和第2章中我们已经谈到一种解释这种控制过程的方法。在那里，我们认为由于这些最显著的物体生物和人所具有的完形特征，它们易于被看作某种基本层次范畴的成员。然而 Langacker 却持有一个更为抽象的观点，他认为每一个刺激都按照他所说的**认知域**(domains)来评价。根据他(Langacker1987a：147)的说法，认知域是“刻画语义单位(即下面小斜体大写字母[汉字用粗楷体]表示的‘认知单位’)的语境”。最基本的认知域是空间和视觉、温度、味道、压力、痛感及颜色。

这些基本认知域的功能，尤其是空间认知域，在涉及几何形状时尤为明显。图4.19的认知单位**圆**及**弧**说明了这一点，用方形代表认知域，黑粗线代表认知单位。图(a)说明，**圆**这一认知单位是如何在二维空间认知域中得到刻画的。如果应用主体/背景对比，那么圆是主体或**侧面**(profile)，而认知域则起到了背景或**基底**(base)的作用。(Langacker 用“侧面”和“基底”给主体/背景对比引入了另一个隐喻，这一隐喻对于描述这种认知过程中的对立似乎尤其适用。)与**圆**不同，**弧**这个认知单位仅用空间认知域来定义是不够的。如果**弧**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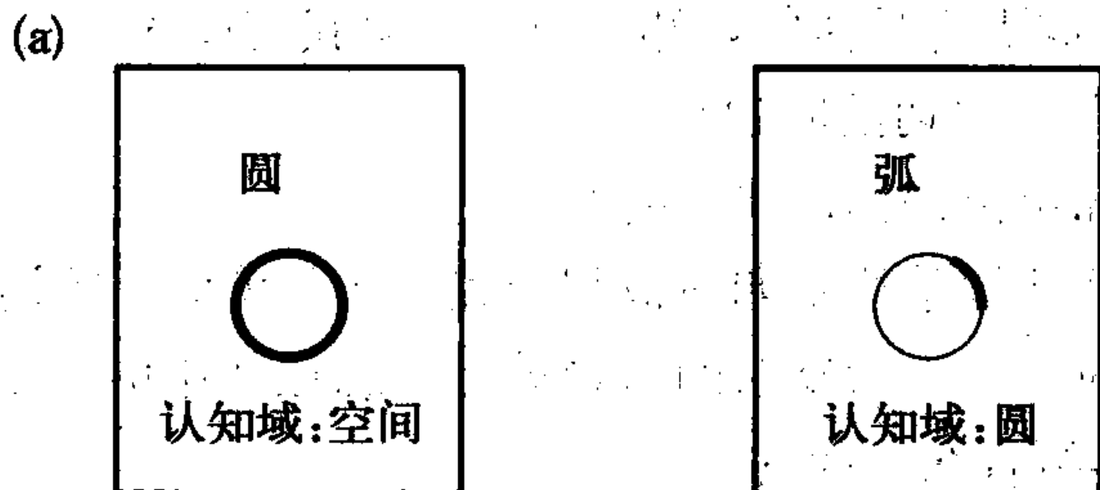


图4.19 认知域和认知单位：圆和弧
(Langacker1987a：184)

用空间认知域来侧显，它只代表了一条曲线，而不是圆的一段。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图(b)中的认知域不是一个二维的空间，而是一个圆的概念。也就是说，弧的定义需要两步，每一步都体现了主体/背景分离的实例。在第一层，圆侧显为一个认知单位，而它又在第二层为弧提供了认知域。因为"圆"是更具体的因而也是与弧更直接相关的认知域，圆就被称弧的**基础域**(primary domain)。

关于更具体的认知域如何来自基本认知域，弧仅是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让我们看一个更复杂的例子，它说明不同认知域是如何同时出现的。我们来看一下 *BODY*(身体)这个认知单位。就其形状而言，这一单位是在"空间"认知域中刻画的，但它也针对"颜色"、"温度"之类的其他基本认知域进行具体化。这样，这些基本认知域构成了身体这个认知单位矩阵。身体这个认知单位接下来又为手臂提供认知域，手臂又为手、肘等提供认知域。手这个认知单位又为更具体的认知单位手指提供认知域，最后，手指可看作是被侧显的指关节这一单位的(基本)认知域。

然而，有的认知单位是不能根据"空间"、"温度"或"颜色"这些基本认知域来定义的。Langacker 所举的例子(1987a：185)是叔叔这一认知单位，它是根据"人类"，"性别"，"出生"及"生命循环"，"父母/子女关系"及"兄弟姐妹关系"这些认知域来定义的。考察这些例子，我们为叔叔这一认知单位找到了更具体的基本认知域，宽泛一点说的话，它是由人、兄弟及父母这些概念来定义的。

这一论述表明，Langacker 的认知域(或语境)概念比 1.3 节提出的语境概念更宽。在那里，我们将语境定义为有关系的词汇范畴(大部分是基本层次范畴，如海滩、沙子、铲子及小桶)之间互动的心理表征。对于 Langacker 来说，语境包括更基础的或更抽象(在这个词朴素意义上)的认知域，如空间、视觉、温度、味觉及颜色。如果这些认知域中的几个认识域被用来侧显同一个认知单位，其结果就是一个基本认知域的矩阵，这表面上像是正统语言学根据特征对意义的描写。所不同的是，在 Langacker 看来，这些基本认知域并不是从单词的意义中"派生"或"抽象"而来的，而它们之所以"基本"，意思是

它们表征了基本的人类体验，而且不可分解为别的更基本的认知域。换句话说，它们是我们接近并把握世界的认知工具。

这种认知域矩阵是基底（或背景），认知单位则相对于认知域矩阵被侧显（为主体）。这其中的过程是真正前语言的，说的是原则上它并不决定将用何种语言表达来表现该认知单位。因而，以上暂时标为指关节的认知单位可由名词指关节来表示，但在一定情景中可包含于敲这一动词表示的行为中，因此可由动词敲来表示。与此相似，肘这一认知单位可由名词肘来表示，但在短语“弯曲手臂”中，也会由动词弯曲来表示。正如这些例子所示，认知单位转化为认知范畴（我们引入的第二个问题）与词类的选择有密切的关系。其中起支配作用的原则还是凸显原则，这里也就是选择直接相关的认知单位来表达一个特定的情景，这也许是认知处理中对主体/背景对立给人印象最深的应用。

侧显物体、人及关系：词类的浮现[16]

为了更详细地研究词类选择的过程，我们首先假定已经侧显了一个复杂的、由以某种方式属于共同关系的三个个体组成的认知单位。对照图 4.20，其中的图(a)图解了这种认知单位（个体由小圆圈代表，同类关系由连接它们的短线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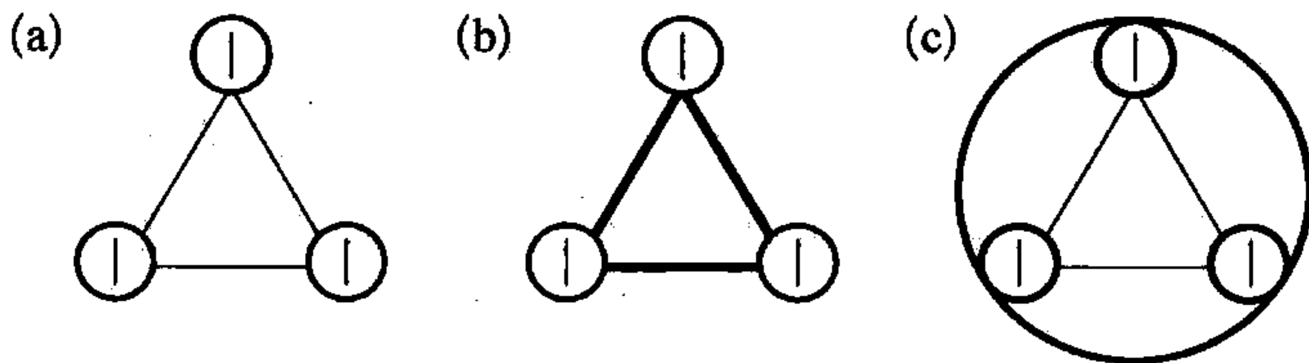


图 4.20 认知单位 *group*（组）的侧显选择
（改编自 Langacker1987b：69）

图(b)和图(c)代表了这个认知单位转变成认知范畴的两种方式。如图(b)所示，将认知单位作为基底（或背景），就有可能凸显三

个个体之间的关系。这一被侧显的关系(profiled relation)可以用副词 *together*(一起)表达(正如 Langacker 所提出来的那样),但也可以用形容词 *common*(共同的)或者由动词 *share*(共有)来表示,就像在下面的几个例子那样:

The three people were together. (三个人在一起。)

The three people have many common views and hobbies. (三个人有一些共同的观点及习惯。)

The three people share their views and hobbies. (三个人共有一些观点及习惯。)

用更概括的话说,我们可以认为共同关系及其他认知关系可以由动词、形容词、某些副词及——最后——介词来表达。

第二种侧显选择(图(c)),将这个认知单位作为一个整体包括在内,包括了涉及的各个个体及其关系,实际上侧显了包括其所有成分和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的整个认知区域。这个**被侧显的认知区域**(profiled cognitive region)由一个名词,即词项 *group*(组)来表示;它也可以由一个代词或 *The Haydn Trio*(如海顿三重奏)这种更复杂的名词性短语来表示。

诚然,观察 *GROUP*(组)(或 *KNUCKLE*(指关节)或 *ELBOW*(肘))这一认知单位而注意到的这种侧显选择并非那么经常出现。一般来说,一个想到的情景的不同方面,或者适合于"名词性"的侧面(即由名词或代词所表示的侧面),或者适合于关系的侧面(动词、形容词及介词)。例如,想一想做饭的情景:相当清楚,用来做饭的配料和锅碗瓢盆是由名词来表示的;切、翻炒、下料这些基本行为则是由动词来表示的,但有时一些更特定动作也可能在描述行为的动词和描述工具的名词(如 *mix*(搅拌)还是 *mixer*(搅拌机))之间进行选择。比名词/动词选择更常见的是在两种关系侧面之间的选择,如位移动词及介词之间的选择,如下面的例句:

1. (a) She *entered* the room(她走进了房间)
   (b) *into* the room(进入房间)

2. (a) He *left* the room(他离开了房间)
   (b) *out of* the room(房间外)
3. (a) She *climbed* the tree(她爬上了树)
   (b) *up* the tree(在树上)

这些成对的位移动词及方向介词也很好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关系侧面有一个内在的主体/背景结构。如 4.1 节中所讨论的一样，像 *out*(外)、*up*(向上)(还有 *into*(进入))这种介词描述了可移动的射体(主体)及静止的界标(背景)之间的关系，这对于位移动词来说也是如此。

问题是：为何相同的射体/界标关系可以由两种方式——通过动词及介词——表达？或者更概括一点，如何解释词类之间的变换？Langacker 寻找一种认知解释，认为词类之间的选择与我们的认知能力尤其是我们扫描认知输入的能力有关系，甚至是由这种认知能力决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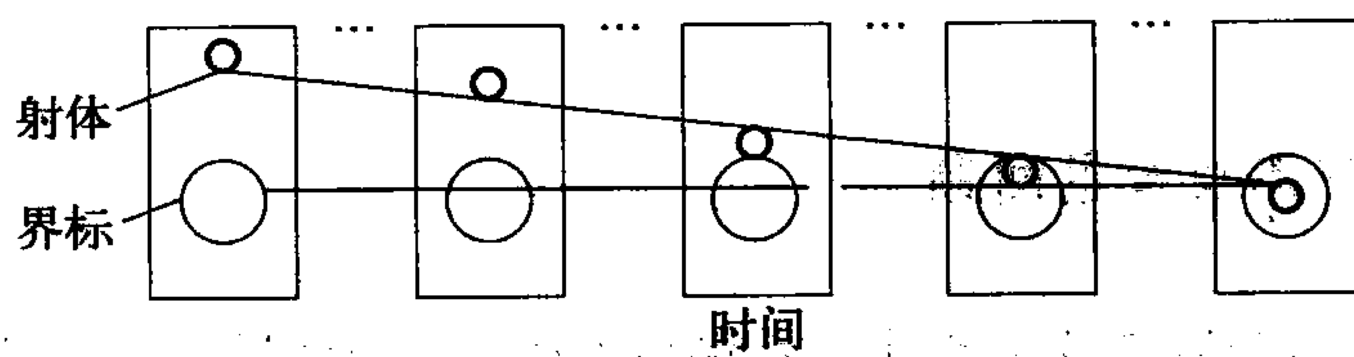
扫描及词类差异[17]

假定的扫描基本过程是对相似的和不相似的对象(如白色和黑色(或彩色)的点)的识别过程((Langacker 1987a：101 以次)。很显然，这是记录图画或一些别的文件中的点的扫描器的工作原理。扫描过程开始启动后，累积的信息可以在电脑屏幕上看到或变成打印出来的资料。与这种技术处理相比，正如 Langacker 所设想的那样，人类的认知处理更灵活，并且可主要区分为**总括扫描**(summary scanning)和**次第扫描**(sequential scanning)。

在总括扫描中，一个情景的不同方面，像反映到一个认知单位里，被一个接着一个地检验，数据则被不断合计，扫描过程完成时，所有与这个认知单位有关的方面就作为一个整体集合在观察者的头脑中，就像一个单个的"完形"一样(参见 1.2 节)。这种在很大程度上和电脑扫描对应的扫描适合于名词性侧面，因为它能同时获得一个

整体的认知领域，并解释作为名词典型特点的这种意义的综合性。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总括扫描也可以生成由介词或形容词所表达的一些关系侧面。

与总括的方法相比，次第扫描在应用时有更多的限制：实际上它只用于事件（即包含变化的过程）。至于总括扫描，有关的认知单位被连续地检查，但数据仅在事件的某一阶段被合计，当合计完成时，在事件的下一阶段，一组新的扫描数据被收集，如此继续下去。结果，我们得到的是一系列互不相同的小事件，这些小事件因而表现了隐含在事件中的变化。这种结果与看电影或录像相类似。就像显示的速度使我们不能区分电影的单个画面一样，认知处理的甚至更高的速度则意味着被感知事件是一个不间断的行为。就像这种描述所表明的那样，次第扫描也就适合于时间关系，并主要由（限定）动词来表示。这一区别最适合用涉及射体/界标明确对立的例子来解释，这将我们带回了列举在例(1)—(3)中那几组位移动词与介词。图 4.21 解释了第一对中的不同扫描类型，即动词 *enter*（走进）和介词 *into*（进入）；也包括了相关的介词 *in*（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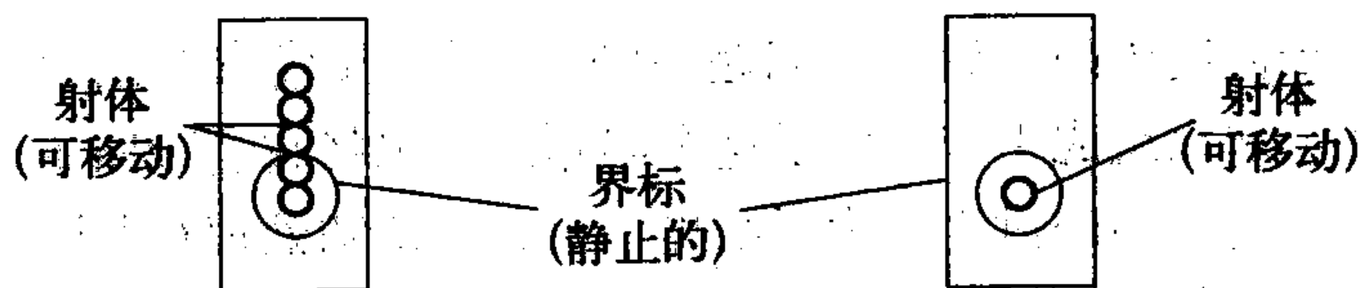


图 4.21 *enter*（走进）、*into*（进入）和 *in*（里）的次第扫描和总括扫描（改编自 Langacker1987a：144，245）

这种图式化表示对于次第扫描似乎更有说服力。正像在电影中一样，过程被分成一个个画面，代表了无数的处理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以一定的射体（进入的人）和界标（房子）之间的特定关系来界定，与相邻画面有着细微的差别。连续地看来，这些处理阶段反映了射体进入界标的位移。

总括扫描用这种图式的方式来表示则更困难。看由图(b)所表示的 *into*（进入）时，我们必须记住它反映的是扫描的结果，而不是扫描的一个个阶段。射体沿着路径的不同位置就像加在一起并投射于一个单个的画面中。排列的小圆圈代表了射体移动路线的总体印象。界标虽然像射体一样一遍遍地被扫描，但并不发生变化，因而只用一个（大一点的）圆圈来表示。在 *in*（里）这个例子中（图 4.21(c)），扫描操作的性质完全无法从这个图推论出来。因为不仅界标是静止的，而且射体也是静止的，所以人们容易地得到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这可在一次扫描操作中确定。实际上我们需要重复扫描来确认射体确实是静止的。所以图(c)应被理解为对射体与界标之间关系的总括的印象。在扫描形容词的关系（如 *red*（红的）、*large*（大的）、*parallel*（平行的））时会得到相似的结果。因为必须扫描不同的成分及认知区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名词的扫描操作要更复杂一些[18]。

句法主体及背景回顾

把认知域侧显为名词，关系侧显为动词、形容词及介词提供了从中建立连贯话语的原材料。这就意味着现在我们可以讨论开头所提出的三个问题中的最后一个问题，并回答词及其代表的概念是如何结合在一起以组成小句及句子这个问题。这也将我们带回了 4.2 节中关于小句句型的讨论。为了给出一个关于认知处理在此阶段所达到结果的范例，让我们想像我们正在处理这样一个情景：有一个女孩（Susan）在准备一道希腊色拉。为了把握已经进行的认知过程，我们可以作如下假设：希腊色拉情景已经激发了大量的认知刺激；这

些刺激已经在它们与空间、味道这些基本认知域对比中及在与食物、蔬菜、容器(后者是碗的基底)这样一些更具体的认知域的对照中得到侧显;剩下的认知单位因情景的相关性而被筛选出来(例如,滤除无关的因素:就 *Susan* 而言,她穿着牛仔裤;就油而言,可被用作燃料);最后一步是认知单位被侧显为认知区域(名词)或关系(动词、介词)。结果如图 4.2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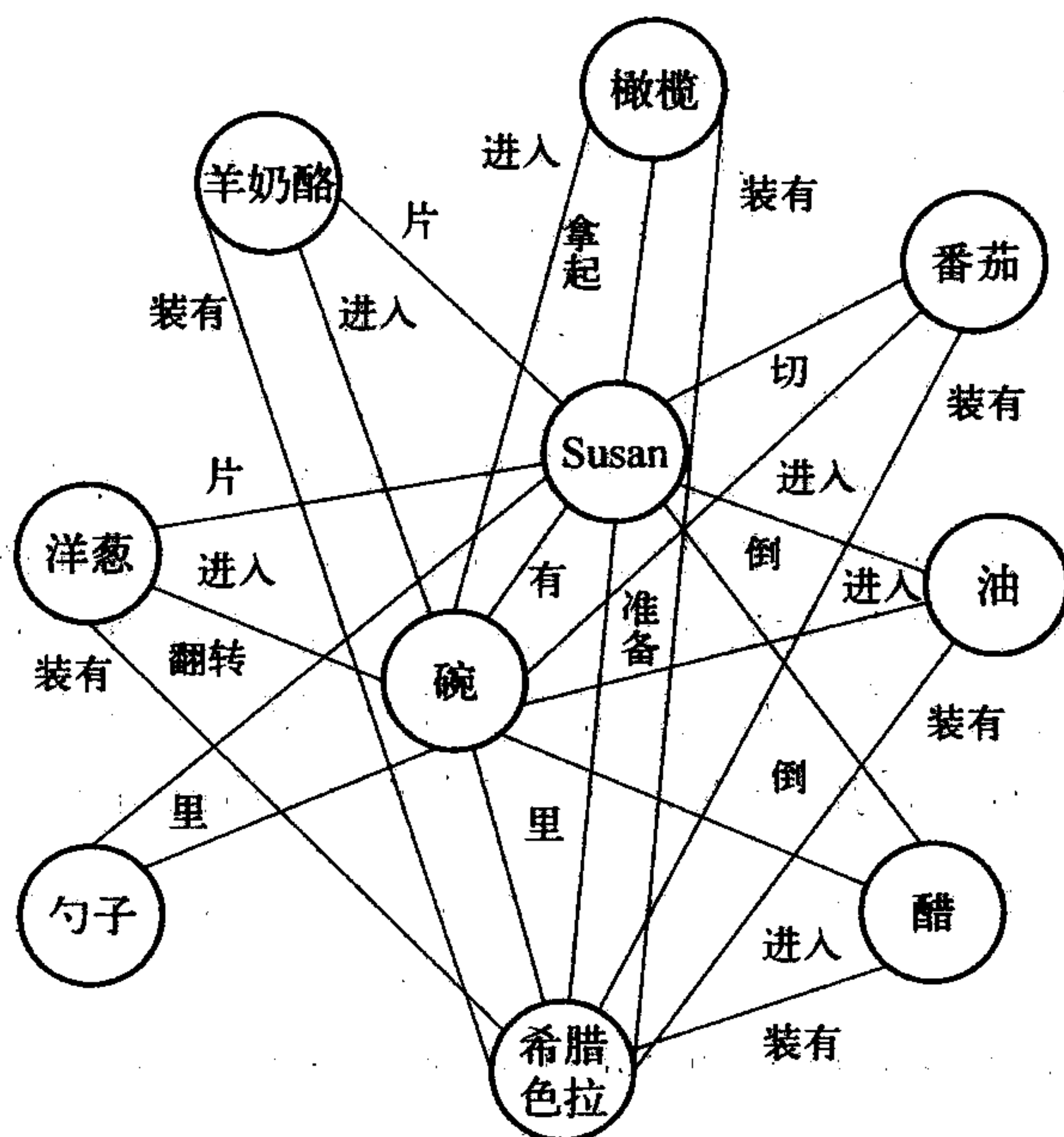


图 4.22　希腊色拉情景的认知互动网络

在这个图中,背景——厨房及其中的家具及设备与做色拉无关的多余功能——已经被划出作为场景而忽略不提。圆圈表示名词性侧面(其中的人物、配料、所用容器及实际产品——希腊色拉),关系侧面则由连接圆圈的线及各个动词及介词标示。如果我们回忆一下舞台隐喻,就很容易发现,被侧显的名词性成分类似于舞台上的演员,而被侧显的关系则类似于演员之间的互动,或者更一般地说,名

词代表了此情景中的参与者，动词与介词代表了他们之间的互动。Langacker 在谈论互动网络（interactive network）时，对此是了然于心的。

这又引入了另一个隐喻，意思是参与者可以通过很多路径联系起来，而只有其中的一些参与者被选作句子组成成分，如图 4.23 所示。4.23 的图(a)是图 4.22 的图式变体，而图(b)则显示了相互联系的参与者之间的某种组合是如何被选作小句句型的基础的。正如我们从 4.2 节所知道的那样，这个选择过程由角色原型、动作链及参与者间的心理互动来控制，外加可以把场景作为参与者容器的辅助手段。其结果是一个这样的句法结构：主语做主体，可能有但并非一定有宾语；如果有宾语，则是起背景作用。回到图 4.22 及希腊色拉情景，我们可以预期：说话人或者会把含有一个施事-主语的一般动作链作为句法主体，而把一个受事-宾语选为句法背景（下面的例(a)）；或者，他会选择更具体的连续动作链，在这个动作链中，施事/受事链和施事/受事/位置链结合在一起了（例(b)）；第三种可能性是把场景-主语合并为句法主体（希腊色拉），而这个句法主体和“容器-内容”关系中作为句法背景的一个或几个受事角色相联系（例(c)）：

a. Susan is preparing the Greek salad.（Susan 在做希腊色拉。）

b. Susan puts the oil and the vinegar into the bowl, stirs them, adds onions, tomatoes and olives and puts a large slice of sheep's milk cheese on top.

（Susan 将油和醋倒入碗中，搅拌了一下，加入洋葱、西红柿和橄榄，并在上面放了一大片羊奶酪。）

c. The Greek salad contains onions, tomatoes, olives and sheep's milk cheese.（希腊色拉中有洋葱、西红柿、橄榄和羊奶酪）。

既然我们已经造出了几个与希腊色拉情景有关的实际存在的句子，我们就会感到凸显原则被证明在回答我们开始所提出的三个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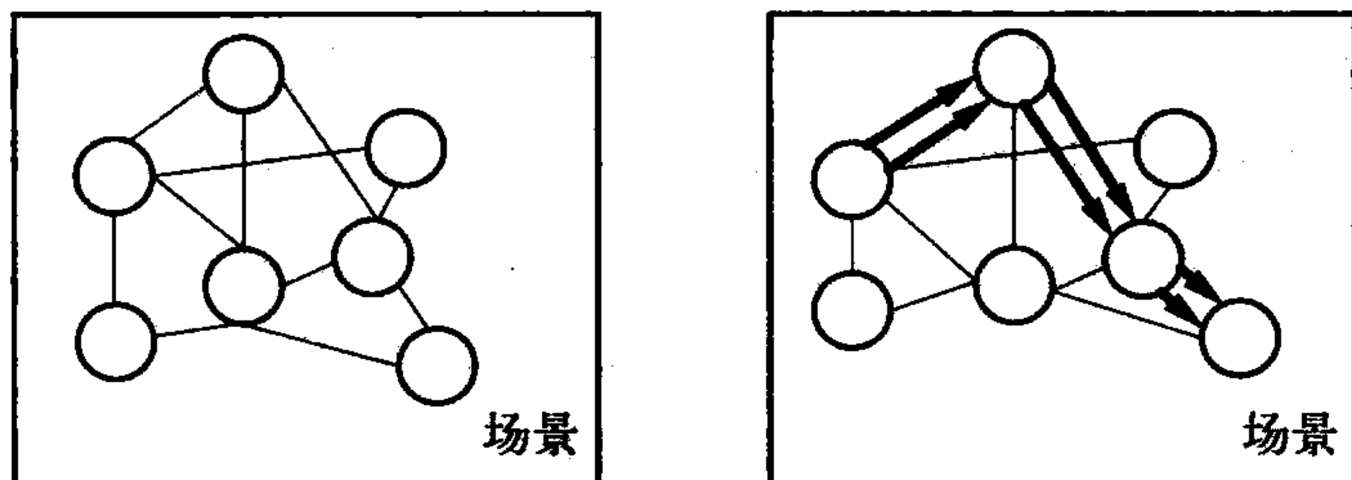


图 4.23 互动网络及动作链/句子成分的选择(根据 Langacker1990a：219 的图式表达)

题时有用，而结束这个主题的讨论。本章的结语部分将说明主体/前景对比也可以应用到语用学领域。

视角配置

Langacker(1995：9 以次)认为凸显是指导认知处理的三原则之一，其他两个与之契合的原则是具体性及视角。**特定性原则**(specificity)决定了我们同周围世界接触的层次(基本层次，下位层次或上位层次；参见第二章)[19]。第二条附加原则，即视角，Langacker 更经常地称之为**视角配置**(viewing arrangement)[20]。这一概念最好用前面提到过几次的+STAGE+(+舞台+)隐喻来理解。这一隐喻主要用以描述"舞台上"所发生的事，即行为的参与者必须从场景中区别出来(参见 4.2 节)。然而+STAGE+(+舞台+)隐喻也将观众考虑在内，视角配置也就是从这个要素——即台下的观众与台上的事件之间的关系上——得到体现。

正常的或"标准"的配置是观众(说者/听者)及台上事件之间的关系并不直接表达出来。句子表达的是台上事件，这也就是为什么第三人称视角成为常态的原因。另一个也很常见的视角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视角配置。这时说者/听者与事件之间的关系显性化，并以第一人称指示代词指说话人，用第二人称指示代词指听话人。其他指

示(或索引)词,如*here*(这里)、*now*(现在)和*this*(这个)以及其他的限定词通常也被看作是表示了与说话人"视角位置"参照。对比以下例句,其中句(a)表达了标准视角配置,(b)、(c)则是自我中心的变体:

a. (Where is the vinegar?) It is on the table. (醋在哪里?它在桌上。——未表达与说话人/听话人的关系)

b. I can see the vinegar. (我能看见醋。——表达了与说话人的关系)

c. Have you seen the vinegar? (你看到醋了吗? ——表达了与听话人的关系)

Langacker认为,视角配置也为其他一些语用现象提供了一个认知解释。这些现象包括了一些主要的言语行为如断言(如(a)中的*It is on the table*(它在桌上)这样典型的台上话句)和命令(原型为说者在自我中心的视角配置中说话人向听话人表达的指令行为,如*Please pass the vinegar*(请把醋递给我))。此外视角配置还被认为包括Langacker所称的言语行为的心理方面,这些方面包括语用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如Grice的合作原则及Searle的成功言语行为的得体条件。

但是怎么可能把这些不同的方面归在视角配置中,并且又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取决于说话人的位置?回顾一下前三章的讨论,得到以下的解决方法,也就在意料之中。台上事件与台外观众(说者/听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解释为主体/背景的一个实例。实际上,Langacker(1991: 498)这样说:

> 应该认为背景基本上等同于有利位置,从这个位置上,说话人和听话人对由名词句或限定小句产生的内容进行概念化。

换句话说,说话人所处的背景不仅取决于他的地理、时间、社会、年龄、性别等背景因素,同时也取决于他为确保言语行为在交际中取得成功的心理状态。

为了将语用因素溶入自己的理论框架中,Langacker独创了说者/

听者与背景之间的联系。他因此提出了一个详尽的“背景”概念，即台上事件与背景之间的关系是如何通过时态、语气、名词性限定语及不定代词来建立的[21]。至于在众所周知的语用描写之外，它是否还产生了言语行为及会话含义方面的很多解释性细节，则是另一个问题。

作为这一章的总结，图 4.24 提供了一个概貌，它将说明 Langacker 框架中凸显原则的普遍性。通过扩充和深化主体/背景的概念，他提出了一个迄今为止最全面的认知观。但是为了公正地评价当今的认知语言学的地位，我们还需要看一下其他的一些理论，尤其是那些强调了一个在 Langacker 的著作中不那么明确的概念（即注意力概念）的理论。

认知功能	主体（侧面，射体）	背景（基底，界标）
组织感知刺激	认知单位	认知域
词类的选择	名词性侧面（名词，代词）关系侧面（动词，介词，状语）	认知单位
介词关系中的侧显	射体（如“*fly in the soup*（汤里的苍蝇）”中“fly（苍蝇）”）；见 4.1 节	界标
互动中侧显参与者	参与者（施事、受事、感事）；见 4.2 节	场景（位置等）
主语、宾语的选择	句法主体（主语）；见 4.2 节	句法背景（宾语，主要补足语）
言语事件中的侧显	如：侧显事件的台上位置	如说者/听者的台下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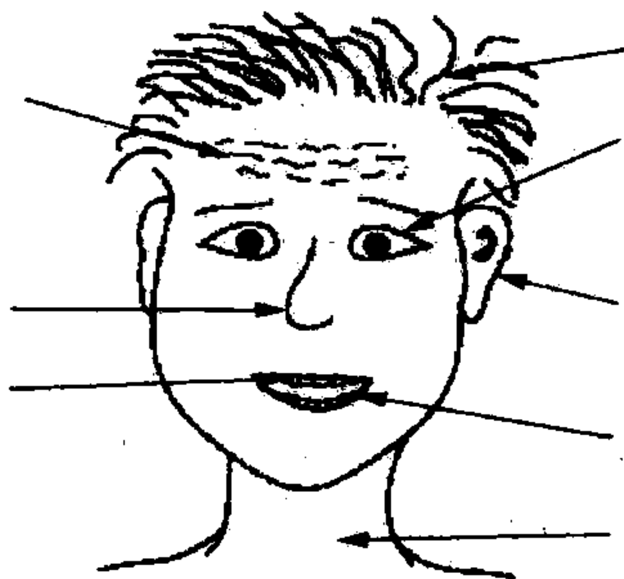
图 4.24 Langacker 认知语法中主体/背景分离的主要应用概览

练习

1. 侧显下面的认知单位时，激活了哪些基本认知域（空间、温度、味道、压力、痛感、颜色）：*DOG*（狗），*CHAIR*（椅子），*BALL*（球），*APPLE*（苹果），*ICECREAM*（冰淇凌），*SOUP*（汤），*KISS*（吻）？在每一个例子中，哪一个认知域是特别重要的？

2. 认知单位的侧显通常经过许多阶段，涉及基本的和更具体的认知域。对于侧显 *TOE NAIL*（脚趾甲），*KEY HOLE*（*FRONT DOOR*）（（前门）钥匙孔）和 *WINDSCREEN WIPER*（汽车挡风玻璃雨刷）时，哪些认知域起了作用？

3. 上臂和下臂之间的区域可以用名词性范畴 ELBOW（肘）或动作性概念 BEND（弯曲）来侧显。指出以下头部由箭头所示各部分在特定条件下是怎样用名词性或动词性范畴来侧显的。



4. 为下面的一种情景画出图 4.22 那样的互动网络：BEACH LIFE（海滩生活）（又见图 1.14），ROAD ACCIDENT（公路交通事故），WEDDING（婚礼）。并且指出合适的动作链。

5. 以下各句怎样用视角配置，即台上/台下对比来解释：

Peter married that beautiful Chinese girl.（Peter 娶了那位漂亮的中国姑娘。）

Did you attend the wedding?（你参加婚礼了吗？）

Then you must have seen her wonderful dress.（那你一定看到

了她那套迷人的礼服。)

It must have cost a fortune. (它一定很值钱。)

Like all the other guests, I was fascinated. (和所有其他的客人一样,我被迷住了。)

进一步阅读建议

4.1 节

介词研究是许多第一代认知语言学家关注的重点。除了下面注释中提及的专著以外,我们还要提到 Cuyckens(1991),Schulze(1988),和由 Sinha 主编的《认知语言学》特刊(1995)。更近一些的分析可以参见 Taylor(2002,第 11 章)。

① 有关主体/背景分离主要方面的基础性介绍可以在大多数讨论视觉感知的教科书中找到,如 Yantis(2001)及 Gordon(2004)。

② 对于主体及前景的典型特征的总结,见 Talmy(2000/I: 315 以次)和 Schmid(待刊)。

③ 有关意象图式的文献,见第 2 章,第 11 条阅读注释。

④ Lakoff 的总结(1987: 416 以次)比 Brugman 1988 年出版的硕士论文更容易找到。亦见 Taylor(1988)有关 over(在……上)和其他英语介词及意大利介词的讨论及 Taylor(2002: 474 - 479)的讨论。

⑤ 有关介词 in(在……里)的十分有用的研究以及在分析位置关系及其扩展方面十分重要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见 Vandeloise(1994)。

⑥ 本章的内容主要基于 Lakoff(1987: 435 以次),但是在以下的方面有所不同:不把(纯粹的)意象图式看作是概念隐喻的源头,而将它们作为映射域的构成部分。见 3.1 节。

4.2 节

Langacker(1991: 第 7、8 章)提供了本节所讨论问题的最全面的看法;更简短的说明,见 Langacker(1990)。亦见 Taylor(2002,第 21 章)。

⑦ 有关配价理论的介绍可以看 Allerton(1982)的前两章和 Herbst 等的引言部分(2004: XXIII - XXXIII)。论旨角色在转换生成语法中的功能,见 Radford(1988: 372 以次,2004 重印),语义角色的应用观,见 Quirk 等(1985: 740 以次)。

⑧ Talmy 动力观点,见 Talmy(2000/I: 409 以次)。

⑨ 在这儿，与 Halliday 的及物性理论作一对比将是很有趣的。因为后者根据不同的参与者将过程区分为不同的种类：见 Halliday(2004：106 以次)。

⑩ 也可以比较一下 Newman(1996)关于动词 give(给)的像专著一样的认知语言学研究。

⑪ 有关方位状语的不同地位，在传统语法中也有描述(如 Quirk 等 1985：730 以次)，在格语法和配价语法中也有相关内容，见 Fillmore(1968)和 Halliday(2004：149 以次)对于环境成分的论述。

⑫ 对于会德语或荷兰语的读者而言，研究一下这种解释是如何分别扩大到无指的德语 es 和荷兰语的 er，将是十分有趣的；见 Langacker(1991：351 以次)。亦见 Lakoff(1987：462 以次)对于 there 构式的认知解释。

⑬ Taylor 及 Maclaury(1995：第 8 至 12 章) 和 Taylor(2002，第 8 章)最详尽地讨论了将原型理论应用于句法及其他语言现象的情况。

⑭ Langacker 为了将被动句纳入到他的主语和小句结构的图式定义，他假设：用来形成被动式过去分词的语素 ed 颠倒主动小句的主体/背景结构，它将句法背景(直接宾语)变为被动句的句法主体(主语)。参见 Langacker(1991：200 以次)。

4.3 节

Langacker(1987a/1991)两卷本《认知语法基础》包含了他理论的最全面的阐释。他的两篇文章，(1987b)和(1990)，概括了本节的部分内容，而三篇更近的文章(1992，1993，1995)简明地概括了他的理论及其在一些特殊问题上的应用。另一些有用的资料还有 Langacker(2000)和(2002)，每一本都有对此前发表的 12 篇文章的修改稿。Langacker(2001)提出了他的话语理论。

与 4.1 节和 4.2 节的阅读建议相比，下面的注释旨在指出 Langacker 著作的有关部分，这些部分在我们看来有助于我们的一些讨论顺利进行。

⑮ 对认知域概念和在认知域中侧显事物等概念的理解，主要见 Langacker(1987a：147－150 和 183－186)，对范围概念理解，见 Langacker(1987a：117－120)。亦见 Taylor(2002：192－201)和 Croft 及 Cruse(2004：15－21)。

⑯ 关于名词性侧面和关系侧面的本质，见 Langacker(1987a：198，214－222，244－249)。亦见于 Langacker(1987b：58－63，68－69)和 Taylor(2002，第 11 章)。

⑰ 关于总括扫描和次第扫描的核心概念的介绍，见 Langacker(1987a：144－146)。关于动作性过程扫描和“非时间”关系含义概述，见 1987b(70－

75)。关于(1987a)的各个章节,参见以上注释 16。关于扫描过程有趣的技术性方面的讨论,见 1987a(101 - 109,209 - 213)。

⑱ 扫描也被认为与动词的限定形式(前文已讨论)和非限定形式之间的区别有关。关于它们的地位,及其在复杂动词形式中与助动词之间的互动,见 Langacker(1987b: 75 - 89)和(1991: 第 5 章第 2 节)。

⑲ Langacker 用"打碎玻璃情景"(*Floyd breaks the glass*(Floyd 打碎了玻璃),等)解释了具体性的可能程度。见 Langacker(1991: 296 以次)。

⑳ 关于视角配置的主要观点,见 Langacker(1987a: 122 - 132)。对此话题的继续讨论,见 Langacker(1991: 494 - 506),在此就他的立场与公认的语用学观点进行了对比。

㉑ 对背景化现象恰当的介绍,见 Langacker(1991: 89 - 91 和 193 - 197);关于由限定词引起的背景化研究,见 Langacker(1991: 96 - 125);关于助动词的背景化功能专题研究,见 Langacker(1991: 第 6 章)。有趣的类似讨论,见 Halliday(2004,第 4 章),它把时态、语气和句型解释为人际语言功能的语法实现。

第五章

框架及构式

5.1 框架与脚本

在更广阔的认知语境中来分析个别语言现象的必要性在本书许多章节中都出现过;范畴被合成为认知模型,情感概念被扩展成情节,而小句句型也被看作处于互动网络之中。"框架"概念还为拓宽词汇及语法分析的范围提供了另一种认知方法。

框架与视角

框架这一概念由 Charles Fillmore 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引入语言学,它的基础是所谓的"商务事件"框架①,"商务事件"至今仍是他的经典范例。为了理解这一框架,设想一下可用英语动词"*buy*"(购买)描述的情景的各个方面。在初始状态,有一个人 A 有钱,而另一个人或机构 D 有 A 想要的货物。假定两个参与者就货物的价钱已达成协议, A 将一定数目的钱付给 D 而 D 出让货物。最后的结果是 A 拥有货物,D 拥有钱。暂不考虑作为某种先决条件的协议,那么,我们可以说,BUY(购买)这一行为范畴至少可参照另外四个范畴,即 BUYER(买者),SELLER(卖者),GOODS(货物)和MONEY(钱)。

BUY(购买)的**框架**(**frame**),即这些互动范畴的结构概括为图5.1。(框架用[ ]括号表示)。为 *buy*(购买)设定一个框架看起来至少有两个优点:一个框架可以说明不同的小句句型,还可以应

用于不同(但有关)的动词,如 *sell*(出售)、*cost*(花费)、*pay*(支付)、*charge*(收费)。先看一下下面这个句子,它是 *buy* 可以出现的句法类型的例句:

1. David bought an old shirt from John for ten pounds.(David 用 10 英镑从 John 那儿购买了一件旧衬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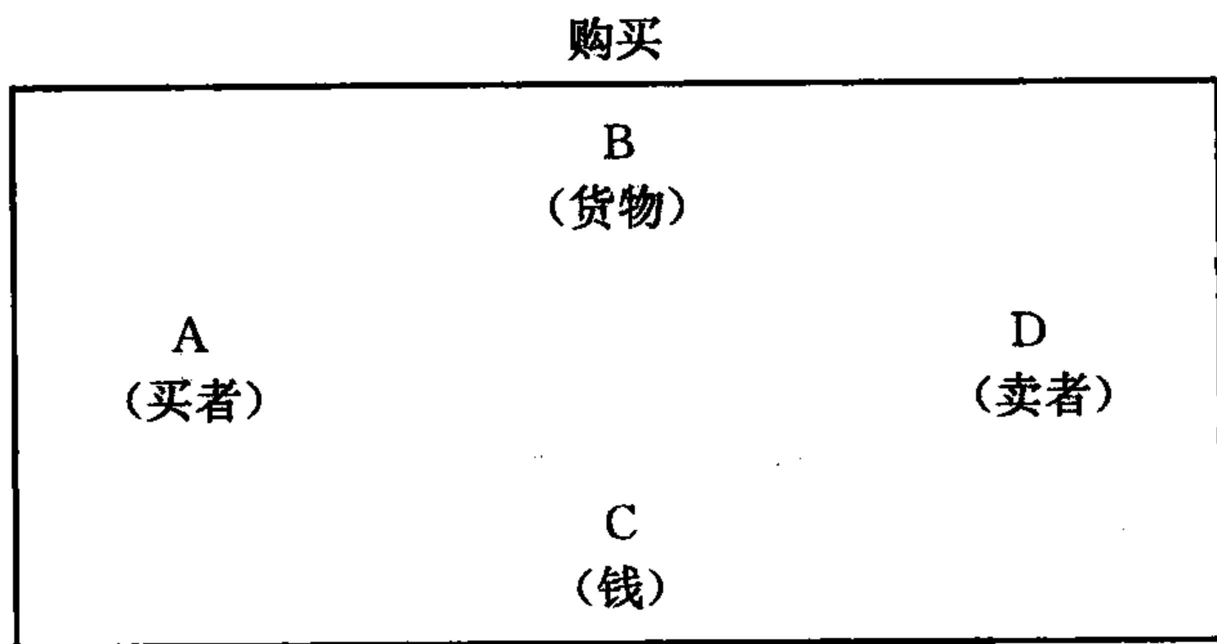


图 5.1 [购买]的框架(根据 Fillmore 1977a: 104)

在这个句中,不难看出,[购买]框架的 4 个成分全都出现了,并填充进不同的句法槽:买者(David)作主语,货物(一件旧衬衫)作直接宾语,卖者(John)作第一个状语,钱(10 英镑)作第二个状语。这些句法角色的指派,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buy*(买)这个动词决定的,我们把它叫作句子的**句法视角(syntactic perspective)**。(很显然,视角这个概念是由凸显,即主体/背景分离原则决定的,但是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它还不只这些。)

例句(1)的视角主要取决于句子中动词 *buy*(买)的句法特征。当然,完全有可能把不同的句法视角放到相同的框架中,而这又把我们带回到了先前提到过的其他三个动词,即 *sell*(出售)、*cost*(花费)、*pay*(支付)、*charge*(收取)。例如,选用动词 *sell*(出售),就会使我们把范畴卖者和货物置于主语(subject)和宾语的视角,而可能把买者当作间接宾语,就像在例(2)那样。动词 *charge*(收费)把卖者、买者视角指派为主语、宾语(例句(3)),用动词 *pay*(支付),则把买者、钱视角指派为作主、宾语,还可能引入卖者作间接宾语(例(4))。

2. John sold an old shirt to David for ten pounds. (John 以 10 英镑的价钱向 David 出售了一件旧衬衫。)

3. John charged David ten pounds for an old shirt. (John 为这件旧衬衫收取了 David 10 英镑。)

4. David paid ten pounds to John for an old shirt. (David 为一件旧衬衫向 John 支付了 10 英镑。)

总之,[购买]框架不仅是对动词 *buy* 进行句法描写有用的工具,它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动词如 *sell*(出售)、*charge*(收取)和 *pay*(支付)。根据框架概念,这四个动词的区别只是同一框架内部的视角变化。以图 5.1 作为更一般意义上的[商务事件]框架的基础,这种区别可以通过突出那些包括每个动词的主语和宾语的框架成分来表示。图 5.2 说明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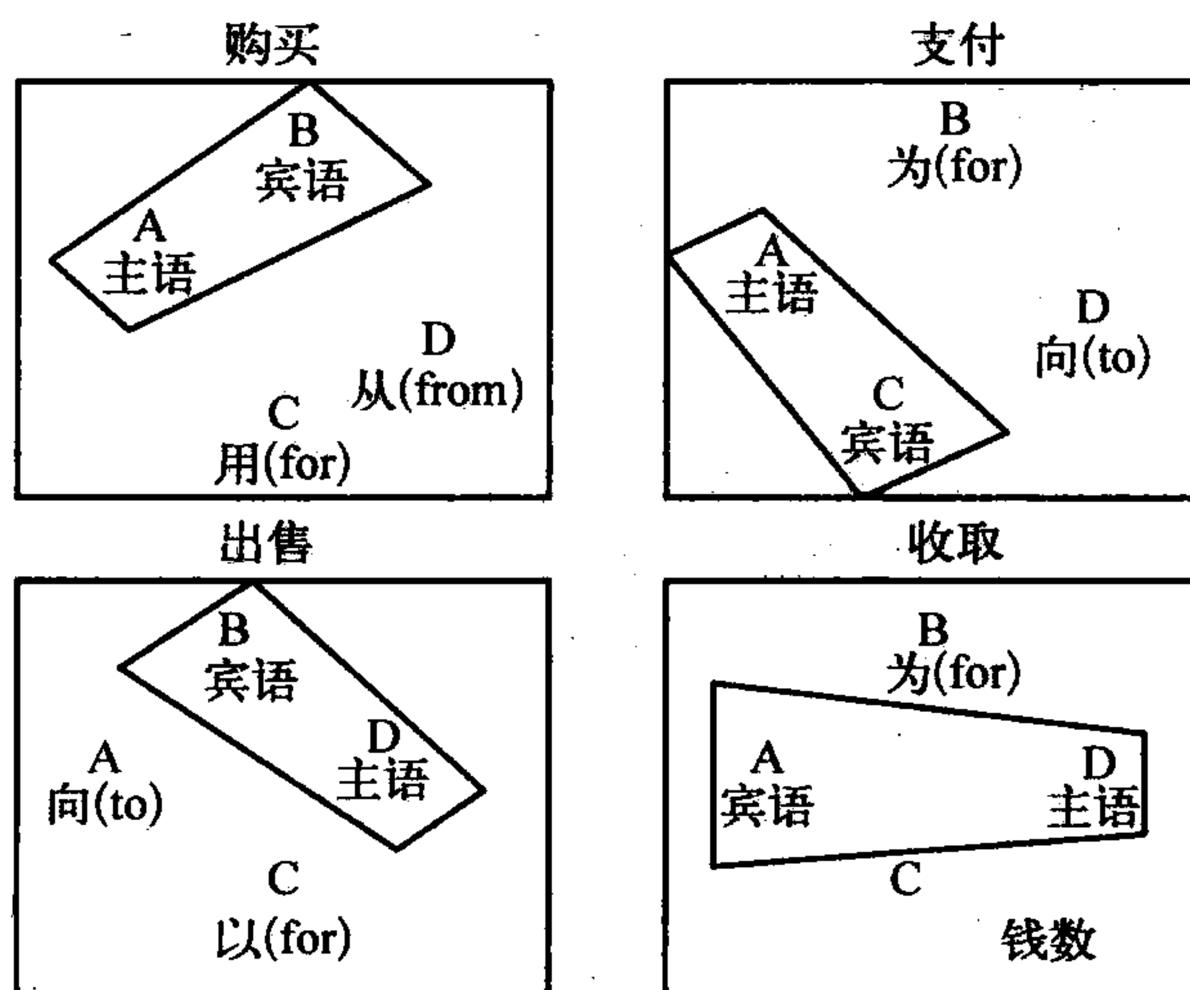


图 5.2 [商务事件]框架,由动词 *buy*(购买),*pay*(支付),*sell*(出售),*charge*(收取)激活的不同视角(根据 Fillmore 1977a: 106 以次)。

上面的 4 个图表明,动词 *buy*(购买)、*pay*(支付),是从买者的视角,而 *sell*(出售),*charge*(收取)是从卖者的视角出发对商务事件进

行描述。图 5.2 在标明主语和宾语选择同时，也包括了状语中使用的介词。这是框架理论超过主体和背景理论的第一个标志：它更加重视句子中像状语这类较不凸显的成分。

框架概念：不同的构想和相关的概念

当 Fillmore 第一次引入框架这个概念时，他把它定义为（1975：124）能与场景的原型实例建立联系的语言选择的任何系统——最简单的例子是词的组合，也包括语法规则和语言范畴的选择。

这表明，框架在当时被认为是与所谓的“场景”（即我们的术语的“情境”有关的概念（参见 1.3 节））相联系的一系列语言选择。从这种语言学立场出发，框架概念构想已经向认知解释转变。如果我们看一下 Fillmore 后来对框架概念的特征描述，这一点就变得更清楚了。1985 年，他说框架是“知识的特定统一框架，或经验有机的系统化。”（1985：223），1992 年他把框架看作“认知结构[……]，为编码为词语的概念所预设的知识”（Fillmore 和 Atkins 1992：75）。这些定义和解释集中地表明，框架开始被认为是语言概念，而现在从认知上得到重新阐释。

这种认知解释对视角概念甚至更具有说服力。因此，人们不是提倡独立的“句法视角”，而是可以认为，每个句子都通过选择动词和它所管辖的特定句法型式来激活一个场景中的某个认知视角。

承认视角属于认知概念而不是句法概念，人们也许会问这背后隐藏的是什么。视角的基础主要是建立在引导**注意力**（attention）[②]的认知能力之上的。此外，我们观察一个场景的视角取决于是什么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因此，当我们想让听者注意*买者*和*货物*时，我们就用动词 *buy*（购买）来表述商务事件，而当我们的注意力焦点是*卖者*和*货物*时，就用动词 *sell*（出售）。

读者在阅读了第四章后两节我们对 Langacker 认知语法的介绍之后，也许会惊奇地注意到其中的主体与背景理论和这里介绍的框架和注意力理论的相似性。Langacker 将互动网络中的参与者侧显

为句法主体和背景的想法和把框架中的两个元素看作主语和宾语的视角概念的确极为相似。你完全可以说这种相似性并不怎么奇怪，因为这两种方法都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Fillmore 早年提出的格语法。此外，这两种理论都相信小句型式要在认知的背景中(即分别在互动网络或框架中)进行分析，而不能孤立地看待。

尽管如此，这两种理论远非一致。首先，在框架范式中工作的学者更关注与在框架中所使用的那些动词的语义有关的问题。结果，框架概念已经用于一些动词详尽的语义分析，并形成了编纂以框架理论为基础的词典课题[③]。其次，框架理论提供了句法型式的统一观，而 Langacker 则解决认知处理不同层次的问题。再次，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Langacker 在他每一个层次的分析中，几乎只关注两个凸显实体，即小句层次上的句法主体(或主语)和句法背景(或宾语)。而这里的框架概念则有一个更大的范围，因为它也提到间接宾语和状语。换句话说就是，凸显原则——顾名思义——适用于句中吸引了我们主要注意力并因而是凸显的那些成分；而框架概念同时也关注那些只吸引我们一小部分注意潜力的语言成分。我们在 5.2 节讨论 Talmy“事件框架”中的“开启注意力视窗”时，这一点会变得尤其明显[④]。

框架理论也在这样的事实中表现了它更广阔的视野：[商务事件]框架甚至注意到那些凸显度低到在语言表层上完全没有表达出来的认知范畴。例句(5)和(6)中的两个动词 *spend*(付出)和 *cost*(花费)即是如此。

5. David spent ten pounds on an old shirt.(大卫在一件旧衬衫上花了 10 英镑。)

6. The old shirt cost David ten pounds.(这件旧衬衫花了大卫 10 英镑。)

图 5.3 显示，这两个动词暗含了一个在语言上不能表现出来的 SELLER(卖者)(因此把它放到括号里)。相反，视角在使用 *spend*(付出)时把注意力导向了 BUYER(买者)和 MONEY(钱)，而选择 *cost*(花费)则将注意力放在 GOODS(货物)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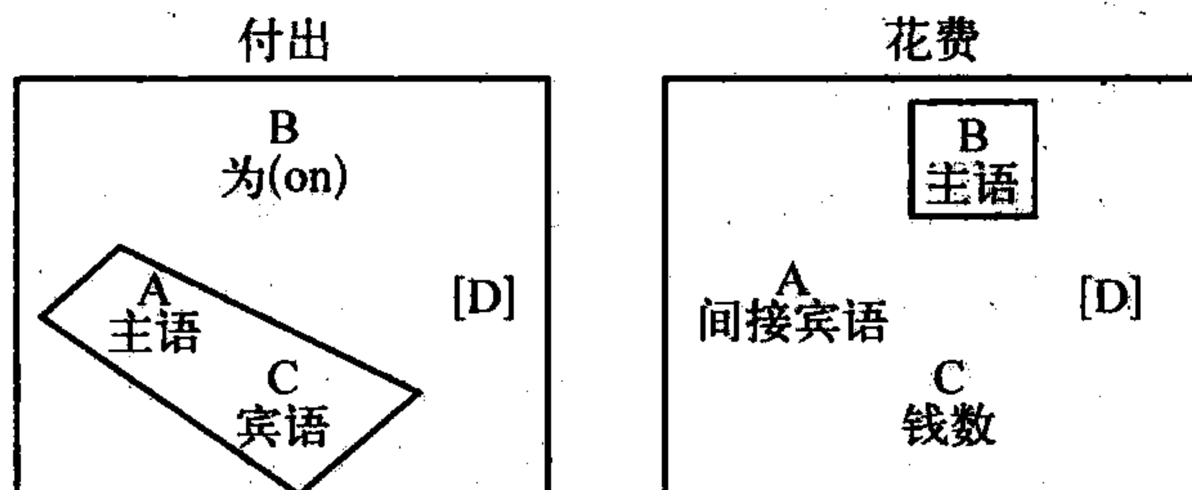


图 5.3 [商务事件]框架中由动词 *spend*(付出)和 *cost*(花费)所激活的视角(根据 Fillmore 1977b: 107 以次)

如前文所示,框架法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描写认知语境的方法,此语境为认知范畴提供背景并与认知范畴相联系。因此,这和我们在1.3节中介绍的"认知模型"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其区别在于,我们认知模型构想比框架更具有一般性,因此,框架只不过是各种认知模型中的一种而已,认知模型还包括 3.2 节中提到的"情节"、认知域和互动网络(见 4.2 和 4.3 节)以及下面要讨论的"脚本"。使用这种术语系统,框架将被看作一种表征关于具体而常见情景的知识与信念的认知模型[5]。

从框架到脚本:乘飞机

应用框架概念取得显著成果的不只是语言学(参见本节的阅读注释 1)。第二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人工智能,即研究计算机模拟人类行为的潜力的学科。在这一领域中,框架概念比在语言学中应用得更加广泛,尽管也更加技术化。框架这一术语这种用法中,它的适用性已经突破单句的界限而扩展到了更大的语言和认知单位。为了理解这种更广阔的框架构想对于语言现象产生的影响,看看下面这个小故事:

Sue caught a plane from London to Mandrid. After she had found her seat she checked whether the life vest was beneath it, but she could not find it. So she asked the flight attendant to find one for her. (Sue 搭乘从伦敦飞往马德里的飞

机。她找到座位后检查下面是否有那件救生衣，但她没能找到。所以她让那个服务员为她找一件。）

这里会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是定冠词 *the* 的两次出现。根据英语语法规则，当人们认为听者知道正在谈论的是哪个特定的人或物时才使用定冠词。否则，就像第一句中的 *a plane* 一样使用不定冠词。既然有这些规则，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虽然 *life vest*（救生衣）和 *flight attendant*（空勤人员）在前面并没提到过，在后面也没有说明，但它们伴随着定冠词呢。这个问题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来看尤其有趣，因为它涉及了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计算机即使安装了所有的英语语法规则和巨大的词库，它处理这个小故事仍有困难，因为它会从上文寻找能帮助它识别 *the life vest*（救生衣）和 *the flight attendant*（空勤人员）的参考项，而这是徒劳的。

那么为什么定冠词的这两次使用看上去完全自然，然而只从语法规则上却不能解释呢？原因在于，为了理解这些有定指称，我们需要以外部世界知识为基础进行**推理**(inferences)，而这正是计算机的困难之处。坐过飞机的每个人都知道，（在许多事物之外）航空公司为所有乘客都提供救生衣，一般放在座位下面，而且飞机上有空勤人员，他们的工作就是为乘客服务。当 *a plane*（飞机）出现在短文的第一句时，所有这些知识就被激活了，而且也正是这些知识使得我们能毫不费力地进行正确的推理。

作为将计算机也装备上这些必要的外部世界知识的一种尝试，框架概念被引入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家 Marvin Minsky 将框架定义为"表征模式化情境的数据结构"（Minsky 1975：212）。就我们这个飞机例子中，这种想法就是，飞机这一认知范畴会激活同属于[乘飞机]这一框架的所有其他范畴，比如飞行员、空勤人员、救生衣、安全带、一等舱、经济舱、安全须知等等。这些范畴及其之间的特定关系（如 X 有个 Y，X 在 Y 之上，X 是 Y 的一部分）都是框架的组成部分，都应该被输入到计算机。除了这种颇为普遍的框架，还有很多所谓的下位框架，储存与更特殊的飞行情景有关的知识，如[用餐]，[看

电影]和[上洗手间]。鉴于我们日常生活情景的复杂性，Minsky 认为我们的知识应该在复杂的"框架系统"中得到表现(1975：227 以次)。

在框架中认知范畴显然起了主要作用。笼统地说，认知范畴对框架起到了定位和触发的作用，因为框架正是在范畴的排列格局及其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也正是由同样的范畴激活的。范畴的另一个功用是通过提供语境依赖的原型(参见 1.3 节)而提供所谓的"默认指派"(即"常规"条件下的框架不同位置的赋值)。例如，在[机上用餐]这个下位框架中，你不会想到在一个摆着贵重的餐具和蜡烛的大餐桌上用餐。至于食物和饮料，你也肯定不会想到佳酿美味(除非你常常坐一等舱)。所有这些基于我们的经验并储存在长期记忆中的预期都是框架系统的组成部分，并且影响我们产生和理解与之有关的语言的能力。

为了让事情简单，[乘飞机]框架姑且介绍成了一个混杂的范畴汇集。然而，看作它的这种方式当然是有些肤浅的。更仔细地研究后就会发现，飞行还包含了一个可预见的时间结构：其中的一个阶段通常是下一个阶段的先决条件。如果从这种顺序视角来看待飞行，我们就会超越简单框架而进入所谓的**脚本**(scripts)，即为经常发生的**事件序列**(event sequences)所特别设计的知识结构。在更细致研究一个脚本范例之前，我们以一个关于飞行顺序结构的粗略的脚本描写来结束这个关于飞行的讨论(见图 5.4)：

1. **登机前阶段**	到飞机场→找检票口→检票→过海关(乘国际航班)→找入口→等待通知登机	
2. **飞机上**	**起飞前：**	登机→找座位→放随带行李→坐下并系安全带→听安全须知→起飞
	飞行中：	喝饮料→用餐→与邻座聊天、睡觉、阅读、看电影等→上洗手间→系安全带→降落
	降落后：	解开安全带→站起来→拿随带行李
3. **下飞机后**	下飞机→取行李→过海关(乘国际行班)→出飞机场	

图 5.4 [乘飞机飞行]脚本的粗略概要

餐馆脚本

尽管图 5.4 可以给没坐过飞机的人详尽地描述飞行中发生的事情，但是很明显这并不能完全指导在飞机上的行为。为了说明什么是更加精心设计的脚本，接下来我们看一个也许是文献中最著名的脚本：由计算机科学家 Roger Schank 和社会心理学家 Robert Abelson 共同设计的[餐馆]脚本（Schank 和 Abelson 1977：42 以次）。

总体上[餐馆]脚本分为四个场景，即进入，点菜，用餐和离开。“进入”这个第一场景要发生，很多条件必须得到满足，这些条件概括为图 5.5。

道　　具	人　　物	进 入 条 件
桌子 菜单 食物(F) 账单 钱	顾客(S) 服务生(W) 厨师(C) 收银员(M) 店主(O)	S饿了 S有钱

图 5.5 [餐馆]脚本的前提条件(根据 Schank 和 Abelson 1977：43)

[餐馆]脚本运用的主要条件与形成此情景的人和物体有关。有了这些道具和角色，我们假定进入的场景可发生：顾客进入餐馆，寻找一张桌子，决定坐在哪儿，走到桌前并坐在椅子上。这些行为中的每一个行为都是实施下一个行为的先决条件，而且这个场景作为一个整体对紧接着的点菜场景的发生来说是必需的。图 5.6 稍微更细致地表现了点菜场景。该图表中参与者所进行的行为用一种非常基础的语言来表述，这种语言与计算机程序中所使用的命令极为接近。

这个点菜场景是怎样纳入餐馆脚本的？图 5.6 显示这一场景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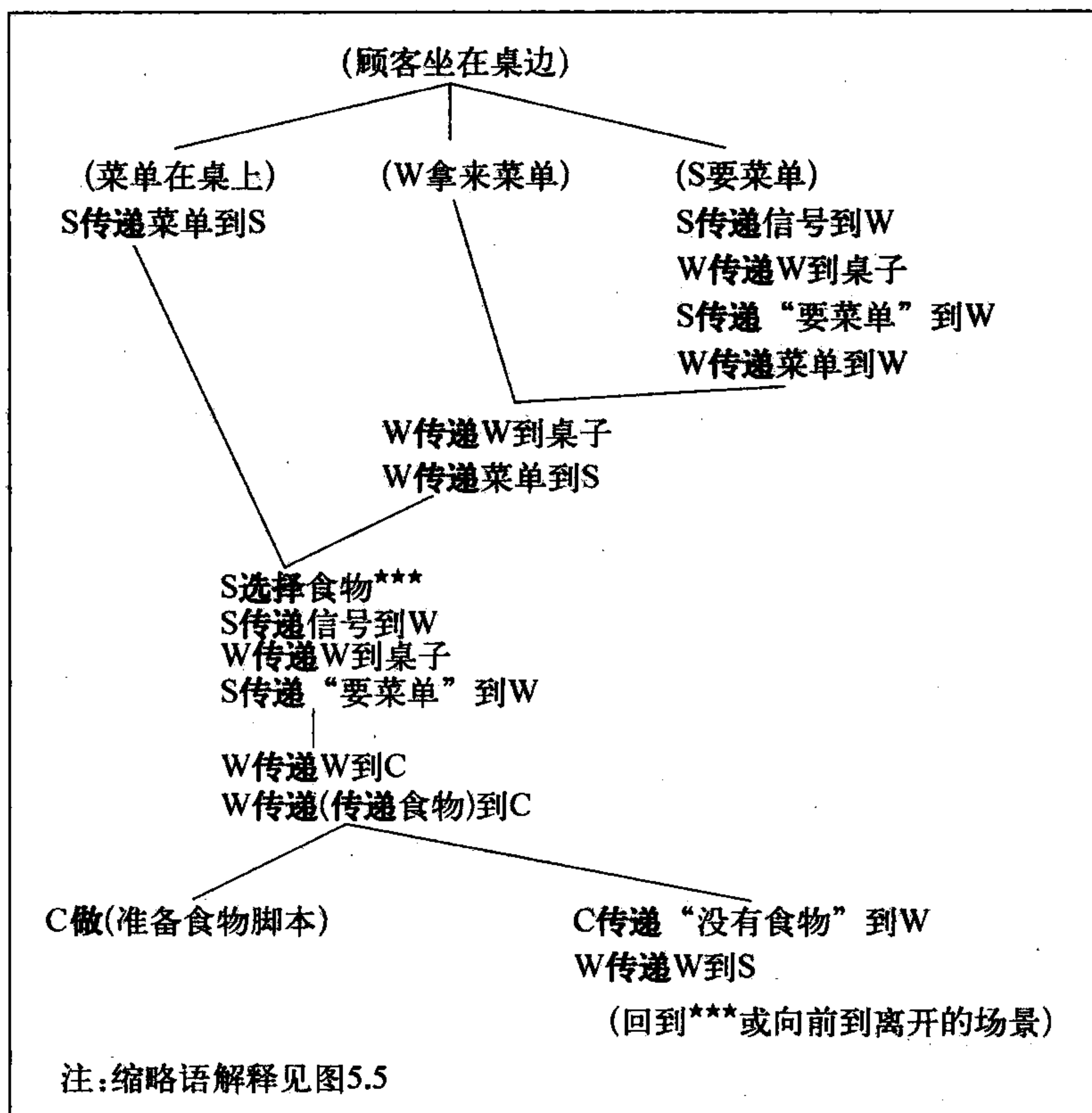


图 5.6 [餐馆]脚本的点菜场景(改编自 Schank 和 Abelson1977：43)

始有三种可能性状态：也许桌上有菜单，也许服务生拿来菜单，或者也许是顾客要服务生拿来菜单。根据这三种状态不同显现，脚本会沿三条不同路径进行，但结果都是顾客得到菜单。一旦顾客手中有了菜单，下一步就是选择食物，告诉服务生所选择的食物，服务生去厨房把点的菜告诉厨师。之后，又出现了两种可能路径：厨师可能准备食物，从而为用餐场景提供了先决条件。或者，厨师示意服务生没有所点的食物。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脚本又有两种继续的可能。顾客或者重新选择食物(这就意味着脚本要从图 5.6

中标着★★★的地方重新开始)，或者决定离开餐馆。如果是后者，脚本跳到离开场景，或更具体地，跳到其顾客未付款便离开这一变体。

用餐和离开的场景也能以一种相似的方式用该脚本格式表示。现在读者会觉得[餐馆]脚本的内容很乏味，整个描写脚本的过程只是把我们已知的所有事情转化为一种特定的格式罢了。尽管我们确实都熟悉脚本中所储存的信息，但是这种观点不得要领；它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说话或听话时，无意识地填入了取自框架和脚本的大量信息。更有甚者，如果不提供这些信息，我们肯定连最简单的话语片断也无法理解。为了证明这一点，请看下面的两个摘自 Schank 和 Abelson(1977：38 等)并稍作改动的故事：

1. John went into a restaurant. He asked the waitress for coq au vin. He paid the bill and left. (John 走进一家餐馆。他向女服务生要了份鸡尾酒。他付了钱离开了。)

2. John went into a restaurant. He saw a waitress. He got up and went home. (John 走进一家餐馆。他看见了一位女服务生。他站起来回家了。)

尽管两个故事给出了大致等量的信息，但第一个完全可以理解，而第二个不像有任何意义。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就在于第一个故事符合我们内化的餐馆用餐脚本，所以我们能毫无困难地添补缺失的部分，如 John 可能在点菜前看了菜单，并且他吃了饭才付钱离开。确实，脚本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以致在形成此故事的心理表征时，我们甚至没有注意到重要的用餐场景并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脚本(还有框架)确保做出正确推理的潜力在面对面的交谈中显得非常重要。在面对面的交谈中，说话双方在描述一个事件而省略一些细节或整个过程时，说话人常常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听话人的脚本知识。

与第一个例子相反，第二个故事不符合首句所唤起的脚本预期。处理这三句话时，它们仅仅描述了一组情景，但这些情景并不能结合

而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这意味着除非由脚本提供关联，否则这些事件就不能形成一个有意义的致使链[6]。

总之，这一节讨论了框架和脚本概念的一些理论和应用。框架表现为与重复出现的情境有关的知识结构模式，在语言形式上则反映在动词间的词汇关系和小句的句法中。为了说明表现了由致使链连接的更长连续事件的知识结构，我们引入了脚本概念。下一节将介绍另一个框架概念理论，即 Talmy 的普遍"事件框架"。

练习

1. 下面哪些动词符合 Fillmore 的商务交易框架？它们表现了哪种视角？

leave(*to one' heirs*)(遗赠(给某人的继承人))，*inherit*(继承)，*auction off*(拍卖)，*pawn*(典当)，*distribute*(分送)，*receive*(接受)

对于上面的某些动词来说，框架必须改变吗？

2. Dirven 等(1982)使用场景(也就是我们的框架)和视角(perspective)概念来描述 *say*(说)、*tell*(告诉)和 *talk*(谈话)之间的差别。学习我们对动词 *say*(说)所做的图解，并完成 *tell*(告诉)和 *talk*(谈话)的图示。

say(说)	tell(告诉)	talk(谈话)
说者 → 听者；消息 *He said*: '*Be careful!*'(他说："小心!")	说者 → 听者；消息 *She told the news to everybody*.(她把新闻告诉了每个人。)	说者 → 听者；消息 *They talked to each other*.(他们互相交谈。)

3. 就像其他认知模型一样，框架，尤其是脚本是依赖于文化的。为了表明这一点，探讨一下你的儿童生日聚会模型和下面由 Minsky (1975：243)提出的有着怎样的差异：

服装	节日盛装
礼物	必须让主人高兴
	必须是买来的，并且有礼品包装
游戏	藏猫猫，粘驴子尾巴（一种儿童游戏——译者加）
装饰	气球，装饰物，皱纸
聚会食品	蛋糕，冰激凌，苏打，热狗
蛋糕	蜡烛，吹灭，许愿，唱生日歌
冰激凌	常见的三种味道

4. 试写[在理发店]和[在电影院]脚本。这些脚本的必有成分是什么，又有哪些可选成分（如："购买爆米花"）？

5. 下面的两个小故事让人想到[口试]脚本。解释一下为什么虽然两者承载的信息量大体相当，但是看起来第一个有意义，而第二个却没有意义：

(a) Before her oral exam Jane was very nervous. Nevertheless she managed to answer all question. When the professor told her that she had passed, she jumped in the air. (Jane 在口试之前十分紧张。但她还是努力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当教授告诉她通过了考试的时候，她高兴地跳了起来。)

(b) Before her oral exam Jane was very nervous. Nevertheless she talked for some time to a professor. When she went home, she was very sad. (Jane 在口试之前十分紧张。但她还是和一位教授谈了一会儿。她回家以后，十分难过。)

5.2 事件框架和开启注意力视窗

正如已经表明的一样，框架可以为买、卖或在餐馆用餐之类情境的语言和概念分析提供有价值的工具。本节将说明框架概

念如何推而广之，用来描述更普遍的情境，如由时间顺序或致使连接的事件链。

在很大程度上，上一节所讨论的商务事件框架的解释力在于它只关注了购买和出售情境中更一般的元素。因此框架并没有承载任何有关参与商务活动人物、购买货物的种类、转手的具体钱数的信息。然而，框架所提供的信息还是很具体的。比如，日常以信用卡或支票支付的行为需要对初始框架进行一些修改。如果是在以物易物而不是在以物易钱的文化中，这个框架就根本无效了。从更一般的角度来看，正如我们所知，框架是与语境和文化密切相关的认知结构。

问题在于框架概念是只限于特定的语境和文化，还是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存在于各种各样真实世界情景中、并为人类所共有的、更基本的认知现象。Talmy（Talmy2000/Ⅱ：25 以次）在对事件类型所进行的研究中所执行的正是这种普遍认知主义路线。

位移事件和位移事件框架

要理解 Talmy 的事件概念，更具体地说是位移事件的概念，我们最好先回顾一下本书已经提过的带有移动物体的情境的某些特点。4.1 节用气球飞越房子上空的例子来说明了真实世界场景的感知输入是如何按照主体（或“射体”）和背景（或“界标”）来组织的。在这个例子中，移动的气球毫无疑问充当了主体，静止的房屋则充当参照点或背景。在 4.1 节中提及的此场景的另一个成分是主体（气球）沿着移动的“路径”。假设主体/背景分离是感知的普遍有效原则，那么就完全可以认为这三个成分——“主体”、“背景”和“路径”——对于位移事件的认知描述来说是关键的。

如果人们对位移事件再做进一步概念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位移事件的其他成分是可以分离出来。首先，位移本身就可以作为位移

事件的第四个成分。这一点乍看上去可能无关宏旨，因为“位移”似乎是定义整个事件的一个特性。但如果人们想根据位移来分析事件的主体，下面这一点就变得显而易见，即“主体”与“位移”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相当复杂的。虽然我们很难离开主体理解位移的概念，但反过来却不是这样。就像图 4.2 书放在桌子上的例子所示，不移动的主体是非常普遍的。循着这种思想再前进一小步，人们可以把一个可移动主体（但不在移动）——如一本书——和它的背景（如桌子）两者之间的静态位置关系归为位移的一个特例，即零位移或零路径定位。这样处理的优势在 4.1 节中就已体现出来了，在那里我们把介词的静态用法当作更基本的动态用法的细化。综上所述，位移和主体并不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位移（MOTION）也应成为主体（FIGURE），背景（GROUND）和路径（PATH）之外的事件成分。

在描述上面提到的气球情境时，有人也许会说出 *A balloon flew over the house*（气球飞越房子上空）这样的句子。在这句话中，动词 *fly*（飞）并不仅指某物在移动这一事实。除了“位移”这一概念成分之外，“飞”（*fly*）还描述了移动的方法或**方式**（MANNER）（如：不同于跑或爬），这可以看作是位移事件结构的第五个成分。最后，即使我们不总是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我们也知道要发生一个位移事件，必须有某物使移动的物体开始移动或保持运动；这个原因（CAUSE）也可以作为位移事件概念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就像方式（MANNER）一样，看起来它并不那么具有中心地位[7]。

共有六个认知成分在一个位移事件的概念结构中起了作用，即主体（FIGURE）、背景（GROUND）、路径（PATH）、位移（MOTION）、方式（MANNER）和原因（CAUSE），因此也可以说，这六个成分定义了位移事件框架。图 5.7 提供的一组例子是 Talmy 所使用过的（1985：61），它们被用来说明所有这六个成分在一个相当简单的英语句子中是怎样被表达出来的。

	主体 位移 路径 背景	主体 位移 路径 背景
"真正"位移	The pencil rolled off the table.（铅笔从桌子上滚落下来。）	The pencil blew off the table.（铅笔从桌子上被吹落了下来。）
静止状态	The pencil lay on the table.（铅笔放在桌子上。）	The pencil stuck on the table (after I glued it).（铅笔粘在了桌子上(在我粘上它之后)）。
	方 式	原 因

图 5.7 说明位移事件六个成分的例句(框架事件及伴随事件)
(汇编自 Talmy1985：61 及 2000Ⅱ：26)

如图所示，在四个句子中，*the pencil*（铅笔）充当主体，*the table*（桌子）充当背景。位移成分用动词表示：*roll*（滚）和 *blow*（吹）指"真正"位移，*lie*（放）和 *stick*（粘）指零位移特例，即定位。路径用介词表示：*off* 表示穿过空间的一个真实过程，*on* 表现空间中的静止位置。最后，动词中加入了与方式和原因两个要素有关的内容。*roll* 和 *lie* 表示移动的方式，而 *blow* 和 *stick* 则表示原因。

从位移事件推而广之，Talmy 得到了下面的**事件框架**(event-frame)概念定义，这个定义也可以转用于其他类型的事件：

> ……被一起激活或被互相激活的一组概念成分及其相互关系，它可以被认为存在于一个事件框架中或构成了一个事件框架，而那些被认为是次要的成分——不管它们是被微弱地激活或根本未激活——则在该事件框架之外。(Talmy 2000/I：259)。

Talmy 一共划分出以下五种事件框架类型：位移事件框架，致使事件框架，循环事件框架，参与者互动事件框架和相互关系事件框架。为了尽可能简单，除简要讨论致使事件之外，我们的讨论将主要针对位移事件框架，它在五个类型中具有最具体的结构，并提供了 Talmy 所谓"注意力视窗"的范例[8]。

位移事件框架中的开启注意力视窗

让我们从一个飞行情景的描述开始，这个描述比 4.1 节中讨论过的“气球飞越房屋上空”要稍微详细一些：

On 26 July 1909 Louis Blériot flew across the English Channel from Les Baraques to Dover.（1909 年 7 月 26 日，Louis Blériot 从 Les Baraques 到 Dover 飞过英吉利海峡。）

（Talmy 2000/Ⅰ：259）

如果运用 Talmy 的位移事件分析方法，我们可以很容易将此句中的一些成分区分为位移事件框架成分的实例。这一点表示为图 5.8。

然而，对这个分析方法的首次运用还留下了句子的重要成分未作说明。这些成分中有句首状语（*on 26 July 1909*（在 1909 年 7 月 26 日）），它提供了关于事件发生时间的附加信息，因此处于事件框架之外。另外两个状语（*from Les Baraques* 及 *to Dover*（“从 Les Baraques”及“到 Dover”））显然与路径（PATH）成分有关，是位移事件的基本成分。

主　体	位移	路径	背　　景
Louis Blériot	flew	across	the English Channel

图 5.8　事件框架主要成分的实现

如果我们再考虑一下句中表示方位的三个状语，它们特定的功能就变得更清晰了。第一个状语（*across the English Channel*（越过英吉利海峡））被认为激活了整个位移事件框架的路径（PATH）成分，第二个和第三个（*from Les Baraques* 及 *to Dover*（“从 Les Baraques”及“到 Dover”））被认为是路径（PATH）成分的具体化，它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其起点和终点[9]。Talmy（2000/Ⅰ：258－309）将这种凸显事件框架中特定部分的认知过程称为**开启注意力视窗**（**windowing of attention**）。相反的过程则被称为**隔断**（**gapping**），在这个过程中组成事件框架部分的概念内容被背景化。对于位移事件

框架而言，这两个过程可称为“路径视窗开启”和“路径隔断”，因为正是沿着路径成分，一些注意力视窗可以被“打开”或“关闭”。

鉴于此项研究的目的，Talmy 区分了路径上的三个可前景化的位置：起始视窗、中间视窗和结尾视窗。图 5.9 图解了 Louis Blériot 例子中路径视窗开启的这三种形式。图 5.10 则用 Talmy 的例句说明了视窗的所有这三种位置类型及其组合是如何表现到语言表层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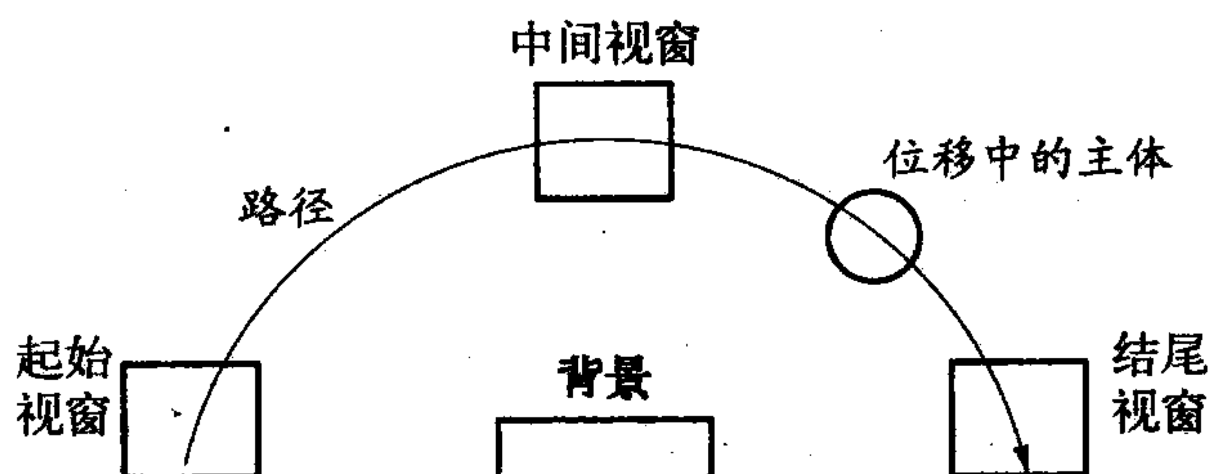


图 5.9 视窗位置类型的图示展现

图 5.10 中的句子表明，路径视窗开启是通过使用显性的语言表达来指称路径（PATH）的特定部分来达到的。相反，如果作为这个事件框架的组成部分的概念成分未被明确指出，那它就因被忽视而被背景化，或者说，被“隔断”。

The crate that was in the aircraft's cargo bay fell—（飞机货舱中的板条箱掉—）
1. 单一视窗： a. 起始视窗 —*out of the airplane.*（出了飞机。） b. 中间视窗 —*through the air.*（落在空中。） c. 结尾视窗 —*into the ocean.*（进大洋里。）
2. 组合视窗： a+b：起始视窗和中间视窗 —*out of the airplane through the air.*（出飞机落入空中。） a+c：起始视窗和结尾视窗 —*out of the airplane into the ocean.*（出飞机落入大洋。） b+c：中间视窗和结尾视窗 —*through the air into the ocean.*（入空中落进大洋。） a+b+c：整个路径的最大视窗—*out of the plane through the air into the ocean.*（出飞机由空中落入大洋。）

图 5.10 起始、中间及结尾路径视窗及组合（改编自 Talmy2000/Ⅰ：266）

从听者的角度讲，有人可能认为，如果有充足的语境，事件框架中的被隔断部分通常是可以重建的。这意味着，不管路径有多少部分被开启了注意力视窗，它通常是整体概念化的。根据认知处理，整个路径都从认知上得到表征，但概念内容中前景化的部分将用增强了的注意力系统来处理，而这将导致更细致、精确的认知表征。

如前文所示，考虑开启路径视窗过程的一个方法是通过视窗的位置。而另一个，也许是更基本的区别是一个充当主体的物体可能沿着它移动的路径类型。这里可以分出三个类型：开放路径，封闭路径和虚构路径。Louis Blériot 和板条箱的例子都属于**开放路径**(open path)类型，即一种起点和终点处于不同空间位置的路径。这些路径可从图式上想像并表示为图 5.9 中的由一点到另一点的单向箭头。

第二种路径，即**封闭路径**(closed path)，大致与开放路径相同，只是它应想像成圆周箭头。也就是说，封闭路径的起点和终点在同一空间位置上重合。这种路径及其不同位置视窗的语言表现见图 5.11。在该例中，主体并没有明确地被表达出来。它表现为祈使句(*Go and get*(去拿来)，等等)的听话人。这个人也许从桌边出发，走到冰箱那儿再回来，从而完成一个圆周路径。

I need the milk. (我想喝牛奶)—
1. 单一视窗： a：开启起始视窗　—**Go.* (去。) b：开启中间视窗　—*Get it out of the refrigerator.* (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 c：开启结尾视窗　—*Bring it here.* (把它拿过来。)
2. 组合视窗： a+b：开启起始和中间视窗—*Go get it out of the refrigerator.* (去从冰箱里把它拿出来。) a+c：开启起始和结尾视窗—*Go bring it here.* (去把它拿过来。) b+c：开启中间和结尾视窗—*Get it out of the refrigerator and bring it here.* (把它从冰箱里拿过来。) a+b+c：开启整个路径上的最大视窗　—*Go get it out of the refrigerator and bring it here.* (去把它从冰箱里拿过来。)

图 5.11　封闭路径视窗图释(根据 Talmy2000/Ⅰ：268)

除了单一起始视窗外，在这个例子中视窗的所有位置和组合都是有可能的。Talmy 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路径的起始位置不能被前景化。一种可能的回答是离开这一动作的发生没有包含有关剩余路径的足够信息，以确保整个位移事件的实现。当只提到路径起始部分的时候，如图 5.11 中的*Go(去)这一变体中，甚至不清楚这个路径会成为一个圆圈(从而作为封闭路径)还是一个开放路径。因此，这些不可接受的视窗开启变体背后的逻辑似乎是：路径的中间部分和结尾部分足以对整个路径进行推理式概念化，而起始部分所含的信息则不足以建立整个的后来出现路径。

虚构路径

位移事件中的第三种路径，即**虚构路径(fictive paths)**，与前两者截然不同。根据 Talmy 的设想，虚构路径与 4.1 节中讨论的"over"("在……上")、"up"("向上")和"out"("向外")这类动态方位图式的静态用法十分相似(如 *Hang the painting over the chimney*(把画挂在烟囱上)；比较图 4.10 和 4.11)。这种相似性在于，两种情况中通常被认为随时间变化而不变的位置关系被表达为存在一个想像的路径。

举例来说，设想一个朋友向你借自行车的情景。再想像一下你的朋友向你借车的时候，你是在楼里，而自行车却锁在街上的某个位置，所以你必须向你的朋友描述它的精确位置。一种简便的方法就是指出自行车旁边比较显著的物体，并且说明这个物体和你自行车位置之间的关系。用这种方法，你也许会说出像这样的一个句子：*My bike is across the street from the bakery*(我的自行车在面包店的街对面)(Talmy 的例子)。尽管这句话中的主要位置关系(*be accross*)(对面)传统上一般被当作静态谓词的主要范例，但它还有另一种解释，即解释为描述到达谈论中物体的虚拟路径[10]。如果我们把自己置于语言接受者位置的话，这一点看得最清楚：理解这个句子后，听者的反映首先是把他或她的注意力指向参照点(*the bakery*)(面包店)，然后建构出 *across the street*(街对面)这一心理的或虚构

的路径。他或她所认为的自行车的停放处正是在这个路径的终点。

如果我们承认这个句子实际上可以作为位移事件框架的实例来分析，那我们也就可以研究开启路径视窗的认知过程的运作方式。带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再次将例句纳入一个描述事件可能方式的列表中(图 5.12)。比较图 5.12 的例句和上面对虚构路径的描述，需要注意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就虚构路径视窗来说，语言成分的次序并不一定遵循路径方向。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以“*Go from the bakery across the street to the lamppost*”(从面包店走向街对面的路灯杆)这个句子为例，把沿着虚构路径的最大视窗(即图 5.12 中的 2. a+b+c)和沿着类似的“真实”路径的状语的最大视窗开启顺序作一对比分析(见图 5.13)。虽然在这句话中副词性短语的次序与路径方向一致，但对于虚构路径来说却并不是这样；如图 5.13 所示，虚构路径的结尾部分由第一个状语 *against the lamppost*(靠着路灯杆)表示，而路径的起始部分则由最后一个状语(*from the bakery*)(从面包店)表示。

Where is your bike? (你的自行车在哪儿?)——
1. 单一视窗： a. 开启起始视窗：—*It is across from the bakery.*(它在面包店的对面。) b. 开启中间视窗：—*It is across the street.*(它在街对面。) c. 开启结尾视窗：—**It is leaning against the lamppost across.*(它靠在对面的路灯杆上。)
2. 组合视窗： a+b：开启起始和中间视窗—*It is across the street from the bakery.*(它在面包店的街对面。) a+c：开启起始和结尾视窗—*It is leaning against the lamppost across from the bakery.*(它靠在面包店对面的路灯杆上。) b+c：开启中间和结尾视窗—*It is leaning against the lamppost across the street.*(它靠在街对面的路灯杆上。) a+b+c：在整个路径上开启最大视窗—*It is leaning against the lamppost across the street from the bakery.*(它靠在面包店街对面的路灯杆上。)

图 5.12　虚构路径视窗的图释(依据 Talmy2000/Ⅰ：2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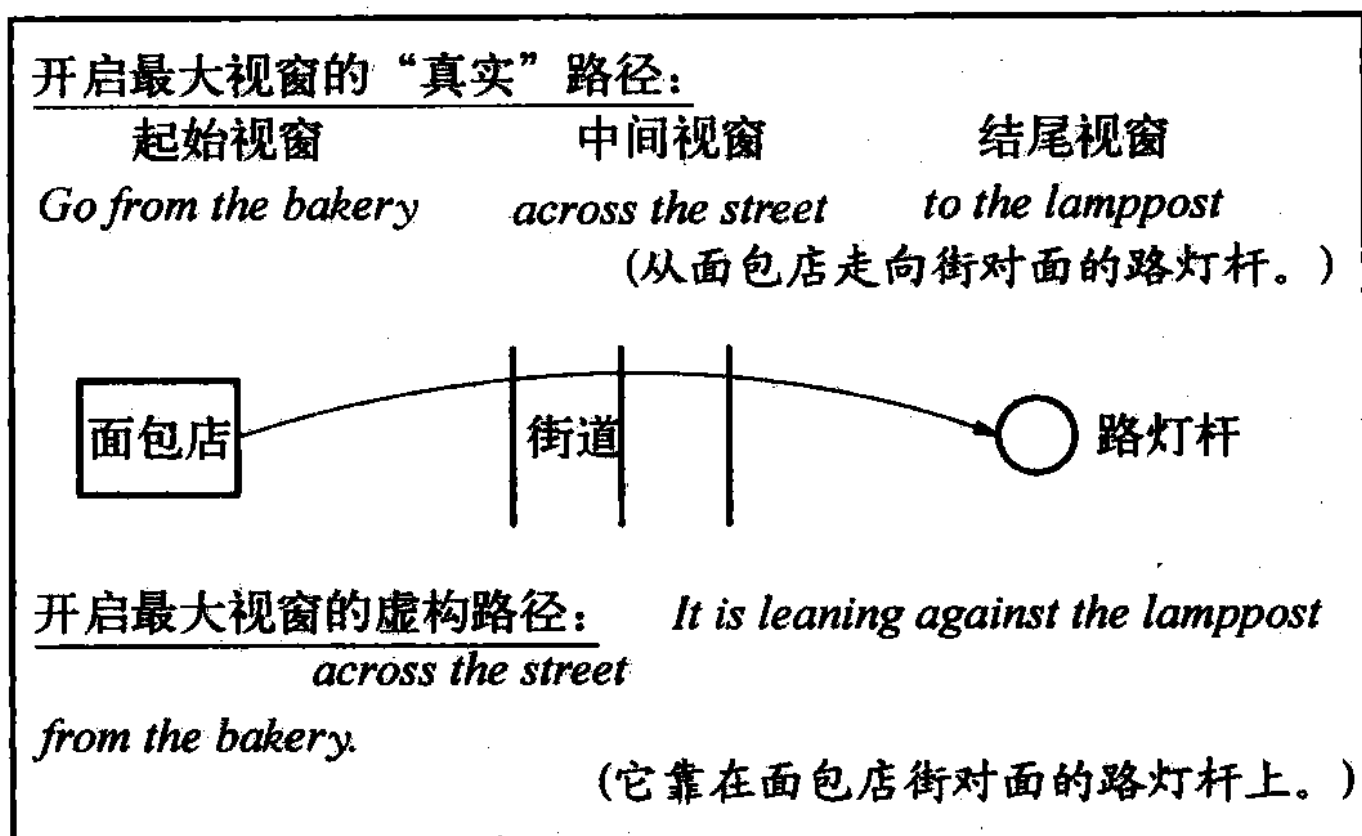


图 5.13 "真实"路径视窗开启、虚构路径视窗开启

要结束虚构路径的讨论，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图 5.12 中的两个视窗开启的变体，其中主要参照点(*the bakery*)(面包店)被省略了或隔断了(1. b：*It is across the street*.(它在街对面)，和 2. b+c：*It is leaning against the lamppost across the street*.(它靠在街对面的路灯杆上))。正如 Talmy 所指出的那样，这个成分只有"当它的身份一般由语境或规约提供的时候"，它才可能被隔断(2000/I：269)。这就是说，要想对这种句子进行正确的分析，还要考虑到事件框架之外的语境和情境因素。在 5.3 节中，我们将进一步延续这些超句的探讨并讨论事件框架在语篇中的作用。

致使链视窗

除了位移事件框架及它所引起的视窗开启、隔断的选择以外，本节还将探讨涉及致使链事件框架的第二类视窗。这类事件框架特别有意义，因为它为一个熟悉而著名的语言实例提供另一种处理方法，这就是对动词 *break*(打碎)的语义分析(参见 4.2 节)。然而，在进入这个领域之前，还必须就致使和致使链概念说上一两句。

按照传统，致使概念被看成一个简单的“是-或-否”范畴，即一个词项要么归为“非致使”（如 *die*，*fall*）（死、掉），要么归为“致使”（如 *kill*，*drop*）（杀死、扔掉）。但是 Talmy 早在 1976 年就曾提出，致使存在不同程度。一类是由不涉及生物的其他事件引起的事件（＝“事件致使”，如 *the vase broke*（花瓶碎了））。这类事件应该与其结果是由人引起，但又不是有意引起的事件（＝“人为致使”，如 *he broke the vase by mistake*（他不小心打碎了花瓶））区别开来。第三种是其结果与施事意图一致的事件（＝“施事致使”，如 *he broke the vase to irritate his wife*（他为了使他妻子生气而摔碎了花瓶））。除了提出致使的等级以外，Talmy 还认为，许多涉及致使的事件都应该看成是由更基本的阶段或次事件组成的复杂序列[①]。

为了说明后一观点，我们考虑一下 *John broke the window (with a stone)*（John（用石头）打碎了窗户）这个句子的施事致使意义，即一个施动者以某种目的蓄意发出一个动作（例句改编自 Talmy 2000/I：272）。对这个句子所描述致使事件的认知分析表明，这个致使事件包括下面的次事件：

1. 施动者打定主意要打碎窗户。

2. 他屈膝，将手伸到地上抓住一块石头，直起身，用手举起石头，手握石头挥动胳膊，松开手中的石头从而使得石头向前运动。

3. 石头从空中飞过。

4. 石头有力地触及窗户。

5. 窗户碎了。

观察这五个次事件的相互关系，我们发现每一个次事件都以致使关系与下一个次事件相联系，这就产生了 Talmy 的术语“致使链事件”。正如在位移事件中一样，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推断出更广泛适用的**致使链事件框架**（causal-chain event-frame）的组成成分。图 5.14 以上文提出的句子为例子，粗略地列出了一个致使链事件框架各阶段。正如在位移事件框架中一样，致使链事件框架中最有意思的地方也是其开启注意力视窗的潜力。我们从与上面的情境有关的标准模式入手，也就是从 *John broke the window*（约翰打碎了窗户）

这个句子入手。把这个句子放到致使链事件框架中，我们发现阶段1(施事)和阶段5(最终结果)开启了注意力视窗，而中间阶段则被隔断。这种只有施事和结果的“不连续”视窗开启，成了描述一个致使事件的最自然方式。这并不奇怪，因为它回答了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即“发生了什么?”和“谁发起了这个事件?”。实际上，在施事引发的致使事件中，意图(阶段1)和它的实现(阶段5)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正如 Talmy(2000/Ⅰ：276)所说，两个阶段“让人觉得是无缝连接”，而两者间缺少的部分几乎达不到被注意的水平。除了引发事件的施事和最终结果，倒数第二个事件(阶段4)自然是致使链事件框架中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它指出了最终结果的直接原因。阶段4在认知上的重要性在英语的这样的事实中得到了反映：一个主要施动致使结构，即 by 小句，因倒数第二个事件而被倒装了。

致使事件框架的各阶段	例句：*John broke the window with a stone.*(John 用石头打碎了窗户。)
1. 施动者决定行动	1. 施动者打定主意要打碎窗户。
2. 施动者使部分身体或全部身体运动从而引发致使事件	2. 他屈膝，将手伸到地上抓住一块石头，……松开手中的石头从而使得石头向前运动。
3. 相互致使连接的中间次事件(可有)	3. 石头从空中飞过。
4. 倒数第二个次事件＝导致最后结果的直接原因	4. 石头有力地触及窗户。
5. 最终结果次事件＝施事的计划目标	5. 窗户碎了。

图5.14 致使事件框架的各阶段(改自 Talmy2000/Ⅰ：272)

图5.15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图中列出了表达致使链事件框架各个阶段的 by(通过)短语。在这些句子中，只有最后一个变体 *by hitting it with a stone*(用石头砸)是完全可接受的，因为只有这个变体表达了倒数第二个事件。正如问号所示，有些说话人也认为例(f)

是可接受的,看起来他们是从句中推断出石头确实砸上了窗户。这意味着他们事实上把这个短语看成表达了倒数第二个事件。

I broke the window(我打碎了窗户)——
(a) ★by grasping a stone with my hand.(通过用手抓着石头。)
(b) ★by lifting a stone with my hand.(通过用手举起石头。)
(c) ★by swinging a stone with my arm.(通过用胳膊扔石头。)
(d) ★propelling a stone through the air.(通过在空中向前扔出石头。)
(e) ★by throwing a stone towards it.(通过冲着它扔石头。)
(f) ?by throwing a stone at it.(通过朝它扔石头。)
(g) by hitting it with a stone.(通过用石头砸。)

图 5.15 标志倒数第二次事件的英语 by 小句
(改自 Talmy 2000/Ⅰ:273)

虽然事件框架和视窗开启的许多迷人的地方没有论及,但这是我们对它们所能做的全部讨论。本节本应说明的是基于框架的分析可以超越 Fillmore 的更"传统"的立场。这种观点认为,注意力导向基本上只限于某些动词所要求带的主语和宾语的选择。然而 Talmy 的事件框架和视窗开启概念把研究扩展到了原先忽视的状语和小句结构中其他不那么凸显的部分。他的分析方法还考虑到了所谓的"冻结补足语"(blocked complements),即事件框架中那些不能在语言表层表达出来的成分(例如:*The book cost ten pounds*★*to John*/★*from Sue*(这本书花费了 10 英镑★对 John /★从 Sue))[12]。因而 Talmy 的理论为说明真实世界情景在我们的头脑中如何处理、又如何表达为语言提供了一种全面的认知观。

在这一节中,框架是从普遍认知主义观的角度来理解的,这种观点认为,事件框架似乎是为所有语言的说话人所共有的。5.3 节将讨论一些特定语言框架实例,在这些例子中,框架的成分在不同语言中用不同手段表达。总结性的 5.4 节将再专注于更广泛的讨论:如何看待框架与构式中的句法结构之间的联系。

练习

1. 分析下列作为位移事件框架实例的句子：

We flew from Strasbourg to London.（我们从 Strasbourg 飞到 London。）

Sir Edmund Hillary climbed to the top of Mount Everest in 1953.（Edmund Hillary 爵士在 1953 年登上 Everest 山的山顶。）

The train goes from Brussels through the Chunnel to London.（火车通过 Chunnel 从 Brussels 开往 London。）

The Northern Line will take you from Edgware via Charing Cross to Wimbledon.（The Northern Line 将把你从 Edgware 经 Charing Cross 带到 Wimbledon。）

2. 以下各句哪些表现了封闭路径，哪些表现了开放路径，并描写各路径：

We are moving to London.（我们要去 London 了。）

Could you empty the waste paper basket, please?（请你把废纸篓倒空好吗？）

I'll go and get the newspaper from the newsagent's.（我要去报摊买报纸。）

Shall I fetch the dictionary from the study?（我能从书房里拿字典吗？）

The bus to City Hall goes via Regency Terrace.（到市政府的公交车经过 Regency Terrace。）

They arrived from New York last night.（他们昨天晚上从 New York 到了这。）

3. 以下各句"开启"哪些位置视窗？

The apple fell from the tree to the ground.（苹果从树上掉到了地下。）

The space shuttle was launched from the space centre at Cape

Canaveral.（航天飞机在 Canaveral 角从宇航中心被发射升空。）

The parachutists glided from the aeroplane through the clouds to the landing-place on the airfield.（伞兵从飞机上穿过云层滑落到飞机场的着陆点。）

Amundsen went across the Antarctic to the south pole.（Amundsen 穿越南极大陆到达南极。）

4. 下列例句都可以理解为以虚构路径为基础。描写每个例句中的虚构路径并将它与句子成分的排列相比较。

You'll find the matches on the cupboard in the corner behind the kitchen door.（你可以在厨房门后墙角里的碗橱里找到火柴。）

The book on Chinese porcelain is on the third shelf from the top in the white bookcase.（有关中国瓷器的书在白色书架的上面第三层。）

(Are you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 think they're among the groceries on the back seat of the car.（(你是在找车钥匙吗?)我想它们在车后座里的食品杂货中。）

I think I parked the car on the third level somewhere to the right of the entrance.（我想我把车停在入口右边第三层的某处了。）

I remember the disco is on the right-hand side just after the second traffic lights down Market Street.（我记得迪斯科舞厅就在 Market 大街第二个红绿灯后的右手边上。）

5. 用致使链事件框架分析一个猎人用他的枪打兔子的场景，并判断以下各 by 小句哪个是可接受的。

The rabbit was killed(兔子被打死)

by Peter's taking his gun along.（因 Peter 带上他的枪。）

by Peter's raising his gun.（因 Peter 举起他的枪。）

by Peter's aiming at the rabbit.（因 Peter 瞄准兔子。）

by Peter's pulling the trigger.（因 Peter 扣动扳机。）

by Peter's shot.（因 Peter 开枪。）

by the bullet.（被子弹。）

5.3 特定语言框架及其在叙述文本中的使用

本节继续把重点放在位移事件上，不过将从两个方面拓展事件框架的研究范围。第一，探讨不同语言在表达位移事件框架上的差别。第二，我们将说明特定语言的位移事件框架会影响各自的叙述风格，英语和西班牙语的故事和小说似乎是这方面的代表。

正如 5.2 节所示，位移事件的概念表征似乎包含六个成分：四个中心成分：主体（FIGURE）、背景（GROUND）、位移（MOTION）、路径（PATH），还有两个可选成分：方式（MANNER）及原因（CAUSE）。这些成分表达为语句时，它们通常会占据小句中特定的位置。图5.8中的 Blériot 例句说明了这一点，在这里我们将它重复为图 5.16(a)。

(a)	*Blériot*	*flew*	*across*	*the Channel*. (Blériot 飞越英吉利海峡)
	主体	位移方式	路径	背景
(b)	*Blériot*	*traversa*	*la manche*	*en avion*. (Blériot 乘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
	"Blériot	traversed	the Channel	by aeroplane."
	主体	位移路径	背景	方式

图 5.16 对一个英语句子及其对应的法语翻译的事件框架分析

扼要重述一下：在英语小句中主体表现为主语（subject, Blériot），路径和背景表达为由介词 *across* 和名词性短语 *the Channel* 组成的状语。最后，位移和方式成分则溶入动词 *fly*（飞）的语义中。虽然这种配置对英语使用者来说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其实这只是英语句子的情形。如果我们试图将 Blériot 例句翻译成法语，就不能模仿英语句子的结构了，因为逐字翻译的* *Blériot vola par-dessus la Manche* 这一法语句子是不可接受的。根据英法译员法语文体手册（Vinay 和 Darbelnet1975），最近于对等的翻译是 *Blériot*

traversa la Manche en avion，字面上是“Blériot traversed the Channel by aeroplane”（Blériot 乘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英语句子用介词表达路径，法语不一样，它将路径融入动词的词义。方式则由附加在小句上的状语结构表达。这种分析见图 5.16(b)。

这样看来，英语和法语在句法结构和两个动词的表达潜力上似乎存在区别。正如 Vinay 和 Darbelnet(1975)所证明的那样，这种跨语言差异早在认知语言学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就被翻译家注意到了。然而如果从 Talmy 事件框架的认知角度来分析它们的话，则有可能给以前被认为是毫不相关的现象提供一个更全面而统一的解释。

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的位移动词：一些例证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径成分的表达方式，这次把德语和西班牙语也包括在我们的考虑之内。在下面这组例句中，为了更便于不同形式之间的对比，表示路径成分的语言成分用粗体字标出(跟前文一样，在非英语句子的下面会有字面上的注释)。

E. *The boy went* ***out*** *of the yard*.（男孩走出后院。以下各句同此义——译者）

G. *Der Jung ging aus dem Hof* ***hinaus***.
“*The boy went from the yard* ***out***.”

Fr. *Le garçon* ***sortit*** *de la cour*.
“*The boy* ***exited*** *from the yard*.”

Sp. *El chico* ***salió*** *del patio*.
“*The boy* ***exited*** *from the yard*.”

这些例句说明了两点。第一，英语和法语的例句表明，上文 *fly across* 和 *travers en avion* 之间的对立并不是孤立的例子，而似乎是反映了这样一种普遍倾向：英语用一个小品词(particle)表达路径，法语则是将路径融入动词词义。第二，很显然，德语同英语相似，而西班牙语和法语一样。在德语中，路径是用动词性小品词表达的(这

里从 *hinausgehen* 这个复杂动词分离出来并移到小句句尾位置上），这类似于英语的小品词。而另一方面，就像在法语中那样，西班牙语中的路径也是融入动词当中的。

为了说明这种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德语之间的差别实际上有多么一致，图 5.17 中的表格列出了表达空间位移的主要动词。这张图表中的类型充分证实了我们迄今为止所得到的印象。法语和西班牙语的位移动词可以同时指称位移和路径，英语和德语的动词只表达了位移，路径则由一个小品词来表达。这对于英语动词 *go*（走）的组合来说更是显而易见，这个动词有日耳曼语源，属于核心词汇。正如括号里的动词所表明的，“法语”的动词也是有的，但它们更具书面色彩，因而也不是那么经常使用。

法　语	西班牙语	英　语	德　语
entrer（进入）	entrar	go in（enter）	hineingehen
sortir（出去）	salir	go out（exit）	hinausgehen
ascendre（上去）	subir（ascender）	go up（ascend）	hinaufgehen
descendre（下来）	bajar（descender）	go down（descend）	hinuntergehen
traverser（穿过）	traspasar	go over（cross，traverse）	hinübergehen

图 5.17　法语、西班牙语、德语及英语中主要位移动词的位移和路径的表达

现在再看一下位移事件描述中的*方式*表达，四种语言也以同样的方式配对。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也将首先给出四个语言中的整句例子，这次这些句子中突出的是表达*方式*的语言成分：

E. *The boy* ***rode*** *out of the yard.*（男孩从后院骑马出来。以下各句同此义——译者）

G. *Der Junge* ***ritt*** *aus dem Hof hinaus.*

“The boy **rode** from the yard out.”

Fr. *Le garçon sortit* ***à cheval*** *de la cour.*

“The boy exited **on horse** from the yard.”

Sp. *El chico salió **a caballo** del patio.*
"The boy exited **on horse** from the yard."

正如在 Blériot 例句中一样，英语和德语中位移的方式融入动词，而法语和西班牙语的方式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状语语加上去的。这种区别也不是仅限于这一个特例，其他动词也是这样。图 5.18 中的表格列出更多例子。这张表显示，像图 5.18(b)那样，英语用动词-小品词结构、德语用复杂动词表达位移加方式及路径时，相应的法语和西班牙语，如果两个成分都翻译，就会变得相当复杂。

英　语	德　语	法　语	西班牙语
(a) 位移＋方式			
walk(走)	(zu Fuß)gehen	aller à pied	ir a pie
ride(骑(马))	reiten	aller à cheval	montar caballo (ir a cabballo)
drive(开(车))	fahren	aller en voiture	ir en coche(conducir)
(b) 位移＋方式＋路径			
walk into(走入)	hineingehen	entre en marchant	entrar (caminando)
drive into(开入)	hineinfahren	entre en voiture	entrar conduciendo el coche
ride into(骑入)	hineinreiten	entre à cheval	entrar a caballo
fly into(飞入)	hineinfliegen	entre en volant	entrar volando
crawl into(爬入)	hineinkriechen	entre en rampant	entrar arrastrándose
climb into(登入)	hineinklettern	entre en grimpant	entrar escalando

图 5.18　英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中位移动词的位移、方式和路径的表达

路径和方式的描述：动词框架语言与卫星框架语言

正如 Vinay 和 Darbelnet(1975)[13]这类文体手册所证实的那样，

我们用传统术语来描述位移动词使用的跨语言差异固然有可能，但是，这些传统的解释容易忽略重要的一点：当我们看一个移动的物体或人的时候，它移动的*路径*和*方式*并非是孤立于情景的成分，它们很显然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的，至少是在感知上是如此。这就是统一的认知观有望提供更令人信服的解释的原因，正如 Talmy 的事件框架所暗示的那样。

虽然*路径*和*方式*在事件框架中彼此联系密切，但这与这些成分地位不平等的说法并不矛盾。*方式*是可选成分，即 Talmy 的术语体系中的伴随事件成分，它可以在语言表层不表达出来（如英语中的 *go out*，法语的 *sortir* 和西班牙语的 *salir*）（都是"出去"之意，参见图 5.17——译者注），而*路径*则是位移框架的核心成分之一（参见 5.2 节）。路径框架功能（framing function）表达，有一个方法是通过动词，如法语的 *entrer*（进入）和西班牙语的 *entrar*（进入）。因此，法语和西班牙语可以被称为**动词框架语言（verb-framed languages）**（Talmy 2000/II：117，221 以次）。相反，*路径*也可以用小品词表达，如英语的 *go into*（进入），或用动词性小品词表达，如德语的 *hineingehen*（进入）。为了把握最后两种成分的共同功能，Talmy 将它们归到一个语法范畴，叫"卫星"。因此，英语和德语可以称作**卫星框架语言（satellite-framed languages）**。

Talmy（2000/II：221 以次）认为，也许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可以按照动词框架和卫星框架分类。动词框架语言包括了所有的罗曼语，闪米特语（如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日语以及其他一些语言。卫星框架的语言除了英语和德语之外还包括所有的印欧语（除罗曼语以外），芬兰-乌戈尔语和汉语。

正如前一小节中的例子所示，*路径*表达中的跨语言差异导致了动词框架语言和卫星框架语言的区分，而这种跨语言差异似乎与方式成分的表达方式是一致的。Talmy（2000 Ⅱ：213 以次）在研究多种语言之后，这种印象也的确得到了证实。因此，我们可以把*路径*和*方式*表达的对比结果整合到一张总图中。图 5.19 提供了这种统一的观察，Talmy 用该图来总结他的研究成果，此处略作简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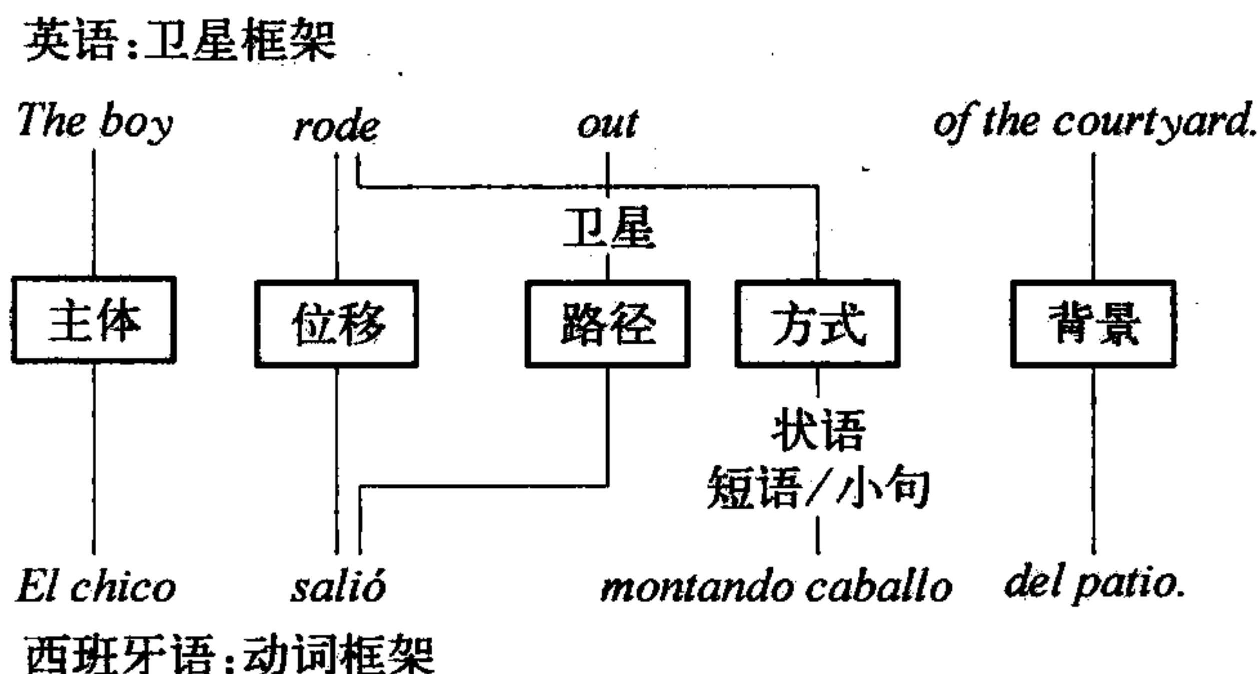


图 5.19 英语和西班牙语位移事件的路径和方式表达(改自 Talmy1991)

图 5.19 简明地表现了两种语言在表达位移事件的路径和方式时所遵从的策略。从事件框架的认知视角来考察框架中的跨语言差异,翻译家们所面对的困难就更加明显了。因此看上去十分棘手的问题,不仅仅是一大堆“不可译”的动词,而且是从认知框架成分到语言成分完全不同的映射系统。

从句法的角度来说,Talmy 发现的类型学差异本身就十分有意义,而它们对于代表两组语言特点的叙述风格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将考察英语和西班牙语的风格差异,把注意力集中在前面已经提及的主要方面,即,在动词框架语言中,位移事件的方式通常是必须作为独立的状语加到小句上,而在卫星框架语言中,路径则须用一个小品词或类似的成分来表达。

方式和位移的表达:小说的比较研究

基本上,西班牙语这样的动词框架语言比英语那样的卫星框架语言在表达位移事件的方式时通常需要使用更多的语言材料。为了提供与包含在英语的位移+方式动词中的信息等量的具体信息,西班牙语使用者往往需要更详尽的解释。像 *bolt*(奔逃)、*dart*(飞奔)、

scamper(蹦跳)、*scurry*(急跑)、*scuttle*(仓促逃跑)、*scramble*(快速爬行)、slither(蜿蜒滑行)、*slide*(滑行)、*slink*(偷偷地走)(选自《朗文当代英语词典》(LLCE):614 以次)这些动词只显露了冰山一角,而它们实际上在西班牙语里都是"不可译的"。因此,要翻译这些动词时,西班牙语译者都面临着如何处理这些差异的问题。

Slobin(1996)使用 Talmy 的框架,在一个英语、西班牙语小说互译对比研究中十分精当地探讨了这个问题。Slobin 研究材料选自 Isabel Allende、Gabriel García Màrquez、Mario Vargas Llosa、Daphne du Maurier、Ernest Hemingway、Doris Lessing 这些著名的拉丁美洲、英国和北美洲作家所写的五种西班牙语小说和五种英语小说。在两种语言他都共选了一百个关于位移事件的描述。不出所料,他的主要研究结果可表述如下:

> 西班牙语译者大约有一半的时候省略方式信息,而英语译者则在他们大约四分之一的翻译中在西班牙语原文上添加了方式信息。
>
> (Slobin1996: 212)

当英语的位移+方式动词在西班牙语中没有直接对应时,西班牙语译者通常采取了省略方式信息的办法。因此,在下面的从 James Michener 的《切萨皮克》和 John Fowles 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节选的两个例句中,译者干脆忽略融入英语动词 *stomp*(迈着重重的步子走)和 *rustle*(沙沙作响地走)中所含有的方式成分:

He stomped from the trim house ...(他气势汹汹地从那所整洁的房子走出去……)

Salió de la pulcra casa ...

"He exited from the trim house ..."(他从那所整洁的房子走出去……)

Mrs. Tanter rustled forward, effusive and kind. (Tanter 太太十分殷勤、和蔼地向前走着,衣裙沙沙作响。)

Mrs. Tanter se adelantó, efusiva y amable.

"Mrs. Tanter moved forward, effusive and kind."(Tanter 太太十分殷勤、和蔼地向前走着。)

为了记录方式成分,译者也可能决定加上一个状语小句,这是译者的第二个策略。为了说明这一点,将这种策略同翻译 Slobin 引自 du Maurier 的《丽贝卡》的动词 *rustle*(沙沙作响地走)的方式比较一下:

She rustled out of the room ...(她沙沙作响地走出房间……)

Salió del cuarto, acompañada del susurro siseante de sus ropas ...

"She exited the room, accompanied by the swishing rustle of her clothing ..."(她走出房间,伴随着衣裙的沙沙声……)

这里译者已经作了相当大的努力来表达英语动词 *rustle*(沙沙作响地走)表示的方式。然而,这有一个副作用,那就是译文的位移方式比原文给予了多得多的凸显,因此,很难说这个译文比起前一个基于可称为忽略策略的例子中的译文更忠实于原文。

反过来看,关于西班牙语小说的英文翻译,第一个有趣发现就是有时译者似乎避免使用西班牙语动词的英语同源词。正如已经提到过的那样,这也许是因为罗曼语源的英语词语本身往往更具书面色彩。为了说明这一点,看一看下面 Slobin 从 Vargas Llosa 的 *La tía Julia y el escribidor*(《Julia 姑姑和剧作家》)中找到的例句,其中第一行是原文,第二行是字面解释,第三行是该书英文版的译文:

Don Federico avanzó sin qpresurarse ...

"Don Federico advanced without hurrying ..."(Don Federico 前行,不慌不忙……)

Don Federico walked unhurriedly towards her ...(Don Federico 慢慢地向她走过去……)

下面是同类的另一个例子,这回选自 Allende 的 *La casa de los*

espiritús(《幽灵之屋》),这个例子甚至更有意思:

Se dirigió a la casa, abrió la puerta de un empujón, y entró.

"He directed himself to the house, opened the door with a push, and entered."(他走向房子,推开房门,进入房子。)

He walked up to the house, gave the door a single forceful push, and went in.(他向房子走过去,用力推了一下门,走了进去。)

我们首先注意到的一点是两个西班牙语动词 *dirigir*(走向)和 *entrar*(进入)并没有被翻译成其英语同源词 *direct* 和 *enter*(*enter*),而是用了更口语化的动词-小品词结构 *walk up* 和 *go in*。第二,我们需要更仔细地看一下句子的中间部分。这里译者避免了 *opened the door with a push*(推着开了门)这一逐字逐句的翻译,虽然它本来显然也是可接受的翻译。他也没有使用另一个翻译 *pushed the door open*(推开了门);这实际上本来表现了英语的特点,因为位移的方式融入动词,而路径和结果状态则在"卫星词" *open*(开)中得到了表达。相反,译者使用了 *gave the door a single forceful push*(用力推了一下门)这个译文。原因也许是译者有意要强调位移进行的方式,而这促使译者选择可更生动的描写方式的结构。

总而言之,Slobin 所提供的有关方式表达的资料表明,英语和西班牙语之间的词汇-句法差别似乎在记叙文的修辞风格层面上会产生影响。也许这项研究最显著的成果是西班牙语译者翻译英语叙事体作品时不得不经常权衡详尽的描述和复杂句法之间的轻重。我们接下来探讨英语和西班牙语故事的路径表达时也要时刻记住这一点。

英语和西班牙语故事和小说的路径表达

Slobin 用真实的故事作为他论文及他与 R. Berman 合编的一

部书(Berman 和 Slobin1994)[18]的第二个材料来源。值得注意的也许是来自故事的材料巧妙地回避了一个翻译对比研究中固有的方法论上的潜在缺陷：译者描述事件时无疑会受到原文所激发意象的影响，而这可能导致颇不自然的结果。反之，在一个故事中叙述者可以自由地表达他或她自己对于事件的感知及想法。然而另一方面，自由编写的故事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比起相同文本的译文来，不同故事之间的对比不是那么容易。因此 Slobin 和他的合作者使用了一个相同的无字图画故事《青蛙，你在哪儿？》(Mayer 1969)让伯克莱和马德里的英语和西班牙语使用者讲出故事。用这个方法，他们从每种语言五个年龄组(3 岁、4 岁、5 岁、9 岁及成人)中的各 12 个叙述者那里收集到了 60 个实际内容相同的故事。为了说明这个故事讲述的内容，下面是 Slobin 自己对故事的简短叙述：

> 《青蛙，你在哪儿？》中所描述的事件包含了很多位移描写：一只宠物青蛙从它的罐子中逃出，一个男孩和他的狗去寻找丢失的青蛙。他们的寻找路线包括：从窗户上掉下来，爬上树又掉了下来，爬上一块岩石并被鹿角挂住，鹿又从悬崖上将男孩和狗扔到水中，最后男孩和狗从水中爬出，并爬过一根圆木去找逃跑的青蛙。
>
> (Slobin 1996：197)

为了查明叙述者在各种位移描述中是如何表达路径的，我们先考察 60 个故事中每一种语言用来描述位移事件的动词。西班牙叙述者只使用了 27 个动词，而英语叙述者则使用了更多的动词：通过单独计算动词词干，Slobin 找到了 47 个动词类型；而如果把与“卫星词”的组合也计算在内，简单动词和短语动词类型的数量就达到了 123 个。下表收集的是英语叙述者使用的拥有最多确定的卫星成分的动词：

climb ＋ *down*，*on*，*out*，*over*，*up*，*up in*，*up on*
(爬 ＋下，上，出，过，向上，向上进入，上……)
come ＋*after*，*down*，*off*，*on*，*out*，*over*，*up*
(来 ＋后，下，落，上，出，过来，上来)

fall	+*down*, *in*, *off*, *out*, *over*
(掉	+下, 进,落, 出, 倒)
fly	+*after*, *away*, *off*, *out*, *over*, *up*
(飞	+在……之后,走, 出, 出去,过, 向上)
get	+*away*, *down*, *in*, *off*, *on*, *out*, *over*, *past*, *up*, *up on*
(走	+开, 下, 进,下, 上,出, 过, 过去,起来,上)
go	+*down*, *down out*, *home*, *in*, *off*, *out*, *outside*,
(走	+下, 下……外,回家, 进,开, 出, 到外面,
	over, *through*, *up*
	过, 通过, 上)
knock	+*down*, *down out*, *in*, *off*, *out*
(撞	+倒, 出, 上,掉, 出(晕))
run	+*after*, *along*, *away*, *by*, *from*, *in*, *off*, *out*, *over*, *through*
(跑	+在……之后,沿着,开, 经,从, 到,走, 出去,过, 过)
throw	+*down*, *down in*, *in*, *off*, *over*, *over in*
(扔	+下, 下……入,进,掉, 过, 进)

虽然有些动词,如*come*和*fall*,也至少包含了路径这种特性,但是,英语故事显然主要是通过卫星词来完成路径描写的任务的。比较极端的例子如*get*和*go*,它们除了位移成分外,实际上并没有别的意义,但是一旦与卫星词结合,就有了描述路径的巨大潜力。那么,作为暂时的小结,人们完全可以认为,Slobin研究的系统结论证实了我们上面有点儿源于印象的看法。

如同方式一样,路径表达上的差异在两种语言的独特的叙述风格上留下了印记。首先,英语叙述者比起西班牙语叙述者来说似乎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路径的细节上。这种描述尤其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即使是年幼的英语叙述者似乎也十分精通5.2节中所说的"开启注意力视窗"的策略。在开启注意力视窗时,他们充分利用了其卫星框架语言的资源来详细地描写路径。像"*The deer threw the boy* ***over a cliff into a pond***"(鹿将男孩**从悬崖上扔进了池塘里**)这类包

括了路径中间视窗和结尾视窗的视窗开启结构，在英语故事中似乎十分常见。

观察西班牙语故事的时候，情形就不一样了。即使西班牙语资料增加到由拉丁美洲叙述者讲述的216个故事，也只找到三个例子，它们开始视窗或中间视窗是和结尾路径视窗结合在一起的。这一发现更加引人注目，因为西班牙语显然有路径视窗开启的语言手段，如下面这个例子：*Se cayó* ***de la ventana a la calle***（[狗]**从窗户掉到街上**）。然而，尽管这些语言手段有这种结构的能力，比之英语使用者，西班牙语使用者似乎很不情愿运用它们。

考察一个更长的例子会更清楚地证明这种不情愿，并将表明一个事件的场景描述是如何与路径描述相联系的。首先，对比下面英语和西班牙语对《青蛙，你在哪儿?》故事中一个情节的描述，在这个情节中，男孩被鹿带到了悬崖上然后又从那儿被扔到池塘里。

西班牙语：*El ciervo le llevó hasta un sitio, donde debajo habiá un río. Entonces el ciervo tiró al perro y al niño al río. Y después, cayeron.*

“鹿把他带到了一个地方，那下面有一条河。然后鹿把狗和男孩扔向河里。然后他们就掉了进去。”[9岁]

英语：*He[the deer] starts running and tips him off over a cliff into the water.*（他[鹿]开始跑，然后把他从悬崖上掀到了水里。）[9岁]

使用西班牙语和英语的儿童都向我们提供了有关主体（即男孩（和他的狗））移动的路径和事件发生的场景的大量信息。但是他们提供这些信息的方式却截然不同。使用西班牙语的儿童用一个完整的关系从句表明事件发生的场所（*un sitio, donde debajo habiá un río*“一个下面有一条河的地方”）。因此场景本身也表达为一个事件，并用一个附加的小句和一种颇为静态的方式来描述。然而，英语的表达中并未出现这种孤立、静态的场景描述。相反，场景被并入位

移事件。为了说明这是怎么做的，图 5.20 从的事件框架上分析了这个句子第二部分。

He	tips	him	off	over a cliff	into the water.
施事	位移 原因 方式	主体	路径	中间注意力视窗 （场景）	结尾注意力视窗 （场景）

图 5.20 句子 *He tips him off over a cliff into the water.*（他把他从悬崖上掀到了水里。）的事件框架分析

正如图 5.20 的分析所示，这个貌似平常的小句表达了大量的认知成分。除了施事和主要位移事件框架的四个成分之外，两个附加的要素，即原因和方式，也包括在内。此外，在路径的中间和结尾部分也开启了两个注意力视窗。与西班牙语句子不同，这些路径视窗可以将场景包含于位移事件中，这也可以带来更生动的场景描写。使用英语的儿童似乎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主体和背景或场景之间的变化关系上。相反，使用西班牙语的儿童则从静态的场景描述中推断出位移的某些部分。例如，男孩从被鹿扔下去到掉入河中所经过的路径必须从河位于下面这一已有信息中推断出来。

我们再次回到小说及其翻译的对比来结束这个讨论。看一看下面的例句，其中先列出 Daphne du Maurier 的小说《丽贝卡》中的英语原文，接着列出是西班牙语的译文及其英语的逐字对译。

> I ... climbed up the path over the cliffs towards the rest of the people.
>
> （我……爬到悬崖上的小路，向剩下的人爬去。）
>
> *Tomé el sendero que conducía al lugar donde estaba la gente.*
>
> "I took the path that led to the place where the people were."
>
> （我走上通向人们所在地的小路。）

Du Maurier 的原文详细地描述了一个扩大的位移事件，这个事件凸显了背景（*the path*），还包含了路径中间部分（*over the cliffs*）和结

尾部分(*towards the rest of the people*)的注意力视窗。正如上例所示,这些视窗也包含了事件场景信息。从句法的角度来说,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这些都只用一个单句表达。然而,西班牙语的译文需要三个小句来对译英语的一个小句,却又略去了原文中的两点信息。首先,未指出路径的垂直方向,这在英语中是用卫星词 *up* 表达的。第二,中间视窗(*over the cliffs*)在译文中没有保留。除了这些删节之外,西班牙语译文和原文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它将场景的细节从位移中分离出来,因为表达位移时用了两个独立的关系小句。这就放慢了西班牙语描述的节奏,而与用英语绘出的完整而生动的画面相比,这使得西班牙语的描写具有一种更为静态的、一步接一步的特点。

Slobin 认为,西班牙语译者显然也注意到了这种差别。这一点可以从一些译文中看出来,这些译文为了更生动的事件描述而刻意省略了方位细节。在下面的两个选自《丽贝卡》和 J. Fowles 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例句中,英语原文开启的注意力视窗在西班牙语译文中并没有被表达出来,因此“西班牙语读者简直不知道整个过程。”(Slobin1996: 211):

He strolled across the room to the door ...(他穿过房间走向房门……)

Se dirig ió a la puerta ...

“He went to the door ...”(他走向房门……)

... she moved out into the sun and across the stony clearing ...(……她走出来,到阳光下,穿过铺着石块的空地……)

... la muchacha salió al claro rocoso ...

“... the girl exited to the stony clearing ...”(……女孩走到外面铺着石块的空地……)

在第一个例子里,路径的中间视窗 *across the room* 在译文中被隔断了。第二句省略了起始视窗 *into the sun*,路径的描述只是简单的表现为“to the stony clearing”。

总之，正如本节所述，运用事件框架概念来对比不同语言和不同叙述文本得到了一些有趣的发现。显然，英语这种卫星框架语言更适于用来描写*方式*以及对*路径*进行详细刻画，其中包括对沿着*路径*的位置的动态描写。其原因就在于卫星框架语言中*方式*通常是包含在动词词义内的，有关于*路径*和场景的信息则可以通过开启注意力视窗在同一个位移事件小句表达。因为西班牙语是一种动词框架语言，对于位移事件的描写就限于对位移本身。要描写*方式*就只能运用扩充过而别扭的结构。同样，如果要给出*路径*和场景的详细信息，它们通常在额外的小句中表达。因为这有时会大大降低叙述的速度，西班牙语使用者就可能选择更生动的*位移*描写而舍弃*方式*和*路径*的一些细节[15]。

练习

1. 用位移事件框架（参照图 5.19）分析下面的英语句子及其法语译文（选自 Vinay 和 Darbelnet1975：106）：

She tiptoed down the stairs.（她踮着脚尖走下了楼梯。）

Elle descendit l'escalier sur la pointe des pieds.

"She descended the stairs on the tip of the feet."（她用脚尖走下了楼梯。）

He crawled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ad.（他爬到了路的另一边。）

Il gagna en rampant l'autre cô té de la route.

"He gained crawling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ad."（他努力爬到了路的另一边。）

2. 用一本合适的词典查找下面各对同义词或近义词的词源。它们是如何反映动词框架结构和卫星框架结构之间的差别的？为什么英语通常有两种选择？

soak through（浸穿）	*percolate*（渗透）
get there（到）	*arrive*（到达）

come upon/across(碰到)	*encounter*(遇见)
break out(暴发)	*erupt*(暴发)
run off(逃掉)	*escape*(逃跑)
send out(发出)	*emit*(散发出)
throw up(呕吐)	*vomit*(呕吐)

3. 在西班牙语或法语双语词典中查查下面英语动词+卫星结构,并讨论一下它们是如何翻译的。有时反检一下词典中给出的对等译文可能是有益的。

hop in(跳入), *squeeze into*(挤入), *creep in*(蹑手蹑脚地走入), *tread in*(踩入), *pour in*(倒入), *flow in*(流入), *break into*(闯入)

4. 下面是青蛙故事(Slobin 2005: 314)的土耳其版节选。考察其小句的长度和数量、路径和方式的表达,并对照本书中的英语和西班牙语例句,讨论一下它的修辞风格。

Geyikla uçurumum kenarina doğru gidiyor. Köpek de yanlarinda koşuyor. Çocuğa aşağiya atiyor, kopek de düşüyor aşağiya. Uçurumum dibinde bir göl varmiş. Göle düşüyorlar.

"With the deer [he] goes straight to the edge of the cliff. The dog runs by their side. [He] throws the boy down, and the dog falls down too. At the bottom of the cliff there was a lake. [They] fell to the lake."

(跟着鹿[他]径直走到悬崖边。狗在他们边上跑。[他]推倒男孩,狗也倒下。在悬崖底下面有一个湖。[他们]掉到了湖里。)

5. 看一看下面的英语-法语例句(选自 Vinay 和 Darbelnet1975: 106)。讨论一下两种语言中描述事件需要多少个小句;在两种语言中,路径和方式又是如何表达的:

Through the wide open window streamed the sun on to the yellow varnished walls and bare floor.

(透过敞开的窗户阳光泻入到涂成黄色的墙上和光地板上。)

Par la fenêtre grande ouverte, le soleil entrait à flot et

inondait les murs vernissés en jaune et le parquet sans tapis.

"Through the wide open window, the sun entered floating and inundated the walls varnished in yellow and the parquet without carpet."

(穿过敞开的窗户，阳光浮入并淹没了涂成黄色的墙壁和没有地毯的镶木地板。)

5.4 构式语法

正如前几章所述，框架是从对不断重现的情景和事件的经验中提取的知识模型。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关键的是框架及其打开的可能视角从语言上反映到了小句句法上，或者反过来说，句法模式可能与框架的概念结构有关。在这一节中我们将考察认为上述情况确实存在的构式语法理论。

从框架到构式

在 5.2 节中，我们介绍了位移事件框架，并以此来解释事件的概念结构及其语言表述之间的关系。正如 Talmy 所说，位移事件框架由位移、主体、路径及背景等四个中心成分及方式和原因这两个成分构成。稍微复杂一点儿的变体，含有后两个成分，这在 5.2 节中用 *The pencil blew off the table*（铅笔从桌上吹落下来）例句进行了说明，在这个句子中，原因成分被整合到"由吹而动"这一动词意义中。描述同样的情景却突出原因成分，有一个更明确的方式，比如，*The draught blew the pencil off the table*（穿堂风将铅笔从桌子上吹落下来）。此句表述了一个框架结构，这个框架结构既包含 Talmy 位移事件框架（因为铅笔从桌子上被吹落），也包含了致使链事件框架（位移由穿堂风产生，一个事件-致使实例）。这个联合体可以被称作致使-位移事件框架。比较一下图 5.21，在此图中，框架和相应的句式进行了比较。

例　句	The draught	blew	the pencil	off	the table
框架结构	原因	位移	主体	路径	背景
句法结构	主语	动词	宾语	状语	

图 5.21　致使-位移事件框架的概念和句法结构

即使例句可能感觉上有点牵强，致使-位移事件框架也被广泛使用，施事-主语结构也是如此。从语料库中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体现这一框架的其他句子，这表明假设这样一个事件框架并不是专为一个句子作出的特别决定。以下还有从国际英语-大不列颠语料库(ICE-GB)中随意选取的一些例子：

I [...] shoved them into a corner.(我把它们推到了墙角。)

I brought her out of hospital.(我将她带出医院。)

They kicked him to the ground.(他们把他踢倒在地上。)

We can always put a pillow over her head.(我们可以将枕头放在她头上。)

框架成分和句法成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对应，这使得认知语言学家持有如下观点(也是归于"构式语法"这一术语之下的一组理论的核心)：句法格式本身在对某种经验进行编码时起作用。这意味着，我们并不是在头脑中的特定视角导引下简单地将框架成分投射到句法成分上，而是，可以说，从长期记忆中成批地选取储存于其中的特定句法格式或构式(construction)。然而，不仅构式的句法组织储存在长期记忆中，而且关于该构式所编码的各种典型的场景及事件的知识也是这样。这又意味着构式本身传达了某种要表达的概念内容，换句话说，**构式有自身意义**，而这种意义与相应的概念框架有关系。

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意义属于致使-位移构式，而不是像 Fillmore 早期的格语法所主张的那样，是动词(上述例句中的 *blow*, *shove*, *bring*, *kick*, *put*(吹，推，带，踢，放))意义的一部分呢？Adele Goldberg(1995)是构式语法倡导者之一，她指出，我们不仅在带适当

的动词意义(*kick*, *put*, *shove*)的句子中可以毫无困难地辨识致使-位移意义,在一些动词根本不表达致使-位移意义的例子中我们也可以做到。比较下面这对例子,第一个句子代表了与动词 *push*(推)联系的典型的致使-位移组配,第二个例句有动词 *sneeze*(打喷嚏),这个动词通常被认为是不及物的,也不具有致使-位移意义(Goldberg, 1995: 152):

Frank pushed the tissue off the table. (Frank 将纸巾推到桌下。)

Frank sneezed the tissue off the table. (Frank 打了个喷嚏把纸巾吹到桌下。)

但是由于构式意义的力量,第二个例句也可以解释为致使的位移,并且也可以意译为"Frank sneezed and thus caused the tissue to be swept off the table."(Frank 打了个喷嚏因此使纸巾被掠到桌下)。致使的位移构式对带状语,尤其带用作比喻意义的状语的其他不及物动词也有类似的影响,如下列各句中的不及物动词:

Barnes[...] plays him into troubles. (Barnes[……]把他玩进麻烦里去。)

The police tear-gassed the demonstrators into panic. (警察放催泪弹把示威者置于恐慌之中。)

上面两个句子中目标方位没有并入到动词(*play*, *tear-gass*(玩,放催泪弹))中,而是从整个构式中衍生出来的。构式理论也为所有的所谓及物-致使动词提供了有趣的解释,而传统上及物用法被认为是有别于 *sit*(坐)或 *stand*(站)这种动词的核心不及物意义的一种特殊意义:

And then we'll sit you on your bike. (然后我们将让你坐到你的自行车上。)

She stood the flower-pot on the window-sill. (她将花盆放

在窗台上。)

总结一下本节目前为止所讨论的内容,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到下面这三点:

- 源自日常经验的特定概念结构与明显即兴生成的句法结构之间似乎存在紧密的对应关系。
- 在构式语法框架下工作的语言学家所搜集的证据表明,构式事实上可能不是随时生成的,而就像框架,甚至像个体概念一样,是储存于长期记忆中的[16]。
- 构式可能具有独立于插入特定实例中的词项以外的自身意义。正像词一样,构式被认为是形式和意义的配对,因此形式自动激活意义,反之亦然[17]。

下一节中我们将讨论构式的另外一些例子,验证构式基于经验的观点,并解释一下它们的多义现象。

论元结构构式

致使-位移构式是一种主要的论元结构构式(即在构式中,动词联系其必有补足语或论元)。Goldberg(1995)中所讨论的其他两种主要构式是致使-接受构式(Goldberg 自己坚持使用"双及物"句法术语)和结果(即致使-成为)构式,举例说明如下:

致使-接受构式	致使-成为构式 (结果构式)
Joe gave Sally the ball.	*Terry wiped the table clean.*
(Joe 把球给了 Sally。)	(Terry 把桌子擦干净了。)
Joe painted Sally a picture.	*He ate himself sick.*
(Joe 给 Sally 画了一幅画。)	(他把自己吃病了。)
Bob told Joe a story.	*Terry pushed the door shut.*
(Bob 给 Joe 讲了一个故事。)	(Terry 把门推上了。)

这些构式的概念构成是直接的：致使-位移构式包含一个（由主语表达所表达）原因，这个原因引起了受事向目标的位移。致使-接受构式包含一个施事，这个施事使接收者接受一个受事，结果构式包含一个施事，这个施事使受事进入某种结果状态。这三个构式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把人类的基本经验和基本句法小句型式结合在一起。这一点表示为图 5.22，这个表的基础是 Goldberg (1995：70)。

构　式	基 本 经 验	基本小句结构
致使-位移构式	某人使另一个物体移动	主语-动词-宾语-状语 (SVOA)
致使-接受构式	某人使另一个人接受某物	主语-动词-间接宾语-直接宾语 (SVOO)
结果构式	某人使某物改变状态	主语-动词-宾语-宾语补足语 (SVOC$_O$)

图 5.22　论元结构构式的经验及句法基础（根据 Goldberg 1995：70）

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直接经验基础看上去似乎只适用于解释上面所说明的这类简单而基本的小句句型。在世界上其他一些语言中也可以找到相似的小句句型，这一事实更加有力地证实了以下的观点：即这些小句句型可能是植根于人类共有的经验之上的。

然而，还必须注意另一点：像大多数的构式一样，这三个论元结构构式可能形成各种有关的意义。这也就是说，跟词位(lexeme)一样，**构式是多义的**[18]，而且，论元结构构式事实上只有核心的、典型的意义才可能是植根于经验的。正如 Goldberg 指出的那样："与基本句型对应的构式把以人类经验为基础的事件类型编码为它们的核心意义"(Goldberg 1995：39；着重点为引者所加)。为了说明构式的多义性，图 5.23 表现了致使-位移构式的主要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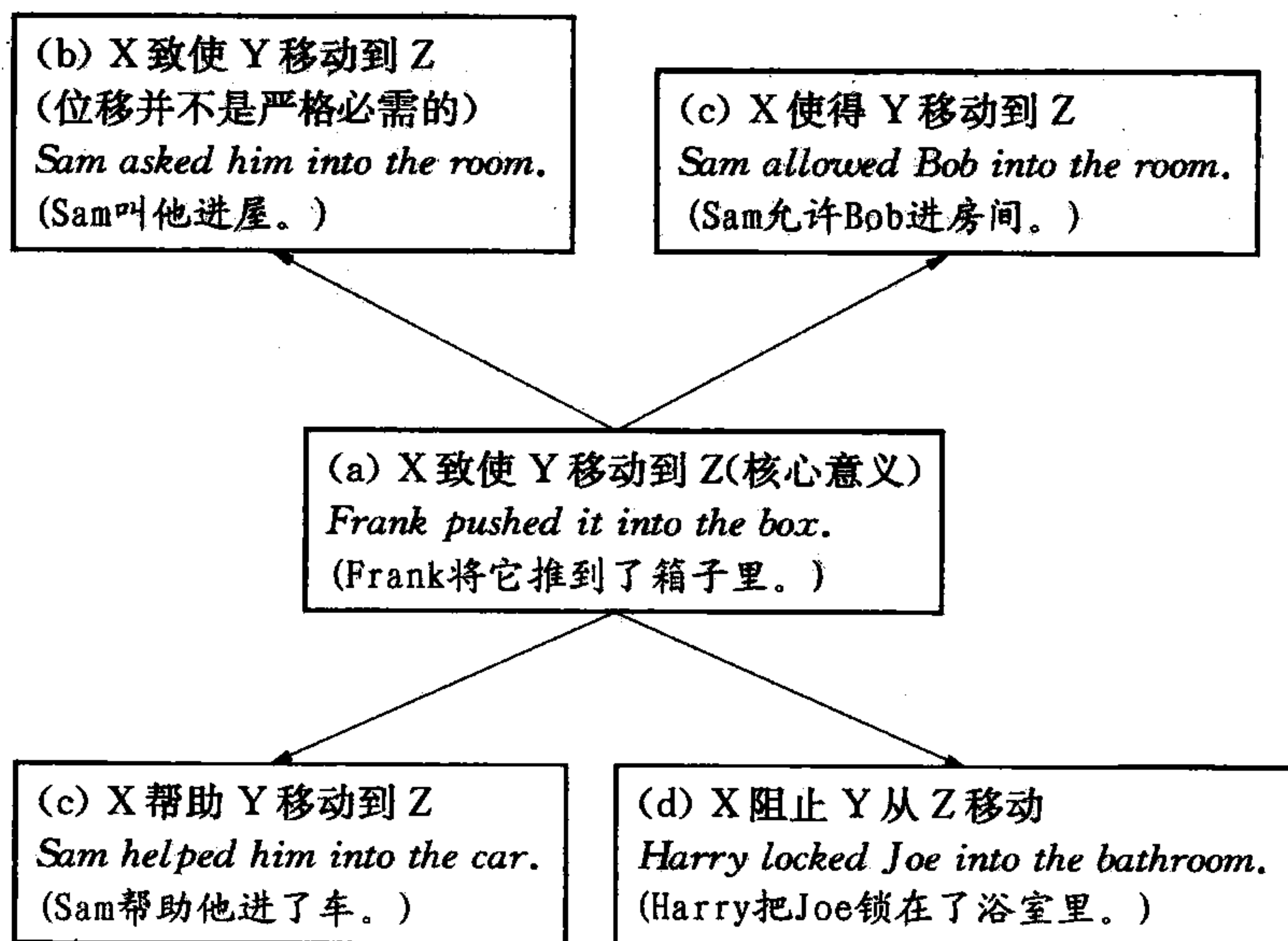


图 5.23　致使-位移构式的多义(改编自 Goldberg 1995：161 以次)

致使-位移构式的这些语义变体的特性使人想起了 Brugman 和 Lakoff 的尝试(参见 4.1 节)：他们把介词 *over*(在……上)的各种意义解释为一个核心意义的相互联系的细化和引申。例如，意义(b)和核心意义(a)的区别在于：位移并不只是从 *ask*(叫)这种动词推衍出来的。如果 Sam 叫某人进屋，那人还是有可能不遵从 Sam 的要求的。意义(e)的特点则是其跨度相当大的引申：施事并没有使受事移动，而是阻止他从某一位置离开。含义(c)和含义(d)涉及的是致使意义的更细微的变化，可以解释为“帮助”和“使得”之类的意义。

复杂句构式：一个例子

尽管小句句型可能为构式提供了最有力的例证，这种想法也可以

推广到复杂句。为了说明这种能力，我们将集中讨论所谓的“外壳-内容构式”(shell-content construction)(Schimd 2000)，它的语言形式是一个抽象名词和从句或不定式的结合；从句或者直接附在名词性成分上(下面的前两个例子)或通过系词 BE 与名词性成分连接(后两个例子)。

The fact that a conference is taking place is encouraging.(会议将要召开的事实是令人振奋的。)

The chance to find a cheap hotel room is small.(找到一个便宜宾馆的机会很少。)

The problem is that hotels don't offer cheap rates.(问题是宾馆不会提供便宜的价格。)

The aim is to open student hostels for guests.(目的是向客人开放学生旅社。)

这些结构的共同之处是它们的认知-语用功能：它们主要的作用是让(从句表达的)整个命题可用作一个像名词的概念，这个过程叫做“具体化”(reification)(将某事变为某物)[19]，并将命题置于某种视角之下(即作为一个事实，一个目标，一个目的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抽象名词充当了一种信息的容器或“外壳”，而这种信息是包含在从句中的，这种抽象名词也因此被称为“外壳名词”(shell noun)。图 5.24 表现了仿效 Goldberg 的论元结构构式的外壳-内容构式。

语义结构	外壳具体化及视角转换	连 接	内 容
句法结构	名词	零形式\BE	that 小句/不定式
例句	(The) fact		*that a conference is taking place ...* (事实是会议将要召开……)
	(The)*aim*	*is*	*to open student hostels for guests.* (目的是向客人开放学生旅社。)

图 5.24 外壳-内容构式的结构

就像论元结构构式的认知地位受到质疑一样，把外壳-内容结构视为有意义的构式的观点也受到了质疑。就论元结构构式的认知地位而言，必须证明意义并不仅仅存在于动词之中，而对于外壳-内容结构来说则要反驳这样的观点：即外壳-内容结构的认知功能只与外壳名词（*fact*、*aim*、*chance*、*problem* 等）的意义有关。就论元结构而言，当我们考察 *idea* 这种名词时，上面的反对意见可以排除：根据它们带不定式补足语还是带 *that*-小句，*idea* 这类名词会获得不同的意义。对照图 5.25，在这个图中，*idea*＋不定式被解释为表达了一个计划，而 *idea* ＋*that* 小句则被解释为表达了一种想法。

构式	*idea*＋不定式结构	*idea* ＋*that* 小句
例句	*The idea is to open student hostels for guests.* （这个计划是向客人开放学生旅社。）	*The idea that we will open student hostels for guests* ... （我们将向客人开放学生旅社的想法……）
释义	“我们计划要做的事是向客人开放学生旅社”	“我们将向客人开放学生旅社的想法……”
注释	“目的”，“计划”	“想法”，“看法”

图 5.25　带有非限定小句和 *that* 小句的包含 *idea* 的构式

然而这个发现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因为有人还可能认为不同的意义是受了其补足语的影响：指向将来、意愿意义来自不定式，现实的、与想法有关的意义来自 *that* 小句[20]。但是，通过表现如下事实，可以否定这种小句类型的直接影响：同一个小句句型对不同名词可以产生不同影响——对照图 5.26。因此不定式并不总是表达“目标”或“计划”（如 *idea*，见上面的例子）。在 *task* 这个例子中，它含有“义务”视角，*solution* 则含有“方式”视角。尤其是最后一个例子，它清楚地表明：方式意义（“The way we are going to do it ...”

(“我们将要做……的方法”))既不能从否定式结构也不能从外壳名词的词汇意义中推导出来。

构式	*task*+否定式结构	*solution*+不定式结构
例句	*The* ***task*** *is to open student hostels for guests.* (我们的**义务**是向客人开放学生旅社。)	*The* ***solution*** *is to open student hotels for guests.* (我们的**办法**是向学生开放学生旅社。)
释义	“我们**不得不做**的是向客人开放学生旅社。”	“我们将要做的**方式**是向客人开放学生旅社。”
注释	义务	方式

图 5.26 带有 *task* 和 *solution*+非限定结构的构式

换句话说,我们不得不认为,构式的特殊意义不能从它的成分推导出来。这种非推导性或非合成性似乎是构式的一个本质的——事实上甚至是决定性的——特点。也就是这种非推导性或非合成性使构式发展成为传统上被认为是习语的语言现象。

作为构式的习语——作为习语的构式[21]

“习语”这个概念在语言学领域中主要有两个处理角度:词典学角度和句法学角度。词典学家使用这个术语用来指 *bite the dust* (失败、倒闭、死)这种多词项目,它们的意义无法从其组成部分的意义预测,因此强调的是它们语义的非合成性。另一方面,句法学家则倾向于认为,*The bigger they come the higher the fall*(爬得越高摔得越重)或 *Why not fix it yourself?*(你为什么不自己安排?)这类“形式上的”习语是一种结构上的例外,它们不为控制“规则的”句法结构的规则系统所涵盖,而可能受控于特殊的语用限制。例如,*Him be a doctor?*(他要当医生?)或 *Your brother help me?*(你的哥哥可以帮助我吗?)这类句法上不规则表达方式(Fillmore, Kay 及

O'Connor 1988：511）只有作为回应先前言者陈述的强烈怀疑标记时才可接受。

然而 Fillmore，Kay 及 O'Connor 并不把这些结构性习语降级为例外，他们关注这些习语，并将它们当作“不可只从其形式知道其专门语义和语用目的句法形式”（1988：505）。他们这种开创性的研究的对象是由连词“let alone”（更不用说）所连接的一对对句子成分。虽然同并列连词 and（和）和 or（或者）表面上具有可比性——它们都可用以形成同类句法成分对或同类小句对，但是，let-alone 结构具有一些特殊的句法、语义及语用特征。下面这些从 let alone 结构真实用法改编的例句说明了这一点：

There are hardly two houses side by side in Shipley, **let alone** five.

（在 Shipley 很少由两座房子并排在一起，**更不要说**五座了。）

The president dropped the pretence that the republics would enjoy greater equality - **let alone** sovereignty.

（总统丢弃了公众要享有更多平等的伪装，**更不要说**主权了。）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agree on a negotiating position **let alone** start to negotiate with all the other groups.

（我们没有能就谈判的立场取得一致意见，**更不要说**开始和其他组织进行谈判了。）

let-alone 结构在句法领域中还有很多特别之处，它允许像第一个例句中的 let alone five 这种短语出现，而如果在下句中使用连词 and（和），就不可接受：“* *There are hardly two houses side by side in Shipley*, and *five*.”更重要的是这种限制：两个并列成分必须表达“级差的两个点”（Fillmore，Kay 及 O'Connor 1988：513）。这一点在这个例句中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两个数字（“二”和“五”配对）很显然排列一个量的语义级差上。在第二个例句中，为衡量 equality

(平等)和 sovereignty(主权)而激活的级差是“自主的程度”,在最后一个例子中则是“谈判进展的级差”。说出以 let-alone 结构为基础的句子的言者显然认为:这些层级是合乎逻辑的,而听者也一定会跟着言者理解这些句子。

这些例子意味着什么?虽然像 let alone 这样的形式上的习语在句法和语义上都是独特的或“不规则”的,但看起来它们在句法上仍然是能产的:它们是新句子的句法模型。像构式一样,形式上的习语看起来轻而易举地为表达服务于特殊语用功能的非常特殊语义联合体储存了句法模型[②]。这也适用于上文提到的其他形式上的习语。例如,Him be a doctor?(他要当医生?)这类表达方式虽然具有特异的结构,但是在句法上仍是能产的:主语可以使用宾格,动词可以使用非曲折词根形式——比较一下 Fillmore, Kay 及 O'Connor(1988:511)引用的 Your brother help me?(你的兄弟帮助了我?)或 Her write a novel about the Spanish Inquisition?(她写了一部关于西班牙宗教法庭的小说?)这种表达方式。句法的不规则带来了这样的结果:不可能以所用词汇成分的意义为基础得到这种表达式的意义。另外,所有形式上的习语的出现都有这样的语用之力:挑战或质疑另一个会话参与者刚说出的句子(Fillmore, Kay 及 O'Connor 1988:511)。因此 Him be a doctor?(他要当医生?)只有回应 X is going to\wants to be a doctor(X 将要\想要当医生。)这种命题时才是可接受的——但是在这种情境中,这将是一个非常迅速而基本上自动产生的自然的反应。因此,把这些习语看作构式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具有充分证据的。

然而,反转一个角度,把构式当作习语,也是十分具有启发性的。这会相当革命性地影响我们如何塑造语言的句法成分。传统上把句法看作语法中有规则、由规则控制的部分,而词汇和所有的习语则包含必须分开存储的独特信息。那么如果构式确实对句子的生成具有影响,如果构式像词语和习语一样被储存于长期记忆中,我们就可以废除被转换生成语法及其他理论如此钟爱的句法规则。用 Croft

(2001：17)的话来说，则是："构式之尾要摇句法之犬"[1](2001：17)。这样，就可以把构式看作框架的具体化的变体，或者甚至是框架的组成部分，而框架则把下面所有的三种主要知识都储存在一起：即概念语义知识，句法知识和语用知识。

总之，本章介绍了语法构式的下面一些重要的认知语言学特征：

• 构式作为意义和形式的配对储存于长期记忆中，并根据它们的语义和句法结构以及语用适用性得以具体化。

• 以动词为基础的论元结构构式为基本小句型式的生成提供了句法模型。它们的原型意义很可能存在于框架中，而这些框架则表征对不断重现的各种事件的基本经验。

• 其他构式可能并不以相同的方式经验地存在，但都可以作为句法蓝本来编码特定认知功能(如外壳-内容构式)和\或者特殊的意义和语境(如一些形式上的习语)。

• 形式上的习语因其不规则而看起来与语法格格不入，但实际上它们可能只是"规则"构式(包括论元结构构式)这座看不见的冰山凸出的山尖，这些规则构式激活并允准所有可接受的语句。

练习

1. 把下列句子指派给它们潜在的构式(致使-位移构式，致使-接受构式，结果构式)。哪些句子你认为是所说构式的典型例子，哪些则是更边缘的例子？

Shall I put your things into your rucksack?（我能把你的东西放在你的背包里吗？）

David has to sleep himself sober.（David 不得不把自己睡清醒。）

I have sent Clarissa to the chemist's.（我已经将 Clarissa 送到

[1] 译者注：原文为"The constructional tail has come to wag the syntactic."意为"次要的构式决定主要的句法"。

了医院。）

Bill cooked his mother a special meal for her birthday.（Bill 为他母亲的生日专门为妈妈做了一顿饭。）

Joanna helped her grandmother into the gondola.（Joanna 帮助她的祖母上了小船。）

They've painted their garage yellow.（他们已经把车库漆成了黄色的。）

2. 找出表达以下外壳-内容构式例句（改编自 Schmid 2000）情态意义的解释，并讨论名词和构式对于总体语义效果的影响：

Their mission is to put a military spy satellite into orbit.（他们的任务是将一颗间谍卫星送入轨道。）

The risk is that the economy goes from bad to worse.（风险是经济每况愈下。）

This is the time to make the right contacts.（现在是进行接触的时候了。）

It's a wonderful place to work.（这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地点。）

The fact is that people don't trust politicians.（事实是人们并不信任政客。）

The problem is to safeguard the national heritage from decay.（问题是保卫国家遗产不受侵害。）

The danger is that the damage is irreversible.（危险在于破坏是不可逆的。）

3. 从 Goldberg（1995）中收集致使-接受构式和结果构式多义的证据，并判定本节所讨论的三种论元结构构式中哪种是最为多义的。

4. 检查下列习语及固定表达，并判定到什么程度它们可以被看作是有意义的能产构式，尤其当你考虑到它们的语用功能的时候。

kick the bucket（蹬腿了）

null and void，bread and butter（无效，生计）

an apple a day ...（每天一个苹果）

boys will be boys（孩子终究是孩子）

good morning(早上好)
how do you do?（你好）
pay one，take two(事半功倍)
black is beautiful（黑就是美）

进一步阅读建议

5.1 节

① 不同学科中的"框架"概念的起源，可参考 Fillmore(1975：130；1976：9 以次；1985：223)。

② 关于注意力的心理学背景资料，可以参看认知心理学的介绍，如 Eysenck 及 Keane(2002)或 Medin，Ross 及 Markman(2001，第四章)。

③ Dirven 等(1982)关于 speak(说)、talk(谈话)、say(说)、tell(告诉)及 Atkins(1992)关于 risk(冒险)的论述，是在句法及语义分析方面对于框架概念的有趣应用。后一篇文章中还有关于现在正在筹编中的一本以框架为基础的字典的信息(见由 Thierry Fontanelle(2003)所编的《国际词典学杂志》专稿)。

④ Langacker(1987a：114 以次)中有关于注意力、凸显及视角三者之间关系的有点儿推测性的论述。

⑤ 关于"图式"(schemas)、"综合模式"(global patterns)或"场景"(scenes)这些与框架有关的概念，Fillmore(1985：223，脚注 4)是有用的参考资料。

⑥ 脚本(script)概念只是 Schank 及 Abelson(1977)整个体系中的一部分。这本书的其他部分讨论了脚本的干扰和注意力分散，还讨论了为描摹小说情景而设计的"计划(plans)"、"目标(goals)"、"主题(themes)"等概念。

5.2 节

下面的大部分注释的作用是：指出了在本书中未能提及的 Talmy 理论框架的一些内容，还提供了两卷本的《认知语义学》(Talmy 2000)有关段落的参考资料，在此书中，他之前所发表的几乎所有著作都经过不同程度的通篇修改后收入。

⑦ 所以，Talmy 将原因(CAUSE)和方式(MANNER)指派给了外部的"伴随事件"(2000\II：27 以次，220)，而主体(FIGURE)、背景(GROUND)、路径(PATH)和位移(MOTION)的中心成分则构成了"框架事件"(2000\II：217)。

⑧ 事件框架(event-frame)的其他类型可以参见 Talmy(2000\I：271 -

288)。

⑨ 路径起点与终点之间的区别类似于描写语法中"source"(源点)和"goal adjuncts"(目标附加语)之间的区别(参见如 Quirk 等 1985：479,648),也可以参看 Anderson(1971)有关小句型式详尽而深入的方位主义分析。

⑩ 我们对于例句 My bike is across the street from the bakery(我的自行车在面包店的街对面)的分析以及它所提供的视窗选择与 Talmy 的解释有些不同。可以参看 Talmy(2000\I：269 等)中他自己的分析。要了解 Talmy 的虚构路径概念有多么广博及与众不同,可以参看 Talmy(2000\I：99 - 139)。

⑪ 关于 Talmy 对致使的观点可以参看 Talmy(2000\Ⅱ：69 等)。

⑫ 有关其"blocked complements"(隐含成分)的思想可以参见 Talmy(2000\I：262 - 263)。

5.3 节

本章的理论框架的基础是前一节讨论的事件框架概念,Talmy(2000\I：257 以次)也使用这一概念。这也就意味着并没有考虑 Talmy(2000\II)所介绍的所有差异。

⑬ 有关法语与英语、法语与德语位移表达的风格差异的实用性解释,可以参看 Vinay 及 Darbelnet(1975：105 以次)、Malblance(1977：66 以次)。

⑭ Berman 及 Slobin(1994)从叙事篇章的比较与发展方面详细分析了五种语言(英语、西班牙语、德语、土耳其语及希伯来语)的青蛙故事。也可以参看 Slobin(1996)及其后来的一些有关此领域的著作,如 Slobin(2004)和 Slobin(2005)。

⑮ 我们的叙述风格差异的解释限于动词框架语言和卫星框架语言。Slobin(1996)和 Aske(1989)中讨论了西班牙语中缺少开启视窗构式——尤其是结尾视窗——的第二种解释。

5.4 节

构式语法今天被用作一系列方法的一个统称：从如 Goldberg(1995)这种纯认知方法,到由 Fillmore 及 Kay 所奉行的(如 Fillmore 1999, Kay 及 Fillmore 1999,Kay 2003)某种程度上更具形式主义的方法,再到以 Croft 的《激进的构式语法》(2001,2005)为代表的类型学取向的分支。由于我们的认知立场及一本导论的限制,我们将重点放在从 Goldberg 及 Fillmore 的著作中选出的一些内容。最近的有关 Fillmore 传统的总结可以在 Fried 及 Östman(2004a)中找到,有关构式语法的认知方面的总结,可以参看 Östman 及 Fried(2005a)。也可以

参看 Foolen 及 van der Leek(2000),Fried 及 Östman(2004b)、Östman 及 Fried (2005b)中的论文,以及 Fischer 及 Stefanowitsch(2006)所做的简要概述(德文版)。

⑯ Bencini 及 Goldberg(2000)奉行如下观点:构式是心理真实的而不仅仅是理论的建构。

⑰ 将构式解释为形式及意义的配对是构式语法与 Langacker 认知语法(参见第四章)相同之处。Croft 及 Cruse(2004: 278－283)利用了这些相同之处或其他相似的对应来证明他们的更宽的构式语法的理论包括了 Langacker 的理论。

⑱ 关于构式的多义性参见 Goldberg(1995: 31 以次)及 Croft(2001: 116 以次),后者(像 Croft 及 Cruse(2004: 273 以次)一样)提出了原型的概念(参见第 1 章)。

⑲ Langacker(1991: 34 等)使用了具体化这个概念来解释如 Sam's washing of the window(Sam 的擦窗户)的名词化现象。也可以参见 Heyvaert (2003)。

⑳ Wierzbicka(1988,第 1 章)提出了有关作为补足语的不定式、ing 形式及 that 小句构式意义的最宽泛的解释。也可以参看 Givón(1990: 515 以次), Frajzyngier 及 Jasperson(1991),Frajzyngier(1995)。

㉑ 我们将习语作为构式的解释主要是举例性的。有关此问题经典的(虽然不是首创的)论文是 Fillmore,Kay 及O'Connor(1988)。构式语法中有关习语的更广泛的解释,包括习语的类型学研究,可以参看 Croft 及 Cruse(2004 第 9 章)。

㉒ 关于构式的语用方面参看 Fillmore,Kay 及 O'Connor(1988: 532 等), Goldberg(1995: 92 等),尤其是 Kay(2003),关于与会话有关的方面可以参看 Lambrecht(2004)及 Östman(2005)。

第六章
整合和关联

6.1 隐喻，转喻和概念整合

在前面的各章中我们讨论了默认为储存于长期记忆中的语言和概念结构，其中包括概念范畴、隐喻和转喻、意象图式、框架和构式。为了用一种更动态的方法代替概念化的这种颇为静态的图像，认知语言学扩大了视野，把在线语言处理也包括了进来，而这种处理传统上是由心理学家使用实验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到目前为止所提出的最著名的理论框架是这样一种理论：它研究在线语言处理(on line language processing)中心理空间是如何建构和整合的。

从隐喻及转喻到概念整合

解释最初由 Gilles Fauconnier 及 Mark Turner 提出[①]的概念整合这一概念，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将它与第三章所讨论的概念隐喻相比较。看看以下从《新闻周刊》中的一篇文章中摘录的一段，此段为使用 *a shot in the arm*(一剂强心针，字面意义：一次胳膊上的注射)隐喻表达提供了语境准备，此表达可以意译为"为某人/某物给予他们所需要的帮助或鼓励的事物"(《牛津现代高级英语词典》(OALD[②]))：

VW's pickup man

Wolfgang Bernhard: Taking on a troubled brand.

He won't start his job until February — and Wolfgang

Bernhard has already earned his future employer, German auto giant Volkswagen, many times his salary. When, in October, VW announced the 44-year-old turnaround specialist would become the No. 2 under CEO Bernd Pischetsrieder, investors celebrated by raising VW's market cap by €1 billion in a single day.

Volkswagen obviously needs a shot in the arm ...

Newsweek, December 27/January 3, 2005: 58

大众的救星

Wolfgang Bernhard：正接管一个困境中的品牌

他不会在二月之前开始他的工作——而 Wolfgang Bernhard 已经为其未来的雇主，大众公司这一德国汽车巨人，挣得了数倍于他工资的利润。大众公司十月宣布 44 岁的企业转型专家 Wolfgang Bernhard 即将成为首席执行官 Bernd Pischetsrieder 之下的二把手时，投资者单日内将大众市价总值提高了 10 亿欧元，以此来庆祝这件事。

大众公司很显然需要一剂强心针……

(《新闻周刊》，2005 年 12 月 27 日/1 月 3 日：第 58 页)

如果用概念隐喻和转喻来分析（参见 3. 1 节），“*a shot in the arm*”就意味着＋经济状况良好是健康＋(＋ECONOMIC WELL-BEEING IS HEALTH＋)这个(具体的)隐喻，此隐喻的基础是＋注射代表健康＋(＋SHOT(＝INJECTION)STANDS FOR HEALTH＋)这样一个原因-结果转喻。为了适用于大众公司，还必须引入＋公司是人＋(＋A COMPANY IS A PERSON＋)这个一般隐喻。随这个隐喻的源概念人而来的是可以在胳臂上接受注射的“身体”这一概念。＋经济状况好是健康＋(＋ECONOMIC WELL-BEEING IS HEALTH＋)这一隐喻在映射范围内得到解释，而此投射范围是植根于关于什么是好的(即健康的)或坏的(即生病的)这种基本经验之上的。

这样一来，这种隐喻和转喻的结合看上去为"*a shot in the arm*"这个短语提供了一个尽管复杂却相当直接的解释。但是它却有三个方面并不符合我们关于如何理解这个表达的直觉：这个解释不考虑"*a shot in the arm*"在这个文本中使用的特殊语境；这个分析把注意力集中在源概念对于目标概念的影响上，因而只提供了一个单向的解释；最后，这意味着隐喻映射只有在可以被词汇化为"（给）他们所需的帮助或鼓励"（如前文引用的《牛津现代高级英语词典》（OALD）的解释所表明的那样）时才会被完全处理。

说到概念整合，人们发现它似乎补救了所有这三个不足之处。首先，对于第一个不足，先前的语境在对"*a shot in the arm*"这一表达进行认知处理时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假设：读者读到了例文的标题、导言和第一段后，就构建了一个**心理空间**（**mental space**），这个心理空间包括了大众公司雇用了一个新的董事等信息。我们可以把这个心理空间叫做"雇用空间"。这个心理空间是一个在线概念表征，它的构建也受未来信息的影响，除了利用大众公司、盈利、董事会和雇员的雇用这类已储存的认知模型之外。用Fauconnier 及 Turner(2002：40，102)的话来说，就是：

> 心理空间是我们思考和谈话时为局部的理解和行动而构建的小概念包，……（它们）运作于工作记忆中，但是它们的建立，也部分地通过激活长期记忆中已有的结构。

与雇用空间一起，未来的隐喻表达触发了第二个心理空间，可以被称为"注射空间"。这个空间提取了一个众所周知的认知模型的概念结构，此模型的典型特征是医生或护士向病人胳膊扎入装有药品的注射器进行静脉注射。同时涉及的是被激活的关于这样一个事件的目的知识，即病人健康的改善。

根据概念整合理论，这两个心理空间（即雇用空间和注射空间，可称为**输入空间**（**input space**））被并置且融合或"整合"。这个认知运作的结果是一个新的**整合空间**（**blended space**），这个空间包括了从两个输入空间映射的信息。然而整合空间并不仅仅利用输入空

间，它本身也表现为新的、动态呈现的概念结构，它的结构不同于两个输入空间。为得到网络模型中的视觉表征，可对照图 6.1，它利用了 4.2 节介绍的参与者角色术语。（注意：和 Mandelblit（2000）及 Coulson 和 Oakley（2003）一样，在这个图和以后的图中，我们都忽略了第四个空间，即由 Fauconnier 及 Turner 在此图及此后的一些图中所提出的所谓"类属空间"，因为对于理解网络模型（network model）来说它并没有添加我们认为重要的任何东西）[3]。

根据 Fauconnier 及 Turner（2002：48 以次），从输入空间到整合空间的映射包括了三个过程：组合，完善和细化。源自两个或更多心理空间的概念内容融入整合空间时，例如，把雇用董事看作实施注射，或把提高利润看作改善健康状况，这时就涉及**组合**（composition）过程。为了理解我们例子中的整合，**完善**（completion）过程也是需要的，因为"*Volkswagen obviously needs a shot in the arm*"（大众公司很显然需要一剂强心针）这个句子并没有对所描述的情景具体化：不论是实施注射的人（即施事），还是注射空间所需的工具都没有在这个句子中提到。因为这些元素是注射情景不可或缺的部分并因此包含在相应的框架中，可以说，它们为了"完善"而被未具体化的句子所"推荐"。最后，**细化**（elaboration）被认为是在高度动态的模式下进行的，即通过"模拟"或"运行"这个整合。这些解释性隐喻背后所隐藏的观点是：在整合空间里被识解的事件，在心理上逐渐呈现，其过程就像正确性和一致性不断被检查的计算机程序。在这个过程中，整合可以由被认为必要的、相关的或者只是有趣的信息丰富。这个细化过程的深度（同样还很可能包括持续时间）在原则上无尽头且因读者而异。回到我们的例子，一些读者可能满足于仅仅构建了下面这个包括颇为一般的信息的整合空间：新董事将以某种方法改善公司的经济前景。另一些读者则可能实际上唤起了董事对（拟人化的）公司实施注射的想像。

正如图 6.1 所表示的那样，输入空间不仅（通过提供必要的投射）填充了整合空间，而且还以**跨空间映射**（cross-space mappings）的方式相互联系，这种跨空间映射的基础是 Fauconnier 及 Turner

(2002：89－111)所谓的**重要关系**(vital relations)。对于隐喻来说显著的重要关系是**同一性**(identity)，即在我们的例子里雇用新董事的行为(输入空间 1)和实施注射(输入空间 2)这些行为之间的同一性。为了建立整合，两个输入空间的行为映射到整合空间，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了组合和完善。结果是两个空间的行为经历了 Fauconnier 及 Turner(2002：92 以次，312－325)所谓的**压缩**(compression)。正如在下一节将更详细地表明一样，压缩实际上是整个整合过程最终的目标。压缩最重要的结果是，来自几个源头输入的概念复杂性大大降低了。一个新融合并统一的概念结构出现了，它在认知上易于管理，因此具有(正如 Fauconnier 及 Turner(2002：312)所说的)“人文尺度”。在我们这个例子中，对同一性关系压缩的结果是一个新的行为联合体，在整合空间中，其新生结构被描述为“像实施注射一样雇用”的行为。同样，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两个行为的目标被融入“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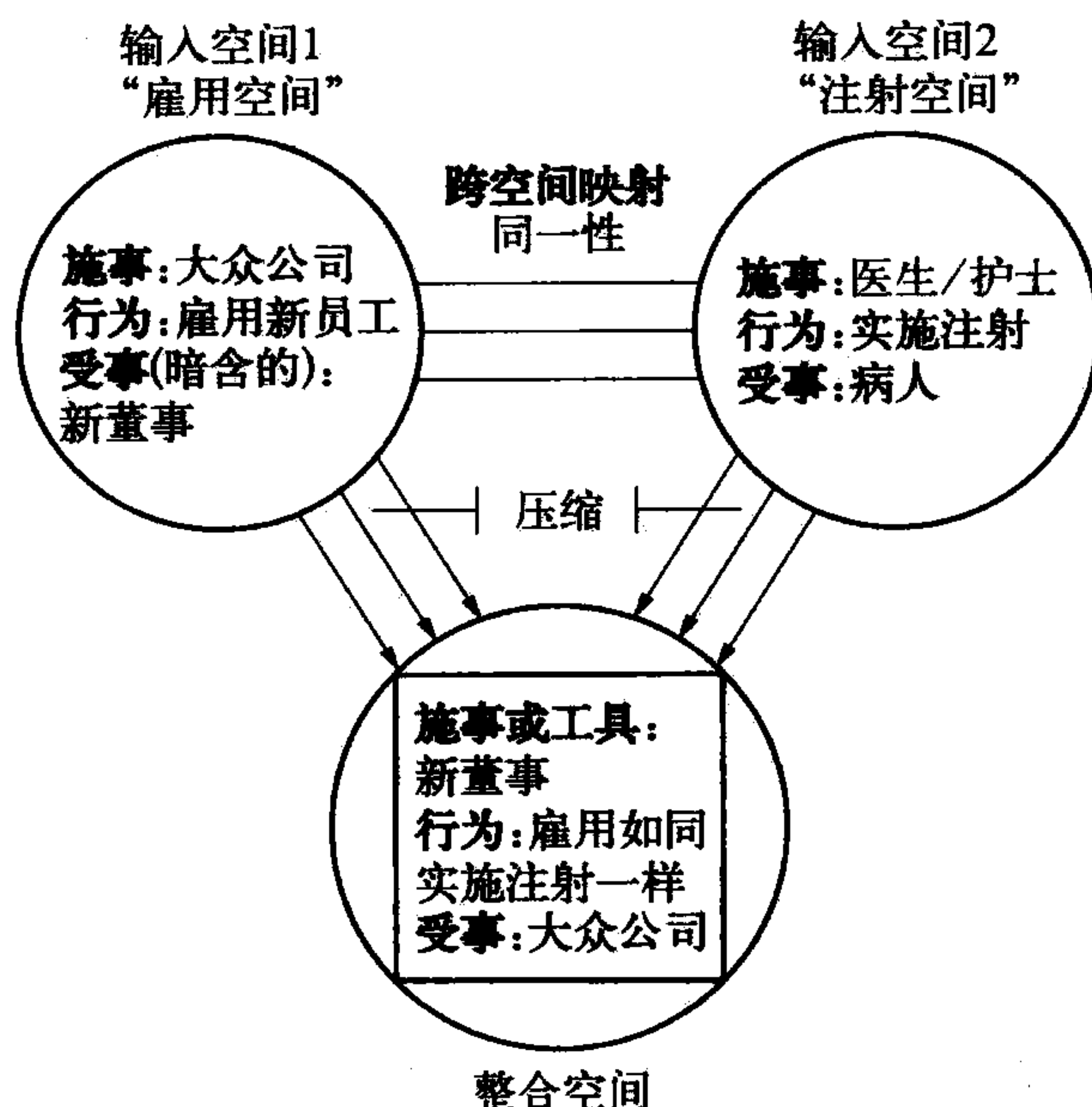


图 6.1 “*shot in the arm*”(在胳膊上打一针)整合的网络图表(方框表示整合的新生结构)

改善健康状况一样增长利润”。这表明两个输入空间对于整合中的新生结构都有一定作用，这个新生结构与两个输入空间的结构都不同，与两空间简单相加比较，也没有那么复杂。

至于行为的参与者大众公司，输入空间1中雇用行为的施事转变为整合空间中需要药物治疗的受事。然而更有趣的是新董事的角色。虽然他在 *Volkswagen obviously needs a shot in the arm ...*（大众公司很显然需要一剂强心针……）这个句子里并没有显性地提到，但是，他的角色对于理解这个句子来说却是必要的，并且将通过完善这一手段加到整合空间里。但是他的参与者角色却是含糊的。他不再代表被行为影响的成分，这是很清楚的，就像雇用空间（输入空间1）中的情形一样。有一个可能的解释，那就是，在整合空间中，他扮演的是医生这一施事角色，此角色将要向生病的公司实施注射。另一个理解是，他自己可以充当工具，因为甚至是他被雇的声明也成了一个向大众公司施以特需药的有效手段。这种含混问题并不因整合空间要“有意义”而需要解决，它们留待进一步细化。其实，它们证明了整合理论很适合用来把握这类典型的在线认知处理中的概念不确定和开放性，并且，对理解来说更重要，这似乎比那些更传统的理论更使我们相信。

现在总结一下，概念整合分析和隐喻、转喻分析存在下面的一些方面的差异：

- 概念隐喻理论与储存在长期记忆中的认知模型一起运作，而整合理论则与心理空间一起运作，这种心理空间是于在线处理时建立的，但也常常以认知模型为基础。

- 和认知模型不同，心理空间依赖语境，并包括与具体情景有关的信息。

- 隐喻被认为是从源模型向目标模型的单向映射，而典型的概念整合涉及从两个输入空间向第三个空间（即整合空间）的映射。这个整合空间表现为压缩的新生概念结构。这个运作包括了组合、完善和扩展这三个认知过程，并可以用概念融合网络进行描述。

- 限制隐喻映射的映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表征为**重要关系**

(vital relations)(如同一性),重要关系则潜存于在输入空间之间的跨空间映射中,并在整合空间中进行压缩。

压缩的更多维度:空间,时间,原因-结果和部分-整体

相似性可能是压缩到整合空间中最重要和最常见的重要关系,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关系也受这种压缩过程影响④。空间就是其中之一,它产生**空间压缩**(spatial compression),下面这个句子中的"*American-type tornado*"(美式龙卷风)这一表达就可以认为是进行了这种空间压缩的处理:

> Without any warning an American-type tornado hit the sleepy French village of Châtel-les-Bains leaving a trail of destruction behind.
>
> (没有任何警示,一股美式龙卷风袭击了平静的法国小村Châtel-les-Bains,沿路留下了一片狼藉。)

运用概念整合方法,读者会唤起两个心理输入空间。有一个空间会收集读者关于加勒比海或美式龙卷风所造成后果的知识:巨浪卷上海岸,汽车被掀翻,木屋和车库被完全夷为平地或刮走;第二个输入空间将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个保护很好的欧洲村子在暴风雨中所发生的事情(倾盆大雨,也许有一两棵树连根拔起,屋瓦横飞,两边排列着石屋的街道上布满了树叶和枝干的碎片)。很显然,两个输入空间位于不同的地点,并且同样清楚的是,为使这条消息有意义,就要克服它们的空间分离。所以,为了克服它们的空间分离,这两个输入空间就被压缩。压缩的结果可能是一个整合空间,在这个整合空间中,我们关于法国乡村和这种通常由欧洲暴风雨所造成的损坏的图景跟由典型的美式风暴所造成的毁灭性结果联系起来。但是,就像"在胳膊上打针"(a shot in the arm)这个例子一样,风暴损害的确切特点及细节不会也不能真正分辨出来。这个在线过程达到的结果和对我们理解来说显然相当充分的是一种新生结构,它在两个场景之

间建立某种联系，而细节则悬而未决。

与空间压缩有密切联系的是**沿时间维度的压缩**(**compression along the time dimension**)。下面这个"regatta blend"(船赛整合)是 Fauconnier 及 Turner(2002：63)自己的例子：

> The clipper ship *Northern Light* sailed in 1853 from San Francisco to Boston in 76 days, 8 hours. That time was still the fastest on record in 1993, when a modern catamaran, *Great American II*, set out on the same course. A few days before the catamaran reached Boston, observers were able to say: at this point *Great American II* is 4.5 days ahead of *Northern Light*.
>
> (1853 年，快速帆船 Northern Light 用 76 天 8 小时从旧金山航行到了波士顿。这个时间在 1993 年仍是最快纪录，这一年有一艘叫 Great American II 的现代双体船出发进行同样的航行。在此船到达 Boston 前几天，观察员就能够说：Great American II 领先于 Northern Light 4.5 天。)
>
> (Fauconnier 及 Turner 2002：63)

总结一下 Fauconnier 和 Turner 论述的要点，我们可以假定两个输入空间，一个包括了由 Northern Light 在 1853 年所进行的航行(及我们所能收集到的该航程的所有细节)，另一个专用于 Great American II 在 1993 年所进行的航行(同样包括了各个细节)。虽然两个输入空间之间具有高度同一性联系(涉及两艘船，它们的起点和目的地，航线以及船在航线上的位置)，这些联系都被映射到整合空间之中并都以组合的方式被融合在一起，整合的新生结构主要依靠两个时间段的压缩。这个时间的压缩是"通过想像两条船的竞赛来运行整合"(Fauconnier 及 Turner 2002：63)的条件；时间压缩提供的是对于情景的直接掌握，而不是数学计算，数学计算将不得不把船的位置同航线的起点或者终点联系起来。

说到**原因-结果**(**cause-effect**)，根据这种重要关系形成的压缩的

好例子是由像 *kill*(杀死)和 *break*(打碎)这种动词所表达的致使事件,这些动词传统上被描写为"使得"和"变得"这些语义成分的融合。有一种认知语言学理论在本书(见 5.2 节)已经讨论过,那就是 Talmy 有关致使链事件中的开启注意力视窗的理论。5.2 节中的例句是 *John broke the window*(John 打碎了窗户)。如果使用 Talmy 的理论来分析,这个例句从连续事件的一个更大的致使链中选择开启了注意力的起始和结尾视窗。此句关注的是施事 John 和最后的结果(窗户被打碎的事实),而其他的事件如 John 弯腰并捡起石头以及石头与窗户的实际接触则被背景化了。

在概念整合理论中这种下位事件的"隐藏"可以解释为在原因-结果重要关系上压缩的实例。压缩主要关注必被假定的两个输入空间中的第一个,即包含了 John 行为链的那个空间。第二个空间包含的是行为结果,即打碎的窗户。虽然从第一个空间到第二个空间之间当然存在原因-结果这种跨空间关系,但是,实际的话语 *John broke the window*(John 打碎了窗户)只将施事映射于整合空间中,而把所有的中间阶段(弯下膝盖,伸出手,抓住石头,将石头向上拿起,等等)压缩进了单个动词 *break*(打碎)中。因此,压缩大大地降低了事件的致使复杂度,产生了一个认知上可控的概念单位。

说到**部分-整体**(part-whole)这种重要关系,我们就进入到以我们身体经验(参见 2.5 节和 3.1 节)为基础的意象图式领域。一般说来,身体部件和作为整体的身体(或人)之间的部分-整体关系是自然而不引人注意的。然而,如果面对一幅肖像画,我们的反应是"*That's Jane Doe*"(那是 Jane Doe)(Fauconnier 及 Turner 2002:97),或者——加上另一种不同的情况——当我们听到某人在门口的声音时,如果我们说"*That's Jim*"(那是 Jim),那么,就不那么完全确定我们是自动回忆起此人的整体的,尽管没人会真的认为我们只对有关人物的脸或声音进行概念化。整合的方法可能又一次有用地提供了一种比(不可能的)非转喻或完全转喻的解释更充分的分析。将人的脸(或者会话中的声音)看作一个输入空间,而作为整体的人则在另一个输入空间中被概念化,两个输入空间之间的部分-整体关系

可以又一次理解为被压缩进了一个整合空间，而这个整合空间则存在一个在脸或声音与整体的人的意象之间切换的新生结构。

如果有人试图描写在整合空间中压缩重要关系所达到的目标，那么，这种目标则总是可以理解为一种统一状态。这不仅对于我们刚开始讨论的雇用新董事和医生在胳膊上打针之间的同一关系来说是这样，它也适用于对空间和时间距离成分的压缩（美式龙卷风和船赛），或者适用于原因-结果链中很多阶段的压缩（如打碎窗户的整合空间）或整体和部分（脸/人的整合空间）的压缩。

一个统一的概念在整合空间中可以被概念化为人的概念（如新董事作为医生），物的概念（整合的船赛）或者行为概念（打碎窗户）。但是，在整合空间中，统一的成分也可以作为一种特性附加在另一个概念上（就像"*small boy*"（小男孩）或"*big house*"（大房子）这类短语中，"*small*"（小）或"*big*"（大）这类修饰语被附加在中心语上一样）；这种功能将被称为**整合的特性**（blended property）[5]。

要举的第一个例子是"*mid-Atlantic English*"（中大西洋英语）。修饰语"*mid-Atlantic*"（中大西洋）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涉及美国和英国的空间关系的压缩，以表示美国-英国混合体的统一；它附加在ENGLISH（作为一种语言）这个概念上，充当一种整合的特性，指的是在某些英国杂志中发现的一种特殊英语。在"*old friend*"（老朋友）——这个朋友当然可以是相当年轻的——这个名词短语中，"老"这一特性可以被认为是对一段很长时间中的熟悉过程的各种阶段压缩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它具有混合特性的资格而"*old man*"（老人）中的"*old*"（老）不具有这种资格的原因。最后一个例子是Fauconnier及Turner（2002：100）自己的。在名词性短语"*warm coat*"（温暖的外套）中的"*warm*"（温暖）并不表示外套具有温暖这一固有的性质，它表示的是外套是如果穿上它可以让人们变得温暖的东西。因此，"温暖"是把"外套"和"温暖"之间的原因-结果关系压缩到一个整合特性里的结果（而在"*thick coat*"（厚外套）的"厚"这一特性则不会涉及整合）。

在考察这一系列概念压缩及其应用的过程中，人们应该考虑到，

为了解释清晰，这些例子是孤立地列出的。我们所忽略的是下面的事实：压缩通常影响几个重要关系，而这些关系又可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联系。除了众所周知的空间和时间关系（它们在压缩中常常结合在一起）共生体之外，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在整合中总是存在某种同一性压缩。

整合和巩固的控制原则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概念整合是一个潜在的开放的认知过程。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以一些重要关系为基础的压缩是否足以界定整合空间中的新生结构。为讨论概念整合而举的大量例子（“性幻想，语法，复数，个人身份，赎买与彩票抑郁”，Fauconnier 及 Turner 2002：309）招致了“怎么都行”（意即“万金油”，适用于所有对象——译者加）的批评（参见 Gibbs 2000：349 以次，Broccias 2004）。Fauconnier 和 Turner（2002：325－334）提出了九个控制（或优选）原则，来回应这些反对意见，这些原则决定了由特定整合所达到的压缩和统一的程度。为着简化的目的，这里将这些原则浓缩成五个[⑥]。

优选整合中要考察的第一个原则是**拓扑学原则**（topology principle）——这个术语使用了认知语言学家喜爱的地理学隐喻以表示概念结构。拓扑学原则要求整合空间接收并保持输入空间概念结构的重要内容，例如，对身体和它的部件进行概念化时，要接收和保持部分-整体这种空间-内部关系；或者，对事件进行概念化时，要接收和保持事件的施事-行为-受事这种形式（就像老板雇用新雇员）。如果考虑整合过程中重要关系的重要性，那么，无论是在输入空间之间的跨空间映射中，还是在整合空间中的新生结构中，重要关系的力度和强度都应该是被加强而不是被削弱（“重要关系提升原则”），这就不足为奇了；正如前文所表明的一样，打碎窗户这个整合把打碎窗户这一行为的所有中间阶段压缩到单个动词 *break*（打碎）中，从而密切了这个过程的起始阶段和结果之间的联系。

接下来是**融合原则**（principle of integration）（更有针对性的术语

应该是"完形原则"),它和人们希望压缩过程应该遵循的原则有关:建立的新生结构,应尽可能具有概念"完形"特征,也就是整体概念化并易于处理成一个单位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帮助巩固和记忆。相反,**开包原则**(principle of unpacking)则确保该整合仍然能够促成整个网络的重建(Fauconnier 及 Turner 2002:332)。有一种极端的情况,在一个整合中,整合的正常处理方向似乎被颠倒了,输入空间实际上是从整合空间的角度来处理的。例如,在哲学演讲中,演讲的教授可以用"康德说:X,但是我反对:Y"这种形式在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和自己之间设立一种虚拟的争论。这由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之间的进行的讨论是由一个争论框架激活的,这个争论框架限定了整合空间的结构;但是,这个争论框架开包为输入框架,而这些输入框架则描写了在不同时代生活和教课的哲学家("与康德的争论",Fauconnier 及 Turner 2002:59)。更常见的也许是部分开包,也就是回到输入框架及其跨框架的投射来对暂时丢失的新兴结构的组成部分进行再概念化。在以上两个例子中,开包原则的运作是为了使整合作为在线处理而保持"开放",并且以这种方式同融合原则竞争。

所有这些原则都参与控制在整合中的空间之间的关系,与这些原则相比,**关联原则**(principle of relevence)具有的是更基本的功能,这个原则给整合的成分分配不同的重要性,以此来决定该整合按哪种方向发展。把这个原则应用到我们的第一个例子,即"在胳膊上打针"这个整合,这就意味着把新董事映射到医生这一角色(大众公司为病人)的原因就是关联。换句话说,关联是实际语境中整合背后的主要动力。同样广泛而无所不在的是以前提到过的**人文尺度原则**(principle of human scale),它被 Fauconnier 及 Turner 认为是"首要目标"。虽然人文尺度牢固地嵌入认知思维中,即嵌入原型、基本层次、部分-整体层级和从具体源概念向抽象概念的隐喻来源中,但是,关联原则为什么会对概念整合如此重要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仍没有得到解释;这需要从不同角度进行解释,就如植根于语用学基础之上的关联理论(参见 6.4 节)所提出的那样。

总之，这是后两节应在第一小节末尾后面添加到概念整合的初步概述之上的内容：

· 整合中的重要关系包括意象图式（部分-整体），基本的相互关系（原因-结果），时空以及其他一些关系，它们的地位仍有待评价（Fauconnier 及 Turner 2002：98，100）。

· 压缩是整合过程的核心，一般涉及几种重要关系。

· 整合过程被一组控制原则限制（并优选），包括拓扑学原则，融合原则以及开包原则。

· 在理论上，控制原则的相互作用保持了不确定性和开放性这些在线特征，并确保了新生结构的人文尺度。

· 整合也受关联原则强有力的驱动，这个原则将重要性指派给整合的某些成分并把该整合与交际互动的需求联系起来（参见6.3节）。

练习

1. 为了提供一个整合表征，对于下面的隐喻，你会提出哪些输入空间？你觉得在该整合中会出现哪种新生结构？将这种解释和以在 3.1 节中所提出的观点为基础的隐喻分析对比一下。

She lives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她住在山脚。）

Their *love is a bumpy journey*.（他们的爱情是道路崎岖的旅行。）

Prices are still spiraling.（物价还在螺旋式上升。）

2. 新生结构可能仍然模糊（例如可以把新董事看作医生，或者把他看作“在胳膊上打针”这个整合中的工具）。回到第 2 章，找其他一些我们接受其概念的选择性和不一致性的例子。

3. 找出和 *American-type tornado*（美式龙卷风）、*John broke the window*（John 打碎了窗户）、*warm coat*（温暖的外套）、*that's Jim*（那是 *Jim*）相似的例子，并分别用空间、原因-结果、性质和部分-整体压缩来解释它们。

4. 构建一些其他的语境，在这些语境中，运动、科学或技术的过去和现在的成就被以跟船赛整合相似的方式进行对比，并为你的例子提供整合分析。

5. 指出你为练习 3 及练习 4 所提供的例子是如何在将复杂的概念化简化为易于处理的“人文尺度”的“概念包”(Fauconnier 及 Turner 2002：40，312，346)中起作用的。

6.2 语言分析与描写中的概念整合

概念整合理论的应用，数量众多、范围广泛。在语言学之外，它们的范围从认知心理学横跨到数学及计算、音乐学和考古学[7]。限于我们自己的领地，我们在这一节将介绍一些适于整合框架分析的词汇、语法及语用现象的实例研究。

概念整合与形态整合

从表面上看，使用概念整合进行分析的最明显的候选对象是它在构词领域中与构词同名的形态整合，表现为 *smog*(烟雾)、*brunch*(早午餐)、*motel*(汽车旅馆)、*infotainment*(纪实娱乐性节目)等词项。当然，所有这些整合都是将两个词压缩为一个新词的结果，这一事实表明，它们都经历了从输入空间到一个整合空间的概念投射和材料组合过程。但是，对于大多数公认的形态整合来说，这个过程被看作是词语历时的一个变化阶段，而不是一个持续进行的，甚至开放式的概念化过程。许多语言使用者选择词语 *smog*(烟雾)时，因为这个词今天高度的固化和词汇化，他们甚至不再会意识到这个整合的背景。至于 *brunch*(早午餐)、*motel*(汽车旅馆)，处理它们时也许会分别用到“breakfast”(早餐)和“lunch”(午餐)、“motorist”(乘汽车的人)和“hotel”(宾馆)这些输入空间，但是 *brunch*(早午餐)、*motel*(汽车旅馆)也可以从新生结构概念化，而不“开包”整个整合。只有分析 *infotainment*(纪实娱乐性节目)这一最后的例子时，整合分析才表

现了它的一些解释潜力。虽然输入空间显示出极大的相似性——纪实(information)和娱乐(entertainment)是有联系的抽象原则,都表示让观众满意的方法——但是,整合空间的新生结构是开放式的;以不容置疑的方式来定义由 *infotainment*(纪实娱乐性节目)表示的混合体是很困难的,并且也许甚至是没有必要的®。

有两类形态整合是概念整合分析真正的试验场:那些未能留存并格式化的整合和那些被故意认为是暂时、开放式现象的整合。选两个还未真正变成形态整合的例子,*swimsation*(新西兰连锁游泳学校的名字)和 *sportianity*(运动基督教,即以运动促进、推广基督教信仰——译者加,Lehrer 1996: 379)。为什么人们可能发现很容易识别"swimming"(游泳)这个概念,而对第二个输入空间"sensation"(感觉)却很难识别?对于 *sportianity* 的"sports"(运动)和"Christianity"(基督教)也是这样:"sports"(运动)容易识别,而识别"Christianity"(基督教)却很难。在这两个例子中,连接第一个空间("swimming"(游泳)、"sports"(运动))和第二个空间("sensation"(感觉)、"Christianity"(基督教))的跨空间投射看起来不十分"重要";它们不能理解为同一、空间、时间、原因-结果或部分-整体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基本的组合和完善过程看起来不适用的原因。因此,压缩并不产生一个新生结构,因为这个新生结构超出了下面这种令人不满意的印象:整合一定跟第一个输入空间,"swimming"(游泳)、"sports"(运动)的内容有关系。

整合理论有一个更有趣的应用,它与特殊整合有关。例如,著名报纸在标题中使用它们,以此来吸引注意力和取悦读者(而不是真正想扩大语言的词汇量)。这些整合大部分预设了某种内部知识。例如,*Ballacktisch* [1]("Ballacktic")是德国著名报纸 *Bildzeitung*(2005 年 6 月 6 日)上的头版标题,它有这样的背景知识:Ballack 是德国拜仁慕尼黑足球队在报纸发行时的著名球员的名字,据说他正在进行转会皇家马德里的谈判。这是另一支著名球队,实际上这个球队在

[1] 此例是由 Markus Riedel, Rostock 向我们提供的。

当时受到如此高的赞誉，以至于获得了“银河舰队”(*galacticos*)的昵称。假定读者拥有这些报纸显然希望它的读者所能具有的背景知识，人们就可以建立如图 6.2 所示简化网络表现的整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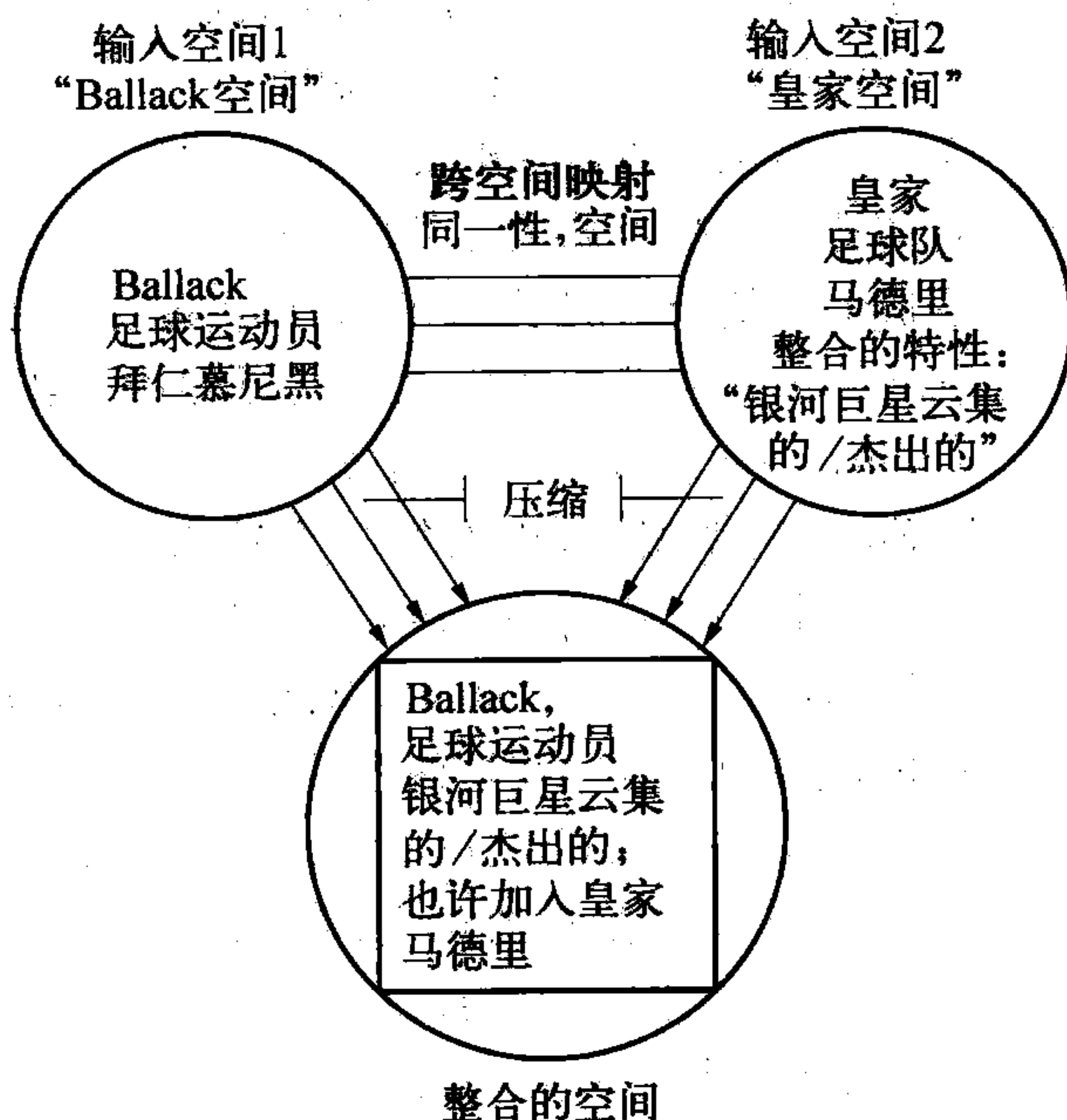


图 6.2　*Ballacktisch*(“Ballacktic”)形态整合的网络表现

在第一个输入空间中，Ballack 的角色特点首先是足球运动员(用 Fauconnier 及 Turner 的术语来说就是一种“内存空间”关系)；他是拜仁慕尼黑足球队的球员，也就和慕尼黑这个地方有联系。输入空间 2 对皇家球队进行概念化，其角色特点是足球队，并与马德里这个地方有联系。此外，皇家还具有“银河巨星云集的/杰出的”这种整合的特征，说它是整合的特征，是因为可以把它理解为先前整合过程的结果，而这个整合过程的基础是“天空中的星星/娱乐业明星”这个心理空间和另一个专用于皇家球队杰出特性的输入空间。

回到图 6.2，我们发现，Ballack 空间和皇家空间是由在涉及的人及其作为球员角色等方面的“同一性”这种重要关系的跨空间映射连

接在一起的，而地点则是由“空间”(距离)关系连接在一起的。在整合空间中，“皇家是银河巨星云集的/杰出的”这一特性从输入空间2映射到 *Ballack* 这个概念上：同一关系被压缩进一条“统一”的消息，即 Ballack 也可以被认为是银河巨星并因此对皇家来说也是合格的。这条消息得到产生 Ballack 和皇家所处地方的统一的空间压缩的支持。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新生结构，这个新生结构显示(虽然不是陈述为事实)，Ballack 将要去马德里加入皇家球队。将推测的传闻浓缩为 *Ballacktisch* 这个单词正是这个著名报纸标题的目的。

在追求其即时而短暂效果时，该报编辑并不关心他们作为标题而创造的简易标签是否高度地依赖语境；就具有独立可及意义的概念巩固或词汇化而言，*Ballacktisch* 肯定是一个不好的候选对象。实际上，有一个简单的检测办法可以评估这个整合的在线特征。你只需问一下自己，在不需要上面提供的信息的情况下，是否也理解它(就像该报的几百万读者在报纸付印那个时候显然理解的那样)。

作为概念整合的复合词和缩略词

从概念整合或融合的角度讨论形态整合使我们偏离它们缩写形式的显著特征。实际上，从概念视角来看，可以把形态整合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复合词。因此，它们提供全部复合词(特别是以形容词-名词和名词-名词组合为基础上的名词性复合词)认知处理的模型实例，也就不奇怪了。像形态整合一样，这些复合词都可以用概念整合来分析，但是除3.2节中已经得到的以概念为基础的特征分析成果外，这个过程将产生不同程度的新发现。像 *apple juice*(苹果汁)这样的组合式复合词可以被解释为两个输入空间的组合(苹果空间和果汁空间)；这里整合空间的新生结构的特点是把第一个输入空间的核心信息融入第二个空间。

至于整合过程更复杂的类型，可以举出 *wheelchair*(轮椅)这种组合性稍差的复合词来说明超出 *wheel*(轮子)和 *chair*(椅子)这两

个构成成分固有意义之外的额外属性。一种说明方法，是提出一个额外的输入空间，即“医院”，或“残疾”，或二者；另一种解释则认为，额外的意义是从整合过程中作为新兴概念结构产生的。然而，不论更详尽的整合分析如何来解释这些复合词，这些整合中的压缩都早已产生整合空间中的深层固化结构——或者，用更传统的术语来说，就是更稳固的词汇化词项，因此，使用这些词项时，不会每次都重复这个整合过程。Coulson(2001：142－144)发现，整合的在线特性只有在固化的解释不适应特定的语境时才会表现出来；她有一个相当奇特的例子，即复合词 *pet fish*（宠物鱼），这个复合词一般会唤起鱼缸语境，但是可以被一个研究鲨鱼行为的生物学家用来指称她最喜欢的鲨鱼样本⑨。

固定意义和特定概念化之间的不一致在一些家庭对话或与亲密朋友的会话中创造的复合词中出现得尤其频繁。比如 *cherry jeans*，其比较固定的意义大概是“樱桃红颜色的牛仔裤”。但是，在特定语境中，“牛仔裤”和“樱桃红”这两个输入空间的概念整合可以在整合的空间中产生很不一样的新生结构。对照图 6.3，整合的颜色阐释很显然是最可能的一种。它依靠涉及樱桃空间的颜色特性和牛仔裤空间的颜色特性之间的同一性这种重要关系的跨空间映射；两种颜色特性都被映射到整合的空间并被压缩进指派给 *cherry jeans* 的“樱桃红”这一被整合特性之中。可以假设在牛仔裤的(底)布图案与樱桃的形状特性之间存在一个相似的(但较不常见的)投射，以用来描述一条印有樱桃图案的白底牛仔裤；这时，复合词 *cherry jeans* 的基础是“印有樱桃图案”这种整合的特性，不用说，它的这种概念化将不能胜过“樱桃红颜色的牛仔裤”的固化和词汇化。

对于为 6.3 整合的空间中 *cherry jeans* 记录的最后两个新生结构来说，固化并不是真正可行的。将 *cherry jeans* 概念化为“被樱桃汁污点弄脏的衣服”预先假定这样的知识：即这种意外确实发生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原因(樱桃汁)和结果(牛仔裤上的彩色污点)的跨空间映射才被激活并压缩到牛仔裤的整合特性(“牛仔裤上的樱桃汁污点”)中。这个整合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新词，专用于指一条从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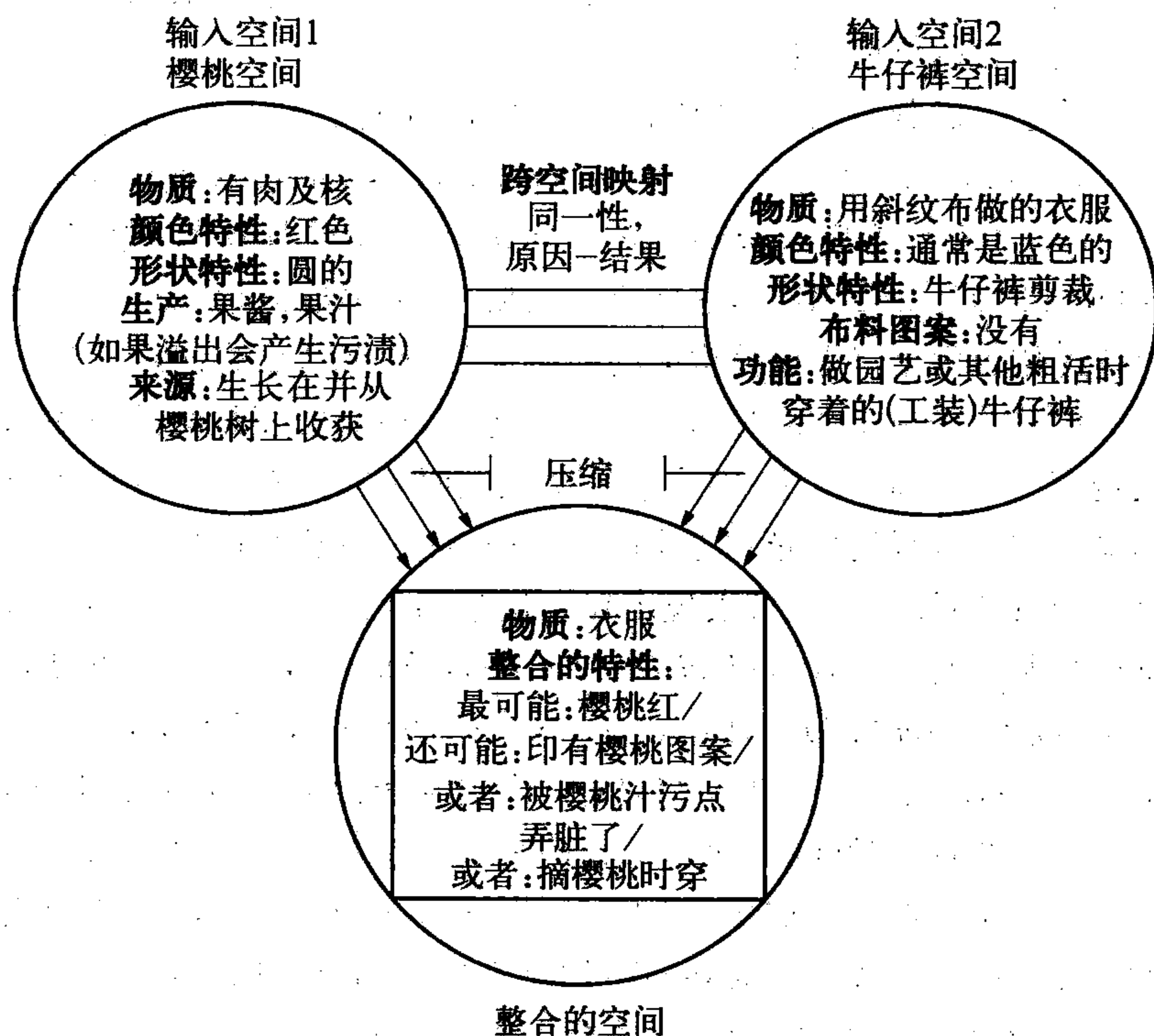


图 6.3 cherry-jeans 整合的网络图示

清洗的洗衣袋中挑出的牛仔裤,而当此物在洗衣机中洗净时,这个整合将被抛弃。只在污点还在的这种不大可能的情况下,"被樱桃汁弄脏的牛仔裤"这种整合才能在家庭环境中获得可接受性。正像该整合这种样式一样,最后一个变体("摘樱桃时穿的牛仔裤")依靠的是(工装)牛仔裤的一个传统功能(园艺工作,包括摘樱桃)和收获樱桃的结果(樱桃输入空间的来源成分)之间的原因-结果关系,这种关系将被压缩到整合空间中的牛仔裤的整合特性之中。然而,这种联系的激活预设了这样一个语境:摘樱桃涉及爬上樱桃树或脏梯子,需要穿特殊衣服,加上这样的知识:所说的人已经穿上或打算穿上某条工装牛仔裤来摘樱桃。依靠这样一套知识的新生结构很难或根本

不可能在更广范围内流行，更不要说永久存在了：它是依靠语境的在线概念化的典型产物。

除了二成分复合词的典型例子之外，还有三成分组合（如 *car boot sale*（后车厢售货[1]），*home help service*（家政服务），*health care costs*（医疗费用），*state school heads*（国立学校校长）等；参见 Schmid 2005：212 以次），这些组合需要一种特殊的整合分析，这种分析适用由两个以上成分构成的缩略词（或首字母缩略词）⑩。探讨它们的整合表现将会超过这本导论的范围，但我们还是会选取缩略词构词一个方面来讨论，因为它生动地说明了我们对整合分析固有的概念整合及描写潜能的迫切需求。缩略词的发音跟自然词一样（而不是拼写发音），一直表现出在音位学和及文字学方面模仿现有词的趋势。像 *TAM*（*Television Audience Measurement*，电视受众调查）或者 *laser*（*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激光）一样，如果只是意味着遵从英语的音节结构，那么，这只是一个音位学问题，而并不直接影响概念整合。但是已有的英语词一旦发挥作用并被用为“固定词”（prop words），关联控制原则就会促使我们寻找固定词和缩略词意义之间的概念联系，此联系可以理解为对两个输入空间进行的概念整合。这种联系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历史悠久的缩略词 *CARE*（Cooperative American Relief to Europe，美国援欧合作组织），可以在关怀的态度和实施该意图之间建立原因-结果关系；但常常并不如此直接，如众所周知的 *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白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2]）或 *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国际学生

---

〔1〕流行于英国周末的一种卖货方式，一般以家庭为主，将要卖的物品放在后车厢内出售。——译者注。

〔2〕美国社会的北欧后裔，通常被当作有权势、有影响的代号，通常为贬义。借用了黄蜂或马蜂（wasp）的词形，讽刺这类白人在历史上盛行的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反犹太主义、反天主教和文化种族优越感心态，通常也会引起人们联想到其古板、自私、冷淡、势力、工作狂等典型特征。此词由于和 wasp 在词形上的关联，也可以用来指“易怒的人”、“刻毒的人”。——译者注。

评估项目)这个更新的缩略词。相对于固定词而言,缩略词的典型特点是,那种新生结构并不浓缩为一种离散的认知意义,而是会保持或包含与在线处理中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相当一致的或多或少的模糊而主观的联想。当“固定词空间”得到图画表征的支持时,这一点就更加引人注目。有一个例子是 PISA 测试结果的统计,用斜塔图画来图示(见《南德意志报》,2005 年 7 月 15 日)。

这一组合表示为 6.4 的网络图,其中,输入空间 1 提供的是缩略词意义的浓缩概念化(这可以看作是从一个相互分离的整合过程中产生的结构)。输入空间 2 提供的是对比萨斜塔的概念化,它是欧洲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却得到了建筑师噩梦的名声。然而,两个输入空间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概念关联呢?如果我们不简单地否认存在某种关系,那么,可以假设存在一种不确定的跨空间映射,是输入空间 1 教育成就的测试结果(原因)和建筑遗产的文化声誉(结果)之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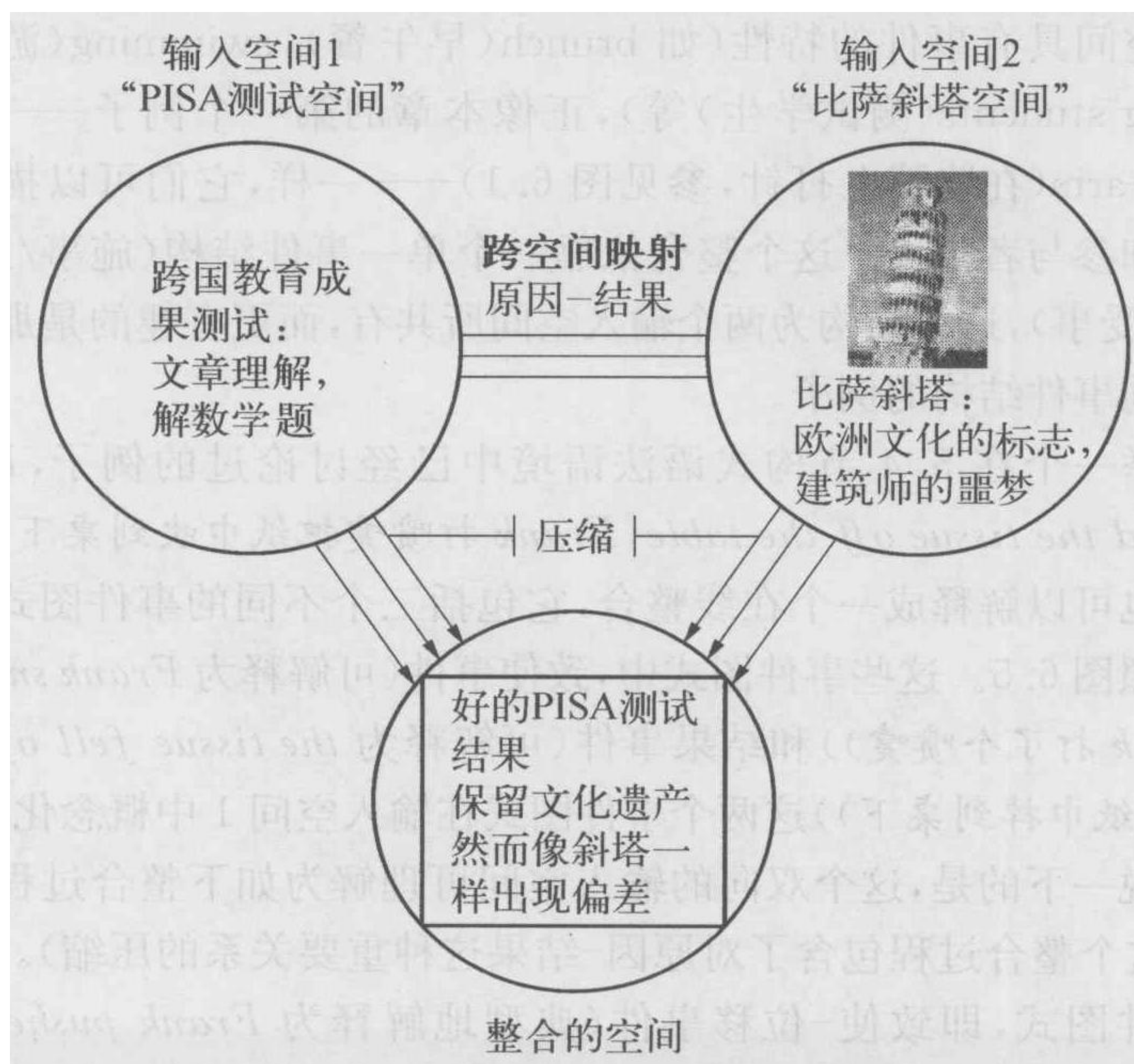


图 6.4 PISA 整合的网络表征(PISA 测试也可以看作是先前整合过程的结果)

一种原因-结果关系，就像输入空间 2 在文字及视觉上所暗示的那样。这种原因-结果关系在整合空间中压缩进一个新生结构，这个新生结构(也许是颇为模糊地)表示：好的 Pisa 测试结果保留为我们的文化遗产，但同时也表示教育也许出现了偏差，就像斜塔一样。

在英语构词背景下，这些缩略词(尤其是带有像斜塔一样的图画成分的组合)可能看起来像是很边缘的现象。然而，它们所引起的整合过程和在比萨整合之类的整合中产生的新生结构类型预示了此类整合在现今广告中似乎无处不在(将在下面的 6.3 节中讨论)。

概念整合，事件框架和构式

考察形态整合、复合词和缩略词产生过程中的心理空间时，我们注意到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会被概念化为状态或情景。然而仍有一些心理空间具有事件的特性(如 brunch(早午餐)，swimming(游泳)，testing students(测试学生)等)，正像本章的第一个例子——shot-in-the-arm(在胳膊上打针，参见图 6.1)——一样，它们可以描述为行为和参与者角色。这个整合依靠一个单一事件结构(施事/工具-行为-受事)，这个结构为两个输入空间所共有，而更有趣的是那些涉及不同事件结构的例子。

举一个在 5.4 节构式语法语境中已经讨论过的例子，*Frank sneezed the tissue off the table*(*Frank* 打喷嚏把纸巾吹到桌下)这个句子也可以解释成一个在线整合，它包括三个不同的事件图式——请对照图 6.5。这些事件图式中，致使事件(可解释为 *Frank sneezed* (*Frank* 打了个喷嚏))和结果事件(可解释为 *the tissue fell off the table*(纸巾掉到桌下))这两个事件图式在输入空间 1 中概念化(需要顺便说一下的是，这个双向的输入空间可理解为如下整合过程的产物：这个整合过程包含了对原因-结果这种重要关系的压缩)。第三个事件图式，即致使-位移事件(典型地解释为 *Frank pushed the tissue off the table*(*Frank* 将纸巾推到桌下))包含在输入空间 2 中。假定两个输入空间中的事件参与者以经过压缩的同一性跨空间映射

相联系，那么，结果就是整合空间中的一个新生结构，这个结构把施事（AGENT）、行为（ACTION）、受事（PATIENT）和（方向性）位置（(DIRECTIONAL) LOCATIVE）组合在一起[11]。换句话说，第一个输入空间的两事件形式和在第二个空间中被激活的构式合成一体，第一个空间的布局被融合原则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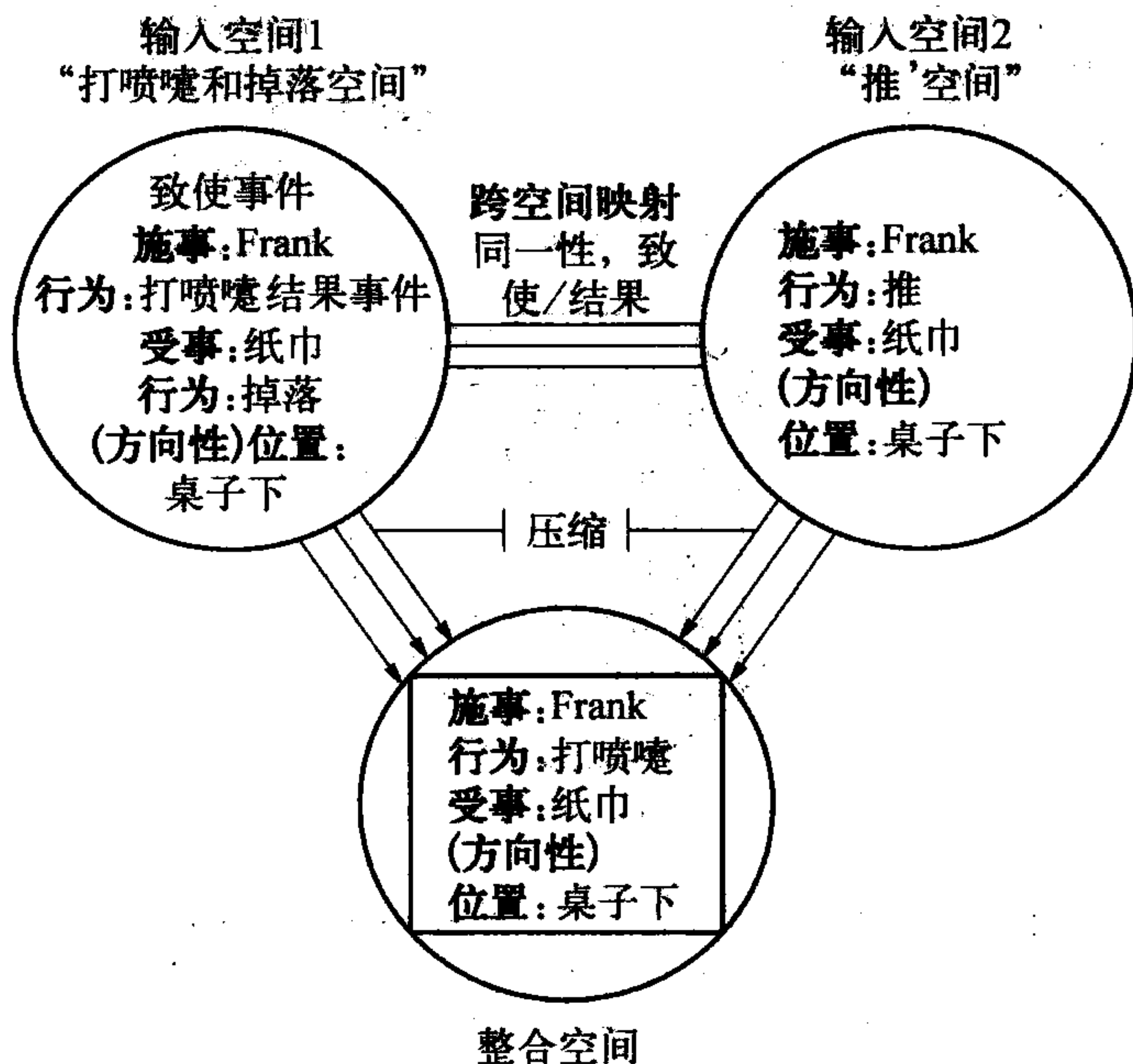


图 6.5 *Frank sneezed the tissue off the table*（Frank 打喷嚏把纸巾打到桌下）之中整合的网络表征

因为整合分析提供在线过程的表征，它也可以用来描写语言使用者面对外语学习者所使用一个构式的异常形式时脑子里可能发生的一切。以*“*Susan remembered Tom of Grandma's birthday*”（*Susan* 使记得 *Tom* 奶奶的生日）这个句子为例。如图 6.6（输入空间 1）所示，动词 *remember*（记得）在一个包含感事（EXPERIENCER）-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被感对象（EXPERIENCED OBJECT）（即传统术语中的一个单及物形式）等

成分的构式中活动,但 *Tom* 这个名词未被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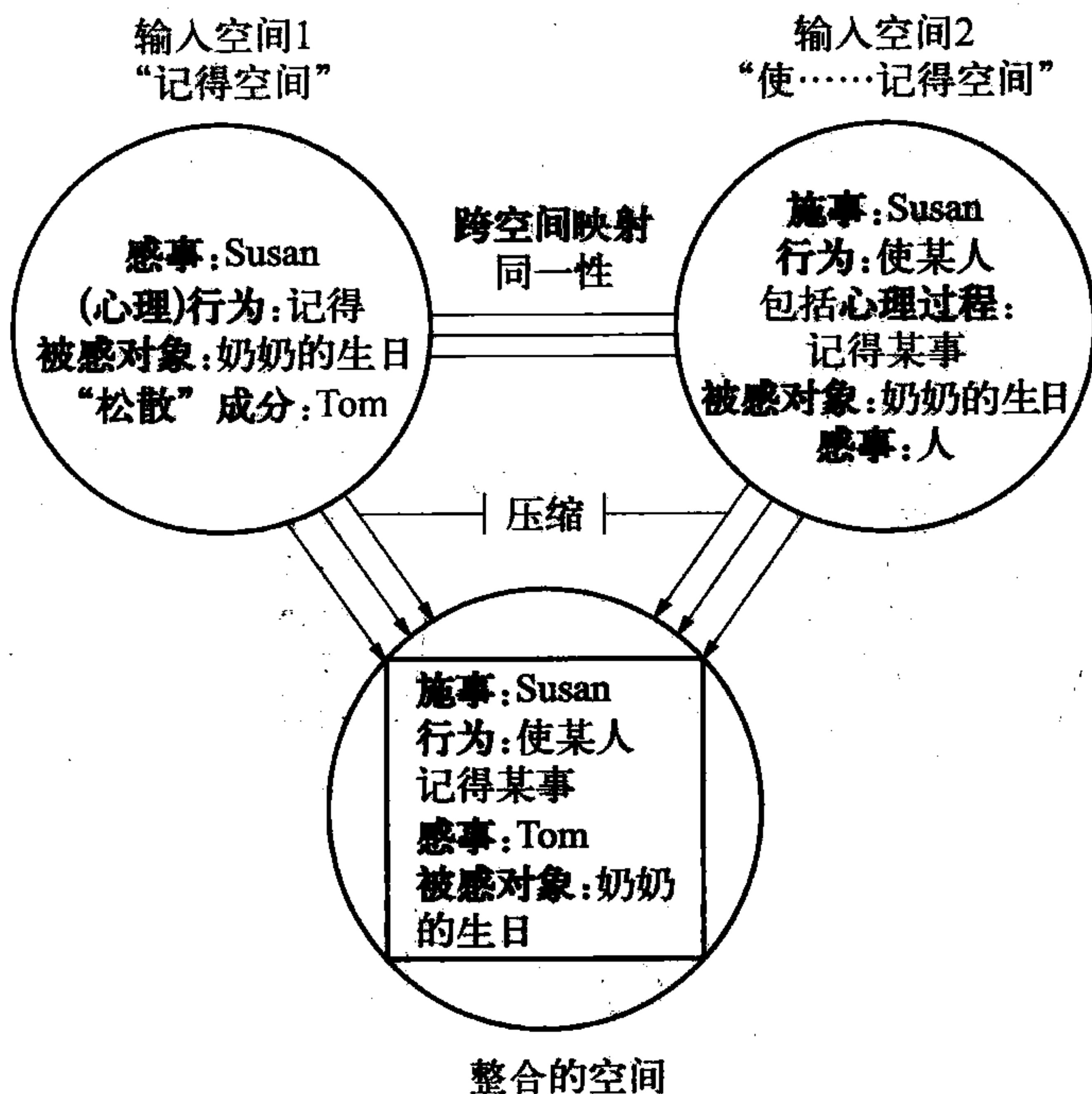


图 6.6 外语学习者的错句*“*Susan remembered Tom of Grandma's birthday*”(Susan 使记得 Tom 奶奶的生日)所激活整合的网络表征

为了迁就动词 *remember*(记得)的意义以及 *Tom* 这一“松散”成分,语言使用者很可能建立了第二个输入空间,这个空间接受记得(REMEMBER)的词汇概念,并提供一个可以安置 *Tom* 这个成分的构式。致使-经验构式(致使-接受构式的一个变体;参见 5.4 节)满足了这些条件。正如输入空间 2 中所记录和动词 *remind*(使……记起)所表达的那样,这个构式包含了施事(AGENT)-心理行为(MENTAL ACTION)-感事(EXPERIENCER)-被感对象(EXPERIENCED OBJECT)等四个成分(因为被感对象(EXPERIENCED OBJECT)由介词 *of* 或 *about* 引入,这产生了一个

传统术语所说的带介词宾语的双及物形式)。

假定包含在输入空间 1 和输入空间 2 中的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即“记得”)和被感对象(EXPERIENCED OBJECT,即“奶奶的生日”)是由同一性这种跨空间关系联系起来的,那么,输入空间 2 中的施事(AGENT,即“Susan”)角色映射到从输入空间 1 而来的错误感事(EXPERIENCER,也是“Susan”)角色上,也就不难想像了;更重要的是,输入空间 2 中的感事(EXPERIENCER)角色被映射到从输入空间 1 衍生的“松散”成分 *Tom* 之上。然而,结果却不是直接用动词 *remind*(使……记起)来代替 *remember*(记得),而是使用了一个最好刻画成意为“Susan caused Tom to remember Grandma's birthday”(Susan 让 Tom 记住奶奶的生日)的新生结构。只有当学习者的错误造成了此整合这一事实被语言使用者意识到的时候,才会发生动词 *remind*(使……记起)对 *remember*(记得)替换,也许伴随一个像 *Oh, you mean 'remind Tom', not 'remember Tom'*(哦,你的意思是“remind Tom”,而不是“remember Tom”)这样的句子。也就在此时介词 *of* 在 *Susan reminded Tom of Grandma's birthday*(Susan 提醒 Tom 记住奶奶的生日)一句中找到了它的位置。这个整合至此实现了它的功用并将被抛弃。

整合,反事实假设条件句和空间建造者

像 *If I were you, I'd apply for the York position just for the experience*(如果我是你,我只为经验也会申请 York 这个职位)(来自 ICE - GB(国际英语语料库英国英语分库))的反事实句涉及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事实世界和一个反事实世界,这是语言学常识[12];在整合理论中,这类句子把我们从小句型式讨论带到了言语事件和建议行为或想像行为这种语用层面上。对照图 6.7,其中输入空间 1 关注的是当前的言语情景,*I*(我)指的是说者,*you*(你)指的是听者。说者持有某些信念和倾向,这是他或她对听者的建议的基础,其中,信念由状语 *just for the experience*(只为经验)表达,也就是说

申请工作产生必要的经验。输入空间 2 表示作决定这一建议("反事实的")行为。两个输入空间由两个空间中施事(AGENT)角色之间的同一性关系相联系。这种联系的结果是说者从第一个输入空间被投射到听者空间的听者位置上,因此,整合是从如下的角度来看待听者的两难困境的:说者表现为不得不做决定。这表明尽管说者具有明确的自信来解释他或她自己和听者之间的"同一性"这种基本的跨空间关系,然而,做出决定的问题仍然主要是从说者的立场来看的。这个特殊的混合体在言词上强调同一性关系而同时又没有一直强调下去,也许就是它使这种表达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高人一等的口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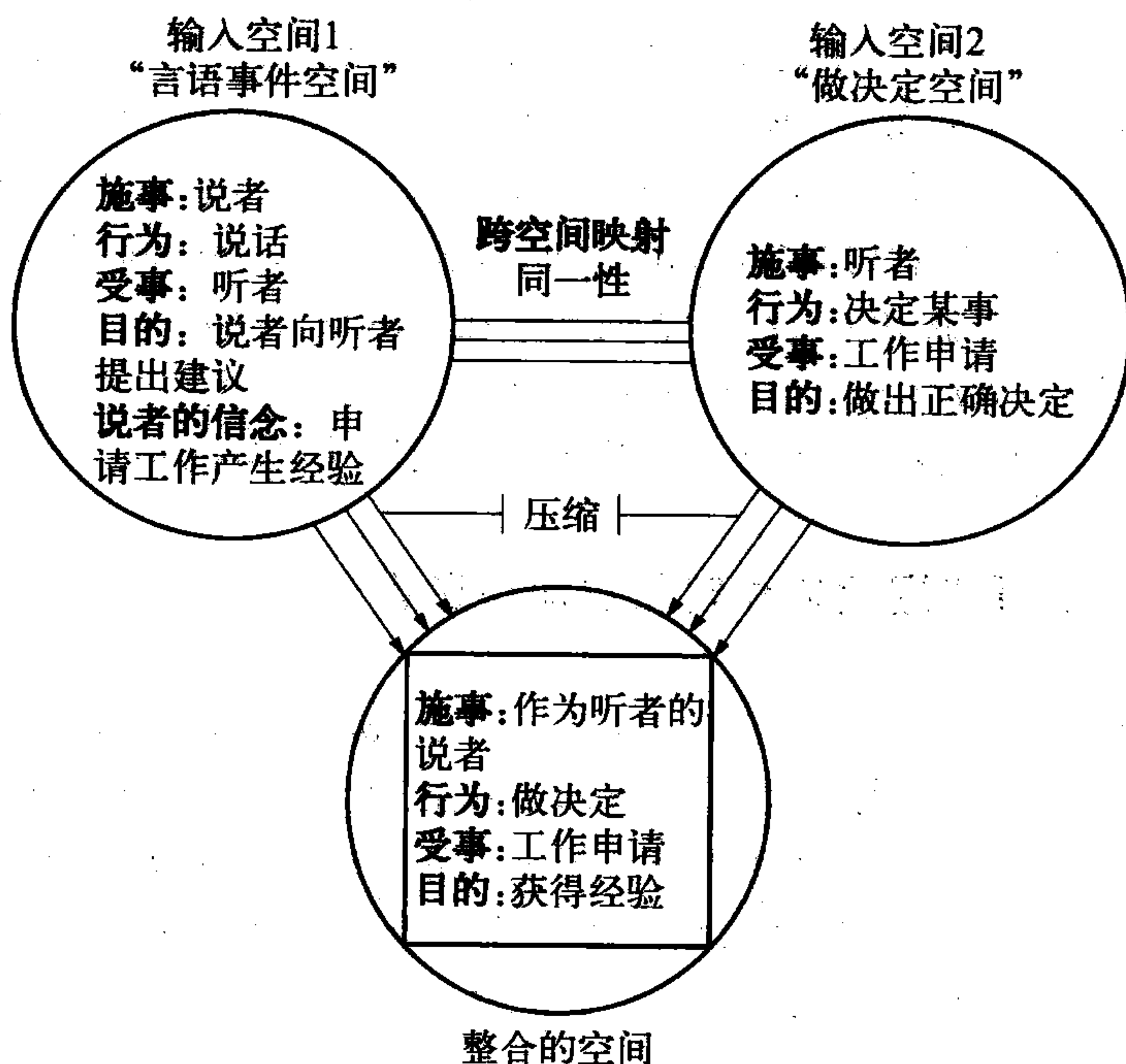


图 6.7 York 申请整合的网络表征("*If I were you, I'd apply for the York position just for the experience*"(如果我是你,我只为经验也会申请 York 这个职位))

用 *if*(如果)引入的假设从句可能是建立反事实心理空间的最典型的方法,并因此可以起"**空间建造者**"(space builders)的作用,但是,还有其他一些语言成分也起这种作用。按 Fauconnier 的定义,"空间建造者"是"一种语法表达式,它或者开启新空间,或者将注意焦点转移到现有空间上"(1997: 40)。典型的例子是 *once upon a time*(从前), *in that story*(在那个故事中), *in the movie*(在电影中), *my daughter thinks that*(我的女儿认为), *last night I dreamt that*(昨晚我梦到),等等。因为 *once upon a time*(从前)立即激活的是一个童话空间,所以,当遇到说话的动物、鬼怪、巫婆和巫师,听到各种怪事时,没有人会觉得奇怪。同样,说 *in the movie*(电影中)或 *in the novel*(小说中)的时候,说者告诉听者建立一个虚构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如同在童话中一样,糟糕的现实中的法则被暂时中止。显然,这种空间建造者的观点给整合分析呈现了大量的语用和会话现象。

综上所述,本节讨论了各种语言实例,包括词汇整合、复合词、缩略词、论元结构构式和反事实假设条件句。分析表明,整合分析虽然完全能够描写词汇化词组或固定化构式的常见实例,然而,比起更传统的分析方法,它也可以处理更边缘但也更有意思的例子,因此它也很适合用来扩展语言学研究的领域。

练习

1. 根据概念整合和新生结构,讨论下面较新的形态整合(选自《剑桥新词词典》,Knowles 1997):

edutainment

<*education*+*entertainment*:"带有教育性质的娱乐"

vegelate

<*vegetable*+*chocolate*:"含有一定比例的植物脂肪而不是可可脂的巧克力"

feminazi

<*feminist*+*nazi*："对于激进女权主义者的蔑称"

2. 把下面的复合词作为概念整合来分析一下：

Aga saga

"一种流行小说的形式，一般以乡村环境为背景、关注中产阶级的家庭、感情生活"；*Aga* 炉是中产阶级生活的典型特征并代表不变的安逸。

Riot girl

"年轻、好战的女权主义者"

讨论一下另一拼法 *riot grrl* 的拟声效果在这个分析中是如何融合的。

3. 对以下含有固定词的缩略词进行概念整合分析，并讨论一下源表达的首字母省略：

FIST <*Federation of Interstate Truckers*>（州际卡车司机联盟）

PEN <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oets*, *Playwrights*, *Editors*, *Essayists*, *and Novelists*>（国际诗人、剧作家、编辑、随笔作家及小说家协会）

WAR<*Women Against Rape*>（反强奸妇女联盟）

4. 把用于 *Frank sneezed the tissue off the table*（Frank 打喷嚏把纸巾吹到了桌子下边）等例子的整合分析应用到下面的结果构式例子上（参看 5.4 节）：

Terry wiped the table clean.（Terry 把桌子擦干净了。）

The pupils chatted the teacher furious.（学生们闲聊把老师聊怒了。）

The crowd shouted the speaker silent.（群众大喊把演讲者喊沉默了。）

5. * *I would never borrow Tom a book*.（我永远不会向 Tom 借一本书。）

模仿图 6.6，对英语的外语学习者造出的这个句子进行整合分析，并解释整合的过程。

6. "从前……",从 Little Red Riding Hood(《小红帽》)或 Puss in Boots(《穿靴子的猫》)这类动物像人一样行动的童话中选择场景,并讨论一下整合分析如何解释这些"拟人隐喻"中的动物和人的行为的总在变化着的混合。

6.3 广告文本、谜语和笑话中的概念整合

大多数文本类型中都能发现概念整合,但在有些类型中概念整合采用了特殊的形式并达到了特殊效果。本节选取讨论的广告、谜语和笑话似乎就是如此。

作为"强加"整合的广告文体

我们对于广告文本的讨论将限于结合了文字和图画成分的印刷类广告。文字/图画组合在文献中尤其在符号学文献有过广泛地讨论,Roland Barthes(1977: 38 - 41)已经就这种现象提出了"锚地"(anchorage,为图画提供明示和直指支持的文本)和"替班"(relay,具有互补关系的文本和图像)之间的基本区别[13]。因为第二类会产生更有趣的结果,我们的讨论将主要关注此类。

我们所选取的例子是一个相当中规中矩的广告,来自 *Marie Claire* 杂志英国版的 2000 年一月号(图 6.8);对这个广告的整合分析图示为 6.9 的网络形式。为了让分析简明一些,此则广告被解释为与两个输入空间有关,一个是(基于图像的)情人空间,另一个是潘婷空间(基于图像和文本的,包括实际上跨在广告两个部分中间的标题)。

在广告的图画和文字中,广告的建立,在于对参与者的跨空间同一性和涉及参与者的空间关系的明确使用。广告中有两个情人和两种产品(通过转喻用它们的瓶子来代表),并且两对都画得不仅彼此靠近,而且,甚至像瓶子那样,是面对面的。这种图画效果得到 *Don't go it alone and used in harmony*(别单用,搭配着用)这种



图 6.8　www.pantene.com 潘婷香波和护发素的广告

（自 *Marie Claire*，2000 年一月号）

文字信息的支持。其明显意图是建立一个新生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情人间的典型互动关系被映射到两个护发产品之间的关系上。这个文本另外强调的是无生命产品的主动性（香波提供维生素，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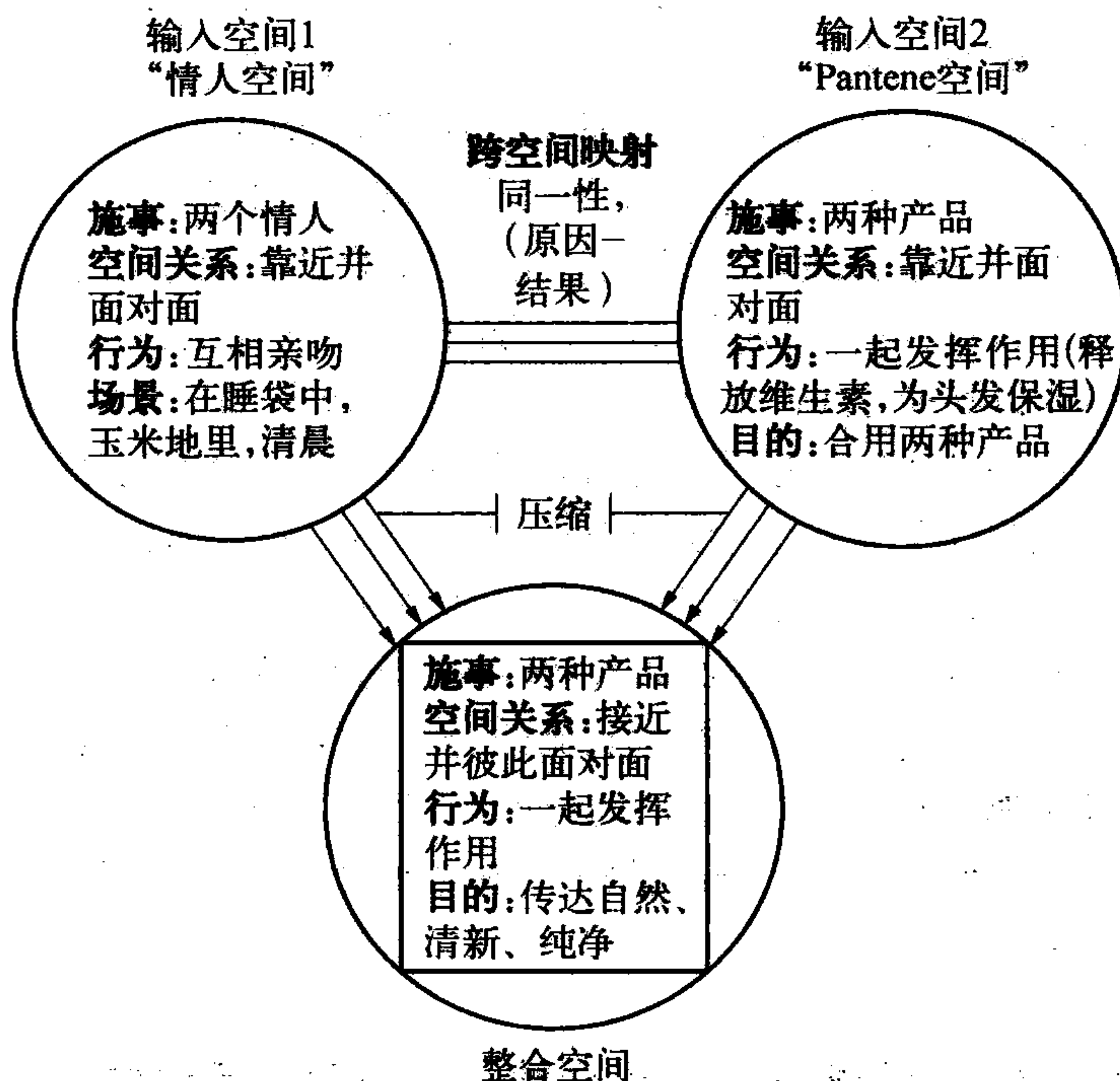


图 6.9 Pantene 广告整合的网络表征

发素为头发保湿),即在 *Some things just work better together*(有些事物在一起的时候会作用得更好)这个广告标题中达到极点的一种特性。

但是,输入空间中的其他成分是如何进入整合空间的呢?恋人出现的场景(SETTING),睡袋以及明亮的晨曦,意味着他们在玉米地中过了一夜,唤起了自然、清新、纯洁和青春(再加上浪漫约会的所有记忆,包括内衣的洁白"无邪")之类的联想。与情人和产品间的表面关系相比,这些联想对广告的效果也许甚至更加重要。关键问题是情人空间的场景(SETTING)是如何与潘婷空间的目的(PURPOSE)成分(激发顾客同时使用香波和护发素)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广告本身没有提供明确的跨空间映射,但它努力唤起一种

比较像同一性或原因-结果关系(在图 6.9 中用方括号表示)的松散联系。关键的是这种跨空间映射的关联似乎是(通过图画的尺寸和迷人的色彩、情人的吸引力,等等)"强加给"读者的。因为关联原则的引导,读者就会试图把输入空间中的场景(SETTING)和目的(PURPOSE)成分压缩在一起,并因此在整合的空间中创造了一个新的目的(PURPOSE)成分,这个成分的基础是下面这种观念:香波和护发素以某种方式产生自然、清新、纯洁和青春。广告人决不是想说清这些护发产品和恋人亲吻的联想之间的关系,他将乐得充分运用由概念整合所引发的在线处理的模糊性(这一点在前文关于 PISA 缩略词的分析中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即使这些正面的联想固定化为 Pantene 品牌形象的一部分,它仍将是十分模糊的,因为没有人计划甚至愿意对这个新生结构进行系统分析。这样,潘婷广告就加入到了**强加整合(forced blends)**的行列,宣传了与烟民的万宝路王国或快乐的人们喝着 Bacardi 朗姆酒的热带海滩生活同样强大且基本无差别的形象。

谜语和笑话中的整合:把概念整合用作解决问题的工具

和广告相比,谜语和笑话可能是更边缘化的文体类型,但从理解和认知处理的角度来看,它们也是十分有趣的。因此,Fauconnier 和 Turner 作概念整合分析时,用"佛教和尚谜语"这个谜语作为的重要的一例,就不足为奇了。这个谜语是他们从 Arthur Koestler 的《创造活动》(*The Act of Creation*)(1964: 183 以次)概括成的,如下:

A Buddhist monk begins at dawn one day walking up a mountain, reaches the top at sunset, meditates at the top for several days until one dawn when he begins to walk back to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which he reaches at sunset. Make no assumptions about his starting or stopping or about his pace

during the trips. Riddles: Is there a place on the path that the monk occupies at the same hour of the day on the two separate journeys?

（一天，有个和尚，拂晓开始爬山，日落时到达山顶，在山顶上打坐了几天，直到有一天拂晓，又开始往回走，日落时到达山脚。对他的出发或停留或者旅途的步速不作假定。出谜：在这两次不同的旅行中，在路上有没有一个地方是这个和尚在这天的同一时间在那里的？）

（Fauconnier 和 Turner 2002：39）

为了解这个谜，Fauconnier 和 Turner(2002：39)提出，应当想像和尚是在同一天沿着同一条路上、下山。这样假定以后，一定有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他“遇见自己”，也就是说，他在两次旅行中都经过这个地方，即使想像中见面地点的确切位置并不清楚。

在讨论整合之后，这个解释看起来像是整合过程的另一种同义的说法（并因此被 Fauconnier 和 Turner 用作此理论的引导性例子）。把两次旅行合并起来，我们认识到，两次旅行之间一定存在跨空间的同一关系，这是一种由和尚体现的关系；此外，他两次旅行所走的线路之间一定存在空间关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还一定存在时间关系。

在这个整合中，所有这些关系都经过压缩。这个和尚和经过的路线在整合的空间中被轻而易举地统一在一起，而时间的压缩却只进行到一端：我们可以压缩两次旅行的日子，但却不能压缩想像中见面的时刻；这样，这个新生结构仍然是模糊的。请对照图 6.10，在图中，路径和方向用直线和箭头表示，和尚的位置用黑圈表示，和尚用字母 a_1 和 a_2 表示。整合空间中的压缩用路径和日子记号的合并来表示，而想像中 a_1 和 a_2 的相遇地点的实际位置则缩小为 a_1' 和 a_2' 之间的一段，但并非真正固定。

虽然这个新生结构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就是如此被显性化的，但这个谜的破解，却也只能通过把两次旅行整合为一次才能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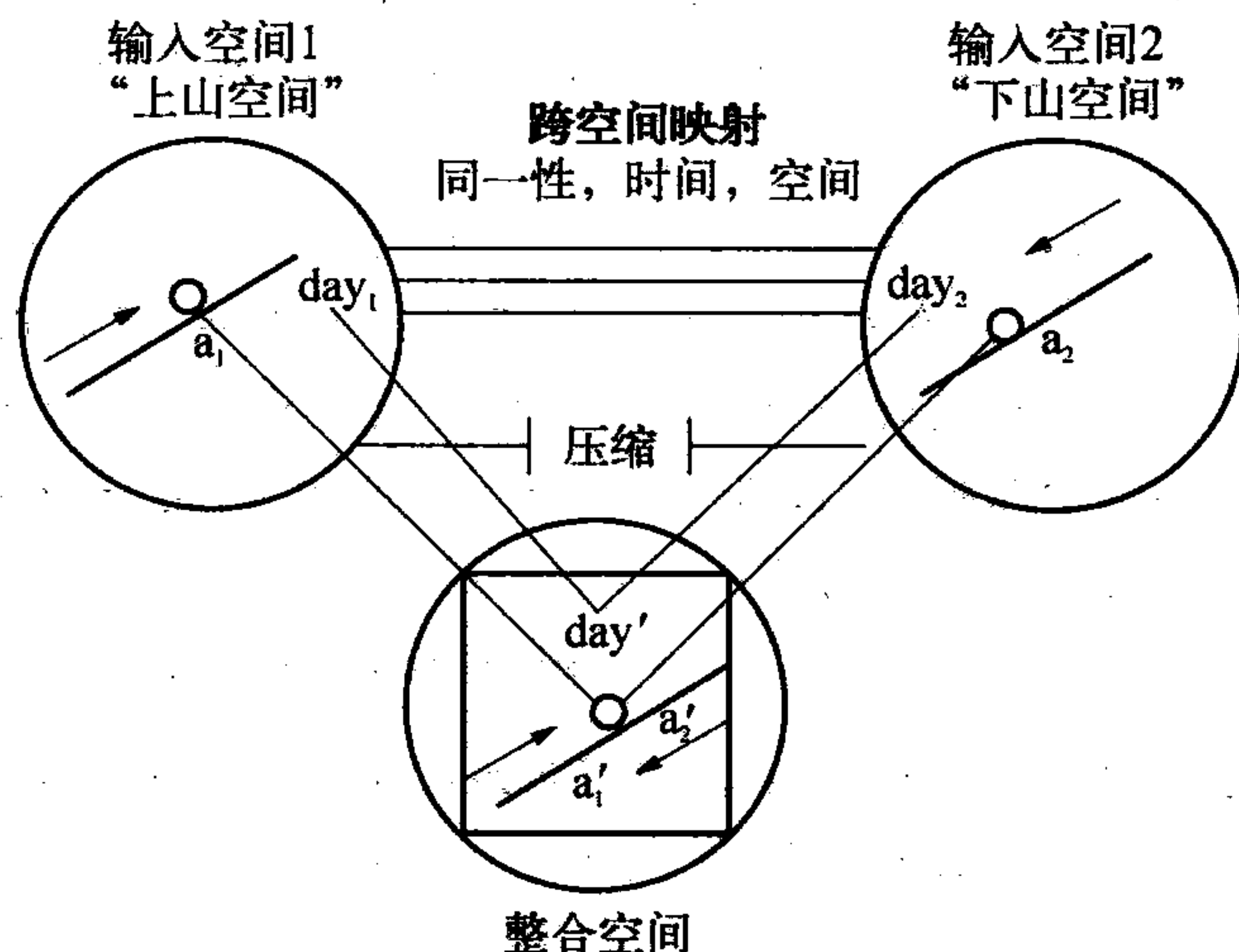


图 6.10　和尚整合的网络表征(选自 Fauconnier 和 Turner 2002：45)

这表明概念整合不仅是话语(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其他的现象)解释中差不多无意识的过程，而且还可能是一个审慎选择的**解决问题的策略**(problem-solving strategy)。在权衡商业、政治、当然还有私人领域中未来策略的正反两方面意见时，同样的假设情节也需要整合。这时，对几种可能的未来行为进行整合，并根据它们的假设结果作出评估。

整合理论也可以建立在更早一些的解释的基础上，尤其是 Arthur Koestler 的观点，他认为笑话中的原则是：

> 在两个内部一致而习惯上却不相容的参照框架 M. 1 和 M. 2中理解一个情景或思想 L[……]。两个参照框架在事件 L 中交叉在一起，事件 L 似乎被迫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参照框架中来回摆动。
>
> (Koestler 1964：35)

把笑话和两个不同的参考框架（或者两个不同的脚本，如 Raskin (1985)所提出的那样）联系起来的想法，直接产生了两个输入空间的设想，而整合空间概念则恰如其分地解释了“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参照框架中来回摆动”[14]。

为了说明整合方法对于理解笑话的潜力，下面有一种孩子喜欢的例子，这个笑话中在学校的不端行为出现了出人意料的变化：

Mother：Why were you sent home early，Mary?

Mary：Well，Mum，the boy next to me was smoking.

Mother：But if he was smoking，why were *you* sent home?

Mary：I set him on fire.

（妈妈：玛丽，怎么你这么早被送回家了？

玛丽：啊，妈妈，我旁边的男生在抽烟。

妈妈：但是如果他在抽烟，怎么把你送回家了？

玛丽：我把他点着了。）

如图 6.11 所示，两个参照框架或脚本可以在两个输入空间中用参与者角色来表现。输入空间 1 记录 Mary 的第一句话，将施事(AGENT)角色指派给男生，他正施行抽烟的行为。因为 *XY is smoking a cigarette/pipe*(XY 在抽香烟/烟斗)是比较固定的构式，它自动地隐含了香烟这个受事(PATIENT)角色。Mary 的主体被背景化，其地位降为旁观者(BYSTANDER)。此外，这个心理空间还将包括了如下的百科知识：抽烟是一个常见的违反校规的行为。

输入空间 2 用来表达笑料的内容。这时，Mary 的作用是施事(AGENT)，参与了向受事(PATIENT)身上点火的行为，由男生代表受事。因此输入空间 2 是一个点火空间，它包含了如下的百科知识：点着的物体会冒烟。

为了满足听众对关联的要求，至少建立了三种跨空间关系：第一个是输入空间 1 中的施事(AGENT)和输入 2 中的受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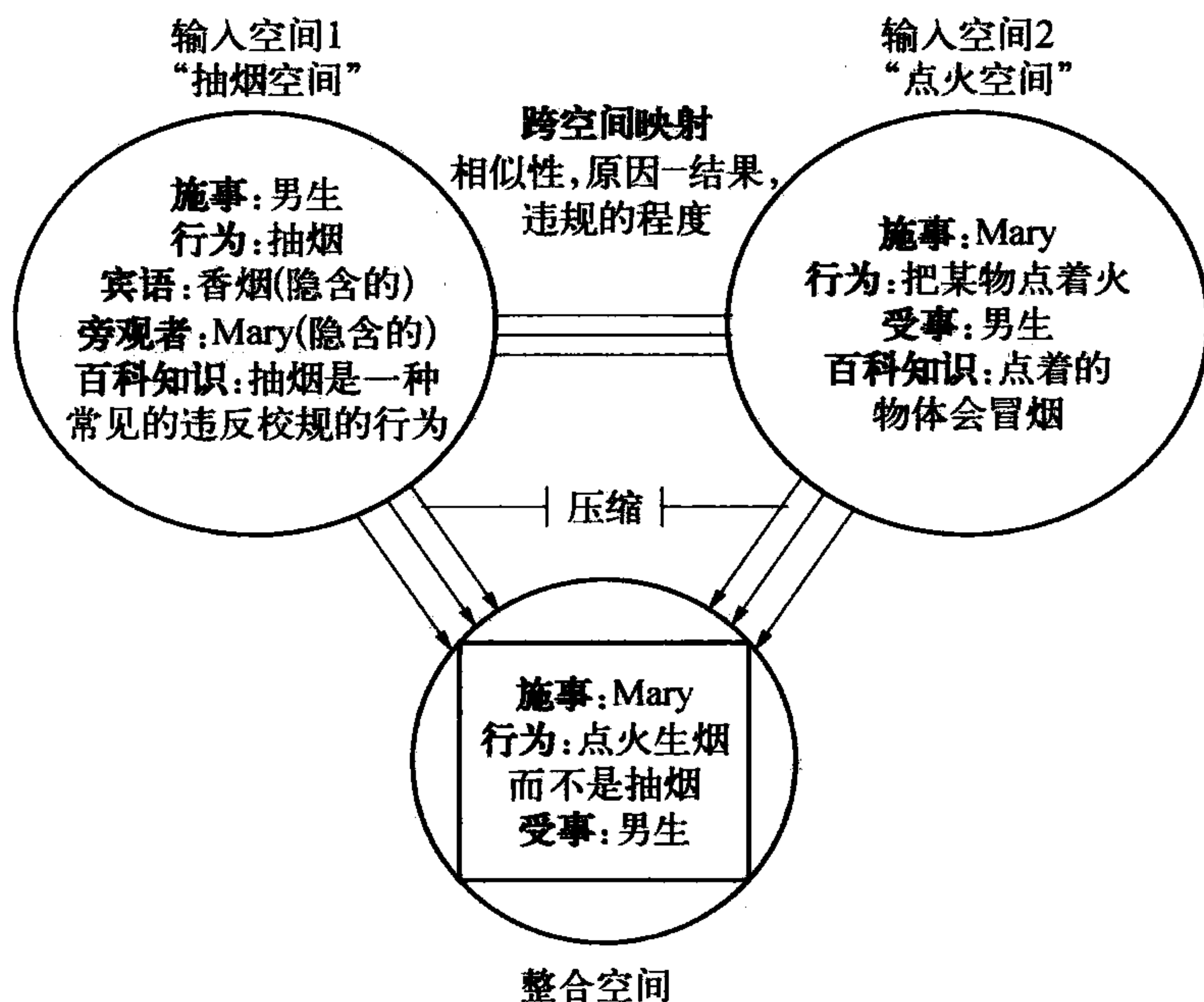


图 6.11　点火笑话：整合的网络(network)表征

(PATIENT)(二者都代表男生)之间的同一性关系;第二个是点火行为和冒烟之间的原因-结果关系,最后一个是表示发生的违规行为的严重性的量级关系。在整合过程中,所有这三种跨空间关系都经过压缩：在整合空间的新生结构中,*施事*(AGENT)角色被*受事*(PATIENT)角色代替,而*旁观者*(BYSTANDER)角色被提升到*施事*(AGENT)的地位。至于所涉及的行为,即"点火生烟"和"抽香烟"的压缩证明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两个行为看起来不相容,而且,压缩对这两个行为截然不同的违规性评价,也强化了这种不相容。也正是这种出现在整合空间的结构中显著的不相容性点明了笑话的所在和幽默效果的来源。因为整合也遵守开包原则,它使对笑话发展的理解成为可能,并使听众在 Mary 的言语技巧中找到乐子,她的技巧表现为,在揭示真正关系之前,把自己背景化为*旁观者*(BYSTANDER)并突出了男生的*施事*(AGENT)角色。

综上所述，本节讨论的所有各种文本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显而易见地利用了整合中新生结构的在线特征。

- 广告文体鼓励甚至强迫读者把（常常由图像）暗示的积极效果和广告产品进行在线压缩。为了增强效果，它们通常会隐藏整合的不确定，而不是把它展现给读者。
- 有问题的谜（和未来行为的计划）是通过有策略地、审慎地整合不同事件场景并评估它们的可能结果来解决的。
- 笑话产生了一个新生结构，这个新生结构至少包括一些因为它们不相容使得整合不成功的成分，这是笑话幽默效果的来源。

练习

1. 有一些广告努力把奢华、富有、美丽或名望等方面的联想映射到巧克力、啤酒或化妆品这类地地道道的日用品上，并因此创造了公司或品牌的某种“形象”。找出一些这种广告的例子，简要说明其中的心理空间，并指出在多大程度上它们之间的整合不是压缩的“自然”结果，而是强加于受众的。

2. 根据激活的心理空间分析下面的谜，并讨论这些空间是如何在整合中被结合在一起的。是什么使得这些谜显得有趣？

Why do cows wear bells? (Because their horns don't works.)
（为什么母牛带铃铛？ （因为它们的角吹不响。））
Why are mosquitoes so annoying? (Because they get under our skin.)
（为什么蚊子如此烦人？ （因为它们钻到了我们的皮下。））[1]
What did the beach say when the tide came in? (Long time no sea.)
（当潮水涨起来的时候沙滩说了什么？ （好久没海/不见。））

3. 根据概念整合讨论下面的笑话，尽量找出整合中的不相容性：

After swallowing a (wind) surfer, the shark pensively looks at

[1] “to get under someone's skin”作为习语，意为“让某人烦”。——译者加

the empty board and sail. 'Nicely served, with breakfast tray and napkin.'

(吞下一个(风帆)冲浪运动者后,鲨鱼看着空空的冲浪板和帆沉思:"服务周到,还有早餐托盘和餐巾。")

Everyone had so much fun diving from the tree into the swimming pool, we decided to put in a little water.

(从树上跳进游泳池里,每个人都得到那么多快乐,我们决定放一点水进去。) (Coulson 2001: 3)

A: Do you know the way to the station?

B: No, I don't!

C: Listen, you take a right turn at the next corner, then straight ahead ...

(A: 你知道怎么去车站吗?

B: 不,我不知道!

A: 听着,你在下一个街角向右拐,然后直走……)

Everybody likes the torero. I don't. I'm the bull.

(每个人都喜欢斗牛士。我不喜欢。我是公牛。)

6.4 关联:一种认知-语用现象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关联是 Fauconnier 和 Turner 提出的概念整合的一条控制原则。虽然关联概念最初被当作一条互动的语用原则,Sperber 和 Wilson(1995)给予了它认知转向。本节选择(并简化)看似与认知语言学思想类似的及认知语言学可能从中获益的一些方面来讨论他们的理论。

关联的寻找及认知环境概念

对关联的寻找似乎控制和主宰着人类对语言和非语言交际事件

的理解。面对与一段与正在进行的对话显然不连贯的成分时，我们仍然禁不住追问“为什么在此时此地对我说这些？”例如，如前一节所说的，如果两种信息，比如广告的文本和图画，放在同一页呈现给我们，我们就会自动地假设，它们在一起出现，一定是有某种原因的，我们还会寻找它们之间某些合理的关系。同样，对话人通常会在前面的话语语境中寻找一句话的关联；即使他们没有立即意识到某个成分是如何结合进来的，他们也经常会竭尽全力来建立一种令人满意的联系。

借用 Sperber 和 Wilson（1995：34）的一个例子，下面是一小段在饭后可能说出的对话，其中 Peter 的问题显然没有从 Mary 那里得到直接的回答：

Peter：Do you want some coffee?（你想喝点儿咖啡吗？）
Mary：Coffee would keep me awake.（咖啡会让我清醒。）

然而，虽然没有得到直接的回答，Peter 还是将努力去理解这个回答，也许包括 Mary 不要咖啡以保证良好的晚间睡眠。很大程度上 Mary 的话会被 Peter 理解，因为他们共同拥有已是深夜这种情景信息和咖啡因影响睡眠的百科知识。用 Sperber 和 Wilson 的话来说，这两种知识就是 Peter 和 Mary“**认知环境**”（cognitive environment）的组成部分。它被定义为对 Peter 和 Mary 来说显而易见的所有假设的集合，因为他们能够在他们的物理环境中感知这些假设，或使用记忆和推理之类的认知能力推断出这些假设（1995：39）。简而言之，认知环境由**假设**（assumption）构成，它们或者是储存于记忆中的，或是即时感知的，或者是即时推断的。

一个人获得的储存的知识很显然和他或她已经内化的所有认知模型（框架、脚本、情节）的总和相等。然而，虽然一些认知语言学家倾向于关注一群人共享的“理想化”认知模型，在大语用框架下进行研究的 Sperber 和 Wilson 还是强调：认知环境因人而异，也因情景而异。像前几节所提到的概念整合理论一样，Sperber 和 Wilson 特

别感兴趣的是即时意义建构，并因此强调认知能力也包括感知新增事实并因此形成**新的假设和推论**(new assumptions and inferences)的能力。

举前面所引用的请喝咖啡的例子(并用它来为我们自己的解释服务)，Mary“咖啡会让我清醒”这一晦涩的回答也会促使 Peter 生成新的推论，这些新推论又会生成不同的假设。其中有一个假设可能是：Mary 也许想保持清醒来积极参与晚会中其他客人的谈话；另一个假设可能是：她害怕如果没有咖啡她也许在开车回家的路上睡着了。但是，Peter 怎么知道这些附加推论也是 Mary 的认知环境的组成部分，也与她共享并因此可认为是有意传递信息的组成部分呢？

明示推论行为，主体/背景分离和交际关联

Peter 理解 Mary 所思的钥匙当然是她实际所说。她确实说过的话，连同她的手势、表情和其他非语言信号，在关联理论中被称为她的“**明示推论行为**”(ostensive-inferential behaviour)。从认知语言学的观点来看，这可以用主体/背景分离来理解：(所谓的)明示推论刺激作为主体从所有那些没有被(用语言或以非语言)显性编码的潜在假设构成的概念背景中突出出来。在我们的例子中，明示推论行为最明白的实现方式也许是一个清楚的语句：对照下面这组语句，其中第一种说法明确地支持影响睡眠的假设，而第二种则适合开车的假设：

> 不，谢谢你，咖啡会让我清醒。
> 好的，谢谢，咖啡会让我清醒。

利用不同的语调形式可能是没那么明确但仍然有所帮助的，降调表示对提议的拒绝，而升调则表示接受。

明示行为也可以用身体姿势、身体的移动和眼神来表达。Sperber 和 Wilson 自己的例子是公园长椅情景(Sperber 和 Wilson 1995：48－49)：Peter 正和 Mary 坐在公园长椅上，他用一个僵硬的

向后靠的动作表示，他不是想换一个更舒服的姿势，而是想将 Mary 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个他移动前被隐藏在她视野之外的现象上。Mary 意识到这个明示推论行为如何改变了他们共享的认知环境，她给予不同的假设以凸显性，而这也将在她那一方产生一个新的假设集合（我们将在下一小节简要讨论这个问题）。虽然让某种假设具有凸显性的认知操作可以很容易地用侧显来理解（参见第 4 章），但变化是由会话伙伴的有意行为激发的这个观点使互动成分变得显著，而这在认知语言学思想中是被忽视的。Wilson 和 Sperber（2003：611 以次）[15]强调，Peter 的明示行为所传递的意图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是把某事告诉 Mary 的意图，更重要的是，把他传递信息的意图告诉她的意图；这第二个"交际性意图"清楚地反映了作为明示推论行为结果的**交际关联性**(communicative relevance)。

关联：认知效果、认知效率以及认知经济性

假定 Peter 的明示行为获得了想达到的效果，这正是 Sperber 和 Wilson 认为 Mary 的认知环境所可能发生的：

> 想像一下，例如，作为 Peter 向后靠的结果她能看到的是，在其他事物中，三个人：一个是在她坐在长椅上之前已经注意到的那个卖冰淇凌的人，一个是她以前从未看见过的普通的散步者；还有一个是她的熟人 William，他正向他们走过来，而且他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关于这些人中每一位的很多假设对她来说都或多或少是显而易见的。她在首次注意那个卖冰淇凌人的时候，也许就已经考虑了他出现的含义；如果是这样，现在进一步注意他将是对处理资源的一种浪费。陌生的散步者的出现对她来说是一个新信息，但是从中推论出很少甚至推论不出什么；所以，她能从散步者身上感知和推论的还是不可能跟她有太多的关联。相反的，从 William 正向她走来这一事实，她可以得出许多结论，而这些结论又引出更多的结论。因此，这是在她认知

环境中发生的唯一真正相关的变化；这是她应注意的特别现象。

(Sperber 和 Wilson 1995：48 以次)

读了这个说明之后，关联要根据对人的认知环境的影响**效果**(effects)和处理短期信息的**效率**(efficiency)来理解，这一点就很清楚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关于卖冰淇凌人的假设是对处理资源的浪费，关于涉及的第二个人，即散步者的假设也是如此。相反，鉴于在 Mary 的认知环境中浮现的大量关于见面的令人无比厌烦的记忆，William 是唯一激发重要语境效果并值得作出认知努力的那个人(哪怕只是为了设计策略如何再次摆脱他)。并且由于在认知环境中已经存储了大量有关他的信息，因此，设计这些策略所需要的努力并不太巨大。简而言之，William 的出现对 Mary 的认知环境有积极的认知效果，而她不用花太多的努力。

对这些描写进行概括，我们可以说，有关 William 见面的假设满足了由 Sperber 和 Wilson 所提出的个体关联的两个程度条件：

条件 1：

一个假设达到如下程度时被认为与个体相关：当此假设被优先处理时获得了巨大的积极认知效果。

条件 2：

一个假设达到如下程度时被认为与个体相关：获得这些积极认知效果所需的努力是小的。

(Sperber 和 Wilson 1995：265 以次)

因此，关联还受制于下面两个补充要求：一方面，关联依赖于一个优先处理的假设在互动的一个参与者身上所能尽量取得的积极认知效果；另一方面，关联和认知效率有关，而认知效率要求**经济地**(economic)使用处理资源。对于认知语言学家来说，认知效率这个术语强烈地让人想到了*认知经济性*(cognitive economy)这个概念。它由 Rosch(1978)提出，并用来证明基本层次范畴在对现实世界进行概念化过程中的优势地位。Rosch 把认知经济性定义为：关于一个对象的最大量信息可以用最小认知努力获得(参见 2.1 节)。

毫无疑问，Sperber 和 Wilson 的认知效率概念比 Rosch 对基本层次概念化的说明要广泛全面得多，这也正是认知语言学思想可能再一次被关联理论触动的地方。很可能值得去检查一下认知效率与认知语言学家研究的、基本层次范畴之外的其他成分与操作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有一个有趣的候选对象，那就是整体或完形感知，它被解释为先于并通常代替根据特性进行的详细概念化的捷径(参见 1.2 节)。至于转喻，也有很多例子，比如，*a glass* (*of beer*)(一杯(啤酒))、*drive a Ford* (开福特)、*wait for White House decision*(等待白宫的决定)(参见 3.1 节)，它们借助易于理解的源概念而使得经济性处理成为可能。甚至有意义的句法构式使用(参见 5.4 节)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最后，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概念整合显然把关联——按定义也包括认知效率——融合为它的一项控制原则。

假设，重要关系和压缩

关联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都注重认知处理的在线特征，但是它们使用不同方式处理问题。在关联理论中，认知环境的变化被看作是由一个明示推论行为所触发的，这种行为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假设——以一串语音已经发出这一事实为基础的假设和以这个语音链的语义内容为基础的假设。Sperber 和 Wilson 继承语用推理的哲学传统，把这些假设转换为陈述的形式，如图 6.12 所示的“饭做好了”这个例子。即使忽略了这句话的语义内容，由 Mary 发出的[ɪtlgetkəuld]这一语音序列也改变了 Peter 的认知环境。这反映在假设集合{A}中。如果 Peter 认为这些假设中有些是有关联的并把它们选出来进行处理，如(3)—(5)这几个假设，说出 *It will get cold* (它要凉了)这一明示行为获得了大致与 Mary 清嗓子相同的效果。只有当他决定处理(6)—(7)这些假设的时候，因为它们不需要太多处理努力就可能产生最大量的认知收获，这才会导致收在集合{I}中的假设。

明示行为： Mary 在 Peter 面前发出的语音序列[ɪtlgetkəʊld]（*It will get cold*） Mary 的明示行为使其对 Peter 来说显而易见的假设：	
集合{A}	集合{I}
(1) 有人发音。	(8) Mary 的话语对 Peter 说优先相关。
(2) 房子里有人。	(9) Mary 说了饭要凉了。
(3) Mary 在家。	(10) 饭很快就要凉了。
(4) Mary 说话了。	(11) Mary 要 Peter 立刻过来吃饭。
(5) Mary 喉咙疼。	
(6) Mary 已经对 Peter 说："饭要凉了。"	
(7) 有一个假设集合{I}是 Mary 想通过对 Peter 说"饭要凉了"而向 Peter 明示的。	

图 6.12 为"饭做好了"这个例子生成的假设（选自 Sperber 和 Wilson 1995：176－182）

这第二组假设首先陈述了(8)这个交际性关联的总原则，然后开始了下面三者之间的选择：(9) 这个报告性陈述、(10) 这个单纯的断言和(11) "Mary 要 Peter 立刻过来吃饭"这个更复杂的评价。最后一个假设绝对不只是前几个假设的逻辑推论，因为它也依靠了 Peter 对于"在家吃饭"整个情节和 Mary 参与其中的记忆中的经验。对于 Peter 来说，它确实也高度关联，只要是为了家庭生活的和谐也很值得付出认知处理的努力。

当然，从更专业的层面看，像语音序列[ɪtlgetkəʊld]这种明示行为是一种很间接的刺激；很显然，它所触发的所有假设，包括最后的假设 *Mary wants Peter to come and eat dinner at once*（"*Mary 要 Peter 立刻过来吃饭*"），都只能被推导出来，并因此可看作**隐涵**（implicatures）[15]。然而，即使 Mary 选择 *Peter, you must come at once to eat dinner because it's getting cold*（"*Peter，你必须立刻过来吃饭，因为饭要凉了*"）这种直白的语句，如果只考虑语句的词义而忽视从语句所在的认知环境得出的推论，那么，这个简单的**显义**

(explicature)例子(Sperber 和 Wilson 1995：180－183)也不能得到确切的处理。只要再回忆一下“在家吃饭”这个情节,此情节中包含的知识对于评价 Mary 请求的迫切性和 Peter 这一方迟滞反应的后果是十分必要的。

这个推论的假设系统和它的隐涵与显义的体现,如何与概念整合理论为在线处理而提出的分析方法进行比较呢[17]？假设系统植根于语用推理的传统,似乎为处理认知输入提供了一个颇为系统的、逻辑的方法。再次对照图 6.12,其中,第一组“预备的”假设(即集合{A}：关于 Mary 身体的出现、她声音的状态以及话语的体现)为第二组更核心假设(即集合{I})铺平道路,在考虑记忆中的经验之后,从第二组假设中选出最关联的一个。不论对非语言明示行为的思考的内容是什么,当这些行为包括语言成分的时候,并且当认知环境作为一个整体适用于建立假设链的时候,这个系统就运行得最好。

相反,在概念整合理论中对认知材料的处理看起来自由得多,但也模糊得多。认知输入的来源通常未真正得到探讨,但这些来源包括语言的、视觉的和听觉的刺激。认知输入集合到心理输入空间中,并得到以认知模型形式从长期记忆中抽取的材料和另外的语境材料的支持。就像 6.1 节讨论过的那样,在输入空间中,材料的构建和输入空间之间的跨空间投射依靠重要关系,尤其是依靠同一性关系、时空关系、特性关系、原因-结果关系以及部分-整体关系这些重要关系。重要的是这些关系没有形成一个连贯一致的系统,而作为整合空间中新生结构基础的压缩也不连贯一致。因为缺少层级性和系统序列,便产生了在概念整合中“怎么都行”的批评,也已经让 Fauconnier 和 Turner 在关联原则这种控制原则之外,还提出了其他控制原则(有拓扑学原则、融合原则和开包原则,参见 6.1 节)。然而,像重要关系一样,(也许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原则没有被组织成为一个系统层级,而实际上却在某些整合中互相起反作用及彼此抵消。

简而言之,关联理论显然更偏向于逻辑推断这一面,是典型的受哲学传统启发的语用学成果,而概念整合理论拥有更丰富、更多元的认知观,但也更含糊、更直观。此外,和本书讨论的其他认知语言学

理论一样，概念整合赞成认知的整体观，这种整体观认为，语言的结构和使用与感知、注意和解决问题之类的一般认知能力交织在一起。而在另一方面，关联理论则提出了一个独立的推论模块，这个模块和一般认知只存在松散的联系[18]。

假定这两个理论之间更基础的思想体系差异可以调和，那么，二者是否能从一种彼此更密切的合作中得益？这是一个可以提出却无法回答的问题。例如，重要关系和压缩过程能否从存在于关联理论的认知环境和明示行为的反应更系统的组织中获益？或者，认知语言学，尤其遗憾的是在线处理理论普遍存在着对互动性成分的忽略，那关联理论的提法能否扭转这种忽略？或者，从互补的角度来看，关联理论能否通过吸收更"柔性"认知来丰富它解释的认知复杂性？

因为我们关注的是认知语言学的发展，我们将扼要重述讨论中产生的发展认知语言学的其他提法，以此来总结这个对于关联理论的简短而介绍性的简要描述[19]：

• 理想化认知模型的概念（框架、脚本、情节）应该推广到个体化的认知环境。

• 主体和背景的概念应该给予说者取向和听者取向的解释，以此来应对关系的认知方面。

• 与认知经济性和认知效率有关的概念在认知语言学中应该获得更广泛的适用（如在完形、转喻等的分析中）。

练习

1. 想像一下在一条繁忙的单行道上驾驶一辆车，在乘客位置上坐着你的同伴。

街道边是树，橱窗贴着降价告示的商店，推着里面坐着婴儿的童车的年轻妈妈们，人行道上走着的貌似重要的政府官员，一群在路沿上玩球的小孩，一些沿着道路的另一边停着的车，一些正在倒入空停车位的车。

突然，你的同伴不安地喊道"小心！"，描述一下你和同伴的认知

环境以及同伴的明示行为，并讨论一下从这个行为中你能推导出什么类型的假设。如果用主体和背景描写对这个分析有什么作用？

2. 看看下列成对的句子，判断每对中哪一句会产生更高的认知处理效率。哪个涉及转喻，如果涉及，是什么转喻？

I'd like to have another half pint of White Label, please.（我再要半品脱 White Label，谢谢。）

I'd like to have another glass, please.（我再要一杯，谢谢。）

Nine-eleven changed our view of the world.（"9・11"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The terrorist attack against the World Trade Center in September 2001 changed our view of the world.（2001 年 9 月对世贸中心的恐怖袭击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If we take the car, we'll need a tankful of petrol for the journey.（如果我们用这辆车，这次旅行我们需要一箱的汽油。）

If we take the car, we'd better fill her up for the trip.（如果我们用这辆车，这次旅行我们最好加满它。）

You see the whole medical staff, doctors and nurse and all, are working to rule.（你看到全体医务人员，医生、护士和所有人正在怠工。）

You see the whole hospital is on strike.（你看到整个医院在罢工。）

3. 想像一下 Susan 正在 Tom 面前读当地报纸的娱乐指南，指着 Rooftop Band 的一幅图片，在桌子上敲着节奏，发出了以下的语音序列[ðəɪl bɪ ˌsəʊld'aʊt baɪ naʊ]。

根据图 6.12 中例示的思路，指出这句话是如何在 Tom 身上激活一系列假设的。

进一步阅读建议

6.1 节

本节和下几节以 Fauconnier 和 Turner 的著作（尤其是 Fauconnier 和

Turner 2002)为基础。为了提供第一印象,他们复杂的理论已经被简化为一个易于掌握的分析工具集合。

① 参见 Turner 和 Fauconnier (1995), Fauconnier 和 Turner (1996), Fauconnier(1997,第 6 章)。

② Grady, Oakley 和 Coulson(1999)讨论了隐喻和整合之间的关系。从隐喻的在线激活角度对概念隐喻理论提出的批评性说明,见 Givón(2005);关于基本的"原发性"隐喻是整合过程的输入而不是结果的讨论,见 Grady(2005)。Coulson 和 Oakley(2005)从概念整合的角度考察了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之间的传统差异。

③ 关于网络模型的概括和解释,见 Fauconnier 和 Turner(1998: 142 以次),Coulson 和 Oakley(2000: 178 以次)和(2003: 54 以次)。

④ 比我们所能提供的更细致的有关重要关系的讨论,见 Fauconnier 和 Turner(2002: 89 - 111 和 312 - 327)。

⑤ 这个解释和 Fauconnier 和 Turner(2002: 99 以次)所认为的"特性"是"空间内部关系"这种构建心理空间的重要关系的想法一致。注意,一方面,简单(内部空间)特性和整合的特性之间有一种平行关系,另一方面,在描写语法中所谓的内涵形容词和非内涵形容词之间也有一种平行关系(参见 Quirk 等 1985: 428 以次,435 以次)。

⑥ 优选原则(这个名称是受音位学"优选论"启发而来的,参见 Kager (1999)的介绍)最早由 Fauconnier(1997: 185 以次)进行了简述,Fauconnier 和 Turner(1998)进行了论述,后来 Fauconnier 和 Turner(2002)进行了修改并被部分更名,被称为"控制原则"。

6.2 节

⑦ 了解整合学者讨论的各种问题,最便捷的途径是查看概念整合理论网站: //markturner. org/blending. html。

⑧ 关于词汇整合的其他认知语言学理论,见 Lehrer(1996)和 Kemmer (2003),从词形和概念之间同构的角度对词汇整合的研究,见 Ungerer(1999)。

⑨ Coulson(2001: 128 - 133)对于有趣的名词性组合有更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有更特别的例子,但是没有充分强调它们的在线特征。Sweetser(1999)将整合理论应用来分析形容词-名词组合,并讨论了它们的可分解性。

⑩ 根据输入空间之间的匹配和它们在整合空间中的相对优势,可以区分不同类型的网络,如"镜像网络"(mirror networks)、"简式网络"(simplex

networks)，“单域网络”(single-scope networks)和“双域网络”(double-scope networks)。对这些类型的网络的研究，见 Fauconnier 和 Turner(2002：119 以次)。

⑪ 见 Mandelblit(2002：199－203)，他提出了包含原因-结果事件的输入空间(提供词汇信息)和包含致使-位移构式(提供结构信息)的第二个输入空间之间的整合处理，还以此方法分析了 5.4 节中提到的其他位移事件构式。

⑫ 有关条件句和反事实整合的研究，见 Fauconnier(1996)和(1997：99 以次)，Sweetser(1996)，Dancygier 和 Sweetser(1997)，以及 Fauconnier 和 Turner(2002：217 以次)。关于 *if-I-were-you*(如果我是你)构式的讨论，见 Lakoff(1996：94－98)。

6.3 节

⑬ 有关图像隐喻的研究，见 Forceville(1998)，以隐喻和转喻方法对文本和图像之间关系进行的另一种解释，见 Ungerer(2000a)。

⑭ Koestler(1964)的经典模型被称为笑话的“双联理论”(bisociation theory)。Raskin 和 Attardo 现在将他们的理论称为“言语幽默的一般原理”(历史考察，见 Attardo 2001：1－29)。亦见 Attardo(2003)中关于幽默的语用和认知理论的论文。关于在线笑话研究，见 Coulson(2001)，对卡通的概念整合研究，见 Coulson(付印中)。

6.4 节

这里从经验主义者的认知观角度对关联理论所做的介绍性说明，主要以 Sperber 和 Wilson 自己的论述为基础，结合了《关联》(Sperber 和 Wilson 1995；1986 年第一版)第二版后记和最近的论文(Sperber 和 Wilson 2003)中作者提出的修改。关联理论现见于大量的介绍性著作，其中有 Blakemore(1992)。对已经出版的语用学中关联理论的重要文献的最初概述，见 Sperber 和 Wilson(1995：255－260)、Wilson 和 Sperber(2003)。

⑮ 有关关联的交际原则及其在理解和认知中的作用的当今看法的简要说明，见 Wilson 和 Sperber(2003)。

⑯ 隐涵这个概念当然是由 Grice(1975)在其合作原则的语境中最先引进语言哲学和语用学的，Sperber 和 Wilson 从合作原则中的一个准则(关系准则)发展出了关联理论。

⑰ 概念整合理论中语用方面的讨论，见 Fauconnier(2003)。

⑱ 关于赞成认知的模块性建构包括了一个专门的推导装置的论证，见

Wilson 和 Sperber(2003：623－625)，这是一个和经验主义者的认知语言学理论大相径庭的观点。在他们更早的论文中，Wilson 和 Sperber(2003：618)对范畴化的原型理论表示怀疑。

⑲ 如何把互动成分包括在内这一灵感的另一个源头可能是 Givón 的"作为其他心智的语境"，它的意思是，对认知输入成功的在线处理通常包括会话者信仰和意图状态的心智模型的系统在线构建(Givón 2005：xiv；亦见 1.1 节和第 4 章)。

第七章

认知语言学的其他问题

7.1 象似性

在那些早就开始而非由认知语言学家首创的研究路子中，对象似性，或者更明确地说，对语言模仿世界的研究处于突出的位置。象似性起初是个哲学讨论的话题，后来符号学把它作为描写符号的一个重要参数，现在它被放在认知基础之上而已经受益匪浅。

象似性和任意的语言符号

词为什么有它们所具有的语音形式，词是否可以看作是真实物体与生命体的“图象”(或“模仿”)，多少年来，哲学家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对话中[①]，区分出两类项目，一类是其形式和内容是由自然性质决定的，如 *bow-wow*(汪汪)，*cuckoo*(布谷)或 *splash*(扑通)，另一类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是以言语社团的约定为基础的，如 *bread*(面包)或 *chair*(椅子)。20 世纪初，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接受了这种区别，他主张大多数词(或语言符号)的形式只是通过规约与它们表示的内容相联系，形式与意义的关系事实上是任意的。在他的理论中，像 *bow-wow*(汪汪)这种声音象征的表达式充其量也只看作例外而已[②]。

然而，近来关于语言符号的这种刻板的观点已经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在这种背景下，19 世纪美国哲学家 C. S. Peirce 的观点复

活并成为现代符号学的支柱[③]。根据 Peirce 的观点，只有一类他称之为“**象征**”(symbol)的符号，表征与对象的约定俗成的关系，因此接近于 Saussure 对任意符号的标准解释。Peirce 提出的另两个主要的符号范畴，“指示”和“图象”，正像柏拉图已讨论过的那样，具有“自然的”基础特征。**指示**(index)大致说来具有指明功能，这种功能常常通过对空间和时间中物体的定位的表达来实现。指示功能由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及处所、时间直指副词实现，如 *here*(这里)，*there*(那里)，*now*(现在)，*then*(那时)。不过，指示的概念也超出语言表达式的层次，常常以非语词形式表示，例如，天气风向标指明风向，或者，烟是火的信号。

然而，Peirce 提出的第三类符号(**图象**(the icon))与象似性问题和象似性的认知解释最相关。Peirce 用这个术语指那些表达与对象有一定相似性的符号。重要的是，Peirce 并没有把“图象”的使用限制在对某个对象或多或少是现实的，非语词的模仿上(如计算机屏幕上使用的文件夹和文件的符号)，或者，在语言层面上，也不限制在语音-象征的表达式上。除了这类图象(他称之为“**映象**”(image))之外，他把语言结构和现实中遇到的事件(以及其他现象)结构之间的相似性包括在内；对这类图象他使用的术语是“**拟象**”(diagram)。

对结构的相似性的讨论把我们带入语法领域并提出了语言成分排列的问题。就这个领域提出的象似原则包括语言材料的**象似顺序**(iconic sequencing)、**象似邻近**(iconic proximity)和**象似量**(iconic quantity)[④]。先看象似顺序，看下面两对句子：

He opened the bottle and poured himself a glass of wine.
(他打开瓶子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He poured himself a glass of wine and opened the wine.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打开了瓶子。)
He jumped onto his horse and rode out into the sunset.
(他跳上马背，骑出去融入夕阳之中。)
★He rode out into the sunset and jumped onto his horse.

(★他骑马出去融入夕阳之中，跳上马背。)

显然，在两对句子的第一句中，两个小句的顺序符合事件的自然时间顺序。相反，第二句至少说起来很奇怪，因为它们与这种自然顺序不相符。就句法规则本身而言，第二句没有什么毛病。然而，这两个句子还是不可接受，因为小句排列的顺序违反了象似顺序原则。

第二种象似性，即象似邻近，也许不那么明显，因为语言与语言外部的世界之间的相似关系没有那么突出。对比下列例子(基于 Radden 1992：515 以次)：

the famous delicious Italian pepperoni pizza
(著名的美味的意大利辣香肠比萨饼)
★the Italian delicious famous pepperoni pizza
(★意大利美味的著名的辣香肠比萨饼)
★the famous pepperoni delicious Italian pizza
(★著名的辣香肠的美味的意大利比萨饼)
★the pepperoni delicious famous Italian pizza
(★辣香肠的美味的著名的意大利比萨饼)

这些例子表明，只有第一句是可接受的，而其他三句(以及所有其他可能的组合)都不可接受。原因在于只有第一句遵守了象似邻近原则，这条原则认为，关系近的成分必须靠近放在一起。因为 *pepperoni*(意大利辣香肠)是这种比萨饼的固有组成成分，所以这个词必须直接放在该名词前边；*Italian*(意大利)表示产地，应得到第二接近的位置，而比萨饼的特点 *delicious*(美味的)和对它的评价 *famous*(著名的)则居于离名词较远的位置。问题在于，语言描述由线性序列成分组成，而在真实世界中，比萨饼的所有特色却融合为一个单一的物体。

在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看一看第三类象似性，即象似量或者量的象似性(Givón 1990：966 以次)。想想看下面的例子：

This guy is getting on my nerves.

(这个家伙令我心烦。)

This aggressively impertinent egghead is getting on my nerves.

(这个好争吵的莽撞的学究令我心烦。)

显然,这两个句子充当主语的名词短语的长度存在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对应于用于描写所指人物而提供的信息量,而这被认为是象似量的表现。然而,这种观点给象似量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不管提供了多少信息,真实世界中被指称的那个人却还是同一个人。换言之,象似量确立了语言表达式与真实世界中的人(或物体)之间关系的观点不可能以这种简单的形式得到认可,而这正是认知语言学开始起作用的关键所在。

将象似性置于认知基础上:拟象象似性的例证

如果记得认知语言学家并不主张去描述真实世界的物体和生命体,而是处理我们所具有的关于真实世界的范畴和认知模型,这就为象似性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点。我们现在不将词和语法结构跟真实的物体与事件进行对比,而是跟我们真实世界的范畴和认知模型进行对比,这使得拟象对比容易得多,且合理得多。这意味着,就我们的例子而言,象似量就是语言表达式的长度与为描写那个粗鲁无礼的学究而引出的认知模型的复杂性之间的关系。回到我们比萨饼这个例子上,我们发现,现在,象似邻近就成了相关物体范畴(PIZZA、PEPPERONI、ITALY)和形容范畴 GOOD(好)(存在于 *delicious* 和 *famous* 之中)的心理邻近问题。当然,第一组例子中(倒一杯葡萄酒,骑出去融入夕阳之中)的象似顺序也可以理解为语言成分序列与各自的事件范畴序列之间的相似性关系。

毫无疑问,给象似性以认知的重新解释已经推进了这个领域的研究。这项研究一个令人着迷的方面是,过去认为理所当然但实际上却未加解释的语言事实现在可以解释为象似性原则的表现。对动

词形态变化的研究[5]已经表明，在许多语言中，体标记比时标记更靠近动词词干，而时标记又比情态标记更靠近动词词干。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在英语动词短语中，就像下面这组例子所说明的那样：

She was **working** at that time.
（那时她正在工作。）
She **worked** a lot at that time.
（那时她工作很多。）
She **could swim** when she was three.
（当她三岁时，她就会游泳。）
★She **swim-could** when she was three.
（★当她三岁时，她游泳-会。）

在第一个句子中，体标记-*ing* 因为用作后缀，所以最靠近动词词干，而时标记则是前置的辅助成分，因而与动词词干的联系就没有那么紧密。然而，正如第二个句子所示，不表达体时，时标记则可以附着在动词词干上，这证明它们的联系还是很紧的。而包含在第三个句子 could 这个形式中的情态标记“can”（could 的另一个语法成分是时标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正如不合语法的第四个句子所表明的那样，情态标记不能移入离动词词干更近的位置，例如，把它变成一个后缀。

对认知语言学家来说，体标记与动词词干的邻近反映了 DURATION（持续）和 PROGRESSION（进行）这些语法上指定的概念与“动词的”行为范畴 WORK（工作）之间的密切关系。反之，TEMPORAL LOCATION（时间位置）（存在于时标记之中）这一概念与 WORK（工作）这一范畴之间的关系似乎就没有那么近。但是，这种联系还是比 ABILITY（能力）这种情态概念与 SWIM（游泳）这一词汇范畴之间的关系要更紧密。

再看名词的形态变化，我们发现复数标记和格标记（如与格和属格标记）的相对位置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解释。最具体的物体和人被看作是易数的实体，所以表达它们的概念与存在于复数标记中的

QUANTITY（量）概念结合良好，而这就是复数标记直接附着在名词词干上的原因所在。格标记（比如，那些用介词和后缀表示的格标记）同样有其概念背景。与格标记（比如在 *give something to the girl*（给这个女孩东西）中）可能是以方向意象图式为基础的（见 2.4 节），而属格标记（如在 *Peter's pen*（彼得的钢笔）中）则可能与"部分—整体"图式有关系。这些图式也是我们经验中非常基本的部分，但比起 QUANTITY（量）这一复数范畴来，这些图式与物体和人范畴的关系似乎没有那么近。这种差异在名词形态变化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在这种形态变化中，如果出现复数标记，格标记就通常会放在第二最近的位置。

因为英语丢失了名词大部分的形态变化，所以英语不是很好的试验场。在它所提供的少数几个例子中，有一个是属格复数形式 *children's*（如在 *children's books*（孩子们的书）中），这儿的"不规则"复数标记-*ren* 比属格标记-*s* 更靠近名词词干，而且这种排列顺序是不能倒过来的。

与象似邻近一样，量的象似性在认知研究中也得到了更广泛的解释。Givón (1990)从语言表达式越长表达的概念信息量越大这个规则出发，认为语言材料的量与被处理信息的重要性和可预测性程度是相对应的。这适用于前文讨论过的那个关于学究的句子，但在下列例子中也许会更明显一些：

On the Brighton train from Victoria I met **her**.

（在从维多利亚到布赖顿的火车上我遇见了**她**。）

On the Brighton train from Victoria I met **the girl from next door**.

（在从维多利亚到布赖顿的火车上我遇见了**隔壁的女孩**。）

Just imagine! Last night on the Brighton train from Victoria I met **this fair-haired, fragile, just unbelievably beautiful creature**.

（想像一下吧！昨晚在从维多利亚到布赖顿的火车上我遇

见了**这个金发、纤弱、漂亮得简直令人无法相信的尤物。**）

显然，通常只有在所指的人既非特别重要、也非不认识，而且所指的人也不是出乎预料的情况下，（第一个句子的）代词 *her*（她）才是合理的。（第二个句子的）*the girl from next door*（隔壁的女孩）表达了更高的概念重要性与意外性，但是这个句子很容易就被最后一个句子比下去了。在最后一个句子中，激增的语言表达式与信息的独特的概念重要性和它的意外性相匹配。在更普遍的层次上，量的象似性原则解释了为什么人称代词通常比完全的名词短语要短，为什么代词的标准形式往往比对比形式（它强调符号的重要性）要短。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非重读的法语第一人称代词 *je*（我）（在 *je sais*（我知道）和 *j'aime*（我喜欢）中）和对比形式 *moi*（我）。

拟声词（声音象征）的认知观

认知语言学家主张，在语言项和被谈论物体的概念化（不是物体本身）之间建立象似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声音象征词或者拟声词（即 Peirce 的映象）[⑥]。从通常认为的原型的声音象征（在 Peirce 的术语中是"**映象象似**"（imagic iconicity））、对动作或者"自然的"动物的声音的模仿出发，如图 7.1 所示，不同语言的拟声词不同，这是不足为奇的。这不仅仅是从声音象征词被接受进入词汇开始，语言经历了不同的语音发展过程的问题——有一个例子是英语 *bow-wow*（汪汪）和德语 *wauwau*，它们的开首唇音的发音（和拼写）不同。由于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是由文化模型决定的，因此说不同语言的人在概念化过程中倾向于突出动物声音的不同方面——和阿拉伯语的 *haphap* 比较一下，与它更接近的是英语的 *woof-woof*（汪汪）以及法语中的 *ouaf ouaf*，而不是 *bow-wow*。与此相似，如 *crash*（哗啦声），*creak*（嘎吱嘎吱声），*crush*（咔咔声），*Crunchies*（嘎吱嘎吱声）中的辅音丛/kr/既可以传达对刺耳的讨厌的嘎吱声的概念化，也可以传达对吃谷物早餐时所经历的嘎吱嘎吱声的愉快印象。

英语 bow-wow woof-woof	法语 ouah ouah ouaf ouaf	保加利亚语 bau-bau
德语 wauwau	西班牙语 guau	约鲁巴语 waw-waw
英语 miaow	法语 miaou	保加利亚语 miau
德语 miau	西班牙语 (moullar)	约鲁巴语 miu
英语 cock-a-doodle-do	西班牙语 cocorico	保加利亚语 kukuriguu
德语 kikeriki	西班牙语 quiquiriqui	约鲁巴语 kokorookoo
英语 moo	法语 meuh	保加利亚语 muu
德语 muh	西班牙语 (mugir)	约鲁巴语 broo

图 7.1 精选的语言中动物声音的拟声表达

认知理论还解释了"次要"的语音-象征的辅音丛的效果，它从一组包含某个辅音丛并表达相关意义的词语发展而来。典型的例子是以辅音丛/sw/开头的英语词语，如 *swing*（摇摆），*sway*（摇动），*sweep*（吹走），*swirl*（旋动），*swagger*（大摇大摆地走路）。因为所有这些词都表达摆动的意思，所以它们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即/sw/象似地反映了摆动的运动和声音。

最后，认知阐释还可以剖析那类最令人困惑的拟声词，即诱发联想或联想的声音象征，其中有一种说法是，前元音/i/代表小，明亮和令人愉快的感觉，而后元音/u/和/o/则意味着粗大，强大和令人不快的感觉。人们还注意到一个相似、但不那么明显的积极联想和消极联想，就是清辅音和浊辅音之间的差异(Masuda 2002)。从 1929 年 Sapir 的研究开始，这些联想在实验中得到反复证实，在 Sapir 的研究中，要求被试把最小的无意义的话段，如[mil]和[mal]指派给大的和小的物体。

好的/坏的联想也被作家用来给虚构的人物取名以及为这类人物创造人工语言。在这些例子中，象似性的认知观点尤其令人

信服,因为这些名字的所指并不"活"在现实当中,而只是活在读者的想像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 Tolkien 经典的 *Lord of the Rings*(指环王),从该书选取了下面这些人物的名字(Podhorodecka,待刊)⑦:

Aegnor, Carcharoth, Draugluin, Earendil, Gorthaur, Idril, Celebrindal, Lúthien Tinúviel, Míriel Serinde, Morgoth, Túrin Turanbar

当询问被试(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熟悉 Tolkien 的作品)他们认为这些名字中哪些适合正面人物,哪些适合反面人物时,大多数人与 Tolkien 的指派一致,这种指派的基础是前元音对正面人物、后元音对反面人物强势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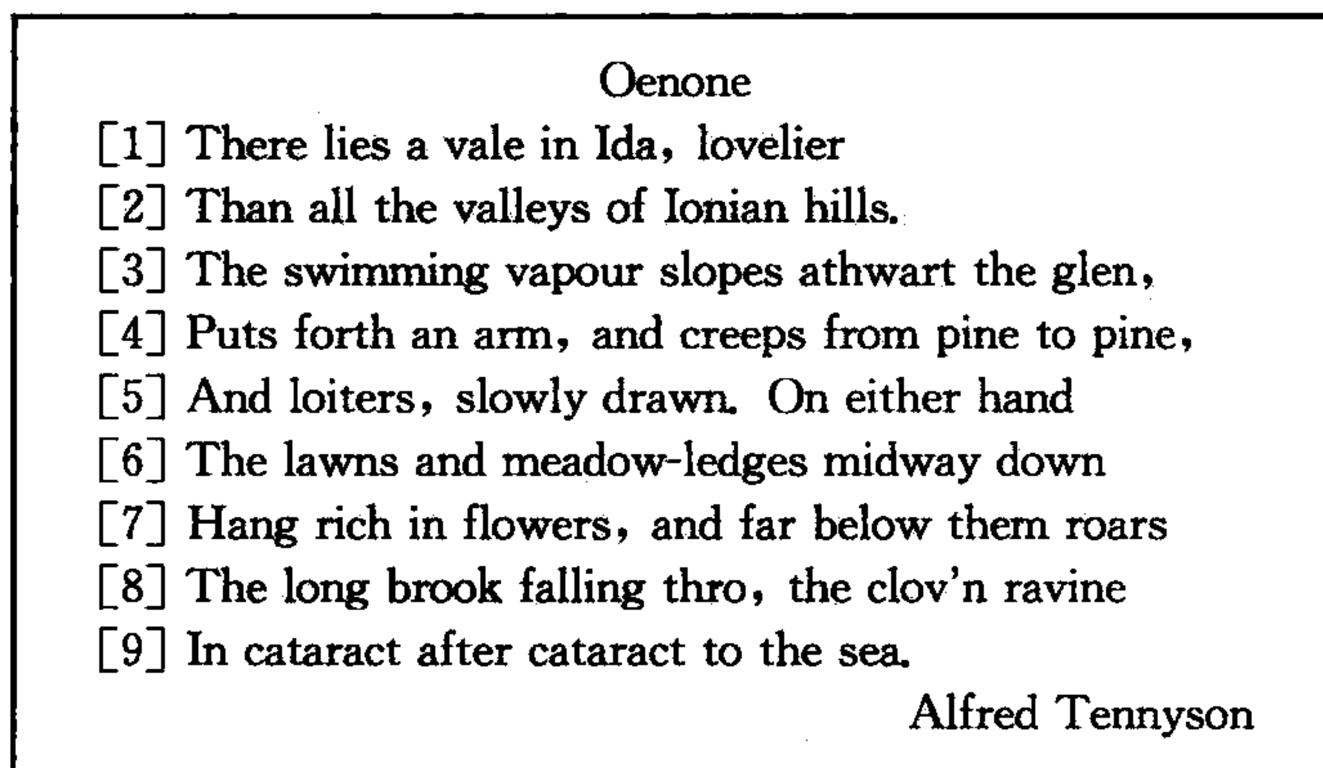
正面人物:Aegnor, Earendil, Idril, Celebrindal,
Lúthien Tinúviel, Míriel Serinde
反面人物:Carcharoth, Draugluin, Gorthaur, Morgoth
中间的:Túrin Turambar

在 Tolkien 编造的三种人工语言,即 Sindarin 和 Quenya 这两种"正面的"Elve 人语,与 Black Speech 这种"反面的"Ork 人的语言中,也观察到前元音/i/和/e/与后元音/u/的分布呈相似的关系,这种分布还伴随着辅音和元音比例上的显著区别,如图 7.2 所示。

语　言	/iː/	/e/	/u/	其他元音	辅音对元音
Sindarin	22.5%	35.5%	2%	40%	1.22
Quenya	28%	23%	10%	39%	1.08
Black Speech	14%	0%	40%	46%	1.7

图 7.2　Tolkien 人工语言中元音的分布,辅音和元音的配比(选自 Podhorodecka,待刊)

Tolkien 对诱发联想的声音象征的使用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很多文学文本中，尤其是在抒情诗中，都能找到这种现象，如 Leech(1969)说明的 Tennyson 的“Oenone”(俄诺涅)——见图 7.3。读这首诗时，没人能否认众多的前元音(包含在 11.1－4 中)有助于创造一种愉快的基调，而后元音(11.7－8 中)则倾向于描绘忧郁的气氛⑧。


Oenone

[1] There lies a vale in Ida, lovelier
[2] Than all the valleys of Ionian hills.
[3] The swimming vapour slopes athwart the glen,
[4] Puts forth an arm, and creeps from pine to pine,
[5] And loiters, slowly drawn. On either hand
[6] The lawns and meadow-ledges midway down
[7] Hang rich in flowers, and far below them roars
[8] The long brook falling thro, the clov'n ravine
[9] In cataract after cataract to the sea.

Alfred Tennyson

图 7.3　Tennyson 的诗歌“俄诺涅”

所不同的是，不像 Tolkien 的例子，这些诗歌的词语不是编造的，而是自然语言的一部分，具有由语音-象征效果支持的词汇意义。

当我们尝试以诗歌中观察到的诱发联想的声音象征转而观察整个语言时，问题就产生了。在诗歌中，艺术家将词汇的和声音象征的“意义”精心融合成一种共生关系，但在日常语言使用中进行检验时，这种关系就破裂了。不论我们有多少这种共生关系，在词汇的音系形式之下都不存在语音-象征原则。有点儿讽刺意味的是，英语中，前后元音相应的小/大(small/big)和好/坏(good/bad)联想被表达这些概念的两对形容词的语音形式取消了，在很多其他语言中也是如此。

面对词汇意义和语音-象征意义之间的矛盾，传统的语言学家很难接受诱发联想的声音象征的存在和关联，这并不令人吃惊。在

Peirce 传统之下进行研究的符号学家则认为这比较容易，因为他们会把词汇符号，如 *big*（大）和 *small*（小）归入“象征”范畴，而把矛盾的语音-象征效果看作象似映象。然而这只是一种实际上向这个问题妥协的认知语言学解释。首先，最核心的联想，也就是小/大的对立，可以分别与发/i/和/u/语音时口腔产生的共鸣腔的小和大这些身体经验相联系（Masuda 2000）。其次，也是更重要的，经验主义的研究已经表明，人类的概念化承认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概念，并能够轻松地处理相互竞争的语言表达式。例如，我们能不费吹灰之力根据恰当的语境换着使用拟声的 *bow-wow*（汪汪）或 *miaow*（喵喵）和词汇形式 *dog*（狗）或 *cat*（猫），既然如此，我们并不难承认诸如 *small* 和 *big* 这样非象似词汇象征与称小语音/i/象似用法的共存，也就顺理成章了。

文本策略的象似解释

在语言层面，映象象似性一般影响各个词语，而拟象象似性，正如前面所讨论的，似乎与语言输出的数量、与短语和句子中的语言成分的排列有关。然而没有理由阻止我们将象似解释推广到更全面的文本结构上，并把它们与对世界的范畴化中使用的复杂的行为形式联系起来[9]。

有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那就是**路径策略**(path strategy)。它可以在很多文本类型中观察到，同时牢固地扎根于我们的概念化中。正如前面章节讨论过的，路径概念不仅被看作是反映我们身体体验的基本意象图式之一（2.3 节），而且是主体/背景对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而提供了射体这个概念，而射体概念是主体的动态解释的基础（4.1 节）。路径也是位移事件图式的核心（5.1 节），对视窗开启做出不同的选择（5.2 节），而且作为位移事件的组成部分，它在不同语言中以不同方式得到反映（5.3 节），更不用说它支撑着重要的句法构式（5.4 节）。

要用路径概念来理解文本，我们必须考虑——至少在可读的而

易用的文本中——读者不是完全不受拘束并被迫在文本中“找到自己的道路”，而是受到作者温和的引导。因此设想路径策略的较为恰当和实际的方法是设想一个这样的情景：某人沿着一条路径引导另一个人，例如本地人引导外国游客到新的目的地，或者导游带领旅游团参观古堡、花园或公园。从这个视角看，路径策略所包含的要比简单的 A-引导-到-B 关系多得多。它包括沿着某一路径行走的行为，这种行为就其本身而言就是一个复杂的行为。这个行为结构的其他成分是：邀请某人同行时达到高潮的揭幕仪式，在不同路线中作出选择，指出在行程中遇到的有趣的事物，对它们进行解释，最后是恰当的结束仪式。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旅游指南和手册的作者在描写游览建筑、城镇等的导游行程时将包括在他们作品中的东西，也是读者希望在这些文本中找到的东西，因为他们自动地将他们的路径和导游观念从他们自己的认知体验转移到他们的文本理解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支撑旅游指南的象似关系要依赖路径策略个人属性逐个的转移，即使用一种核查清单的方法。更有可能的是，某个文化模型中形成的综合行为结构的**整体转移**(holistic transfer)，这是一个可以和具体物体的整体感知或完形感知相比照的认知过程(1.2节)。读一段威尔士庄园主宅第旅游情况的介绍手册的简短选段，它说明了像 *step over*(跨过)和 *enter*(进入)以及“路径动词”*guide*(带领)这类一般位移动词是如何与讲话的祈使形式、问候程式以及描写的细节(穿着当时的服饰等)结合起来、以创造出被带领着参观这所建筑获得的丰富而生动的印象的。

> Step over the threshold of Llancaiach (pronounced glan kayack) Fawr and travel back over 350 years to a time of great unrest and Civil War in Wales. As you enter the manor house you are greeted by the servants of ‘Colonel’ Edward Prichard, dressed in period costume and speaking in the style of the 17th century, who guide you around the manor’s many beautiful rooms with fascinating tales of life in a Civil War gentry

household.

（跨过 Llancaiach（念做 glan kayack）Fawr 的门槛，回到 350 多年前的大动乱和威尔士内战时期。当你进入庄园主宅第，你会受到 Edward Prichard 上校的仆人迎候，他们穿着当时的服饰，用 17 世纪的风格说话，他们会带领你参观庄园里很多漂亮的房间，讲述内战时期上流社会家庭引人入胜的生活故事。）

（选自：*Llancaiach Fawr* 庄园。这里复活历史！；旅游手册）

诚然，如果文本路径策略仅限于旅游指南，那么它不值得受到那么多注意。重要的是这种原型策略为说明书、程序文本（菜谱、教人自己动手的手册等）、按序时记录（非虚构的文献资料，历史小说，传记等）等大量的各式各样的文本结构充当参考。提出路径和导游的整体转移的观念，还有另一好处：它的效果超出了语言媒介，也就是说，它得到把语言、视觉和听觉要素及其相互影响综合起来的动态解释，而这对理解景点推介和其他电视类型是非常重要的。

面对这种情形，人们也许会问是否存在其他路径策略，或者，它是不是可利用的唯一得到象似支持的文本策略。考察电话号码簿（或词典）和新闻报道这类相距甚远的文本类型，很难把它们的基础理解为引导读者从一项到下一项这样的策略。在按字母排列的文本中并不存在真正的引导性质，而且，如果我们看一看典型的新闻报道，它们遵循着自上而下的原则，按照递减的重要性顺序排列项目，这常常和空间路径或时间先后顺序观念有出入。然而，如果要找一个我们如此自然地接受这些文本排列的原因，那似乎就是这类文本也能够依靠象似支持。

有一个讨论的起点可能是这样的观察结果，那就是，按某些结构排列物体的才能（甚至是冲动），小孩子就已表现出来且为我们终生受用的能力之一。尽管乍一看也许不明显，但是这种**分类策略**（sorting strategy）也是一种内容丰富的策略，它包括汇集材料、分析分类参数（大小、形状、颜色和价值）、找出最合适的分类原则（分成

对、三个的组合、四个的组合、十二个的组合），把分类过程分成合适的阶段，最终决定分类结果的显示（线条的、圆形的表现等）。分类策略常常和**加权策略**（weighting strategy）结合在一起，意思是按照分类参数向上或向下排列项目，这为加权过程提供了起始焦点或结尾焦点。这在语言中有一个应用，那就是在语言信息单位的分析中，分类-加权策略能够为指派给主题凸显（或起始焦点）和结尾焦点的角色提供概念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再次假定一个综合认知策略的整体象似转移，分类-加权策略可以用于解释对地址簿中字母分类的普遍接受，还可以解释新闻报道自上而下的结构的成功之处或者像运用于注重修辞的演讲、奇闻轶事、笑话中的结尾焦点策略。

综上所述，认知语言学理论把象似性理解为语言（还有视觉的、听觉的）层面[10]和概念化层面之间的关系，有几大好处：

- 指称自然声音（风、浪）和动物叫声（*bow-wow* 汪汪，*miaow* 喵喵）的拟声词（象似映象）不必和它们现实中的模型进行客观地对照。像次要的声音象征效果（/sw/表达摆动）一样，它们传达了我们依赖文化的概念化。诱发联想的声音象征也是如此（语音/i/表达小），它和在音系上有冲突的词项一起得到承认。
- 应当把拟象象似性看作语言层面及其概念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连接语言表达和现实对象的联系。按信息量、邻近度和顺序进行比较是可能的，这可以对大量的形态现象和句法结构进行象似解释。
- 整体经验的象似文本结构在甚至更高的层面上接受了象似性概念，为很多主要的文本策略和这些策略的结合体提供了概念主义背景。

练习

1. 可能有人认为下面的例子违反了象似顺序原则。不过这些句子为什么是可接受的呢？

Before he found a new position he gave up his job at the local

supermarket.

（在他找到新岗位以前，他就放弃了在当地超市的工作。）

We moved to Canada as soon as we sold our house in England.

（我们一卖掉在英国的房子就搬到了加拿大。）

Last night we had dinner with Sue and Jack. We met them on holiday a couple of years ago.

（昨晚我们和苏、杰克一起吃晚饭。我们是几年前度假时认识他们的。）

The photographs in his book remind me of what life was like when I was a child.

（这本书里的照片使我想起孩提时的生活。）

2. 下面的句子为什么很奇怪？修饰成分该如何调整以使句子更易接受？它们和哪种象似性有关？

★He bought a blue-and-yellow cotton striped oversize shirt.

（★他买了一件蓝黄棉条纹特大号衬衫。）

★I was led into a poorly furnished, crowded, dirty, rundown, repulsive, basement two-room flat.

（★我被带进一套陈设简陋、拥挤、肮脏、失修、恶心的地下室两居室公寓。）

3. 正文中有一些主张是关于名词词干、复数标记和格标记的邻近性、动词词干、体、时和语气标记的邻近性的。分析下面来自土耳其语的例子，看看是如何支持这些主张的：

ev	‘house’, singular (nominative case unmarked) “房子”，单数　(无标记主格)	
ev + *ler*	‘house’ + plural (nominative case unmarked) “房子”+复数 (无标记主格)	
ev + *ler* + *im*	‘house’ + plural + dative “房子”+复数+与格	
ev + *e*	*git* + *met*	*isti* + *yor* + *um*

'house''home'/dative 'go' + infinitive 'want' + present prog. +1st person singular

"房子""家"/与格 "去"+ "want"不定式+现在时进行体+第一人称单数

'I am wanting (=I want) to go home.'

"我正想(=我想)回家。"

4. 选出为另一本畅销书 *Harry Potter*(《哈利·波特》)中的人物所取的名字(Hermione, Dumbledore, Voldemort, Sirius Black, Hagrid, Malfoy, Severus Snape, Sybill Trelawney, Quirrell 等),看看它们正面或反面的隐含意义在多大程度上依靠本节所描述的诱发的声音象征的联想。选择这些名字看来还和哪些因素有关?

5. 从英语文学作品或你自己国家的文学作品中找出更多的,能体现诱发联想的声音象征的重要性的抒情诗,并探讨诗歌中声音象征的效果。

6. 选择简短的技术说明书,说明它在多大程度上遵循路径策略(各个步骤及其他指导要素的按序排列)。用自上而下的分类-加权策略来分析一篇短新闻报道,如对一起事故的报道。

7.2 词汇演变和原型性

象似性植根于语言哲学,只是最近才更多地吸引了语言学家的注意,而语言演变的研究从大约 1800 年刚刚开始起就成为语言学关注的一个焦点。然而,尽管它有悠久的研究传统,在英语词汇史等方面的探索上投入了巨大的努力,认知理论似乎还是能够为词汇演变的一些关键问题提供新的解释。

传统上,词义的演变被描写为泛化、特化、比喻用法,更不用说,也被描写为替代或语义转移这种彻底的变化。图 7.4 中收集的是一些常见的这些演变过程的例子。

特化	古英语： *fugol* ["任何鸟"]	→现代英语：*fowl* ["公鸡，母鸡，小鸡"]
泛化	古英语： *bryd* ["幼鸟"]	→现代英语：*bird* ["任何鸟"]
比喻用法（隐喻）	中古英语和 *bird* 现代英语：	→17 世纪： *bird* ["犯人"，附加意义]
替代（语义转移）	17 世纪： *coach* ["马拉的四轮车"]	→20 世纪： *coach* ["公共汽车"]

图 7.4 传统观点的词汇演变的主要过程

正如这些例子所示，词汇演变可以对词义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但是由于某种原因，英语（以及其他语言）的词汇从未有被这些演变压垮的危险。语言似乎有一种内在的稳定性，即说话人可以依靠的一个意义核心。同时，语言似乎很灵活，足以使实质的词汇演变成为可能。

词汇范畴 BIRD（鸟）的发展

根据 Geeraerts（1992，1997）的说法[①]，如果我们站在认知立场上，用原型范畴来理解词汇意义，那么词汇发展过程中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共存就可以得到最好的解释。这意味着，我们第一章里关于原型范畴的内容与词汇演变的历史视角也有关。由于我们无法把 Geeraerts 广博的体系全部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将选择几个关键的方面，并用本书中一直陪伴着我们的那些例子来说明它们，我们从 BIRD（鸟）范畴开始。

图 7.5 说明了图 7.4 中所列的词汇演变的前三种类型：特化、泛化和隐喻，并显示了它们是如何影响 BIRD（鸟）的范畴结构的。该表的中心部分是第一章图 1.8 的简图，图 1.8 汇集了 BIRD（鸟）的范畴成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 BIRD（鸟）的下位范畴，以及把这些成员联系在一起的属性。因为这些属性在现在这个图中没有显示，所以也许我们应该扼要重复一下，BIRD（鸟）的典型属性绝大多数为范

畴的中心成员(如>ROBIN<(知更鸟),>SPARROW<(麻雀),>BLACKBIRD<(乌鸫))所有,而较边缘的成员(如>OSTRICH<(鸵鸟),>FLAMINGO<(火烈鸟))具有少数的典型属性,并依靠家族相似性和其他次中心成员(例如鸵鸟、火烈鸟和天鹅、鹳一样,都有长长的脖子)相联系。考虑到传统上认为词汇演变牵涉一个词的整体意义,我们也许可以假设词汇演变也影响存在的整个范畴,包括范畴中心。看图 7.5,你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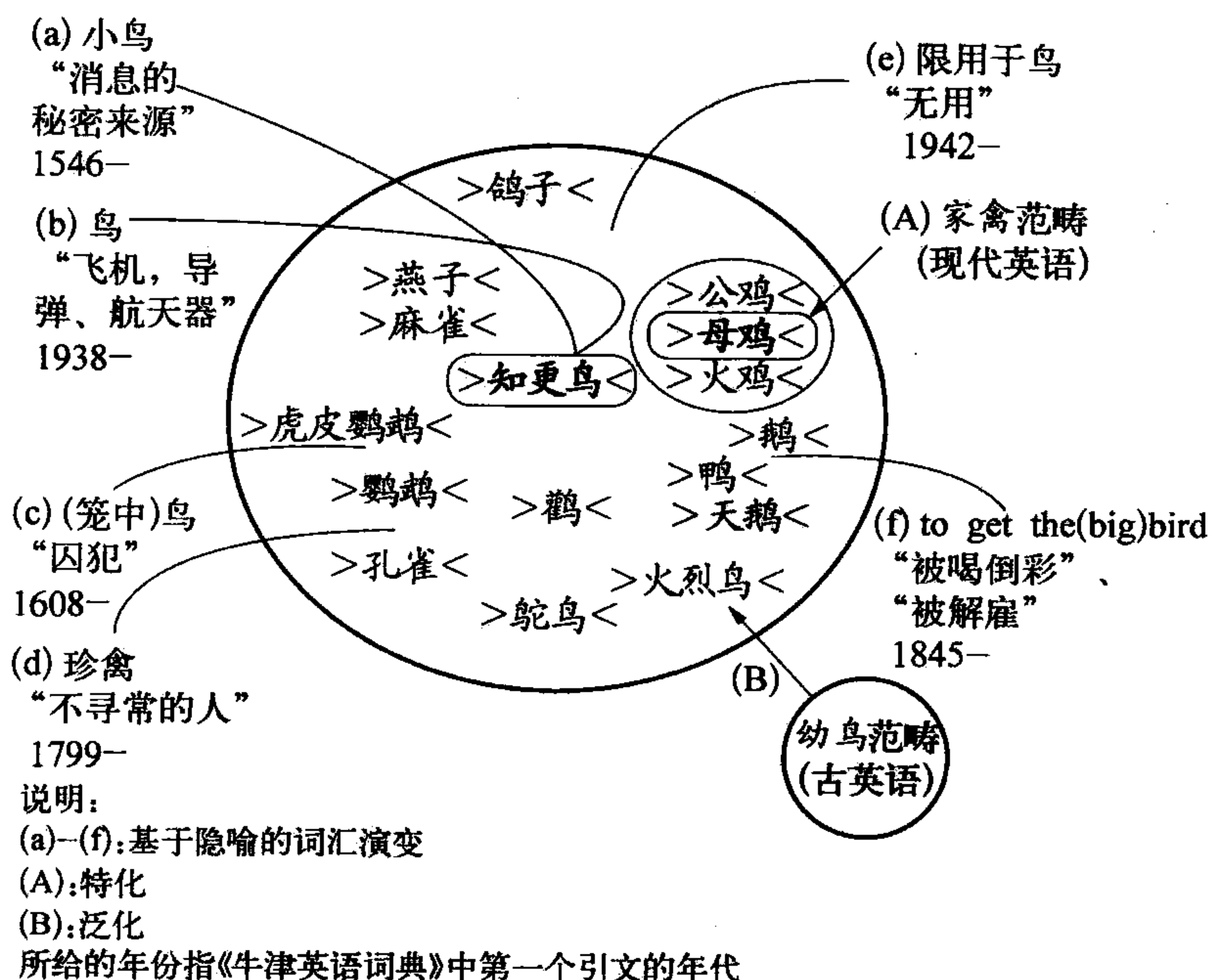


图 7.5 关于 BIRD(鸟)范畴的词汇演变的例子

先看隐喻演变,当然有这样的例子,它们映射基础是 BIRD(鸟)这个原型的属性,例如"啁啾或歌唱","小而轻","会飞"和"有翅膀"。这样,"提供秘密消息的小鸟"(例(a))着重于前三个属性(啁啾/轻/会飞),而"飞机"(b)这一隐喻用法则主要依靠后两个属性(会飞/有翅膀)。

然而大多数隐喻用法似乎源自把 BIRD 范畴的边缘统一起来的

家族相似性，而不是源自范畴的中心。以用 *bird*（鸟）指囚犯（c）为例，它是由属性“关在笼子里”决定的。尽管这个隐喻也使人想起了鸟的很多其他特征，其中有中心属性“会飞”和“有翅膀”，但被关起来这种概念只是鹦鹉、虎皮鹦鹉及其他供观赏的笼中鸟的特点，不是所有的鸟都有的。用 *bird*（鸟）指“不寻常或古怪的人”（d）似乎是着重于边缘属性“奇特的外表”，这适用于鸵鸟、火烈鸟、孔雀，也适用于鹦鹉和虎皮鹦鹉，而不适用于中心范畴成员。图中列在右边的例子甚至更极端。根据《牛津英语词典》中 *American Speech*（美国语）的引文，限用于鸟（*strictly for the birds*）（e），意思是“完全无用”，这个用法和“吃马粪或牛粪的鸟”有关。尽管很多种鸟显然也在粪和垃圾堆中寻找谷物和昆虫的幼虫，但这无疑不属于和 BIRD 这一范畴有关的最突出的属性。最后，*get the big bird* 用作“向演员喝倒彩”或“解雇某人”（f）的意思，则是源自鹅（但不是所有的鸟）发出的噪音。

回顾这些隐喻映射的例子，很容易看出它们实际上并不影响 BIRD 的范畴结构，更不用说改变它了。但是当整个部分从范畴中切除出来时，结果会是什么？BIRD 这一范畴就经历了这个过程，当人们为了肉、蛋和羽毛而饲养母鸡和其他鸟时，它们汇集为一个独立的范畴。当 BIRD 范畴的原名，即古英语的 *fugol*（现代英语 *fowl*（家禽））被用来指这个新范畴时（见图 7.5 中的（A）），问题就更为复杂。

在古英语中，词语 *fugol* 指所有种类的鸟。我们现在不确知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 BIRD 这个范畴的状况，因为很显然无法获得主要的范畴结构描写工具，即让被试排出样本合格性等级和列举属性。但是除了像鸵鸟和火烈鸟这样外表奇特的鸟外，大多数鸟在现存的古英语文本中都有所提及，因此我们可以假定那时的范畴结构和我们现在的并非完全不同。即使我们没有把握准确描述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原型，但是 BIRD 范畴好样本的主要属性可能和现在的相似。

那么，这个范畴名称转而指现代英语 *fowl* 所指的 BIRD 范畴的边缘成员，这个范畴结构是如何历经这个转变保存下来的？传统的解释会说，*fugol* 被词语 *bird* 代替，*bird* 的意义经历了泛化的过程（图 7.4）。其背景是它的古英语形式 *bryd* 已经用于有密切关系的

YOUNG BIRD(幼鸟)范畴(见图 7.5 中的(B))。这意味着即使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bryd* 里的范畴结构就包括了 BIRD 范畴所有主要的属性(正如古英语 *fugol* 所表示的那样)。结果,这个范畴的中心区域就保持不变。它的稳定性保证了持续了几个世纪的从 *fugol* 到 *bird* 转换顺利完成。有段时间存在用 *bird* 指较小的鸟的倾向,而 *fugol*(或中古英语 *foule*)则越来越多地指较大的鸟,这使得转换过程更顺利。从认知上来说,这可以看作利用幼鸟的重要属性,即小这一属性的手段,看作帮助这个词语 *bird*(鸟)从 YOUNG BIRD(幼鸟)范畴转换为 BIRD(鸟)范畴的拐杖。

总结一下我们关于 BIRD(鸟)范畴的历时讨论,范畴结构跨多个世纪而表现出来的稳定性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主要原因似乎是范畴的中心区域,尤其是原型,在很大程度上未受隐喻演变的影响,甚至也未受涉及 BIRD(鸟)范畴的特化和泛化过程的影响。

原型转移和原型分裂:范畴 COACH 和 IDEA

即使 BIRD(鸟)不是这样,也有范畴的核心属性被替换的情况,这通常是语言外部变化的结果。这在传统上被称为替代或语义转移(图 7.4),恰当的认知术语是**原型转移(prototype shift)**。COACH(四轮大马车)这个范畴的历史为这个过程提供了一个相当直观的说明,如图 7.6 所示[12]。

词语 *coach* 于 16 世纪引入英语,用来指大的、封闭的、四个轮子的、里外都有座位、马拉的车。在 16 和 17 世纪,这样的车主要是皇室和其他官员使用的。图 7.6(a)说明了这种情况,图中范畴原型＞STATE CARRIAGE＜(贵宾马车)用粗线圈起。但是正如＞STAGE COACH＜(公共马车)的圆圈所示,随着马车越来越多地用来为普通公民常规的跨乡村服务,这第二个用法逐渐得到广泛使用。图(b)勾画了 19 世纪的情况,＞STAGE COACH＜(公共马车)取代了＞STATE CARRIAGE＜(贵宾马车)成为原型的下位范畴,但是把 *coach* 用来指铁路客车这种技术创新的成果时,新的竞争就出现

了。最后，在图(c)中，为了帮助＞MOTOR COACH＜(公共汽车)成为新的原型，＞STAGE COACH＜(公共马车)被推向了范畴边缘，这再次反映了工业技术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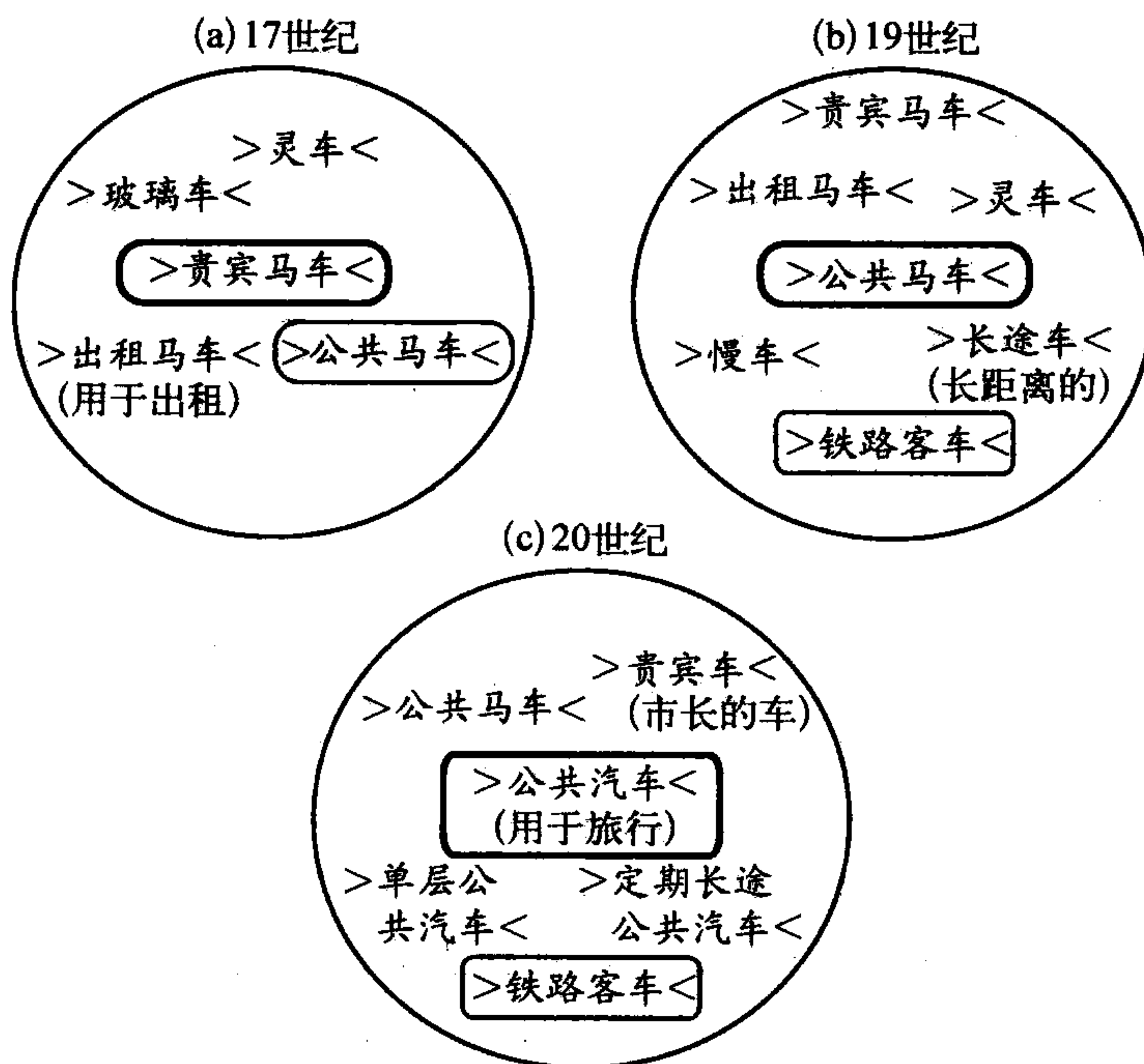


图7.6　原型转移：COACH范畴的发展

面对这个原型的概念内容所发生的这些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从＞STAGE COACH＜(公共马车)到＞MOTOR COACH＜(公共汽车)的变化，语言使用者受到的干扰是那么小，这是令人惊讶的。尽管原型发生了转移，但概念结构看起来似乎保持不变。如何解释这种显著的稳定性？

从认知的角度看，主要的原因是大多数重要属性，如"用于客运"，"大而封闭的车厢"，"有四个轮子"，"里面有座位"，都从老的范畴原型转到了新的范畴原型上了。在这些属性中，最重要的是"用于客运"这一功能属性。这个属性似乎已经把范畴成员拢在一起，即使其他方面

的属性发生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有一个例子是“动力来源”方面的发展，该属性从＞公共马车＜（＞STAGE COACH＜）的“马拉”，经过＞铁路客车＜（＞RAILWAY CARRIAGE＜）的“机车拖行”，再变到＞公共汽车＜（＞MOTOR COACH＜）的“自动推进”。这方面属性的发展变化确实显著。然而它并没有导致范畴完整性的瓦解，因为“用于客运”这一功能属性和上面提到的其他属性的联合力量取得了胜利。

但是有一个例外。如我们所见，尽管 *coach* 用作铁路客车可能满足了＞STAGE COACH＜（公共马车）和＞MOTOR COACH＜（公共汽车）之间的转换功能，但它反映出另一方面的新的背离。不像所有其他类型的车，铁路客车不能当作一个独立的单位单元使用，它不在公路上而在铁路上运行。尽管它们有共同的功能，如今公共汽车和铁路客车之间的差别一清二楚，以至于 *coach* 用于指＞RAILWAY CARRIAGE＜（铁路客车）的用法可以看作是分裂出了另一个原型。

这样的**原型分裂**（prototype splits）在具体物体领域中并不常见，但在抽象范畴中则常见得多。看看第三章 3.1 节隐喻部分已经论述过的 IDEA（思想）这个范畴的演变，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在那一节中，我们试图说明某些隐喻（+CONTAINER+（+容器+）隐喻，+OBJECT+（+物体+）隐喻等等）如何影响这个大致可解释为“思想”（‘thought’）的范畴 IDEA 的全面的范畴化。为了得出更为细微的、也与历史相关的概念差别，我们首先应该看看图 7.7 中的例句。

(a) The idea of truth is hard to grasp. (真理观难以把握。)	IDEA=CONCEPT, MENTAL PICTURE (概念，心智图像)
(b) The idea that the earth is a disc has been refuted. (地球是个圆盘这种信念受到驳斥。)	IDEA=BELIEF (信念)
(c) The idea is to put all cards on the table. 目的是摊牌。	IDEA=AIM, PLAN (目的，计划)
(d) And then he had a brilliant idea. 然后他有了一个光辉的思想。	IDEA=SUDDEN INSPIRATION (突发的灵感)

图 7.7　IDEA（思想）范畴：例句和语义标签

粗略一看这些例子和附着其上的语义标签就能明白，变体(a)得到最普遍的语义标签，而变体(b)到(d)则被赋予更具体的释义。在认知语境中，可以认为这些标签大致表示了原型，因而我们期望每个标签都能代表定义不够清楚的例子(或者次要的范畴成员；Schmid 1993：188 以次)。为了介绍历史视角，必须指出：尽管出于方便，所有例句都取自当代英语，但事实上这些例句确实反映了自 15 世纪词语 *idea* 进入英语以来，IDEA 这个范畴所经历的阶段性。如果我们认为这暗示着从一个全局性的原型演变到更具体的“局部性”原型，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发展过程理解为原型分裂的一个实例。对照图 7.8，这个图的基础是对《牛津英语词典》中例子的分析(Schmid，1996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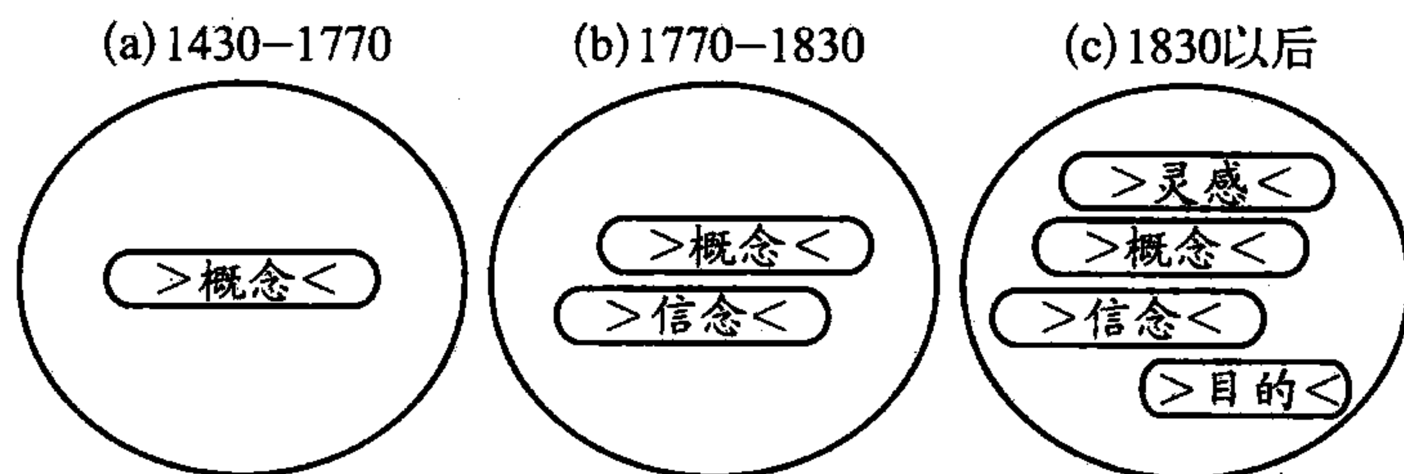


图 7.8　原型分离：IDEA 范畴的演变(Schmid，1996b)

如果把图 7.8 与图 7.5 及图 7.6(分别讨论范畴 BIRD(鸟)和 COACH(四轮大马车))进行比较，任何关于抽象范畴结构的说明显然都比对具体物体范畴的描述要笼统得多。在缺乏明确的属性以及多数概念隐喻的模糊性面前，没有可靠的语义标准可以作为 IDEA(想法)这个范畴的历史描写的基础，更不用说对它的稳定性进行评估了。

唯一可获得的参数似乎是 *idea* 这样的抽象词语出现的句法环境。IDEA(想法)范畴的历史中最古老的原型，即原型＞CONCEPT＜(＞概念＜)，和句法结构 *the idea of* 有紧密的联系。原型＞BELIEF＜(＞信念＜)和 *the idea that* 这个构式联系在一起，原型＞AIM＜(＞目的＜)和 *the idea is to* 有关，最后，原型＞SUDDEN INSPIRATION＜(＞突发的灵感＜)则和 *have/get an idea* 这一结

构相联系(见图 7.7,这些结构用粗体字表示)。正如对《牛津英语辞典》中 IDEA 例子的分析所示,处理抽象范畴的"语境法"在描写词汇演变时是可行而有用的,也能解释某些构式的出现(见 5.4 节关于外壳-内容构式的部分)。

如果你在本节末尾回顾一下这个讨论开始时的传统分类,有一点就应该变得非常明确,即总体而言,认知语言学给词汇演变提供了更丰富的描写,开辟了一条有益的可以进一步探索的研究道路[13]。

练习

1. 正如 Geeraerts(1997: 33-41)指出的,词汇发展的稳定性在最新词汇增加的"快速运动"中也能得到证明。他的用例是荷兰语概念 LEGGING,自 1988 年引入后,在增加另外的表示不同类型的材料之类的东西的同时,仍保持着原型的相对固定。用这个方法来分析 MOBILE PHONE(手机)这一概念,看一看因尺寸、形状、颜色、附加的电子功能和设备、电池托架等因素的改变而增加附加意义时,其核心意义是否也保持稳定。

2. 在古英语中,词语 *man* 指称人类,而"male human being"(男人)通常用另一个词表达(古英语的 *wer*)。与 *man* 现在的用法进行对比,并根据原型范畴来讨论有关的语义演变。跟 *fugol*/*fowl* 的演变进行对比可能会有帮助。

讨论如今备受批评的 *man* 表现性别歧视的用法是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就存在于这种语言中呢,还是说它是较现代的产物。

3. 这里是《牛津英语辞典》中 *car* 词条的摘录:

1. A wheeled vehicle or conveyance (带轮子的交通或运输工具)

a. *generally* — a carriage, chariot, cart, wagon, truck, etc. (quotations from the four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通常——四轮马车、二轮战车、马车、小型客车、卡车,等(引自

14 至 18 世纪文献))

b. From sixteenth to nineteenth century, chiefly poetic with associations of dignity, solemnity and splendor. Applied also to the fabled chariot of Phaeton or the sun ...(从 16 至 19 世纪,主要用于诗体,产生体面、庄重、壮观的联想。也用于神话中法厄同(太阳神之子)的二轮战车或太阳……)

d. *transf.* a miniature carriage or truck used in experiments, etc. (quotation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转义。实验用微型四轮马车或运货车等。(引自 19 世纪文献))

e. =motor car (quotations from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汽车。(引自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的文献))

4. a. The part of a balloon in which aeronauts sit (quotations from the eighteenth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气球上驾驶员坐的部分(引自 18、19 世纪文献))

b. The cage of a lift. Chiefly U. S. (quotations from the nineteenth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电梯间。主要用于美国英语(引自 19 和 20 世纪文献))

试以这些信息为基础勾勒出这个范畴结构的发展变化。

4. 通过分析《牛津英语辞典》中的词条,勾勒名词 *liquor*(烈酒)和 *sensation*(感觉)中的概念的发展。你能发现原型转移(就 *liquor* 而言)或者原型分裂(就 *sensation* 而言)的证据吗?

7.3 语法化的认知方面

除了词汇演变,语法形式(时标记、复数标记和格标记等)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是语言学长期关心的问题。这时证明,认知理论不但有助于解释个别语法形式的发展,而且似乎也能为全部的语法化过程提供一个框架。

在19世纪，对语言的语源的普遍兴趣激发了对语法形式发展过程的研究。"语法化"这个术语可能是法国语言学家Meillet首次使用的。根据Meillet(1912)的看法，研究语法化的目的在于探索"自主的词转变为语法成分的角色"(1912：133)，或者用较近的定义，是表明"词汇单位……在何处承担了一项语法功能，或一个语法单位在何处承担了一项更具语法性质的功能。"(Heine等1991：2)[14]。从认知语言学视角来解释这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即从词汇单位向语法形式的转变这个阶段，似乎是最令人满意的。

位移事件，语法化中的隐喻和转喻

我们的测试用例子是英语中语法化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实义动词*go*(去)演变成用来表达将来时的助动词[15]。认知分析合适的起点是Talmy(2000)提出的位移事件概念。如4.1节和5.2节所示，一个位移事件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主体在背景上移动的路径。假设有一条从A通往B的开放路径，主体(或射体)的移动总是指向终点B，换句话说，它有目标取向的特点。同时，射体的位置只有沿着路径不断变化，才能到达目的地或目标，这个发现证明了"动作/变化<>位移"(见3.1节)这种基本的相互关系。主体及其路径与背景形成对照，背景充当方向的参照点或"界标"，并且通常受说话人对世界现状看法的制约；这可以在"(当前)视点<>界标"这种相互关系中获得。

用这种方式分析位移事件，我们已经汇集了三个方面，即目标取向、变化和视点，它们将在所谓的*going-to*将来时的语法化中起着重要作用。为了使说明完整，我们应该考虑：射体的路径可以在概念上通过不同的注意力视窗来获取。Talmy自己的路径-视窗的开启的例子是：

> The crate that was in the aircraft's cargo bay fell out of the plane through the air into the ocean. (见图5.10)
>
> (飞机货舱中的板条箱掉出了飞机，从空中落到大海里。)

在这个例子中，汇集了路径-视窗开启所有的三种可能性：开启起始视窗(*out of the cargo bay*)，开启中间视窗(*through the air*)，开启结尾视窗(*into the ocean*)，但最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也是相当清楚的。对位移动词 go 来说，情况更是如此，它最可能和指称具体目的地的趋向状语相结合，而起始和中间视窗则被隔断，如例(1)所示。

Susan's going to London next month.
(苏珊下个月去伦敦。)
She's going to hospital/college/prison.
(她要去医院/学院/监狱。)
She's going to London to work at our office.
(她要去伦敦到我们办公室工作。)
She's going to work at our office.
(她要去我们办公室工作。)
You're going to like her.
(你会喜欢她的。)
You're going to be friends.
(你们会成为朋友的。)
You're gonna like her.
(你会喜欢她的。)
You gonna like her. (非标准英语)
(你会喜欢她的。)

根据语法化，例(1)代表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对照图 7.9，它选择了“开启结尾视窗”，并把“终点”选为前景。例(2)和例(3)显示了位移事件的前景化方面如何导致概念的扩展：具体目的地“可用其有关的目的来限定”(《牛津现代高级英语辞典》)(就像例(2)中的医院、学院或监狱这类“目的地”)；如果加上与趋向状语多少有点密切关系的目的状语(如例(3)中的 *to work at our office*)，那就出现了第二种扩展。两个例子都强调位移事件的目标取向并因此指出目的地这个概念在语法化过程的第二阶段可向哪个方向扩展。如图 7.9

所示，第二阶段可以理解为一种转喻转移，其基础是+目标取向的移动代表有意的行为+（+GOAL-ORIENTED MOVEMENT STANDS FOR INTENDED ACTION+）这种关系，对于这种关系，“部分—整体”意象图式和“目的<>目标”（见 3.1 节）这种基本经验关系决定了它的映射域。受这个映射域控制，目标取向的移动（GOAL-ORIENTED MOVEMENT）这一源概念与有目的的或有意的行为（PURPOSEFUL OR INTENDED ACTION）这一更宽的目标概念（如例（4）中的 *going to work at our office*）发生了概念转喻关系。因为有目的的或有意的行为这种概念是伴随将来设定的期望一起出现的，所以 *is going* 这一动词形式就在这个构式中获得了将来时特征。反过来，将来时和其他时态一样，在英语中通常用助动词表达，因此，出现从 *going-to* 将来时到助动词地位的降格，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个层次的语法化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个隐喻扩展（图 7.9 中的第三阶段），在这个扩展中，有意的将来行为（INTENDED FUTURE ACTION）这个源概念转移到断定的将来状态（PREDICATED FUTURE STATE）这一目标概念上——或者，用通常使用的给隐喻加标签的格式，可表示为+断定的状态是有意的行为+（+PREDICATED STATE IS INTENDED ACTION+）。比较例（5）和例（6），挚爱的态度或友谊的状态是建立在说话者评价基础上的断言。这个隐喻映射再次受到以其位移事件（下面要较详细讨论的一个话题）为基础的映射域的控制。

和第二、第三阶段相比，最后一个阶段（第四阶段，由例（7）和（8）代表，但不在图 7.9 中）不再改变其意义，而只是记录随着最后降格为助动词地位而发生的音系和书写的变化。

传统的描写把第二阶段刻画为句法的重新分析（而不是转喻），把第三阶段刻画为类推（而不是隐喻），与这种传统的描写相比，这种认知解释有什么优点？看来，认知解释不仅阐明了与 *going to* 的语法化有关的语义演变，还对描写这个过程的限制因素特别有用。

再看看图 7.9 中位移事件的表征，为什么这个语法化过程选的是 *go* 这个位移动词，而不是 *leave*（离开）（着重于开启起始视窗或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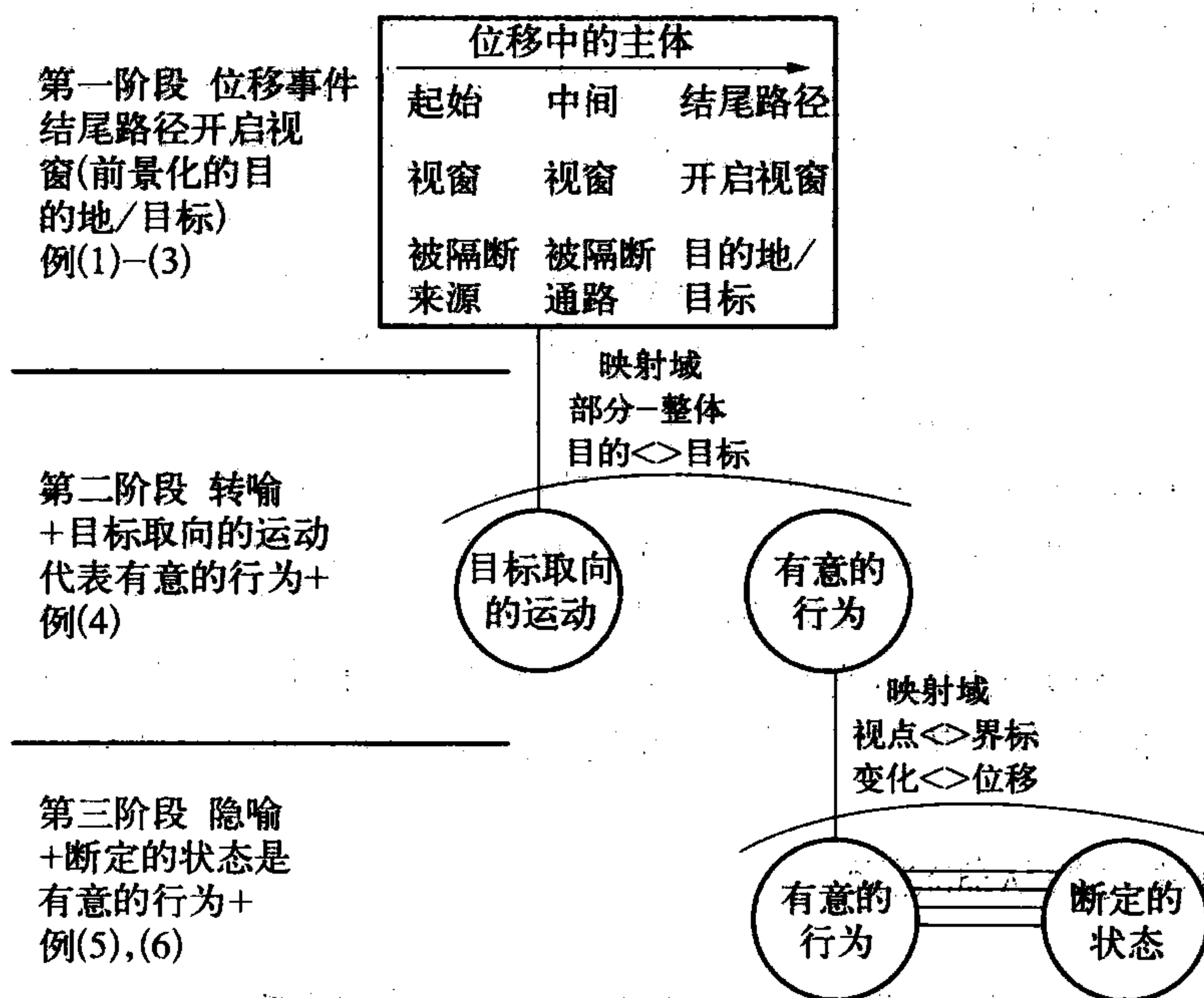


图 7.9 *going-to* 将来时语法化的认知观：第一至第三阶段

移的起点)、*pass*(经过)(强调中间视窗或通路)或 *stagger*(蹒跚)、*ride*(骑)和 *fly*(飞)(三个都特别强调位移的方式这种成分)之类的其他位移动词，也就昭然若揭了。只有像 *go* 一样强调结尾路径视窗的动词才具有目标取向，才使得添加具有内在意图潜势的不定式(而不是分词或动名词)成为可能。最后，也许更有趣的是，位移事件也决定着+断定的状态是有意的行为+(+PREDICATED STATE IS INTENDED ACTION+)这一隐喻的映射域如何把握熟练的英语说话人使用 *going-to* 将来时的时候仍感到的限制。正如本节开头所示，“(当前)视点<>(位移事件的)界标”这一基本相互关系意味着以当前时间一定有用来建立预言某种参照点，或者是现在的评价(如例(5)和例(6))，或者是现在的观察结果或证据，如证明 *It's*

going to rain（要下雨了）的作为预兆的云。其次，以我们对沿着路径移动的射体的概念化为基础的"变化<>位移"这一相互关系把 *going-to* 将来时的预言用法限于用来表示人的好恶（本质上是非永久而易于变化，见例（5））这种态度和不排斥变化观念的状态。这个映射限制解释了（6）*You are going to be friends*（你们会成为朋友的）这类例子为什么完全可以接受，而 *The earth is going to be round for ever*（地球将永远是圆的）却不可接受。

尽管 *going-to* 将来时的出现也许是最好的例子，但是，动词的分词 *given*、*provided*、*granted* 和祈使式的 *suppose* 演变为条件连词之类的其他语法化过程也能得益于认知分析（另见后面的练习 1）。然而，正如前边所主张的那样，只有把认知观点用作整个语法化过程的统一框架的时候，它真正的解释力才会明显起来。这正是 Heine 在描述时、体和语气标记的演变时想努力做到的（Heine 1993）。

语法化的认知框架

Heine 的出发点是一个所谓的**命题图式**（propositional schemas）系统[15]，这些图式表征过程和事件，它们由三个成分组成，是传统句型和构式语法中很著名的结构（见 5.4 节）。虽然很多过程和它们的命题图式是相当具体的（如 X EAT Y（X 吃 Y）或 X WRITE Y（X 写 Y）），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如 X GO Y（X 去 Y），X COME Y（X 来 Y），X BE AT Y（X 在 Y）等则要一般得多，语法范畴也正是从这些一般的命题图式发展而来的。

图 7.10 汇集了在很多语言体和时态中的主要命题图式。如图所示，这些图式可以分为两组：三个基本图式（即：方位（Location），位移（Motion），动作（Action））和一些由这些基本图式派生出来的图式（即：等式（Equation），伴随（Accompaniment），拥有（Possession），方式（Manner），状态变化（Change of State），意愿（Volition））。尤为显著的是作为派生图式的主要来源的方位图式的作用；这一判断得到了长期存在的方位主义思想的非认知主义者传统的支持，也与空

间是我们主要的体验领域这个日常发现相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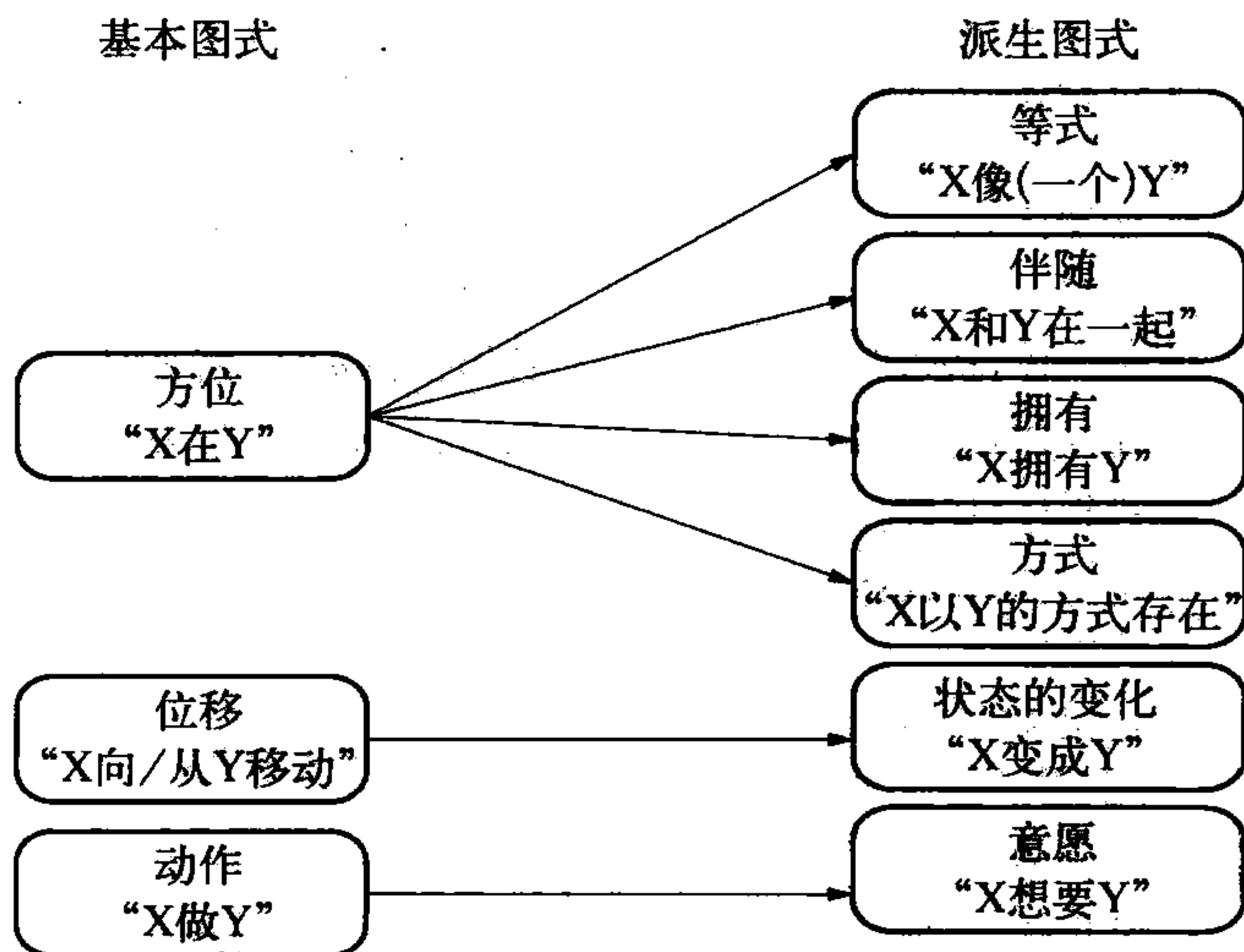


图 7.10　构成体和时语法范畴基础的主要命题图式

(摘自 Heine 的事件图式，Heine 1993：图 2.1)

说到由个别命题图式引起的这种语法过程(比较图 7.11)，我们发现其中有一些是十分明显的：意愿产生将来时(英语中的 *will*-将来时)，状态变化也产生将来时(德语中的 *werden*(="变成")-将来时)；很多非洲语言记录了伴随发展成为进行体标记。其他的命题图式，尤其是基本图式，语法化的可能性比较模糊。所以，位移图式既可用于向前，也可用于向后看，从而产生了将来时或完成体和过去时。而动作图式则可能用来表达进入体(动作的开始)和动作的完成。如果考虑到这些相互冲突的语法化类型，那么，各种语言从一个共同的概念基础发展出相当不同的时/体系统也就不足为奇了[17]。

在结束这一节之前，我们要给近年来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加个注释，也就是这个问题：语法化是否应当看成从词汇单位向具有语法功能的单位，并从语法功能向更虚的语法功能发展的单向过程。在我们看来，就本节集中讨论的第一阶段来说，认知分析似乎证明了从词汇单位向语法单位的单向演化。有些情况下，从一种语法功能

命题图式	语法化	示例
方位	进行体,进入体	荷兰语: *Hij is een boek aan het lezen.* "他书在读。"
	持续体	德语: *Er ist beim lesen.* "他在读。"
位移	进入体,将来时,	英语: *going-to* 将来时
	完成体,过去时	法语: *venir-de* 过去时
动作	进行体,持续体	非洲语言
	进入体,完成体 完整体	
等式	结果体,进行体 完整体,将来时	法语: *être* 完整体
伴随	进行体	非洲语言
拥有	结果式,完成体,将来时	英语: *have* 完成时
方式	进行体	意大利语: *sto mangiando* "我一直在吃"(我正在吃)
状态变化	进入体,将来时	德语: *werden* 将来时
意愿	进入体,将来时	英语: *will* 将来时

图 7.11　命题图式及可能的语法化(摘自 Heine 1993: 47)

向另一个语法功能的转换(如从连接主要小句的副词到从属连词)是否不可逆转是另一个问题。不过,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可以说的是即使从语法项到词汇项的"去语法化"(de-grammaticalization)这种反向演变的例子应该得到揭示,但认知语言学家也应该有充分的准备去处理这些语言现象。

练习

1. 在下列例子中,如何区分 GIVE 和 GRANT 的概念意义?试用语法化解释这些概念和功能的变化。

Aunt Mable gave me a piece of cake.

(梅布尔阿姨给了我一块蛋糕。)

We waited for him at the given place and time, but he didn't come.

(我们在指定的地点和时间等他,但他没有来。)

Given her youth, she is quite experienced in the field.

(考虑到她年轻,她在这个领域是相当有经验的了。)

Given that he has lost all his money gambling, he is still surprisingly optimistic.

(考虑到他赌输了所有的钱,他仍然惊人地乐观。)

Regrettably, the bank didn't grant me the loan.

(令人遗憾的是,银行没有同意给我贷款。)

It's an ingenious project, I grant you, but will it work?

(我承认,它是一项别出心裁的计划,但是它会行得通吗?)

Granted, it's not a perfect cake, but it should be edible.

(诚然,它不是一个完好的蛋糕,但它应该可以吃。)

Granted (that) your grandfather was rich, why didn't he pay for your education?

(假定你爷爷很富有,那他为什么不供你上学?)

2. 英语的后缀-*ly* 和-*like* 的基础都是意为"appearance", "form","body"的日耳曼语词根。比较 *fishlike*/*fishy*, *foxlike*/*foxy*, *roomlike*/*roomy* 之类的词对,指出这种源范畴在哪些地方还更加活跃,从语法化角度看,这又意味着什么。

3. 皮钦英语,一种在世界各地接触状态中讲的初级语言,据说代表了语法化的早期阶段,其中的语法标记的源范畴仍很容易辨认。试找出下面喀麦隆皮钦语中的语法标记是以哪些英语词(及其中存在的范畴)为基础的:

go (将来时标记)

don (肯定的完整体标记)

neva (否定的完整体标记)

sei (引导间接言语的成分)

fit (情态助动词'can')

mek　　（引导礼貌祈使句的成分）

4. 如果你的母语不是英语，找出在你自己的语言中，哪些时态形式、情态形式和表达领有的方法是建立在位移和动作图式基础上的（亦见图 7.11）。

7.4　对外语教学的影响

由于从事英语教学的人比从事语言分析的人要多得多，因此每种新的语言学理论很快就得到实际应用，尤其是外语教学的检验，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这一章试图说明本书讨论的认知语言学的一些主要方面是如何支持目前的教学方法或者给语言学习领域提供新思想的。

综览研究外语教学问题的认知语言学文献，你会得出这样的印象，就是认知语言学对这一领域的贡献是双重的：通过基本层次，转喻和隐喻，主体和背景以及完形等理论，它提出了习得外语的**认知-经验途径**（cognitive-experiential access）的新形式，并揭示了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的**认知网络**（cognitive networks）。本节把来自语言教学不同领域的例子集中到一起来证明这个主张。第一个例子是词汇习得，在这个领域里，认知语言学给长期以来以经验为依据发展起来的教学方法提供了理论支持。

原型，基本层次，概念层级，隐喻和词汇场的结构

外语的词汇必须循序渐进地引入，并着眼于单词的用法，从来就是教师和教材编写者的金科玉律。这就促使人们建立了"词频表"或"教学词汇表"，它们受到外语学习者教材、读物及词典的编者广泛的重视，现在，像《牛津现代高级英语词典》（2005）中的"牛津 3000"，它们甚至在普通的词典中也得到反映。关于这些词频表的系统著作可以追溯到 1936 年出版的 *Interim Report on Vocabulary Selection*

(关于词汇选择的中期报告),但是更易得的是 Michael West 的修订本 *A General Service List of English Words*(1953)(英语最常用词汇表)。虽然这个词表的基础是对一批书面文本中词义的频率统计,但 West 完全意识到这样的事实:频率本身对他头脑中有的词汇来说只是一个不充分的标准。这个判断得到了从当今计算机语料库得来的频率表的完全支持,这些频率表总是由 *the*,*of* 或 *and* 这样的功能词以及在高频语法构式中使用的一般的词项(如 *time*,*place* 和 *way*)领头。为了预防这类失真,West 也使用了一些另外的标准,加上其他来源的后起的附加标准,汇集在下表中:

- 覆盖率
- 对定义和构词的价值
- 风格中性化的程度
- 可用度(首先出现在脑子里的)
- 学习的难易度

这些标准中的大部分,认知语言学家都很熟悉;实际上,这个列表读起来像第二章中讨论的对基本层次范畴的描写。虽然 West 对我们的术语"覆盖率"的定义("覆盖一定范围的必要思想";West 1953: ix)对上位词而言仍然表现出某种弱点,但这一概念从此通常被理解为与基本层次范畴相关。第二条标准反映出我们已经发现的基本层次范畴的构词能力(参见 Schmid 1996a)。第三个标准,即风格的中性程度,通常与形态的简单性有密切的关系,而可用度是基本层次范畴主要的心理标准;最后,学习的容易度是与儿童首先习得基本层次范畴的词语这一发现有关系。总而言之,你可以认为,词频表的编者所寻求的,总的来说是表达基本层次项目的词语;或者反过来说,基本层次范畴似乎提供了通向常用词汇的最佳通道。

范畴化的基本层次可以指导教师和教材编写者选择合适的词汇,而原型观在决定如何介绍词项及其意义时也会有帮助。范畴化的原型理论证实了一种长期存在的直觉:词义如果用典型的而不是用奇异的例子来说明,则较易掌握。毫无疑问,当学习英语的孩子把

词位意义和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中相应的原型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们能更快地理解像 *bird* 这样的词位的意义。另一方面，英语的 *bread*，法语的 *pain* 和德语的 *Brot* 这种表面上对应的词，其原型之间的差别为提高跨文化认识的水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原型的凸显还反映在教材的长期实践中，它喜欢用原型的范畴实例并加上图画或简笔画进行说明[18]。

第三个方面，也是语言教学中完全接受的一点是：词语不应该孤立地学习，而应该放在语境中，就像是用在自然交际中那样。然而，每个词语都在自然语境中介绍和练习是个非常费时的过程。因此，也就有了这样一个悠久传统：把意义相关的词聚集到词汇场中，这个传统的根据是这样的实践经验：即这是记忆词汇项目的一个很好的基础。在本书讨论的关于认知网络的内容之后，有一点是相当明显的，那就是词汇场应用得非常成功，因为词汇场反映了我们的心理词库构建方式。这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词场不是像很多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所提倡的那样，仅限于特定的词类（名词、动词、形容词），而是打破了词类的界限，把语义上相关的所有项目都聚集起来。

然而，认知语言学不仅为词汇场的使用提供正当的理由，而且还能解释它们是如何构成的。仔细审查一本现时的给外国学习者使用的英语课本中的词汇并试着把它们安排进词汇场时，按照部分-整体组织而不是按层级分类来思考才有帮助（见 2.4 节）。对照图 7.12，它收集了 *Green Line* 第一卷（所谓的“教室词汇”，排除 *desk*（课桌）和 *blackboard*（黑板）之类的词）中发现的用频率过滤的词汇项[19]。乍一看，以类关系为基础的和以部分-整体关系为基础的词汇场之间存在一种接近的平衡，但是这种印象是靠不住的。原因在于，ANIMAL（动物），CLOTHES（衣物），FURNITURE（家具）和 SPORTS（运动）这些分类学模型（图 7.12 中带星号标记的）也有资格充当部分-整体模型的候选对象。引入的多数动物属于农场，衣物由各种不同的衣服组成，家具可以看作桌子、椅子、床等的组合，运动可看作是以各个体育活动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体育训练的体现。事实上，这就是经验丰富的教材编写者在介绍词汇时，在进入类关系之前，

要穷尽部分-整体关系的可能性(如2.4节描述的)的原因。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对部分-整体联系的偏爱不足为奇;它只是反映了指派给部分-整体关系(它作为转喻和整合理论中的一种重要关系,也起着关键作用,见3.4节和6.1节)的意象图式的地位。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用作范畴标签的上位概念词语(*animal*(动物),*body*(身体),*house*(房子))在教学的第一年里已经有部分-整体模型〔*transport*(交通)除外〕,而只有几个类关系的上位词,如*fruit*(水果),*vegetable*(蔬菜)和*toy*(玩具),才这么早就引入。其他上位概念词,尤其是抽象概念,只是在基本层次词汇的可能性穷尽时才突然出现。像IDEA(思想),FACT(事实),ASPECT(方面),ISSUE(论题)和PROBLEM(问题)等概念要在较晚阶段和使用这些概念的话语策略一起引入。

分类模型 (类属关系)		部分-整体模型 (部分-整体关系)	
ANIMAL(动物)	12 *	BODY(身体)	11
FOOD(食物)	17	HOUSE(房子)	8
CLOTHES(衣物)	4 *	NEIGHBOURHOOD(邻居)	9
MEALS(膳食)	2	PARTY(聚会)	5
FURNITURE(家具)	6 *	HOLIDAY(假日)	17
UTENSILS(用具)	3	TRANSPORT(交通)	15
SPORTS(运动)	10 *	SHOPPING & SERVICES(购物 & 服务)	12
PROFESSION(职业)	?	AUDIO & VISUAL MEDIA(视听媒体)	15

图7.12 一本教材词汇的类关系和部分-整体关系的词汇场(不考虑功能词和"教室词汇")

下位范畴可能被当作给普通学习者的补充,但是它们在有专业目的英语教学中很重要。重要的是发现专家们是否仍然从通常所认为的基本层次出发,或者,是否已经把某一下位层次确立为新的基本层次,而教师则必须使他的或她的教学适应这个新的基本层次。很显然,比如说,对外国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的词汇训练课程就不应该是关于*tree*(树),*flower*(花),*horse*(马)或*bug*(臭虫)这类基本层次

术语的，而应使用更精细的术语区分单元。

谈到帮助对指称情感之类概念的抽象词项习得，认知语言学中许多植根于概念隐喻的深刻见解可用于语言教学目的。正如 Kövecses (2001：93 以次)所主张的那样，给学生指出其中的隐喻会有助于习语的习得；表达一个相关的隐喻的习语集合能够帮助我们设想我们概念系统的结构。按照这种方式构造的“网络”还包括由一个词组成的隐喻表达方式，它们有助于支持目标概念的概念化。对照图 7.13 中的

＋愤怒是火＋ After the row he was spitting fire. (争吵之后，他直冒火。) He was doing a slow burn. (他越来越气。) *He's smoldering with anger.* (他怒火中烧。) ＋爱是火＋ She carries a torch for him. (她痴恋着他。) The flames are gone from their relationship. (他们的关系之火熄灭了。) *I'm burning with love.* (我燃烧着爱的火。) ＋想像是火＋ The painting set fire to the composer's imagination. (这幅画激发了作曲家的想像的火花。) His imagination caught fire. (他的想像迸出了火花。) *The story kindled the boy's imagination.* (这个故事点燃了这个男孩的想像之火。)	＋冲突是火＋ The killings sparked off the riot. (杀人事件爆出了这场骚乱。) The flames of war spread quickly. (战火迅速蔓延开来。) The country was consumed by the inferno of war. (这个国家被战争的炼狱毁灭了。) They extinguished the last sparks of the uprising. (他们熄灭了暴动最后的火星。) ＋热情是火＋ The speaker fanned the flames of the crowd's enthusiasm. (演讲者煽动起听众的狂热。) Don't be a wet blanket. (不要做个扫兴的人。) *Her enthusiasm was ignited by the new teacher.* (新来的教师点燃了她的热情。)

图 7.13　以＋FIRE＋(＋火＋)隐喻为基础的习语表达法和单词(以斜体表示)“网络”

+FIRE+(+火+)隐喻列表，+FIRE+隐喻对 ANGER(愤怒)、LOVE(爱)、IMAGINATION(想像)、CONFLICT(冲突)、ENTHUSIASM(热情)等范围广泛的目标概念进行了概念化。尽管这是个有趣的理论，但是，评价这种表现形式的学习效果还是有点困难[20]。

主体，背景与介词及短语动词的教学

就像原型，基本层次，转喻和隐喻一样，主体和背景的概念从来就是认知语言学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一开始，它们就和介词，尤其是 *in*，*out*，*up* 和 *down*，或者 *across*，*over* 和 *under*(对照 4.1 节)这些表达方向的介词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从教学角度来看，介词(以及它们在短语动词和习语中的小品词用法)的认知描写对于促进对各种表面上不相关的意义的理解并对促进相应的网络构建都有帮助。主体和背景(或者 Langacker 术语的射体和界标)的并列，给这个论题提供了直观的手段，这能得到大量的可视化证据的支持(见 4.1 节的图 4.5 到图 4.11)；介词意义的网络表征应该在一个被认为是出了名的混乱的语言使用领域中产生有益的影响。

在早期对介词的认知研究基础上，这种网络观念是 1990 年代 Rudzka-Ostyn 编纂的第一部关于短语动词的认知语言学手册的背景[21]；对照图 7.14，该图用一个包括 *across* 主要用法的示范图说明了她的分析方法。一瞥此图就已经看出：将大量的介词意义变成交际取向的教学单元可能并非总是那么容易。意义网络(以及认知语言学家提出的其他更具体的网络)[22]对教学语法的设计可能有帮助(Dirven 2001：20)，可能加深对介词和小品词各种用法中的概念模型的了解。然而，就像 Tyler 和 Evans(2004)所提议的那样，为了提高对中等水平的语言学习者的实用价值，图 7.14 中使用的"transfer"和"at the other side"这类速记标签，就不得不扩展出其他意义。另外，这些描写标签应当得到具体直观的射体/界标对比表征的支持，应当配有特大圆点(对照图 7.15)之类的象似映象来表示其完整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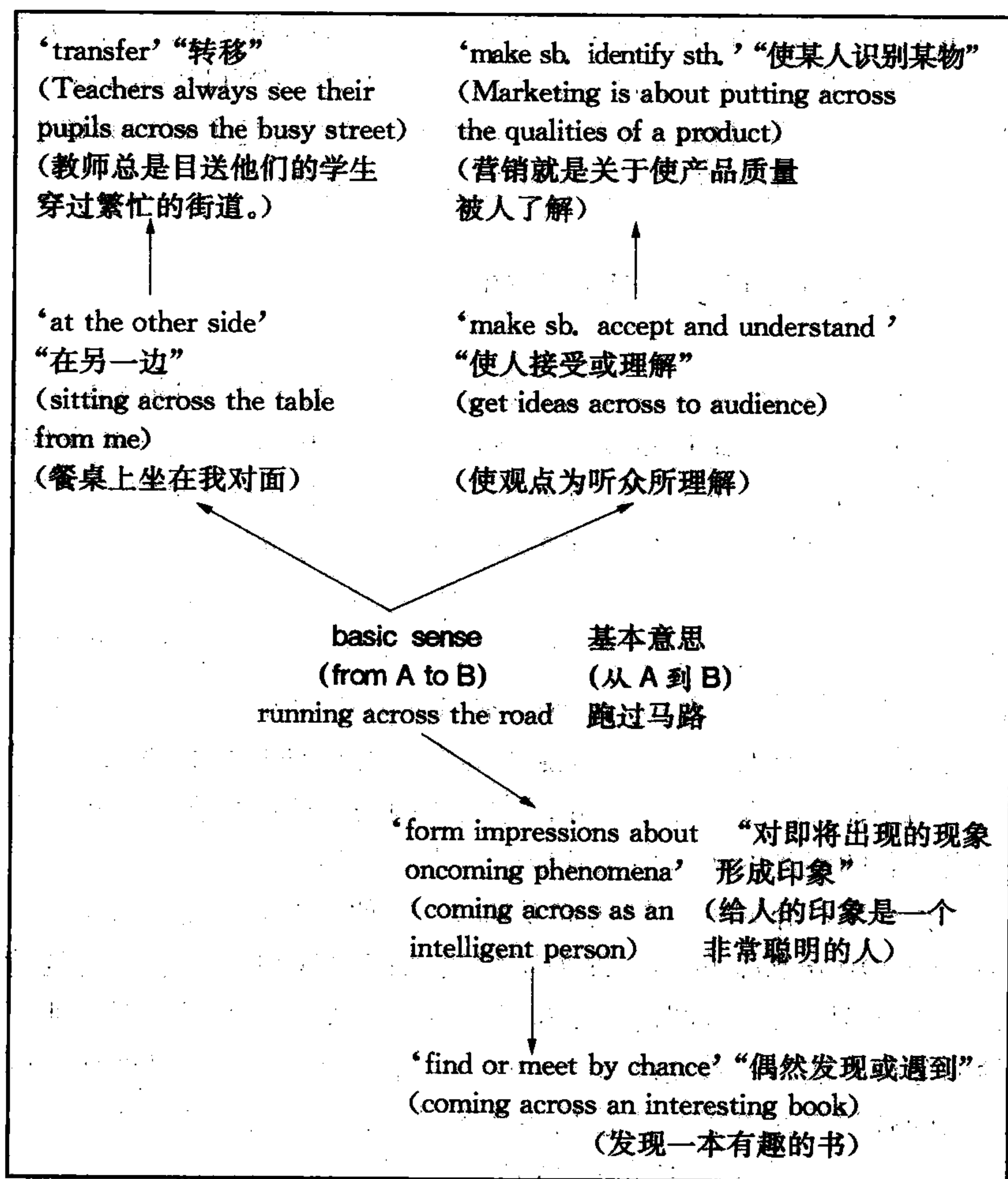


图 7.14 关于(*walk*/*get*/*put*/*come*)*across* 的网络，根据 Dirven(2001：19 以次)

Tyler 和 Evans(2004：273)正确地指出，这些表征反映了"对情景或场面有完形特征的概念化"。整体概念化因他们为 *over*"正常的解释"和完结义而设计的一系列练习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为了使学习者熟悉默认意义的 A－B－C 轨迹(见图 7.15，方框(a))，他们提议用一本快速翻动的书或者用描绘一只猫跳过一堵墙的电影或动画片

段，捕获先后出现的不同点上的画面来传达由 *over* 表达的运动的不同阶段。通过突显跳跃或任何其他动作的最后阶段 C，*over* 的完结意义就能以自然的方式得到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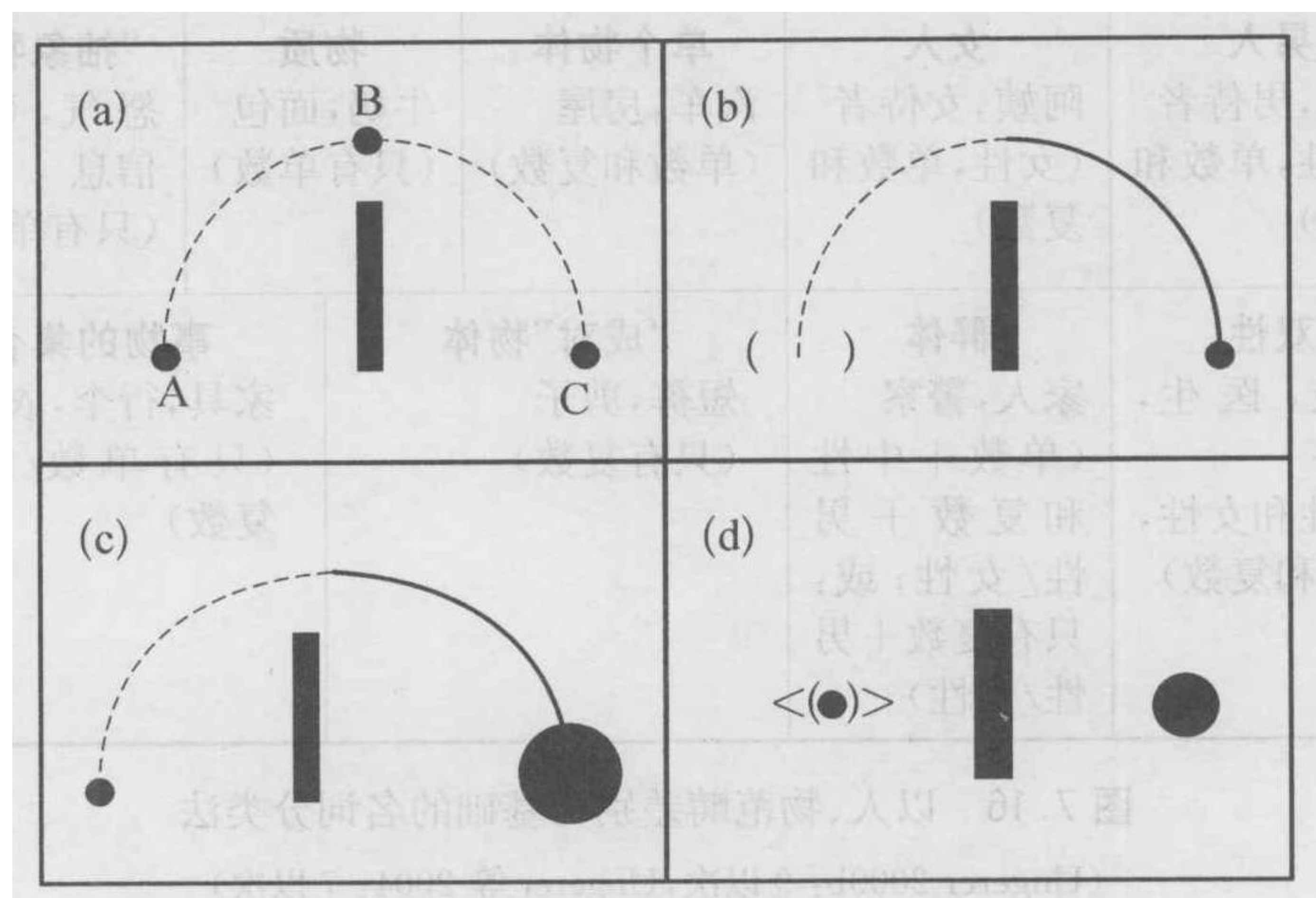


图 7.15　介词 *over* 主要意义图

(Tyler 和 Evans 2004：267 以次)(a) 正常的解释，(b) 转义(源成分为空)，(c) 完结意义(有夸大的目标成分)，(d) 在另一边的意义(左边有眼睛符号)

Tyler 和 Evans 认为这种方法适合中等水平的英语学习者，这一点也许很难得到认同，因为中等水平英语学习者很可能会认为这种方法有点儿太简单，但是这种高度象似的直观化用于小学现代语言(MLPS)教学则可能很有益处。

语法问题和前语法学习的完形法

如果介词的概念化提出了一种完形方法，那么在其他语法领域中，这种整体观可能也很有用。名词小类就是一个这样的领域。在英语语法中，一般区分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并把名词分派到这些相当抽象的范畴中[⑧]，但是，问题在于，根据可完整地体验为完形的人、物概念来处理名词是不是就更不自然。图 7.16 概括了这种对名

词语法的完形处理，指出了要区分的概念类型和有关的语法特征。

<table>
<tr><td colspan="2">人 概 念</td><td colspan="4">物 概 念</td></tr>
<tr><td>男人
叔叔，男侍者
（男性，单数和复数）</td><td>女人
阿姨，女侍者
（女性，单数和复数）</td><td>单个物体
汽车，房屋
（单数和复数）</td><td colspan="2">物质
牛奶，面包
（只有单数）</td><td>“抽象物质”
怒气，建议，信息
（只有单数）</td></tr>
<tr><td>双性
朋友，医生，教练
（男性和女性，单数和复数）</td><td>群体
家人，警察
（单数＋中性和复数＋男性/女性；或：只有复数＋男性/女性）</td><td colspan="2">“成对”物体
短裤，剪子
（只有复数）</td><td colspan="2">事物的集合
家具，行李，衣物
（只有单数/只有复数）</td></tr>
</table>

图 7.16　以人、物范畴差别为基础的名词分类法

（Ungerer 2000b：9 以次，Ungerer 等 2004：7 以次）

像本书讨论的很多其他概念现象一样，通过人和物体概念来学习名词语法在思辨上也许不如截然的二元对立那么令人满意，但它似乎反映了引导着母语使用者的概念优先原则。这意味着可数和不可数名词的区别只与物体概念有关(存在介于二者之间的情况，如“事物的集合”)，而人概念主要是从性的角度进行次类划分。另一个优点是这种人/物分类法可顺利地容纳集体概念(FAMILY，GOVERNMENT)，在这类概念中，数和性这两个语法标准交叉在一起。不过，这些下位概念彼此之间如何联系起来(如双性概念和群体，“成对”物体和事物集合)，这一点仍然有点模糊，但是这种关系的不确定性只对语言学家来说是问题，而对普通语言使用者而言则不是问题。

谈到动词语法，完形法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一些在外语教学中常常归在“标志语法”标签下的语法现象。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就是过去时和现在完成时的英国英语标准用法，即过去时被认为以时间概念为标志，表达为 *yesterday* 或“名词短语＋*ago*”。同样地，简单形式的用法被认为是由惯常概念(*always*，*often*)产生的，而进行体形式则常常得到

同时概念(*at this moment*,*at present*)的支持。无可否认,语法学家会很快对每一种用法都指出反例,但这并不会取消由这些作为标记原型并因此成为各种时态和体貌形式使用时的参照点的标志实现的功能。

问题是完形法是否能够从这些相当简单的现象转用到英语语法更难对付的领域。有一个很好的用来测试的例子,那就是非限定形式的使用,在这个问题上,传统语法试图孤立地给予语义解释的做法占了首要地位。比较下面几个例子:

He wants **to write** a book about college dropouts. (他想写一本关于大学退学者的书。)	'intention'(意图)
I should like **to take** the weekend off. (我周末想休假。)	'concrete event' (具体事件)
I like **to spend** Sunday morning in bed. (我喜欢在床上度过星期天的上午。)	'habit'(习惯)
He is engaged in **writing** a book about college dropouts. (他忙于写一本关于大学退学者的书。)	'ongoing activity' (进行中的行为)
He remembers with some horror **losing** half his manuscript in a computer breakdown. (他心有余悸地记得在一次计算机故障中丢失了他的一半底稿。)	'past activity'(过去行为)
I like **spending** Sunday morning in bed. (我喜欢在床上度过星期天的上午。)	'general statement' (一般陈述)

看这些例句和标签,你确实可以承认其中一些是个别用法的标志,但这就使各个个别用法之间的联系原因没有得到解释。人们可能会问"意图"和"具体事件"都可以用不定式,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或者"过去行为"、"进行中的行为"和"一般陈述"都可以用动名词,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再将讨论推进一步,"习惯"(不定式)与"一般陈

述”(动名词)如何区别?

正是在此背景下,Dirven(1989)在他认为的两个有紧密联系的认知“图式”(图式概念,见 4.2 节)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统一的系统;Taylor(1993: 210)提供了一个简化版本[24],我们的说明部分依靠了这个版本。如图 7.17 所示,不定式的各种用法都可以归入这种意义:根据个别实例感知一个情景。根据 Dirven 和 Taylor 的说法,这个定义包括具体事件和“数量不定的实例”,这等于开头的例子中的“习惯”标签,而“意图”在 Dirven 和 Taylor 的解释中则表现为“产生

to-不定式补足语	动名词补足语
图式意义 指一个情景的实例或一系列实例	图式意义 指从单一事件剥离出来的一个情景
这包括 —具体的特殊事件 *propose/be keen to jump from Tower Bridge* —数量不定的事件 *like to eat hamburgers*	这包括 ——个一般的情景 *propose/be keen on swimming* —被当作事实的情景 *like eating hamburgers*
更多的应用 —产生一个新的情景 *want/intend to buy a dishwasher* —导致达成的努力 *manage/try to find a flat* —影响和间接致使 *advise/invite/permit someone to play a piece on the piano*	更多的应用 —“接近现实”,即行为该发生但没有实现 *avoid/postpone doing the dishes* —心智活动的对象 *consider/imagine being homeless* ——个情景的心理体验 *enjoy/hate singing*

图 7.17 To-不定式和动名词:图式意义和选择应用(根据 Dirven (1989)和 Taylor(1993: 210);添加了例子)

一个新情景”。扩展这种解释之后，作者就能够把一些在传统解释里没有很好说明的致使动词（*ask*，*tell*，*persuade*）和达成动词（*manage*，*try*）包括进来。乍看起来，动名词的图式（＝“从单一事件剥离出来的情景”）可能看起来有些模糊，但它却可以包括诸如“一般”和“进行中的行为”（“情景的心理经验”）等各种传统概念。

但是，这个系统怎样才能与众多为不定式和动名词构式不同用法寻找总称的尝试区别开来呢？当 Dirven 和 Taylor 的图式用心智中的认知完形概念来处理时，这一点就变得更加明显。从动名词意义的定义出发（“从单一事件剥离出来的情景”），“剥离”不必看作是从构成情景的事件中的提取，但是可以理解为：“情景”被整体地理解为完形、理解为介于动词所表达内容和名词所表达内容之间的中间阶段。和这种完形的原型体验相比较，不定式意义（“实例或一个情景的一系列实例”）似乎更加具体，但并不真的要求对一个情景进行分析性的分解。事实上，作为一个整体的情景和情景的实例之间的差别仍然能够作为整体来体验，这也许就是说母语者在面对决定动名词构式和不定式构式之间的选择时，他们头脑中所发生的事情。

然而，外语学习者怎样才能理解整体情景和情景实例之间的概念区别呢？因为在他们的母语中，这种概念对立也许在语法上并不相关（例如在德语中就是如此）？作为学习策略的组成部分，外语学习者不得不逐渐培养的就是对这种“英语”特有的情景/实例对立的整体敏感性；设计合适的教学材料对教材编写者和教师来说显然是个挑战，但是这也许值得努力。

总之，提出完形概念化，也许使得相当多的语法抉择变得更容易。这对与语法有关的名词小类来说确实如此，对支配动词形式的使用的某些时间概念和体貌概念来说也是如此。这种完形法是否起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语使用中的整体概念化在学习者的“母语”概念化中已经巩固的程度。也许可以假定 PERSON（人）和 OBJECT（物体）概念在很多文化中都有坚实的“母语”基础，但是这对于非限定动词形式的使用中的 SITUATION（情景）/ INSTANCE（实例）对立来说，就比较令人怀疑了，这种对立的概念敏感性不得不

在外语教学中慢慢培养。

然而，完形概念化不仅适用于语法上相关的概念的体验方式。事实上，完形感知可以看作是语言输入的任何非分析性处理的条件。这不仅仅是对那些作为单一概念单位加以体验的非透明的熟语的意义(*kick the bucket*(死去)，*white elephant*(累赘)等)进行概念化的问题。有的相当普通的句子，能够很容易地用词汇成分和语法功能加以分析，却似乎被整体概念化为“块”，也就是说，这些句子是在前语法模式中进行分析的。这是幼儿很典型的一种概念化，他们更习惯于完形，而不是分析性的切分和组合。外语教学扩展到这些年龄群，意味着必须把完形感知看作习得外语的主要途径。

因此，完形概念化能够且应该用作评估为小学英语教学提出的大范围文本类型(简单的角色扮演和胡闹的滑稽短剧，初级押韵诗，数数儿顺口溜，摇篮曲，谜语，谚语，笑话，童话和寓言等)的标准进行评估[⑧]。另外，应当考虑其他讨论过的认知标准，尤其是基本层次词汇和以部分-整体关系为基础的简单的认知模型的优先，同样也要考虑通过可识别的主体(在这个词语的认知意义上)——即有突出的人、动物和物体的情景——提供给儿童的简便方法。

外语学习的途径，方法和目标

回到本节开头提到的认知体验法的两个方法和认知网络表征，随着讨论过程的深入，应该已经很清楚，**认知网络表征**(cognitive network representations)，特别是那些与介词的意义和非限定结构的意义有联系的认知网络表征，对安排教学单位的课程设计者、教材作者或教师比对只涉及那些单位中的一个单位的学习者更有帮助。相比之下，通过基本层次词汇，通过介词意义的主体和背景观，通过时间和体概念的完形概念化等外语教学的**概念途径**(conceptual access)，似乎适应某些类型的学习过程和某些学习年龄段。这怎样纳入流行的外语学习理论呢？

人们普遍接受语言教学应当以学习目标(最好是交际能力和跨

文化能力的目标)、学习策略和教学方法(存在明显的行为取向和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方法的倾向)为中心。但是这种想法似乎有所忽略的是,如果得到合适的认知途径的支持,那么学习策略就有望更成功,因为学习策略可以用认知语言学的工具来研究和描写。考虑到这一点,一种关注认知语言学成果的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可以遵照下面的路线来构建:

- 目标:交际的,最终是跨文化的能力
- 方法/策略:行为取向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
- 途径:经由原型,基本层次,主体和背景以及完形等习得外语的认知体验途径

一般来说,这三个要素结合到这个学习范式里可以证明对外语教学总的来说是富有成效的,不过正如本章所提出的那样,这很可能在小学英语这一领域产生最有意义的结果。

练习

1. 找一本把英语作为外语的入门教材,研究其词汇表(或词汇表的一部分),按部分-整体词汇场和分类场来安排整理这些词项,并将结果和图 7.12 进行比较。如果存在差异,试着解释这些差异。

2. 搜集以特定的身体部位为基础的习语,试着找出几个部位可用于自然交际的情景。询问学习者,他们是否感觉出这种方法降低了学习难度。

3. 仔细检查图 4.5—4.12 对介词意义的阐释(4.1 节),确定哪些对教学可能有帮助,哪些可能不怎么有帮助。

4. 有些教学语法根据句法形式(由名词和动词表达的主语,谓语和宾语组成的小句、主句和从句组成的小句、句子类型)来组织。其他语法则建立在词类,它们的意义和功能(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连词)网格基础上。从认知语言学视角来看,哪种结构更有道理?

5. 将下列分类(基于 Ungerer 2000b: 216 以次)与图 7.17 说明

的 Dirven 和 Taylor 的看法进行比较。

主要动词+不定式构式

1. 表示意图/意愿/希望/请求/命令/许可的动词+带将来取向意义的不定式

2. 表示意见/猜想/可能性的动词+表示可能性的不定式

主要动词+动名词构式

1. 表示一般或心理控制的动词+表示某个动作正在发生/已发生的动名词

2. 表示阻止/反应/关系的动词+表示将某事认作事实的动名词

你认为这两种方法对教学和学习有帮助吗，你更喜欢哪一种？

6. 考察典型的数数儿顺口溜，摇篮曲，谜语，谚语，笑话，打油诗，童话，寓言，连环漫画，根据下面一些方面来检验它们：基本层次词汇项，这些词汇项之间的"部分-整体"联系，简单而可以理解为完形的句子，带有可清楚识别（概念）主体的情节。判断哪种文本类型最适合小学水平的英语教学。

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7.1 节

①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对话录中讨论了这个问题（1998），这本书现在仍然很值得一读，对非哲学家也是如此。

② 还可参见 Saussure（1985 [1913]）和 Holdcroft（1991）对 Saussure 的观念的讨论。

③ 对 Peirce 体系的简短综述见 Nänny 和 Fischer（1999：xxi 以次），更全面的介绍见 Nöth（2000：59－70）。图象，指示和象征的基本差别还可参看 Dirven 和 Verspoor（2004，第一章）。

④ 对拟象象似性及其次范畴的论述见 Givón（1990：968 以次），他对象似性原则的广泛应用提出了一些非常富有想像力的建议。他还对象似性的主要类型提出了心理学和生物学解释。

⑤ 屈折变化的象似解释见 Bybee（1985）和 Bybee 等（1994）。对当前象似

性领域研究的问题的综述，见 Nänny 和 Fischer（1999），Fischer 和 Nänny（2001），Müller 和 Fischer（2003），Maeder 等（2005）。

⑥ 对声音象征的综述，见 Masuda（2002）。

⑦ 参看 Podhorodecka（待刊）关于儿童书籍中的声音象征的论述。

⑧ 对 Tennyson 诗歌更为全面的分析见 Leech（1969：98）。

⑨ 关于路径和后面讨论的分类-和-加权策略的更多细节，见 Ungerer（待刊(b)），他还提出了第三个文本策略，称之为“万花筒”策略。

⑩ 这种“多模式象似性”合适的例子是把计算机模拟的动作系列、舞蹈表演和有节奏的口语文本结合在一起的演出。参看 Moser（待刊）。

7.2 节

⑪ 对 Geeraerts 和 Grondelaers（1995）中更详细讨论的内容简述，见 Geeraerts（1992）。Geeraerts 特别区分了集中分析词项意义的内涵层面（这与我们对属性的使用有关系）和关注我们描述为内部范畴结构的外延层面。对 Geeraerts 想法的介绍，见 Geeraerts（1997：17－26）。

⑫ 这种分析的其他例子，见 Schneider（1998：29－48）论 HARVEST，GRASP 和 GLAD 的演变。

⑬ 要了解非常少见的原型合并的例子，见 Geeraerts（1992）。另一个未能充分讨论的认知问题是用隐喻对一组词源根的解释。Sweetser（1990：第 2 章）关于印欧语感知动词的研究是这种理论的很好的例子。

7.3 节

⑭ 类似的语法化定义见 Hopper 和 Traugott（2003：xv）。总体而言，这本教材为这个论题的重要方面提供了精彩的综述。

⑮ 若在这个论题的众多论述中只挑选两个，见 Fischer 和 Rosenbach（2000：3 以次）以及 Hopper 和 Traugott（2003：1 以次），他们主张用转喻和隐喻分析 *going-to* 的语法化，但也提供了其他的解释（重新分析和类推、问题的解决等解释）。

⑯ Heine 较早使用的术语是“proposition”（命题），后在 Heine（1993）中被“event schema”（事件图式）所替代。然而，Talmy（见 5.2 节和 5.3 节）之后同样的术语以不同的（更为认知的）方式使用，因此我们选择了“propositional schema”（命题图式）。更多细节可参看 Heine（1993：30 以次）。

⑰ Heine 的想法还涉及情态助动词，是他从更为复杂的图式中得出的。见 Heine（1993：27 以次）。

7.4 节

要了解这个领域最新研究的综述，可参看 Pütz 等(2001)；Achard 和 Niemeier(2004)主编的两本论文集。

⑱ 关于语言教学中视觉要素的使用，例如可参看 Wright(2001)，Wright 和 Haleem(2004)。

⑲ 这项研究的方法论方面和更多详情，见 Ungerer(2001)。

⑳ 由 Kövecses 总结，用来测试他的方法的成效的实验专门用来研究带小词 *up* 和 *down* 的短语动词，并以"up-down"(上-下)隐喻(我们看作意象图式)为基础。参看 Kövecses(2001：102 以次)。

㉑ Rudzka-Ostyn 在手册完成交付出版前就已去世。它的内容的详细叙述见 Kurtyka(2001)，其认知语言学评价见 Dirven(2001：17 以次)。

㉒ 论 *over*，见 Tyler 和 Evans(2004)，关于 *all over* 的用法，亦见 Queller(2001)、第四章和阅读注释 4。

㉓ 这个区别也为 Langacker(1987a：203 以次)所采用，他把可数/物质的对立看作图式。Taylor(1993)也主张这种区别，但引入一个更为整体的观点，为可数名词和物质名词分别提出了"thing"(东西)和"substance"(物质)这两个类完形的原型。

㉔ 文中只选择性地说明了 Dirven(1989)关于动词补足语的全面描写，Dirven(1989)还包括其他非限定构式和限定小句。

㉕ 见 Schmid-Schönbein(2001：86)中扩大范围的文本类型列表。

结　语

正如本书讨论过程所示，认知语言学不是统一而独立的理论，而是众多语言学研究理论的集合，而这些理论对语言本质持有相同的基础假设。考虑到认知语言学内部多数分支的跨学科性质，那就难怪人们为何正在努力将认知语言学理论置于一个更稳妥的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基础之上了。这最后一部分将总结横跨本书的各章的这些发展的一些方面，并把它们与当前的发展趋势联系起来。

就如 Eleanor Rosch 和其他学者所研究的那样，原型理论（包括基本层次理论）产生于认知心理学的实验工作，它从来就具有心理基础。**感知**(perception)和**记忆**(memory)这类基本认知能力无疑影响了原型的选择、从好范畴成员到坏范畴成员的分级（如鸟范畴中，从>知更鸟<、>燕子<到>鸵鸟<、>企鹅<）和范畴边界的模糊性（如杯子和碗之间）。虽然原型的理论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仍存有争议，即在最好样本与认知参照点这两个地位之间仍摇摆不定，但是，只要承认基本层次对语境及文化模型的依赖，对基本层次的心理凸显性与重要性似乎就很少有争议。然而，必须提出质疑的是传统上对类属（或分类）概念层级（如吉普车-汽车-交通工具-可移动物体）过分关注。正如我们在 2.3 节中所表明的那样，部分-整体关系，如轮胎-轮子-车体-汽车-交通，可能是同样重要的；它们通常比层级关系更实在，而且在我们的记忆中构建认知模型时似乎起着更关键的作用。部分-整体关系的首要地位在感知完形和概念完形的形成与语言习得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并在外语学习中也应有所反映（参见

7.4节)。

完形心理学当然不是一个最新的发明,但它有关完形感知和主体/背景分离的核心看法仍然在认知心理学里被广泛接受。**完形(gestalt)**概念已经十分成功地应用到从原型的形成到意象图式、再到介词的意义的各种领域。比如,原型椅子的特点是由其组成部分以最优功能比例表现出来的(参见1.3节);而我们也已经说明,意象图式和介词的意义反映了不同的主体/背景组合(参见4.1节)。这些现象背后的基本规则看起来是力图产生整体的、而不是分解的、分析的经验,以降低认知努力并因而提升概念整合等概念处理中的认知经济性和效率。完形特征可能也跟构式语法提出的一些单位有关,这些单位包括大小不等的短习语(*let alone*, *him a doctor?*)和整个小句句型,如致使-位移和致使-接受构式(参见5.4节)。这类基本的小句句型被认为是以经验事件框架为基础的、并且是作为现成组块跟经验事件框架一起储存在长期记忆中的。在这种背景下,注意到越来越多的著作指出构式在语言习得中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是很有趣的(Tomasello 2003)。

主体/背景效果与感知和语言中的注意力分配对于**视角(perspective)**这个概念来说也是关键的,这个概念处于凸显理论以及框架及注意力理论(分别在第4章和第5章作了概述)的核心,并且也与对我们周围的世界中的生物、物体及事件进行的范畴化有关。有一个长期存在的自明之理,那就是,对于任何一个"客观"给定的情景来说,说话人在词汇和语法层上差不多有无限制的选择——例如,比较下面的句子,*The dog chased a rabbit*(狗追兔子)和*The rabbit tried to escape our terrier through a small hole in a fence*(兔子试图通过篱笆上的一个小洞从我们的猎犬那儿逃脱),它们描述的却是同样的事件。然而,认知语言学著作所产生的是一些可能会导致对所描写场景的不同想法决策,这些决策决定范畴的具体化程度(如,是狗,还是猎犬)、决定句法主体和背景的配置(是狗,还是兔子做主语)、或者决定注意力视窗的开启(通过篱笆上的一个小洞)。

事件框架及意象图式不仅以主体/背景分离以及其他一些感知

和注意原则为基础，还被认为以我们的身体经验为基础。事实上，**语言的体验**(embodiment-of-language)论点在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些理论、尤其是概念隐喻理论领域中都能找到。首先，早期认知隐喻研究(Lakoff 1987：380 以次，特别是 406 - 408)中比较温和的主张认为，情感概念用转喻跟某些生理症状相联系(＋体热代表愤怒＋)，而意义总的说来可能植根于“上”和“下”或“内”和“外”这类用身体体验的意象图式(Johnson 1987；参见 3.2 节)。这就解释了完全无关的语言和文化中在这个领域的比喻表达上惊人的相似性等现象。

在 Lakoff 和 Johnson 的《人体中的哲学》(*Philosophy in the Flesh*)(1999)和最新的著述中，身体被认为是我们绝大部分概念系统和抽象思维的根源。与神经科学“一齐开火的神经元一齐串连”(Lakoff 和 Johnson2003：256)这一口号相一致，“隐喻的神经理论”认为，用隐喻理解一个抽象概念时，大脑中两套神经元被激活了(Gallese 和 Lakoff 2005，Kovecses 2005：23 - 26)。而且，当两个神经结构被一起重复激活时，连接就变得更加牢固——这给了我们一个巩固概念隐喻的假定的神经关联。

不仅是隐喻，**概念整合**(conceptual blends，见 6.1 至 6.2 节)也被认为有神经基础。实际上，Fauconnier 和 Turner(2002：第五章)认为，正是在整合不同的心理空间时不断发展出来的能力使得人们从晚旧石器时代以来在竞争的物种中占了上风，因为这个能力给了他们必要的想像力来创造新的概念、工具和交际手段(包括语言)。毫无疑问，像 *if* 小句所表达的假设推理，其前提是这种能力：将想像的可能的未来事件和先前经历过的事件进行对比，并整合原因和效果之类的因素来得出可能的结果。概念整合在神经理论中有一个很近的对应概念，即结合(*binding*)，它指的是一种甚至对最普通的感知任务而言也是必需的基本神经过程。虽然对线、角、颜色、亮度的梯度或质地等进行感知时涉及不同类型、不同组别的神经感受器和不同的脑区，但正是在这个结合过程中，这些不同的输入被融合而形成对诸如棒球帽等事物的整体的感知经验(见 Kolb 和 Wishaw 2003：239 以次)。

“传统的”认知语言学著作本质上关注的是语言系统及其使用者能力的认知方面。然而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越来越重视概念整合理论，人们对于语言使用的程序及语境方面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见6.2节和6.3节中对*Ballacktic*、*cherry jeans*、*Pisa*和广告、谜、笑话的解释)。这种对**即时语言处理**(on-going language processing)及其在实际语言使用中的开放性的关注，已经使得认知语言学家更接近强调语境依赖性和理解的不确定性的**语用学理论**(pragmatic approaches)。正如我们在6.4节中对关联理论的简要的概述中所阐明的那样，我们相信有认知头脑的语用学和认知思维之间观念上的交流将会产生丰富的成果。

毋庸置疑，像所有的跨学科研究一样，认知语言学不断拓宽范围、不断让认知科学内部相邻领域、甚至进化生物学(Givón 2005)的力量加入进来，丰富了自己的内容，加强了自身的力量。但是它也面临着大多数跨学科研究同样面临的隐患，例如，心理学、神经学和生物学争论的完全复杂化，迷失在不可避免的对这些领域新思想的有选择的借鉴中。不论认知语言学家将来如何设法解决这个难题，现阶段似乎毫无争议的是，语言的认知理论正得到广泛运用、并将一直影响语言学家的语言理论建设。

参考文献

Achard, Michel and Susanne Niemeier, eds (2004), *Cognitive Linguistic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Aitchison, Jean (2003), *Words in the Min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ental Lexicon*, 3rd ed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Akman, Varol, Paolo Bouquet, Richmond Thomason, Roger A. Young, eds (2001), *Modeling and Using Context*. Third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nference, CONTEXT 2001, Dundee, UK, July 2001: Proceedings, Berlin: Springer.

Allerton, David (1982), *Valency and the English Verb*, London: Academic Press.

Anderson, John (1971), *The Grammar of Case: Towards a Localist Theory*, London.

Armstrong, Sharon L., Lila R. Gleitman and Henry Gleitman (1983), 'What some concepts might not be', *Cognition* 13, 263–308.

Aske, Jon (1989), 'Path predicates in English and Spanish: a closer look', *Proceedings of the Fifte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Berkeley, CA: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14.

Attardo, Salvatore, ed. (2003), 'The Pragmatics of Humor'. Special issue of *Journal of Pragmatics*, 35.

Attardo, Salvatore (2001), Humorous Texts: A Semantic and Pragmatic Analysis,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Barcelona, Antonio (2003), 'Metonym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analysis and a few modest proposals', in Cuyckens *et al.* (2003), 223–55.

Barcelona, Antonio, ed. (2000),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Barsalou, Lawrence W. (1982), 'Context-independent and context-dependent information in concepts', *Memory and Cognition* 10, 82-93.

Barsalou, Lawrence W. (1987), 'The instability of graded structure: implications for the nature of concepts' in Ulric Neisser, ed., *Concepts and Conceptual Development: Ecological and Intellectual Factors in Categor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1-40.

Barthes, Roland (1977), *Image Music Text*, London: Fontana Press.

Bauer, Laurie (1983), *English Word-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chtel, William and Adele Abrahamsen (2002), *Connectionism and the Mind: An Introduction to Parallel Processing in Networks*, 2nd edn, Oxford: Blackwell.

Bencini, Giulia and Adele E. Goldberg (2000), 'The contribution of argument structure constructions to sentence meaning',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43, 640-51.

Berlin, Brent and Paul Kay (1969), *Basic Color Terms: 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 Berkele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lin, Brent, Dennis Breedlove and Peter Raven (1973), 'General principles of classification and nomenclature in folk bi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5, 214-42.

Berlin, Brent, Dennis Breedlove and Peter Raven (1974), *Principles of Tzeltal Plant Classific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Berman, Ruth and Dan I. Slobin (1994), *Relating Events in Narrative: A Crosslinguistic Developmental Study*,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Black, Max (1949), *Language and Philosoph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Black, Max (1962), *Models and Metapho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Black, Max (1993), 'More about metaphor' in Ortony (1993), 19-41.

Blakemore, Diane (1992), *Understanding Utterances*, Oxford: Blackwell.

Bouquet, Paolo, Luciano Serafini, Patrick Brézillon, Massimo Benerecetti and

Francesca Castellani, eds (1999), *Modeling and Using Context*. Second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nference, CONTEXT '99, Trento, Italy, September 1999: Proceedings, Berlin: Springer.

Boyd, Richard (1993), 'Metaphor and theory change: What is "metaphor" a metaphor for?' in Ortony (1993), 481 - 532.

Broccias, Cristiano (2004), Review of Fauconnier and Turner (2002), *Cognitive Linguistics* 15, 575 - 88.

Brown, Cecil H. (1990), 'A survey of category types in natural language' in Tsohatzidis (1990), 17 - 47.

Brown, Roger (1958), 'How shall a thing be called?', *Psychological Review* 65, 14 - 21.

Brown, Roger (1965),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Brown, Roger and Eric H. Lenneberg (1954), 'A study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49, 454 - 62.

Brugman, Claudia M. (1981), *The story of Over*, Trier: LAUT.

Brugman, Claudia M. (1988), *The story of Over: Polysemy, Semantics,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Lexicon*, New York; London: Garland.

Brugman, Claudia M. (1990), 'What is the invariance hypothesis?', *Cognitive Linguistics* 1, 257 - 66.

Bybee, Joan (1985), 'Diagrammatic iconicity in stem-inflection relations' in Haiman (1985), 11 - 48.

Bybee, Joan, Evere Perkins and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Cain, A. J. (1958), 'Logic and memory in Linnaeus's system of taxonomy', *Proceedings of the Linnaen Society of London* 169, 144 - 63.

Clark, Herbert H. and Eve H. Clark (1977), *Psychology and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Psycholinguistic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COBUILD Sinclair, John M. *et al.* (1987), *Collins COBUILD English Language Dictionary*, Landen: Collins.

COD Pearsall, Judy, ed. (1999),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10th ed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oleman, Linda and Paul Kay (1981), 'Prototype semantics: the English word LIE', *Language* 57, 26 - 44.

Coulson, Seana (2001), *Semantic Leaps: Frame Shifting and Conceptual Blending in Meaning Construction*,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ulson, Seana (in press), 'What's so funny?: conceptual blending in humorous examples' in Vimala Herman, ed., *The Poetics of Cognition: Studie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the Verbal Art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ulson, Seana and Todd Oakley (2000), 'Blending basics', *Cognitive Linguistics* 11, 175 - 96.

Coulson, Seana and Todd Oakley (2003), 'Metonymy and conceptual blending' in Panther and Thornburg (2003), 51 - 79.

Coulson, Seana and Todd Oakley (2005), 'Blended and coded meaning: literal and figurative meaning in cognitive semantics', *Journal of Pragmatics* 37, 1510 - 36.

Craig, Collette, ed. (1986), *Noun Classes and Categorization*,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Croft, William (1993), 'The role of domain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metaphors and metonymies', *Cognitive Linguistics* 4, 335 - 70.

Croft, William (2001),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Syntactic Theory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roft, William (2005), 'Logical and typological arguments for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in Östman and Fried (2005b), 273 - 314.

Croft, William and D. Allan Cruse (2004),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ruse, D. Allan (1986), *Lexical Seman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ruse, D. Allan (2000), *Meaning in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uyckens, Hubert (1991), *The Semantics of Spatial Prepositions in Dutch: A Cognitive-Linguistic Exercise*,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Antwerp.

Cuyckens, Hubert, Thomas Berg, René Dirven and Klaus-Uwe Panther, eds (2003), *Motivation in Language: Studies in Honor of Günter Radde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Dancygier, Barbara and Eve Sweetser (1997), 'Then in conditional constructions', *Cognitive Linguistics* 8, 109 - 36.

Davitz, Joel (1969), *The Language of Emo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Dirven, René (1989),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on complementation' in Dany Jaspers, Wim Klooster, Yvan Putseys and Peter Seuren, eds, *Sentential Complementation and the Lexicon: Studies in honour of Wim de Geest*, Dordrecht: Foris, 113 - 39.

Dirven, René (1999), 'Conversion as a conceptual metonymy of event schemata' in Panther and Radden (1999), 275 - 87.

Dirven, René (2001), 'English phrasal verbs: theor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s' in Pütz *et al.* (2001), 3 - 27.

Dirven, René and John Taylor (1988),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vertical space in English: the case of Tall' in Rudzka-Ostyn (1988), 379 - 407.

Dirven, René, Louis Goossens, Yvan Putseys and Emma Vorlat (1982), *The Scene of Linguistic Action and its Perspective by SPEAK, TALK, SAY and TELl.*,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Dirven, René, Roslyn Frank and Martin Pütz, eds (2003), *Cognitive Models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Ideology, Metaphors and Meaning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Dirven, René and Ralf Pörings, eds (2002),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Dirven, René and Johan Vanparys, eds (1995), *Current Approaches to the Lexicon. A Selection of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18th LAUD Symposium*, Duisburg, March 1993, Frankfurt: Peter Lang.

Dirven, René and Marjolijn Verspoor, eds (2004), *Cognitive Exploration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nd ed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Dixon, Robert M. W. (1977), 'Where have all the adjectives gone?', *Studies in Language* 1, 19 - 80.

Elbers, Loekie (1988), 'New names from old words: related aspects of

children's metaphors and word compounds',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15, 591–617.

Eysenck, Michael W. and Mark Keane (2002), *Cognitive Psychology: A Student's Handbook*, 4th edn, Hove: Psychology Press.

Fauconnier, Gilles (1996), 'Analogical counterfactuals' in Fauconnier and Sweetser (1996), 57–90.

Fauconnier, Gilles (1997), *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auconnier, Gilles (2003), 'Pragmatics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 Horn and Ward (2003), 657–74.

Fauconnier, Gilles and Mark Turner (1996), 'Blending as a central process of grammar' in Adele Goldberg, ed. *Conceptual Structure, Discourse, and Language*, Stanford: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113–29.

Fauconnier, Gilles and Mark Turner (1998), '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s', *Cognitive Science* 22 (2), 133–87.

Fauconnier, Gilles and Mark Turner (2002),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il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Fauconnier, Gilles and Eve Sweetser, eds (1996), *Spaces, Worlds and Gramma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ehr, Beverley and James A. Russell (1984), 'Concept of emotion viewed from a prototyp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13, 464–86.

Fillmore, Charles C. (1968), 'The case for case' in E. Bach and R. T. Harms, eds, *Universals in Linguistic Theory*, London: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88.

Fillmore, Charles C. (1975), 'An alternative to checklist theories of meaning' in C. Cogen, H. Thompson, G. Thurgood and K. Whistler, eds, *Proceedings of tile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23–31.

Fillmore, Charles C. (1976), 'The need for a frame semantics within linguistics', *Statistical Methods in Linguistics*, 5–29.

Fillmore, Charles C. (1977a), 'Topics in lexical semantics' in R. W. Cole, ed., *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Bloomington;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76-138.

Fillmore, Charles C. (1977b), 'The case for case reopened' in P. Cole and J. M. Sadock,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8: Grammatical Relations*, New York; San Francisco; London: Academic Press, 59-81.

Fillmore, Charles C. (1982), 'Towards a descriptive framework for spatial deixis' in R. J. Jarvella and W. Klein, eds, *Speech, Place and Action*, Chichester: John Wiley and Sons, 31-59.

Fillmore, Charles C. (1985), 'Frames and the semantics of understanding', *Quaderni di Semantica* Ⅵ, 222-54.

Fillmore, Charles C. (1999), 'Inversion and constructional inheritance' in Gert Webelhuth, Jean-Pierre Koenig and Andreas Kathol, eds, *Lexical and Constructional Aspects of Linguistic Explanation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113-28.

Fillmore, Charles C. and Beryl T. Atkins (1992), 'Toward a frame-based lexicon: the semantics of RISK and its neighbors' in Adrienne Lehrer and Eva Kittay, eds, *Frames, Fields, and Contrasts*,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 75-102.

Fillmore, Charles J., Paul Kay and Mary Catherine O'Connor (1988), 'Regularity and idiomaticity in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the case of *let alone*', *Language* 64, 501-38.

Fischer, Kerstin and Anatol Stefanowitsch (2006), 'Konstruktions grammatik: Ein überblick' in Kerstin Fischer and Anatol Stefanowitsch, eds, *Konstruktions grammatik. Van der Anwendung zur Theorie*, Tübingen: Stauffenberg.

Fischer, Olga and Anette Rosenbach (2000), 'Introduction' in Olga Fischer, Anette Rosenbach and Dieter Stein, eds, *Pathways of Change: Grammaticalization in English*,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37.

Fischer, Olga and Max Nanny, eds (2001), *The Motivated Sign.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 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Fontanelle, Thierry, ed. (2003), 'FrameNet and frame semant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 16 (3).

Foolen, Ad and Frederike van der Leek, eds (2000), *Construction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gnitive Linguistic Conference*, Amsterdam 1997,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Forceville, Charles (1998), *Pictorial Metaphor in Advertising*, London: Routledge.

Frajzyngier, Zygmunt (1995), 'A functional theory of complementizers' in Joan Bybee, and Suzanne Fleischman, eds, *Modal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473 - 502.

Frajzyngier, Zygmunt and Robert Jasperson (1991), 'That-clauses and other complements', *Lingua* 83, 133 - 53.

Fried, Mirjiam and Jan-Ola Östman, (2004a), 'Construction grammar: a thumbnail sketch' in Fried and Östman (2004b), 11 - 86.

Fried, Mirjiam and Jan-Ola Östman, eds (2004b), *Construction Grammar in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Gallese, Vittorio and George Lakoff (2005), 'The brain's concepts: the role of the sensory motor system in conceptual knowledge', *Cognitive Neuropsychology* 2, 455 - 79.

Geeraerts, Dirk (1988a), 'Prototypicality as a prototypical notion',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21, 343 - 55.

Geeraerts, Dirk (1988b), 'Where does prototypicality come from?' in Rudzka-Ostyn (1988), 207 - 29.

Geeraerts, Dirk (1990), 'The lexicographical treatment of prototypical polysemy' in Tsohatzidis (1990), 195 - 210.

Geeraerts, Dirk (1992), 'Prototypicality effects in diachronic semantics: around-up' in Günter Kellermann and Michael D. Morrissey, eds (1992), *Diachrony within Synchrony: Language History and Cognition*. Paper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t the University of Duisburg, 26 - 28 March 1990, Frankfurt, Main: Peter Lang, 183 - 205.

Geeraerts, Dirk (1993), 'Vagueness's puzzles, polysemy's vagaries', *Cognitive Linguistics* 4, 223 - 72.

Geeraerts, Dirk (1997), *Diachronic Prototype Semantics: A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al Lexicolog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Geeraerts, Dirk and Stefan Grondelaers (1995), 'Looking back in anger: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metaphorical patterns' in Taylor and MacLaury (1995), 153-79.

Geeraerts, Dirk, Stefan Grondelaers and Peter Bakema (1994), *The Structure of Lexical Variation: A Descriptive Framework for Cognitive Lexicolog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Geiger, Richard A. and Barbara Rudzka-Ostyn, eds (1993),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ntal Processing in Language*,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Gentner, Dedre (1982), 'Are scientific analogies metaphors?' in David S. Miall, ed., *Metaphor: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Sussex: The Harvester Press.

Gentner, Dedre and Michael Jeziorski (1993), 'The shift from metaphor to analogy in Western science' in Ortony (1993), 447-80.

Gentner, Dedre and Albert. L. Stevens, eds (1983), *Mental Models*,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

Gibbs, Raymond W. Jr. (1994), *The Poetics of Mind: Figurative Thought, Language, and Understand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ibbs, Raymond W. Jr (1999), 'Speaking and thinking with metonymy' in Panther and Radden (1999), 61-76.

Gibbs, Raymond W. Jr (2000), 'Making good psychology out of blending theory', *Cognitive Linguistics* 11, 347-58.

Gibbs, Raymond W. Jr and Herbert L. Colston (1995), 'The cognitive psychological reality of image schema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s', *Cognitive Linguistics* 6, 347-78.

Gibbs, Raymond W. Jr and Gerald Steen, eds (1999), *Metaphor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ference. Amsterdam, July 1997.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Givón, Talmy (1990), *Syntax: A Functional-Typological Introduction, Vol. 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Givón, Talmy (2005), *Context as Other Mind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Goddard, Cliff and Anna Wierzbicka, (2004), 'Cultural scripts: what are they and what are they good for?',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1–2, 153–66.

Goldberg, Adele 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oossens, L. (1990), 'Metaphthonymy: the interaction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expressions for linguistic ac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 322–40.

Gordon, Ian E. (2004), *Theories of Visual Perception*, 3rd edn, Hove: Psychology Press.

Grady, Joseph E. (1997), 'THEORIES ARE BUILDINGS Revisit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8, 267–90.

Grady, Joseph E. (1999) 'Typology and motivation for conceptual metaphor: correlations vs. resemblance' in Gibbs and Steen (1999), 79–100.

Grady, Joseph E. (2005), 'Primary metaphors as inputs to conceptu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37, 1595–614.

Grady, Joseph E. and Ch. Johnson (2002), 'Converging evidence for the notions of subscene and primary scene' in Dirven and Pörings (2002), 533–54.

Grady, Joseph E., Todd Oakley and Seana Coulson (1999), 'Blending and metaphor' in Gibbs and Steen (1999), 101–24.

Greenbaum, Sidney and Randolph Quirk (1992), *A Student's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Longman.

Grice, H. P.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Peter Cole and Jerry L.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3: Speech Act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41–58.

Haiman, John, ed. (1985), *Iconicity in Syntax*,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Halliday, Michael A. K. (200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3rd edn, London: Edward Arnold.

Halliday, Michael A. K. and Ruqaiya Hasan (1989),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 2nd ed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mpe, Beate (2005), 'On the role of iconic motivation in conceptual

metaphor: has metaphor theory come full circle?' in Maeder *et al.* (2005), 39 - 66.

Hampton, James A. (1979), 'Polymorphous concepts in semantic memory',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18, 441 - 61.

Heider, Eleanor R. (1971), ' "Focal" color area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lornam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 447 - 55.

Heider, Eleanor R. (1972), 'Universals in color naming and memor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93, 10 - 20.

Heider, Eleanor R. and D. C. Oliver (1972), 'The structure of the color space in naming and memory for two languages', *Cognitive Psychology* 3, 337 - 45.

Heine, Bernd (1993), *Auxiliaries. Cognitive Forces and Grammatic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and Friederike Hünnemeyer (1991), *Gratn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erbst, Thomas, David Heath, lan F. Roe and Dieter GOtz (2004), *A Valency Dictionary of English: A Corpus-based Analysis of the Complementation Patterns of English Verbs, Nouns and Adjectives*,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Heyvaert, Liesbet (2003), *A Cognitive-Functional Approach to Nominalizationin English*,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Holdcroft, David (1991), *Saussure. Signs, System, and Arbitrarin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lland, Dorothy and Naomi Quinn, eds (1987), *Cultural Models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pper, Paul J. and Elizabeth C. Traugott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2n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rn, Laurence R. and Gregory Ward, eds (2003), *Handbook of Pragmatics*, Oxford: Blackwell.

Hüllen, Werner and Rainer Schulze, eds (1988), *Understanding the Lexicon: Meaning, Sense and World Knowledge in Lexical Semantics*, Tübingen: Niemeyer.

Hunn, Eugene S. (1975), 'A measure of degree of correspondence of folk to scientific biological classification', *American Ethnologist* 2, 309-27.

Hunn, Eugene S. (1977), *Tzeltal Folk Zoology: The Classification of Discontinuities in Natur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Johnson, Mark (1987),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ohnson-Laird, Philip N. (1983), *Mental Mode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ohnson-Laird, Philip N. and Keith Oatley (1989), 'The language of emotions: an analysis of a semantic field', *Cognition and Emotion* 3, 81-123.

Johnson-Laird, Philip N. and Keith Oatley (1992), 'Basic emotions, rationality and folk theory', *Cognition and Emotion* 6, 201-23.

Kager, René (1999), *Optimality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atz, Jerrold and Paul Postal (1964),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Linguistic Descriptions*, Cambridge: MIT Press.

Kay, Paul (1971), 'Taxonomy and semantic contrast', *Language* 47, 866-87.

Kay, Paul (1999), 'Color appearance and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basic color lexicon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1, 743-60.

Kay, Paul (2003), 'Pragmatic aspects of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in Hornand Ward (2003), 675-700.

Kay, Paul and Charles J. Fillmore (1999),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and linguistic generalizations: the *What's X doing Y?* construction', *Language* 75, 1-33.

Kay, Paul and Chad K. McDaniel (1978), 'The linguistic significance of the meanings of basic color terms', *Language* 54, 610-46.

Kemmer, Suzanne (2003), 'Schemas and lexical blends' in Cuyckens *et al.* (2003), 69-97.

Kempton, Willett (1987), 'Two theories of home control' in Holland and Quinn (1987), 222-42.

Kerrigan, John (1986), *The Sonnets and a Lover's Complaint*, London: The

New Penguin Shakespeare.

King, D. Brett and Michael Wertheimer (2005), *Max Wertheimer and Gestalt Theor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

Kirkpatrick, Betty (1852; 1987), *Rocket's Thesaurus of English Words and Phrases*, London: Longman.

Kleiber, Georges (1998), *La sémantique du prototype: Catégories et sens lexical*, 2ème ed.,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Knowles, Elizabeth, ed. (1997), *The Oxfobrd Dictionary of New Words*,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oestler, Arthur (1964), *The Act of Cre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Koffka, Kurt (2002 [1935]), *Principles of Gestalt Psychology*, reprint, London: Routledge.

Köhler, Wolfgang (1992), *Gestalt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New Concepts in Modern Psychology*, reissued, New York: Liveright.

Kolb, Brian and lan Q. Wishaw (2003), *Fundamentals of Human Neuropsychology*, 5th edn, New York: Worth Publishers.

Kövecses, Zoltán (1990), *Emotion Concepts*, New York: Springer.

Kövecses, Zoltán (1991), 'Happiness: a definitional effort', *Metaphor and Symbolic Activity* 6: 29-46.

Kövecses, Zoltán (1995), 'Anger: its language, conceptualization, and physiology in the light of cross-cultural evidence' in Taylor and MacLaury (1995), 181-96.

Kövecses, Zoltán (2000), *Metaphor and Emotion: Language, Culture, and Body in Human Feel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övecses, Zoltán (2001), 'A cognitive linguistic view of learning idioms in an FLT context' in Pütz *et al.* (2001), 87-115.

Kövecses, Zoltán (2002), *Metaphor.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övecses, Zoltán (2005), *Metaphor in Culture: Universality and Variation*,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övecses, Zoltán and Günter Radden (1998), 'Metonymy: developing a cognitive linguistic view', *Cognitive Linguistics* 9: 37-77.

Kuhn, Thomas S. (1993), 'Metaphor in science' in Ortony (1993), 533-42.

Kurtyka, Andrzej, (2001), 'Teaching English phrasal verbs: a cognitive approach' in Pütz *et al.* (2001), 29-54.

Labov, William (1973), 'The boundaries of words and their meaning' in Charles-James N. Bailey and Roger W. Shuy, eds, *New ways of Analyzing Variation in English*,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340-73.

Labov, William (1978), 'Denotational structure' in Donka Farkas, Wesley M. Jacobsen and Karol W. Todrys, eds, *Papers from the Parasession on the Lexicon*,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s Society, 220-60.

Lakoff, George (1986), 'Classifiers as a reflection of mind' in Craig (1986), 13-51.

Lakoff, George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off, George (1990), 'The Invariance Hypothesis: is abstract reason based on image-schemas?', *Cognitive Linguistics* 1, 39-74.

Lakoff, George (1992), 'Metaphor and war: the metaphor system used to justify war in the gulf' in Pütz (1992), 463-81.

Lakoff, George (1993),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in Ortony (1993), 202-51.

Lakoff, George (1996), 'Sorry, I'm not myself today: the metaphor system for conceptualizing the self' in Fauconnier and Sweetser (1996), 91-123.

Lakoff, George (2002), *Moral Politics: How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Think*, 2nd ed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off, George (2003), 'Metaphor and war, again'. *Alter Net*. Available at http://www.alternet.org/story/15414/, posted 18 March, 2003.

Lakoff, George (2004), *Don't Think of a White Elephant: Know Your Values and Frame the Debate*, White River Junction, Vermont: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1980/2003), *Metaphors We Live By*, 2nd edn with a new afterword,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Lakoff, George and Mark Turner (1989),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Lambrecht, Knud (2004), 'On the interaction of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formal structure in constructions: the case of French right-detached *comme*-N' in Fried and Östman (2004b), 157 - 99.

Langacker, Ronald W. (1987a),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angacker, Ronald W. (1987b), 'Nouns and verbs', *Language* 63, 53 - 94.

Langacker, Ronald W. (1990), 'Settings, participants, and grammatical relations' in Tsohatzidis (1990), 213 - 38.

Langacker, Ronald W.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I: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angacker, Ronald W. (1992), 'The symbolic nature of cognitive grammar: the meaning of *of* and of *of*-periphrasis' in Pütz (1992), 483 - 502.

Langacker, Ronald W. (1993), 'Reference-point constructions', *Cognitive Linguistics* 4, 1 - 38.

Langacker, Ronald W. (1995), 'Raising and transparency', *Language* 71, 1 - 62.

Langacker, Ronald W. (2000),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Langacker, Ronald W. (2001), 'Discourse in cognitive grammar', *Cognitive Linguistics* 12, 143 - 88.

Langacker, Ronald W. (2002), *Concept, Image, and Symbol: The Cognitive Basis of Grammar,* 2nd ed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LDOCE2 Summers, Della *et al.* (1987),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2nd edn, London: Longman.

LDOCE4 Summers, Della *et al.* (2005), *Longrn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4th edn, London: Longman.

Leech, Geoffrey N. (1969), *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 London:

Longman.

Leech, Geoffrey N. (1981), *Semantics: The study of Meaning*, 2nd edn, Harmondsworth: Penguin.

Lehrer, Adrienne (1996), 'Identifying and interpreting blends: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Cognitive Linguistics* 7, 359 – 90.

Leisi, Ernst (1985), *Praxis der englischen Semantik*, 2. Aufl.; Heidelberg: Winter.

Lenneberg, Eric H. (1967),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New York: Wiley.

Lindner, Susan J. (1982), 'A lexico-semantic analysis of English verb particle constructions with out and up', PhD Dissertation, San Dieg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ipka, Leonhard (1987), 'Prototype semantics or feature semantics: an alternative?' in W. Lörscher and R. Schulze, eds,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in Performance: Studies in Linguistics, Literary Criticism, a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Tübingen: Narr, 282 – 98.

Lipka, Leonhard (1988), '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on simple and dual categorization in natural languages' in Hüllen and Schulze (1988), 355 – 66.

Lipka, Leonhard (1995), 'Lexicology and lexicography: poor relations, competition, or co-operation?' in Dirven and Vanparys (1995), 381 – 403.

Lipka, Leonhard (2002), *English Lexicology: Lexical Structure, Word Semantics and Word-Formation*, Tübingen: Narr.

LLCE McArthur, Tom (1981), *Longman Lexicon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Harlow: Longman.

Lyons, John (1977), *Semantics, 2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yons, John (1981), *Language, Meaning and Context*, Bungay, Suffolk: Fontana.

Maeder, Costantino, Olga Fischer and William J. Herlofsky, eds (2005), *Outside-in-inside-out.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 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Malblanc, Alfred (1977), *Stylistique comparée du français et de l'allemand*,

5ème edn, Paris: Didier.

Mandelblit, Nili (2000), 'The grammatical marking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 from syntax to morphology', *Cognitive Linguistics* 11, 197-251.

Masuda, Keiko (2002), 'A phonetic study of sound symbolism'.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Mayer, Mercer (1969), *Frog, Where Are You?*, New York: Dial Press.

Mayer, Richard E. (1993), 'The instructive metaphor: metaphoric aids to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in Ortony (1993), 561-78.

McArthur, Tom (1981), *Longman Lexicon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London: Longman (= LLCE).

McArthur, Tom (1986), *Worlds of Refer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cCloskey, Michael (1983), 'Naive theories of motion' in Gentner and Stevens (1983), 299-324.

Medin, Douglas L. Brian H. Ross and Arthur B. Markman (2001), *Cognitive Psychology*, 3rd edn, Hoboken: Wiley.

Meillet, Antoine (1912; 1921), *Linguistique historique et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Champion.

Mervis, Caroline B. and Eleanor Rosch (1981), 'Categorization of natural object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32, 89-115.

Minsky, Marvin (1975), 'A framework for representing knowledge' in P. H. Winston, ed., *The Psychology of Computer Vision*, New York: McGraw-Hill, 211-7.

Moser, Sibylle (forthcoming), 'Iconicity in multimedia performance' to appear in: Elsbieta Tabakowska and Christina Ljungberg, eds,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 5,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Müller, Wolfgang G. and Olga Fischer, eds (2003), *From Sign to Signing.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 3,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Murphy, Gregory L. (1988), 'Comprehending complex concepts', *Cognitive Science* 12, 529-62.

Musolff, Andreas (2001), 'The metaphoriz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movement on the road to Europe' in Musolff, Andreas, Colin Good,

PetraPoints and Ruth Wittlinger, eds, *Attitudes towards Europe: Language in the Unification Process*, Aldershot: Ashgate, 179 – 200.

Nänny, Max and Olga Fischer, eds (1999), *Form Miming Meaning.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 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Nerlich, Brigitte, David D. Clarke and Zazie Todd (2002), ' "Mummy, I like being a sandwich". Metonymy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Dirven and Pörings (2002), 361 – 83.

Newman, John (1996), *Give: A Cognitive-Linguistic Study*,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Niemeier, Susanne (1998), 'Colourless green ideas metonymise furiously'. *Rostocker Beiträge zu Sprachwissenschaft* 5, 119 – 46.

Niemeier, Susanne und René Dirven, eds (2000), *Evidence for Linguistic Relativity*, Vol. Ⅰ,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Nöth, Winfried (2000), *Handbuch der Semiotik*, 2nd edn, Stuttgart: Metzler.

OALD Wehmeier, Sally, ed. (2005), *The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7th ed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ED Simpson, J. A. and E. S. C. Weiner, eds (1991),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nd ed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Ortony, Andrew, ed. (1993), *Metaphor and Thought*, 2n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tony, Andrew, Gerald L. Clore and Allan Collins (1988), *The Cognitive Structure of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Östman, Jan-Ola (2005), 'Construction discourse: a prolegomenon' in Östman and Fried (2005b), 121 – 44.

Östman, Jan-Ola and Mirjam Fried (2005a), 'The cognitive grounding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in Östman and Fried (2005b), 1 – 13.

Östman, Jan-Ola and Miriam Fried, eds (2005b), *Construction Grammars: Cognitive Grounding and Theoretical Extensions*,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anther, Klaus-Uwe and Günter Radden, eds (1999),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anther, Klaus-Uwe and Linda Thornburg (1999), 'The potentiality for

actuality metonymy in English and Hungarian' in Panther and Radden (1999), 333-57.

Panther, Klaus-Uwe and Linda Thornburg, eds (2003), *Metonymy and Pragmatic Inferencing*,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lato (1998), *Cratylus*, transl. by C. D. C. Reeves, Indianapolis: Hackett.

Podhorodecka, Joanna (forthcoming), 'Is lámatyáve a lingustic heresy? Iconicity in J. R. R. Tolkien's invented languages' to appear in ElsbietaTabakowska and Christina Ljungberg, eds,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 5,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tnam, Hilary (1981),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ütz, Martin, ed. (1992), *Thirty Years of Linguistic Evolution*,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ütz, Martin ed. (2000), *Evidence for Linguistic Relativity*, Vol. II,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ütz, Martin, Susanne Niemeier, and René Dirven, eds (2001), *Applied Cognitive Lingustics II: Language Pedagog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Queller, Kurt (2001), 'A usage-based approach to modeling and teaching the phrasal lexicon' in Pütz *et al.* (2001), 55-83.

Quine, Willard V. O. (1960), *Word and Objec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Quinn, Naomi (1987), 'Convergent models for a cultural model of American marriage' in Holland and Quinn (1987), 173-92.

Quirk, Randolph, Sidney Greenbaum, Geoffrey Leech and Jan Svartvik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New York: Longman.

Radden, Günter (1989), 'Figurative use of prepositions' in René, Dirven, Wolfgang Zydatiss and Willis J. Edmondson., eds (1989), *A User's Grammar of English*, Frankfurt: Lang, 551-76.

Radden, Günter (1992), 'The cognitive approach to natural language' in Pütz (1992), 513-41.

Radden, Günter and Zoltán Kövecses (1999), '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 in Panther and Radden (1999), 17-59.

Radford, A. (1988),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askin, Victor (1985), *Semantic Mechanisms of Humor,* Dordrecht: D. Reidel.

Richards, Ivor A. (1936),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ifkin, Anthony (1985), 'Evidence for a basic level in event taxonomies', *Memory and Cognition* 13, 538-56.

Rosch, Eleanor (1973), 'O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perceptual and semantic categories' in Timothy E. Moore, ed.,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the Acquisition of Language,* New York; San Francisco; London: Academic Press, 111-44.

Rosch, Eleanor (1975),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semantic categor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04, 193-233.

Rosch, Eleanor (1977), 'Human categorization' in Neil Warren, ed., *Studies in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Vol. I*, London: Academic Press, 1-49.

Rosch, Eleanor (1978), 'Principles of categorization' in Eleanor Rosch and Barbara B. Lloyd, eds, *Cognition and Categorization,* Hillsdale, NJ; NY: Lawrence Erlbaum, 27-48.

Rosch, Eleanor (1988), 'Coherence and categorization: a historical view' in F. S. Kessel, ed.,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and Language Researchers. Essays in Honor of Roger Brown,* Hillsdale, NJ; NY: Lawrence Erlbaum, 373-92.

Rosch, Eleanor and Caroline B. Mervis (1975), 'Family resemblances: studies i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categories', *Cognitive Psychology* 7, 573-605.

Rosch, Eleanor, Caroline B. Mervis, Wayne D. Gray, David M. Johnson and Penny Boyes-Braem (1976), 'Basic objects in natural categories', *Cognitive Psychology* 8, 382-439.

Roth, Emilie M. and Edward J. Shoben (1983), 'The effect of context on the structure of categories', *Cognitive Psychology* 15, 346-78.

Rudzka-Ostyn, Brygida, ed. (1988), *Topic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Ruiz de Mendoza Ibanez, Francisco José (2000), 'The role of mappings and domains in understanding metonymy' in Barcelona (2000), 109 - 32.

Sandikcioglu, Esra (2000), 'More metaphorical warfare in the gulf: orientalist frames in news coverage' in Barcelona (2000), 299 - 320.

Saussure, Ferdinand de (1985 [1913]),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Edition Payot.

Schank, Roger C. and Roger P. Abelson (1977), *Scripts, Plans, Goals and Understanding*, Hillsdale, NJ; NY: Lawrence Erlbaum.

Schmid, Hans-Jörg (1993), *Cottage and Co., Idea, Start vs. Begin: Die Kategorisierung als Grundprinzip einer differenzierten Bedeutungsbeschreibung*, Tübingen: Niemeyer.

Schmid, Hans-Jörg (1996a), 'Basic level categories as basic cognitive and linguistic building blocks' in Edda Weigand and Franz Hundsnurscher, eds, *Lexical Structure and Language Us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xicology and Lexical Semantics', Münster 1994, Tübingen: Niemeyer, 285 - 95.

Schmid, Hans-Jörg (1996b),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present-day use of the noun *idea* as documented in the OED and other corpora', *Poetica* 47, 87 - 128.

Schmid, Hans-Jörg (1996c), Review of Geeraerts *et al.* (1994), *Lexicology* 2, 78 - 84.

Schmid, Hans-Jörg (2000), *English Abstract Nouns as Conceptual Shells: From Corpus to Cogni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Schmid, Hans-Jörg (2003), 'Introduction: context and cognition — a concern shared by the cognitive sciences' in Ewald Mengel, Hans-Jörg Schmid and Michael Steppat, eds, *Anglistentag 2002 Bayreuth: Proceedings*, Trier: Wissenschaftlicher Verlag Trier, 363 - 7.

Schmid, Hans-Jörg (2005), *Englische Morphologie und Wortbildung: Eine Einführung*, Berlin: Erich Schmidt.

Schmid, Hans-Jörg (forthcoming), 'Entrenchment, salience and basic levels' in Dirk Geeraerts and Hubert Cuyckens, eds,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mid, Hans-Jörg and Karina Kopatsch (forthcoming), 'Alienation or adaptation? A cognitive-semantic study of Nigerian English words in comparison with American English, Hausa and Fulfulde'.

Schmid-Schönbein, Gisela (2001), *Didaktik: Grundschulenglisch*. Berlin: Cornelsen.

Schneider, Kristina (1998), 'Prototypentheorie und Bedeutungswandel: die Entwicklung von HARVEST, GRASP und GLAD', *Rostocker Beitrtäge zur Sprachwissenschaft* 5, 29 - 48.

Schön, Donald (1993), 'Generative metaphor: a perspective on problem solving social policy' in Ortony (1993), 137 - 63.

Schulze, Rainer (1988), 'A short story of down' in Hüllen and Schulze (1988), 395 - 414.

Searle, John R. (1979), *Expression and Mea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arle, John R. (1975), 'Indirect speech acts' in Peter Cole and Jerry L.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ume 3, 59 - 82.

Seto, Ken-ichi (1999), 'Distinguishing metonymy from synecdoche' in Panther and Radden (1999), 91 - 120.

Shaver, Phillip, Judith Schwartz, Donald Kirson and Cary O'Connor (1987), 'Emotion knowledge: further exploration of a prototype approa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 1061 - 86.

Sinha, Chris, ed. (1995), 'Special issues on spatial language and cogni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6, 1 - 3.

Slobin, Dan I. (1996), 'Typology and rhetoric: verbs of motion in English and Spanish' in Masayoshi Shibatani and Sandra A. Thompson, eds,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Their Form and Mean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lobin, Dan I. (2004), 'The many ways to search for a flog: linguistic typology and the expression of motion events' in Strömquist, S and L Verhoeven, eds, *Relating Events in Narrative: Typological and Contextual Perspectives*. Mahwah, NJ: Erlbaum, 219 - 57.

Slobin, Dan I. (2005),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 of motion events: what is

signifier and what is signified?' in Maeder *et al*. (2005), 307 - 22.

Smith, Edward E. (1978), 'Theories of semantic memory' in W. K. Esters, ed., *Handbook of Learning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Vol. 6*, Potomac, MD.

Smith, Edward E. and Douglas L. Medin (1981), *Categories and Concepts*, Cambridge, MA;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mith, Edward E., Daniel N. Osherson, Lance J. Rips and Margaret Keane (1988), 'Combining prototypes: a selective modification model', *Cognitive Science* 12, 485 - 527.

Sperber, Dan and Deirdre Wilson (1995),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2nd edn, Oxford: Blackwell.

Springer, Ken and Gregory Murphy (1992), 'Feature availability in conceptual combinations', *Psychological Science* 3, 111 - 17.

Steen Gerard (1994), *Understanding Metaphor in Literature: An Empirical Approach*, London: Longman.

Stein, Gabriele (1991), 'Illustrations in dictiona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 4, 99 - 127.

Stern, Joseph (1999), *Metaphor in Context*, Cambridge, MA; London: MIT Press.

Stuessy, Tod F. (1990), *Plant Taxonomy: The Systematic Evaluation of Comparative Dat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weetser, Eve E. (1990),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weetser, Eve E. (1996), 'Mental spaces and the grammar of conditional constructions' in Fauconnier and Sweetser (1996), 318 - 33.

Sweetser, Eve E. (1999), 'Compositionality and blending: semantic composition in a cognitively realistic framework' in Theo Janssen and Gisela Redeker, eds (1999), *Cognitive Linguistics: Foundations, Scope and Methodology*,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29 - 62.

Talmy, Leonard (1985),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Semantic structure in lexical forms' in Timothy Shoper,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6 - 149.

Talmy, Leonard (1991), 'Path to realization: a typology of event confl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e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480 - 519.

Talmy, Leonard (2000),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2 vols., Cambridge, MA; London: MIT Press.

Taylor, John R. (1988), 'Contrasting prepositional categories: English and Italian' in Rudzka-Ostyn (1988), 299 - 326.

Taylor, John R. (1993), 'Some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in Geiger and Rudzka-Ostyn (1993), 201 - 26.

Taylor, John R. (2002), *Cognitive Gram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John R. (2003),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3rd ed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John R. and Robert E. MacLaury, eds (1995), *Language and the Cognitive Construal of the World*,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Tesnière, Lucien (1959), *Eléments de syntaxe structurale*, Paris: Librairie C Klincksieck.

Thornburg, Linda and Klaus-Uwe Panther (1997), 'Speech act metonymies' in Wolf Andreas Liebert, Gisela Redeker and Linda Waugh, eds, *Discourse and Perspective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5 - 19.

Tomasello, Michael (2003), *Constructing a Language: A Usage-Based Theor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sohatzidis, Savas L., ed. (1990), *Meanings and Prototypes: Studies on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Oxford: Routledge.

Tuggy, David (1993), 'Ambiguity, polysemy, and vagueness', *Cognitive Linguistics* 4, 273 - 90.

Turner, Mark (1993), 'An image-schematic constraint on metaphor' in Geiger and Rudzka-Ostyn (1993), 291 - 306.

Turner, Mark and Gilles Fauconnier (1995), 'Conceptual integration and formal expression', *Journal of Metaphor and Symbolic Activity* 10(3),

183 - 204.

Tversky, Barbara (1990), 'Where partonomies and taxonomies meet' in Tsohatzidis (1990), 334 - 44.

Tversky, Barbara and Kathleen Hemenway (1984), 'Objects, parts, and categor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13, 169 - 93.

Tyler, Andrea and Vyvyan Evans (2004), 'Applying cognitive linguistics to pedagogical grammar: the case of over' in Achard and Niemeier (2004), 257 - 80.

Ullmann, Stephen (1957), *The Principles of Semantics*, 2nd edn, Oxford; Glasgow: Basil Blackwell.

Ullmann, Stephen (1962),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 Oxford: Basil Blackwell.

Ungerer, Friedrich (1994), 'Basic level concepts and parasitic categorization: an alternative to conventional semantic hierarchies', *Zeitschrift für Anglistik und Amerikanistik* 42, 148 - 62.

Ungerer, Friedrich (1995), 'The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relevance of basic emotions' in René Dirven and Johan Vanparys, eds, *Current Approaches to the Lexicon*, Frankfurt Main: Peter Lang, 185 - 209.

Ungerer, Friedrich (1999), 'Iconicity in word-formation' in Nänny and Fischer (1999), 307 - 24.

Ungerer, Friedrich (2000a), 'Muted metaphors and the activation of metonymies in advertising' in Barcelona (2000), 321 - 40.

Ungerer, Friedrich (2000b), *Englische Grammatik heute*, Stuttgart: Klett.

Ungerer, Friedrich (2001), 'Basicness and conceptual hierarchies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Pütz *et al.* (2001), 201 - 21.

Ungerer, Friedrich (2002), 'The conceptual function of derivational word-formation in English', *Anglia* 120, 534 - 67.

Ungerer, Friedrich (forthcoming (a)), 'Derivational morphology and word-formation' in Dirk Geeraerts and Hubert Cuyckens, eds,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ngerer, Friedrich (forthcoming (b)), 'Iconic text strategies: path, sorting & weighting, kaleidoscope' to appear in Elsbieta Tabakowska and Christina

Ljungberg, eds,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 5.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Ungerer, Friedrich and Hans-Jörg Schmid (1998), 'Englische Komposita und Kategorisierung', *Rostocker Beitrtäge zur Sprachwissenschaft* 5, 77 - 98.

Ungerer, Friedrich, Peter Pasch, Peter Lampater and Rosemary Hellyer-Jones (2004), *A Guide to Grammar*, new edn, Stuttgart: Klett.

van Dijk, Teun (1981), *Studies in the Pragmatics of Discourse*, The Hague: Mouton.

van Dijk, Teun (1999), 'Context models in discourse processing' in Herrevan Oostendorp and Susan R. Goldman, eds, *The Construction of Mental Representations during Reading*,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23 - 48.

Vandeloise, Claude (1994), 'Methodology and analyses of the preposition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5, 157 - 84.

Verschueren, Jef (1985), *What People Say They Do with Words: Prolegomena to an Empirical-Conceptual Approach to Linguistic Action*, Norwood, NJ: Ablex.

Vinay, J.-P. and J. Darbelnet (1975), *Stylistique comparée du français et de l'anglais*, nouvelle édition, Paris: Didier.

West, Michael (1953), *A General Service List of English Words*, London: Longman.

Wierzbicka, Anna (1985), *Lexicography and Conceptual Analysis*, Ann Arbor: Karoma.

Wierzbicka, Anna (1986), 'Human emotions: universal or culture specific?',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88, 584 - 94.

Wierzbicka, Anna (1988), 'The semantics of emotions: fear and its relatives in English,' *Austral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0, 359 - 75.

Wilkinson, Peter R. (1993), *Thesaurus of Traditional English Metaphor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Wilson, Deirdre and Dan Sperber (2003), 'Relevance theory' in Horn and Ward (2003), 607 - 32.

Wilson, John (1990), *Politically Speaking: The Pragmatic Analysis of*

Political Language, Oxford: Blackwell.

Wittgenstein, Ludwig (1958),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l. by G. E. M. Anscobe, 2nd edn, Oxford: Blackwell.

Wright Andrew (2001), *Pictures for Language Lear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right Andrew and Safia Haleem (1995), *Visuals for the Language Classroom*, London: Longman.

Yantis, Steven, ed. (2001), *Visual Perception: Essential Readings*, Philadelphia: Psychology Press.

人名索引

Abelson, R. P.
Abrahamsen, A.
Achard, M.
Aitchison, J.
Akman, V.
Allerton, D. J.
Anderson, J.
Armstrong, S. L.
Aske, J.
Atkins, B. T.
Attardo, S.

Barcelona, A.
Barsalou, L. W.
Barthes, R.
Bauer, L.
Bechtel, W.
Bencini, G.
Berlin, B.
Berman, R.
Black, M.
Blakemore, D.
Bouquet, P.
Boyd, R.
Breedlove, D.
Broccias, C.
Brown, C.
Brown, R.
Brugman, C. M.
Bybee, J.

Cain, A. J.
Clark, E. H.
Clark, H. H.
Coleman, L.
Colston, H. L.
Coulson, S.
Croft, W.
Cruse, D. A.
Cuyckens, H.

Dancygier, B.
Darbelnet, J.
Davitz, J.
Dirven, R.
Dixon, R. M. W.

Elbers, L.
Evans, V.
Eysenck, M. W.

Fauconnier, G.
Fehr, B.
Fillmore, C. C.
Fischer, O.
Fontanelle, T.
Foolen, A.
Forceville, C.
Frajzyngier, Z.
Frank, R.
Fried, M.

Gallese, V.
Geeraerts, D.
Gentner, D.
Gibbs, R. W. Jr.
Givón, T.
Goddard, C,
Goldberg, A. E.
Goossens, L.
Gordon, I. E.
Grady, J. E.
Greenbaum, S.
Grice, H. P.
Grondelaers, S.

Haleem, S.
Halliday, M. A. K.
Hampe, B.
Hampton, J. A.
Hasan, R.
Heider, E. R.
Heine, B.
Hemenway, K.
Herbst, T.
Heyvaert, L.
Holdcroft, D.
Holland, D.
Hopper, PJ.
Hunn, E. S.

Jakobson, R.
Jasperson, R.
Jeziorski, M.
Johnson, M.
Johnson-Laird, P. N.

Kager, R.
Katz, J.
Kay, P.
Keane, M.
Kemmer, S.
Kempton, W.
King, D. B.
Kirkpatrick, B.
Kleiber, G.
Koestler, A.
Koffka, K.
Köhler, W.
Kolb, B.
Kopatsch, K.
Kövecses, Z.

Kuhn, T. S.
Kurtyka, A.

Labov, W.
Lakoff, G.
Lambrecht, K.
Langacker, R. W.
Leech, G. N.
Lehrer, A.
Leisi, E.
Lenneberg, E. H.
Lindner, S. J.
Lipka, L.
Lyons, J.

Malblanc, A.
Mandelblit, N.
Markman, A. B.
Masuda, K.
Mayer, M.
Mayer, R.
McArthur, T.
McCloskey, M.
McDaniel, C. K.
Medin, D. L.
Meillet, A.
Mervis, C. B.
Minsky, M.
Moser, S.
Murphy, G. L.
Musolff, A.

Nänny, M.
Nerlich, B.
Newman, J.
Niemeier, S.
Nöth, W.

Oakley, T.
Oliver, D. C.
Ortony, A.
Östman, J.-O.

Panther, K.-U.
Plato
Podhorodecka, J.
Pörings, R.
Postal, P.
Putnam, H.
Pütz, M.

Queller, K.
Quine, W. V. O.
Quinn, N.
Quirk, R.

Radden, G.
Radford, A.
Raskin, V.
Raven, P.
Richards, I. A.
Rifkin, A.
Rosch, E.
Rosenbach, A.
Ross, B. H.
Roth, E. M.
Rudzka-Ostyn, B.

Ruiz de Mendoza Ibañez, F. J.

Sandikcioglu, E.
Saussure, F. de
Schank, R. C.
Schmid, H. -J.
Schmid-Schönbein, G.
Schneider, K.
Schön, D.
Schulze, R.
Searle, J.
Seto, K.
Shaver, P.
Shoben, E. J.
Sinha, C. 203
Slobin, D. I.
Smith, E. E.
Sperber, D.
Springer, K.
Steen, G.
Stein, G.
Stern, J.
Stevens, A. L.
Stuessy, T. F.
Sweetser, E. E.

Talmy, L.
Taylor, J. R.
Tesnière, L.
Thornburg, L.
Traugott, E. C.
Tuggy, D.
Turner, M.
Tversky, B.
Tyler, Andrea

Ullmann, S.
Ungerer, F.

van der Leek, F.
van Dijk, T.
Vandeloise, C.
Verschueren, J.
Verspoor, M.
Vinay, J. -P.

Wertheimer, M.
West, M.
Wierzbicka, A.
Wilkinson, P. R.
Wilson, D.
Wilson, J.
Wishaw, I. Q.
Wittgenstein, L.
Wright, A.

Yantis, S.

主题词索引

(隐喻的)目标概念 target concept (of metaphors)
(隐喻的)源概念 source concept (of metaphors)
被侧显的认知区域 profiled cognitive region
被感 the experienced
背景 ground
本质特征 essential features
部分-整体 part-whole
部分-整体复合词 part-whole compound
部分-整体关系 part-whole relationship
参与者 participant
侧面 profile
场景 setting
次第扫描 sequential scanning
典型性 typicality
动词框架语言 verb-framed language
动作链 action chain
范畴成员 category member
范畴成员身份 category membership
范畴化 categorization
范畴结构 category struture
分类策略 sorting strategy
分类法 taxonomy
分体 partonomy
封闭路径 closed path
概念隐喻 conceptual metaphor

概念整合 conceptual blending
概念转喻 conceptual metonymy
感事 experiencer
感知凸显 perceptual prominence
隔断 gapping
工具 instrument
构式 construction
构式语法 construction grammar
关联 relevance
关联原则 principle of relevance
规约化 conventionalization
行为范畴 action categories
互动网络 interactive network
汇集功能 collecting function
基本层次范畴 basic level categories
基本关联 basic correlations
基本颜色词 basic colour terms
基础域 primary domain
基底 base
寄生范畴化 parasitic categorization
加权策略 weighting strategy
家族相似性 family resemblances
假设 assumption
焦点色 focal colours
交际关联性 communicative relevance
脚本 script
角色原型 role archetypes
结构性隐喻 constitutive metaphor
解释性隐喻 explanatory metaphor
界标 landmark
句法背景 syntactic ground
句法视角 syntactic perspective

句法主体 syntactic figure
具体性原则 the principle of specificity
开包原则 principle of unpacking
开放路径 open path
开启注意力视窗 windowing of attention
空间建造者 space builder
空间压缩 spatial compression
跨空间投射 cross-space mapping
框架 frame
类属关系 type-of relationship
邻接 contiguity
路径 path
路径策略 path strategy
民间分类 folk taxonomy
明示推论行为 ostensive-inferential behaviour
命题图式 propositional schemas
模糊 fuzziness
贫乏映射 lean mapping
强加整合 forced blend
情节 scenario
情境 situation
人文尺度原则 principle of human scale
认知范畴 cognitive categories
认知环境 cognitive environment
认知经济性 cognitive economy
认知-经验途径 cognitive-experiential access
认知模型 cognitive model
认知网络 cognitive networks
认知网络表征 cognitive network representations
认知域 domain
融合原则 principle of integration
上位范畴 superordinate categories

射体 trajector
施事 agent
事件范畴/概念 event categoties/concepts
事件框架 event-frame
事件序列 event sequence
视角配置 viewing arrangement
受事 patient
输入空间 input space
属层次 generic level
属性 attributes
属性基础上的典型性等级 attribute-based typicality ratings
属性列举 attribute listing
特定隐喻 specific metaphors
特征 properties
同一性 identity
突显 highlighting
图象 icon
推理 inference
拓扑学原则 topology principle
外壳-内容构式 shell-content construction
完善 completion
完形 gestalt
完整感知 holistic perception
维度 dimension
卫星框架语言 satellite-framed language
位置关系 locative relation
文本策略 text strategies
文化模型 cultural model
文化依存评价 culture-dependent evaluations
舞台隐喻 +STAGE+ metaphor
物体范畴 object categories
细化 elaboration

下位范畴 subordinate category

显义 explicature

相似 similarity

象似量 iconic quantity

象似邻近 iconic proximity

象似顺序 iconic sequencing

象似性 iconicity

象征 symbol

效果 effect

效率 efficiency

心理空间 mental space

虚构路径 fictive path

压缩 compression

样本合格性 goodness of example

一般隐喻 generic metaphors

意象图式 image schema

隐涵 implicature

隐喻引申 metaphorical extension

原因-结果 cause-effect

隐喻中的丰富映射(rich mapping in metaphors)

映射域 mapping scope

映象象似 imagic iconicity

语境 context

语境依赖 context-dependence

原型 prototype

原型范畴 prototype categories

原型分裂 prototype splits

原型转移 prototype shift

整合 blend

整合的特性 blended property

整合空间 blended space

整体转移 holistic transfer

致使链事件框架 causal-chain event-frame
中心图式 central schema
种类包含 class inclusion
重要关系 vital relation
主体/背景分离 figure/ground segregation
主体 figure
注意力 attention
专家模型 expert model
总括扫描 summary scanning
组合 composition

译　后　记

5 年前，复旦大学现代汉语语法方向 02 级的彭利贞、陈贤、许国萍、赵微、朴珉秀等五位博士研究生在戴耀晶教授的“语言学名著选读”课上研习 F. Ungerer 和 H－J. Schmid 的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后来老师建议这些学生把该书译成中文，并推荐给复旦大学出版社，作为西方语言学经典教材系列的一种。两年前，把译稿交给出版社时，该书即将出第二版，出版社希望等第二版出来后按新版翻译。前后历经 5 年，终于有了现在这个本子。

这个译本能面世，首先要感谢戴耀晶先生，因为这个译本也可以看作是他的 02 级 5 名博士研究生同窗几载的纪念；他一直关注译稿的进展，还为译本的出版写了序。游汝杰教授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一直给译者以督促和鼓励，使本译稿能早日完成；熊学亮教授对译者提供了热情的支持，并担任了本书的总审校，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也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韩结根先生为本书出版所做的出色工作。

事非经过不知难，学术专著翻译更是如此。我们尽可能把书的原貌平实地展现给读者，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帮助一些读中文比读外文更有亲切感的读者更方便地理解认知语言学，而不是相反。如果能在某种程度上达到这一目的，我们的辛苦也是值得的。

陈贤博士和朴珉秀博士参加了第一版的翻译与讨论。这次第二版的稿子最后的分工大致如下：

彭利贞：绪论、第一章、第二章、结语；

许国萍：第三章、第七章；

赵微：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

最后由彭利贞负责统稿，对稿子进行了一些统一的调整和修改。

赵旻燕博士对第一版的译稿、刘翼斌老师对第二版的译稿进行了初次审校，最后由熊学亮教授进行了最终的审校。

译者都出身本土的中文系，尽管有英文专家把关审校，译文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译者和审校恭候读者诸君不吝指教，候教处：

彭利贞：浙江大学中文系 plizhen@hotmail. com

许国萍：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xuguoping9@fudan. edu. cn

赵微：上海政法学院社科系 zhaoweisk@sina. com

熊学亮：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xlxiong@fudan. edu. 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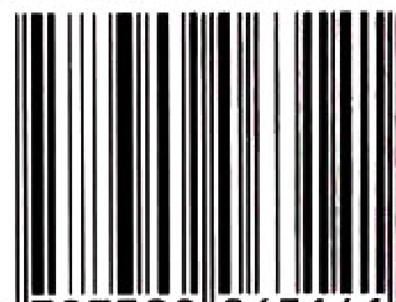
刘翼斌：浙江工商大学外语学院 lyibin@yahoo. com

赵旻燕：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 zmybarbara0585@sina. com

译者

2008 年 8 月 8 日

ISBN 978-7-309-06314-1



定价：32.00元

www.fudanpress.com.cn